中國歷代名著全譯叢書

魏文帝集全译

（修订版）

[三国·魏] 曹丕 原著
易健贤 译注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规划重点项目
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中國歷代名著全譯叢書

魏文帝集全译

（修订版）

〔三国·魏〕 曹 丕 原著 易健贤 译注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魏文帝集全译/(魏)曹丕著;易健贤译注.—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12

(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

ISBN 978-7-221-08378-4

Ⅰ.魏… Ⅱ.①曹…②易… Ⅲ.古典文学-作品集-中国-魏国(220~265) Ⅳ.I213.6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80217号

书　　名	魏文帝集全译
著　　者	[三国·魏]曹丕　原著
译　　注	易健贤
责任编辑	袁华忠
特约编辑	程亦奔
装帧设计	余强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地　　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9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3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mm　1/16
字　　数	482千字
印　　张	33
定　　价	49.80元

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

（第一版）

编　委　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运熙　　余冠英　　张　克（常务）
罗尔纲　　程千帆　　缪　钺

再版说明

出版的境界是：为饥作浆，为旱作润，为冥作光，为往圣继绝学。《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担当这一历史的重托，挟着春风走到了学人和国学爱好者的面前。

书似青山常乱叠，眼光如炬淘金来。《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推出，即以权威、精到、普及的面貌风靡整个书界。本套丛书曾获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规划重点项目。但多年断档，令人怀恋。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名著全译，多以三五本的规模推出，而今天的《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出手尽显大家气度，一次集中推出五十种，满足眼睛与心灵的饕餮。

中华民族有数千年的文明历史，产生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浩如烟海的历代名著，就是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文字不仅记录了中国古代各个方面的历史与人文，物质与精神，成为后来人的精神家园，而且对中华民族的成长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

但古人留下的典籍，由于时代的变异，语言的古奥，当下人已难识其庐山真面目。且以往坊间的不少古籍今译的读物，大都难尽人意：

——选译本。如《国语选译》《诗经选译》等。了解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的人知道，"选"是一种评论的方式。鲁迅先生曾指出，如果对陶渊明只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而不选"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这类"金刚怒目"式的作品，那就很难使读者对陶渊明的"全人"有完整的认识，若"再加抑扬"，就"更离真实"了。所以说选译本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

——白话本。如《白话史记》《白话搜神记》之类。这类今译本有的置原文于不顾，随意增删敷衍，从严格意义上已不是原书；有的译文尚称严谨，但无原文对照核查，欲引用古人文句还要另觅原书，难称

人意。

——单译本。这类书最多，译文之外附有原文、注释，其中也不乏质量较高者。遗憾的是见木不见林，缺乏学术系统性，读者买到一本算一本，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了解很难达到全面。

本丛书在策划之初就考虑到避免以上各种译本之不足，本着推陈出新、汇聚英华、弘扬传统、振兴华夏之宗旨，化艰深为浅显，融译注为一炉，俾使社会各界广大读者了解我国古代各名著之完整原貌，有利于当下人文精神建设，又利于中外文化之交流译介，乃延聘海内学界通人，精选史有定评之夏商迄晚清经史子集四部，以全注全译形式重新装帧、重新校勘整理出版。所选各书前言对该名著之时代、作者、内容、成就、文献版本皆有详赡说明，各篇各卷前有简明扼要的题解，原文选用业经整理的善本，注释采用学术界公认的成果，译文强调忠实原文、通达流畅。

书行天下，道亦随之，既有品味，又有普及，为大家营造出一片文化底蕴深厚、知识境界广博、思想空间深邃的精神沃土，是《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的孜孜追求。此次修订是在前辈学人呕心沥血的基础上，重新进行认真的审读和勘校，是在“国学热”基础上的一次新的提升，在强调通俗性的同时，亦重视学术性与资料性。今日重现书界，必将旋起一种新的阅读风暴。

我们相信，这套丛书的问世，对传播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提升我们国家的软实力，形成当代的人文精神有着重要意义，在现代化人文化的进程中对开启今人智慧、滋养今人心灵都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

经典不腐更不朽，它是源远流长的活水，天光云影，亘古永在。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8 年 9 月

前　言

一

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冬十月庚午(28)日这天,公卿、列侯、诸将、匈奴单于、四夷朝者数万人,聚集在许昌附近颍阴曲蠡(今河南临颍)的繁阳亭。当汉代最后一个帝王刘协把皇帝玺绶移交给一个青年时,历时400多年的汉帝国已正式宣告结束,一个新的王朝魏国已正式诞生。禅让的典礼结束后,这位青年还站在受禅坛上,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许久,他才环顾了一下周围的大臣,慢慢地说出了一句意味良深、分量极重的话:虞舜、大禹的事情,我今天终于知道了。

这位青年就是魏文帝曹丕(字子桓)。这一时刻离他34岁的生日已没有几天。回忆起34年来动荡不安、辛苦备尝的生涯,他的这一番感慨,确实是历经沧桑的人生体验。

东汉灵帝刘宏中平四年(公元187年),曹丕的祖父大司农、大鸿胪曹嵩(字巨高)代崔烈为太尉;父亲曹操(字孟德)刚从颍川(今河南禹县一带)征讨起事已有5年的黄巾军回来,被朝廷任命为东郡太守。因不满权臣专朝、贵戚恣肆,他没有赴任。以身体有病为借口,回到家乡谯县(今安徽亳县),筑室城外,春夏习读书传,秋冬弋猎娱乐。这年冬天,曹丕出世了。

曹家的远祖可以追溯到辅助汉高祖刘邦打天下的曹参。西汉政权建立后,曹参封为平阳侯,并继萧何之后作了丞相。到东汉桓帝刘志时,曹丕的曾祖父曹腾已官至中常侍大长秋,封费亭侯。曹腾虽是一个宦官,权力却很大,常参与军国大事,这成了被人忌恨的一个原因。他没有子嗣,便收夏侯氏的儿子、夏侯惇的叔父作养子,取名曹嵩。这虽是一个显赫的家庭,却被时人以白眼相待,被出身士族的政敌瞧不起,曹操和他的儿子们在精神上无疑要因此承受巨大的压力。

后来投奔曹操的陈琳，就曾在替袁绍写作《移豫州檄》时，痛骂曹腾与左悺、徐璜等人“并作妖孽，饕餮放横，伤化虐民”，骂曹嵩“乞匄携养，因赃假位”，更骂曹操“赘阉遗丑，本无懿德”。家族的不合时宜，曹操是十分清楚的。若干年后，当他发布《让县自明本志令》时，就说“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恐为海内人之所见凡愚”。曹丕的生母卞氏本是琅琊开阳（今山东临沂）人，倡家出身。二十岁的时候，在谯县被曹操纳为妾。当时曹操已有原配丁夫人和侍妾刘夫人。丁氏没有子嗣，扶养早逝的刘氏的儿子曹昂长大成人。曹昂死后，她万念俱灰，回到娘家。任凭曹操怎样劝慰，都不为所动。这样，卞氏便成了曹操的继室。

曹丕出生的第二年四月，曹嵩罢官；八月，曹操复出任典军校尉。曹丕3岁时，汉灵帝死了，儿子刘辩继承帝位。当时朝政大权都操纵在西凉军阀董卓手中，刘辩继位不到半年，便被董卓废除，另立他的异母弟弟、年仅9岁的陈留王刘协为皇帝，这就是历史上的汉献帝。董卓的倒行逆施引起天下人士的怨恨，第二年正月，关东州郡以袁绍为首的军阀歃血结成联盟讨伐董卓。曹操以奋武将军的身份参与了这个联盟。从这一年起，曹丕就跟随他的父亲转战南北，开始了漫长艰辛、险象环生的戎旅生活。

26年后，当已经是王太子身份的曹丕，坐在邺城魏王宫西园东阁讲堂撰写他的专著《典论》时，曾自叙自己的生平经历，深情地回忆起童年和少年时代的这一段生活。说：“余时年五岁，上以四方扰乱，教余学射；六岁而知射。又教余骑马，八岁而能骑射矣。以时之多故，每征，余常从。……生于中平之季，长于戎旅之间，是以少好弓马。”比他小5岁的曹植，亦有相同的感受，其《陈审举表》说：“生乎乱，长乎军，又数承教于武皇帝，伏见行师用兵之要，不必取孙、吴而暗与合。”这种体能和意志的锻炼，在烽火连天、征战不息的年代，其实际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建安二年（公元197年）正月，曹操攻打宛城（今河南南阳）张绣。张绣不敌，很快就投降了。颇为好色的曹操此时偏偏看中了张绣从父张济的妻子，更以胜利者处理战利品的方式将她纳以为妾。这使张绣深感家族的蒙耻和脸面的无光，便在一夜间兴兵反叛。没有丝毫防备的曹操从睡梦中仓促出逃，结果被流矢所伤，侥幸保住了性命。他的长子曹昂（字子修，已取得孝廉功名）和族弟的儿子曹安民却死于

乱军之中。曹丕则因会骑马而得以逃生，那年他还不满11岁。

曹操的身传言教，不仅只在武功上，曹丕《典论·自序》说："上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每每定省从容。常言人少好学则思专，长则善忘。"曹丕于是习读经书史传，以增加见识才干。晋朝初年的史学家王沈撰写《魏书》时，便说他"年八岁，能属文，有逸才。遂博贯古今经传诸子百家之书"（《三国志》本传裴松之注引）。他自己亦说："余是以少诵诗论，及长而备历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典论·自序》）这种文武兼备素质的训练，亦是基于他自己"文武之道，各随时而用"的思想观念。这使得他在旷日持久的战争年代，能适应复杂多变的时局，以克服艰难的战争环境中种种困难，使体魄和意志都得到锻炼。若干年后，在他参加社会讨论，写成《典论·论周成汉昭》，评述周成王和汉昭帝的优劣得失时，他就能根据亲身的体验，侃侃而谈，以雄辩的事实驳倒论敌。

周成王姬诵是西周开国天子武王姬发的儿子。武王和其父文王姬昌一样，亦都是儒家公认的继尧舜大禹后的圣人。武王去世前，中原地区因战乱平息，已经在休养生息，用不着年幼的成王去东征西讨。而且他受到的是前所未有的良好教育，既有周武王和邑姜这样龙姿凤体、圣明仁慈的人杰作父母，又有周公、召公、吕尚那样的贤人作师傅辅弼。但他却不分忠奸是非，在武王死后怀疑一心为周家天下呕心沥血的周公，引起国内的一阵动乱。汉昭帝刘弗陵则不然。他虽是汉武帝刘彻的儿子，母亲却是没有正宫名份的赵婕妤，在胎教上和周成王相比，就有先天的不足。8岁时武帝去世，他由长姐鄂邑公主（盖主）扶养，缺乏素质优秀的贤臣教导辅佐，所谓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然而却能洞察幽微，明断是非，14岁之时已表现了非凡的统治才干。曹丕将周成王和汉昭帝的时代、出身、享年、教养、辅臣、见识、德政诸方面作了对比论述，得出汉昭帝优于周成王的结论，客观地反映了他关于人才培养和修为不取决于先天的条件，而决定于后天艰苦努力的观念。这种观念的形成，自然是来自于他自己的身体力行。在他后来争夺太子地位的斗争中，这无疑是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

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年仅25岁的曹丕被汉献帝任命为副丞相、五官中郎将，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二个历程。随着身份的改变和

地位的提高，他的身心受到一次次前所未有的磨练。以前弯弓骑马，转战南北虽艰苦危险但不失愉悦欢快的生活，开始有了根本的改变。直到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这短短的六七年，曹丕经历了他人生最艰难困苦的时期。

建安十六年以后的曹操，虽然做了丞相，封了魏公乃至魏王，成了当时中国的实际主宰者，却一直没有把继承人的事确定下来。曹昂的早逝，使排行第二的曹丕在立嗣的机遇上，优先于其他24个兄弟，这本来是由封建社会"立嫡以长"的传统规范作了保证的。但或许是曹操有感于家族的不为士族所重而瞧不起士族传统观念的逆反心理产生了作用，在用人问题上，他制定了一套"唯才是举"的思想方针，这就使曹丕两个年幼的弟弟被推到了太子候选人的最佳位置。

曹操首先考虑的人选是那位民间广为传颂的以巧智称量大象的曹冲。曹冲字仓舒，为环夫人所生。这位从小聪察岐嶷，智意所及，有若成人之智的神童，经常使曹操在群臣面前赞不绝口，以至于"有欲传后意"（《魏志·邓哀王冲传》）。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13岁的曹冲病重，曹操亲自为他请命。一年后，曹冲病故，曹操悲痛不已。曹丕去安慰他，曹操悻悻地说：这是我的不幸，而是你们的大幸。曹丕自己亦承认，在立嗣的人选上，"家兄孝廉（曹昂）自其分也。若使仓舒在，我亦无天下"（《邓哀王冲传》裴松之注引三国魏鱼豢《魏略》）。

曹冲死后，面如冠玉、才高八斗的曹植（字子建）便脱颖而出。少年时代的曹植曾因其过人的聪明才智，文章诗赋被曹操"特见宠爱"。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曹操远征东吴孙权，留已是临淄侯的曹植守邺（今河北临漳）城。临行前满怀深情对曹植说：我过去作顿丘令时，年纪才23岁，想想那时的所作所为，到今天都没有什么后悔的。你现在亦是23岁了，应该多多勉励自己。言下之意，已经隐隐把接班人的重任放在了曹植身上。曹操已曾明确表示过"始者谓子建、儿中最可定大事"（《魏志·陈思王植传》裴松之注引《魏武故事》）。曹植身边常有一批杰出的文士，如丁仪、丁廙、杨修等参赞谋画，以至于"太祖狐疑，几为太子者数矣"（《陈思王植传》）。

曹丕的身心在这几年中受到严峻的考验，更受到极大的伤害。作父亲的曹操明显不喜欢这个实际上的长子，要么疏远他，要么就叫他和别的兄弟比较文学武艺，使他总处于下风。就在他被任命为五官中

郎将的那年，曹操远征关西马超、韩遂，留他一人守邺。临行前并没有类似对曹植的那一番体贴勉励。曹丕很感冷落凄凉。那年写作的《感离赋》说："建安十六年，上西征，余居守，老母兄弟皆从，不胜思慕。"这"不胜思慕"的含意，连曹植都有所察觉，而安慰他"愿我君之自爱，为皇朝而宝己"（《离思赋》）。母亲卞氏对这位谨慎木讷的大儿子亦欠一份温情。今天能见到的史籍记载，总看不到他们母子间融洽关系的记述。曹丕作太子后，左右待御向她祝贺，说曹丕作了太子，天下人都欢喜，母以子贵，王后应当倾尽府藏赏赐。卞氏说，王（曹操）因为他是长子，才以为嗣，我只要没有教导上的过错就万幸了，还说得上什么赏赐呢？这番言语虽然表现了她怒不变容，喜不失节的稳重，但其中的冷漠亦实在令人吃惊。卞氏在曹丕一生中常常掣肘，想来不是偶然的。曹丕曾问术士周宣，说我梦见磨钱文，越磨钱上的文饰越明显，不知何故。周宣先不回答，待一再追问后，才说，这是陛下家事，心中想要做的事，太后偏不听，所以文饰越磨越明《魏志·周宣传》。曹丕称帝后下令"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并重申"若有违背，天下共诛之"（《禁母后预政诏》），外人很难体会到其中包含的痛苦和怨愤。

父母如此，兄弟们对他亦是薄情。曹操第三子曹彰（字子文），乃曹丕同母弟。此人身材雄伟，膂力过人，手格猛兽，不避险阻；数从征伐，志意慷慨，被曹操戏称为"黄须儿"。政治上他秉承父意拥戴曹植。据《魏志·任城王彰传》裴松之注引《魏略》，曹操病重临终时，急召曹彰回洛阳。半路上曹操已死，召他回去的旨意不明。但曹彰一到洛阳，便对曹植说："先王召我者，欲立汝也。"更进一步"问玺绶，将有异志"（注引《魏氏春秋》）。以至于作了皇帝的曹丕，在车驾经过曹彰的封地时，因畏惧曹彰的威毅，不得不快速经过（注引《魏略》），这个握有兵权孔武有力又不把皇帝哥哥放在眼中的曹彰，自然成为曹丕政治进程路上的一块拦路石。黄初四年（公元223年），曹彰到洛阳参加例行的朝会，死在官邸中。《魏志》本传说他是因"疾薨于邸"，一些历史记载却说他是被曹丕用毒枣害死的（《世说新语·尤悔》），曹植因此写了那首著名的长诗《赠白马王彪》，博得了后代若干人的感愤和同情。

曹丕死后60多年，一个叫陈寿的安汉（今属四川）人援笔替他立传。在赞扬他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的同时，又不

无遗憾地批评他在旷大之度，励以公平之诚方面做得不够。历史总是同情弱者的。设若当初作太子的不是曹丕，设若曹彰赶到洛阳时曹操还没有驾崩，设若曹彰借用自己手中的兵权演出一场夺宗之戏，我们又该同情谁呢？陈寿的意思是很明白的，他希望曹丕更宽容大度，向古代贤明的君主看齐，使自己给后世留下一个仁慈圣明的美名。但在封建社会的权力斗争中，父子兄弟之间的明争暗斗，尔虞我诈乃至残杀已是习以为常，司空见惯的事情。在当时的特殊情况下，谁又对曹丕表现出大度和宽容呢？

曹丕之所以能终成大器，承继正统，开一片国土，统一代江山，封建伦理传统的"立嫡以长"固然是促成的客观因素，他自己意志的坚忍和德行的修为则是起了主导的作用。曹彰一介武夫，从来不喜欢读诗书习经典，既不懂历史，亦没有谋略，注定是一个不堪重用的失败者。曹植才子风流，任性而行，不自勉励。他并非没有成功的机会，但每次机会都被他自己葬送了。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曹仁为蜀将关羽所围，曹操任命曹植为南中郎将，行征虏将军，以救曹仁，给他一个表现才干，树立威信的机会。他却喝得大醉，不能成行陈思王植传。一次曹操外出，留守邺都的曹植又喝醉了。他擅自开启魏王宫的正门司马门，在帝王举行大典的驰道上游历风光了一番，直到金门才被人劝阻回来。曹操为此大怒，斩了掌管王室车马的官员，并发布诏令，说："自临淄侯私开司马门至金门，令吾异目视此儿矣。"注引《魏武故事》

陈寿虽说曹丕"御之以术，矫情自饰，宫人左右，并为之说，故遂定为嗣"（《魏志·陈思王植传》），可能只能说明曹丕处事灵活，有魄力教养和善于在人际关系中保持平衡。同样是这位陈寿，在《魏志·贾诩传》中又说：

> 是时文帝为五官将，而临淄侯才名方盛，各有党与，有夺宗之议。文帝使人问诩自固之术。诩曰：愿将军恢崇德度，躬素士之业，朝夕孜孜，不违子道，如此而已。文帝从之，深自砥砺。太祖又尝屏左右问诩，诩默然不对。太祖曰：与卿言而不答，何也？诩曰：属适有所思，故不即对耳！太祖问曰：何思？诩曰：思袁本初、刘景升父子也。太祖大笑。于是

太子遂定。

这段记载客观地反映了曹丕取得太子地位的内外因素。内因就是他广纳善言，加强自身的修为约束，克己复礼，孜孜不倦，行素士之业，尽人之子道。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曹操远征汉中，留曹丕守邺。西曹掾魏讽勾结长乐宫卫尉陈祎谋反。曹丕当机立断，平定了这次叛乱，保证了邺宫的安全，为曹操西征解除了后顾之忧。这就是曹丕"深自砥砺"的结果。外因则是记忆犹新的历史教训，袁绍（字本初）听信妻子刘氏，偏爱长得漂亮的幼子袁尚，并立以为嗣，而疏远长子袁谭。结果兄弟之间执戈相对，在袁绍死后大打出手，最后被曹操逐个解决。刘表（字景升）亦听信后妻蔡氏之言，疏远长子刘琦，亲近少子刘琮，以至于父子兄弟之间成为仇敌，终于举宗涂地，社稷为墟。曹丕对这个教训是有切肤痛感的。不妨去读一读《典论》中的《内诫》和《论奸谗》两篇文章，他指斥袁绍"败绩丧师，身以疾死；邪臣饰奸，二子相屠。坟土未干，而宗庙为墟，其误至矣"，责备刘表"父子之间，何至是也"。更对那些"近取于骨肉之间，以成其凶逆"的"离父子，隔昆弟，成奸于朝，制事于须臾"的奸谗小人深恶痛绝。曹操怎么不会掂一掂立幼废长后果的分量呢？

公元501年左右，原籍东莞莒县（今属山东）的刘勰，在建康（今南京）钟山上定林寺伴着青灯黄卷整理佛教经典时，亦在撰写他的《文心雕龙》专著。试图把自先秦以来的文章得失作一个总结评价。在论及曹氏兄弟时，他写下了一段令人深思的文字：

> 魏文之才，洋洋清绮，时谈抑之，谓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子桓虑详而力缓，故不竞于先鸣。而乐府清越，《典论》辨要，迭用短长，亦无懵焉。但俗情抑扬，雷同一响，遂令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未为笃论也。（《才略》）

"未为笃论"的恐怕不只是曹丕的文才，后世在立嗣问题上对曹丕种种不公平的传闻和评论，都是人为地在"位尊"、"势窘"的心理倾斜下形成的。

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曹操去世,曹丕写了乐府诗《短歌行》,悼念他的父亲。其中既充满对失去亲人的哀痛,亦不乏对自己身世的感伤:"人亦有言,忧令人老。嗟我白发,生一何早。"曹丕在经历了严酷而漫长的立嗣斗争的风波后已经身心交瘁。他就是披着一头华发走上受禅坛的。那一年他方34岁。

三

走下受禅坛的曹丕,往事已渐渐从记忆中褪去;走向帝王宫殿的曹丕,正考虑着如何实施"行尧舜之事"。对前代帝王,他最看重的是汉文帝刘恒。他"常嘉汉文帝之为君,宽仁玄默,务欲以德化民,有贤圣之风"(《魏志》本传裴松之注引《魏书》)。为此,他专门写了一篇《论汉文帝》,列入《典论》之中。汉文帝"宽仁弘厚,躬修玄默,以俭率下,奉生送终,事从省约"的风范德政被他奉为楷模,并身体力行。为此,他没有满足父亲生前要做周文王的愿望,只追谥他为武帝,而把文帝的名号留在了自己的头上。

于是他发布诏令,禁止拜谒老子庙,禁止"非祀之祭,巫祝之言",而封孔子的后裔孔羡为"宗圣侯",修整被战乱毁坏的孔子家庙,恢复以前的制度规模。在各地大兴儒学,立太学,设置五经博士,在短时期内使封建正统文化得以复兴。

于是他下令除禁轻税,说关口渡口是用来便于商旅通行的,池水林木是为了防御灾害的。设置禁令,加重税收,于百姓不利,于国家不利。这对战乱后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减轻人民负担,促进贸易,发展经济,都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他还下令殡葬死亡将士,禁诽谤,禁复私仇,议轻刑,以收拾散乱的民心,使广大北方地区出现多年不见的安定和平。

曹丕亲历动乱,对汉末因宦官专权,女主干政而亡国的惨痛教训记忆犹新。即位伊始,他就明令凡宦人为官者,不得过诸署令,并为金策著令,藏之石室,作为天下后人的规范教训。他严厉指出,妇人干预国家政事,是内乱的祸因。从今往后,群臣不得向太后奏事,太后家族不得当辅政之任,更不得接受茅土分封的爵位。这个颇为高瞻远瞩的决策,保证了有魏一代没有发生因宦者、女主干政而造成的政治危机,给后世统治者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明鉴。

在用人问题上,他继续推行曹操不拘一格,唯才是举的大政方针,

使两汉以来的察举制度得以维持。他特别强调不要在年龄和资历上限制人才的脱颖而出和发展。他举例说，周朝的吕尚80多岁了，才遇见文王。文王不嫌他老，加以特别的重用，周家的事业才得以兴旺。周朝的太子晋，才十几岁的时候，智慧已经使当时的音乐家师旷处于下风。如果限年取士，那么像吕尚这样的老翁、周晋这样的少年，就不可能出人头地，在前世展现他们的才能。他因此下令凡郡国所选，勿拘老幼，凡有一技之长者，都可录用。这无疑是给饱经战乱的读书人开通了仕进和用才的门路。他体恤优抚前朝的太尉杨彪，不管这位东汉遗老对曹家怀着多大的不满和仇恨，待他如上宾，敬之如父辈。诏征北海（今山东昌乐东南）名士管宁为太中大夫，使岩穴幽居的有志之士，看见了光明。虽然后来他接受尚书陈群的建议，制定"九品官人法"，培养了新的士族，但和西晋以后的"九品中正制"严格士族与庶族的门阀制度还是不能一概而论的。

为了完成曹操统一天下的遗愿，他曾不辞辛苦，三次亲征东吴孙权。延康元年（公元220年）六月，他治兵东郊，随即南征，直到他的家乡谯县。这一次虽然没有战事，但在振奋人心，提高自己的威望上都起了一定的作用。说明他并不完全是一个守成之君，在事业上还有进一步开拓的愿望。黄初三年（公元222年）十月，他第二次南征。这一次分兵三路，各有所获。至第二年三月回师洛阳，诏令开江陵之围，且休力役，罢省徭戍，畜养士民，以使天下安息，体现了他思想气度宽仁弘厚，躬修玄默的一面。黄初六年（公元225年）八月，他以舟师自谯县沿涡水进入淮河，至八月抵广陵（今江苏扬州）故城，临江观兵。戎卒十余万，旌旗数百里。因天寒水道结冰，战船不能进入长江，才引军退还。由于当时三国鼎立的局面已经形成，吴、蜀两国内部政治稳定，军事上有足够的力量与之抗衡，加以山川险阻形成的天然屏障，使曹丕的努力徒劳糜费，功亏一篑。但他进取向上，居安思危的精神还是应该肯定的。

曹丕在个人的生活上严于自律。他即位后诏令群臣尽规劝之责，将率陈军法，朝上明制度，牧守申政事，缙绅考六艺，他广而询之，以使政治开明。黄初二年（公元221年）六月，日食出现，有关方面认为是太尉失职而迁怒于天，奏免太尉。曹丕认为天灾的出现，是在谴责元首，不能把过失归咎官员，主动承担了责任。他保持了曹操尚俭的作

风，在《终制》中明确表示衣衾足以朽肉，棺椁足以朽骨，死后不用金银珠宝玉器陪葬，只用泥瓦陶器。墓地选在不占农田之处，使改朝换代之后不为人所知。寿陵以山为体，不封树，不立寝庙，不造园邑神道。并下令说，若有人违反，变改造施，他将为之戮尸地下。还将诏令秘藏宗庙，以为永鉴。因此，在他死后，"自殡及葬，皆以《终制》从事(《魏志》本传)。

明代末年，复社领袖张溥编辑《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并给这103位作家的集子一一写了《题辞》。在《魏文帝集题辞》中，他说：

> 魏王帝业无足称，惟令宦人为官，不得过诸署令。诏群臣家不得奏事太后；后族家不得常辅政任，石室金策，可宝万世。彼亲见汉室炎隆，女主中人手扑灭之，麦秀黍离，恫伤心目。霸朝初创，力更旧辙，至待山阳公以不死，礼遇汉老臣杨彪不夺其志，盛德之事，非孟德所及。……甄后塘上，陈王豆歌，损德非一。崇华首阳，有余恨焉。

这不啻盖棺定论，而且是历史上首篇对曹丕德政品行作全面评价的文章。张溥完全肯定曹丕在位7年的政绩，认为其父也不能和他的盛德相比。至于张溥认为曹丕"损德"的两件事，则应分别认识对待，不能一概而论。

所谓"陈王豆歌"，指的是曹植作七步诗的传闻。此事惟一的记载是《世说新语·文学》："文帝尝令东阿王七步中作诗，不成者行大法。应声便为诗曰：'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其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惭色！"虽然南朝梁任昉《齐竟陵文宣王行状》有"陈思见称于七步"的句子，但史传并不见有关记载，明冯惟纳《古诗纪》亦说"本集不载，疑出附会"。曹丕、曹植兄弟的矛盾，已见前述。即使真有其事，亦仅是权位之争的表现，很难说清谁是谁非。据《魏志·陈思王植传》，曹丕于黄初六年(公元225年)东征时，"还过雍丘，幸植宫，增户五百"，对曹植并没有赶尽杀绝，骨肉情分还是有的，张溥仅据传闻的责备，并不公允。

至于"甄后塘上"，曹丕确有推卸不了的责任。甄氏本冀州袁绍中子袁熙之妻，建安九年(公元204年)八月，曹操攻破邺城。曹丕纳比

自己大6岁的甄氏为妻，生明帝曹叡和东乡公主。曹丕称帝后，已废为山阳公的汉献帝刘协奉二女嫔于魏，郭后，阴、李贵人并爱幸，甄氏失意，有怨言，引起曹丕的不满，甄氏因此被诛杀。《汉晋春秋》说："初，甄后之诛，由郭后之宠，及殡，令被发覆面，以糠塞口，遂立郭后。"（《魏志·文德郭皇后传》裴松之注引）这种惨无人道的行为，若不是曹丕默许，郭后纵然有天样般大胆，亦不敢妄为！南朝陈徐陵编撰《玉台新咏》，卷二录有题名甄皇后作《塘上行》乐府一首，词语哀切凄惋，读之令人潸然。张溥所指即此。从学术的观点来看，诗是否甄后所作，尚可进一步讨论。但甄后的悲惨结局，曹丕实难辞咎。据《魏志·方技传·周宣传》载，文帝问周宣："我昨夜梦青气自地属天。"周宣回答说："天下当有贵女子冤死。"其时曹丕已经派使者持玺书赐甄后死，听了周宣的话后有些后悔，遣人去追使者，收回成命，但已经来不及了。这说明当时曹丕已问心有愧，不必等到身后了。

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曾出现过不少伟大的人，但似乎还没有出现过一个完美无缺的人。完人可以是伟人，伟人绝不是完人。曹丕亦当如此！除了在对待甄后的态度上，反映出他为人的性格品行，我们还可以举出两个例子，说明他不是圣人。据《魏志·鲍勋传》，鲍勋曾作曹丕太子中庶子。郭皇后之弟为典周县吏，断盗官布，法应弃市。当时曹操在谯县，曹丕在邺城，多次手书为之请罪。鲍勋则把事实真相报告了曹操。鲍勋在东宫时，就因守正不阿为曹丕不喜欢，这件事更加重了彼此的隔阂。曹丕称帝后，鲍勋已任附马都尉兼侍中，常劝戒曹丕不要妄行游猎，引起曹丕的不满，派他出京作外官。黄初六年（公元225年），曹丕将征伐东吴，鲍勋认为"劳兵袭远，日费千金，中国虚耗而令黠虏玩威，臣窃以为不可"，曹丕盛怒之下，贬鲍勋为治书执法。大军还洛阳，曹丕亲信刘曜有罪，鲍勋奏免其官。曹丕为此发布诏令，说鲍勋"指鹿为马，收付廷尉"。三官议罚金二斤，曹丕说，鲍勋没有活的可能，你们敢放纵他！于是"收三官以下付刺奸，当令十鼠同穴"。太尉钟繇、司徒华歆、镇军大将军陈群等朝中重臣，都认为鲍勋冤枉，为之求情。曹丕不允，遂诛勋。鲍勋"内行既修，廉而能施。死之日，家无余财"，朝中莫不为之扼腕叹恨。这是曹丕生前制造的另一重大冤案。其挟嫌报复，刚愎自用的德性可见一斑。

另一件事则发生在他叔父身上。据《魏志·曹洪传》。曹洪家富

而性吝啬，曹丕年轻时曾向他借钱，结果空手而回，心里便恨上了这位远房叔叔。曹丕称帝后，曹洪舍客犯法，下狱当死。曹丕则顺水推舟，欲报当年之仇，以至于“群臣并救莫能得”。后来由卞太后出面，对郭后说，如果曹洪今天死了，明天我便命令皇帝废除你。于是郭后泣涕屡请，曹洪才得免官削爵士。亲属如此，其他人可想而知。陈寿所说的曹丕缺少“旷大之度，公平之诚”，不是指他对曹植的态度而言，应该含有更深广的用意，是十分明白的。

黄初七年（公元226年）正月，曹丕准备再次去他的发祥地许昌。许昌城南门无故崩坏，他心里很不舒服，便启驾回洛阳宫。夏五月，他身染重病，不能起床。丁巳日（17日），这位称帝仅7年的魏国君主，便告别了人间。这一年他刚满40岁；离鲍勋的死，只有20天。

四

曹丕的写作活动始于何时，今天已很难考索，就现存的文献看，他最早的作品是建安七年（公元202年）写的《蔡伯喈女赋》。这一年他16岁，曹操用金璧把蔡琰（文姬）从南匈奴赎回来。蔡邕遇难时，曹操鞭长莫及力不从心，不能伸手相援；蔡邕死后10年，曹操把对朋友的感情，倾注在他的女儿身上。除了让她整理父亲的遗著外，还把她嫁予了屯田都尉董祀。这一点被后世的学者诗人看成是曹操文治武功的举措，成为重塑曹操形象的有力根据。可是曹操没有想到在南匈奴的12年，是蔡琰一生中最幸福的12年。对一个已经失去一次丈夫的封建女性来说，这第二次的婚姻意味着什么？何况还要强忍悲痛，和丈夫幼子生离死别；何况还要在年岁已大时，再一次嫁给一个完全陌生而且没有感情的人。遗憾的是，曹丕的这篇赋已经亡佚，否则我们或许会从蔡琰同时代的年青人那里，去深切体会一下她的《悲愤诗》中“悲愤”两字的含意和分量。

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五月，曹操北征三郡乌桓。此役艰苦卓绝，至第二年正月才还师邺城。曹丕虽然没有随征，却深切体会到前方将士的辛苦和后方妇女的凄凉。他用乐府的形式写了两首《燕歌行》，表示了他的关怀和同情。这种句句用韵的七言诗体形式，不但在中国诗歌史上“开千古妙境”（明胡应麟《诗薮》），更因其中和谐婉约的音节，流转缠绵的情致，产生了“倾情、倾度、倾色、倾声，古今无两”（清王夫之《船山古诗评选》）的艺术效果。曹丕或许没有想到，他21

岁时写作的这两首诗，已经奠定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或许是经历了过多的苦难和忧患，有了切身的感受和体验，唐代那位诗圣才发出了沉重的“文章憎命达”（《天末怀李白》）的叹息。这句诗似乎在不经意间揭示了文学史上的一个普遍规律：大凡杰出而传诵不衰的作品，都是作家在逆境中创作的。从心理的角度审视，一个人在理想愿望受到遏制乃至打击时，焦虑、困惑乃至苦闷必然会在心理冲突中产生出来，并遭受被压抑的精神痛苦的煎熬。心理的抑郁感愤经过一定时间的积淀，逐渐形成一种能量，总需要有一个宣泄和排遣的地方，最终如火山般喷发而出。中外文学史上类似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报任安书》）；李白的“哀怨起骚人”观（《古风》）；韩愈的“物不平则鸣”论（《送孟东野序》）；雪莱“最甜美的诗歌总是最忧伤的”（《致云雀》）；缪塞“最美丽的诗就是最绝望的，那些不朽的篇章是纯粹的眼泪”（《五月的夜》）都是他们自身的体验。我们不难理解曹丕众多的古诗、乐府、辞赋，都写在他任五官中郎将至作太子期间，特别是一些被后人称道的作品，如《杂诗》两首，《代刘勋妻王氏作》《寡妇》《善哉行》《见挽船士与妻别作》，这些“盖佳处本在词语之外”（清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便娟婉约，能移人情”（清沈德潜《古诗选》），以至于“殊美赡可玩，始见其工”（南朝梁钟嵘《诗品》）的作品，都写在曹丕人生最困难的时期。这一点恰好和他的胞弟相反。曹植前期的作品，大都如谢灵运所说“公子不及世事，但美遨游”（《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平原侯植》）。后期即曹丕称帝后，他“举挂时网”，因而有了不少忧生的嗟叹，才写出《赠白马王彪》和《洛神赋》等传世之作。称帝后的曹丕，已经写不出民歌风味很强而又朴素清丽，一如刘勰所说“洋洋清绮”（《文心雕龙·才略》）的作品，个中的道理亦是不言而喻的。

曹丕在文学史上的另一个成就，是他组织了“邺下文人集团”并在此基础上，写作了中国古代文论史上第一篇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作品《典论·论文》。

建安十年（公元205年），曹操攻南皮（今河北南皮），大破袁谭军，冀州全境属曹。邺城（今河北临漳）便成了曹魏的政治、军事中心。至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曹操为魏公，邺城即为首都。随着阮瑀、陈琳、徐干、应玚、刘桢、王粲、吴质、邯郸淳、繁钦等文学之士投归曹

操，邺下文人集团便逐渐形成。《文心雕龙·时序》说：

> 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以来，区域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词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俊，故俊才云蒸。仲宣委质于汉南，孔璋归命于河北，伟长从宦于青土，公干徇质于海隅。德璉综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乐。文蔚、休伯之俦；于叔、德祖之侣，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欢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这是历史上最早的关于建安文学的简史。它洗练地概述了建安文学的历史背景、组织结构、作家群、活动形式，并由此而形成的"建安风骨"，即后来文学史总结的"建安精神"。其中起关键作用，领袖群英的人，就是曹丕。

邺下文人集团虽然受惠于曹操，但他只是名誉上的领袖，因为他不可能放弃繁忙的军政事务，把过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文学创作中去，这个重任自然落在曹丕肩上。虽然他当时的身份还不是副君（或言储君，即太子），只是副丞相兼五官中郎将。曹丕曾说："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又与吴质书》）。《初学记》卷十引《魏文帝集》云："为太子（按当作五官将，此系类书编撰之人误改）时，于北园及东阁讲堂并赋诗，命王粲、刘桢、阮瑀、应玚等同作。"南朝宋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分咏曹丕以下 8 人，不言曹操，说明其邺下文人集团的领袖地位，已为后世所肯定。曹丕在这个集团的大多数骨干作家去世后，于建安二十三年（公元 218 年）写作《典论·论文》，对这个文学团体的作家作历史的总结，并生发出一些和文学创作有关的精辟看法和论述。这个总结不由曹操、亦不由曹植来作，足以说明他们只是这个团体的参与者，并不具备对这以前的文学作出总结和评论的种种条件和能力。

虽然早在先秦，古人就把立德、立功、立言视为人生三件不朽的盛事（《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虽然汉人司马迁亦重申"古者富贵而名

摩灭，不可胜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报任安书》），强调功德著述的不朽意义，但都没有曹丕以一国储君的身份所阐明的那样显著和重要。他在《典论·论文》中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又在《与王朗书》中说：“生有七尺之形，死为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若著篇籍。”这是曹丕在历经太子地位之争的明枪暗箭，尔虞我诈，身心疲惫之后，面对人人不能逃避的死亡，深感功业富贵的飘忽虚幻，而以著述为名山事业的写作，对他产生了不朽而真实的意义。在这种不朽精神的感召下，建安文人勤于著述的自觉性大大增加，从而推动了文学发展的进程。曹丕还以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四科，明确了文章的概念，使文学从经史中分离出来。文学观念的明确与文学形式的划分，必然导致文学风格的讲求，作家更能摆脱经学和传统观念的约束，充分调动个性和抒情的因素，形成不同的艺术风格，促进文学的发展。曹丕在文学史上的这一建树，不仅为《文选》的选录标准奠定了理论基础，对后世文学理论的建构和发展，都有积极的意义。

邺下文人集团的创作即建安文学的核心，由此而形成的“建安风骨”或“建安精神”的雨露霑溉了后世百代文学。曹丕的领袖作用和文学理论的创立，对这种风骨和精神的架构起了关键的作用，在他死后1700年，一个从浙江绍兴走出来的，同样具有深邃文学眼光的文化人对此深有感慨，说：

> 他（曹丕）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教训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曹丕无疑领导了一场文学革命。

五

曹丕作品，在其作太子时，已有撰集。《三国志·魏志·文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谓“帝初在东宫，疫疠大起，时人凋伤，帝深感叹。……故论撰所著《典论》、诗赋，盖百余篇。集诸儒于肃成门内，讲论大

义，侃侃无倦。"《隋书·经籍志四》曾著录其作十卷（梁二十三卷），《旧唐书·经籍志》仍其旧。说明在隋唐时期，曹丕著作不仅保存，还较流行。《宋史·艺文志》虽亦著录一卷，但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已不见考载，或是曹丕著作，自宋以后或已分散，或已亡佚。

曹丕诗作，包括古体诗和乐府诗，南朝梁钟嵘《诗品中》曾说："所计（一本作"新奇"）百许篇。"六朝时载其古体诗的典籍，总共只有三种：一是《魏志》本传裴松之注引《献帝传》，二是南朝梁萧统《文选》，三是陈徐陵《玉台新咏》。唐代以后，类书编撰的风气盛行，虞世南《北堂书钞》录其《于谯作》诗等3首，虽为选句摘韵，但已开了类书摘录曹丕诗作之端。至欧阳询等编撰《艺文类聚》，已录其《黎阳作》等古诗7首，而且皆为全篇，另6首摘韵，是历代类书中摘录曹丕古诗最多者。唐玄宗开元年间，徐坚、张锐等奉令编撰供诸皇子写诗作文时查找事类典故、辞藻音韵的类书，成《初学记》三十卷，其中曹丕古诗摘句，有5首之多。诗人白居易为方便诗文写作，把随手摘录的读书笔记编撰成《白氏经史事类六帖》（简称《白帖》）三十卷，其中卷二和卷六摘录了曹丕古诗句。这些情况说明，曹丕古诗创作，在唐代还具有一定地位和影响。宋代类书的编撰较之唐代，不但数量多，且已官修和巨型化，可是除《太平御览》有曹丕6首古诗句的摘韵外，余皆不见著录。可以想见，曹丕古诗的"鄙直"、"俚语"的民歌化，已经和唐诗的酝藉空灵、情辞丰腴淳厚的风格渐趋异趣，和宋诗精细、显露、理趣的艺术风格，以及论理化、散文化和以才学入诗的表现手法相去已远。

在类书等摘录曹丕古诗的同时，亦摘录了他的大量的乐府诗和辞赋，其中以《艺术类聚》为最多。另外《初学记》《宋书·乐志》《乐府诗集》，都录有其一定数量的乐府诗。

曹丕另一重要著作是《典论》，这是他作太子以后陆续编撰的一部专著，在曹丕一生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曹丕和乃弟曹植一样，都视单篇短文为小道，对史传论述的著作则特别看重。在《典论·论文》中，他特别称赞"惟徐干著论，成一家言"。又在《与吴质书》中，盛赞徐干"著《中论》二十余篇，成一家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矣"。惋惜应玚"常裴然有述作意，才学足以著书，美志不遂，良可痛惜"。其原因是作为统治者的曹丕，更看重具有经世致用和社会影响力的诸子著论和史传述作。曹丕践阼以后，曾手写《典论》和诗赋给孙

权及东吴谋臣之首张昭，以显示他的满腹经纶（《魏志》本传裴松之注引胡冲《吴历》），都不是偶然的。遗憾的是这部专著和曹丕的大量著作一样，已经散佚，只有《文选》《艺文类聚》《初学记》等，还保留了一部分。

《隋书·经籍志三》著录"《海内士品》一卷"，不题撰人；又"《列异传》三卷，魏文帝撰"；又"《士操》一卷，魏文帝撰"；又"《皇博法》一卷"，不题撰人。《旧唐书·经籍志》上、下篇，《新唐书·艺文志》二、三篇均著录曹丕《海内士品》和《皇博经》。清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卷十九及卷二十七，认为曹丕父名操，《士操》当即《士品》的讹传；又卷二十三认为《皇博经》或《皇博法》当是《皇览》一部分。而《皇览》是延康元年（公元225年）曹丕诏令编撰的一部类书。《魏志》本传说："又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号曰《皇览》。"是书分40余部，每部数十篇，总800余万字。参加编撰的儒臣有王象、缪袭、刘劭、桓范、韦诞等人，为时数年始成。后世目为中国类书之祖。只是原书早已亡佚，清人孙冯翼从各书中辑录佚文一卷，收入《问经堂丛书》中，使后人能多少窥视一下该书面目。新、旧《唐书》两志又以《兵书要略》为曹丕作，与《隋志》不同，不能作出结论。《文心雕龙·谐隐》有"至魏文因俳说以著笑书"句，近人范文澜《文心雕龙注》说："《魏志·文帝纪》未言其著《笑书》，裴松之注最为富博，亦未言及。《隋志》不著录，诸类书亦无引之者，未知何故。魏文同时有邯郸淳，撰《笑林》三卷。……魏文《笑书》当亦此类也。"今人王利器《文心雕龙校证》疑"魏文"为"魏人"之误，指魏人邯郸淳之《笑林》也。至于《列异传》，为志怪小说一类。书中载有曹丕身后之事，或系后人托名，或系后人增益。因原书已佚，虽有近人鲁迅《古小说钩沉》辑录，已难考辨。

明末太仓（今属江苏）人张溥（字天如）以"兴复古学，务为有用"为宗旨，编撰《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一名《汉魏六朝一百三家集》），其中辑有《魏文帝集》二卷。虽然编撰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如相当数量的诗文未辑入，误辑，重辑，文字错讹等。但已是曹丕身后其诗文规模最大的一次收集整理。因原刻娄东张氏刊本不易得，本书用清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滇南唐氏寿考堂本为底本（书中称"原本"），

这是距张氏刊本最近的一个本子。为慎重起见，另用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善化章经济堂重刊本对勘，并依了补遗。其他参校的著作有《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抱朴子》《博物志》《玉台新咏》《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意林》《乐府诗集》《通典》《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汉三国两晋南北朝诗》《汉魏六朝名家集初刻》《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等，按原本编次进行题解、注释和译文。对原本中重出的篇目（如卷一"诏类"中有《营寿陵诏》，同卷"制"类中有《终制》，两篇实为一文）以首次出现者为准，后出者仅作说明，不附原文；对原本中的伪文（如卷一"诏类"中的《与张郃诏》《手报司马芝诏》，本魏明帝文），一仍其旧，不作删改，只在题解中加以说明，不注释和译文；对原本中有目无文的篇目（如卷一"书"类中的《戒鄢陵侯彰书》《答杨修书》等），皆据以编入补遗；对原本漏辑的篇目，则参校各书，一律归入补遗之中。张溥《题辞》原列卷首，今依《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体例，移于卷末附录。另附陈寿《三国志》本传和笔者自撰《曹丕年谱》，以供参考。

易健贤

1997年10月于贵阳

目　录

前　言 …… 1

卷　一

赋

浮淮赋　有序 …… 1
沧海赋 …… 3
济川赋 …… 6
临涡赋　有序 …… 8
述征赋 …… 9
校猎赋 …… 11
又 …… 14
又 …… 14
登台赋　有序 …… 15
登城赋 …… 17
感物赋　有序 …… 18
感离赋　有序 …… 20
离居赋 …… 21
戒盈赋　有序 …… 22

永思赋 …… 24
悼天赋　有序 …… 25
寡妇赋　有序 …… 26
出妇赋 …… 28
愁霖赋 …… 30
喜霁赋 …… 32
弹棋赋 …… 33
又 …… 37
玛瑙勒赋　有序 …… 37
车渠椀赋　有序 …… 40
玉玦赋 …… 41
柳赋　有序 …… 43
槐赋　有序 …… 47
莺赋　有序 …… 49
迷迭香赋　有序 …… 51
蔡伯喈女赋序 …… 52

诏

定正朔诏 …… 54
追崇孔子诏 …… 56
为汉帝置守冢诏 …… 59
息兵诏 …… 60
灾异免策三公诏 …… 62
拜日东郊诏 …… 63
禁母后预政诏 …… 64
改封诸王为县王诏 …… 65
鹈鹕集灵芝池诏 …… 66
取士不限年诏 …… 68
轻刑诏 …… 69
平准诏 …… 70
禁复仇诏 …… 71
禁淫祀诏 …… 73
罢墓祭诏 …… 74

外国遣使奉献诏 …… 75
营寿陵诏 …… 76
与群臣诏　四首 …… 82
下颍川诏 …… 85
增封中牟侯彰诏 …… 86
答临淄侯植诏 …… 87
答北海王衮诏 …… 89
待杨彪客礼诏 …… 90
赐华歆诏 …… 92
论孙权诏 …… 93
以陈群为镇军司马懿为抚军诏 …… 94
诏王朗等三公 …… 96
与王朗诏 …… 98
报王朗诏 …… 99
答蒋济诏 …… 100
诏征南将军夏侯尚 …… 101
报何夔诏 …… 102
与于禁诏 …… 103
于禁复官诏 …… 105
追赠夏侯尚诏 …… 106
封朱灵鄃侯诏 …… 107
与张郃诏 …… 109
答孟达诏 …… 109
手报司马芝诏 …… 111
封张辽李典子为关内侯诏 …… 111
以李通子基为中郎将诏 …… 112
赐张既子翁归为关内侯诏 …… 113
赐温恢子生爵关内侯诏 …… 114
以张登为大官令诏 …… 115
制诏三公 …… 116
服色如奏诏 …… 117
改雒为洛诏 …… 118

曹植贬封安乡侯诏 …… 119
诛鲍勋诏 …… 120
蒋济为东中郎将诏 …… 121
赐桓阶诏 …… 122
刘靖迁庐江太守诏 …… 124
张既为凉州诏 …… 125
与张既诏 …… 125
褒田豫诏 …… 127
追谥杜畿诏 …… 128
与群臣诏 …… 129
还洛阳诏司马懿 …… 130

令

向化手令 …… 131
答许芝上代汉图谶令 …… 132
答辛毗等令 …… 135
答司马懿等令 …… 136
答刘廙刘晔等令 …… 139
让禅令 …… 140
让禅第二令 …… 142
让禅第三令 …… 143
答刘廙等令 …… 147
答苏林等令 …… 148
答华歆等令 …… 149
又答相国歆等令 …… 150
薄税令 …… 151
复谯租税令 …… 152
以郑称为武德傅令 …… 153
广询令 …… 154
问雍州刺史张既令 …… 155
拜毛玠等子男为郎中令 …… 156
收敛战亡士卒令 …… 157

策

追封邓公策 …… 159
谥庞德策 …… 160
策孙权九锡文 …… 162
册孙登为东中郎将封侯策 …… 167

教

答卞兰教 …… 170

表

让禅表 …… 172
让禅第二表 …… 174
让禅第三表 …… 176

书

与吴质书 …… 178
又与吴质书 …… 181
又与吴质书 …… 187
与钟繇谢玉玦书 …… 188
与钟繇五熟釜书 …… 192
与钟繇九日送菊书 …… 194
与钟繇书 …… 196
答钟繇书 …… 197
答繁钦书 …… 199
啁刘桢书 …… 202
答友人书 …… 203
与吴监书 …… 204
与群臣论蜀锦书 …… 205
与群臣论被服书 …… 206
与朝臣论秔稻书 …… 207
报崔琰书 …… 208
与曹洪书 …… 209
与王朗书 五首 …… 210
与刘晔书 …… 215
与诸将书 …… 216

报吴王孙权书 …… 216
又报孙权书 …… 217
又 …… 219
又报孙权书 …… 221
与孟达书 …… 224
又与孟达书 …… 226
报吴王孙权书 …… 227
又 …… 228
送剑书 …… 229
序
典论自序 …… 231
繁钦集序 …… 241
陈琳集序 …… 242
建安诸序 …… 242
论
典论论文 …… 249
典论论方术 …… 255
周成汉昭论 …… 259
汉文帝论 …… 263
汉武帝论 …… 265
交友论 …… 268
议
田畴辞封议 …… 271
连珠
连珠 …… 273
铭
露陌刀铭 …… 277
赐钟繇五熟釜铭 …… 278
文
即位告天文 …… 279
哀策
武帝哀策文 …… 282

诔
弟仓舒诔 …… 285
制
终制 …… 288

卷 二

乐府
临高台 …… 289
钓竿 …… 291
十五 …… 293
陌上桑 …… 295
短歌行 …… 297
猛虎行 …… 300
燕歌行 …… 301
秋胡行 …… 306
善哉行 …… 312
同前 …… 317
同前 …… 319
丹霞蔽日行 …… 322
折杨柳行 …… 323
饮马长城窟行 …… 326
上留田行 …… 327
大墙上蒿行 …… 329
艳歌何尝行 …… 335
煌煌京洛行 …… 338
月重轮行 …… 342
诗
黎阳作 …… 344
黎阳作 …… 347
于谯作 …… 348
孟津 …… 350
芙蓉池作 …… 352

于玄武陂作 …… 354
至广陵于马上作 …… 356
杂诗 …… 359
清河作 …… 364
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作 …… 365
黎阳作 …… 367
寡妇　有序 …… 368
令诗 …… 370
于明津作 …… 372
失题 …… 374
见挽船士兄弟辞别诗 …… 375

补　遗

赋

述征赋 …… 377
校猎赋 …… 378
又 …… 379
喜霁赋 …… 379
哀己赋 …… 380

诏

春分拜日诏 …… 381
禁复私仇诏 …… 382
与群臣诏 …… 383
诏议追崇始祖 …… 383
禁诽谤诏 …… 384
答邯郸淳上《受命述》诏 …… 385
制旁支人嗣大位不得加父母尊号诏 …… 386
伐吴诏 …… 388
诏雍丘王植 …… 390
成皋令沐并收校事刘肇以状闻有诏 …… 391
诏报孙邕 …… 392
赐薛悌等关内侯诏 …… 393

械系令狐浚诏 …… 394
征吴临行诏司马懿 …… 395
遗诏太子 …… 396
令
以李伏言禅代合符谶示外令 …… 397
止桓阶等议禅代礼仪令 …… 397
再止桓阶等议禅代礼仪令 …… 398
罢设受禅坛场令 …… 399
答刘廙等具章遣使者令 …… 399
答桓阶等奏受禅令 …… 400
佚令 …… 401
又 …… 401
书
答曹洪书 …… 402
与曹洪书 …… 402
书 …… 403
戒鄢陵侯彰书 …… 404
答杨修书 …… 405
说诸物 …… 406
序
诗序 …… 408
论
典论论文 …… 409
典论酒诲 …… 411
典论论奸谗 …… 414
典论内诫 …… 426
典论诫子 …… 431
典论太子 …… 431
典论论方术 …… 432
失题 …… 438
论汉文帝 …… 446

铭

剑铭 …… 448

敕

敕豫州禁吏民往老子亭祷祝 …… 453

乐府

董逃行 …… 455

佚句 …… 456

诗

代刘勋出妻王氏作　有序 …… 458

夏日诗 …… 461

游猎诗 …… 463

歌辞 …… 464

佚句 …… 465

附　录

三国志·魏志·文帝纪 …… 470

魏文帝集题辞 …… 475

曹丕年谱 …… 476

《魏文帝集全译》校勘引用书目 …… 489

魏文帝集卷之一

赋

浮淮赋　有序

【题解】

据《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曹操于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南征孙权，被孙、刘（备）联军败于赤壁。明年三月引军至谯县，建造轻舟，治理水军。孙权自合肥退还。同年七月，曹操亲率水军自涡水入淮水，出淝水，在合肥驻军，至12月始还守谯县。此赋是曹丕随征而作。

《北堂书钞》《太平御览》题作《泝淮赋》。赋见《北堂书钞》卷一百三十七，《艺文类聚》卷八，《初学记》卷八，《太平御览》卷七百七十。

【原文】

建安十四年，王师自谯东征。大兴水军，泛舟万艘。时予从行，始入淮口，行泊东山①。睹师徒②，观旌帆，赫哉盛矣③！虽孝武盛唐之狩④，舳舻千里⑤，殆不过也⑥！乃作斯赋云。

泝淮水而南迈兮⑦，泛洪涛之湟波⑧。仰崮冈之崇阻兮⑨，经东山

之曲阿[10]。浮飞舟之万艘兮，建干将之铦戈[11]。扬云旗之缤纷兮[12]，聆榜人之讙譁[13]。乃撞金钟，爰伐雷鼓[14]。白旄冲天[15]，黄钺扈扈[16]。武将奋发，骁骑赫怒[17]。于是惊风泛，涌波骇；众帆张，群棹起[18]。争先逐进，莫适相待[19]。

注释

①泊：原本作"汩"，章经济堂本作"泊"，今据改。

②师徒：师旅；军队。《左传·成公二年》："畏君之震，师徒挠败。"

③赫：显赫，形容气势强大。

④孝武：指汉武帝刘彻。据《汉书·武帝纪》，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汉武帝"行南巡狩，至于盛唐。……舳舻千里，薄枞阳而出，作《盛唐枞阳之歌》"。狩（shòu 受）：本指打猎，后指帝王出巡。《说苑·修文》："天子曰巡狩，诸侯曰述职。巡狩者，巡其所守也。……天子五年一巡狩。"盛唐：地名。唐颜师古注引文颖曰"疑在庐江左右"，引三国吴韦昭曰"在南郡"。《艺文类聚》无此二字。

⑤舳舻（zhú lú 竹卢）：舳为船尾之舵，舻为船头。舳舻连文，代指船只。

⑥殆（dài 代）：大概。

⑦泝（sù 素）：同溯，逆流而上。淮水：淮河。其上流在今河南桐柏山一带，东经今安徽、江苏，流入洪泽湖，末流经古淮阴入海。

⑧湟波：大波。湟同"皇"，大。

⑨嵩：同"岩"。崇阻：崇高险阻。

⑩曲阿：本指房屋的曲角，亦指水的曲凹处。一说地名，战国时称云阳邑，在今江苏丹阳一带。

⑪建：树立；高举。干将：传说中善铸剑的巧匠。《吴越春秋·阖闾内传》："干将者，吴人。造剑二枚，一曰干将，一曰莫邪；莫邪者，干将之妻也。"铦（xiān 先）戈：锋利的戈矛。按此句仿汉司马相如《子虚赋》："建干将之雄戟。"

⑫云旗：古时把熊、虎的形象画绘在旌旗上，以似云气，称云旗。东汉张衡《东京赋》："云旗拂霓。"

⑬聆（líng 玲）：听。榜（bàng 棒）人：船工。讙譁：同"喧哗"，大声喊叫欢笑。

⑭爰（yuán 援）：于是。

⑮白旄：以白色牦牛尾制成的旗，为古代军旗的一种，用以指挥全军。《尚书·牧誓》："右秉白旄以麾。"

⑯黄钺（yuè 月）：指用黄金装饰的斧形兵器。《尚书·牧誓》："王左杖黄钺。"唐孔颖达疏引《广雅》："斧称黄钺，故知以黄金饰斧也。"扈（hù 户）扈：光彩鲜明夺目。汉司马相如《上林赋》："煌煌扈扈，照耀巨野。"

⑰骁骑(xiào jì 肖计):此处指勇猛无畏的士兵。赫怒:震怒。三国魏王粲《从军诗》:"相公(曹操)征关右,赫怒震天威。"

⑱棹(zhào 照):划动船前进的工具,亦指船。

⑲争先逐进:犹言争先恐后。汉枚乘《七发》:"驰骋角逐,慕味争先。"适:闲适,引申为停止、等待。

【今译】

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王家的军队从谯县出发,东征孙权。调动了强大的水军,万艘舟船泛游江上。当时我随军出征,从淮水口岸出发,行经东山。一路上只见军容整肃,旌旗飘扬,征帆并进,十分显赫壮观。即使是当年汉武帝出巡盛唐,船队在江面上首尾相连,千里不绝的场面,也不过如此。于是我写了这篇赋。

逆淮水前进一直向南,浮行在洪波大浪之上。仰头是高峻险阻的山峦,侧身经过东山曲凹的地方。江面上推进着万艘飞船,船上竖立着剑戟刀枪。五彩缤纷的云旗迎风飘扬,船工喧哗的声音在耳边回荡。金钟齐鸣,战鼓嘹亮。白牦牛尾装饰的军旗直插云天,黄金饰的斧钺闪耀光芒。武装的将士精神焕发,骁勇的骑兵斗志昂扬。一时间风起云涌,惊涛骇浪;千帆竞张,万桨齐荡,争先恐后,互不等待观望。

沧海赋

【题解】

据《三国志·魏志·武帝纪》,建安十一年(公元206年)"秋八月,公(曹操)东征海贼管承,至淳于。遣乐进、李典破之。承走入海岛"。曹操《步出夏门行》"东临碣石,以观沧海"即记此行。沧海,指渤海。时曹丕留守邺,曹植随征。曹植《求自试表》:"臣昔从先武帝,南极赤岸,东临沧海。"曹操曾写过一篇《沧海赋》,可惜仅存"览岛屿之所有"一句,见《文选》卷五左思《吴都赋》"岛屿绵邈"句晋刘渊林(逵)注引。曹丕此赋,或即奉和乃父而作。

赋见《艺文类聚》卷八《水部上·海水》,似只节录了原赋铺排大

海景物、气势的一节。

【原文】

美百川之独宗，壮沧海之威神[1]。经扶桑而遐逝[2]，跨天涯而托身[3]。惊涛暴骇，腾聊澎湃[4]；铿訇隐辚[5]，涌沸凌迈。于是鼋鼍渐离[6]，泛滥淫游[7]；鸿鸾孔鹄[8]，哀鸣相求。扬鳞濯翼[9]，载沉载浮[10]。仰唼芳芝[11]，俯漱清流[12]。巨鱼横奔，厥势吞舟[13]。尔乃钓大贝[14]，採明珠；搴悬黎[15]，收武夫[16]。窥大麓之潜林[17]，睹摇木之罗生[18]。上蹇产以交错[19]，下来风之泠泠[20]。振绿叶以葳蕤[21]，吐芳葩而扬荣[22]。

注释

①“美百”二句：《庄子·秋水》：“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辨牛马。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东面而观，不见水端，于是……望洋向若而叹。”此两句借用其意，说大海独以作百川的宗主为美，以作威武的沧海之神而壮伟。

②扶桑：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仙岛名。托名汉东方朔《十洲记》：“扶桑在碧海之中，地方万里。……地多林木，叶皆如桑。……树两两同根偶生，更相依倚，是以名为扶桑。”后用作日本国的代称，参见《南史·东夷传》。遐逝：远远流去而看不见。

③涯：《艺文类聚》作“崖”。托身：寄生。这是想象中大海的归宿处。

④腾聊：《艺文类聚》作“腾踊”。按：“腾踊”，是。

⑤铿訇（kēng hōng 坑轰）：响亮轰鸣。隐辚：沉闷回旋。汉枚乘《七发》：“訇隐汹磕，轧盘涌裔，原不可挡。”辚，《艺文类聚》作“隣”。

⑥鼋鼍（yuán tuó 元驼）：泛指甲鱼和扬子鳄一类鳞介水生动物。渐离：逐渐崩离，指因水浪大而失去态势。汉枚乘《七发》：“横暴之极，鱼鳖失势，颠倒偃侧。”

⑦淫游：没有方向的乱游。

⑧鸿、孔：都指大；鸾、鹄：泛指凤凰、天鹅一类大鸟。

⑨扬鳞：掀动鳞甲。扬，《艺文类聚》作“杨”。濯（zhuó 浊）翼：梳洗整理羽翼。

⑩载沉载浮：形容鱼鸟随水浪忽上忽下。《诗经·小雅·菁菁者莪》：“泛泛杨舟，载沉载浮。”

⑪唼（shà 啥，一读 zā 匝）：鱼类或水鸟吞吃食物时发出的声音。《楚辞·九辩》：“鸟雁皆唼夫梁藻兮。”

⑫漱（shù 树）：洗涮。

⑬厥：代词，其。吞舟：形容鱼大。《庄子·庚桑楚》："吞舟之鱼，砀而失水，则蚁能苦之。"

⑭尔乃：于是。

⑮搴（qiān 千）：拾取。悬黎：古代一种美玉。《战国策·秦策三》："臣闻周有砥厄，宋有结绿，梁有悬黎，楚有和璞。"

⑯武夫：亦作珉玞，或写作碔砆，一种类似美玉的石头。《战国策·魏策一》："白骨疑象，武夫类玉，此皆似之而非者也。"汉王褒《四子讲德论》："故美玉蕴于珉玞。"

⑰大麓（lù 鹿）：大山脚下。潜林：幽深的树林。

⑱摇木：指藤生植物，因其随风摇荡不定，故名。罗生：丛生。

⑲蹇产：弯曲缠绕的样子。《楚辞·九章·哀郢》："心结结而不解兮，思蹇产而不辞。"《玉篇》作"蹇蒦"。

⑳来风：回风。泠泠（líng 玲）：幽凉冷清。汉东方朔《七谏·初放》："下泠泠而来风。"

㉑葳蕤（wēi ruí 威锐阳平）：草木茂盛的样子。汉东方朔《七谏·初放》："上葳蕤而防露兮。"

㉒葩（pā 趴）：草木的花朵。荣（róng 绒）：草木开花或结实叫荣。

【今译】

独以作百川的宗主为甘美，以作沧海威武的神灵而伟壮。经过扶桑岛向远处漂流，跨越天涯找到归宿的地方。海面汹涌澎湃，惊涛骇浪。涛声时而沉闷，时而响亮。如同沸水涌出，漫溢奔放。鱼鳖逐渐崩溃散离，泛滥奔走，不辨方向。凤凰天鹅悲哀长鸣，寻呼同伴。掀动鳞甲，梳理毛羽，随着波涛上下滚翻。仰面吞食芳草，俯身在清流中洗涮。巨大的鱼在海面横行，其势如同要吞掉舟船。钓取大贝把玩，采撷明珠成串；捡拾悬黎欣赏，收集武夫珍藏，远望大山脚幽深的树林，只见藤萝丛生蔓延直上。树端的弯曲交错纠缠，树下的回风清冷幽凉。到处是生机蓬勃叶茂枝繁，鲜花和果实迎着风儿灿烂。

济川赋

【题解】

从赋的首二句“临济川之层淮，览洪波之容裔”看，“济川”乃水名，即古济水。据《尚书·虞夏书·禹贡》：“济，河惟兖州。……导沇水，东流为济，入于河。”济水和沇水本为同一条河，上流为沇水，下流为济水。济水源出今河南济源县，汉时在河南武陟一带流入黄河。又向南溢出，流向山东荷泽，与黄河平行进入渤海。

曹丕于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受禅称帝，十二月营建洛阳宫，并游幸洛阳。从赋中“思魏都以偃息”句考察，赋是曹丕由许昌行经洛阳途中，过济水时所作。赋中对济水水势气派、物产风景的描写，以及表现出来的豪迈开朗的感情色彩，正是曹丕初登帝位时心情的反映。赋的遣词造句和表现手法与《沧海赋》相同，从风格上可以明确是曹丕的作品。

赋见《艺文类聚》卷八《水部上·总载水》。赋已不全。

【原文】

临济川之层淮[1]，览洪波之容裔[2]。濞腾扬以相薄[3]，激长风而亟逝[4]。漫浩汗而难测[5]，眇不睹其垠际[6]。于是龟龙神嬉[7]，鸿鸾群翔；鳞介霍驿[8]，载止载行[9]。俯唼菁藻[10]，仰餐若芳[11]。永号长吟，延首相望。美玉昭晰以耀晖[12]，明珠灼灼而流光。于是游览既厌，日亦西倾。朱旗电曜[13]，击鼓雷鸣[14]。长驱风厉，悠而北征[15]。思魏都以偃息[16]，托华屋而遨游[17]。酌玄清于金罍[18]，腾羽觞以献酬[19]。

注释

①层淮：《艺文类聚》作“层淮”，《全三国文》卷四作“鲁淮”，《汉魏六朝名家集初刻》卷一同。疑是。济水下游经黄河南下溢出，其北面是黄河在今山东的地段，其南面是淮水流域。古济水是与黄河、长江、淮水独自流入大海的四条大川。此句说面临黄河山东段与淮水之间的济水。

②容裔（yì易）：亦作“容与”，波涛起伏的样子。东汉张衡《东京赋》：“纷焱悠以容裔。”

③濞(pì 辟):江河之水暴发的声音。战国楚宋玉《高唐赋》:"濞汹汹其无声兮。"腾扬:波涛奔腾翻扬。薄:逼近。形容波浪密集,一浪紧逐一浪。

④激长风:受大风的激扬。亟(jí 及)逝:急流而去。

⑤浩汗:亦写作"浩瀚"、"浩浒"、"浩旰"。水势浩大,没有边际。

⑥眇(miǎo 秒):同"渺",辽远。垠(yín 银):际;边。

⑦神嬉:忘情地嬉戏。

⑧鳞介:本指有鳞片和甲壳的动物,此处泛指水中生物。霍驿:亦写作"霍绎",快速移动。东汉张衡《西京赋》:"起彼集此,霍绎纷泊。"

⑨载止载行:时停时走。

⑩唼:见《沧海赋》注⑪。

⑪若:杜若,芳草名。此处泛指香草。

⑫昭晰:光泽明亮。晰:原本作"晰",今据改。

⑬朱旗:红色的旗帜。电曜:旌旗在日光下闪耀,如同电光,形容旗帜鲜明。

⑭此句说鼓声响亮,如同雷鸣。

⑮北征:指向洛阳进发。

⑯魏都:指洛阳,在许昌北面。偃(yǎn 掩)息:停止。

⑰华屋:装饰华丽的房屋。此处指帝王乘坐的车辆。

⑱玄清:清酒。酒本无色,古人习惯以为黑色。金罍(léi 雷):青铜制作的酒器。《诗经·周南·卷耳》:"我姑酌彼金罍。"

⑲腾:传递。羽觞:一种杯形如雀鸟,有头尾羽翼的杯子。详见《后汉书·孝成班婕妤传》"酌羽觞以销忧"句唐颜师古注。

【今译】

面临鲁淮之间的济水,观看大波起伏澎湃。轰鸣奔腾的大浪紧紧相逐,在大风的激扬下向四处散开。大水漫无边际难以估量,辽远广阔看不见它的边界。龟鳖鱼龙在川里尽情嬉戏,鸿鹄凤凰在水边结伴而来。水中的生物随意奔游,时而行走时而徘徊。俯首吞吃鲜美的青藻,仰头餐饮杜若的芳馨。彼呼此应长久不衰,伸颈翘首耐心等待。美玉润泽明洁映射光辉,明珠闪灼晶莹放出异彩。短暂的游览已心满意足,太阳正匆匆向着西迈。鲜红的旗帜似电光闪烁,击响的大鼓如雷起天外。长驱直入向北方进发,行动迅速没有阻碍。心知魏都洛阳才是此行的终点,暂且逍遥遨游借助这华丽的车辆羽盖。把清美甘醇的酒在金杯中斟满,高举金杯互相奉敬使我心情愉快。

临涡赋　有序

【题解】

涡水在淮河北界曹丕家乡谯县附近。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春三月,曹操驻军谯县,作轻舟,治水军。秋七月,自涡水入淮河,出淝水,东征孙权。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五月,汉献帝册封曹操为魏王。同年,曹操回乡拜祭祖墓,曹丕、曹植兄弟随行。此赋即扫墓后沿涡水游观时所作。赋的情调意境明朗欢快,可以想见曹丕父子沉浸在盛大喜庆中的心情。

赋见《艺文类聚》卷八《水部上·总载水》。赋已不全。另见《初学记》卷九、卷二十二。《太平御览》卷三百五十九、卷五百八十七。原本题缺"有序"二字,今据补。

【原文】

[上]建安[十]八年至譙①,余兄弟从上拜坟墓②。遂乘马游观。经东园③,遵涡水④,相佯乎高树之下⑤。驻马书鞭⑥,作临涡之赋。曰:

荫高树兮临曲阿⑦,微风起兮水增波。鱼颉颃兮鸟逶迤⑧,雌雄鸣兮声相和。萍藻生兮散茎柯⑨,春水繁兮发丹华⑩。

注释

①原本缺"上"、"十"二字,与文义不合。今据《全三国文》卷四,《汉魏六朝名家集初刻》卷一补。上:指曹操,时已为魏王。

②拜坟墓:为古人衣锦荣归的仪式之一,有祭告祖先之意。

③东园:谯县是曹操陪都之一,东园为宫中景点。《艺文类聚》作"东国",《全三国文》卷四作"东园"。

④遵:沿着。

⑤相佯:亦作"相羊",今作"徜徉",指没有拘束地随意漫步往来。《楚辞·离骚》:"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

⑥书鞭:临空挥鞭作书写状。

⑦曲阿：见《浮淮赋》注⑩。此句说乘荫凉于高树下，面对曲曲弯弯的涡水。

⑧颉颃（xié háng 协杭）：上下飞动或翻动。《诗经·邶风·燕燕》："燕燕于飞，颉之颃之。"逶迤（wēi yí 威移）：曲折。此句描写鱼鸟生动活泼的情态，以表现喜悦愉快的心情。

⑨萍（píng 平）藻：《汉魏六朝名家集初刻》卷一作"萍藻"，意同，指水面上浮生的植物。散茎柯：植物的支干舒展分散。

⑩丹华：红色的花朵。

【今译】

父王于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回到故乡谯县，我们兄弟随同拜祭了祖先坟墓。事后乘马四处游览参观。经过东园，沿着涡水，在高大的树下漫游。停下马来临空挥鞭，作了这篇《临涡赋》。

在大树下信步漫游，面对曲曲弯弯的涡水。阵阵清风拂来，水面上泛起道道波辉。鱼儿在水中出没，鸟儿在空中翻飞。雌雄追逐呼唤，声音多么柔和清脆。水面浮萍苔藻丛生，枝叶舒展优美。春天川水生发，岸边朵朵红花令人陶醉。

述征赋

【题解】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春正月，曹操北征乌桓还驻邺城。此时北方基本平定，于是作玄武池操练水军。同年六月，曹操为丞相。七月，开始南征荆州刘表，揭开了赤壁之战的序幕。曹丕兄弟随军南征，此赋即作于征伐途中。

赋见《艺文类聚》卷五百一十九《武部·战伐》。赋已不全。

【原文】

建安十三年，荆楚傲而弗臣①。命元司以简旅②，予愿奋武乎南邺③。伐灵鼓之硼隐兮④，建长旗之飘飘⑤。跃甲卒之皓旰兮⑥，驰万骑之浏浏⑦。扬凯悌之丰惠兮⑧，仰乾威之灵武⑨。伊皇衢之遐通兮⑩，维

天纲之毕举[11]。经南野之旧都[12]，聊弭节而容与[13]；遵往初之旧迹[14]，顺归风以长迈[15]。镇江汉之遗民，静南畿之遐裔[16]。

注释

①《艺文类聚》"十"字前有"之"字。荆楚：指今湖北、湖南一带，为当时刘表辖境。刘表自汉末丧乱，曹操与袁术、袁绍争战以来，养精蓄锐，坐观天下，收渔人之利，期与曹操等抗衡。弗臣：不臣；不称臣。

②命：任命。元司：犹言"元戎"，将领，主帅。简旅：选派部队。

③南邺：邺城之南，指荆州。

④伐：击打。《诗经·小雅·采芑》："征人伐鼓。"灵鼓：古代乐器，《周礼·地官·鼓人》："以灵鼓鼓社祭。"鼓有四面或六面，祭地神时用。此处指战鼓。硼（péng 彭）隐：响亮而又沉闷的声音。

⑤建：树立；高举。长旗：高大的旗帜。飘飖：义同"飘摇"，飘扬。

⑥跃：踊跃；振奋。《艺文类聚》作"曜"。甲卒：穿着铠甲的士兵。皓旰：见《济川赋》注⑤。《艺文类聚》无"兮"字。

⑦浏浏：亦作"溜溜"，顺利行走没有阻碍。《楚辞·九辩》："乘骐骥之浏浏兮，驭安用乎强策。"

⑧凯悌：亦作"凯弟"、"恺悌"、"岂弟"，善良仁慈。《诗经·大雅·泂酌》："凯悌君子，民之父母。"丰惠：大的仁惠。此句说兴仁义之师。

⑨乾威：天威。乾为《易经》卦名，属阳，象征天、君。灵武：神武。此句说仰仗君王（曹操）的神武。

⑩伊：和下句"维"都是发语词。《诗经·小雅·正月》："伊谁之憎。"《尔雅·释诂下》："伊，维也。"皇衢：皇道；大道。和下句"天纲"都是国家权力的象征。遐通：通向远方。

⑪天纲：国家纲纪，一本纲作"网"。毕举：完全施行。

⑫南野：指荆州，古代属楚地，为南方荒野之地，故言。各本脱"之"字。旧都：指襄阳，时为荆州治所。建安十三年曹操征刘表，八月刘表病死，其子刘琮在襄阳迎降。

⑬聊：姑且。弭（mǐ 米）节：停车。容与：从容自得。汉司马相如《子虚赋》："弭节徘徊，翱翔容与。"

⑭遵：沿着。往初：当初。旧迹：走过的道路，即原路。按赋隐去赤壁之战失利的经过。曹操兵败后，从原路引军还邺。

⑮归风：归顺之风。《魏志·武帝纪》："公进军江陵，下令荆州吏民，与之更始，乃论荆州服从之功。"长迈：长驱迈进。

⑯此两句互文，前句"镇"和下句"静"取镇静之意，意为安抚。江汉、南畿都

指荆州一带。遗民、遐裔皆指荆州民众。

【今译】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荆州刘表骄横不肯臣服。曹公任命将领派遣军队征伐,我自愿随征荆州一展身手。擂起战鼓,鼓声沉稳又响亮;树起旗帜,旗帜高高迎风飘扬。铺天盖地全副武装的士卒踊跃振奋,成千上万的骑兵奔驰没有阻挡。仁义之师既贤德又善良,把天公的神威借助仰仗。大道通天一直伸向远方,所有的纲常法纪已经完善。经过荆州的故都襄阳,没有战争暂时休整徜徉。沿着初来的道路回返,一路上望风归顺长驱直往。安抚南方江汉的遗民百姓,让他们永远享受和平安康。

校猎赋

【题解】

唐佚名《古文苑》卷七三国魏王粲《羽猎赋》宋章樵注引晋挚虞《文章流别论》说:"建安中,魏文帝从武帝出猎。赋。命陈琳、王粲、应玚、刘桢并作。琳为《武猎》,粲为《羽猎》,玚为《西狩》,桢为《大阅》,凡此各有所长,粲其最也。"据王粲《羽猎赋》(见《初学记》卷二十三,《艺文类聚》卷六十六)"相公乃乘轻轩"句,赋应作于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夏六月曹操为丞相后。另据应玚《羽猎赋》(见《艺文类聚》卷六十六,《北堂书钞》卷十四)"于是魏公乃乘彫辂"句,当作于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曹操为魏公时。考《后汉书·孝献帝纪》,是年春正月诏"复《禹贡》九州",故应玚赋中有"开九土之旧迹,暨声教于海隅"的表示。曹丕本赋中有"将训兵于讲武"句,《礼记·月令·孟冬之月》"天子乃命将帅讲武,习射御、角力",而汉以来都于十月讲武,这和应玚赋中"时霜凄而淹野,寒风肃而川逝"的描写一致。

古代的校猎既是一种生产活动和体育运动,也是一种准军事行动。秦末汉初,更成了一种政治比喻。《史记·淮阴侯列传》:"秦之纲绝而维弛,山东大扰,异姓并起,英俊乌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于是高才疾足者先得之。"从赋中"愠贼备之作戾兮,忿吴夷之不藩"

看，这次校猎是针对西蜀刘备和东吴孙权的。

赋见《艺文类聚》卷六十六《产业部下·田猎》。赋经类书辑录引用后，较破碎紊乱。

【原文】

披高门而方轨[1]，迈夷途而直驾[2]。长铩纠电[3]，飞旗拂天。部曲按列[4]，什伍相连[5]。峙如丛林[6]，动若奔山[7]。超崇岸之曾崖[8]，厉障滥之双川[9]。列翠星陈[10]，戎车方毂[11]。风回云转，埃连飙属[12]。雷响震天地，噪声荡山岳。遂蹂封豨[13]，籍麈鹿[14]，捎飞鸢[15]，接鸾鹫[16]。聚者成丘陵，散者填溪谷。流血赫其丹野[17]，羽毛纷其翳目[18]。考功效绩[19]，班赐有叙[20]。□授甘炙[21]，飞酌清酤[22]。割鲜野烹[23]，举爵鸣鼓[24]。銮舆促节[25]，骋辔回翔[26]。望雀台而增举[27]，涉幽凿之花梁[28]。

注释

①披：打开。高门：即皋（gāo 高）门。古高、皋同属幽部见纽，可以通用。皋门即外城之门。古代皇都有五门，皋门最外。参见《诗经·大雅·緜》"乃立皋门"毛传。方轨：两车并行。《史记·苏秦列传》："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比行。"

②夷途：平坦的路途。直驾：直接启动车驾，意即无阻拦障碍。以上二句见《初学记》卷二十二。

③铩（shā 杀）：古代一种兵器，又称铍。《史记·秦始皇本纪》："非锬于钩戟长铩也。"纠电：《艺文类聚》卷六十六作"纠霓"，《全三国文》卷四，《汉魏六朝名家集初刻》同。按：作"纠霓"是。纠同"纠"，纠缠在一起的虹霓。

④部曲：部队。参见《又与孟达书》注⑦。按列：按部就班排列。

⑤什伍：古代军队编制，五人一组、二伍为什。此处泛指队伍。

⑥峙（zhì 志）：耸立，此处有停止的意思。《艺文类聚》卷六十六作"跱"。

⑦奔山：《艺文类聚》卷六十六作"崩山"。

⑧崇岸：高岸。曾崖：重岸。曾同"层"。《淮南子·本经训》："大厦曾加，拟于昆仑。"

⑨厉：迅速超越。障滥（shì 示）：有堤防的水边。

⑩星陈：如同星星一样排列。

⑪方毂（gǔ 古）：两车并进。

⑫埃连飙属：尘埃掀起，疾风不断。形容打猎的场面阵容盛大。

⑬蹂（hn 吝）：践踏。此处有追逐意。封豨（xī 西）：大野猪。《淮南子·本经训》："封豨、修蛇，皆为民害。"

⑭籍：同“藉”，践踏，此处亦有追逐意。麈（zhǔ 主）：兽名，形状似鹿。

⑮捎：带。飞鸢：捕捉小动物用的飞鹰。

⑯接：收。鹰鹯（yuè zhuó 月酌）：水中捕猎用的鱼鹰。

⑰丹：原本作“舟”，于文意不合。今据《艺文类聚》卷六十六改。

⑱翳（yì 义）：遮住视线。

⑲考功：考核功劳。勋绩：记录成绩。

⑳班：原本作“斑”。同“颁”，奖赏。叙：同“序”，秩序，指功劳的等级大小。以上两句仿汉枚乘《七发》：“收获赏功，赏赐金帛。”

㉑授：原本此字前缺一字。《全三国文》卷四作“授受”。甘熬（páo 袍）：烹煮全物为熬。此处泛指甘美的食物。汉枚乘《七发》：“旨酒嘉肴，羞熬胹炙，以御宾客。”

㉒清酤（gū 姑）：清醇的酒。《诗经·商颂·烈祖》：“既载清酤。”

㉓割鲜：切割猎物的生肉。汉司马相如《子虚赋》：“割鲜染轮。”

㉔爵：酒杯。亦作“雀”，因杯形如同雀鸟，故名。

㉕銮舆：帝王的车驾。促节：催动车轮启动。

㉖辔（pèi 佩）：缰绳。回翔：向来路回转。汉枚乘《七发》：“回翔青篾。”

㉗雀台：铜雀台，为曹操于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在邺都所筑宫室。增举：增同“层”。沿着台阶层层举步而上。

㉘壍（qiàn 欠）：同“堑”，护城的河沟。花梁：雕花的柱梁。

【今译】

打开高高的城门车马并驾出动，行进在平坦的路上没有阻拦。长矛交错纠集如同虹霓，红旗飘舞遮蔽了太阳的光芒。队伍整齐排列按部就班，伍伍什什连接成行。停下时如静止不动的丛林，冲锋时似奔腾而来的高山。跨越高岸边重叠的悬崖，跳过水流交汇的堤防。翠盖排列如星星闪烁，战车并进势不可挡。大风回旋云霞翻卷，尘埃回起疾风如狂。战鼓雷鸣震天动地，吼声如潮荡涤山峦。于是追逐野猪麋鹿，把手中的猎鹰频频施放。擒获的堆积成丘陵，逃散的填满了溪川。流淌的鲜血染红了原野，散乱的羽毛使人眼花缭乱。考核成绩，论功行赏。传递嘉肴，急酌酒浆。割下新鲜的生肉烧烤，高举酒杯击打鼓响。车驾启程徐徐开动，快马加鞭朝原路回转。踏上台阶把铜雀台仰望，穿越沟渠扶着雕花的柱梁。

又

【题解】

本节见《太平御览》卷三百三十九《兵部七·叙兵器》。

【原文】

抗冲天之素旄兮[1]，靡格泽之修旃[2]。雄戟趪而跃厉兮[3]，黄钺扈而扬鲜[4]。

注释

①抗：原本作"抛"，于意不顺。《太平御览》卷三百三十九作"抗"，《全三国文》卷四、《汉魏六朝名家集初刻》卷一均作"抗"，今据改。素旄：白色牦牛尾装饰的旗帜。

②靡：同"麾"，舞动。汉司马相如《子虚赋》："靡鱼须之桡旃。"格泽：星名。《史记·天官书》："格泽星者，如炎火之状。黄白，起地而上。下大，上兑。其见也，不种而获，不有土功，必有大害。"旃（zhān 詹）：曲柄为红色的旗帜。此句仿汉司马相如《大人赋》"建格泽之修竿兮"句。

③趪（huáng 黄）：用力挥动。耀厉：闪耀锋利的光芒。此句仿汉司马相如《子虚赋》"建干将之雄戟"。戟为古代兵器的一种。《史记·司马相如传》南朝宋裴骃集解引《方言》："戟中小子刺者，所谓雄戟也。"

④黄钺：参见《浮淮赋》注⑯。扈（hù 户）：整齐排列。扬鲜：散发鲜艳的光彩。

【今译】

高举起冲天入云的白色旗帜，挥舞遮星蔽月的红色画幡。雄壮的枪戟摆动利刃闪耀，金黄的斧钺排列光彩辉煌。

又

【题解】

本节见《太平御览》卷三百三十九《兵部七十·叙兵器》。

【原文】

千乘乱扰，万骑奔走；经营原隰[1]，腾越峻岨[2]。彤弓斯彀[3]，戈铤具举[4]。

注释

①经营：经历。原隰（xí 席）：指广平地湿的地方。《诗经·小雅·信南山》："畇畇原隰，曾孙田之。"《国语·周语上》三国吴韦昭注："广平曰原，下湿曰隰。"

②峻岨（jū 居）：高峻险要的地方。

③彤弓：红漆的弓。斯：尽；完全。《尚书·金縢》："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彀（gòu 够）：拉满弓弦。

④戈铤（tǐng 挺）：戈矛箭铤，泛指各种兵器。

【今译】

千军追逐，万马奔腾，经过平原，翻过高山。拉满红色的弓弩，亮出锐利的刀枪。

登台赋　有序

【题解】

曹操于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冬在邺城筑建铜雀台。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十月征东吴孙权以前，曹操均驻节邺城。据《魏志·陈思王植传》："时邺铜雀台新成，太祖（曹操）悉将诸子登台，使各为赋。"当时，曹操、曹丕、曹植父子都有赋作。曹操《登台赋》今仅存"引长明，灌街里"两句，见《水经注·浊漳水》引；曹植赋见《艺文类聚》卷六十二《居处部·台》引，已不完整。

赋见《艺文类聚》卷六十二《居处部·台》。赋已不全。

【原文】

建安十七年春，[上]游西园[1]，登铜雀台，命余兄弟并作。其词曰：

登高台以骋望[2]，好灵雀之丽娴[3]。飞阁崛其特起[4]，层楼俨以承

天[5]。步逍遥以容与[6]，聊游目于西山。溪谷纡以交错[7]，草木郁其相连。风飘飘而吹衣，鸟飞鸣而过前。申踌躇以周览[8]，临城隅之通川[9]。

注释

①原本无"上"字，文意不顺。《全三国文》卷四、《汉魏六朝名家集初刻》卷一皆作空格。今据《临涡赋》序意补。西园：为邺城西郊的景点。三国魏王粲《杂诗》："日暮游西园，冀写忧思情。"三国魏曹植《公宴》："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

②高台：铜雀台高十丈，故曰高台。参见晋陆翔《邺中记》。骋望：放眼远看。

③好：喜好。灵雀：指铜雀。清王先谦《王氏合校水经注》卷十"浊漳水"注："作铜雀于楼颠，舒翼而飞。"丽娴：华丽娴静。

④飞阁：三国魏曹植《登台赋》："连飞阁乎西城。"据清潘眉《三国志考证》卷五："魏铜雀台在邺都北城西北隅。邺无西城，所谓西城者，北城之西面也。台在城西北隅，与城西北楼阁相接，故曰连飞阁乎西城。"阁指越空而过连接两端的阁道，因架越空中，故曰飞阁。

⑤层楼：清潘眉《三国志考证》卷五引《邺中记》："铜雀台因城为基址，高一十丈，有屋一百二十间，周围弥覆其上。"清王先谦《王氏合校水经注》卷十"浊漳水"注："又于屋上起五层楼，高十五丈，去地二十七丈。"俨：俨然；整肃。承天：承接天空。

⑥容与：见《述征赋》注⑬。此句本《楚辞·九歌·湘君》："聊逍遥兮容与。"

⑦纡：纡回；弯曲。

⑧申：反复；一再。踌躇：从容自得。《庄子·养生主》："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周览：遍览。

⑨通川：指漳水。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浊漳水》："魏武（曹操）又以郡国之旧，引漳流自城西东入迳铜雀台下，伏流入城东，注谓之长明沟也。"参见《题解》。三国魏曹植《登台赋》："临漳川之长流兮。"

【今译】

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春天，父王游幸西园，登上铜雀台，命令我们兄弟同时写作《登台赋》。赋词是：

登上高高的台楼向远处眺望，灵雀优美娴静令人喜欢。阁道崛起云中横跨城外，楼房层层相连承接云天。步履悠闲自得情畅意爽，视

野开阔辽远直达西山。溪谷纡回交错潺潺奔流，草木葱郁茂盛相互依傍。清风徐来飘动我的衣裳，群鸟争鸣飞向我的前方。反复漫游说不出的心旷神怡，转眼又来到城边的漳水河旁。

登城赋

【题解】

城指邺城。从赋中描写的季节、景物、语言和感情色彩来看，这篇赋和《登台赋》极有可能是同时写作的。

赋见《艺文类聚》卷六十三《居处部·城》《初学记》卷二十四。赋已不全。

【原文】

孟春之月①，唯岁权舆②。和风初畅③，有穆其舒④。驾言东道⑤，陟彼城楼⑥。逍遥远望，乃欣以娱。平原博敞，中田辟除⑦。嘉麦被垄，缘路带衢⑧。流茎散叶，列倚相扶⑨。水幡幡其长流⑩，鱼裔裔而东逝⑪。风飘飘而既臻⑫，日掩蔼而西移⑬。望旧馆而言旋⑭，永优游而无为⑮。

注释

①孟春：初春。《礼记·月令》："孟春之月。"古人用伯（孟）、仲、叔、季表示顺序排行，四季的头一个月都可用"孟"表示。

②权舆：本指草木的萌芽状态，后泛指事物的开始。《诗经·秦风·权舆》："吁嗟乎！不承权舆。"《尔雅·释诂上》："权舆，始也。"

③和风：温和的风。

④有：语助词。穆：和穆。舒：舒展。

⑤驾言：驾指驾车。言，语助词。《诗经·邶风·泉水》："驾言出游，以写我忧。"

⑥陟（zhì 治）：登高；上升。

⑦中田：即田中；田间。《诗经·小雅·信南山》："中田有庐。"辟除：扫除。《管子·心术上》："故馆不辟除，则贵人不舍焉。"此句说田野已清理，准备春种。

⑧此二句说道路两边都有冬麦生长。

⑨流茎散叶：茎叶舒展，旺盛茂密。

⑩幡（fān 帆）幡：翻动起伏的样子。《诗经·小雅·巷伯》："捷捷幡幡。"

⑪裔（yì 易）裔：流动自如的样子。汉司马相如《子虚赋》："缅乎淫淫，般乎裔裔。"

⑫臻（zhēn 贞）：到；来。

⑬掩爱（ài 爱）：昏暗模糊。

⑭旧馆：一向居住的地方。此指宫中。

⑮优游：随意自得的样子。《诗经·小雅·白驹》："慎尔优游，勉而遁思。"无为：儒家主张不施行法制，而以德政教化治理天下。《论语·卫灵公》："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今译】

这春天的头一月，是新年的良好开端。柔和的风已经吹起，令人身心温暖舒畅。驾车向着东方行进，然后再把城楼登上。随意地向远处观望，心里充满欣悦喜欢。平原广阔而又敞亮，田中春耕春种正忙。麦苗长满丘垄原野，还分散在道路两旁。茎叶茁壮自由舒展，茂密排列相互依傍。长流的水渠翻卷浪花，鱼儿顺水游向东方。微风轻拂迎面而来，日影昏沉移向西方。眼望旧居准备回返，优游无为永远希望。

感物赋　有序

【题解】

据《三国志·魏志·武帝纪》，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秋七月，曹操率大军南征荆州刘表。曹丕《述征赋》说："建安十三年，荆楚傲而弗臣，命元司以简旅，予愿奋武乎南邺。"曹丕显然参与了这次征伐。东汉末年的动乱对社会的破坏，给曹丕的震动很大。赋以种甘蔗为喻，抒发了兴废不常，物在人亡，光阴不待的强烈忧患意识。原本缺"有序"二字，今据补。

赋见《艺文类聚》卷三十四《人部十八·哀伤》。赋已不全。

【原文】

丧乱以来①，天下城郭丘墟②。惟从太仆君宅尚在③。南

征荆州，还过乡里，舍焉[4]。乃种诸蔗于中庭，涉夏历秋[5]，先盛后衰。悟兴废之无常，慨然永叹，乃作斯赋。

伊阳春之散节[6]，悟乾坤之交灵[7]。瞻玄云之蓊郁[8]，仰沉阴之杳冥[9]。降甘雨之丰霈[10]，垂长溜之泠泠[11]。掘中堂而为圃[12]，植诸蔗于前庭。涉炎夏而既盛，迄凛秋而将衰。岂在斯之独然？信人物其有之。

注释

①丧乱：指东汉末年的动乱。

②丘墟：变为丘壑废墟。曹丕《典论·自序》："初平之元，董卓杀主鸩后，荡覆王室。……乡邑望烟而奔，城郭睹尘而溃。百姓死亡，暴骨如莽。"

③从太仆：即前太仆。太仆，官名。具体所指何人不明。按《后汉书·赵岐传》："及献帝西都，复拜议郎，稍迁太仆。……兴平元年（公元194年）……岐以老病，遂留荆州。……建安六年（公元201年）卒。"据本传载，赵岐声望极高，曹操、袁绍与公孙瓒争冀州，"绍及操闻岐至，皆自将兵数百里奉迎"，曹操为司空，曾举荐赵岐自代。赵岐因其声名，其家宅不受扰乱破坏，当为情理中的事。姑志于此，以待进一步考证。

④舍焉：住在这里。

⑤此句说经过夏天，到了秋天。

⑥伊：发语词，一般用在句首。散节：分散时节。从立春开始，二十四节气均匀分散。

⑦乾坤：天地之间。交灵：通灵；有灵气。

⑧玄云：乌云。蓊（wěng 翁）：本指草木茂盛，此指乌云密集。

⑨沉阴：指云密雨多的天气。《礼季·月令·季春之月》："季春，……则天多沉阴。"杳冥：黑暗。

⑩甘雨：及时的雨。《诗经·小雅·甫田》："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尔雅·释天》："甘雨时降，万物以嘉。"霈：大雨。

⑪长溜：连续不断的雨线。泠（líng 玲）泠：清凉。

⑫中堂：和《序》中的"中庭"相同，都指院落。圃：园圃。

【今译】

自从动乱以来，天下的城郭都变成了废墟，只有前太仆的住宅还完好无损。南征荆州，还归乡里时，曾临时住在这里。于是在院中栽种甘蔗。经过夏天到了秋天，开始时茂

盛，后来就衰萎了，从中感悟兴盛和废败都是无常的。感慨叹息的同时，写作了这篇赋。

正逢阳春节气的降临，感悟天地自然的通灵。眼看乌云阵阵密集，瞬时天空完全阴沉。及时的大雨自天而降，长长的雨线带着冷清。挖掘院落成为园圃，种植甘蔗就在前庭。炎热的夏天它们茂密旺盛，到凛冽的秋天却已飘零。难道只有甘蔗才是如此，相信人和物都是一样命运。

感离赋　有序

【题解】

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春正月，汉献帝任命曹丕为五官中郎将、副丞相，置官属。曹操于七月西征韩遂、马超，留曹丕留守邺城。当时太子未定，曹丕一直心怀不安。其弟曹植于同年封为平原侯，从曹操西征。曹丕在赋《序》中所说"不胜思慕"，含有极其不可言状的苦衷。赋文所表现的寂寞暗淡的心态，也说明他对立嗣之事始终耿耿于怀。曹植同时写作的《离思赋》，谓"建安十六年，大军西讨马超，太子（按此二字为后人臆改，曹丕当时未为太子，其为太子是六年后（公元217年）的事。）留监国，植时从焉。意有怀意，遂作《离思赋》。"赋中"念慈君之光惠，庶没命而不疑"句，亦意在安慰曹丕。

赋见《艺文类聚》卷三十《人部十四·别下》。赋已不全。

【原文】

建安十六年，上西征，余居守。老母诸弟皆从，不胜思慕，乃作赋曰。

秋风动兮天气凉[1]，居常不快兮中心伤[2]。出北园兮彷徨，望众墓兮成行[3]。柯条惨兮无色[4]，绿草变兮萎黄[5]。感微霜兮零落[6]，随风雨兮飞扬。日薄暮兮无悰[7]，思不衰兮愈多。招延伫兮良久[8]，忽踟蹰兮忘家[9]。

注释

①此句本《楚辞·九章·抽思》:"悲秋风之动容兮。"与曹丕《燕歌行》"秋风萧瑟天气凉"意同。天:原本作"大",于意不合,今据《艺文类聚》改。

②居:家居。此句说留守期间心神不定抑郁不快的生活。

③墓:《艺文类聚》作"墓",与文意不合。按此两句仿《古诗十九首·去者日已疏》"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意,当为墓是。

④柯条:枝条。

⑤萎黄:枯萎变黄。《楚辞·九辩》:"柯彷佛而萎黄。"

⑥微霜:薄霜。《楚辞·九章·惜往日》:"何芳草之早夭兮,微霜降而不戒。"

⑦悰:快乐。

⑧招:招致;引起。

⑨忽:同"惚",指精神恍惚不安。

【今译】

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父王率军西征,我留守邺城。老母和兄弟们都随行,心中说不出的思慕,于是写作了这篇赋。

秋风吹动天气已经转凉,家中没有快乐时常忧伤。漫步走出北园独自彷徨,眼望众多的坟墓排列成行。枝条凄惨失去往日的光色,绿草萧条到处是衰萎枯黄。眼见地面已经纷纷结霜,更兼风风雨雨漫天飘扬。时近黄昏心中更加惆怅,愁思不减反而越来越强。忧愁使我进退不得长久停留,精神恍惚忘记把家返还。

离居赋

【题解】

此赋借闺中妇女与丈夫分别而独守空房的怅然心态,间接表达了曹丕太子身份未确定期间的失意心态。其感情色彩与《感离赋》相似。

赋见《艺文类聚》卷三十《人部十四·别下》。赋已明显不全。

【原文】

惟离居之可悲[1]，廓独处于空房[2]。愁耿耿而不寐[3]，历冬夜之悠长。惊风厉于闺闼[4]，忽增激于中房[5]。动帷裳之晻暧[6]，对明烛之无光。

注释

①惟：发语词。离居：分居。《楚辞·九歌·少司命》："悲莫悲兮生别离。"《古诗十九首·涉江采芙蓉》："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

②廓：空旷孤独。《楚辞·九辩》："廓落兮羁旅而无友生。"又"悲忧穷戚兮独处廓"。《艺文类聚》卷三十作"敦"，《初学记》卷十八作"愧"，皆误。独守：此句仿《古诗十九首·青青河畔草》"空床独难守"句意。

③耿耿：心中有事，坐立不安的样子。《诗经·邶风·柏舟》："耿耿不寐，如有隐忧。"《楚辞·远游》："夜耿耿而不寐兮，魂茕茕而至曙。"

④闺闼（tà 踏）：小门。

⑤增激：增加激烈的程度。中房：犹言房中。

⑥晻暧（ǎn ài 俺爱）：昏暗不清。东汉张衡《二京赋》："晻暧蔼蔼。"

【今译】

与君分别有多么悲哀，谁对着空床独自徘徊？心里愁烦不能入眠，冬夜漫长实难忍耐。寒风凛冽拍击小门，阵阵凉意在房中散开。帘帷吹动四周昏暗，对着明烛我怎么开怀。

戒盈赋　有序

【题解】

清陶澍集注《靖节先生集》卷五《闲情赋序》说："初，张衡作《定情赋》，蔡邕作《静情赋》，检逸辞而宗淡泊。始则荡以思虑，而终归闲正，将以抑流宕之邪心，谅有助于讽谏。缀文之士，奕代继作，并因触类，广其辞义。"明何孟春注："赋情始于楚宋玉，汉司马相如、平子（张衡）、伯喈（蔡邕）继之，为定静之辞。而魏则陈琳、阮瑀作《止欲赋》，王粲作《闲邪赋》，应玚作《正情赋》，曹植作《静思赋》，晋张华作《永怀赋》。此靖节（陶渊明）所谓奕世继作，并因触类，广其辞义者也。"

从曹丕赋序"避署东阁"看，赋当作于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邺中宴游时。东阁即东阁讲堂。《初学记》卷十引《魏文帝集》云："为太子时，于北园及东阁讲堂并赋、诗，命王粲、刘桢、阮瑀、应玚等同作。"疑此为后人编《魏文帝集》时撰写的诗序。因曹丕为太子在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其时建安七子无一人存世，而阮瑀更早在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病卒。曹丕于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始为五官中郎将，赋当作于是年。

从赋中"何今日之延宾，君子纷其集庭。信临高而增惧，独处满而怀愁。愿群士之箴规，博纳我以良谋"看，曹丕因新任五官中郎将职，身份地位已有改变，但世子身份未明，不免有居安思危的防范之心。王粲等"群士"的赋作，正是应命而作的"箴规"、"良谋"。这和陶渊明《闲情赋序》"将以抑流宕之邪心，谅有助于讽谏"的为文宗旨是一致的。

赋见《艺文类聚》卷二十三《人部七·鉴戒》。赋已不全。

【原文】

避署东阁，延宾高会。酒酣乐作，怅然怀盈满之戒[1]，乃作斯赋。

惟应龙之将举[2]，飞云降而下征[3]。资物类之相感[4]，信贯彻之通灵[5]。何今日之延宾？君子纷其集庭。信临高而增惧[6]，独处满而怀愁[7]。愿群士之箴规[8]，博纳我以良谋[9]。

注释

①盈满之戒：《尚书·大禹谟》："满招损，谦受益。"这是大禹的臣子伯益告诫大禹的话。

②应龙：古代神话传说中一种有翅膀的龙。《楚辞·天问》："应龙何画？江海何历？"东汉王逸《章句》："禹治洪水时，有神龙以尾画地，导水所注当决者，因而治之也。"应龙助大禹治水成功，后世以应龙导水演化成龙行云布雨，造福人类，于是应龙又成了雨神的名称。此处有辅臣的意思。将举：将要升举，意谓将出现。

③此句借应龙行云降雨，润泽万物，比喻群臣辅佐君王统治。

④资：有助于。物类：指自然界的万事万物。相感：互相感应。古代阴阳五行

说认为，金、木、水、火、土五行互相感应，化生万物。《尚书大传·洪范》："水、火者，百姓之所饮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兴作也；土者，万物之所资生也。是为人用。"五行相生（如木生火，火生土）相胜（如水胜火，土胜水），形成物质的循环替代，推陈出新。此句说人君不能专断，必须众采博闻，以益统治。

⑤贯彻：《艺文类聚》卷二十三作"贯微"。按曹丕《弹棋赋》"允贯微而洞幽"，取意和此处相同。《艺文类聚》是。贯微即贯通细微，取无处不到，无微不至之意。通灵：灵异。

⑥此句说面临高处而增加恐惧。

⑦以上两句说地位越高，人越孤独，越要有戒备防范之心。《左传·襄公十一年》："《书》曰：'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

⑧箴（zhēn 针）：同"针"，规劝告诫。

⑨博纳：广泛采纳。

【今译】

在东阁避暑消夏，延请宾客聚会。酒酣耳热，乐声大作，不觉平添惆怅，想起自满招损的训诫，于是写作了这篇赋。

应龙展翅高飞在天庭，行云布雨滋润着下民。万物生长是因为互相感应，无微不至确实神异通灵，为何今天能延请贵宾？彬彬君子聚会在宫廷。应知人在高处会增加恐惧，志得意满时要有忧心。希望大家给予我规劝告诫，广泛进献忠言使我随时清醒。

永思赋

【题解】

此赋借游子思乡，道路险阻难归，以表现人寿短暂，一事无成的感慨。其写作的时间、背景，大致与《感离赋》《离居赋》相一致。

赋见《艺文类聚》卷三十《人部十四·别下》。赋已明显不全。

【原文】

仰北辰而永思[1]，泝悲风以增伤[2]。哀遐路之漫漫[3]，痛长河之无梁[4]。愿托乘于浮云[5]，嗟逝速之难当[6]。

注释

①北辰：北极星。古代天文家认为北极正中就是天的中心，称天极。天中之极无法确定，就以靠近天极的星来标识，于是称此星为北极或北辰。参见清孙诒让《周礼正义》卷八十二。永思：长久的思考。

②泝（sù 诉）：同"溯"，迎着。

③遐路：远路。《楚辞·离骚》："路漫漫其修远兮。"

④长河：此处指黄河。梁：桥梁。《楚辞·哀时命》："江河广而无梁。"

⑤托乘：搭乘。

⑥逝速：光阴流逝的速度。《论语·子罕》："逝者如逝失，不舍昼夜。"当：抵挡。

【今译】

仰头看着北极星长久思考，迎着寒风心中平添悲伤。通往家乡的道路遥远漫长，悲哀的是河上没有桥梁。希望搭乘飘浮的白云前往，逝去的光阴太多难以阻拦。

悼天赋　有序

【题解】

此赋为悼念族弟文仲早夭而作。从赋文哀婉凄凉的措辞看，大概作于称帝之前。史载曹丕兄弟之间关系紧张，但此赋所表现的，却是一个充满手足胞情的仁厚兄长的形象。

赋见《艺文类聚》卷三十四《人部十八·哀伤》。赋已不全。

【原文】

族弟文仲亡时年十一，母氏伤其夭逝，追悼无已。余以宗族之爱，乃作斯赋。

气纡结以填胸[①]，不知涕之纵横。时徘徊于旧处[②]，睹灵衣之在床[③]。感遗物之如故，痛尔身之独亡。愁端坐而无聊，心戚戚而不宁。步广厦而踟蹰，览萱草于中庭[④]。悲风萧其夜起，秋气惨以厉情。仰瞻天而太息，闻别鸟之哀鸣。

注释

①纡结:盘旋缠绕。

②旧处:旧居,死者生前住的地方。

③灵衣:死者殓葬时穿的衣物。

④萱草:亦作"谖草",即金针草。古人认为佩戴它可以忘忧,故又称忘忧草。《诗经·卫风·伯兮》:"焉得谖草,言树之背。"毛传:"谖草令人忘忧。"《释文》:"谖本又作萱。"

【今译】

族弟文仲去世时年仅十一岁,他的母亲为他的早逝而悲伤,时常追思悼念。我以同宗同族的情爱,写作了这篇赋。

悲哀的气氛盘旋缠绕,把我的胸臆填满。不知道伤心的眼泪,何时湿透了衣衫。长久地无言徘徊啊,徘徊在你住过的地方。准备殓葬的衣物,还摆放在床上。感叹你留下的东西,还和你生前一样。难过的是转眼间,你就独自身亡。端坐在你的灵前,我的精神分散。心中哀戚悲伤,总是坐立不安。漫步在宽敞的大殿,无主地来来往往。把庭中的忘忧草呵,仔细地抚摸细看。萧瑟的秋风吹来,在这冷清的夜晚。秋气凄凉凛冽,更增添我的悲伤。仰头看着夜空,不由得放声长叹。只听见失群的鸟儿,不住地哀声呼唤。

寡妇赋　有序

【题解】

阮瑀生前作过曹操司空军谋祭酒,管记室,后为仓曹掾属,也是曹丕南皮之游的文友之一。于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病卒,年仅47岁。曹丕曾写过《寡妇》诗,其《序》说:"友人阮元瑜早亡,伤其妻孤寡,为作此诗。"此赋与诗当为同时之作,仍是借亡友之妻的口吻,表示对友人的哀悼。

赋见《艺文类聚》卷三十四《人部十八·哀伤》。赋已不全。

【原文】

陈留阮元瑜早亡[1]。每感存其遗孤，未尝不怆然伤心。故作斯赋[2]。

惟生民之艰危[3]，在孤寡兮常悲[4]。人皆处兮欢乐，我独怨兮无依。抚遗孤兮太息，俛哀伤兮告谁[5]？三辰周兮递照[6]，寒暑运兮代臻[7]。历夏日兮苦长，涉秋夜兮漫漫。微霜陨兮集庭[8]，燕雀飞兮吾前。去秋兮就冬，改节兮时寒[9]。水凝兮成冰，雪落兮翻翻[10]。伤薄命兮寡独，内惆怅兮自怜。

注释

①阮瑀生平见《典论·论文》和《寡妇》诗注。

②以上序文，《文选》卷十六晋潘岳《寡妇赋》"昔阮瑀既殁，魏文悼之，并命知旧作寡妇之赋"句，唐李善注引"魏文帝《寡妇赋》序"作"陈留阮元瑜，与余有旧，薄命早亡，故作斯赋，以叙其妻子悲苦之情，命王粲等并作之"。《艺文类聚》辑录时有删略，张溥辑录时不察。

③惟：发语词。生民：百姓，此处指活着的人。

④在：一本作"于"。

⑤俛："俯"的异体字，低头。

⑥三辰：日、月、星的合称。周：环绕运行。递照：顺次序照耀，此句说日夜的递换。

⑦运：运转。代臻（zhēn 针）：互相替代而来，此句说年月季节的替代。

⑧微霜：秋冬季节的薄霜。《楚辞·七谏·自悲》："微霜降之蒙蒙。"陨：降落。集庭：布满庭院。

⑨改节：改换季节。时寒：时令已经寒冷。

⑩翻翻：上下飘飞，纷纷扬扬。《楚辞·九章·悲回风》："漂翻翻其上下兮。"

【今译】

陈留阮元瑜早逝，每当想到他留下的妻子儿女，没有不凄怆伤心的，因此写了这篇赋。

活着的人生活已够艰难，作寡妇的心中更是悲伤。人们或许还有快乐的时候，只有我哀愁没有依傍。抚养子女我时常叹息，低声下气

辛苦对谁言讲？日月星辰日夜地流转，寒来暑往年月不停地替换。炎热的夏天已经苦于太长，转眼又是漫漫的秋夜凄凉。薄霜降临布满了庭院，燕雀匆匆飞过奔向南方。秋天去了冬天又已来临，时节改变天气逐渐变寒。流水凝结成了冰冻，雪花满天飘舞纷纷扬扬。哀叹自己命薄成了孤寡，顾影自怜心中充满惆怅。

出妇赋

【题解】

曹丕曾写过《代刘勋妻王氏作》诗，对因无子而被丈夫无理休弃的妇女表示了深切的同情。汉末建安时期，战争动乱给人们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妇女的痛苦更加突出。由战乱引起的家室离怨、妇女哀伤成了当时重要的社会问题之一。随着封建宗法礼教的被冲击否定，这些问题受到了作家极大的关注。建安作家如曹丕、曹植、王粲、徐干、丁仪等，都不约而同地写了《寡妇赋》、《寡妇》诗、《离妇》诗和《出妇赋》等作品，表现了此时期文学创作的一种前所未有的自觉进取精神。

出妇，又称出妻。封建宗法制度从男尊女卑的立场出发，为丈夫与妻子离婚制造了七种借口，称为“七出”，亦称“七去”。据《仪礼·丧服》“出妻之子为母”句唐贾公彦疏，这“七出”是：一无子，因其绝后；二淫佚，因其乱族；三不事舅姑（公婆），因其逆德；四口舌，因其离亲；五盗窃，因其反义；六妒忌，因其乱家；七恶疾，因其不可同居共食。又《大戴礼记·本命》：“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盗窃去。”从赋中“信无子而应出”句，可以看出赋是表现对无子而被休弃的妇女的同情。与《代刘勋妻王氏作》诗作于同时。

赋见《艺文类聚》卷三十《人部十四·别下》。

【原文】

念在昔之恩好，似比翼之相亲[1]。惟方今之疏绝[2]，若惊风之吹尘。夫色衰而爱绝[3]，信古今其有之。伤茕独之无恃[4]，恨胤嗣之不滋[5]。甘没身而同穴[6]，终百年之常期[7]。信无子而应出[8]，自典礼之常

度[9]。悲谷风之不答[10]，怨昔人之忽故[11]。被人门之初服[12]，出登车而就路。遵长途而南迈，马踌躇而回顾。野鸟铩而高飞[13]，怆哀鸣而相慕。抚骓服而展节[14]，即临沂之旧城[15]。践麋鹿之曲蹊[16]，听百鸟之群鸣。情怅恨而顾望，心郁结其不平[17]

注释

①比翼：比翼鸟。《山海经·海外南经》："比翼鸟在（结胸国）其东，其为鸟青赤，两鸟比翼。"又《西次三经》："（崇吾之山）有鸟焉，其状如凫，而一翼一目，相得乃飞。"因每鸟仅一翼一目，只有双鸟在一起，才能飞行，后人借其不比不飞的特点，比喻夫妻合好形影不离。有时亦用来比喻朋友。三国魏曹植《送应氏》："愿为比翼鸟，施翮起高翔。"

②方今：原本作"方日"，于文意不通。今据章经济堂本，《艺文类聚》改。

③爱绝：一本作"爱弛"。容颜衰老，失去宠爱。《韩非子·说难》："弥子瑕色衰爱弛，得罪于君。"

④茕（qiong 穷）独：孤独。恃（shì 是）：依靠。

⑤胤（yìn 印）嗣：后代。滋：滋生；繁衍。

⑥没身：死后。同穴：同葬。

⑦此句说白头偕老。

⑧此句参见《题解》。

⑨典礼：法典礼仪。常度：常规。参见《题解》。

⑩谷风：此处有双关之意，一指山谷之风，一指《诗经·邶风·谷风》。这是一首女主人公诉说丈夫喜新厌旧，没有情义，自己被无端遗弃的诗篇，是《诗经》中著名的弃妇诗之一。"谷风"在《诗经》中表示暴怒，亦隐指丈夫。不答：不答理。

⑪昔人：指丈夫。忽故：忽然变故。

⑫被：披；穿。人门：指初嫁时进夫家之门。初服：指嫁衣。

⑬铩（shā 杀）：鸟类羽毛摧残掉落称为"铩羽"。一般用来比作受挫折，失意。

⑭骓（fēi 飞）服：古代把驾在车中间的马称为"服"，两边的马称为"骓"或"骖"。骓服泛指车驾。展节：车辆启程前进。

⑮临沂：临近沂水。沂水在今山东境内。旧城：犹言旧乡，指娘家。

⑯此句说走的是麋鹿经过的曲曲弯弯的小路。

⑰郁结：盘绕，不舒展。

【今译】

想当初我们夫妻情厚恩深，像比翼鸟一样相爱相亲。谁想到如今这样疏远隔绝，如同狂风吹散了一地埃尘。姿色衰退恩爱自然会改变，谁的命运结果都相同不论古今。悲伤的是从此我将孤独没有依靠，没有生儿育女是我被怨恨的原因。本想心甘情愿夫妻同生共葬，白头偕老度过幸福的一生。谁知没有子嗣理当要被休弃，这是礼教的规定谁也无法变更。对着迎面的谷风悲哀无人答理，埋怨夫君转眼间就断然变心。穿上当初新婚入门时的衣裙，走出门来登上车辆启程。沿着漫长的道路朝南前进，马儿踌躇不前回首频频。野外的鸟儿羽毛摧损仍在高飞，雌雄凄怆哀鸣谁也不愿离分，手抚摸着车驾慢慢地前行，转眼便来到临近沂水的家门。踏着野鹿走过的弯弯小路，听着百鸟相鸣悦耳的声音。心情悲怨惆怅我时时回头遥望，说不尽的郁结在胸我愤愤不平。

愁霖赋

【题解】

霖，一般指久下不止的雨。《左传·隐公九年》："凡雨，自三日以往为霖。"

从赋中"将言旋乎邺都"句看，本篇大概作于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邺县本为冀州治所，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曹操击败袁绍幼子袁尚后，占据邺县，自领冀州牧。至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建铜雀台，改称邺都。建安十八年，汉献帝以冀州十郡封曹操为魏公，邺都始称魏都。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曹操去世，同年曹丕称帝，营建洛阳宫，随即迁都洛阳，邺都改称魏京。

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十月，曹操南征东吴孙权，曹丕、曹植兄弟都随军出征（见《临涡赋序》），第二年夏四月返回邺都。曹植《愁霖赋》首句"迎朔风而爰迈兮，雨微微而逮行"，便是当时情景的写照。赋当作于返回邺都途中。同题作者除曹丕兄弟外，尚有应玚。

赋见《艺文类聚》卷三《天部下·雨》。赋已不全。

【原文】

脂余车而秣马[1]，将言旋乎邺都[2]。玄云暗其四塞[3]，雨濛濛其袭予[4]。途渐洳以沉滞[5]，潦淫衍而横湍[6]。岂在余之惮劳[7]，哀行旅之艰难。仰皇天而太息[8]，悲白日之不旸[9]。思若木以照路[10]，假龙烛之末光[11]。

注释

①脂：油膏。此处作动词，用油膏涂抹车轴。《诗经·邶风·泉水》："载脂载辖，还车言迈。"秣（mò 末）：草料，此处作动词，把马喂饱。

②旋：旋师；回师。

③玄云：乌云。四塞：四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旁魄四塞。"

④予：我，此处指魏军。

⑤渐洳（rù 入）：水逐渐浸入。沉滞：水停留阻塞。

⑥潦（lǎo 老）：雨大而积水过多。淫衍：水过多溢出地面。横湍（tuān 团阴平）：横流。

⑦惮劳：害怕劳累。

⑧皇天：对天的尊称。东汉许慎《五经异义》引《尚书说》："天有五号：尊而君之，则曰皇天；元气广大，则曰昊天；仁覆闵下，则曰旻天；自上监下，则曰上天；据远视之苍苍然，则曰苍天。"太息：长声叹息。《楚辞·九怀·昭世》："高太息兮自怜。"

⑨旸（yáng 羊）：本指日出，亦指天晴。《尚书·洪范》："曰雨曰旸。"

⑩若木：原本作"著水"，于义不顺。今据《艺文类聚》卷三改。古代神话传说中一种光华照地的树木。《山海经·大荒北经》："大荒之中，有……灰野之山，上有赤树，赤华（花），名曰若木。"晋郭璞注："生昆仑西，附西极，其华光赤下照地。"《楚辞·离骚》："折若木以拂日兮。"

⑪龙烛：古代神话传说中烛龙口中的烛，详《山海经·大荒北经》。《楚辞·天问》："日安不到？烛龙何照？"末光：剩余的光。

【今译】

把车轴涂满了油，喂饱了我们的马。我军已经凯旋，向着邺都进发。乌云在天际散开，向四野迅速铺排。大雨滂沱如注，阵阵朝我们袭来。路上的水汇集不休，溢出路面四处横流。难道是我害怕辛苦劳累，是为行进的队伍发愁。仰头对着天空叹息，为何白天不见阳光？希望取来若木照明，再借助龙烛剩余的光芒。

喜霁赋

【题解】

霁(jì 计),雨后初晴。

《艺文类聚》卷二《天部下·霁》引《魏略》:"延康元年,大霖雨五十余日。魏有天下,乃霁。将受大祚之应也。"《初学记》卷二引《魏略·五行志》,"大祚"作"大禅"。

曹丕于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嗣位为魏王,改年号为延康元年。同年十月,汉献帝禅位于曹丕,改年号为黄初元年。赋中"厌群萌之至愿,感上下之明神",说明他已经作好了受禅的心理准备。赋当作于正式即位之前,表现了接到诏令后从南方到许昌途中喜悦迫切的心情。曹植《喜霁赋》当作于同时,其中"指北极以为期,吾将倍道而兼行",也是曹丕心情的写照。

赋见《艺文类聚》卷二《天部下·霁》。赋已不全。

【原文】

乃命驾而言归①,启吉日而北巡②。厌群萌之至愿③,感上下之明神④。密云兴之坱圠⑤,甘雨降以洒尘,既洒尘而为途,唯平路之未晞⑥。激清风以漂潦⑦,发皎日之阳晖⑧。振余策而长驱⑨,忽临食而忘饥⑩。

注释

①据《三国志·魏志·文帝纪》,曹丕于延康元年(公元220年)六月南征孙权,秋七月大军至谯县,冬十月行至曲蠡。此间汉献帝召集公卿大臣,使兼御史大夫张音持节杖奉玺绶禅位曹丕(参见《让禅表》注)。"命驾而言归"即指曹丕奉诏而行。言:语助词。

②北巡:指向许昌进发。三国魏曹植《喜霁赋》"指北极以为期"意同。

③厌:满足。群萌:民众。主要指朝中及左右劝进的大臣。参见《让禅表》注。

④上下:指汉献帝和王公大臣。明神:明智;英明。

⑤坱圠(yǎng yà 养压):原本作"坱北",《全三国文》卷四,《汉魏六朝名家集

初刻》卷一皆作“坱圠”。按“坱圠”是。汉贾谊《鹏鸟赋》:“坱圠无垠。”意为无边无际。今据改。

⑥晞(xī西):晒干。

⑦漂潦:把积水漂散。

⑧阳晖:太阳的光辉。晖同“辉”。

⑨策:马鞭。

⑩本句后,《全三国文》卷四、《汉魏六朝名家集初刻》均有“思寄身于鸿鸾,举六翮而轻飞”十二字。按此十二字见《文选》卷二十七石季伦(崇)《王明君词》“愿假飞鸿翼,乘之以遐征”句,唐李善注引“魏文帝《喜霁赋》曰”。然此十二字在文中的位置很难确定,不一定是在文后。

【今译】

于是命令车驾归去,选择吉祥的日子北行。为满足群臣至诚的心愿,为感谢天地上下的神明。密云升起来无边无际,甘霖降下来洒扫路尘。已经洒扫出平坦的道路,只是水气还没有完全干净。激扬起清风把积水漂散,焕发出太阳皎洁的光明。挥动手中的鞭子驱马向前,面对食物也没有饥饿的心。

弹棋赋

【题解】

弹棋是古代一种仿照蹴鞠(cù jū促居),即古代足球活动的棋类游戏。据《古今图书集成·艺术典》卷八百一十一引《弹棋经序》,汉武帝喜好蹴鞠,东方朔进献弹棋,改变了他的爱好。而晋傅玄《弹棋赋序》则说,汉成帝好蹴鞠,刘向认为这种活动劳累人体,不适合帝王,于是仿照蹴鞠的规则作了弹棋。(另见晋葛洪《西京杂记》卷二)这些传说虽有不同,但弹棋兴起于西汉,则是可以肯定的。《后汉书·梁冀传》:“性嗜酒,能挽满、弹棋。”唐李贤注引《艺经》:“弹棋两人对局,白黑棋子各六枚。先列棋相当,更先弹也。其局以石为之。”《文选》卷四十二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弹棋间设”句,唐李善注引《艺经》:“棋正弹法,二人对局,白黑棋各六枚。先列棋相当,更先控。三弹不得,各去控一棋先补解。”这种游戏由棋盘、棋子、石箭三部分组成。棋

盘类似足球场地，双方轮流用石箭“弹”对方棋子，至取胜而已。唐代增至每方十二枚棋子。宋以后由于象棋兴起，弹棋逐渐被淘汰。参见宋沈括《梦溪笔谈》卷十八。

曹丕自幼多才多艺。除喜欢游猎外，最爱好的活动便是弹棋。《典论·自序》说：“余于他戏弄之事少所喜，唯弹棋略近其巧，少为之赋。”《世说新语·巧艺》：“弹棋自魏宫内用妆奁戏，文帝于此戏特妙。用手巾角拂之，无不中。”宋陆游《老学庵笔记》记载“大名龙兴寺佛殿有魏宫玉弹棋局，上有‘黄初中’刻字”，都说明曹丕和弹棋的密切关系。

曹丕自言“少为之赋”，上引《世说新语·巧艺》语，近人李详引《弹棋经后序》说：“至献帝建安中，曹（操）公执政，禁阃幽闭，至于博弈之具，皆不得妄置宫中。”曹操为丞相在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则此赋当作于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曹丕20岁以前。三国魏丁廙亦有《弹棋赋》，似与曹丕同时而作。清严可均《全三国文》卷四从《太平御览》卷七百五十五引“文石为局，金碧其精；隆中夷外，理致肌平”四句为曹丕作，《艺文类聚》卷七十四作丁廙《弹棋赋》文，原本据删。

赋见《艺文类聚》卷七十四《巧艺部·弹棋》。

【原文】

惟弹棋之嘉巧[1]，邈超绝其无俦[2]，苞上智之弘略[3]，允贯微而洞幽[4]。局则荆山妙璞[5]，发藻扬晖[6]，丰腹高隆，庳根四颓[7]。平如砥砺[8]，滑若柔荑[9]。棋则玄木北干，素树西枝[10]。洪纤若一，修短无差[11]。象筹列植[12]，一据双螭[13]。滑石雾散[14]，云布四垂[15]。然后直扣先纵[16]，二八次举[17]；缘边间造[18]，长邪迭取[19]。尔乃详观乎变化之理[20]，屈伸之形[21]。联翩霏绎[22]，展转盘萦[23]。或暇豫安存[24]，或穷困侧倾[25]；或接党连兴[26]，或孤据偏停[27]。于是观者莫不虚心竦踊[28]，咸侧息而延伫[29]。或雷抃以大噱[30]，或战悸而不能语[31]。

注释

①嘉巧：美好巧妙。

②邈（miǎo 秒）：远。超绝：超群绝伦的省写。无俦：没有可比的。

③苞：同包，包括。《庄子·天运》：“充满天地，苞裹六极。”上智：大智慧。

《韩非子·五蠹》："微妙之言，上智所能知也。"弘略：大的韬略。

④允：允当；确信。贯微：贯彻细微。参见《戒盈赋》注⑤。洞幽：洞察出深奥的道理。

⑤局：棋局；棋盘。妙璞：据《韩非子·和氏》，春秋时楚人卞和在荆山得到一块璞玉，就是有名的和氏璧。此句说棋盘是用玉石做成。参见《题解》引宋陆游《老学庵笔记》。

⑥发藻：显示出玉石的纹彩。扬晖：散发出玉石的光辉。

⑦"丰腹"二句：弹棋棋盘中部高出，四边低平。东汉蔡邕《弹棋赋》："丰腹敛也。"三国魏丁廙《弹棋赋》："隆中夷（平）外。"庳（bēi 悲）根：低下的部位。四颓：四边低平。宋阮阅《诗话总龟》卷二十八引《古今诗话》："弹棋……其局方二尺，中心高如覆盂，其巅为小壶，四角微起。李商隐诗云：'玉作弹棋局，中心最不平。'谓其中高也。（白）乐天诗云：'弹棋局上事，最妙是长斜。'谓抹角长斜，一发过半局。"

⑧砥砺（dǐ lì 抵利）：磨刀石。此处比喻平坦。

⑨柔荑（tí 提）：柔软的荑草，古时用来比喻女性的手白皙细嫩。《诗经·卫风·硕人》："手如柔荑。"此处喻光洁。

⑩玄木：黑木。素树：白木。因棋子分黑白两色，做棋子的材料亦选用黑白两色。

⑪洪纤：大小。修短：长短。形容棋子尺寸大小一致，无丝毫差别。

⑫象筹：象牙做的筹码，以记输赢。列植：排列插放。

⑬据：占据；插放。螭（chī 痴）：古代传说中一种龙形动物。此句说筹码整齐插放在雕有螭龙形状的容器里。因双方各一，所以说"双螭"。

⑭滑石：一种起润滑作用的石粉。雾散：像粉雾一样散开在棋盘上。三国魏丁廙《弹棋赋》："粉石雾散。"

⑮此句说像白云一样分布四边。

⑯直扣：直接扣杀。先纵：首先纵兵。都是弹棋术语。

⑰二八：按"八"当作"六"，因字迹磨损致误。魏以前弹棋棋子双方各六枚，参见《题解》引《艺经》。《艺文类聚》卷七十四《巧艺部·弹棋》引三国魏丁廙《弹棋赋》："列数二六，取象官军。"近人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巧艺》："嘉锡案：'黑白棋各六枚者，一人之棋也。两人则二十四枚。'"

⑱缘边：沿着边沿靠近对方。造：接近。

⑲此句说长距离地从斜线双双进攻对方。邪同"斜"。

⑳尔乃：于是就。

㉑屈伸：退却和进攻。

㉒联翩：齐头并进。霍（huò 货）：飞动的声音，比喻快捷。

㉓此句说反复迂回包抄进攻。

㉔暇豫：悠闲怡乐。《国语·晋语二》："主孟啗我，我教兹暇豫事君。"三国吴韦昭注："暇，闲也；豫，乐也。"此句说棋局有时处于对峙和平状态。

㉕此句说棋局有时处于困难危险状态。侧倾：危险。

㉖接党：形成阵势。连兴：同时并进。

㉗孤据：独立据守。偏停：在偏远的地方停止不前。

㉘虚心：把心悬吊起来，形容因担心而紧张。竦踊：伸长脖子，踮起脚跟，形容踊跃关注的样子。

㉙咸：都；全。侧息：屏住呼吸。延伫：长时间在原地不动。此句形容因被棋局吸引而精神集中。

㉚雷抃（biàn 便）：雷一样的掌声。《文选·长笛赋》唐李善注引《说文》："抃，抚手也。雷抃，声如雷也。"抃：原本作"柞"，章经济堂本作"抃"，《艺文类聚》《全三国文》卷四，《汉魏六朝名家集初刻》卷一同，今据改。大噱（jué 决）：大笑。

㉛战悸：因担心而害怕。

【今译】

大概只有弹棋才称得上巧妙美好，超群绝伦其它游戏远难和它比较。它包括了最深的智慧中弘大的韬略，确实是贯穿事物的细微洞察奥妙。棋盘是荆山产的玉石制成，显现散发出独特的纹彩和光耀。棋盘的中部丰满高高隆起，其它的部位向四边倾斜环绕。它平坦如磨刀的石头，它光洁如柔嫩的荑草。棋子选用朝西北生长的黑木白木，一样大小粗细不差分毫。象牙做的筹码排列插放，整齐地装在雕制的螭形玉套。滑石粉末像雾气一样散开，又如白云般在棋盘四边粘牢。然后直接扣杀先期遣兵，十二枚棋子互相向对方弹跳。有时沿边缘间接靠近袭击对方，有时从斜线长距离地双双进讨。有时仔细观察错综变化的战局，以及后退和进攻的形势机巧。有时齐头并进络绎不绝，有时迂回进攻曲线围剿。有时棋局因对峙而安稳和平，有时又因失利而穷愁潦倒。有时排成阵势连连兴兵，有时又困守边缘独据孤岛。四周观看的人莫不胆悬心跳，大家都屏住呼吸不敢动摇。突然间雷鸣般地拍手大笑，一会儿又担心害怕静静悄悄。

又

【题解】

原本附及十六字，见《太平御览》卷七百五十五《巧艺部十二·弹棋》，引作“王粲《弹棋赋》曰”。又《艺文类聚》卷七十四《巧艺部·弹棋》，引作“魏丁廙《弹棋赋》曰”，皆非曹丕之作，张溥误辑。清严可均《全三国文》卷四，近人丁福保《汉魏六朝名家集初刻》卷一沿袭而不察。今仅录原文，以备查对，不再注译。

【原文】

文石为局，金碧齐精。隆中夷外，理致肌平。

玛瑙勒赋　有序

【题解】

玛瑙，一种玉髓矿物，主要成分是氧化硅，有光泽，颜色美丽，质地坚硬耐磨，品类较多，亦称“马脑”、“码瑙”。这是一篇咏物赋，对用玛瑙做的马勒从色泽质地、良工巧制、饰勒等方面作了铺排描写。王粲、陈琳都有同题赋作。陈琳《马脑赋序》：“五官将得马脑以为宝勒，美其英采之光艳也，使琳赋之。”按曹丕为五官中郎将在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春正月至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冬十月。王粲、陈琳都殁于建安二十二年春，则赋不会作于是年。据《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曹操于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三月西征张鲁，自武都入氐。四月，自陈仓（今陕西宝鸡东）出散关至河池（今甘肃徽县），秋七月，“公军入南郑，尽得鲁府库珍宝”。自此以后，凉州一带平定，与西域的交通开始恢复，西域诸国贡献直达邺都。曹操于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春二月还军邺都。曹丕此赋，当作于是年。

赋见《北堂书钞》卷一百二十六，《艺文类聚》卷八十四《宝玉部下》。

【原文】

玛瑙，玉属也。出自西域[1]。文理交错，有似马脑，故其方人因以名之[2]。或以系颈，或以饰勒[3]。余有斯勒，美而赋之，命陈琳、王粲并作[4]。其辞曰：

有奇章之珍物[5]，寄中山之崇冈[6]。禀金德之灵施[7]，含白虎之华章[8]。扇朔方之玄气[9]，喜南离之焱阳[10]。歙中区之黄采[11]，曜东夏之纯苍[12]。苞五色之明丽[13]，配皎日之流光。命夫良工，是剖是镌[14]。追形逐好[15]，从宜索便[16]。乃加砥砺[17]，刻方为圆。沈光内灼[18]，浮景外鲜[19]。繁文缛藻[20]，交采接连[21]。[奇章异采，的皪其间。]嘉镂钖之盛美[22]，感戎马之首饰[23]。图兹物以攸宜[24]，信君子之所服[25]。尔乃藉彼朱鬣[26]，华勒用成[27]。骈居列跱[28]，焕若罗星[29]。

注释

①出自西域：西域，原本作"西役"，于意不合，今据《艺文类聚》等改。《三国志·魏志·乌丸鲜卑东夷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西域旧图》："大秦多玛瑙。"晋王嘉《拾遗记》："玛瑙，石类也，南方者为之胜。"其说不一，录以备考。

②方人：当地的人。

③饰勒：勒，马络头有嚼口的为勒，无嚼口的为羁。饰勒就是用玛瑙之类玉石装饰勒。三国魏王粲《马瑙勒赋》："于是乃命工人，裁以饰勒。"

④陈琳、王粲见《典论·论文》注。陈琳赋见《太平御览》卷三百五十八，《北堂书钞》卷一百二十六，清严式诲校刊本《韵补》卷二至卷五。王粲赋见《艺文类聚》卷八十四《宝玉部下》。

⑤奇章：奇特的纹理。

⑥崇冈：高峻的山冈。

⑦禀：禀赋；具有。金德：金属的性能品德。灵施：灵气施为。

⑧白虎：白色的老虎，其皮毛纹理特别清晰明显。华章：华丽的纹理。

⑨扇：同"散"；散发。朔方：北方。玄气：神秘的气息，一般指自然界固有的元气。汉《郊祀歌·齐房》："玄气之精，回复此者。"

⑩南离：离是《易经》的卦名，其方位在南，古代称南方为南离。《古文苑》卷五东汉张衡《髑髅赋》："取耳北坎，求目南离。"宋章樵注："离，南方火；火外景，故目属之。"焱（yàn 艳）：光华。

⑪歙（xì 细）：吸收；吸取。中区：中原地区，指中原一带。黄采：黄色。古代阴阳五行说以五色配金木水火土五行和东南西北中五方。因土居中，故以黄色为

中央正色。

⑫曜:闪耀。东夏:古代中国称夏,东夏即中国的东部。《尚书·微子之命》:"庸边尔于上公,尹兹东夏。"

⑬苞:同"包",含有。五色:青黄赤白黑。此处泛指各种颜色。

⑭是剖是镌:是,助词。剖,划开。镌(juān 娟):凿刻。

⑮追形:追求形状优美。逐好:讲求效果完善。

⑯从宜索便:根据材料的大小、形状、色彩纹理因材适宜地制作。

⑰砥砺(dǐ lì 抵利):打磨光滑。

⑱沈光:自然潜在的光彩,沈同"沉"。灼:闪耀。

⑲浮景:浮动的光影,景同"影"。

⑳繁文缛藻:繁盛丰富的文采。

㉑交采:各种色彩交错相连。

按:《太平御览》卷三百五十八《兵部八十九·勒》引"魏文帝《马脑勒赋》"于此句后有"奇章异采,的皪其间"八字,《全三国文》卷四作"奇章□□,的皪其间","异采"二字缺。

㉒镂钖(yáng 阳):镂,雕刻。钖,一种金属制的装在马额上的饰物。《诗经·大雅·韩奕》:"钩膺镂钖。"东汉郑玄笺:"眉上曰钖,刻金饰之,今当卢也。"

㉓戎马:战马。首饰:头饰,指玛瑙勒。

㉔攸(yōu 优)宜:适宜。

㉕服:用。

㉖尔乃:于是。藉:借助。朱罽(jì 计):用红色丝物编结的带子。此句说用红色丝带把玛瑙缀在勒上。

㉗用成:完成。

㉘骈(pián 胼):对偶。跱(zhì 志):原意为站立,此处为排列。此句说成双成对排列装饰。

㉙罗星:像星星一样地罗列。此句后张溥注:"《北堂》误载数语,蒙作陈琳,今合《艺文》《御览》正之。"

【今译】

玛瑙是玉石的一个种类,出产在西域一带。它的纹理交错,好像马的脑髓,所以当地的人这样称呼它。可以把它挂在脖子上,亦可以用它来装饰马勒。我有一条用玛瑙装饰的马勒,因为它的美好而赋咏它,并让陈琳、王粲同作。赋辞是:

你是有奇特纹理的宝物，寄托生长在山中高冈。你具有金属的性能和作用，含有白虎皮毛清晰的花斑。你散发出北方神秘的气息，你喜欢南方温暖柔和的阳光。你吸取中原颜色明净的正黄，又闪耀着东方颜色的青苍。你苞孕各种颜色的清明华丽，还配合皎日流动的光芒。命令那些能工巧匠解剖雕刻，让它形象完好式样美观。因材制作就便取样，打磨光洁变方为圆。潜在的光彩因此得以闪现，流动的色泽因此更加光艳。文采繁茂交错相连，（奇特的亮光隐现其间。）嘉许雕镂的额饰优美，感叹战马的装扮空前。想到它们是多么合用适宜，确实可以和君子相伴。于是借助朱红的丝带，把玛瑙相连成串，让它们排列装点在马头两边，像天上的星星一样灿烂。

车渠椀赋　有序

【题解】

车渠，一种玉石。《艺文类聚》卷八十四《宝玉部下》引《广雅》说："车渠，石次玉也。"又引《广志》说："车渠出大秦国及西域诸国。"自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三月曹操西征张鲁，凉州一带平定后，汉与西域的交通开始恢复，西域诸国的贡献亦先后至邺都。本篇写作的背景和时间当与《玛瑙勒赋》相同，曹植、王粲、徐干、应玚都有同题之作。

椀，《说文解字·皿部》作"盌"，一种小盂。车渠椀即车渠玉石作的小盂。

赋见《艺文类聚》卷八十四《宝玉部下·车渠》《太平御览》卷八百零八。赋已不全。

【原文】

车渠，玉属也。多纤理缛文[1]。生于西国[2]，其俗宝之[3]。

惟二仪之普育[4]，何万物之殊形[5]。料珍怪之上美[6]，无兹椀之独灵。苞华文之光丽[7]，发符采而扬荣[8]。理交错以连属[9]，似将离而复并[10]。或若朝云浮高山，忽若飞鸟厉苍天。夫其方者如矩，圆者如规。稠希不谬[11]，洪纤有宜[12]。

注释

①纤理:纤细的纹理。缛文:繁富的文采。

②西国:指西域一带的国家。

③《太平御览》卷八百零八《珍宝部七·车渠》引古赋此句下有"小以系颈,大以为器"八字,《全三国文》卷四辑为魏文帝赋。

④二仪:亦作"两仪",指天和地。《易·系辞上》:"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

⑤殊形:特殊的形态。

⑥料:估计。珍怪:珍奇。上美:最好的。

⑦苞:含。华文:华美的文采。光丽:光鲜美丽。

⑧发:焕发。符采:玉石的纹理色彩。扬荣:散发光辉。荣:原本作"劳",于义不合,今据《艺文类聚》卷八十四改。

⑨理:纹理。

⑩此句说纹理若断若续,似要分开,又连在一起。

⑪稠希:指纹理分布均匀。希同"稀"。不谬:不差。

⑫洪纤:指纹理粗细适宜。

【今译】

车渠,是玉石的一个种类,有许多纤细的纹理和繁富的文采。出产在西域一带的国家,当地人都很宝贵它。

你是经天地孕育而生的奇物,在万物中有特别不同的形态。想必在最珍奇的宝物里面,没有谁比得上你灵异气派。你蕴含的文采光鲜美丽,散发出独特的纹理光彩。纹理交错有致相互连接,好像要分离又聚合拢来。有的如朝云从高山轻盈而出,有的如飞鸟在苍天急速离开。方形的如矩,圆形的如规。纹理细密均匀,没有差别;粗细适宜,合理安排。

玉玦赋

【题解】

玦(jué 绝),古代一种玉器,成环形,一边有缺口。玉玦一般作为

衣裳的饰物，常随身佩带。

据《三国志·魏志·钟繇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魏略》："太祖（曹操）征汉中，太子（曹丕，时未为太子，此系后人追加。）在孟津。闻钟繇有玉玦，欲得之而难公言。密使临淄侯（曹植）转因人说之，繇即送之。"曹丕《与钟繇谢玉玦书》谓"邺骑既到，宝玦初至。捧跪发匣，烂然满目。猥以蒙鄙之姿，得观希世之宝。……谨奉赋一篇，以赞扬丽质"。表现了他得到玉玦后的欣喜。赋即为收到玉玦后所作，时在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

赋见《艺文类聚》卷六十七《衣冠部·玦佩》。赋已不全。

【原文】

有昆山之妙璞[1]，产曾城之峻崖[2]。嗽丹水之炎波[3]，荫瑶树之玄枝[4]。包黄中之纯气[5]，抱虚静之无为[6]。应九德之淑懿[7]，体五材之表仪。

注释

①有：语首助词。昆山：昆仑山。古代传说中的昆仑山不止一处，此指众神居住的西北昆仑。《史记·大宛传》太史公曰引《禹本纪》："河出昆仑。昆仑其高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淮南子·地形训》："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为名山。掘昆仑虚以下地，中有增城九重。"璞：未曾雕琢的玉石。

②曾城：亦作"增城"，在昆仑山。参见注①。《楚辞·天问》："增城九重，其高几里？"

③嗽（sòu 漱）：同"漱"，洗涤；沐浴。丹水：《吕氏春秋·召类》："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按此丹水不必实指，抑或含有矿物成红色的水，下文"炎波"即温泉之水可证。

④荫：遮蔽。瑶树：玉树。《淮南子·地形训》："（昆仑），碧树、瑶树在其北。"

⑤包：蕴含。黄：五色中黄色为中和平允之色，古人常用来比喻人内德的美好。《易·坤卦·文言》："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理，美在其中。……美之至也。"

⑥虚静无为：这是道家抱朴守静的观点。虚静使人身心空虚宁静，不存杂念，亦不失其真纯自然；无为则顺从自然规律，不违天理。《老子·道经》第二十章："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⑦九德：九种品德。《逸周书·常训》："九德：忠、信、敬、刚、柔、和、固、贞、顺。"此处泛指各种美好的品德，以喻其完美。淑懿（yì 义）：善良美好。

⑧体：体现。五材：五种才干。《六韬·论将》："太公曰：'所谓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此处泛指具备各种才能。表仪：表率；仪表。

【今译】

你是昆仑山蕴藏的一块璞玉，生长在增城险峻的崖边。沐浴着丹水温热的水波，庇护在瑶树的青枝下面。你笼罩着正黄纯洁的气息，抱定清静无为顺应自然的主张。合符九种美德的圆满完善、体现五种才干的仪表规范。

柳　赋　有序

【题解】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二月，曹操进军黎阳击袁绍，两军对峙。十月，大败袁绍于官渡（今河南中牟东北）。曹丕当时年仅14岁，随军征讨时，种植柳树。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曹丕经过此地时，柳树已成抱，而当年跟随左右的人，有不少已不在人世。《诗经·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其中时过境迁，物在人亡，睹物伤情的思想感情，在赋中有深刻的体现。而赋中"丰弘阴而博覆兮，躬恺悌而弗倦"，对柳树广施兼覆品格的赞美，则明显地表达了他荫庇天下的抱负。

同题作者还有王粲、陈琳、应玚。王粲《柳赋》"昔我君之定武，致天届而徂征。元子从而抚军，植佳木于兹庭。历春秋以逾纪，行复出于斯乡"，与本赋《序》所述同。从赋中"于是曜灵次乎鹑首"句看，赋当作于是年五月。

赋见《艺文类聚》卷八十九《木部下·杨柳》《初学记》卷二十八，《太平御览》卷九百五十七。

【原文】

昔建安五年，上与袁绍战于官渡[1]。时余始植斯柳[2]。自彼迄今，十有五载矣。左右仆御已多亡[3]，感物伤怀，乃作斯赋曰：

伊中域之伟木兮④，瑰姿妙其可珍⑤。禀灵祇之笃施兮⑥，与造化乎相因⑦。四时迈而代运兮⑧，去冬节而涉春。彼庶卉之未动兮⑨，固肇萌而先辰⑩。盛德迁而南移兮⑪，星鸟正而司分⑫。应隆时而繁育兮⑬，扬翠叶之青纯⑭。修干偃蹇以虹指兮⑮，柔条阿娜而蛇伸⑯。上扶疏而施散兮⑰，下交错而龙鳞⑱。

注释

①官渡：在今河南省中牟县东北，和古官渡水相临。因曹操和袁绍之间的官渡之战而出名。

②此句《古文苑》卷七三国魏王粲《柳赋》宋章樵注引曹丕《柳树序》作"是时余从行，始植斯柳"。

③仆御：仆人和驾御车马的人，此处泛指随从。

④伊：发语词。中域：域中；国内。《初学记》卷二十八作"中国"。

⑤瑰姿：瑰丽的姿态。可珍：值得珍爱。

⑥禀：禀赋；禀承。灵祇：神灵。笃施：丰厚的施予，犹言得天独厚。

⑦造化：造物主的创造化育。汉贾谊《鹏鸟赋》："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

⑧四时：《初学记》卷二十八作"四气"，《全三国文》卷四同。按四气是，指温、热、冷、寒，为一年四季阴阳变化调和之气。《礼记·乐记》："动四气之和，以著万物之理。"代运：交替运行。

⑨庶卉：一般的花草树木。

⑩固：本来。肇萌：开始萌芽。先辰：先时，指杨柳萌芽抽条比一般植物为早。

⑪盛德：本指人的大德，此指春天旺盛的气息。南移：古代天文家认为斗、牛等七宿司冬，位于北方；井、鬼等七宿司春，配于南方。春来冬去，星宿位置开始变转南移。此句说春天到来。

⑫星鸟：原本作"星星"，据章经济堂本，《初学记》卷二十八改，指星宿。古代星相方士以五行二十八宿各配一鸟，借以推断人事。当一定的星宿在一定的位置时，便会有一定的季节出现。下文"于是曜灵次于鹑首"即此意。司：司掌；执掌。分：划分。

⑬隆时：盛时，指春天阳气隆盛之时。

⑭青纯：青春纯净。

⑮修干：修长的枝干。偃蹇（yǎn jiǎn 眼简）：高耸。《楚辞·离骚》："望瑶台之偃蹇。"虹指：树的枝干像虹一样伸展。

⑯阿那：亦作"婀娜"，柔和美好。

⑰扶疏：枝条朝各方披展。施散：《初学记》卷二十八作"孳散"，茂密地分散。

⑱龙鳞：如龙的鳞片般层迭相连。

【今译】

以前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时，父王与袁绍在官渡作战。当时我才种植了这棵柳树。从那时到现在，已经有十五年了。左右随从的人大多亡故，有感于物事的变迁，心情忧伤，于是写作了这篇赋。

你是一国中雄伟的树材，姿态优美确实值得珍爱。你禀承神灵深厚的施予，与天地造物同时存在。寒来暑往季节四时变换，冬天去了春天已经到来。各种花草树木还在冬眠，你已经走在前面萌芽抽苔。旺盛的春气正逐渐南移，司春的星宿把温暖放开。你顺应季节而生长发育，青春纯洁的翠叶在风中摇摆。修长的树干高扬如虹伸展，柔软的枝条婀娜像蛇徘徊。朝上的枝叶茂密自由舒卷，下面的树皮如龙鳞层迭编排。

【原文】

在余年之二七[1]，植斯柳于中庭[2]。始围寸而高尺[3]，今连拱而九成[4]。嗟日月之逝迈[5]，忽亹亹而遄征[6]。昔周游而处此[7]，今倏忽而弗形[8]。感遗物而怀故[9]，俛惆怅以伤情[10]。

注释

①二七：14岁。曹丕生于中平二年（公元187年），至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正好14岁。

②中庭：庭中。三国魏王粲《柳赋》："元子从而抚军，植嘉木于兹庭。"

③围寸：直径（胸围）一寸。高尺：树高一尺。

④连拱（gǒng 巩）：两手合围，形容树粗壮。九成：九层；九重。数的极限为九，古人常用以形容高，如九重天，九霄云。

⑤逝迈：已经过去。

⑥亹（wěi 尾）亹：行走前进的样子。《楚辞·九辩》："时亹亹而过中兮，蹇淹留而无成。"遄征：急速行走。此句说岁月过得太快。

⑦周游：出游。此处指随军征发。

⑧倏（shū 书）急：疾速。弗形：改变形状。

⑨遗物：指柳树。

⑩俛：同“俯”，低头。

【今译】

在我14岁的那一年，我把你栽种在庭院当中。当时你才粗一寸高一尺，如今却双手合抱高入云空。嗟叹岁月就这样飞逝过去，真是说不出的快速急急匆匆。当年我出征把你在这儿种植，如今你早已是改换了面容。面对着你的存在我怀念故人，低头不语惆怅积满了我的心胸。

【原文】

于是曜灵次于鹑首兮[1]，景风扇而增暖[2]，丰弘阴而博覆兮[3]，躬恺悌而弗倦[4]。四马望而倾盖兮[5]，行旅仰而回眷[6]。秉至德而不伐兮[7]，岂简卑而择贱[8]。含精灵而寄生兮[9]，保休体之丰荫[10]。惟尺断而能植兮[11]，信永贞而可羡[12]。

注释

①曜灵：太阳。《楚辞·天问》：“角宿未旦，曜灵安藏。”宋朱熹集注：“曜灵，日也。”次于：依次于，指所在位置。鹑首：古代星相术语。南方有井、鬼、柳、星、张、翼、轸七宿，称为朱雀七宿。井、鬼处于首位，称为鹑首；柳、星、张居中，称为鹑火；翼、轸居后，称为鹑尾。太阳处于鹑首位置时为五月。

②景风：每年夏至以后暖和的风。《淮南子·天文训》：“清明风至四十五日，景风至。”

③丰：丰富。弘：大。阴：同“荫”，树荫。博覆：大面积地覆盖。

④躬：身体。恺悌（kǎi tì 凯剃）：平易和睦。《左传·僖公十二年》：“恺悌君子，神所劳矣。”此句用柳树喻人，说柳树用自己的身体散布和睦欢乐而不知疲倦。

⑤四马：亦作“驷马”。古代一车四马为一驾，称四马之车。倾盖：倾近车盖，形容亲近、神往。

⑥行旅：来往的行人。回眷：回头眷恋，形容依依不舍。

⑦至德：最高尚的行为道德。不伐：不夸耀。

⑧简：选。简卑择贱，即选择卑贱。

⑨精灵：精明神灵。

⑩休体：休为树荫。休体犹言荫庇；保护。《汉书·外戚传下》：“依构柏之余

休。”丰衍：丰满。

⑪尺断：一尺长的断木。柳性简易，容易扦插成活。此句说柳树生命力强。

⑫永贞：永远保持美好的节操。

【今译】

太阳位于鹑首时正是五月，柔和的风吹得大地温暖一片。你丰满的枝叶把四周荫庇覆盖，散发着和睦欢乐而不知疲倦。车驾到来总要向你身边靠近，来往的行人把你瞻仰不时眷恋。你秉赋高尚的德行从不夸耀，哪里是随波逐流自甘卑贱。你饱含精明神灵寄生于天地，保持浓荫永远丰满不减。哪怕是尺长的断木亦能生长成活，确实是永葆坚贞气节令人钦羡。

槐赋 有序

【题解】

槐是一种季节时序很强，生长较快的乔木，在古人心目中一直保持嘉木的形象。《艺文类聚》卷八十八《木部上·槐》引《周官》：“面三槐，三公位焉。”注：“槐之言怀也。”这个“怀”既有胸怀气度之意，亦有怀念眷思之意。这篇赋借赞颂槐树的美德，表达了“天清和而温润，气恬淡以安治”的太平盛世思想。

同题作者有曹植和王粲。曹植《槐赋》“凭文昌之华殿，森列峙乎端门”，王粲《槐赋》“既立本于殿省，植根柢其弘深”，赋中的殿都指曹丕赋序中的文昌殿。另曹植《魏德论》谓“武帝（曹操）执政日，白雀集于庭槐”（《艺文类聚》卷八十八引）。曹操为魏王在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夏五月，则赋当作于是年或年后。又曹植《王仲宣诔》“我王建国，百司俊乂。君以显举，秉机省闼”。省闼即本赋《序》中提到的登贤门。据清杨晨《三国会要》卷七，登贤门在听政门外，接近内朝。则王粲赋当为侍中值登贤门时作。王粲任侍中在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第二年虽在邺中，而曹丕远在孟津。第三年三月随曹操西征张鲁，至第四年二月还邺，第五年春去世。因而只有建安二十一年夏在邺，与曹丕唱和。据此，本赋作于建安二十一年夏季，当无疑义。

赋见《艺文类聚》卷八十八《木部上·槐》。赋已不全。

【原文】

文昌殿中有槐树[1]，盛暑之时，余数游其下，美而赋之。王粲值登贤门[2]，小阁外亦有槐树，乃就使赋曰[3]。

有大邦之美树[4]，惟令质之可嘉[5]。托灵根于丰壤[6]，被日月之光华。周长廊而开趾[7]，夹通门而骈罗[8]。承文昌之邃宇[9]，望迎风之曲阿[10]。修干纷其淮错[11]，绿叶萋而重阴[12]。上幽蔼而云覆[13]，下茎立而擢心[14]。伊暮春之既替[15]，即首夏之初期[16]。鸿雁游而送节[17]，凯风翔而迎时[18]。天晴和而温润，气恬淡以安治[19]。违隆暑而适体[20]，谁谓此之不怡[21]。

注释

①文昌殿：邺宫正殿。晋左思《魏都赋》："造文昌之正殿，极栋宇之弘规。"

②登贤门：参见《题解》。

③曰：《艺文类聚》卷八十八作"焉"，《全三国文》卷四同。

④大邦：大国。

⑤令质：美好的资质。令：美。

⑥丰壤：肥沃的土壤。

⑦周：围绕。开趾：开基；植根。趾同"址"。

⑧通门：通道。骈罗：相对排列。

⑨承：承接。邃宇：深邃的殿宇。

⑩曲阿：曲折延伸的屋檐。

⑪淮（cuī 璀）错：密集交错，形容枝叶茂密。

⑫重阴：重迭的树荫。阴同"荫"。

⑬幽蔼：幽静和蔼。云覆：像云朵一样覆盖。

⑭茎立：树干挺立。擢（zhuó 茁）心：抽芽。

⑮既替：已经交替，指季节变换。

⑯首夏：初夏。初期：开始。

⑰送节：转换季节。

⑱凯风：《艺文类聚》卷八十八作"凯风"，《全三国文》卷四同。按：凯风是指南风。《诗经·邶风·凯风》："凯风自南，吹彼棘心。"唐孔颖达《毛诗正义》引李巡说："南风长养万物，万物喜乐，故曰凯风。凯，乐也。"《楚辞·远游》："顺凯风

以南游兮。”

⑲气：气候；气温。恬淡：甜美平和。安治：安祥不乱。

⑳违：违背，此处是避开的意思。隆暑：盛暑；炎热。适体：身体舒适。

㉑怡：快乐。

【今译】

文昌殿中有槐树，每当盛夏时，我都要在树下游览几次，因为它的壮美而作赋赞扬它。王粲在登贤门当值，小阁楼外亦有槐树，也让他作赋描写。

你是一国中壮美奇特的树，美好的资质实在可嘉。依托灵异的根须在沃土生息，沐浴着日月星辰明亮的光华。你沿着长廊扎根生长，并排护持通道如同仪仗。面对迎风曲伸的屋檐，连接着文昌深远的殿堂。修长的枝条密集交错，碧绿的叶片布下浓荫。上端的枝叶幽静和蔼如云，下面的茎干挺立新芽萌生。晚春的季节已迅速过去，初夏的阳光开始照临。鸿雁高飞送来一个时节，南风温和带来新的温馨。天气晴和充满温暖湿润，气候恬淡到处吉祥安宁，避开炎热的夏天身心安逸舒适，谁能说这不是最大的快乐欢欣。

莺 赋 有序

【题解】

这是一篇咏物小赋。

汉末赵壹《穷鸟赋》借穷困的鸟“思飞不得，欲鸣不可。举头畏触，摇足恐堕。内怀怖急，乍冰乍火”，来抨击封建黑暗政治，对被迫害者表示同情。曹丕此赋取意相同，借笼中黄莺被人管束，失去自由，表现对弱小者的怜悯。

王粲有同题赋作。王粲自建安十三年（公元208）说荆州刘表子刘琮投降曹操受封后，始与曹丕交往，至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病卒。《莺赋》当作于此八九年间。而曹丕赋《序》有“堂前有笼莺”句，按“堂”指东阁讲堂。《初学记》卷十引《魏文帝集》：“为太子时，于北园及东阁讲堂并赋、诗，命王粲、刘桢、阮瑀、应玚等同作。”曹丕为太

子在建安二十二年冬十月，这之前四人皆病卒，赋不能作于是年。清人丁福保《全三国诗》卷一载曹丕《善哉行》，丁注："《初学记》载第一解，题云'于讲堂作'。"东阁讲堂在铜雀园，即曹丕《芙蓉池作》诗"乘辇夜行游，逍遥步西园"中的"西园"。《文选》卷四左思《魏都赋》晋刘渊林（逵）注："文昌殿西有铜雀园，园中有鱼池。"曹丕《槐树赋序》："文昌殿中有槐树，盛暑之时，余数游其下，美而赋之。王粲直登贤门，小阁外亦有槐树，乃就使赋焉。"据此，赋当作于曹丕为五官将期间与诸子邺中宴集时作，时在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至翌年间。

赋见《艺文类聚》卷九十二《鸟部下·仓庚》。赋已不全。

【原文】

堂前有笼莺，晨夜哀鸣，凄若有怀。怜而赋之曰：

怨罗人之我困①，痛密网而在身。顾穷悲而无告②，知时命之将泯③。升华堂而进御④，奉明后之威神⑤。唯今日之侥幸⑥，得去死而就生。托幽笼以栖息，厉清风而哀鸣。

注释

①罗人：安置罗网的人。我困：困我。困，捕捉。

②穷：穷困；走投无路。

③时命：天命，此指生命。泯：灭亡。

④进御：侍奉。

⑤奉：信奉，此处有仰仗之意。明后：开明的君主。古代天子和诸侯都可以称后。《尚书·大禹谟》："后非众，罔与守邦。"威神：神威；力量。

⑥侥幸：指意外地免去不幸。

【今译】

堂前笼子里有一只黄莺，早晨夜晚都在哀鸣。凄苦悲伤，若有心事。我因怜悯它而写作了这篇赋。

怨恨张罗布网的人把我围困，悲伤细密的网罗套住了我的身。眼看我的窘困悲哀无处诉说，知道在今天就要结束我的生命。把我带到

华丽的殿堂进奉，仰仗开明的君主威严神明。没想到今天还能够侥幸，能够在死里获得再生。孤身在幽暗的笼子里栖息，顺着凄厉的凉风哀鸣。

迷迭香赋　有序

【题解】

迷迭是一种香料。《艺文类聚》卷八十一引《广志》说"迷迭出西域"。这从曹植《迷迭香赋》"播西都之丽草兮"和王粲《迷迭香赋》"产昆仑之极幽"可以证实。另一种说法是："迷迭香出西蜀，其生处土若渥丹。遇严冬，花始盛开，开即谢。入土结成珠，颗颗如火齐。佩之香浸入肌体，闻之者迷恋不能去，故曰迷迭香。"（今人赵幼文《曹植集校注·迷迭香赋》注引）。除曹植、王粲外，同题作者还有陈琳、应场。此篇写作时间和写作背景，当与《玛瑙勒赋》《车渠椀赋》先后同时。

赋见《艺文类聚》卷八十一《药香草部上·迷迭》《太平御览》卷九百八十二。赋已不全。

【原文】

余种迷迭于中庭，嘉其扬条吐香①，馥有令芳②，乃为之赋曰：

坐中堂以游观兮③，览芳草之树庭④。重妙叶于纤枝兮⑤，扬修干而结茎⑥。承灵露以润根兮，嘉日月而敷荣⑦。随回风以摇动兮⑧，吐芳气之穆清⑨。薄西夷之秽俗兮⑩，越万里而来征。岂众卉之足方兮⑪，信希世而特生⑫。

注释

①扬条：据三国魏陈琳《迷迭香赋》"铺彩条之蜿蜒"，三国魏应场《迷迭香赋》"跨防序而骈罗"，迷迭属藤科植物。

②馥（fù 复）：香气浓郁。令芳：美好的芳香。令，美。

③游观：游玩观赏。

④树庭：在庭院中生长。

⑤重:《艺文类聚》作"垂"。妙叶:原本缺"叶"字,按"妙叶"与下句"修干"对文。三国魏曹植《迷迭香赋》"流翠叶于纤柯兮",句式相同,今据《艺文类聚》卷八十一补。

⑥干:藤干。茎:细枝。三国魏应玚《迷迭香赋》"建茂茎以竦立,擢修干而承阿"意同。

⑦敷荣:铺上一层光彩。三国魏王粲《迷迭香赋》"色光润而采发兮"意同。

⑧回风:回旋的风。《古诗十九首·东城高且长》:"回风动地起,秋草萎已绿。"

⑨穆清:祥穆清和。

⑩薄:鄙薄。西夷:一本作"众夷",泛指西域。秽俗:污脏不洁的习俗。三国魏王粲《迷迭香赋》"去原野之侧陋兮"意同。

⑪方:比。

⑫希世:世间少有。

【今译】

我在庭院中种植迷迭香,赞赏它牵藤吐芳,散发浓郁美好的香气,并因此写作了这篇赋。

起坐在殿堂随意游玩观赏,看见芳草你在庭院中生长。流散的叶片在枝条上披拂,茁壮的枝条簇拥着修长的藤干。你承接甘霖雨露滋润根须,日月的光辉给你洒上耀眼的光芒。你随着回转的风轻轻摆动,散发着阵阵祥穆清和的芳香。你鄙薄西域污秽不洁的习俗,翻越万里来到大国中央。难道别的花卉能和你相比?你确实是独特而生稀世无双。

蔡伯喈女赋序

【题解】

这篇赋只有序,赋文已佚。

蔡邕(yōng 雍)(公元 132—192 年),字伯喈(jiē 皆),陈留圉(今河南杞县)人。东汉末年著名学者、文学家。他的女儿蔡琰(yǎn 演),字文姬,博学多才,精通音律。十六岁时嫁河东卫仲道,既而夫亡,无

子，回归母家。据《后汉书·列女传》，她于兴平（清王先谦《集解》引沈钦韩说，“兴平”当为“初平”。）元年为胡骑所掳，嫁与南匈奴左贤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与蔡邕素相友善，平定北方后，念及蔡邕无后，遗著亟待整理，便于建安七年（公元202年），用金璧将蔡琰赎回，再嫁同郡董祀。董祀时任屯田都尉。

曹丕写作此赋时年仅15岁左右，是他最早的文学作品。惜赋不存。同题作者还有丁廙。

序见《太平御览》卷八百零六。

【原文】

家公与蔡伯喈有管鲍之好①，乃命使者周近持玄璧于匈奴②，赎其女还，以妻屯田郡都命使者③。

注释

①家公：指曹操。当时他还没有任何爵位封号。管鲍：管仲和鲍叔牙，都是春秋时齐人。少年时结为至友。因齐国动乱，鲍叔牙随公子小白（即后来的齐桓公）奔莒，管仲则随公子纠去鲁国。齐襄公被杀后，小白和纠争王位，小白取胜，任命鲍叔牙为相，鲍推荐管仲代其职。齐国得管仲之力，日渐强盛，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后世遂把朋友之间的友好关系称为管鲍之好。

②玄璧：《后汉书》卷八十四《列女传》作“金璧”，《太平御览》卷八百零六作“玄玉璧”。

③此句《太平御览》卷八百零六作“以妻屯田郡都尉使者董祀”。

【今译】

我的父亲和蔡伯喈有管仲、鲍叔牙那样的友好交情，于是命令周近以使者的身份带着玄璧去匈奴，把他的女儿赎回来，嫁给屯田都尉使者董祀。

诏

定正朔诏

【题解】

正朔，古代改朝换代，为表示顺天承运，必须重定正朔。《礼记·大传》疏："正谓年始，朔为月初。言正者得政，示从我始，改故用新，随寅、丑、子所损建也。"《史记·历书》："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顺承厥意。"据《宋书·礼志一》："魏文帝虽受禅于汉，而以夏数为得天，故黄初元年（公元220年）诏曰。"

诏见《宋书·乐志一》。《全三国文》卷五题作《定服色诏》《汉魏六朝名家集初刻》同。

【原文】

孔子称[1]："行夏之时[2]，乘殷之辂[3]，服周之冕[4]，乐则《韶》《舞》[5]。"此圣人集群代之美事[6]，为后王制法也[7]。《传》曰"夏数为得天[8]"。朕承唐、虞之美，至于正朔，当依虞、夏故事[9]。若殊徽号[10]，异器械[11]，制礼乐，易服色，用牲币[12]，自当随土德之数。每四时之季月[13]，服黄十八日[14]。腊以丑[15]，牲用白[16]。其饰节旄[17]，自当赤。但节幡黄耳[18]。其余郊祀天地朝会四时之服[19]，宜如汉制。宗庙所服，一如《周礼》。

注释

①《论语·卫灵公》："颜渊问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

②夏时：夏朝以建寅之月，即旧历正月为每年的第一个月。使春、夏、秋、冬每个季节和自然现象相一致，以适宜于农业生产。

③殷辂（lù路）：《左传·桓公二年》："大辂，越席，昭其俭也。"晋杜预集解："大辂，玉辂，祭天车也。越席，结草。"商代的车虽然没有周代先进，但较自然质朴，从尚俭的角度看，比较实用。

④周冕：孔子赞成礼服可以华美讲究一些，周代的礼帽比前代好，所以戴周代的帽子。

⑤《韶》《舞》：都是乐曲名。韶是舜时的乐曲，舞同“武”，是周武王时的乐曲。《尚书·益稷》：“《箫韶》九成，凤凰来仪。”《周礼·春官·大司乐》东汉郑玄注：“大武，武王乐也。”

⑥群代：几代。

⑦制法：制定的法则。

⑧夏数：夏朝的历数，即夏时。《南齐书·礼志上》引东汉班固《白虎通》：“三王祭天，一用夏正。所以然者，夏正得天之数也。”

⑨据《汉书·律历志下》：“帝舜，……尧禅以天下，火生土，改为土德。……禹，虞舜禅以天下，土生金，故为金德。”按照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的道理，汉为火德，火生土；魏承接汉，应为土德。所以下文有“自当随土德之数”的话。

⑩徽号：见《制诏三公》注⑦。

⑪器械：主要指祭祀时的乐器和兵器。《周礼·天官·司书》：“以知民之财，器械之数。”唐贾公彦疏：“器为礼乐之器，械为兵器。”

⑫牲币：指牺牲玉帛等供祭祀用的物品。《周礼·大宗伯》：“皆有牲币各放其器之色。”

⑬四时：四季。季月：每季的最后一个月。

⑭服黄：原本此句作“服五十八日”，与每月三十日之数不合，“五”或为“黄”之残文，今据《宋书·乐志一》改。使用黄色。十八日：十八天。

⑮腊以丑：腊是古代的一种祭祀。《左传·僖公五年》：“虞不腊矣。”晋杜预集解：“腊，岁终祭众神之名。”汉代腊祭在农历十二月，魏承汉制，仍定为十二月。丑：地支第二位。《说文解字·丑部》：“丑，十二月，万物动，用事。”

⑯牲用白：《三国志·魏志·明帝纪》景初元年（公元237年）三月，“定历改年为孟夏四月，服色尚黄，牺牲用白。”南朝宋裴松之按：“魏为土行，故服色尚黄。行殷之时，以建丑为正，故牺牲旌旗，一用殷礼。《礼记》云：‘夏后氏尚黑，故戎事乘骊，牲用玄；殷人尚白，戎事乘翰，牲用白。’”

⑰节旄：一种象征国家权力和名誉的器物，用竹节为柄，上端用牦牛尾装饰，亦称旌节。《汉书·苏武传》：“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

⑱节幡：旗帜。幡：同“旛”。

⑲郊祀：封建王朝在郊外祭祀天地的大礼。《史记》作封禅，《汉书》作郊祀。朝会：封建国家诸侯藩王朝见君主天子的一种礼节。春见为朝，时见为会。

【今译】

孔子说：“执行夏朝的历法，乘坐殷朝的车辆，戴周朝的礼帽，音乐

则采用《韶》《舞》。”这是圣人集中了历代美好的事情，为后代君主制定的法则。古籍记载说：“夏朝的历数是天授予的。”我既然承继唐尧、虞舜的美德，有关年月历法的确定，自然应当依照虞舜、夏禹的做法。至于改换旗号，变动器械，制定礼乐，改变服饰的颜色，使用牺牲玉帛等祭品，都应当按土德的要求来决定。每年春、夏、秋、冬的最后一个月，要有十八天使用黄色的服饰。腊祭在十二月进行，祭祀的牺牲用白色。节旄的装饰物，当用红色，但旗帜还是用黄色。其他的事情，如祭天地、朝会时四季的服饰，都仍按照汉代的制度办。宗庙祭祀的服饰，则按照《周礼》的规定去做。

追崇孔子诏

【题解】

孔子的地位，在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得到确定。其思想和学术观点成为我国二千多年封建社会文化的正统，历代封建统治者都把他尊为圣人。汉末天下大乱，儒家学术受到冲击，许多封建传统文化遭到废弃，孔子的地位亦受到相应的动摇。曹丕称帝后，复兴各地的儒学，建立太学，设五经博士，封孔子的后裔、议郎孔羡为宗圣侯，任命官员修复孔庙，其目的是借以维护统治。因此于黄初二年（公元221年）发布此诏。

诏见《三国志·魏志·文帝纪》。《全三国文》卷五题作《以孔羡为宗圣侯置吏修庙诏》《汉魏六朝名家集初刻》同。

【原文】

昔仲尼资大圣之才[1]，怀帝王之器[2]，当衰周之末，无受命之运[3]。在鲁、卫之朝[4]，教化乎洙、泗之上[5]，悽悽焉，惶惶焉，欲屈己以成道，贬身以救世[6]。于时王公终莫能用之，乃退考五代之礼[7]，修素王之事[8]，因鲁史而制《春秋》[9]，就太师而正《雅》《颂》[10]。俾千载之后[11]，莫不宗其文以述作[12]，仰其圣以成谋[13]。咨[14]！可谓命世之大圣[15]，亿载之师表者也[16]。遭天下大乱，百祀隳坏。旧居之庙[17]，毁而不修；褒成之后[18]，绝而莫继[19]。阙里不闻讲诵之声[20]，四时不睹蒸尝之位[21]，斯岂

所谓崇礼报功[22]，盛德百世必祀者哉！朕甚悯焉[23]。其以议郎孔羡为宗圣侯[24]，邑百户[25]，奉孔子祀[26]。令鲁郡修起旧庙[27]，置百户吏卒以守卫之，又于其外广为室屋，以居学者。

注释

①仲尼：孔子名丘，字仲尼。资：天资；禀赋。此处有凭借之意。大圣：圣人之大者。《史记·孔子世家》："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②器：才气；才能。

③衰周：孔子生活的年代在公元前551年至公元前479年之间，时为春秋末年，周朝国势已名存实亡。受命：接受任命。运：运气；命运。

④此句清丁晏《曹集铨评》载曹植《制命宗圣侯孔羡奉家祀碑》作"□生乎鲁卫之朝"。鲁，鲁哀公；卫，卫灵公。孔子曾仕于两国。

⑤洙泗：今山东境内两条水名，在泗水会流而下，至曲阜（春秋时鲁国首都，孔子家乡。）又分流而下；洙水北流，泗水南流，孔子曾在此设馆讲学。《水经注·洙水》："北为洙渎，南则泗水，夫子教于洙泗之间。"《礼记·檀弓下》："曾子谓子夏曰：吾与汝事夫子于洙泗之间，退而老于西河之上。"

⑥贬身：贬低身份。《史记·孔子世家》："孔子独立郭东门，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累累然若丧家之狗。'子贡以实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

⑦五代：指尧、舜、禹、商、周。《史记》作"三代"。《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

⑧素王：古代指远古时期的帝王。《史记·殷本纪》："言素王及九主之事。"唐司马贞索隐："素王者，太素之王。其道质素，故称素王。"后指有帝王的才能德行，而未能居其位的人。《庄子·天道》："有其道为天下所归，而无其爵者，所谓素王。"后世儒家以素王称孔子。东汉王充《论衡·定贤》："孔子不王，素王之业在《春秋》。"

⑨《史记·孔子世家》："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鲁）隐公，下迄（鲁）哀公十四年，（鲁）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

⑩《史记·孔子世家》：孔子语鲁大师："乐其可知也，……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太师：又称大师，古代掌音乐的官长。《周礼·春官·大师》："大师掌六律六同，以合阴阳之声。"

⑪俾（bǐ 比）：使；有助于。

⑫宗：宗主，标准。《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述

作：阐述、创作。《论语·述而》："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⑬谋：筹谋画策。

⑭咨：发语词，表感叹。

⑮命世：亦作名世，命、名古通用。《孟子·公孙丑下》："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名世，即著名于世。

⑯师表：表率；榜样。《史记·太史公自叙》："国有贤相良将，民之师表也。"

⑰孔庙在孔子故居，今山东曲阜。

⑱褒成：褒成侯，孔子后裔封号。《史记·孔子世家》唐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汉封夫子十二代孙（孔）忠为褒成侯；生光，为丞相，封侯。平帝封孔霸孙（孔）养二千户，为褒成侯。后汉封十七代孙（孔）志为褒成侯。"

⑲绝而莫继：至孔志后，汉因战乱，孔子后人没有再封侯者。

⑳阙里：地名，在洙水和泗水之间。《汉书·梅福传》："今仲尼之庙不出阙里。"唐颜师古注："阙里，孔子旧里也。"又《后汉书·明帝纪》唐李贤注："孔子宅，在今兖州（山东）曲阜县故鲁城中，归德门内。阙里之中，背洙面泗。"

㉑蒸尝：亦作"烝尝"。本为古代秋、冬祭祀之名，后泛称祭祀。《尔雅·释天》："秋祭曰尝，冬季曰烝。"

㉒报功：酬报建立功德的人。《尚书·武成》："崇德报功。"

㉓《魏志·文帝纪》无此四字。清丁晏《曹集诠评》载曹植《制命宗圣侯孔羡奉家祀碑》，宋洪适《隶释》卷十九载有此碑文。

㉔孔羡：孔子二十一世孙。曹植《制命宗圣侯孔羡奉家祀碑》："以鲁县百户命孔子廿一世孙议郎孔羡为宗圣侯。"

㉕邑：封邑。

㉖奉：奉敬；祭礼。

㉗此句以下中华书局1959年12月标点本《三国志·魏志·文帝纪》不载诏内，当据曹植碑文补。

【今译】

以前孔子本着圣人的才能，胸怀帝王的气度，生当没落的周朝，未能接受治理天下的使命。身处鲁哀公和卫灵公的朝代，只能在洙水和泗水之间施行教化。悽悽惶惶，历尽艰苦，委屈贬抑自己，以保存王道，救世济民。但是王公诸侯始终不重用他。于是引退回到乡里，考察五代以来的礼仪制度，修行素王的事业，在鲁国历史的基础上，写作《春秋》；请教太师，订正《风》《雅》。使千年以后的人，都以他的文章作标准进行写作，以他的道德为楷模来思考行动。唉！真可以说是治

理世道的大圣人，后代的表率啊。汉末以来，天下大乱，各种祭祀都被破坏废弃，他旧居的祀庙也遭到毁坏而没有修整，致使褒成侯的封号断绝而没有人继承。他的故里既听不到读书诵经的声音，一年四季也见不到祭祀他的神位。这难道就是所说的崇尚礼仪报答有功德的人，而对世世代有大德的人一定要祭祀的做法吗？我很悲哀伤悼呵。特任命议郎孔羡为宗圣侯，封邑百户，以奉祀孔子。命令鲁郡修复他原来的祭庙，设置百户吏卒终年加以保护；并在庙外多修建房屋，让学者居住。

为汉帝置守冢诏

【题解】

这是曹丕称帝后，为表示曹魏代汉"如舜之宗尧"的名正言顺，而向前代帝王作的优待表示。其中自然包含了收揽人心，维护新生政权统治的意思。时在黄初二年（公元221年）。

诏见《太平御览》卷五百六十一。

【原文】

朕承符运①，受终革命②，其敬事山阳公③，如舜之宗尧，有始有卒，传之无穷。前群司奏处正朔④，欲使一皆从魏制，意所不安。其令山阳公于其国中正朔、服色、祭礼、礼乐，自如汉典⑤。又为武、昭、宣、明帝置守冢各三百家⑥。

注释

①符运：本指命运和凭证，亦指受命的根据，即天命。

②革命：以变革措施顺应天命。封建社会认为帝王为天授，改朝换代即是革命。《易·革卦》："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③山阳公：汉朝末代皇帝刘协退位后的封号。《后汉书·孝献帝纪》："建安二十五年冬十月，乙卯，皇帝逊位，魏王丕称天子。奉帝为山阳公，邑一万户，位在诸侯王上。"山阳在今山东金乡县西北。

④正朔：参见《制诏三公》注⑤。

⑤服色：参见《制诏三公》注⑥。《后汉书·孝献帝纪》："以天子车服郊祀天

地，宗庙、祖、腊皆如汉制。”汉典：汉朝的典礼制度。

⑥武：汉武帝刘彻。昭：汉昭帝刘弗陵。宣：汉宣帝刘询。明：汉明帝刘庄。守冢：看守陵墓。《史记·陈涉世家》：“高祖时，为陈涉置守冢三十。”

【今译】

我秉承天意，最终实现了革命，以尊敬的态度奉事山阳公，如古代虞舜以唐尧为宗祖一样，有始有终，并且世世代代传下去，无穷无尽。前次各部门上奏处理正朔，想让汉代的一切制度和魏朝相同，我心中感到不安。因此诏令山阳公在他的国中，凡是正朔、服色、祭礼、礼乐，都可以保留汉朝时的制度，并且为汉武帝、昭帝、宣帝、明帝各设置三百户看守陵墓的人。

息兵诏

【题解】

曹丕于黄初三年（公元222年）冬十月伐吴，并发布《伐吴诏》（参见《补遗》）。据《三国志·魏志·文帝纪》，第二年三月，“行自宛还洛阳宫”，同时发布本诏。此役历时近半年，魏军所获甚少。《三国志·吴志·吴主传》载：“魏文帝出广陵，望大江，曰：‘彼有人焉，未可图也。’乃还。”南朝宋裴松之注引晋干宝《晋纪》：“魏文帝之在广陵，吴人大骇，乃临江为疑城。自石头（今南京）至于江乘，车以木桢，衣以苇席，加采饰焉，一夕而成。魏人自江西望，甚惮之，遂退军。”

诏见《魏志·文帝纪》南朝宋裴松之注引《魏书》载丙午诏。《全三国文》卷四题作《敕还师诏》。

【原文】

孙权残害民物，朕以寇不可长，故分命猛将三道并征①。今征东诸军与权党吕范等水战②，则斩首四万，获船万艘。大司马据守濡须，其所禽获亦以万数③。中军、征南④，攻围江陵，左将军张郃等舳舻直渡⑤，击其南渚，贼赴水溺死者数千人⑥。又为地道攻城，城中外雀鼠不得出入，此儿上肉耳。而贼中疠气疾病，夹江涂地⑦，恐相染污。昔

周武伐殷，旋师孟津[8]；汉祖征隗嚣，还军高平[9]，皆知天时而度贼情也。且成汤解三面之网，天下归仁[10]。今开江陵之围，以缓成死之禽。且休力役，罢省繇戍[11]，畜养士民，咸使安息。

注释

①三道：三路。

②吕范（？—公元228年）：字子衡，三国汝南细阳（今属河南）人。时任建威将军，领丹阳太守。《三国志·吴志·吕范传》："曹休、张辽、臧霸等来伐，范督徐盛、全琮等，以舟师拒休等于洞口。"又《魏志·曹休传》："帝征孙权，以休为征东大将军，假黄钺，督张辽等及诸州郡二十余军，击权大将吕范等于洞浦，破之。"

③大司马：指曹仁。《三国志·魏志·曹仁传》："文帝遣使郎拜仁大将军。又诏仁移屯临颍，迁大司马，复督诸军据乌江（今安徽和县乌江镇），还屯合肥。"濡须：即濡须城，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孙权筑建以抗曹操，在今安徽无为濡须水口，故名。禽：同"擒"。

④中军：指中军将军曹真。征南：指征南将军夏侯尚。《三国志·吴志·朱然传》："魏遣曹真、夏侯尚、张郃（hé 合）等攻江陵，魏文帝自往宛，为其势援。"

⑤舳舻（zhú lú 竹卢）：泛指大船。参见《浮淮赋》注⑤。

⑥溺（mì 逆）死：淹死。《三国志·吴志·吕范传》："时遭大风，船人覆溺，死者数千。"

⑦《三国志·魏志·夏侯尚传》："黄初三年，车驾幸宛，使夏侯尚率诸军与曹真共围江陵，……攻（诸葛）瑾诸军，夹江烧其舟船，水陆并攻，破之。城未拔，会大疫，诏敕尚引诸军还。"夹江：隔江。《三国志·吴志·徐盛传》："曹休出洞口，盛与吕范、全琮渡江拒守。遭大风，船人多丧。盛收余兵，与休夹江。"涂地：一败涂地。

⑧周武：指周武王姬发。孟津：又作盟津，相传周武王讨伐殷纣，在此与诸侯盟约，故名，地在今河南孟津县东南。《尚书·周书·泰誓上》："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师渡孟津。"

⑨汉祖：指东汉光武帝刘秀。隗嚣：参见《又报孙权书》注⑳。高平：地名，在今宁夏固原。《后汉书·光武帝纪下》："建武八年（公元32年）春，帝自征嚣，河西大将军窦融率五郡太守与车驾会高平。"

⑩成汤：商代开国君主，子姓，名履。因"用其材而成其王"，故称成汤。三面之网：《吕氏春秋·异用》："万物不同而用之于人异也，此治乱存亡死生之原。……汤武用其材而以成其王。汤见祝网者置四面，……汤收其三面，置其一面。……汉南之国闻之曰：汤之德及禽兽也。四十国归之。"

⑪繇戍(yáo shù 摇术):指防守边疆的战役。

【今译】

孙权残害人民百姓,我认为敌寇的气焰不能滋长,所以命令猛将,分别从三路同时征讨,现在征东各路军马与孙权党羽吕范水战,已斩首四万人,获取战船万艘。大司马曹仁拒守濡须,擒获的敌军已数以万计,中军将军曹真、征南将军夏侯尚围攻江陵,左将军张郃等率领船队长驱直入,进击南渚,敌军被水淹死的有数千人。又挖掘地道攻城,城里城外的雀、鼠都不能进出,敌军已成了案几上的肉,随时可以宰割。但敌营中瘴疠之气漫延,疾病滋生,隔江一败涂地,恐怕被传染。以前周武王讨伐殷纣,回师孟津;汉光武帝征讨隗嚣,还军高平,都是因为知道天意,了解敌人的内情。而且成汤解开三面围置的罗网,天下都认为他仁义而归顺。现在命令解开江陵的包围,以让将死的禽兽喘息;免除征战的劳役,使士民得到休养生息。

灾异免策三公诏

【题解】

据《三国志·魏志·文帝纪》,黄初二年(公元221年)六月,"日有食之,有司奏免太尉,诏曰"。封建社会中,常把日食、月食、地震等自然现象和人事制度、统治阶级的政绩联系起来,用天人感应的观点去加以理解和附会。曹丕虽也相信这种观点,但认为责任在上不在下,故发布诏令,加以申明。这种做法虽然不排除他即位之初有昭示英明,收拢人心的心理因素,但在封建社会帝王中,这种态度仍是难能可贵的。

诏见《三国志·魏志·文帝纪》。《全三国文》卷四题作《日食勿劾太尉诏》。

【原文】

灾异之作,以遣元首①。而归过股肱②,岂禹、汤罪己之义乎③?其令百官,各虔厥职④。后有天地之眚⑤,勿复劾三公⑥。

注释

①元首：君主。《尚书·益稷》："元首明哉！"

②股肱：本指大腿和手臂，以喻得力大臣。《尚书·益稷》："君为元首，臣作股肱耳目。"《史记·楚世家》："昭王曰：'将相，孤之股肱也。'"

③禹汤罪己：《左传·庄公十一年》："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西汉刘向《说苑·君道》："禹出见罪人，下车问而泣之。左右曰，夫罪人不顺道，故使者焉，君王何为痛之至于此也？禹曰，尧舜之人皆以尧舜之心为心。今寡人为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为心，是以痛之也。《书》曰：百姓有罪，在予一人。"《吕氏春秋·顺民》："昔者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

④虔：敬。

⑤眚（shěng 省）：本指眼肉生翳障，使眼失明。后引申称日食。此处泛指自然灾异。

⑥劾（hé 核）：弹劾；揭发罪责。三公：东汉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参见《汉书·百官公卿表七上》。泛指大臣。

【今译】

灾异的产生，是天用来惩罚君主的。现在把过错归结到大臣身上，这难道是夏禹、商汤认为罪责在自己的做法吗？诏令文武百官各自敬守自己的职责，以后如果有天地灾异发生，不要再弹劾王公大臣。

拜日东郊诏

【题解】

拜日，又称朝日，是封建帝王每年的祭祀典礼活动之一。本篇录自《晋书》卷十九《礼志上》，文甚简略。诏书全文见《南齐书》卷九《礼志上》永元元年（公元四九九年）何佟之议引，张溥失辑。参见《补遗》。

诏见《晋书·礼志上》。

【原文】

汉氏不拜日于东郊[①]，而旦夕常于殿下东面拜日[②]，烦亵似家人之

事[3]，非事天交神之道也[4]。

注释

①汉氏：指汉朝。

②旦夕：早晚。

③烦亵：烦琐不严肃。

④交神：《晋书·礼志上》作"郊神"。

【今译】

汉朝不在东郊拜祭日神，只是每天一早一晚的时候经常在宫殿的东面拜祭，烦琐不严肃，好像一般人办家中的事一样。这不是事奉天帝、交接神灵的道理。

禁母后预政诏

【题解】

曹丕对妇女干涉政事的看法，在其《典论·内诫》中已有充分明确的表示。那是他作太子期间，对前代外戚宦官干政，朝政混乱总结出的历史经验教训。所以即位后，便开始付诸实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其积极意义是十分明显的。至于《三国志·魏志·文帝纪》南朝宋裴松之注引晋孙盛所说"至于魏文，遂废一概之诏，可谓有识之爽言，非帝者之宏议"，认为曹丕缺乏古代帝王的雅量，没有意识到朝政混乱的原因根本在于统治者本身，一概归咎于妇女有失偏颇的看法，则是封建社会"女人即祸水"陈腐观念在统治者思想中的反映，曹丕本人是无法亦不可能超越这个阶级局限的。

诏见《三国志·魏志·文帝纪》黄初三年（公元222年）九月甲午诏曰。《全三国文》题作《禁妇人与政诏》。

【原文】

夫妇人与政，乱之本也[1]。自今以后，群臣不得奏事太后[2]，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又不得横受茅土之爵[3]。以此诏传后世，若有背

违，天下共诛之。

注释

①参见《典论·内诫》相关注释。

②曹丕和其母卞太后之间的关系，因兄弟争位之事日趋紧张，掣肘之事，时有发生。《三国志·魏志·周宣传》："文帝问宣曰：'吾梦磨钱文，欲令灭而更愈明，此何谓邪？'宣怅然不对。帝重问之，宣对曰：'此自陛下家事，虽意欲耳而太后不听，是以文欲灭而明耳。'时帝欲治弟植之罪，逼于太后，但加贬爵。"又《魏志·陈思王植传》："黄初二年，监国谒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胁使者。有司请治罪，帝以太后故，贬爵安乡侯。"

③茅土：分封王侯。封建社会帝王社祭之坛用五种颜色的土筑成，分封王侯时，按分封的方向取土，用茅草包裹，作为取信之物。爵：《三国志·魏志·文帝纪》作"封"。

【今译】

妇人参与政事，是国家动乱的根本原因。从今以后，不允许群臣向太后报告事情；皇后的家族不能担当辅政的大任，更不能横行不法，接受茅土分封的爵位。把这道诏令记载下来，传给后世，若有人违背，天下的人都可以诛讨他。

改封诸王为县王诏

【题解】

曹丕在立太子的事情上遭受过不少的挫折，以后犹耿耿于怀，心存疑忌。所以在即位后，就下令他作诸王的同姓兄弟各就封国，不得随意行事。把诸王原来的郡国改为县国，亦是想用缩小行政单位的办法，进一步削弱诸王的权力。这种防范措施虽然有利于加强中央皇权的统治，防止诸王干涉朝政，但诸王权力的削弱，也意味着藩屏防卫的力量减弱，给曹魏政权的安全巩固带来不利的因素，使以后司马氏取魏而代有了可乘之机。

诏见《三国志·魏志·彭城王据传》黄初五年（公元224年）载诏。

【原文】

先王建国，随时而制。汉祖增秦所置郡[1]，至光武以天下损耗，并省郡县[2]。以今比之，益不及焉[3]，其改封郡王皆为县王[4]。

注释

①《后汉书·郡国志五》："《汉书·地理志》承秦三十六郡，县邑数百，后稍分析。至于孝平，凡郡、国百三，县、邑、道、侯国千五百八十七。"

②《后汉书·郡国志五》："世祖（刘秀）中兴，惟官多役烦，乃命合并。省郡、国十，县、邑、道、侯国四百余所。"

③益：更加。东汉末年，战乱四起，人民损失惨重，郡国情况更加不如西汉末年。

④据《三国志·魏志·明帝纪》，太和六年（公元232年）诏曰："大魏创业，诸王开国，随时之宜，未有定制，非所以永为后法也。其改封诸侯王，皆以郡为国。"不到10年，曹丕的这道诏令，便被他的儿子废止。

【今译】

以前帝王建立国家，都随时代的不同来规划设置郡县。汉高祖刘邦在秦朝三十六郡的基础上有所增加，到光武帝刘秀时，考虑到天下因战乱有所耗损，于是下令合并，以减少郡国的数目。今天的情况更不如东汉初建之时，诏令改封各郡王都为县王。

鹈鹕集灵芝池诏

【题解】

鹈鹕（tí hú 提胡），一种水鸟，以捕食鱼类为生。俗称"塘鹅"、"淘河"。在古人意识中，是一种不祥之物。《汉书·五行志中之下》："昭帝时有鹈鹕或曰秃鹫，集昌邑王殿下，王使人射杀之。刘向以为水鸟色青，青祥也。时王驰骋无度，慢侮大臣，不敬至尊，有服妖之象，故青祥见也。野雀入处，宫室将空。王不悟，卒以亡。"这是从阴阳五行相克相生的角度，认为自然灾异、虫鱼鸟兽的异常出现，都和人世相关。有的象征吉祥，有的预示凶险，有的表示怨仇。鹈鹕鸟的出现，即预示一种不好的政治现象。《三国志·魏志·文帝纪》黄初四年（公元223

年)"夏五月,有鹈鹕集灵芝池,诏曰"。又《晋书·五行志中》:"魏文帝黄初四年五月,有鹈鹕鸟集灵芝池。按刘向说,此羽虫之孽,又青祥也。诏曰。……于是杨彪、管宁之徒,咸见荐举,此谓睹妖知惧者也。"《宋书·五行志三》同。

诏见《三国志·魏志·文帝纪》。

【原文】

此诗人所谓污泽也[1]。《曹诗》"刺恭公远君子而近小人[2]"。今岂有贤智之士处于下位者乎?否则斯鸟何为而至[3]?其博举天下俊德茂才,独行君子[4],以答曹人之刺[5]。

注释

①污泽:鹈鹕的俗名。《汉书·五行志中之下》:"昭帝时有鹈鹕或曰秃鹙。"唐颜师古注:"鹈鹕即污泽也。一名淘河。腹下胡大如数升囊,好群人泽中,抒水食鱼,因名秃鹙,亦水鸟也。"因其群飞群落,入水中觅鱼,使水浑浊不清,故名。

②《曹诗》:指《诗经·曹风·候人》。《毛诗序》:"候人,刺近小人也,共(恭)公远君子而好近小人焉。"诗中有"维鹈在梁,不濡其翼"、"维鹈在梁,不濡其咮"的句子,东汉郑玄笺认为这是"以喻小人在朝,亦非其(正)常","比喻小人虽见任于君,终不能成其德数"。诗总的意思是讽刺小人居上位,君子处下位。

③《汉书·五行志中之下》引西汉京房《易传》曰:"辟(君)退有德,厥咎狂,厥妖水鸟集于国中。"曹丕一向以明君自谓,故对鹈鹕的出现表示不解。

④茂才:即秀才,东汉以后为避光武帝刘秀名讳而改称茂才,是当时取录人才的一种科目。独行:古代指志向气节高尚,品行端正而不随波逐流之人。《礼记·儒行》:"其特立独行有如此者。"《后汉书》卷八十一列谯玄等二十四人入《独行传》。

⑤指曹国人民作《候人》之诗对曹恭公亲小人,远贤人的讽刺。

【今译】

这就是古代诗人所说的污泽了。《诗经·曹风·候人》是借鹈鹕来"讽刺曹恭公疏远君子而亲近小人"的。今天难道还有贤良智慧的人士处在下位吗?否则,这种鸟为何飞到这里来呢?诏令广泛推举天下有美好品德的秀才和志节高尚独立不羁的人,用来回答曹国人民的讽刺。

取士不限年诏

【题解】

曹操曾于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颁发《求贤令》,以唯才是举,不拘一格的方针招致人才,收到了极好的效果。曹丕即位后,本着这一精神,放宽了取士年龄上的要求,以使更多的人才脱颖而出。虽然他同时采纳了陈群的建议,制定"九品官人法",扩大了社会等级界限,为后世门阀制度的形成开了不好的先例,但在当时政权初建,百废待兴的背景下,取士不限年龄,仍不失为一条具有积极意义的措施。

诏见《三国志·魏志·文帝纪》黄初三年(公元222年)"庚午,行幸许昌宫,诏曰"。

【原文】

今之计考[1],古之贡士也[2]。十室之邑,必有忠信[3]。若限年然后取士,是吕尚、周晋不显于前世也[4]。其令郡国所选,勿拘老幼。儒通经术,吏达文法,到皆试用。有司纠故不以实者。

注释

①计:古代对官员的考核。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考功名》:"前后三考而黜陟,命之曰计。"考:按当作"孝",举孝廉。清卢弼《三国志集解》卷二引宋胡三省曰:"计孝,上计吏及孝廉也。"

②贡士:古代每年由地方选举的有才干之士。《礼记·射礼》:"诸侯岁献贡士于天子。"《后汉书·左雄传》:"郡国孝廉,古之贡士,出则宰民,宣协风教。……请自今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若有茂才异行,自可不拘年齿。"

③《论语·公冶长》:"子曰:'十室之内,必有忠信如丘者焉'"

④吕尚:本姓姜,因其祖在虞夏时封于吕,又称吕尚,名望,一名子牙。西周初年任太师,称师尚父。辅佐周武王灭商,封于齐,为齐国始祖。生平事迹见《史记·齐太公世家》。西汉刘向《说苑·杂言》:"吕望行年五十,卖食于棘津;行年七十,屠牛朝歌;行年九十,为天子师。"这是大器晚成的例子。周晋:春秋时周灵王的太子姬晋,年少聪颖,学问渊博。《尸子》卷下:"周王太子晋生八年而服师旷。"《初学记》卷十引《(逸)周书》曰:"灵王太子幼而聪明。晋平公使叔誉于周,见太

子晋，与之言，五称而三穷。”这是年少有为的例子。详见《逸周书》卷六。

【今译】

现在的考核选拔官员，举荐孝廉，就是古代的推举献贡人才。只有十家的小乡镇，亦一定会有忠义仁信的人。要是限制年龄然后才录用，那吕尚、周晋这些人就不会在前代显身扬名了。诏令郡国各地选拔人才时，不要受年龄长幼的限制。只要是通晓经术的读书人，或是懂得文书法令的官吏，只要来到，都可以试用。有关方面要负责纠察故意不实事求是的事情。

轻刑诏

【题解】

曹丕对前代帝王，特别仰慕的是汉文帝，这从《典论·汉文帝论》中可以看出。汉文帝当政期间，曾废除死刑（参见《史记·孝文本纪》），其表现出来的“宽仁弘厚”，是曹丕效法的榜样。他即位后，即下令“广议轻刑，以惠百姓”。这虽是为了树立自己宽厚仁慈的形象，但对安定社会秩序，缓和社会和阶级矛盾，亦具有积极意义。

据《三国志·魏志·文帝纪》，黄初五年（公元224年）“春正月，初令谋反大逆乃得相告，其余皆勿听治；敢妄相告，以其罪罪之。……八月，为水军，亲御龙舟，循蔡、颍，浮淮，幸寿春。扬州界将吏士民，犯五岁刑已下，皆原除之。九月，遂至广陵，赦青、徐二州”。

诏见《三国志·魏志·文帝纪》，南朝宋裴松之注引《魏书》载癸酉诏曰。

【原文】

近之不绥[1]，何远之怀？今事多而民少，上下相弊以文法[2]，百姓无所措其手足。昔太山之哭者，以为苛政甚于猛虎[3]。吾备儒者之风，服圣人之遗教[4]，岂可以目玩其辞[5]，行违其诫者哉！广议轻刑，以惠百姓。

注释

①绥(suí 隋):安抚。《诗经·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

②文法:文饰法律,指凭自己的主观意愿随心所欲解释和执行法律。

③据《礼记·檀弓下》载,孔子过泰(太)山,有一妇人在墓边痛哭。孔子让学生子路去问原因。妇人说,以前我的舅舅死于虎口,现在我的丈夫、儿子亦死于虎口,所以痛哭。孔子问,为什么不到别的地方去呢?妇人说,因为这个地方没有苛政。孔子于是对子路说:"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苛政:指苛刻严酷的政治、刑法。

④圣人:指孔子。

⑤目玩:用眼睛阅读把玩。

【今译】

近在身边的地方都不能安抚,还说得上什么关心边远的地方呢?现在政务繁多而人民稀少,上下官员又互相作弊滥用刑法,使老百姓不知如何是好。以前在泰山痛哭流涕的人,认为苛刻的刑法比猛虎还要可怕。我既具有儒家仁义的风范,又信服圣人留下的教诲,难道可以用眼睛看着他写的话,行为却违背他的告诫吗?诏令广泛讨论减轻刑法的措施,以使老百姓得益受惠。

平准诏

【题解】

平准,是封建社会关于物资交流运输,控制平抑物价,发展经济的措施。《史记·平准书》:"大农之诸官尽笼天下货物,贵而卖之,贱而买之。如此,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涌,故抑天下物,名曰平准。"

据《三国志·吴志·吴主传》,黄初二年(公元221年),东吴孙权称臣,曹丕封孙权为吴王,自此一两年的时间内,魏、吴没有大的战争,双方商旅往来,互通有无。不法官吏和商人乘机牟利,扰乱市场经济。曹丕此诏,即为整顿贸易,平抑物价而颁发。

诏见《太平御览》卷八百一十七。文似已不完整连贯。

【原文】

今与孙骠骑和通[1]，商旅当日月而至[2]。而百贾偷利喜贱，其物平价，又与其绢。故官逆为平准耳[3]，官岂少此物辈耶[4]？

注释

①孙骠骑：指孙权。《三国志·吴志·吴主传》："曹公表（孙）权为骠骑将军，假节领荆州牧，封南昌侯。"时在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十二月。

②日月：日日月月，即每天每月，时时刻刻。

③逆：违反。平准：封建社会集散物资、平抑物价的措施。《史记·平准书》："天下之货物，贵即卖之，贱则买之。如此，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踊。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准。"

④官：一本作"宜"，于意不合。

【今译】

如今和骠骑将军孙权和好，互通有无，商人旅客每天每月不断到来。而许多商人乘机牟利。为了得到好处，常将自己的物品平价卖给有关官员，或送绢帛以行贿，致使官员胡乱定价。难道我缺少这一类管理的官员吗？

禁复仇诏

【题解】

这是曹丕即位后，为维护国家安定、内部团结而采取的措施之一，虽然《礼记·曲礼上》有"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游之仇，不同国"的古训，曹丕还是从国家初建，外患未除，百废待兴，需要安定祥和的政治环境考虑，指出报复私仇的危害和历史教训，并诏令加以禁止，这在当时是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的。

诏见《三国志·魏志·文帝纪》黄初四年（公元223年）"春正月，诏曰"。但文不全。另见《艺文类聚》卷三十三《人部·报仇》。余据《太平御览》卷四百八十二《人事部·仇雠下》录出，见于《补遗》，可参看。

【原文】

丧乱以来，兵革纵横[1]，天下之人，多相残害者[2]。昔田横杀酈商之兄[3]，张步害伏湛之子[4]。汉氏二祖下诏，使不得相仇。今兵戎始息，宇内初定。民之存者，非流亡之孤，则锋刃之余[5]。当相亲爱，养老长幼。自今以后，宿有仇怨者，皆不得相仇。［敢有私复仇者，皆族之］[6]。

注释

①纵横：《魏志·文帝纪》作"未戢"。

②此句《魏志·文帝纪》作"互相残杀"。

③自此句以下至"皆不得相仇"句，《魏志·文帝纪》无。田横（？—公元前202年）：齐国贵族，狄县（今山东高青东南）人。秦末时与兄田儋起义，自立为齐王。汉朝建立，率部下五百多人逃到海岛。后受高祖刘邦诏令到洛阳，途中自杀而死，岛中五百人亦同时自杀。据《史记·田儋传》，刘邦派酈商之兄酈食其说服田横，被田横烹杀。刘邦下诏"赦田横之罪而召之"。

④张步：（？—公元32年）字文公，东汉琅玡不其（今山东崂山县西北）人。据《后汉书·张步传》，东汉初年，他曾聚众数千，自立为五威将军，占有齐地。建武三年（公元27年），光武帝刘秀派伏湛之子、光禄大夫伏隆持节使齐，拜张步为东莱太守。梁王刘永怕张步降汉，便封张步为齐王，张步于是杀了伏隆。后刘秀下诏，免其死罪，张步遂降汉，封安乡侯。

⑤锋刃：刀锋枪刃，比喻战火。

⑥此九字原本无，今据《三国志·魏志·文帝纪》补。

【今译】

自从动乱以来，到处都是战火。天下的人因互相残害而致死的很多。以前田横杀了酈商的哥哥酈食其，张步害了伏湛的儿子伏隆，汉高祖和光武帝发下诏书，命令他们不能因此结仇。如今战火刚刚停息，国家开始平定，活下来的老百姓，不是流失下来的孤独者，就是战火中幸存的人。大家应当互相亲爱，赡养老人，抚育幼子。从今以后，过去有私仇的人，都不允许互相仇恨。［胆敢有私下复仇的，整个家族都要受到惩罚。］

禁淫祀诏

【题解】

曹丕即位后，开始逐步恢复东汉末年以来因战乱废弃的儒家礼乐制度，而对日益抬头的道教、佛教祭祀活动严格加以限制乃至取缔，以维护新兴政权的利益。其原因在《典论·论方术》中，已有理论上的阐述说明。他下诏禁断"非祀之祭，巫祝之言"，不过是这种理论在政治上的实施而已。从当时国家初建百废待兴的角度看，这个诏令对消除某些社会弊端，使人民得到休养生息，恢复生产，促进经济发展，都有积极现实的意义。

诏见《三国志·魏志·文帝纪》黄初五年（公元224年）"十二月，诏曰"。《全三国文》卷五题作《禁设非礼之祭诏》。

【原文】

先王制礼，所以昭孝事祖①。大则郊社②，其次宗庙③，三辰五行④，名山大川，非此族也，不在祀典⑤。叔世衰乱⑥，崇信巫史⑦。至乃宫殿之内，户牖之间⑧，无不沃酹⑨，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设非祀之祭，巫祝之言，皆以执左道论⑩，著于令典⑪。

注释

①《礼记·礼运》："故礼行于郊，而百神受职焉；礼行于社，而百货可极焉；礼行于祖庙，而孝慈服焉；礼行于五祀，而正法则焉。"昭：表示；显示。事：侍奉。《荀子·王制》："能以事亲谓之孝。"

②郊社：祭祀天地之礼。《礼记·中庸》："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

③宗庙：古代天子、诸侯祭祀祖先的地方，其意义和王室、国家相等。《礼记·曲礼》："君子将营室宗庙为先。"

④三辰：祭日、祭月、祭星之礼。《国语·鲁语上》："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三国吴韦昭注："三辰，日、月、星，谓能次序三辰，以治历，明时，教民稼穑以安也。"五行：金、木、水、火、土。古人认为是调和阴阳，化孕万物的基本元素。

⑤族：类。祀典：祭祀的典礼。

⑥叔世：末世。古人用伯（孟）、仲、叔、季表示时序或排行。《左传·昭公六

年》："三辟之兴，皆叔世也。"此指东汉末年。

⑦巫史：意同巫祝，古代一种被认为可以和鬼神相沟通的职业者。《礼记·礼运》："祝嘏辞说，藏于宗祝巫史。"

⑧户牖（yǒu 友）：泛指民间。《汉书·食货志上》："王者不窥户牖而知天下。"

⑨沃酹（lèi 类）：用酒浇洒在地，以祭鬼神。

⑩左道：邪门外道。《礼记·王制》："执左道以乱政，杀。"

⑪令典：律令法典。

【今译】

前代帝王制定礼仪，是用来显示孝敬，侍奉祖先长辈的。大的祭礼如祭祀天地，其次是宗庙、日、月、星辰、五行和名山大川。如果不是这一类，都不在祭祀的范围之内。汉末世道衰退，崇信巫祝、方术，以至于国家宫殿之内，民间百姓之间，无处没有祭祀鬼神的，真是迷惑愚蠢到极点了。从现在起，有敢于行非礼的祭祀，迷信巫祝的话的，都以宣扬邪门外道论处。把这道诏令写进律令法典里去。

罢墓祭诏

【题解】

这是曹丕禁止在曹操陵墓高陵建造豪华祭殿下发的诏令，和他在《典论·终制》中所表现的节葬精神相一致。

《晋书·礼志中》："魏武（曹操）葬高陵，有司依汉立陵上祭殿，至文帝黄初三年（公元222年），乃诏曰。"祭殿，供祭祀的神殿。

诏见《晋书·礼志中》。《全三国文》卷五题作《毁高陵祭殿诏》。

【原文】

先帝恭履节俭①，遗诏省约②。子以述父为孝③，臣以系事为忠④。古不墓祭⑤，皆设于庙。高陵上殿屋皆毁坏⑥，车马还厩⑦，衣服藏府⑧，以从先帝俭德之志。

注释

①先帝：指曹操。其于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病逝，至此方三年。履：实行。

②遗诏：曹操病重之日，遗令："吾死之后，……葬毕便除服，……敛以时服，葬于邺之西冈上，与西门豹祠相近，无藏金玉珍宝。"

③述：遵循。《礼记·中庸》："父作之，子述之。"

④系：继承。

⑤墓祭：在墓前祭祀，犹今扫墓。《后汉书·明帝纪》永平元年唐李贤注引《汉官仪》："古不墓祭，秦始皇起寝于墓侧，汉因而不改。"

⑥高陵：清卢弼《三国志集解》卷一引宋胡三省曰："高陵在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南邺镇东）西，操令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陵是也。"相传曹操死后，怕人盗墓，乃设在漳河上疑冢七十二座。参见明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十六，杨奂《山陵杂记》。

⑦厩（jiù 旧）：马棚。

⑧府：府库。

【今译】

先皇帝亲自实行节俭，遗嘱中命令俭省节约。儿子以遵循父亲的愿望为孝，臣下以继承君主的事情为忠。古代没有墓祭的制度，祭祀都在宗庙中进行。现在命令把在高陵起建的寝殿房屋全部拆毁，供奉的车马迁回厩棚中，陈设的衣物收进库房里，以顺从先帝勤俭为德的心愿。

外国遣使奉献诏

【题解】

据《三国志·魏志·文帝纪》黄初三年（公元222年）"二月，鄯善、龟兹、于阗王各遣使奉献，诏曰"。自此以后，西域之路重新畅通，促进了中原和边疆的经济文化交流。

诏见《三国志·魏志·文帝纪》。《全三国文》卷五题作《抚劳西域奉献诏》。

【原文】

西戎即叙[1]，氐、羌来王[2]，《诗》《书》美之[3]。顷者西域并款塞内附[4]，其遣使者抚劳之[5]。

注释

①西戎：古代中原地区对边疆少数民族区域蔑称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诗经·小雅·出车》："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即叙：就序，安定顺服。《尚书·禹贡》："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

②氐（dī低）羌：都是西北部的少数民族，上古时分布在今青海、甘肃、陕西、四川等地。《诗经·商颂·殷武》："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来王：来朝见天子。

③美：赞美。参见注①、②。

④款塞：犹言开门。《三国志·魏志·文帝纪》南朝宋裴松之注引东汉应劭《汉书注》："款，叩也，皆叩塞门来服从。"《魏志·文帝纪》"并"字前有"外夷"二字。

⑤抚劳：安抚慰劳。

【今译】

西戎安定顺服，氐、羌来朝见，都是《诗经》《尚书》赞美过的事情。最近西域各族一起打开国门来归顺，特诏令派遣使者去安抚慰劳他们。

营寿陵诏

【题解】

章经济堂本题下有"一作《终制》"四字，《全三国文》卷八题作《终制》。所谓《终制》，是古代关于自己身后丧葬规模制度的文书。其意义和遗嘱相同。《三国志·魏志·常林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魏略》，说沐并"年六十余，自虑身无常，豫作终制。"北周颜之推《颜氏家训》卷七有《终制》篇，说明终制这类文体，上自帝王将相下至一般庶人，都可以写作。

本篇首见于《魏志·文帝纪》。晋陈寿引录此文，没有说明出自

《典论》。《文选》卷二十三晋张孟阳,(载)《七哀诗》"珠柳离玉体,珍宝尽剽虏"句下唐李善注引魏文帝《典论》"丧乱以来"至"体骨并尽",皆此篇之文,据此可以推断此篇原本是《典论》中的一篇文章。此外,《后汉书·礼仪下·大丧》唐李贤注引魏文帝《终制》,文字稍有不同。

曹丕这道诏令,不同于一般遗嘱,只是对自己身后的事作嘱咐安排,而是较全面地对古代丧葬制度作了分析。提出丧葬不侵占农田,丧事从简、薄殓等具有改革意义的举措。继承和发扬了《墨子》《吕氏春秋》等关于节葬安死的观点,具有积极的思想意义。

诏见《三国志·魏志·文帝纪》。诏前晋陈寿记有"黄初三年冬十月甲子,表首阳山东为寿陵,作《终制》曰"21 字。

【原文】

《礼》:"国君即位为椑①。"存不忘亡也。昔尧葬谷林,通树之②;禹葬会稽,农不易亩③。故葬于山林,则合乎山林④。封树之制⑤,非上古也⑥,吾无取焉。寿陵因山为体⑦,无为封树,无立寝殿⑧,造园邑⑨,通神道⑩。夫葬也者,藏也⑪,欲人之不得见也。骨无痛痒之知,冢非栖神之宅⑫。《礼》不墓祭⑬,欲存亡之不黩也⑭。为棺椁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⑮。故吾营此丘墟不食之地⑯,欲使易代之后⑰,不知其处。无施苇炭⑱,无藏金银铜铁,一以瓦器⑲,合古途车,刍灵之义⑳。棺但漆际会三过㉑,饭含无以珠玉㉒,无施珠襦玉匣㉓,诸愚俗所为也。

注释

①《礼记·檀弓上》:"君即位而椑,岁壹漆之。"椑(pí 皮):古代棺木有几层,靠近尸身的最里层为椑。《魏志·文帝纪》南朝宋裴松之注:"礼,天子诸侯之棺,各有重数,棺之亲身者曰椑。"

②《吕氏春秋·安死》:"尧葬于谷林,通树之。"东汉高诱注:"通林以为树也。《传》曰尧葬成汤,此云谷林,成汤山下有谷林。"通树:又称封树。《周礼·春官·宗伯·冢人》:"以爵等为封丘之度,与其树数。"唐贾公彦疏:"尊者丘高而树多,卑者封下而树少。……《王制》云'庶人不封不树'。"聚土为坟为封,植树为记称树。

③《吕氏春秋·安死》:"禹葬于会稽,不变人徒。"会稽:今浙江绍兴。不易亩:不改变农田的位置,即不影响农业生产。

④《吕氏春秋·安死》:"故先王之葬,必俭,必合,必同。何谓合?何谓同?

葬于山林，则合于山林；葬于陂隰，则同于陂隰。”指不改变葬地原有的位置面貌。

⑤参见注②

⑥上古：指尧舜之时。《汉书·刘向传》：“《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臧（藏）之中野，不封不树。”（按见《易·系辞下》）又《孔子家语·相鲁》：“孔子初仕，为中都宰，制为养生送死之节。……因丘陵为坟，不封不树。”三国魏王肃注：“不聚土以起坟，不树松柏。”

⑦因山为体：以山的形状作陵墓的形状，顺其自然。

⑧寝殿：帝王陵墓旁的殿堂，殿中陈放死者生前之物，以供祭祀。《后汉书·祭祀志下》：“故陵上称寝殿，起居衣服象生人之具，古寝之意也。”

⑨园邑：专门设置的护守陵墓的居民住地。《史记·外戚世家》：“于是乃追尊薄（太后）父为灵文侯，会稽郡置园邑三百家。”另《汉书·霍光传》载霍光死后，亦置园邑三百家。

⑩神道：通往陵墓的通道，取神灵经过之意。《后汉书·中山简王焉传》：“大为修冢茔，开神道。”唐李贤注：“墓前开道，建石柱以为标，谓之神道。”

⑪这是古代声训音义的方法，以解释词的词源意义。《大戴礼记·保傅》：“身死不葬。”东汉郑玄注：“葬之言藏也。”

⑫冢（zhǒng 肿）：隆起如山顶形状的坟墓。

⑬墓祭：在墓前祭祀，即今扫墓。《后汉书·明帝纪》：“永平元年”唐李贤注引《汉官仪》：“古不墓祭。”

⑭黷（dú 独）：轻漫；不尊敬。

⑮《墨子·节葬下》：“棺三寸，足以朽体；衣衾之敛，足以覆恶。”棺椁（guǒ 果）：里层为棺，外层为椁。椁为套棺。《墨子·七患》：“死又厚为棺椁，多为衣裘。”

⑯不食之地：指不长庄稼农作物的土地。

⑰易代：改朝换代。

⑱苇炭：指芦灰，用以吸潮保持干燥。《吕氏春秋·安死》：“积石积炭，以环其外。”又“积炭非但御湿，亦使树木之根不穿入也。”

⑲《汉书·文帝纪赞》：“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瓦器：陶器制品。

⑳途车：用泥做的车。刍灵：用茅草编扎的人、马。《礼记·檀弓下》：“途车、刍灵，自古有之。”《论衡·乱龙》：“途车、刍灵，圣人知其无用，示其生存，不敢无也。”《后汉书·光武帝纪》：“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车，茅马，使后世之人不知其处。”

㉑际会：原本“际”作“嚓”，今据《三国志·魏志·文帝纪》改。本指交际会合，此指棺木所有的地方。三过：三遍。《礼·丧大记》：“君大棺……盖用漆三衽

三束。”

㉒饭含：人死入敛后，用珠玉、贝米等物塞放在死者口中，称饭含。《战国策·赵策三》：“生不得事养，死不得饭含。”《吕氏春秋·节丧》：“含珠鳞施。”东汉高诱注：“含珠，口实也。”

㉓珠襦玉匣：《初学记》卷十四《礼部下·葬》引《西京杂记》卷一：“汉帝及侯王送葬者，皆珠襦玉匣，匣形如铠甲，连以金缕，武帝匣上皆镂以蛟龙鸾凤龟鳞之像，时谓为蛟龙玉匣。”

【今译】

《礼记》说：“国君即位之时，便要准备好棺木。”意思是活着的时候不要忘记死亡。上古时代，尧死后埋葬在谷林，坟地上栽满了树木，以遮蔽坟墓；禹死后埋葬在会稽，为了不影响农田耕作，便葬在山林中，山林没有什么变化。这样看来，封土的制度，不是上古时的做法，因此我不准备采用。陵墓根据山的形状因地制宜，不要封土植树，不要建立寝殿，不要设置守墓人的区域，不要修建神道。所谓埋葬，就是埋藏起来，希望不要让人看见的意思。人的尸骨没有痛痒的感觉，坟墓也不是神灵居住的房子。《礼记》上说不要祭墓，是因为希望活着的人对死者没有失敬的地方。装进棺椁不过是想防止尸骨朽坏，穿上衣服不过是防止肉体腐烂而已。所以我死之后，就葬在荒丘废墟不长庄稼的地方，以防改朝换代后人们会知道我的葬地。不要施放芦苇炭灰，不要埋藏金银铜铁。一律用陶制的器皿，以合符古代使用泥车、草马的含义就行了。棺木只须油漆三遍。饭含不要使用珠玉。不要使用珍珠做的衣服玉套，以及其他各种愚昧的风俗做法。

【原文】

季孙以玙璠敛，孔子历级而救之，譬之暴骸中原[①]；宋公厚葬，君子谓华元、乐莒不臣，以为弃君于恶[②]。汉文帝之不发霸陵，无求也[③]；光武之掘原陵，封树也[④]。霸陵之完，功在释之[⑤]；原陵之掘，罪在明帝[⑥]。是释之忠以利君，明帝爱以害亲也。忠臣孝子，宜思仲尼、丘明、释之之言[⑦]，鉴华元、乐莒、明帝之戒。存于所以安君定亲、使魂灵万载无危，斯则圣贤之忠孝矣[⑧]！

注释

①季孙：即季孙如意，世称季平子。春秋时鲁国大夫，鲁桓公少子季友后裔。和仲孙、叔孙称为“三桓”，长期把持鲁国朝政。季孙死后，他的家臣阳虎准备用玙璠敛葬。因玙璠为国君佩带之物，孔子认为不合礼法，且有后患。有关的记载略有不同。《左传·定公五年》：“六月，季平子行东野，还未至，丙申，卒于房。阳虎将以玙璠敛，仲梁怀弗与。”《吕氏春秋·安死》：“鲁季孙有丧，孔子往吊。……主人以玙璠敛，孔子径庭而趋，历级而上曰：‘以宝玉收，譬之犹暴骸中原也。’伪《孔子家语·曲礼·子夏问第四十三》：“季平子卒，将以君之玙璠敛，赠以珠玉。孔子初为中都宰，闻之，历级而救之。曰：‘送而以宝玉，是犹暴尸于中原也。’”另见《论衡·薄葬》。历级：登上台阶。玙璠：参见《与钟繇谢玉玦书》注⑤。

②宋公：指宋文公。华元、乐莒（jǔ 举，《左传》作“乐举”），都是宋国大夫。宋文公死后，他们坚持厚葬，遭到国人反对。《左传·成公二年》：“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君子谓：华元、乐举，于是乎不臣。臣，治烦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争。今二子者，君生则纵其惑，死又益其侈，是弃君于恶也。何臣之为？”

③霸陵：西汉文帝陵墓，在长安（今陕西西安）东南。此陵生前已建造。《汉书·张释之传》：“从行至霸陵。上（文帝）……意悽怆悲怀，顾谓群臣曰：‘嗟呼！以北山石为椁，用纯絮斫陈漆其间，岂可动哉！’左右皆曰善。释之前曰：‘使其中有可欲，虽锢南山，犹有隙；使其中无可欲，虽无石椁，又何戚焉？’文帝称善。”又《汉书·文帝纪》载汉文帝遗诏：“霸陵山川因其故，无有所改。”

④原陵：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坟墓，距洛阳十五里。《后汉书·明帝纪》：“三月丁卯，葬光武皇帝于原陵。”又《光武帝纪》载遗诏曰：“朕无益百姓，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务从约省。”又《祭祀下·宗庙》：“光武皇帝崩，明帝即位，以光武帝拨乱中兴，更为起庙。”又《礼仪下·大丧）唐李贤注引《董卓传》：“卓使吕布发诸帝陵及公卿以下冢墓，收其珍宝。”原陵亦在其中。

⑤《后汉书·光武帝纪》：“帝曰：……而霸陵独完受其福，岂不美哉！”唐李贤注：“谓赤眉入长安，惟霸陵不掘。”释之：张释之，生卒年不详，字季，西汉南阳堵阳（今河南方城东）人。汉文帝时任廷尉，汉景帝时为淮南相。《汉书》卷五十有传。参见注③。

⑥参见注④。

⑦此句《后汉书·礼仪下·大丧》唐李贤注引作“宜思释之之言，察明帝之戒”。

⑧《吕氏春秋·安死》：“欲爱而反害之，欲安而反危之，忠臣孝子亦不可以厚葬也。”

【今译】

春秋时，鲁国大夫季孙如意以珰璠敛葬，孔子知道后，登上台阶去制止。打比方说，这等于是把尸骸暴露于天下；宋文公死后，举行隆重的葬礼，君子认为他的大臣华元、乐莒不像臣子，因为他们等于是把国君抛弃在罪恶的地方。汉文帝的霸陵不被后人发掘，是国为他的陵墓简单无所需求；光武帝的陵墓被人发掘，是因为他封土植树，很是讲究。霸陵完好无损，功劳在于张释之；原陵被发掘偷盗，罪责在于汉明帝。所以张释之的忠心有利于君主，汉明帝的偏爱反而害了自己的亲人。忠臣孝子，应当想想孔子、左丘明、张释之的话，并以华元、乐莒、汉明帝为教训。要想到如何使君主亲人平定安宁，让他们的灵魂千秋万载没有灾难，这才是圣人贤才要求的忠孝。

【原文】

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丧乱以来[1]，汉氏诸陵无不发掘，乃至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2]，是焚如之刑也[3]。岂不重痛哉！祸由乎厚葬通树。"桑霍为我戒[4]"，不亦明乎！其皇后及贵人以下不随王之国者，有终没皆葬涧西，前又以表其处矣。盖舜葬苍梧，二妃不从[5]；延陵葬子，远在嬴、博[6]。魂而有灵，无不之也。一涧之间，不足为远。若违今诏，妄有所变改造施[7]，吾为戮尸地下。戮而重戮，死而重死。臣子为蔑死君父，不忠不孝。使死者有知，将不福汝。其以此诏藏之宗庙，副在尚书、秘书、三府[8]。

注释

①丧乱：指董卓之乱。

②参见前"原陵"注。

③焚如之刑：如同遭受焚烧的刑法。

④桑霍：桑指桑弘羊（公元前152—公元前80年），西汉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人。汉武帝时任搜粟都尉，御史大夫，以盐铁之利富天下。后为其子谋利，参与反叛，昭帝时被诛杀。霍指昭帝时大司马、博陆侯霍光之子霍禹，骄奢成性，宣帝时被诛杀。《汉书·张延寿传》："（张）临亦廉俭，每登阁殿，常叹曰：'桑霍为我戒，岂不厚哉！'"唐颜师古注："桑，桑弘羊也；霍，霍禹也。言以骄奢致祸也。"按据《汉书·霍光传》："禹既嗣为博陆侯、太夫人显改光时所自造茔制而侈大之。起三出闕，筑神道，北临昭灵，南出承恩。"

⑤二妃：指舜的两个妻子娥皇、女英。《史记·五帝本纪》："（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南朝宋裴骃集解引《礼记》："舜葬于苍梧之野，三妃不从。"（按：见《檀弓上》。）"三"字或误。

⑥延陵：指春秋时吴国公子季札，因其封地在延陵（今江苏武进），时人称为延陵季子，后改封州来，又称延州来季子。《礼记·檀弓下》："延陵季子适齐，于其反也，其长子死于嬴、博之间。"另见《汉书·刘向传》及汉刘所向著《说苑·修文》。晋皇甫谧《高士传·梁鸿》"昔延陵季子，葬于嬴博之间，不归乡里"，记载不同。嬴：古地名。《左传·哀公十五年》："公孙宿以其甲兵入于嬴。"晋杜预注："嬴，齐邑也。"博：古地名，春秋时齐的博陵县。汉以后称博平。

⑦造施：造作施为。

⑧副：副本。尚书：指尚书员，管宫中文书及朝臣奏章。秘书：秘书令，掌朝廷机要文书。三府：汉代以太尉、司徒、司空的府署为三府。

【今译】

从古到今，没有不灭亡的国家，也没有不被盗掘的坟墓。自董卓作乱以来，汉朝各代帝王的陵墓没有不被盗掘的，甚至于焚烧棺木以获取玉匣、金缕玉衣，尸体骸骨都被烧尽，简直如同刑罚一样。难道还不沉痛吗？灾祸由于厚葬封林。古人说"桑弘羊、霍禹是我的鉴戒"！不是很明白的吗？皇后以及贵人以下的嫔妃，不随我去死的，一旦死后，都埋葬在山涧的西边，地方以前已标示过了。虞舜死后埋葬在苍梧，他的两个妃子没有相从；延陵季子埋葬儿子，亦在远离家乡的嬴、博之间。人如果真有灵魂，哪儿去不了呢？一涧之隔的地方并不算远。假若有人违反我的命令，轻举妄动加以改变，另有做法的，我将在地下屠戮他的尸体。屠戮了再屠戮，让他死了再死。作臣下子女的轻视君主父母，是不忠不孝的行为。假使死去的人知道了，将不会使你幸福。要把这个命令收藏在祖宗的庙堂里，另外写几个副本，让尚书、秘书令、三府备案。

与群臣诏

【题解】

曹丕即帝位后发布的诏令，除上述见诸正史的部分外，还有一些

散见在诸如《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类书中，大多文句残破，且无以命题，史实背景更难确定。《艺文类聚》等皆以《诏群臣》统而命之。清严可均《全三国文》卷六所辑数则，都仍《艺文类聚》之旧题名《诏群臣》。今并录入《补遗》，可参看。

【原文】

南方有龙眼、荔枝[1]，宁比西国葡萄、石蜜乎[2]！酢且不如中国[3]。凡枣味莫若安邑御枣也[4]。

注释

①此节见《太平御览》卷八百五十七《饮食部十五·蜜》、卷九百七十一《果部下·荔枝》。龙眼：即桂圆，成熟于荔枝之后，俗称荔枝奴。盛产于今广东、福建等地。荔枝：南方产水果。东汉王逸《荔枝赋》："卓绝类而无俦，超众果而独贵。"

②西国：西域诸国。《艺文类聚》卷八十作"西园"。石蜜：用甘蔗汁加工的块状糖，形如崖蜂糖。

③酢：酸。中国：中原。

④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

【今译】

南方的龙眼、荔枝，难道比得上西域的葡萄、石蜜吗？酸且不如中原的果实。枣的味道都比不上安邑御贡的密枣。

【原文】

真定郡梨[1]，大若拳[2]，甘若蜜，脆若淩[3]，可以解烦释渴[4]。

注释

①此节见《太平御览》卷九百六十九《果部六·梨》引"魏文帝诏曰"。《艺文类聚》卷八十六《果部上·梨》。真定：今河北正定南。郡：《太平御览》卷九百六十九《果部六》作"御"，按真定梨或为贡品，为御用之物。

②《艺文类聚》卷八十六无此三字。

③淩：同"凌"，冰块。《全三国文》卷六改作"菱"。

④释渴：《艺文类聚》卷八十六作"饴"。

【今译】

真定御贡的梨，大如拳头，甘甜如蜂蜜，清脆如冰凌，可以用来解除烦恼消除干渴。

又

【原文】

前于阗王山习所上孔雀尾万枚[1]，文彩五色，以为金根车盖[2]，遥望曜人眼[3]。

注释

①本节见《艺文类聚》卷九十一《鸟部中·孔雀》引"魏文帝诏曰"。《太平御览》卷九百二十四《羽族部十一·孔雀》引"魏文帝与朝臣诏曰"，无"山习"二字。于阗：汉魏时西域的一个国家，辖境在今新疆和田一带。《汉书·西域传》："于阗国王治西域，去长安九千六百七十里，户三千三百，口万九千三百。"

②金根车：纬书《孝经援神器》："德至山陵则景云现，泽出神马，山出根车。"认为根车是吉祥之物。秦汉以后用金装饰，称金根车。晋崔豹《古今注上·舆服》："金根车，秦制也。秦并天下，阅三代之舆服，谓殷得瑞山车，一曰金根车，故作金根之车，秦乃增饰而乘舆焉，汉因而不改。"

③曜：《太平御览》卷九百二十四作"耀"，意同。

【今译】

不久前于阗国王山习进献了上万枚孔雀翎毛，五彩斑斓，我用来作金根车的车盖，远远望去，使人眼花缭乱。

又

【原文】

新城孟太守道[1]，蜀肫鸡鹜味皆淡[2]，故蜀人作食，喜蓄饴蜜[3]，[以助味也][4]。

注释

①此节见《北堂书钞》卷一百四十七,《太平御览》卷八百五十七《饮食部十五·蜜》引作"魏文帝与朝臣诏"。孟太守:指蜀国降将孟达,任新城太守。参见《答孟达诏》。

②肫(zhūn 谆):家禽的胃。《北堂书钞》卷一百四十七肫字前有"赭"字。按赭(zhū 猪),家畜的肚。

③饴(yí 怡):糖浆。

④《北堂书钞》卷一百四十七有"以助味也"四字。今据补。

【今译】

新城孟达太守说,四川家畜家禽的肠胃和鸡鸭的味都很淡,所以四川人作食物时,喜欢添加糖浆蜂蜜,[用来加重味道]。

下颍川诏

【题解】

颍川,地名,即今河南禹县,本为秦王嬴政十七年(公元前230年)所置郡之一。辖境包括今河南登封、宝丰以东,尉氏、郾城以西,密县以南,叶县、舞阳以北县地。东汉中平初年波才黄巾军在此起义,曹操起兵征伐,是其初露头角的发祥地。《三国志·魏志·文帝纪》"黄初二年(公元221年)正月壬午,复颍川郡一年田租"。复,退还。退还颍川一年的租税,以示褒奖。

诏见《三国志·魏志·文帝纪》南朝宋裴松之注引《魏书》载诏曰。《全三国文》卷六题作《复颍川一年田租诏》。

【原文】

颍川,先帝所由起兵征伐也①。官渡之役,四方瓦解,远近顾望②,而此郡守义。丁壮荷戈,老弱负粮。昔汉祖以秦中为国本③,光武恃河内为王基④。今朕复于此登坛受禅⑤,天以此郡,翼成大魏⑥。

注释

①颍:原本作"颖",今据《三国志·魏志·文帝纪》改。先帝:指曹操。据《三

国志·魏志·武帝纪》:"光和末(按指光和六年,公元183年)黄巾起,拜骑都尉,讨颍川贼,迁为济南相。"

②官渡:地名,在今河南中牟东北。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曹操与袁绍会战于此。顾望:观望。

③秦中:关中,今陕西中部平原地区。据《史记·高祖本纪》:"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

④恃:仗恃;凭借。河内:泛指黄河以北地区,又称河北。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古帝王之都多在河东、河北,故呼河北为河内,河南为河外。"据《后汉书·光武帝纪》:"王莽篡位,(刘)秀愤兴兵,破王寻、王邑于昆阳,诛王郎、铜马于河北,平定天下,海内蒙恩。"王基:帝王的基础。

⑤据《三国志·魏志·文帝纪》,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曹丕受禅称帝,"乃为坛于繁阳"。清卢弼《三国志集解》引宋胡三省曰:"时南巡至颍川颍阴县筑坛于曲蠡之繁阳亭,是年以繁阳为繁昌县。"

⑥翼:辅佐。

【今译】

颍川是先帝起兵征战,开创事业的地方。官渡之战时,四方瓦解分离,远近的人都持观望的态度。只有此地的人民信守道义,青壮年拿起武器参战,老弱运送粮食。以前汉高祖以关中为建国的根本,光武帝亦依靠河北为帝王的基础。如今我在此登坛接受帝位,这是天意,以这个地方辅佐我建立大魏国。

增封中牟侯彰诏

【题解】

这是关于鄢陵侯曹彰增加封邑的诏令。

曹彰(?—公元223年),字子文,三国谯(今安徽亳县)人。曹操第三子,曹丕同母弟。曹操在世时,任骁骑将军,封鄢陵侯。据《三国志·魏志·任城威王传》:"文帝即王位,彰与诸侯就国,诏曰。"可知此诏是延康元年(公元220年)曹丕继位魏王时作。

原本题作《增封中牟侯彰诏》。考《魏志》本传,曹彰封鄢陵侯在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至此诏颁发前,其爵位未变。至黄初二

年(公元221年),始进爵为公。第二年,封任城王。黄初四年(公元223年)逝。子楷嗣,徙封中牟侯,因此,"中牟侯"与其无关。张溥误记。

《全三国文》卷五题作《任城王新增邑诏》,据本传,曹彰封王在黄初三年(公元222年),此诏颁发时其身份仍是鄢陵侯。

诏见《三国志·魏志·任城威王彰传》。

【原文】

先王之道,庸勋亲亲[1],并建母弟[2]。开国承家,故能藩屏大宗[3],御侮厌难[4]。彰前受命北伐[5],清定朔土[6],厥功茂焉[7]。增邑五千,并前万户。

注释

①庸勋:功勋。亲亲:亲近父母兄弟。伪《孔子家语·哀公问政》:"孔子曰: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亲亲也。……亲亲则诸父兄弟不怨。……爵其能,重其禄,同其好恶,所以笃亲亲也。"

②建:树立;提拔。

③藩屏:屏障。《诗经·大雅·板》:"价人维藩,大师维垣,大邦维屏,大宗维翰。"后引伸为保护,保障。大宗:本指始祖的嫡长子,此指宗族。

④御侮:防御侮辱。厌难:镇压危难。厌:同"压"。

⑤北伐:指曹彰受曹操命征讨代郡乌桓事,参见《与鄢陵侯彰书》。

⑥朔土:北方的土地。

⑦茂:盛;大。

【今译】

古代君王留下的训导说,功勋应该给予父母双亲,也要建立在同母兄弟身上,以开创国家,承继事业,维护宗族,抵御侮辱,消除危难。曹彰以前受命北伐,平定北方的土地,功劳卓著。特增加封邑五千户,和以前的封邑一起,总共一万户。

答临淄侯植诏

【题解】

曹植(公元192—232年),曹操第四子,曹丕同母弟。建安十九年

(公元214年)封临淄侯。

张溥题注引《太平御览》卷五百二十六曹植《请祭先王表》,且云:"植表欲祭先王操于北河之上,博士鹿优、韩盖等以为《礼》'公子不得称先君,公子之子不得祖诸侯',谓不得立其庙而祭之也。《礼》又曰:'庶子不得祭宗庙。'遂诏答之。"曹植上表请求祭奠亡父,本是情理中的事,却被曹丕以不合符礼教制度加以禁止,这其实是兄弟之间权力之争在曹操死后的继续。

据《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曹操于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春正月病逝于洛阳,二月葬高陵。而曹植《请祭先王表》云"计先王崩来,未能半岁",曹丕诏云"得月二十八日表",知此诏作于是年六月底。

诏见《太平御览》卷五百二十六。《全三国文》卷六题作《止临淄侯植求祭先王诏》。

【原文】

得月二十八日表,知侯推情①,欲祭先王于河上②。览省上下,悲伤感切。将欲遣礼,③以纾侯敬恭之意④,会博士鹿优等奏礼如此⑤,故写以示⑥。开国承家,顾迫礼制。惟侯有心,与吾同之。

注释

①推情:推心置腹之情。

②河上:曹植《请祭先王表》:"臣欲祭先王于北河之上。"据《三国志·魏志·陈矫传》:"矫曰:'王薨于外,天下惶惧,太子宜割哀即位,以系远近之望。且又爱子(按指曹植)在侧,彼此生变,则社稷危矣!'"又《苏则传》:"初,则及临淄侯植闻魏氏代汉,皆发服悲哭。文帝闻植如此,而不闻则也。"对曹植的防范是很严密的。曹丕即位后,很快改封曹植为鄄城侯。疑此时曹植已到鄄城(今山东鄄城县北),在黄河北侧。

③遣礼:遣送祭礼。曹植《请祭先王表》:"乞请水瓜五枚,白柰二十枚。"

④纾:宽解;慰藉。

⑤参见《题解》。

⑥写:移置;交付。此句说祭奠之事已交付下面的人,曹植不必亲往。

【今译】

得览本月二十八日表章，知道你诚心诚意，想在黄河之上祭奠父王。把表上下反复读后，心中很是哀伤悲切，正准备发送祭品，以宽解你诚恳恭敬的心情，刚好博士鹿优等上奏祭礼之事，和你不谋而合，所以将此事移交给下面办理。开创国家，承继事业，都要合乎礼制的规定。推想你的本意，应该和我相同。

答北海王衮诏

【题解】

曹衮（？—公元235年），曹操环夫人生子，曹丕异母弟。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封平乡侯，明年改封东乡侯、赞侯。黄初二年（公元221年）改封公爵，第二年封北海王。《三国志·魏志·武文世王公传·曹衮传》："（黄初）三年（公元222年），为北海王。其年，黄龙见邺西漳水，衮上书赞颂。诏赐黄金十斤，诏曰。"

清严可均《全三国文》卷五题作《答中山王献黄龙颂诏》。按黄初三年，曹衮始封北海王；四年，改封赞王，七年，徙封濮阳。魏明帝太和六年（公元232年），始封中山王。其献颂时，安得有中山王的封爵？张溥题是。

诏见《三国志·魏志·曹衮传》。

【原文】

昔唐叔归禾①，东平献颂②，斯皆骨肉赞美，以彰懿亲③。王研精坟典④，耽味道真⑤，文雅焕炳⑥，朕甚嘉之。王其克慎明德，以终令问⑦。

注释

①唐叔：春秋时晋国的开创人，周武王子、周成王弟，名虞。因封为唐，称唐叔虞。姬姓，字子于。归禾：赠送嘉禾。《竹书纪年》卷下："（成王十一年）唐叔献嘉禾，王命唐叔归禾于周文公。"嘉禾指特别茁壮或一茎多穗的稻禾，古人认为是吉祥太平的象征。东汉王充《论衡·讲瑞》："嘉禾生于禾中，与禾中异穗，谓之嘉禾。"

②东平：指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儿子、明帝刘庄之弟、东平宪王刘苍。建武十五

年(公元39年)封为东平公,两年后进爵为王。据《后汉书·东平宪王苍传》,汉明帝永平十五年(公元72年),明帝"行幸东平,赐苍钱千五百万,布四万匹。帝以所作《光武本纪》示苍,苍因上《光武受命中兴颂》,帝甚善之,以其文典雅"。

③彰:发扬光大。懿(yì易)亲:本指至亲。《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如是则兄弟虽有小忿,不废懿亲。"此处指皇室宗亲。

④坟典:古代典籍三坟、五典的总称。《左传·昭公十二年》:"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晋杜预集解:"皆古书名。"托名汉孔安国《尚书序》:"伏牺、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按这是后人附会之说,东汉刘歆《七略》、班固《汉书·艺文志》、唐魏征《隋书·经籍志》都没有著录。

⑤耽味:沉浸其中,加以体会。道真:本指得道的真人,此指经典的内涵精义。《魏志·曹衮传》:"每兄弟游娱,覃思经典。"

⑥焕炳:光彩夺目。

⑦令问:《魏志·曹衮传》作"令闻",按令闻是,指美好的名声。

【今译】

以前唐叔向他的兄长周成王赠送美好的稻禾,东平王刘苍向他的哥哥汉明帝献上动人的颂词,这都是兄弟骨肉之间用赞美来发扬光大皇室宗亲之间的感情。你研读书籍经典,沉浸在里面,体会内涵精义,文质彬彬,光彩照人,我很是嘉许。希望你继续谦虚谨慎,使美好的名声传留下去。

待杨彪客礼诏

【题解】

杨彪(公元141—225年),字文先,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人。东汉兴平元年(公元194年)为太尉。自其曾祖杨震起,其家四代为太尉之职,"弘农杨氏"是东汉有名的世家大族。东汉末年政治动乱,他在家称疾不仕,积十年之久。其子杨修为曹操忌杀。曹丕即帝位,优待前朝故臣,根据《礼记·曲礼上》"谋于长者,必操几杖以从之"的古训,赐其几杖。《后汉书·杨彪传》:"及魏文帝受禅,欲以彪为太尉,先遣使示旨。彪辞曰:'彪备汉三公,遭世倾乱,不能有所补益。耄年

被病，岂可赞维新之朝？'遂固辞。乃授光禄大夫，赐几杖衣袍，因朝会引见，令彪著布单衣、鹿皮冠，杖而入，待以宾客之礼。"

《三国志·魏志·文帝纪》："黄初二年（公元221年）冬十月，授杨彪光禄大夫。"南朝宋裴松之注引《魏书》："己亥，公卿朝朔旦，并引故汉太尉杨彪，待以客礼。诏曰。"

诏见《三国志·魏志·文帝纪》。《全三国文》卷六题作《赐故太尉杨彪几杖诏》。

【原文】

夫先王置几杖之赐[1]，所以宾礼黄耇[2]，褒崇元老也。昔孔光、卓茂皆以淑德高年[3]，受兹喜锡[4]。公故汉宰臣，乃祖以来，世著名节[5]。年过七十，行不逾矩，可谓老成人矣，所宜宠异以章旧德[6]。其赐公延年杖及凭几。谒请之日[7]，便使杖人，又可使著鹿皮冠[8]。

注释

①几杖：凭几和手杖，供年老人靠身休息和扶杖行走。《礼记·曲礼上》："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称谢，则必赐之几杖。"

②黄耇（gǒu 苟）：指年迈之人。《尚书·周书·召诰》："今冲子嗣，则无遗耇老。"《诗经·小雅·南山有台》："乐只君子，遐不黄耇。"毛传："黄，黄发也；耇，老。"

③孔光（公元前65年—公元5年）：字子夏，西汉鲁国（今山东曲阜）人，孔子十四世孙。历仕西汉成帝、哀帝、平帝之朝，先后任博士、尚书令、御史大夫、丞相等职，掌管机枢近二十年。《汉书·孔光传》："太师光，圣人之后，先师之子。……今年耆有疾，……赐太师灵寿杖，黄门令为太师省中坐置几。"卓茂（？—公元28年）：字子康，东汉南阳宛（今河南南阳）人，曾事孔光；孔光称其为长者。出任密县县令，治理有方，境内道不拾遗，灾害不生。王莽执政时，以病免归郡。据《后汉书·卓茂传》，光武帝刘秀即位，访求卓茂，"以茂为太傅，封褒德侯，食邑二千户，赐几杖、车马、衣一袭、絮五百斤。"

④锡：同"赐"。

⑤《后汉书·杨彪传》："自（杨）震至彪，四世太尉，德业相继，与袁氏俱为东京名族云。"

⑥章：同"彰"，发扬光大。

⑦谒（yè 叶）：晋见；朝拜。

⑧鹿皮冠:一种用鹿皮做的帽子,一般为隐士所戴。

【今译】

古代帝王设置凭几、手杖的赏赐,是用来礼敬老人,褒奖功臣元老的。以前孔光、卓茂因有好的品德,在年纪大的时候,受到这种特殊的待遇。你是汉代的宰辅大臣,从你的曾祖以来,世世代代都以名节著称。现在你虽年过七十,言行仍不违反规矩,真可以说是老成持重的人啊!应该有特别的恩宠来表彰你过去的德行。特赏赐你延年手杖和靠几,朝见的时候,就可以扶着手杖来,还可以戴鹿皮冠。

赐华歆诏

【题解】

华歆(公元157—231年),字子鱼,三国平原高唐(今山东禹城西南)人。曾事袁术、孙权,后归曹操,代荀彧或为尚书令。魏国初建,为御史大夫。曹丕继位魏王,他任相国;曹丕称帝后,他出任司徒。

《三国志·魏志·华歆传》:"歆素清贫,禄赐以振施亲戚故人,家无担石之储。公卿尝并赐没入生口,唯歆出而嫁之。帝叹息,下诏曰。"时在黄初二年(公元221年)。

诏见《三国志·魏志·华歆传》。《全三国文》题作《诏赐华歆衣》。

【原文】

司徒,国之俊老①,所与和阴阳理庶事也②。今大官重膳③,而司徒蔬食④,甚无谓也⑤。特赐御衣,及为其妻子男女皆作衣服。

【注释】

①司徒:三公之一,主管教化。俊老:大老,德高望重的人。俊:大。

②庶事:众多的事情。《尚书·益稷》:"庶事康哉!"

③重膳:味美价高的饮食。

④蔬食:犹言蔬食淡饭,一般的饮食。

⑤无谓:无聊;没有意思。

【今译】

司徒一职，是德高望重的人担任，协调阴阳处理众事的职务。现在大官都讲究饮食，司徒却蔬食淡饭，很没有意思。特诏令赏赐御制的衣服，同时为他的妻子儿女都制作新衣。

论孙权诏

【题解】

本篇参见《又报孙权书》。

诏见《三国志·吴志·吴主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魏略》，时为黄初三年（公元222年）。《全三国文》卷六题作《诏责孙权》，然文中并无责备孙权意。

【原文】

权前对浩周自陈，不敢自远①，乐委质长为外臣②，又前后辞旨，头尾击地③，此鼠子自知不能保尔许地也④。今又与周书，请以十二月遣子⑤，复欲遣孙长绪、张子布随子俱来⑥，彼二人皆权股肱心腹也。又欲为子于京师求妇，此权无异心之明效也。

注释

①浩周：参见《又报小权诏》注⑪。自远：自行疏远。

②委质：委身，指臣服称藩。

③头尾击地：指言行不一，前后抵触。

④许地：些许之地，指东吴。

⑤遣子：指派遣太子孙登为人质。

⑥孙长绪：据《三国志·吴主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吴录》，孙邵，字长绪，北海人，曾为孔融功曹，被称为有"廊庙之才"。后投孙权，拜庐江太守，黄武初年（公元222年）为丞相，封阳羡侯。张子布：即张昭，字子布，东吴文臣之首，官辅吴将军。事见《吴志·张昭传》。

【今译】

孙权不久前对浩周自我表白，不敢自行与魏朝疏远，乐意委身永

远为外邦之臣。但又多次借故推托朝旨，言行不一，前后抵触，这是鼠辈自知不能保全其些许之地的行为。现在又写信给浩周，请求在十二月间派遣太子来作人质，并准备让孙长绪、张子布随太子一起到来，这两个人都是孙权的心腹大臣。还想为太子在京城寻找后妃，这或许是孙权还没有反叛之意的明白表示吧！

以陈群为镇军司马懿为抚军诏

【题解】

黄初六年（公元225年）二月，曹丕再次对东吴孙权发动大规模的征讨战争。这是出征前为调度前后方事宜，任命有关官员的诏令。

《三国志·魏志·文帝纪》："六年春二月，……辛未，帝为舟师东征。"南朝宋裴松之注引《魏略》载诏。但是，这次征讨无功而还。《魏志·文帝纪》又载："八月，帝遂以舟师自谯循涡入淮，从陆道幸徐。九月，筑东巡台。冬十月，行幸广陵故城，临江观兵，戎卒十余万，旌旗数百里。是岁大寒，水道冰，舟不得入江，乃引还。"《吴志·吴主传》裴松之注引《吴录》："是冬魏文帝至广陵，……有渡江之志。权严固守。时大寒，冰，舟不得入江。帝见波涛汹涌，叹曰：'嗟乎！固天所以隔南北也。'遂归。"

诏见《三国志·魏志·文帝纪》南朝宋裴松之注引《魏略》，又见《文馆词林》卷六百六十二。《全三国文》卷六题作《伐吴设镇军抚军大将军诏》。

【原文】

昔轩辕建四面之号①，周武称"予有乱臣十人②"。斯盖先圣所以体国君民③，亮成天工④，多贤为贵也。今内有公卿，以镇京师；外设牧伯，以监四方⑤。至于元戎出征⑥，则军中宜有柱石之贤帅⑦。辎重所在，又宜有镇守之重臣，然后车驾可以周行天下，无内外之虑。吾今当征贼，欲守之积年。其以尚书令颍乡侯陈群为镇军大将军⑧，尚书仆射西乡侯司马懿为抚军大将军⑨。若吾临江授诸将方略，则抚军当留许昌，督后诸军，录后台文书事⑩；镇军随车驾，当董督众军⑪，录行尚书

事。皆假节鼓吹[12]，给中军后骑六百人。吾欲去江数里，筑宫室，往来其中。见贼可击之形，便出奇兵击之；若或未可，则当舒六军以游猎，飨赐军士[13]。

注释

①《史记·五帝本纪》载，轩辕黄帝时，诸侯互相侵伐，轩辕决定亲征，于是在东、南、西、北四方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各以封号。南朝宋裴骃集解引东汉郑玄曰："风后，黄帝三公也。"引东汉班固曰："力牧，黄帝相也。"《史记·封禅书》："鬼臾区号大鸿，黄帝大臣也。"常先，事不详。

②乱臣：治理之臣。乱反训为治。《尔雅·释诂》："乱，治也。"《尚书·泰誓中》载，周武王讨伐商纣，在孟津会师，作《泰誓》。说"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虽有周亲，不如仁人"。据伪《孔传》，这十人是：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毕公、荣公、太颠、闳夭、散宜生、南宫适、邑姜。

③体国君民：统治国家，管理百姓。

④亮成：辅助以成事。天工：天职。《尚书·皋陶谟》："无旷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⑤牧伯：汉代指州郡级别的官员。监：监察；管理。

⑥元戎：本指军中主帅，此指国君。

⑦柱石：参见《赐温恢子生爵关内侯诏》注①。

⑧陈群（？—公元236年）：字长文，三国颍川许昌（今河南许昌东）人。初任刘备别驾，后归曹操任司空掾。曹丕即位后任尚书，曾建议推行九品中正制。明帝时任司空。

⑨司马懿（公元179—251年）：字仲达，三国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西南）人。初任曹操主簿，曹丕即位后历任中庶子，因机谋应变出众为曹丕信任。明帝时任大将军。明帝死后，他操纵朝政，其子司马师、司马昭相继专权。其孙司马炎于公元265年取魏而代，建立西晋政权，追赠他为宣帝。

⑩录：总领；总管。后台：台省，指各部衙。

⑪董督：管理督察。

⑫假节：古代官员执行特殊任务时，借（持）节杖表示身份的一种凭证。鼓吹：一部乐曲，本为军中之乐，但必须有一定级别地位的人才能享受。东汉时，守边将领和统帅万人以上的将领才能配置鼓吹，否则便是违法。

⑬飨（xiǎng响）：用酒肉犒劳。

【今译】

以前轩辕黄帝设立东南西北四面统帅的封号，周武王亦说“我有十个治世的能人”。这些都是前代圣人用来统治国家，管理百姓，辅助天职，以贤才多为贵的做法。如今朝廷内有公卿大臣镇守京都，外有州牧郡伯监察四方。至于国君出发征讨，则军中应当有柱石般贤良的统帅；辎重所在的地方，又应该有监守管理的大臣，然后国君的车辇才能走遍天下，内外都没有担忧顾虑。现在我将要征讨孙权，而且想用几年的时间来防守。因此诏令颍乡侯陈群为镇军大将军，尚书仆射西乡侯司马懿为抚军大将军。要是我亲临长江向诸将传授战略，抚军将军应当留在许昌，监督后方诸军，总领各部门的文书事务；镇军将军伴随车驾，管理督察六军，总领履行尚书的职权。都持节杖，配给鼓吹，拨给中军骑兵六百人。我打算在长江数里外的地方，修筑官室堡垒，往来其中。一旦发现可以袭击对方的情况，便出其不意，立即派兵袭击。如果不能这样做，就率领六军在野外打猎，用来犒劳军士。

诏王朗等三公

【题解】

王朗（？—公元228年），原名严，后改名朗，字景兴。三国东海郯（今山东郯城县西南）人。三国魏政治家、文学家，曾任曹操参司空军事。曹丕称帝，历任御史大夫、司空。《隋书·经籍志》著录其文集34卷，大部分已亡佚。今存《与许文休书》等三篇。

东吴孙权在曹丕称帝后，为缓和与魏国的矛盾，曾一度有派遣太子孙登作人质的打算，但又时时采取拖延观望的态度，以观变化。所以在黄初三年（公元222年）再次叛乱，曹丕曾下讨伐令并亲自征讨（参见《伐吴诏》）。张溥题解引《三国志·魏志·王朗传》：“孙权欲遣子登入侍，不至。是时车驾徙许昌，大兴屯田，欲举军东征，朗上疏谏。……是时帝以成军遂行，临江而还，诏王朗等三公。”王朗疏中分析了当时双方的形势，认为与其出兵征讨，不如静观其变，“臣愚以为宜敕别征诸将，各明奉禁令，以慎守所部。外耀烈威，内广耕稼，使泊然若山，澹然若渊，势不可动，计不可测”。曹丕采纳了王朗的意见。

诏见《魏志·王朗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魏书》"东驾既还,诏三公曰"。此诏当作于黄初四年(公元223年)十一月,因诏中有"栖备高山"语。刘备于章武三年(即黄初四年)病逝,此诏当作于刘备生前。又据《魏志·文帝纪》黄初三年行幸宛,即本诏中"不腊西归"。参见清卢弼《三国志集解》卷十三《王朗传》注。《全三国文》卷六题作《车驾临江还诏三公》。

【原文】

三世为将,道家所忌[1];穷兵黩武[2],古有成戒。况连年水旱,士民损耗,而功作倍于前[3],劳役兼于昔。进不灭贼,退不和民。夫屋漏在上,知之在下[4]。然迷途知反[5],失道不远;过而能改[6],谓之不过。今将休息,栖备高山,沉权九渊[7]。割除摈弃,投之画外[8]。车驾当以今月中旬到谯,淮、汉众军,亦各还反[9],不腊,西归矣[10]。

注释

①三世为将:战国时王翦及其子王贲、孙王离三代人都是秦国的将领。据《史记·王翦列传》:"陈胜之反秦,秦使王翦孙王离击赵。……或曰:'王离,秦之名将也。今将强秦之兵,攻新造之赵,举之必矣。'客曰:'不然,夫为将三世者必败。必败者何也?必其所杀伐多矣,其后受其不祥。今王离已三世将矣。'"又《后汉书·耿弇传论》:"三世为将,道家所忌。"道家:即方家,有某方面知识特长,见识较高的人。《庄子·秋水》:"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唐成玄英疏:"方,犹道也。"

②穷兵黩(dú 独)武:指好战不休。汉刘向《新序·杂事》卷五:"是故好战穷兵,未有不亡者也。"又《淮南子·兵略训》:"汤之地方七十里,而王者,修战也;智伯有千里之地,而亡者,穷武也。"又《后汉书·刘虞传》:"虞患其黩武。"

③功作:指战事不断,劳民伤财。

④此二句说了解情况的是下面的人,指王朗上书。

⑤迷途知反:《楚辞·离骚》:"回朕车以复路兮,及行迷之未远。"反:同"返"。

⑥过而能改:《左传·宣公二年》:"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⑦备:刘备。权:孙权。

⑧画外:计划之外;考虑之外。意谓让刘备、孙权自生自灭,不必再兴师动众。

⑨反:同"返"。

⑩腊:岁终祭神,称腊祭。曹丕撤兵在黄初三年十二月,为每年腊祭之时。西

归:指返回许昌、洛阳。

【今译】

一家三代人为将率兵,是有识见的人所忌讳的。穷兵黩武好战不休,亦是自古以来人们引以为戒的。何况连年水旱之灾不停,老百姓损耗很大,而战争劳役比以前成倍增加,进军不能消灭敌人,退兵不能使人民和融太平。屋子漏了,只有下面的人知道。然而迷失了道路知道及时返回,就不会误得太远;有了过错能够改正,就不算是过错。从现在起开始休养生息,让刘备生活在他的高山,让孙权居住在他的水边,和他们割断关系,丢在一边,不再加以考虑。车驾应该在本月中旬回到谯郡,淮水和汉水的各路军马,亦立即撤回。不再举行例定的腊祭,直接西归洛阳。

与王朗诏

【题解】

王朗,参见《诏王朗等三公》。

张溥题解引《三国志·魏志·王朗传》云:"黄初中(鹈鹕集灵芝池),诏公卿举独行君子(参见前《鹈鹕集灵芝池诏》,时在黄初四年),朗荐光禄大夫杨彪,且称疾,让位于彪。帝乃为杨彪置吏卒,位次三公。诏朗,朗乃起。"

诏见《三国志·魏志·王朗传》。原本另有《报王朗让位诏》,与本篇重出,章经济堂本已删除。《全三国文》卷五题作《止王朗让位诏》。

【原文】

朕求贤于君而未得,君乃翻然称疾[1],非徒不得贤,更开失贤之路,增玉铉之倾[2]。无乃居其室出其言之不善,见违于君子乎!君其勿有后辞。

注释

①翻然：反而；反倒。

②玉铉：古代鼎器的执耳，用以举鼎，位于鼎的最高处，后用来比喻位高权重的大臣。《易·鼎卦》："上九，鼎玉铉，大吉无不利。"

【今译】

我希望通过你得到贤才，贤才没有得到，你反而说有病、要辞职。这不但得不到贤才，还开了一条失去贤才的路，增加倾倒大臣的危险。这岂不是住在别人家里，却说出对人家不好的话，有违于君子品德的行为吗？希望你再不要有推托的话了。

报王朗诏

【题解】

王朗，见《诏王朗等三公》。

张溥题解引《三国志·魏志·王朗传》云："朗为司空，帝颇出游，或深夜还宫，朗上书，帝报之。"曹丕自幼习弓马，尤喜校猎。称帝后，于政事之余，仍时时出猎。王朗书中有"近日车驾出临捕虎，日昃而行，及昏而反，违警跸之常法，非万乘之至慎也"。曹丕对深夜还宫，有违禁令的做法，做了改正。但对于出猎之事，仍保留个人的看法。认为孙权、刘备未除，出猎只是以习戎备，以磨练毅力，增加体质。这在当时来说，其积极意义还是明显的。

诏见《三国志·魏志·王朗传》。据传中"文帝践阼"看，诏当作于黄初二年（公元221年）春时。《全三国文》卷七题作《报王朗》，列入书信类。

【原文】

览表①。虽魏绛称《虞箴》以讽晋悼②，相如陈猛兽以戒汉武③，未足以喻。方今二寇未殄④，将帅远征，故时入原野，以习戎备⑤。至于夜还之戒，已诏有司施行。

注释

①表：指王朗上奏的书表。

②魏绛：即魏庄子，春秋时晋国大夫，先后任中军司马、新军之佐、下军之将。虞箴：据《左传·襄公四年》："昔周辛甲之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阙。于《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德用不扰。在帝夷羿。冒于原兽，忘其国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兽臣司原，敢告仆夫。'《虞箴》如是，可不惩乎？"晋杜预集解："虞人掌田猎。"则《虞箴》就是掌田猎的虞人告诫不要滥行校猎之辞。晋悼：指春秋时晋国国君晋悼公。《左传·襄公四年》："于时晋侯好田，故魏绛及之。"

③相如：指司马相如（公元前179—公元前117年），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汉代文学家，辞赋家，代表作有《子虚赋》《上林赋》等。曾奉命出使西南夷，为沟通西南少数民族和中原地区的关系，促进西南边疆的发展作出了贡献。陈猛兽：陈述猛兽的危险以劝谏。《汉书·司马相如传下》："尝从上至长杨猎，是时天子方好自击熊豕，驰逐野兽，相如因上疏谏。"汉武：指西汉武帝刘彻。

④二寇：指东吴孙权、西蜀刘备。殄（tiǎn 舔）：歼灭。

⑤戎备：军事的准备，指练武。

【今译】

览读了书表。虽然魏绛讲述《虞箴》的古训用来讽谏晋悼公，司马相如陈述猛兽的危险来告诫汉武帝，都不足以用来和我的打猎相比。如今孙权、刘备两个敌人还没有消灭，将帅要远征作战，所以经常进入原野，以练兵习武。至于不应深夜还宫的告诫，已经诏令有关方面施行。

答蒋济诏

【题解】

蒋济（？—公元249年），字子通，楚国平阿（今安徽怀远县西南）人。曾随曹操南征孙权，参与机谋。官洛阳太守，扬州别驾。张溥题解引《三国志·魏志·蒋济传》云："文帝即王位，转为相国长史。及践阼，出为东中郎将，济请留（京城洛阳），诏曰。"时在黄初元年（公元220年）。

诏见《三国志·魏志·蒋济传》。原本另有《蒋济为东中郎将诏》，与此篇重出。《全三国文》卷五题作《出蒋济为东中郎将不听请留诏》。

【原文】

高祖歌曰："安得猛士守四方[1]。"天下未宁，要须良臣镇边境。如其无事，乃还鸣玉[2]，未为后也[3]。

注释

①高祖：指汉高祖刘邦。《史记·高祖本纪》："高祖还归，过沛，留。……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②鸣玉：本指腰间佩带的玉饰，行走时因摇动碰击发出声音，后用以代指将相的身份。《国语·楚语下》："赵简子鸣玉以相。"三国吴韦昭注："鸣玉，鸣其佩玉以相礼也。"

③后：晚。

【今译】

汉高祖歌中说："如何能得到猛士去镇守四方？"如今天下还没有安宁，需要良臣去镇守边境。如果平安无事地回来，出将入相，还不算晚吧！

诏征南将军夏侯尚

【题解】

夏侯尚（？—公元225年），字伯仁，三国谯（今安徽亳县）人。曾随曹操平定冀州，屡有军功，封平陵亭侯。曹丕称帝，升迁征南将军，荆州刺史。《三国志·魏志·夏侯尚传》："尚有筹画智略，文帝器之，与为布衣之交。"又《魏志·蒋济传》："文帝即王位，……时有诏，诏征南将军夏侯尚曰。"张溥题解略引《魏志·蒋济传》："文帝诏尚，尚以示散骑常侍蒋济。济言于帝曰，作威作福，书之明诫，天子戏言，古人所慎。于是追收前诏。"

诏见《三国志·魏志·蒋济传》。《全三国文》卷六题作《诏征南将军夏侯尚》。

【原文】

卿腹心重将，特当任使[1]。恩施足死[2]，惠爱可怀；作威作福[3]，杀人活人。

注释

①据《三国志·魏志·武帝纪》南朝宋裴松之注引吴人作《曹瞒传》及郭颁《世语》并云：曹操的父亲曹嵩本是夏侯氏之子、夏侯惇的叔父。夏侯惇和曹操为从父兄弟。夏侯渊为夏侯惇族弟，夏侯尚为夏侯渊从子。所以曹丕和夏侯尚有同宗血源关系，其为曹丕腹心重将，当为情理中事。

②恩施：施恩惠于人。

③作威作福：语出《尚书·洪范》："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国。"意思是：只有君主才有权为人民造福，对人加以惩罚，吃美味的食品。百官如果这样做，就会对国家产生危害。据《魏志·蒋济传》，这道诏令发表后，蒋济认为不吉利，便对曹丕说，这是《尚书》已经告诫过的话，你不能这样讲，曹丕于是收回了这道诏令。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诏策》："魏文下诏，辞义多伟。至于'作威作福'，其万虑之一蔽乎？"

【今译】

你是我当作心腹的重要将领，所以特别授予你权力。你的恩德足以让人为你去死，你的惠爱可以让人家永远记住；你可以作威作福，你可以让人死，也可以让人活。

报何夔诏

【题解】

何夔（kuí 葵），生卒年不详。字叔龙，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曾事袁术，转而逃归乡里。后归曹操，任乐安太守，丞相东曹掾。曹丕为太子时，任少傅。后代凉茂为太傅。

《三国志·魏志·何夔传》:"文帝践阼,封成阳亭侯,邑三百户。疾病,屡乞逊位。诏报曰。"时在黄初元年(公元220年)。

诏见《三国志·魏志·何夔传》。《全三国文》卷五题作《报何夔乞逊位诏》。

【原文】

盖体贤亲旧[1],帝王之常务也[2]。以亲则君有辅弼之勋焉[3],以贤则君有醇固之茂焉[4]。夫有阴德者必有阳报[5],今君疾虽未瘳[6],神明听之矣[7]!君其即安,以顺朕意。

注释

①体贤亲旧:体贴关心贤人,亲近爱护旧臣。

②常务:分内的事。

③辅弼(bì闭):指左右辅佐大臣。《尚书大传·皋陶谟》:"古者天子必有四邻,前曰疑,后曰丞,左曰辅,右为弼。"

④醇固:淳厚朴实。茂:优秀;美好。

⑤此句本《淮南子·人间训》:"有阴德者必有阳报,有隐行者必有昭名。"另见《说苑·贵德》。阴德:暗中施德于人。阳报:显著的报答。

⑥瘳(chōu抽):疾病消除。

⑦此句说神明有知,会保佑你的。

【今译】

体贴关心贤人,亲近爱护旧臣,是帝王分内的事。从亲的角度来说,你是有辅佐功勋的人;从贤的角度来说,你是有淳厚朴实优秀品质的人。古语说对人暗中施予恩德的,必定会得到显著的报答。现在你的疾病虽然没有消除,但神明会保佑你健康长寿的。请你随遇而安,以宽我的心。

与于禁诏

【题解】

于禁,见《于禁复官诏》。

于禁返魏，曹丕虽复其官职，但内心对其并无好感。《三国志·魏志·于禁传》说曹丕欲派遣他出使东吴，“先令北诣邺谒高陵（曹操墓）。帝使预于陵屋画关羽战克，庞德（和于禁一起出兵与关羽作战的将领，被俘后不屈而死）愤怒，（于）禁降服之状。（于）禁见，惭恚发病薨。”清卢弼《三国志集解》引宋司马光《资治通鉴·魏纪一》曰：“于禁将数万众，败不能死，生降于敌，既而复归。文帝废之可也，杀之可也。乃画陵屋以辱之，斯为不君矣。”曹丕这种不像君主的作为，是基于曹操对于禁的态度。《魏志·于禁传》：“（于）禁遂降，惟庞德不屈节而死。太祖（曹操）闻而哀叹者久之，曰：吾知禁三十年，何意临危处难，反不及庞德邪？”曹丕赐于禁作自己魏王时所佩朱韨及远游冠，其意亦仍在令其睹物自惭，对变节之事反省。

诏见《太平御览》卷六百八十五、卷六百九十一。《全三国文》卷五题作《赐于禁诏》。

【原文】

昔汉高祖脱衣以衣韩信[1]，光武解绶以带李忠[2]，诚皆人主当时贵敬功劳[3]，[效心之至也。]今[赐将军以魏王时自所佩朱韨及]以远游冠与将军[4]。

注释

①韩信（？—公元前196年）：淮阴（今江苏清江西南）人。本西楚霸王项羽臣，后归汉高祖刘邦。曾助刘邦得天下，封齐王、楚王。因有人告发他谋反，降爵为淮阴侯，终为吕后所杀。《史记·淮阴侯列传》：“韩信曰：汉王遇我甚厚，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衣：前一“衣”名词，指衣服；后一“衣”动词，穿。

②李忠（？—公元43年）：字仲都，东汉东莱黄（今属山东）人。王莽时为郎，后从东汉光武帝刘秀，屡建功勋，任丹阳太守，封中水侯。《后汉书·李忠传》：“忠遂与任光同奉世祖（刘秀），以为右大将军，封武固侯。时世祖自解所佩绶以带忠。”带：动词，佩带。

③人主：君主。效心：报效之心，意为感谢。

④此句《全三国文》卷六作“效心之至也，今赐将军以魏王时自所佩朱韨及远游冠”，乃据《太平御览》卷六百九十一。张溥未及检阅，仅据《太平御览》卷六百八十五辑出。韨（fú 弗）：系印绶的带子。

【今译】

以前汉高祖刘邦脱下自己的衣服，穿在韩信身上；光武帝刘秀解下自己的绶带，系在李忠腰间，这实在是君主当时敬重他们的功劳，[感激之情到了极点的表示。]现在把[我作魏王时自己用的红色印带和]远游冠赏赐给你。

于禁复官诏

【题解】

于禁(？—公元221年)，字文则。三国泰山巨平(今山东泰安南)人，曹操在位时任虎威将军，封益寿亭侯。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随曹仁攻讨荆州守将关羽，被水淹七军，他和部下皆降。同年，关羽被东吴孙权捉杀，他留在东吴。黄初元年(公元220年)曹丕即帝位，东吴称臣，遣送他回魏。据《三国志·魏志·于禁传》："帝引见禁，须发皓白，形容憔悴，泣涕顿首。帝慰以荀林父、孟明视故事，拜为安远将军。"此诏即为宣布恢复于禁等官职所作。

诏见《三国志·魏志·于禁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魏书》。《全三国文》卷五题作《制复于禁等官诏》。

【原文】

昔荀林父败绩于邲[1]，孟明丧师于崤[2]。秦、晋不替[3]，使其复位。其后晋获狄土[4]，秦霸西戎[5]。区区小国，犹尚若斯，而况万乘乎[6]！樊城之败[7]，水灾暴至，非战之咎[8]。其复禁等官。

注释

①荀林父：春秋时晋国大夫，又称荀伯、桓子。晋文公将步兵分为上、中、下三行，他任中行统帅，所以又称中行氏。公元前597年，他以中军元帅身份在和楚国的战斗中，因部将不和，在邲(今河南郑州附近)地被楚国打败。事见《左传·宣公十二年》。

②孟明：即孟明视。视为名，孟明为字。秦国贤臣百里奚之子，秦国大将。公元前627年，秦国攻打郑国，没有取胜。回师途中，孟明视及其部下在崤山(今河南洛宁县北)遭到晋军的伏击，主帅孟明视、副帅西乞术、白乙丙都被俘虏。后被

放回国。事见《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③不替：不改变、废除官职。荀林父、孟明视回国后得到国君的谅解，保持原职不变。

④狄土：公元前594年，荀林父率军攻灭赤狄的潞氏（今山西潞城西北），晋景公以"狄臣千室"给他作为封赏。事见《左传·宣公十五年》。

⑤西戎：孟明视回国后，经过整修，最终战败晋军，使秦国拥有西戎（今西北大部分地区）。事见《左传·文公三年》。

⑥万乘：天子的代称。按周朝制度，天子拥有地方千里，兵车万乘；诸侯拥有地方百里，兵车千乘。《孟子·梁惠王上》："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东汉赵岐注："万乘，谓天子也；诸侯，千乘也。"

⑦樊城之败：据《三国志·魏志·于禁传》："使曹仁讨关羽于樊，又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汉水溢，平地水数丈，禁等七军皆没。"樊城：今湖北襄樊市樊城。

⑧咎：过失；过错。

【今译】

过去晋国的荀林父在邲地被楚军打败，秦国的孟明视在崤山全军覆没。秦国和晋国都没有撤换他们，仍让他们官复原职。后来晋国获得狄人的土地，秦国亦称霸西戎。区区小国，尚且这样宽宏大量，何况是堂堂天子之国呢！樊城的失败，是因为雨水暴涨成灾，不是作战的失误。诏令恢复于禁等人的官职。

追赠夏侯尚诏

【题解】

夏侯尚，参见《诏征南将军夏侯尚》之题解及注释。

据《三国志·魏志·夏侯尚传》，黄初六年（公元225年），"尚疾笃，还京都，帝数临幸，执手涕泣。尚薨，谥曰悼侯。"

诏见《三国志·魏志·夏侯尚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魏书》载诏曰。

【原文】

尚自少侍从[1]，尽诚竭节。虽云异姓，其犹骨肉[2]。是以人为腹

心，出当爪牙[3]。智略深敏，谋谟过人[4]。不幸早殒，命也奈何！赠征南大将军、昌陵侯印绶。

注释

①《魏志·夏侯尚传》："夏侯尚字伯仁，渊从子也。文帝与之亲友。太祖定冀州，尚为军司马，将骑从征伐。后为（曹丕）五官将文学。"

②曹丕和夏侯尚实是同宗同族，参见《诏征南将军夏侯尚》注①。

③爪牙：代指武将。《诗经·小雅·祈父）："祈父、予王之爪牙。"又《汉书·李广传》："将军者，国之爪牙也。"

④谋谟：谋略。

【今译】

夏侯尚从青年时便跟随侍从在我身边，竭尽忠诚气节。虽然不是同姓氏的人，却和至亲骨肉一样。在朝廷内是心腹大臣，在疆场上是统帅将领。智慧高深敏捷，谋略超过常人。不幸过早去世，也是命中注定，无可奈何！特追赠征南大将军和昌陵侯的印信。

封朱灵鄃侯诏

【题解】

朱灵，字文博。《三国志·魏志》无传，生卒年不详。《魏志·徐晃传》称他原为袁绍部属，后归曹操，多有战功，为后将军，封高唐亭侯。

诏见《三国志·魏志·徐晃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魏书》："文帝即位，封灵鄃侯，诏曰。"时在黄初元年（公元220年）。

【原文】

将军佐命先帝[1]，典兵历年[2]。威过方、邵[3]，功逾绛、灌[4]。图籍所美[5]，何以加焉？朕受天命[6]，帝有海内。元功之将[7]，社稷之臣，皆朕所与同福共庆，传之无穷者也。今封鄃侯[8]。"富贵不归故乡，如夜行衣绣[9]。"若平常所志[10]，愿勿难言。

注释

①先帝:指曹操。曹丕即位后,追赠其为武帝。

②典兵:统领军队。历年:多年。

③方:指方叔,周宣王时大夫,在对楚国和玁狁的作战中,屡建功勋。《诗经·小雅·采芑》就是称颂他的诗。邵:亦作"召",指召虎,即召穆公。曾拥立周宣王,率军攻打淮夷,取得战功。《诗经·大雅·江汉》就是称颂他的诗。

④绛:指周勃(?—公元前169年),沛县(今属江苏)人,汉高祖刘邦大臣,封绛侯。曾参与平定韩王信、陈豨、卢绾的叛乱。后与陈平定计,诛灭吕后家族,迎立文帝。任太尉,右丞相。灌:指灌婴(?—公元前176年),睢阳(今河南商丘南)人。汉高祖刘邦大臣,参与对项羽的战争,封颍阴侯。和周勃一起诛灭诸吕,任太尉,丞相。

⑤图籍:图画,史籍。古代将有功大臣的形象图画张挂,或将事迹载入史籍,以资奖励纪念。参见《汉书·苏武传》。

⑥朕(zhèn 阵):秦始皇以前为一般人的自称,以后为帝王的专称。

⑦元功:开国元勋。

⑧鄃(yú 于):鄃麋县,因鄃麋泽得名,故址在今陕西千阳东,东汉时曾为侯国。据《三国志·魏志·夏侯渊传》:"又督朱灵平鄃麋、汧氐。"朱灵在鄃麋建立战功,故封鄃侯。

⑨句出《史记·项羽本纪》:"项王见秦宫室皆以烧残破,又心怀思欲东归,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

⑩志:想法。《三国志·魏志·徐晃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魏书》:"(朱)灵谢曰:'高唐,宿所愿。'于是更封高唐侯。"

【今译】

将军辅佐先帝,统领军队,已经有许多年了。威风胜过西周时的方叔、召虎,功劳超过汉初的周勃、灌婴。即使用图画、史籍加以赞美,也不过分。我承受天的意愿为帝,拥有海内四方的土地,凡是开国元勋的将领,国家社稷的大臣,都应和我同享福庆,并世世代代传留下去。现在封你为鄃侯。"一个人荣华富贵了,不回到故乡去,如同晚上穿着锦绣的衣服行走。"如果你还有什么别的想法,希望不要为难不好开口。

与张郃诏

【题解】

本篇《全三国文》《汉魏六朝名家集初刻》均不录，因并非曹丕之作。张溥误辑。

考《三国志·魏志·张郃传》，张溥题解所引"郃虽武将，而爱乐儒士，尝荐同乡卑湛明经(《魏志》作"经明")行修，诏以湛为博士"，乃魏明帝曹叡时事，与曹丕无关。今仅录原文，以备考，不作注译。

【原文】

昔祭遵为将，奏置五经大夫，居军中，与诸生雅歌投壶。今将军外勒戎旅，内存国朝。朕嘉将军之意，今擢湛为博士。

答孟达诏

【题解】

张溥题解："王雄为西部从事，与达同僚。及为涿郡太守，达表荐之，诏报达。雄后历幽州刺史。"

孟达(？—公元229年)，原名子敬，因避蜀主刘备叔父刘敬讳改。凉州(今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人。先为蜀中刘璋部将，刘备平定西川后，任他为宜都太守。关羽与东吴战于樊城、襄阳，他坐视不救，致使关羽败走麦城，为东吴所害，引起刘备对他的不满。遂于延康元年(公元220年)率部曲降魏，任新城太守，甚受宠用。曹丕死后，其子曹叡(明帝)即位，他渐受冷落，遂于太和元年(公元228年)春正月反魏。第二年被魏骠骑将军司马懿斩杀。

王雄，据《三国志·魏志·崔林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王氏谱》："雄字伯元，太保(王)祥之宗也。"据《崔林传》，曹丕称帝时他已是涿郡太守。后转迁幽州刺史(见《田豫传》)。

《魏志·崔林传》裴松之注引《魏名臣奏》载安定太守孟达荐王雄表："时涿郡太守王雄为西部从事，与臣同僚。雄天性良固，果而有谋。

历试三县，政成人和。及在近职奉宜威恩，怀柔有术、清慎持法。……今涿郡领户三千，孤寡之家，参居其半。北有守兵藩卫之固，诚不足舒雄智力，展其勤干也。”诏即答孟达奏表。孟达降魏在延康元年（公元220年），诏当作于黄初三年（公元222年）左右。

诏见《三国志·魏志·崔林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魏名臣奏》。《全三国文》卷六题作《答孟达荐王雄诏》。

【原文】

昔萧何荐韩信[1]，邓禹进吴汉[2]，惟贤知贤也。雄有胆智技能文武之资，吾宿知之。今便以参散骑之选[3]，方使少在吾门下知指归[4]，便大用之矣。天下之事，欲使皆先历散骑，然后出据州郡，是吾本意也。

注释

①萧何：见《征吴临行诏司马懿》注③。韩信：见《与于禁诏》注①。萧何荐韩信事，见《史记·淮阴侯列传》。韩信本为项羽小臣，不被重视，改投刘邦，亦受到轻视。后经萧何举荐，拜为大将，统帅全军，为刘邦建立汉朝奠定了基础。

②邓禹（公元2—58年）：字仲华，东汉初南阳新野（今河南新野南）人。随光武帝刘秀起事。后任大司徒，封酇侯。所部号称百万，为刘秀统一全国作出了重大贡献。吴汉（？—公元44年）：字子颜。东汉初南阳宛县（今河南南阳）人。曾亡命江湖，以贩马为业。据《后汉书·吴汉传》：“汉为人质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辞自达，邓禹及诸将多知之，数相推荐。及得召见，遂见亲信。”后任大司马，封舞阳侯。

③散骑：本秦朝官制，汉时与中常侍合并，称散骑常侍，职责是随侍皇帝，劝谏顾问。

④少：同“稍”。指归：事情的方略，意向。

【今译】

以前萧何向汉高祖刘邦推荐韩信，邓禹为光武帝刘秀引进吴汉，只有贤德的人才能了解贤德的人。王雄是一个具有胆识、技能文武全才的人，我早就有所听闻。现在先让他参加散骑常侍的选拔，是为了让他在我身边稍微熟悉谋略，以便今后加以重用。天下的人士，要想有所作为，都要经历散骑常侍的阶段，然后才出去管理州郡，这是我用人的考虑。

手报司马芝诏

【题解】

此篇《全三国文》卷七题作《手报司马芝》，不作诏文。《汉魏六朝名家集初刻》不载。

张溥题解："芝为河南尹，曹洪乳母与临汾公主侍者共祀无涧神，系狱，卞太后遣黄门传令，芝不通，辄敕洛阳狱考竟。芝上书谢罪，帝报之。"系节录《三国志·魏志·司马芝传》文。其节录有二误：一是曹洪二字前有"明帝即位，赐爵关内侯，顷之，特进"13字；二是司马芝上疏并非谢罪，而是申辩，故明帝有嘉许之意。

因此，此篇乃魏明帝诏文，非关曹丕事。张溥、严可均皆误辑。今仅录原文，以备考，不作注译。

【原文】

省表，明卿至心。欲奉诏书，以权行事，是也。此乃卿奉诏之意，何谢之有？后黄门复往，慎勿通也。

封张辽李典子为关内侯诏

【题解】

张辽（公元169—222年），字文远，三国雁门马邑（今山西朔县）人。本吕布部将，后归曹操，因军功封征东将军。曹丕即位，转前将军，封晋阳侯。

李典（公元174—209年），字曼成，三国河间鄚县（今河北任丘北）人。随曹操起事，任破虏将军。

诏见《三国志·魏志·张辽传》："（黄初）六年（公元225年），帝追念辽、典在合肥之功，诏曰。"《全三国文》卷六题作《诏赐张辽李典子爵》。

【原文】

合肥之役[1]，辽、典以步卒八百，破贼十万。自古用兵，未之有也，使贼至今夺气[2]，可谓国之爪牙也[3]。其分辽、典邑各百户，赐一子爵关内侯。

注释

①据《三国志·魏志·张辽传》，建安十四年（公元208年），"太祖（曹操）既征孙权还，使辽与乐进、李典等将七千余人围合肥。……俄而权率十万众围合肥。……于是辽夜募敢从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饷将士，明日大战。……自旦战至日中，吴人夺气。……辽率诸军追击，几复获权。"

②夺气：丧失胆气。《魏志·张辽传》："孙权复叛，帝（曹丕）遣辽乘舟，与曹休至海陵，临江。（孙）权甚惮焉，敕诸将：'张辽虽病，不可当也，惧之。'"

③爪牙：参见《追赠夏尚诏》注③。

【今译】

合肥之战，张辽、李典率领八百步兵，打败了孙权十万兵众。自古以来还没有这样用兵的，使东吴人士为之丧失胆气，真可以说是国家的得力干将。诏令增封张辽、李典食邑各一百户，各封一个儿子为关内侯。

以李通子基为中郎将诏

【题解】

李通（公元166—208年），字文达，小字万亿。三国江夏平春（今属湖北）人。从曹操征袁绍、刘备，多有军功，官汝南太守，封都亭侯。在江南与东吴周瑜的战斗中病逝，年仅四十二岁。这是曹丕即帝位（黄初元年，公元220年）后，颁布封赏其子李基、李绪官职的诏令。

诏见《三国志·魏志·李通传》："文帝践阼，谥曰刚侯。诏曰。"《全三国文》卷五题作《诏官李通子基绪》。

【原文】

昔袁绍之难，自许、蔡以南，人怀异心[1]。通秉义不顾，使携贰率

服[2]，朕甚嘉之。不幸早薨[3]。子基虽已袭爵，未足酬其庸勋[4]。基兄绪，前屯樊城，又有功，世笃其劳[5]。其以基为奉义中郎将，绪平虏中郎将，以宠异焉。

注释

①许：今河南许昌一带。蔡：今河南上蔡一带。此句说自袁绍发难，与曹操争战，胜负未分时，很多人怀观望骑墙态度。

②携：带；率领。贰：贰心；反叛之心。率服：全部归服。《三国志·魏志·李通传》载，曹操与袁绍相拒于官渡时，袁绍派遣使者携印信拜李通为征南将军，李通部下亦劝其反叛曹操。李通止住部下，斩杀来使，将印信送交曹操。

③薨（hōng 轰）：古代诸侯之死。《礼记·曲礼下》："天子死曰崩，诸侯死曰薨。"

④庸勋：功勋。

⑤笃（dǔ 堵）：深厚。

【今译】

以前袁绍发难，自许昌、上蔡以南的地方，人们都怀有异心。而李通坚持正义，不从流俗，使怀有反叛之心的人都归顺服从，我非常看重他的品质。可惜不幸过早去世。其子李基虽然已经承袭他的爵位，但仍不足以酬答他的功勋。李基的哥哥李绪，前次屯守樊城，亦有功劳。父子两代功劳显著。特任命李基为奉义中郎将，李绪为平虏中郎将，以表示特别不同的恩宠。

赐张既子翁归为关内侯诏

【题解】

张既，参见《张既为凉州诏》。

诏见《三国志·魏志·张既传》："既临二州十余年，政惠著闻。……黄初四年（公元223年）薨，诏曰。"《全三国文》卷五题作《诏赐张既子翁归爵》。

【原文】

昔荀桓子立勋翟土[1]，晋侯赏以千室之邑；冯异输力汉朝[2]，光武封其二子。故凉州刺史张既，能容民畜众，使群羌归土[3]，可谓国之良臣。不幸薨殒，朕其悯之。其赐小子翁归爵关内侯。

注释

①荀桓子：即荀林父，字伯。晋文公为抵御狄人，将步兵分作上中下三行，他任中行首领，所以又称中行桓子。晋景公六年（公元前594年），他任中军元帅，率军消灭赤狄的潞氏（今山东潞城东北）。《左传·宣公十五年》："晋侯赏桓子狄城千室。……曰：吾获狄土，子之功也。"翟：即"狄"，泛指北方少数民族。

②冯异（？—公元34年）：字公孙。东汉初年颍川父城（今河南宝丰东）人，曾献城归附光武帝刘秀，收河间兵，战赤眉，镇关中。历任主簿、偏将军、北地太守，封应侯。建武十年（公元34年）病逝。《后汉书·冯异传》："长子彰嗣。明年，帝思异功，复封彰弟訢为析乡侯。十三年，更封彰东缗侯。"

③《魏志·张既传》："酒泉苏衡反，与羌豪邻戴及丁令胡万余骑攻边县。既与夏侯儒击破之，衡及邻戴等皆降。……西羌恐，率众二万余落降。"

【今译】

以前荀林父征伐狄土时建立功勋，晋景公赏给他狄人千家作为封邑；冯异为东汉的建立尽了力量，光武帝封赏了他的两个儿子。已故凉州刺史张既，能够安抚容纳民众，使羌人各族都来归顺，真可以说是国家的忠良之臣。不幸早逝，我很是悲痛。特赏赐他的小儿子翁归为关内侯。

赐温恢子生爵关内侯诏

【题解】

温恢（公元177—222年），字曼基。三国太原祁（今属山西）人。曾为曹操丞相主簿，出为扬州刺史。

诏见《三国志·魏志·温恢传》："文帝践阼，以恢为侍中，出为魏郡太守。数年，迁凉州刺史，持节领护羌校尉。道病卒，时年四十五。诏曰。"《全三国文》卷五题作《诏赐温恢子生爵》。

【原文】

恢有柱石之质[1]，服事先帝[2]，功勤明著。及为朕执事，忠于王室，故授之以万里之任[3]，任之以一方之事。如何不遂，吾甚悯之。赐恢子生爵关内侯[4]。

注释

①柱石：本指支梁之柱，承柱之石，后借喻负有国家重大职任的人。《汉书·霍光传》："（田）延年曰：'将军为国柱石，审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选贤而立之。'"

②先帝：指曹操。

③指温恢任凉州刺史。

④此句8字《三国志·魏志》中华书局1959年12月标点本不在诏内，与诏的体例不合。

【今译】

温恢有国家柱石的资才品质，曾服务于先帝，辛苦勤劳，功勋卓著。作我的部属后，对王室忠心耿耿，所以把万里之外的重任交给他，让他管理一方的事务。为何尚未遂愿，便突然去世，我很是痛惜。特赏赐他的儿子温生关内侯的爵位。

以张登为大官令诏

【题解】

张登，《三国志·魏志》无传。生卒年不详。《三国志·魏志·王朗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王朗集》，载王朗为大理时表上主簿张登："昔为本县（赵郡）主簿，值黑山贼为郡，登与县长王隽帅吏兵七十二人直往赴救，与贼交战。吏兵散走，隽殆见害，登手格一贼，以全隽命。又守长夏逸，为督邮所枉，登身受考掠，理逸之罪。义济二君，宜加显异。"又云："太祖（曹操）以所急者多，未遑擢叙。至黄初初，朗又与太尉钟繇连名表闻，兼称登在职勤劳。诏曰。"时在黄初二年（公元221年）。

诏见《三国志·魏志·王朗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王朗集》。

【原文】

登忠义彰著[1]，在职功勤。名位虽卑，直亮宜显[2]。饔膳近任[3]，当得此吏。今以登为大官令[4]。

注释

①彰著：明显；突出。

②直亮：正直光明。

③饔（yōng 雍）膳：泛指饮食。近任：义同近侍。

④大官令：官名，属少府，掌管皇帝饮食宴会。《后汉书·百官志三》作"太官令"，曰："太官令一人，六百石。……掌御饮食。"

【今译】

张登忠义之心显著突出，在职期间勤劳有功。他的职位虽然不高，但正直而光明磊落的品质应该表扬。饮食是关系到皇帝生活的重要事情，这样的职务应当由他这样的人担任。现在任命张登为大官令。

制诏三公

【题解】

原本题下有"下并元年"4字，盖指黄初元年（公元220年）。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春正月曹操病逝，曹丕嗣位为丞相、魏王，改是年为延康元年。冬十月，汉献帝将帝位禅让给曹丕，改延康元年为黄初元年。《三国志·魏志·文帝纪》南朝宋裴松之注引《献帝传》："辛未，魏王登坛受禅，公卿、列侯、诸将、匈奴单于、四夷朝者数万人陪位，燎祭天地、五岳、四渎。……遂制诏三公。"

诏见《三国志·魏志·文帝纪》南朝宋裴松之注引《献帝传》。《全三国文》卷五题作《制诏三公改元大赦》。

【原文】

上古之始有君也，必崇恩化以美风俗[1]，然百姓顺教而刑辟厝焉[2]。今朕承帝王之绪[3]，其以延康元年为黄初元年[4]，议改正朔[5]，易

服色[6]，殊徽号[7]，同律度量[8]，承土行[9]，大赦天下；自殊死以下[10]，诸不当得赦，皆赦除之。

注释

①恩化：恩惠教化。

②刑辟：刑法。厝（cuò 措）：设置。

③绪：事业。《诗经·鲁颂·閟宫》："至于文武，缵太王之绪。"

④黄初：《宋书·符瑞志上》："于是魏王受汉禅，柴于繁阳，有黄鸟衔丹书集于尚书台，于是改元为黄初。"

⑤正朔：古代改朝换代，为表示顺天承运，必须重定正朔。《礼记·大传》："改正朔。"唐贾公彦疏："正谓年始，朔为月始。"改变年、月的开始，意谓一个朝代的开始。

⑥服色：封建王朝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制定的车马、祭牲的颜色。如夏尚黑，商尚白，周尚赤等。后代还包括官员服饰的颜色。参见《服色如奏诏》题解。

⑦徽号：指旗帜的样式、图案、颜色等。《礼记·大传》："易服色，殊徽号。"

⑧律：律历。度量：指尺寸重量单位。《礼记·大传》："立权度量。"《汉书·律历志上》引《虞书》："乃同律度量衡。"

⑨土行：秦汉阴阳方士以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来附会王朝的新旧代替。西汉刘向《三统历》认为秦为水德，汉承接秦，为火德。曹丕以此类推，以魏承汉，当为土德。《宋书·礼志一》载曹丕黄初元年诏，有"自当随土德之数"说。另参见《定正朔诏》。

⑩殊死：指犯有死刑罪行的人。《汉书·高帝纪下》："今天下事毕，其赦天下殊死以下。"

【今译】

自从上古开始有君主以来，一定要崇尚恩惠教化，以美化风俗。然而老百姓顺从教化，法律却始终存在。现在我承接帝王的事业，将延康元年改为黄初元年，议定变动年月，改换车马服饰的颜色，制定不同的旗号，规范律历和度量衡，以承受土德。特大赦天下；凡原判死刑和本来不应当赦免的，都减除他们的罪行。

服色如奏诏

【题解】

服色，参见前《制诏三公》注释⑥。又纬书《易通卦验》："王者必

改正朔，易服色，以应天地之气之色。”据《宋书·礼志一》黄初元年（公元220年）“尚书令桓阶等奏：‘据三正周复之义，国家承汉氏人正之后，当受之以地正，牺牲宜用白’诏曰”。

诏见《宋书·礼志一》。《全三国文》卷五题作《答桓阶等奏改服色诏》。

【原文】

服色如所奏，其余宜如虞承唐[1]，但腊日用丑耳[2]。此亦圣人之制也。

注释

①虞承唐：虞舜承继唐尧。参见《定正朔诏》注⑨。

②参见《定正朔诏》注⑮。

【今译】

服饰的颜色如奏章所说的去办，其余事项应仿照虞舜承接唐尧的做法。但腊祭的时间应在十二月，这亦是圣人制定的法则。

改雒为洛诏

【题解】

洛阳为我国古都之一。“洛”本作“雒”。周成王时，管叔、蔡叔因不满周公旦执政，与殷商纣王之子武庚作乱，背叛周朝。周公奉命征讨，诛杀武庚、管叔，放逐蔡叔，在雒水北面筑雒邑城。战国时改称雒阳，一直沿用到汉代没有变化。曹丕称帝后，定都雒阳，根据阴阳五行金木水火土相克相生的说法，认为魏行土德，应有水相助，于是诏令改“雒”为“洛”。

诏见《三国志·魏志·文帝纪》黄初元年（公元220年）“十二月初营洛阳宫，戊午幸洛阳”。南朝宋裴松之注引《魏略》诏曰。

【原文】

汉，火行也[1]。火忌水，故洛去“水”而加“隹”[2]。魏于行次为土[3]，土，水之牡也[4]。水得土而乃流，土得水而柔，故除“隹”加“水”，变“雒”为“洛”。

注释

①汉火行：原本缺“汉”字，今据《魏志·文帝纪》补。《汉书·律历志下》：“汉高祖皇帝，……伐秦继周，木生火，故为火德。……岁在大棣之东井二十二度，鹑首之六度也。”按“隹”为鸟的总名，鹑首又称朱鸟七宿，都与“隹”和“火”有关。火行：金、木、水、火、土五行之一。

②雒阳之称，自西周建国，周公营雒邑城后就有，并非汉去“水”而加“隹”。曹丕之说，不仅附会不实，且有其政治意图，以便改“雒”为“洛”明正言顺。清卢弼《三国志集解》卷二引胡玉缙曰：“去水加隹为臆造。”引段玉裁《经韵楼集》：“伊雒字古不作洛。”引汪之昌《青学斋集》：“伊雒字古不作洛。”并谓“皆不取雒为汉改之说，以此见奸雄欺人，丕绰有父风也。”

③行次：五行的次序，汉为火行，魏继汉，当为土行。

④牡：雄性动物，代指阳性。土刚为阳性，水柔为阴性，水土相配，阴阳相合，利于滋长兴旺。

【今译】

汉代是五行中的火行，火忌讳水，所以去掉洛字“水”的偏旁而加上“隹”的偏旁。魏朝按五行的顺序是土行，土，是水的阳性配偶。水得土，才能在上面流动运行；土得水，则变得滋润柔和。所以除掉雒字“隹”的偏旁加上“水”的偏旁，变“雒”字为“洛”字。

曹植贬封安乡侯诏

【题解】

曹植（公元192—232年），字子建，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曹操第四子，曹丕同母弟。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封平原侯，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徙封临淄侯。在曹操生前，曾一度成为太子人选而为曹丕所猜忌。曹丕即位后，对其防范之心有增无减。张溥题解引

《三国志·魏志·陈思王植传》:"黄初二年(公元221年),监国谒者灌均希旨,奏植醉酒悖慢,劫胁使者,有司请治罪,帝以太后故,贬爵安乡侯。"另据《魏志·周宣传》:"时帝欲治弟植之罪,逼于太后,但加贬爵。"

诏见《三国志·魏志·陈思王植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魏书》载诏曰。《全三国文》卷五题为《改封曹植为安乡侯诏》。

【原文】

植,朕之同母弟[1]。朕于天下无所不容,而况植乎?骨肉之亲,舍而不诛[2],其改封植。

注释

①《三国志·魏志·武文世王公传》:"武皇帝(曹操)二十五男:卞皇后生文皇帝(曹丕)、任城威王(曹)彰、陈思王(曹)植、萧怀王(曹)熊。"

②舍:同"赦",免除。

【今译】

曹植,是我同母的兄弟。我对于天下的事情都能够包容原谅,何况是曹植呢?看在骨肉至亲的关系上,赦免他的罪过不诛杀,改封他的封爵(为安乡侯)。

诛鲍勋诏

【题解】

鲍勋(?—公元226年),字叔业,三国泰山平阳(今山东泰安南)人。汉司隶校尉鲍宣九世孙。曹操因追记其父鲍信救命之恩,任其为丞相掾。曹丕作太子时,他出任中庶子。曹丕称帝后,因上书劝谏曹丕游猎,被曹丕撕毁表章;曹丕游猎回来,鲍勋再次劝谏,被贬为右中郎将。黄初四年(公元223年),因陈群、司马懿的举荐,曹丕不得已,任其为宫正。黄初六年(公元225年),曹丕欲征吴,鲍勋上书力阻,曹

丕盛怒之下，再次贬他为治书执法。

张溥题解节引《三国志·魏志·鲍勋传》云："勋为治书执法，帝从寿春还，屯陈留郡界。太守孙邕（见，出过勋。时营垒未成，但立标埒，邕）邪（斜）行不从正道。军营令史刘曜欲推之，勋以塹垒未成，解止（不举。大军还洛阳，）曜有罪，勋奏绌遣，而曜密表勋私解邕事。诏曰。"当时"廷尉法议：正刑五岁；三官驳：依律罚金二斤。帝大怒曰：'勋无活分，而汝等敢纵之！收三官以下付刺奸，当令十鼠同穴。'"朝中三公大臣如钟繇、华歆、陈群等以"勋父信有功于太祖"，求免鲍勋之罪。"帝不许，遂诛勋。"另据《魏志·高柔传》："帝以宿嫌欲枉法诛治书执法鲍勋。而（高）柔固执不从命。帝怒甚，遂召柔诣台；遣使者承指至廷尉考竟勋，勋死乃遣柔还寺。"鲍勋死后约二十天，曹丕去世。清卢弼《三国志集解》卷十二引《通鉴辑览》："鲍勋守法不阿，方当录用以励群下，乃欲置之于死，可谓徇私怨而昧公义矣！"

诏见《三国志·魏志·鲍勋传》。《全三国文》卷六题作《收鲍勋诏》。

【原文】

勋指鹿为马①，收付廷尉②。

注释

①指鹿为马：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秦二世时，丞相赵高专政，怕群臣不服，便给二世进献了一头鹿，而说是马。二世不信，赵高让他问身边的大臣。大臣慑于赵高的权势，便都说是马。以后用来指故意颠倒是非。

②廷尉：负责刑律狱讼的官员。

【今译】

鲍勋指鹿为马，颠倒是非，诏令收系交付廷尉问罪。

蒋济为东中郎将诏

【题解】

蒋济，参见《答蒋济诏》。

据《三国志·魏志·蒋济传》:"黄初三年(公元222年),与大司马曹仁征吴,济别袭羡溪。仁欲攻濡须洲中。济曰:'贼据西岸,列船上流,而兵入洲中,是为自内(纳)地狱,危亡之道也。'仁不从,果败。仁薨,复以蒋济为东中郎将,代领其兵。诏曰。"

另据《魏志·曹仁传》:"黄初四年(公元223年)薨,谥曰忠侯。"则此诏作于是年。

诏见《三国志·魏志·蒋济传》。《全三国文》卷六题作《以蒋济为东中郎将代领曹仁兵诏》。

【原文】

卿兼资文武,志节慷慨。常有超越江湖吞吴会之志[1],故复授将率之任[2]。

注释

①吴会:东汉行政单位,吴郡和会稽郡的合称。参见《杂诗·西北有浮云》诗注。此处泛指东吴。

②复授:蒋济原已授此职,但辞而不受,见前《答蒋济诏》。此次为重新任命新职,故言。将率:指统帅军队的武将。《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赞》:"将率则卫青、霍去病。"

【今译】

你身兼文武的资才,有慷慨激昂的雄心大志和节操,时刻都有跨越江湖河海,扫平东吴的志向,所以再次授予你东中郎将统率军队的职任。

赐桓阶诏

【题解】

桓阶,生卒年不详。字伯绪,三国长沙临乡(今湖南长沙)人。曾仕荆州刘表,后以疾辞退。曹操定荆州,任其为丞相主簿,迁赵郡太守。曹丕称帝,迁尚书令,封高乡亭侯,加侍中。他在曹丕谋立太子时,曾为曹丕恳切说辞,故深得曹丕信任。张溥题解引《桓阶别传》:

"阶为赵郡太守时,俸尽食酱酹。上闻数戏曰,卿家作酱颇多成否?诏曰。"然考《太平御览》卷二百六十二《职官部·良太守下》引《桓阶别传》:"上(曹操)已平荆州,引为主簿,每有深谋疑事,尝与君筹之。或日具忘食,或夜坐彻旦,擢为赵郡太守。……阶在郡时,俸尽食酱酹,上闻之,数戏之曰:卿家酱颇得成不耶?诏曰。"

从"阶在郡时"看,"上"当指曹操;但曹操生前未称帝,不能发"诏",似又指曹丕即帝位后。今系于此,以备进一步考索。

诏见《太平御览》卷二百六十二《职官部·良太守下》。

【原文】

昔子文清俭,朝不谋夕,而有脯粮之秩[1];宣子守约,箪食鱼飧,而有加粱之赐[2]。岂况光光大魏[3],富有四海,栋宇大臣,而有蔬食[4],非吾所以礼贤之意也。其赐射鹿师二人[5],并给媒[6]。

注释

①子文:指令尹子文,令尹为楚国宰相名。据《左传》记载,他从楚成王八年到三十五年(公元前664—公元前637年)任令尹,以清廉节俭闻名。据《国语·楚语下》,成王每次给他俸禄,他都要逃走。认为百姓穷困,自己独富是不仁义的;不仁则早死。他不是逃富,而是逃死。"成王闻子文朝不及夕也,于是乎每朝设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脯,干肉。糗(qiǔ 秋):谷物之类的熟食。羞:进献食品,同"馐"。秩:常膳。《礼记·王制》:"九十日有秩。"唐贾公彦疏:"秩,常也。君则使人以常膳致之。"

②宣子:指赵宣子赵盾,春秋时晋国的中军元帅,执掌国政。《公羊传·宣公六年》载晋灵公忌恨赵盾,派勇士去刺杀他。"勇士……俯而窥其户,方食鱼飧。勇士曰:'嘻!子诚仁人也,……子为晋国重卿,而食鱼飧,是子之俭也。君将使我杀子,吾不忍杀子也;虽然吾亦不可复见吾君矣。'遂刎颈自杀。"箪(dān 单)食:原本作"军食",今据《太平御览》改。装在竹器中的食品。鱼飧(sūn 孙):《诗经·魏风·伐檀》:"彼君子兮,不素飧兮。"东汉郑玄笺:"飧读如鱼飧之飧。"唐孔颖达正义引《说文》:"飧,水浇饭也。"守约:保持勤俭节约。

③光光:光明显赫。《汉书·叙传》:"子明光光,发迹两疆。"《太平御览》卷二百六十二况字前无"岂"字。

④蔬食:参见《诏赐华歆衣》注④。

⑤射鹿师:捕杀野兽的猎人。意谓使其有肉吃。

⑥媒:媒蘖;酒曲。意谓使其有酒喝。

【今译】

以前令尹子文生活清苦节俭,早晨顾不到晚上,而后来经常有干肉米饭的优待;赵盾保持勤俭节约的美德,吃着竹篮装的饭菜,后来亦有增加膳食的赏赐。何况光明显赫的大魏朝,拥有四海的富裕。国家栋梁大臣,反而粗食淡饭,这不是我礼贤下士的本意。现特赏善射野鹿的高手两名,并发给酒曲。

刘靖迁庐江太守诏

【题解】

刘靖(? —公元254年),三国沛国相(今安徽濉溪县西北)人,扬州刺史刘馥之子。刘馥受曹操委任,镇守东南。曾单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数年中恩化大行,百姓乐其政。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病逝。

诏见《三国志·魏志·刘馥传》:"馥子靖,黄初中从黄门侍郎迁庐江太守,诏曰。"《全三国文》卷五题作《诏刘靖迁庐江太守》。

【原文】

卿父昔为彼州①,今卿复据此郡,可谓克负荷者也②。

注释

①彼州:指刘馥为扬州太守。

②克:能。负荷:担当重任。

【今译】

你的父亲过去曾在扬州做过官,现在你又在这里做官,可以说是能够担当重任的人。

张既为凉州诏

【题解】

张既(？—公元223年),字德容,三国冯翊高陵(今陕西高陵)人,曾随曹操出征西凉马腾、马超父子和汉中张鲁,多有建树,为京兆尹。《三国志·魏志·张既传》:"文帝即王位,初置凉州(今甘肃武威)。……凉州庐水胡伊健妓妾、治元多反,河西大扰。帝忧曰:'非既莫能安凉州。'乃召邹岐,以既代之。诏曰。"时在延康元年(公元220年)。

【原文】

昔贾复请击郾贼[1],光武笑曰:"执金吾击郾,吾复何忧?"卿谋略过人,今则其时。以便宜从事,勿复先请[2]。

注释

①贾复(？—公元155年):字君文,东汉南阳冠军(今河南邓县西北)人。追随东汉光武帝刘秀,屡有战功。刘秀即位,拜为执金吾,封冠军侯。《后汉书·贾复传》:"更始郾王尹尊及诸大将在南方未降者尚多。帝召诸将议兵事。……复率然对曰:'臣请击郾。'帝笑曰:'执金吾击郾,吾复何忧!'"金吾:本为帝王仪仗使用的铜棒,两端镀以黄金。吾的意思是防卫,手执金吾以防不测。后为官名。《汉书·百官公卿表上》:"中尉,秦官。……武帝太和元年更名执金吾。"

②请:请示。

【今译】

以前贾复请求征讨郾城的反贼,光武帝笑着说:"有你执金吾征讨郾城,我还担心什么呢?"你智谋韬略都有过人之处,现在正是你立功之时。你可以见机行事,不必事先请示。

与张既诏

【题解】

张既,见前《张既为凉州诏》。张既出为凉州刺史,至金城(今甘

肃兰州市西北)，渡黄河，占据武威(今甘肃民勤县东北)。《三国志·魏志·张既传》："胡骑数千，因大风欲放火烧营，将士皆恐。(张)既夜藏精卒三千人为伏。……胡果争奔之，因发伏截其后，首尾进击，大破之，斩首获生以万数。帝甚悦，诏曰。"事在黄初元年(公元220年)。

诏见《三国志·魏志·张既传》。《全三国文》卷五题作《褒张既击胡诏》。

【原文】

卿逾河历险，以劳击逸，以寡胜众，功过南仲①，勤逾吉甫②。此勋非但破胡，乃永宁河右③，使吾长无西顾之念矣。[徙封西乡侯，增邑二百，并前四百户④]。

注释

①南仲：周宣王时武将，曾率军征伐玁狁族，获胜而归。《诗经·大雅·出车》："王命南仲，往城于方。"东汉郑玄笺："王使南仲为将率，往筑城于朔方。"宋朱熹集传："南仲，此时大将也。"《诗经·大雅·常武》亦是歌颂他的诗。

②吉甫：尹吉甫，周宣王大臣。曾率军抵御玁狁人的进攻，并负责征收南淮夷等民族的贡赋。一生勤劳操持，不言辛苦。《诗经·小雅·六月》"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便是歌颂他的诗。

③河右：即河西，相当于今宁夏和甘肃一带黄河以西的地方。

④自"徙封"以下14字，原本无。清严可均《全三国文》卷五无。中华书局1959年12月版《三国志·魏志·张既传》载诏至"徙封"前断句，此14字不在诏内。按诏既为褒奖张既而颁，当有褒奖的实质内容，如《增封中牟侯彰诏》《追赠夏侯尚诏》《封张辽李典子为关内侯诏》等，皆有封爵增邑授官的具体事项。今据补。

【今译】

你渡过黄河历尽艰险，以疲劳之师击败休整有暇的敌军，并且以少胜多，功劳辛苦都超过了古代的南仲和尹吉甫。这次功勋不仅是打败了胡人，而且使黄河以西的地方得到永久的安宁，使我对西部边境没有后顾之忧。[特迁升西乡侯，增加封邑二百户，和以前的封邑一起，总共四百户。]

褒田豫诏

【题解】

田豫，生卒年不详。字国让，三国渔阳雍奴（今天津武清县东北）人。曾事刘备，后为曹操军谋掾。出为弋阳太守，迁南阳太守。

本篇见《三国志·魏志·田豫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魏略》。因附于传末，且不言颁诏之人，故《全三国文》和《汉魏六朝名家集初刻》均不录。考《田豫传》，田豫自太祖曹操起，至齐王曹芳正始初卒，历事四世。文帝时持节护乌丸校尉。鲜卑比能、弥加、素利各部共誓，皆不能以马与中国市。后因素利违约，出马千匹与官，为比能所攻，素利求救于田豫。与《魏略》所载素利以牛马、金钱遗田豫相合。田豫为校尉九年，后转为汝南太守，直至去世，均未与鲜卑素利交往。张溥认为诏乃文帝所颁，于情于理皆符。惟一的问题是裴松之注置于篇末，不知何因。故录以备考。

张溥题解节引《魏略》："豫为邠州刺史，祥（按当作鲜）卑素利等威怀，密遗金三十斤。豫张袖受之，胡去悉皆付外，诏褒之。"

诏见《三国志·魏略·田豫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魏略》。

【原文】

昔魏绛开怀以纳戎赂①，今卿举袖以受狄金②，朕甚嘉之。

注释

①魏绛：见《报王朗诏》注①。据《国语·晋语七》："无终子使孟乐因魏庄子（即魏绛）纳虎豹之皮以和诸戎。"按魏绛接受戎狄财赂，目的是调和双方矛盾，化干戈为玉帛，并非私受。这和田豫接受鲜卑的财赂一样性质，所以受到褒奖。

②举袖：敞开袖子。古人以衣袖存物。

【今译】

过去魏绛放开心怀接受戎狄人的财赂，如今你敞开袖子接受鲜卑人的金钱，我非常嘉许你的这种行为。

追谥杜畿诏

【题解】

杜畿(公元163—225年),字伯侯,三国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市东南)人。汉末大乱,曾弃官客居荆州。后归曹操,任西平太守。转任河东太守十六年,卓有政绩。曹操为魏王,任命他为尚书。

据《三国志·魏志·杜畿传》:"文帝即王位,赐爵关内侯,徵为尚书。及践阼,进封丰乐亭侯,邑百户,守司隶校尉。帝征吴,以畿为尚书仆射,统留事。其后帝幸许昌,畿复居守。受诏作御楼船,于陶河试船,遇风殁。帝为之流涕,诏曰。"

曹丕征吴还许昌在黄初六年(公元225年),诏当作于是年。

诏见《三国志·魏志·杜畿传》。《全三国文》卷六题作《追赠杜畿诏》。

【原文】

昔冥勤其官而水死[1],稷勤百谷而山死[2]。故尚书仆射杜畿,于孟津试船[3],遂至覆没。忠之至也,朕甚悯焉。追赠太仆,谥曰戴侯[4]。

注释

①冥:《国语·鲁语上》:"冥勤其官而水死。"三国吴韦昭注:"冥,契后六世孙也,根圉之子也。为夏水官,勤于其职而死于水也。"

②稷:《国语·鲁语上》:"稷勤百谷而山死。"韦昭注:"稷,周弃也,勤播百谷,死于黑水之山。"《淮南子·氾论训》:"周弃作稼穑而为稷。"后稷是周人的祖先,名弃。《诗经·大雅·生民》即为歌颂他的诗。

③孟津:参见《孟津作》诗。清卢弼《三国志集解》引唐杜佑《通典·州郡七》谓河阳古孟津,后亦曰富平津,在其南谓之陶河潞。下文诏言"孟津试船"即指此。

④追赠8字,中华书局1959年12月版《三国志·魏志·杜畿传》标点不在诏内,与诏体例不合。

【今译】

以前夏代的水官冥因勤劳于自己的职务而死于水中，周代的后稷亦因勤劳于播种百谷而死于山中。已故尚书仆射杜畿在孟津试造楼船，以至于被水淹死，真是忠诚到了极点，我很是悲哀怜悯。特追赠他为太仆，谥号为戴侯。

与群臣诏

【题解】

原本"臣"字后无"诏"字，今据章经济堂本补。按前已有《与群臣诏》，此处题下录二篇。其中"新城孟太守道"篇与前重出，章经济堂本据删。

本篇不知出处。《全三国文》和《汉魏六朝名家集初刻》均不载，故其意不明。

【原文】

盖闻千钟百觚[1]，尧舜之饮也[2]；惟酒无量，仲尼之能也[3]；姬旦酒殽不彻，故能制《礼》作《乐》[4]；汉高婆娑巨醉[5]，故能斩蛇鞠旅[6]。

注释

①钟、觚(gū 估)：都是古代酒器。

②尧舜之饮：《孔丛子·儒服》："平原君与子高饮，强子高酒，曰：'昔有遗谚：尧舜千钟，孔子百觚。子路喑嗑，尚饮十榼。古之贤圣无不能饮，吾子何辞焉？'"《论衡·语增篇》："传语曰：'文王饮酒千钟，孔子百觚。'欲言圣人德盛，能以德将酒也。如一坐千钟百觚，此酒徒，非圣人也。"

③惟酒无量：语见《论语·乡党》："惟酒无量，不及乱。"其意思是，只有酒不限量，却不至醉。能：能耐。

④姬旦：即周公姬旦。参见《答许芝上代汉图谶令》注②。彻：据文意，彻或为"撤"，谓不撤除酒肴。殽同肴。

⑤汉高：指汉高祖刘邦。婆娑：本义有盘旋、停留之意，此处形容酒醉后步履不稳东倒西歪的样子。

⑥斩蛇：据《汉书·高帝纪》："高祖被酒，夜经泽中，令一人前行。行前者还

报曰：'前有大蛇当径，愿还。'高祖醉，曰：'壮士行，何畏！'乃前，拔剑斩蛇。蛇分为两，道开。行数里，醉困卧。"鞠旅：疑为羁旅，寄居作客。《汉书·高帝纪》：（高祖）好酒及色，常从王媪、武负贳酒，时饮醉卧……高祖每酤留饮，酒雠数倍。"雠：同"售"。

【今译】

曾听说千钟百觚，是尧舜饮酒的场面；只有酒不限量，是孔子的能耐；姬旦不撤去酒肴宴会，因此能制定《礼》《乐》；汉高祖大醉后东歪西倒，因此能斩蛇寄居。

还洛阳诏司马懿

【题解】

司马懿，见前《以陈群为镇军司马懿为抚军诏》注⑨。张溥题解节引《晋书·宣帝纪》："文帝以懿为抚军大将军，车驾自广陵还洛阳，诏懿，于是帝留镇许昌。"这是曹丕征吴回到洛阳后给司马懿的诏令。曹丕对司马懿的过分倚重，是他大权旁落，曹氏政权落入异姓手中的开始。

诏见《晋书·宣帝纪》："（黄初）六年（公元225年），天子自广陵还洛阳，诏帝曰。"《全三国文》卷六题作《还洛阳诏司马懿》。

【原文】

吾东，抚军当总西事①；吾西，抚军当总东事。

注释

①东：指曹丕征东吴。西：指曹丕在洛阳。

【今译】

我东征孙权，抚军当总领京都洛阳的事情；我在洛阳，抚军当总领东征的事情。

令

向化手令

【题解】

张溥题解节引《三国志·魏志·文帝纪》云："蜀将孟达率众降，武都氐王（杨仆）率种人内附，（居汉阳郡），王自手笔令。"

孟达，见前《答孟达诏》。

杨仆，生卒年不详。白马氐族首领。据《后汉书·西南夷列传》，白马氐自汉武帝时兴起，居仇池山（今甘肃成县西汉水北）。东汉末年杨驹在此建国称王，至西晋末年杨氏世居此地。其治所武都（今甘肃省西和县西南），是打通秦川的要道。曹操于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西征张鲁，"将自武都入，氐人塞道"（《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蜀汉后主建兴七年（公元229年），诸葛亮、魏延、姜维皆经此地进入秦川（参见《华阳国志·汉中志》），其战略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孟达、杨仆的归降，使曹魏对西蜀的征伐变得十分有利。

令见《三国志·魏志·文帝纪》南朝宋裴松之注引《魏略》。《全三国文》卷六题作《孟达杨仆降附令》。

【原文】

吾前遣使宣国威灵[1]，孟达即来[2]。吾惟《春秋》褒仪父[3]，即封拜达，使还领新城太守。近复有扶老携幼，首向王化者[4]。吾闻夙沙之民，自缚其君，以归神农[5]；幽国之众，襁负其子，而入丰、镐[6]，斯岂驱略迫胁之所致哉！乃风化动其情，而仁义感其衷，欢心内发使之然也！以此而推，西南将万里无外，权、备将与谁守死乎[7]。

注释

①威灵：声势威风。《汉书·叙传》："柔远能迩，焯耀威灵。"

②参见《与孟达书》。

③仪父：即邾子克，春秋时邾国的国君。因没有受周王朝的册封，《春秋》就没有记载他的爵位，仅以“仪父”尊称他。据《左传·隐公元年》载，鲁隐公上台执政，为了表示和邾国（即邹国，曹姓，都城在今山东曲阜东南，战国时被楚国吞灭）和好，便和他在蔑（今山东泗水东）订立盟约。

④首向：面向；归顺。王化：王朝的道德风化。此句指杨仆而言。

⑤夙沙：古代部落名，其地在今山东胶东地区。其首领无道，夙沙人民起来反对他，而归附神农。《吕氏春秋·用民》：“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归神农。”又《吕氏春秋·用民》：“密须之民，自缚其君，以归文王。”曹丕将两个典故混用。神农：古代传说中的炎帝，是中国农业和医学的始祖。其事参见清马骕《绎史》卷四，晋王嘉《拾遗记》卷一，《淮南子·修务训》等。

⑥豳（bīn 宾）：同“邠”，故址在今陕西旬邑县西，为周朝祖先公刘所居地。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执政时，因受戎、狄族的侵迫，自动从豳迁出，来到岐山下的周地（今陕西岐山北）。《史记·周本纪》：“乃与私属遂去豳，……止于岐下。豳人举国扶老携幼，尽复归古公于岐下。”襁：背负婴儿的布兜。《论语·子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丰、镐（hào 号）：均为西周国都。丰在今陕西长安西南沣河以西，周文王自岐迁于此。《诗经·大雅·文王有声》：“既伐于崇，作邑于丰。”镐在今陕西西安西，周武王迁都于此。《诗经·大雅·文王有声》：“考卜维王，宅是镐京。”

⑦权、备：指孙权、刘备。

【今译】

我前次派遣使者去宣扬国家的声势威风，孟达立即就来归顺了。我依照《春秋》褒扬仪父的做法，即时拜封孟达，让他仍任新城太守。最近又有扶老携幼来归顺王朝仁德风化的。我曾听说上古之时，夙沙的老百姓自己绑缚他们的国君归附神农，豳国的民众用布兜着他们的幼子投奔周朝，这难道是驱赶掳掠胁迫而来的吗？实在是好的风化政治、仁义道德，使他们有所感动，欢喜之情从内心发出，才会这样的。用这个道理去推想西南一带，一定会是万里之内，不会再有外心的人。还有谁会愿意和孙权、刘备在那儿等死呢？

答许芝上代汉图谶令

【题解】

许芝，《三国志》无传，生平事迹不详。据《三国志·魏志·文帝

纪》南朝宋裴松之注引《献帝传》，继李伏、桓阶、陈群等大臣上书劝进后，许芝又一次以谶纬为由劝谏曹丕称帝。“太史丞许芝条魏代汉见谶纬于魏王曰：七月四日戊寅，黄龙见，此帝王受命之符瑞最著名者也。……《春秋汉含孳》曰‘汉以魏，魏以征’；《春秋玉版谶》曰‘代赤者魏公子’；《春秋左助期》曰‘汉以许昌失天下’。……臣职在史官，考符察徵，图谶效见，际会之期，谨以上闻。王令曰。”

令见《三国志·魏志·文帝纪》南朝宋裴松之注引《献帝传》。《全三国文》卷六题作《辞许芝等条上谶纬令》。

【原文】

昔周文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仲尼叹其至德[1]；公旦履天子之籍，听天下之断[2]，终然复子明辟，《书》美其人[3]。吾虽德不及二圣[4]，敢忘高山景行之义哉[5]！若夫唐尧、舜、禹之绩，皆以圣质茂德处之，故能上和灵祇[6]，下宁百姓，流称今日。今吾德至薄也，人至鄙也，遭遇际会[7]，幸承先王余业[8]，恩未被四海，泽未及天下。虽倾仓竭府以振魏国百姓[9]，犹寒者未尽暖，饥者未尽饱。夙夜忧惧，弗敢遑宁[10]，庶欲保全发齿[11]，长守今日，以没于地，以全魏国，下见先王，以塞负荷之责[12]。望狭志局[13]，守此而已。虽屡蒙祥瑞，当之战惶，五色无主[14]。若芝之言，岂所闻乎？心慄手悼[15]，书不成字，辞不宣口[16]。吾间作诗曰：“丧乱悠悠过纪，白骨纵横万里。哀哀下民靡恃，吾将佐时整理，复子明辟致仕[17]。”庶欲守此辞以自终，卒不虚言也。宜宣示远近，使昭赤心[18]。

注释

①《论语·泰伯》：“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周文：周文王姬昌。据《逸周书·程典》，当时中国分为九州，他拥有六州，故言三分之二。

②公旦：周公姬旦。周文王子，周武王弟。武王死，其子成王年幼，周公怕诸侯反叛，乃摄行政当国。《荀子·儒效》：“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下，恶天下之倍（背）周也。履天子籍，听天下之断。”籍：同“阼”，帝王之位。断：决断，指处理国事。

③成王长大后，周公还政于成王。《尚书·洛诰》：“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复子明辟。”孔传：“周公尽礼致敬，言我复还明君之政于子。”辟：指帝王的政权。

④二圣：指周文王、周公旦。

⑤高山景行：《诗经·小雅·车辖》："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参见《与钟繇谢玉玦书》注⑯。

⑥灵祇：天神、地神。和下文"百姓"指天、地、人三才。

⑦际会：指遇合的机会。

⑧先王：指曹操。

⑨竭府：竭尽府库之有。

⑩遑宁：闲暇安宁。

⑪发齿：头发牙齿，指身体、生命。

⑫负荷：负担；责任。

⑬望狭志局：眼光狭窄，志气有限。

⑭五色：指人的神色。汉刘向《新序·杂事》："叶公见之，弃而还走，失其魂魄，五色无主。"

⑮心慄手悼：心中害怕，手上发抖。

⑯口：《三国志·魏志·文帝纪》南朝裴松之注引作"心"。

⑰参见后《令诗》注。

⑱赤心：赤诚之心。

【今译】

以前周文王已经有了三分之二的天下，仍然作为臣子服从殷朝，孔子感叹他有极高的道德；周公旦履行天子的职责，执政于天下，最后仍然把天下还给了成王，《尚书》赞美他的为人。我的德行虽然比不上周文王、周公旦两位圣人，但也不敢忘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古训。像唐尧、虞舜、夏禹建立的丰功伟绩，都是他们以圣人的姿质、高尚的品质去完成的。所以上能和天神地祇的意愿相沟通，下能使百姓安宁幸福，美好的名声一直流传到现在。而今我的德行不高，人亦很鄙陋，不过是碰上了机会，有幸继承先王留下来的事业。恩德没有遍及四海，福泽没有施予天下。即使倾倒仓廪，竭尽府库来拯救魏国的百姓，仍然没有使寒冷的人得到温暖，让饥饿的人有饭吃。我白天夜晚都在担心害怕，不敢有片刻的闲暇安宁。只想差不多能保重身体，使今天的局面长期维持下去，直到死为止，以使魏国保全。将来在地下见到死去的先王时，亦可以交待治理国家的责任。我的眼光狭窄，志气有限，仅仅能保持现状而已。虽然多次承蒙祥瑞的预兆，但当之有愧，提

心吊胆，神色无主。许芝所说的话，难道是我敢听见的吗？心中惊恐，手也发抖，书写不成字形，言辞不能表达内心的感情。不久前我写诗说："漫长的动乱丧亡已持续了十多年，遍地的白骨纵横遮蔽了万里平原。哀哀啼叫的百姓失去了任何依靠，我将把辅佐治理的重任挑在双肩，恢复幼子的帝位我将辞归家园。"我将遵守这些话直到生命结束，这绝对不是虚假的话。应该将我的意思向外界四方宣示，使我诚挚忠恳的心得以表明。

答辛毗等令

【题解】

辛毗，生卒年不详。字佐治，三国颍川阳翟（今河南禹县）人。魏侍中，封关内侯。许芝以谶纬劝谏曹丕称帝的条陈被搁置后，辛毗等朝臣再次上书，重申许芝的说法以劝进。《三国志·魏志·文帝纪》南朝宋裴松之注引《献帝传》载辛毗等奏章说："令书恳切，允执廉恭，虽舜、禹、汤、文，义无以过。然古先哲王所以受天命而不辞者，诚急遵皇天之意，副兆民之望，弗得已也。……惟殿下览图籍之明文，急天下之公义，辄宣令外内，布告州郡，使知符命著明，而殿下谦虚之意。"曹丕再次下令，重申辞谢的理由。

令见《三国志·魏志·文帝纪》南朝宋裴松之注引《献帝传》。《全三国文》卷六题作《辞辛毗等陈符命令》。

【原文】

下四方以明孤款心[1]，是也。至于览余辞[2]，岂余所谓哉！宁所堪哉！诸卿指论，未若孤自料之审也[3]。夫虚谈谬称，鄙薄所弗当也。且闻比来东征[4]，经郡县，历屯田，百姓面有饥色，衣或裋褐不完[5]，罪皆在孤。是以上惭众瑞，下愧士民。由斯言之，德尚未堪偏王，何言帝者也！宜止息此议，无重吾不德，使逝之后，不愧后之君子。

注释

①下四方：下示四方。款心：诚心。

②余辞：指劝进的话。

③审：准确。

④比来：近来。当时曹丕正东征孙权驻守曲蠡。

⑤桓褐（shù hè 束贺）：原本作“短褐”，《魏志·文帝纪》南朝宋裴松之注引作“桓褐”，今据改。粗糙简陋的衣服。《汉书·贡禹传》：“家赀不满万钟，妻子糠豆不赡，桓褐不完。”

【今译】

宣告下示四方的人，以表明我的诚心，这是应该的。至于其他的话，难道是我的意思吗？又是可以去做的吗？各位公卿的指示议论，比不上我自己估计的确切呵！大凡空虚的谈论，荒谬的称颂，鄙薄又不恰当。况且近来东征所经过的郡县、路过的农村，老百姓都面有饥色，衣裳粗糙简陋，破烂不堪，罪责都在我的身上。所以上有愧于各种祥瑞，下有愧于士大夫百姓。这样看来，我的德行尚且不可以偏安为王，还说什么做皇帝呢？应该停止这些议论，不要加重我的不道德。使我死了以后，不会让后世的仁人君子感到羞愧。

答司马懿等令

【题解】

司马懿，参见《以陈群为镇军司马懿为抚军诏》注⑨。

这是继许芝、辛毗等朝臣以谶纬符命劝进曹丕，被曹丕婉言谢绝后，以督军御史中丞司马懿为首的朝臣再次上书劝曹丕称帝。《三国志·魏志·文帝纪》裴松之注引《献帝传》载奏书说：“殿下践阼，至德广被，格于上天，天人感应，符瑞并臻，考之旧史，未有若今日之盛。”曹丕作令回答。这篇令文，很大程度上是《吕氏春秋·诚廉》思想的再现，可互比参看。

令见《三国志·魏志·文帝纪》南朝宋裴松之注引《献帝传》。《全三国文》卷六题作《答司马懿等再陈符命令》。

【原文】

世之所不足者，道义也；所有余者，苟妄也①。常人之性，贱所不

足，贵所有余。故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2]。孤虽寡德，庶自免于常人之贵。夫“石可破而不可夺坚，丹可磨而不可夺赤[3]”。丹石微物，尚保斯质，况吾托士人之末列，曾受教于君子哉！且於陵仲子以仁为富[4]，柏成子高以义为贵[5]，鲍焦感子贡之言，弃其蔬而槁死[6]，薪者讥季札失辞[7]，皆委重而弗视[8]，吾独何人？昔周武，大圣也，使叔旦盟膠鬲于四内[9]，使召公约微子于共头[10]。故伯夷、叔齐相与笑之曰：“昔神农氏之有天下，不以人之坏自成，不以人之卑自高[11]。”以为周之伐殷以暴也[12]。吾德非周武，而义惭夷、齐，庶欲远苟妄之失道[13]，立丹石之不夺，迈於陵之所富，蹈柏成之所贵，执鲍焦之贞至，遵薪者之清节。故曰“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14]”。吾之斯志，岂可夺哉！

注释

①苟妄：苟且虚妄。

②此句出自《论语·里仁》。

③《吕氏春秋·诚廉》：“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坚；丹可磨也而不可夺赤。坚与赤，性之存也。”

④於陵仲子：即陈仲子，齐国世家子。据《孟子·滕文公下》，他因认为两个兄长食禄过多，不仁义，便离家到楚国去，住在於陵，称於陵仲子。楚王闻其贤，拜他为相，他推辞不受，和妻子一起逃走，以灌园种菜为生。

⑤柏成子高：传说中的高士。据《庄子·天地》，尧治天下，柏成子高立为诸侯。尧让天下予舜，舜又让天下予禹，柏成子高遂辞去诸侯不做，退而耕田。禹问他原因，他说世风日下，乱自此始，不愿参预其事，所以退耕。

⑥鲍焦：古代传说中清廉之人。据汉刘向《新序·节士》，鲍焦穿着破烂的衣服种蔬菜，孔子弟子子贡问他为什么这样。鲍焦说，天下没有道德的人太多了，我怎么能不这样呢？子贡说，不适应社会的人就不应该出生，污辱国君的人就不该在国君的土地上生活。你污辱国君不贤而在国君的土地上生活，否定这个社会而又在此种菜，有你这样的人吗？鲍焦说，呜呼！吾闻贤者重进而轻退，廉者易愧而轻死。乃弃其蔬而立槁，死于洛水之上。

⑦季札：即延陵季子，参见《营寿陵诏》末节注⑥。据《韩诗外传》卷十，吴公子季札到齐国去，见地上有人遗落的金子，便呼喊放牧的人来取，放牧的人说，你站得高看得低，面貌像君子，语言却像粗野的人。我虽有国君，却不像国君；有朋友，不像朋友；正当夏天的时候，却穿着皮裘，你怀疑取金子的人吗？季札以为放牧之人是贱者而贪利，便呼他来取金，却遭到斥责。曹不误将牧人记作薪者。

⑧委重：放弃贵重的东西，如地位，金钱。

⑨膠鬲(jiāo gé 交隔):本为商纣王之臣,因有感商纣王无道,遂隐居为商,被周文王发现,用为大臣。《吕氏春秋·诚廉》:"(周武)王使叔旦(周公旦)就膠鬲于四内(地名)而与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为三书同辞,血之以牲,埋一于四内,皆以一归。"

⑩微子:指微子启,因避汉景帝刘启讳改为微子开。商纣王的庶兄,因不满纣王的残暴而出走,后被周公旦封于宋,成为宋国的始祖。《吕氏春秋·诚廉》:"又使保召公就微子开于共头(水名)之下,而与之盟曰:世为长侯守殷。"

⑪伯夷、叔齐:古孤竹国君的两个儿子,因相互谦让不接受君位,双双逃出国外。《庄子·让王》:"昔周之兴,有士二人处于孤竹,曰伯夷、叔齐。二人相谓曰:吾闻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试往观之。至于岐阳,(周)武王闻之,使叔旦往视之,与之盟曰。……二人相视而笑曰:嘻,异哉!此非所谓道也。昔者神农之有天下也,……不以人之坏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另见《吕氏春秋·诚廉》。

⑫暴:原本作"恭",于意不顺,今据《三国志·魏志·文帝纪》南朝宋裴松之注引改。

⑬庶欲:差不多想要。

⑭《论语·子罕》:"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后用以比喻不可动摇的意志。

【今译】

世间缺少的是仁义道德,多的是苟且虚妄。一般人的德性是轻视缺少的,看重多余的。所以说"不忧虑没有地位,忧虑的是有地位"。我虽然缺少仁德,还可以差不多做到免除一般人所看重的。古人说:"石头可以破碎,但不能改变它的坚硬;朱砂可以磨细,但不可以改变它的红色。"丹砂石头是微小的东西,尚且能够保持它们的本质,何况我这样托身于君子的行列,从小受到君子教诲的人呢?於陵仲子以仁义为财富,柏成子高以道德为宝贵。鲍焦有感于子贡的话,抛弃他种的蔬菜,让它们枯槁而死,砍柴的人讥笑吴国公子季札的说话不检点,都是因为抛弃一般人看重的东西,视而不见。我不是什么特殊的人,没有理由做不到这一点。古代的周武王,是大圣人,他委派周公旦和膠鬲在四内结成盟约,又委派周召公和宋微子在共头订立条约。伯夷、叔齐却笑着说:"以前神农氏管理天下,不利用别人的败坏使自己成功,不利用别人的卑下使自己高尚。"并认为周武王讨伐殷纣王是暴乱的行为。我的德行比不上周武王,仁义道德亦有愧于伯夷、叔齐,但

也差不多能够远离苟且虚妄那样的无道，而树立丹砂石头不可改变本质的品格，实践於陵仲子的以仁义为富有，学习柏成子高的以道德为贵重，仿效鲍焦的执着正直，遵循砍柴人的清廉气节。所以说“三军可以改变他们的统帅，大丈夫不能改变他的志向”。我的志向难道是可以改变的吗？

答刘廙刘晔等令

【题解】

刘廙（公元179—221年），字恭嗣，三国南阳安众（今属河南）人，魏侍中，封关内侯。刘晔，字子杨，生卒年不详。三国淮南成德（今属安徽）人，魏侍中，封关内侯。据《三国志·魏志·文帝纪》裴松之注引《献帝传》，李伏上表言符谶事，希望曹丕取汉而代后，魏王府侍中刘廙、辛毗、刘晔，尚书令桓阶、陈群等大臣联名上书曹丕，称“臣伏读左中郎将李伏上事，考图纬之言，以效神明之应，稽之古代，未有不然者也”。再次劝进曹丕取汉而代。于是“王令曰”。

令见《三国志·魏志·文帝纪》南朝宋裴松之注引《献帝传》。《全三国文》卷六题作《辞符谶令》。

【原文】

犁牛之驳似虎①，莠之幼似禾②，事有似是而非者③，今日是也。睹所言事，良重吾不德④！

注释

①犁牛：毛色不纯的牛。《论语·雍也》“犁牛之子骍且角”句宋朱熹集注：“犁，杂文；骍，赤也。”驳（bó薄）：同“駁”，駁杂，颜色混杂不纯。

②莠（yǒu友）：俗名狗尾草，初生时外形和禾稻相似。《孟子·尽心下》：“孔子曰：恶假似是而非者，恶莠，恐其乱苗也。”

③《庄子·山木》：“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似之而非也。”

④重：加重；加深。清卢弼《三国志集解》卷二：“此数语为魏文虚伪之谦辞，然按诸当日情事，则为实录。”按“德”字后原本有“于是尚书仆射宣告官寮，咸使知闻”14字，非令文，章经济堂本已删。今不录。

【今译】

毛色驳杂不纯的牛看起来像老虎，狗尾草初生时和禾苗相似。世间总有一些似是而非的事情，今天的事就是这样。看你们所说的事，实在只能加重我不仁德的名声啊！

让禅令

【题解】

据《三国志·魏志·文帝纪》南朝宋裴松之注引《献帝传》，曹丕于延康元年（公元220年）冬十月十七日在军营前开读了让禅的诏书，接受了玉玺后，随即又下令将玉玺奉还，再次表示辞让的理由。

令见《三国志·魏志·文帝纪》南朝宋裴松之注引《献帝传》。《全三国文》卷六题作《既发玺书又下令》。

【原文】

当奉还玺绶为让章[1]。吾岂奉此诏，承此贶邪[2]？昔尧让天下于许由、子州支甫[3]，舜亦让于善卷、石户之农、北人无择[4]。或退而耕颍之阳；或辞以幽忧之疾；或远入山林，莫知其处；或携子入海，终身不反[5]；或以为辱，自投深渊。且颜斶惧太樸之不完，守知足之明分[6]；王子搜乐丹穴之潜处，被熏而不出[7]；柳下惠不以三公之贵易其介[8]；曾参不以晋、楚之富易其仁[9]，斯九士者，咸高节而尚义，轻富而贱贵。故书名千载，于今称焉。求仁得仁，仁岂在远[10]？孤独何不如哉！义有蹈东海而逝[11]，不奉汉朝之诏也。亟为上章还玺绶[12]，宣之天下，使咸闻焉。

注释

①为让章，嘱臣下拟写辞让禅位的章表。

②贶（kuàng 况）：赏赐。

③许由：据《庄子·逍遥游》，他是唐尧时高士，字武仲。依山而食，就河而饮。尧知其贤，把帝位让给他，他不接受，“退耕于中岳颍水之阳、箕山之下，终身无经天下。”子州支甫：姓子，名州，字支甫。据《庄子·让王》，他是许由的朋友，“尧以天下让许由，许由不受。又让子州支甫。子州支甫曰：以我为天子，可以；虽

然，我适有幽忧之疾，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

④善卷：虞舜时高士。据《庄子·让王》，舜以天下让善卷，善卷不受，“于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处”。石户之农：石户地方的农人，传说中虞舜的朋友。据《庄子·让王》，舜以天下让其友石户之农，他认为舜的德行还不够好，“于是夫负妻戴，携子人于海，终身不反（返）也”。北人无择：虞舜时高士。据《庄子·让王》，舜以天下让其友北人无择。北人无择认为舜本是耕种人之子，而接受尧的禅让，是一种耻辱；现在又要把这种耻辱加在他的身上，于是“自投清冷之渊”。

⑤反：同“返”。原本作“及”，章经济堂本已据《三国志·魏志·文帝纪》裴松之注改。

⑥颜斶（chù 触）：战国时齐国隐士。据《战国策·齐策四》，他曾劝谏齐宣王礼贤下士，齐宣王允许给他富贵，他拒不接受，说：“玉生于山，制则破焉，非弗宝贵矣，然大璞不完。”又说：“斶愿得归，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无罪以当贵，清静贞正以自虞。”斶：《魏志·文帝纪》作“烛”。太璞：章经济堂本作“太璞”，按当作“大璞”，指未雕琢的玉石。清卢弼《三国志集解》卷二已指出，可参看。明分：本分。

⑦王子搜：春秋时越国公子。据《庄子·让王》：“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之於大林，而越国无君，求之不得，而搜亦[illegible]以处。”潜处：深藏。熏：原本作“重”，今据《三国志·魏志·文帝纪[illegible]之注引改。

⑧柳下惠：即展禽，鲁国大夫，居于柳下，谥为惠，称柳下惠。[illegible]上》：“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三公：泛指高官。介：节操。

⑨曾参：字子舆，孔子弟子。不仕而居于卫，粗衣淡食，三日不举[illegible]衣，面色浮肿。但安贫守志，不为富贵所动。《孟子·公孙丑下》：“[illegible]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illegible]

⑩《论语·述而》：“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乎？”

⑪蹈东海：据《史记·鲁仲连传》：“彼秦者，弃礼义而上首功之[illegible]士，虏使其民，而肆然而为帝，过而为政于天下，则连有蹈东海而死耳[illegible]

⑪亟（jí 及）：立刻；急速。

【今译】

应当奉还玺绶并拟写辞让的表章。我怎么能应允诏[illegible]种恩赐呢？以前唐尧把天下让给许由和子州支甫，虞舜亦[illegible]善卷、石户之农和北人无择。他们有的隐退到颍水的南面[illegible]生活；有的以隐疾为借口加以推辞；有的远远躲避到山林里[illegible]

向；有的带着孩子逃到海上，再不回来；有的认为是奇耻大辱而投水死去。何况颜斶担心璞玉不能保全，坚持知足常乐的本分；王子搜不愿做国君，以躲藏在丹穴深处而快乐，被烟熏火燎也不出来；柳下惠不因为三公的官位动心，改变自己的节操；曾参不因为晋、楚给予的富贵，放弃自己仁义的观念。这九个人，都是气节高尚而又崇尚仁义道德，轻视功名富贵的人，所以名传千载，到今天还受到称赞。一个人如果真心追求仁德，又得到了仁德，仁德难道还很远吗？我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会不如这些人呢？古代既有为了仁义而投身东海，死而无悔的人，我亦可以为了仁义，不接受汉朝的诏令啊！立刻送上辞让的奏章，退还玺绶，并把我的心意宣示天下，让所有的人都知道。

让禅第二令

【题解】

据《三国志·魏志·文帝纪》南朝宋裴松之注引《献帝传》，曹丕《让禅令》下达后，“辅国将军清苑侯刘若等百二十人上书曰：‘……诚圣人知天命不可逆，历数弗可辞也。伏惟陛下应乾符运，至德发闻，升昭于天。……臣等昧死以请，辄整顿坛场，至吉日受命，如前奏，分别写令宣下。’王令曰。”

令见《三国志·魏志·文帝纪》南朝宋裴松之注引《献帝传》。《全三国文》卷六题作《辞让禅令》。

【原文】

昔柏成子高辞夏禹而匿野[1]，颜阖辞鲁币而远迹[2]。夫以王者之重，诸侯之贵，而二子忽之，何则？其节高也！故烈士狥荣名[3]，义夫高贞介[4]，虽蔬食瓢饮，乐在其中[5]。是以仲尼师王骀[6]，而子产嘉申徒[7]。今诸卿皆孤股肱腹心，足以明孤。而今咸若斯，则诸卿游于形骸之内，而孤求为形骸之外[8]，其不相知，未足多怪。亟为上章还玺绶，勿复纷纷也。

注释

①柏成子高：古代传说中的高士。参见《答司马懿等令》注④。匿：躲藏。

②颜阖：春秋末战国初时鲁人。据《庄子·让王》，鲁哀公听说他是得道的人，想拜他为相，便派人先送币（帛）向他致意。使者找到他，他说，是不是你搞错了？还是搞清楚再来吧。使者回去问了回来，他已经逃跑了。

③汉贾谊《鹏鸟赋》："贪夫徇财兮，烈士徇名。"徇：《三国志·魏志·文帝纪》南朝宋裴松之注引作"徇"。为某种利益而献身。

④贞介：原本作"贵介"，章经济堂本作"贞介"，与《三国志·魏志·文帝纪》南朝宋裴松之注引同，今据改。

⑤《论语·雍也》："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⑥王骀（tái 台）：古代传说中一脚残废的高士。据《庄子·德充符》，有人问孔子王骀是个什么样的人？孔子说："夫子，圣人也。……丘将以为师。"

⑦申徒：即申徒嘉，亦是一脚残废的高士。据《庄子·德充符》，他和郑国执政子产曾是同学，因行为高尚，受到子产的称赞。

⑧《庄子·德充符》："申徒嘉曰：吾与夫子（子产）游十九年矣，而未尝知吾兀者（缺一条腿的人）也。今子与我游于形骸之内，而子索我于形骸之外，不亦过乎？"形骸之内：指形体上的交往。形骸之外：指精神上的交往。

【今译】

以前柏成子高推辞夏禹的禅让而隐藏在野外，颜阖拒绝鲁哀公赠送的礼物而逃向远方。以诸侯、君主这样高贵的地位，这两个人都可以视而不见，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气节高尚啊！因此，壮烈的人会为了名声荣誉而献身，仁义的人会以正直和节操为高尚。虽然是蔬食淡饭，用木瓢饮水，快乐亦在其中。所以孔子才会以王骀为老师，郑子产才称赞申徒嘉的高尚。你们各位都是我得力的心腹大臣，应该深知我的心意。可是现在却都是这个样子，那么你们和我的交往只是在形体的范围内，而我追求的却是形体以外精神上的东西。我们之间其实是互相不了解的，亦就不觉得奇怪了。立刻呈上辞让的表章，退还玺绶，不要再多说了。

让禅第三令

【题解】

据《三国志·魏志·文帝纪》南朝宋裴松之注引《献帝传》，曹丕

两次下达让禅令后，群臣劝进之声仍不绝于耳。“辅国将军等一百二十人又奏曰：‘臣闻符命不虚见，众心不可违。……臣等闻事君有献可替否之道，奉上有逆鳞固争之议，臣等敢以死请。’令曰。”

令见《三国志·魏志·文帝纪》南朝宋裴松之注引《献帝传》。《全三国文》卷六题作《让禅令》。

【原文】

夫古圣王之治也，至德合乾坤[1]，惠泽均造化[2]，礼教优乎昆虫[3]，仁恩洽于草木[4]。日月所照，戴天履地含气有生之类[5]，靡不被服清风，沐浴玄德[6]。是以金革不起[7]，苛慝不作[8]；风雨应节，祯祥触类而见。今百姓寒者未暖，饥者未饱。鳏者未室[9]，寡者未嫁。权、备尚存[10]，未可舞以干戚[11]，方将整以齐斧。戎役未息于外，士民未安于内。耳未闻《康哉》之歌[12]，目未睹击壤之戏[13]；婴儿未可托于高巢[14]，余粮未可宿于田亩[15]。人事未备，至于此也。夜未曜景星[16]，治未通真人[17]；河未出龙马[18]，山未出象车[19]；蓂莢未植阶庭[20]，蓬莆未生庖厨[21]；王母未献白环[22]，渠搜未见珍裘[23]。灵瑞未效，又如彼也。昔东户季子、容成、大庭、轩辕、赫胥之君[24]，咸得以此就功勒名[25]。今诸卿独不可少假孤精心竭虑，以和天人，以格至理[26]，使彼众事备，群瑞效，然后安乃议此乎，何遽相愧相迫之如是也？速为让章，上还玺绶，无重吾不德也。

注释

①乾坤：本为《易》的两个卦名，代指天地、阴阳。

②惠泽：恩惠、德泽。造化：大自然的创造化育，泛指自然界各类生物。《庄子·大宗师》：“以天地为大炉，以造化为大冶。”后亦指造物主。

③优：丰富、厚实。《诗经·大雅·瞻卬》：“天之降罔，维其优矣。”

④洽：融洽；融和。

⑤戴天履地：头顶天，脚踏地，指在天地之间生存。《后汉书·翟酺传》：“岂敢雷同受宠，而以戴天履地。”含气：有呼吸生命的东西。《汉书·贾捐之传》：“含气之物，各得时宜。”

⑥玄德：本指源于自然，无所作为的品德。《老子·道经》第十章：“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

⑦金革：金指兵器，革指甲胄。代指战争。《礼记·中庸》：“衽金革，死而不厌。”

⑧苛慝(tè 特):苛刻之政、邪恶的人。《左传·昭公十三年》:"苛慝不作,盗贼伏隐。"

⑨鳏(guān 官):《孟子·梁惠王下》:"老而无妻曰鳏。"

⑩权、备:孙权、刘备。

⑪舞干戚:干戚舞为古代乐舞之一。文舞手持羽旄,武舞手持干戚(干为盾,戚为斧)。古代泛指用和平(礼乐)方式解除战争,参见《礼记·乐记》。《太平御览》卷八十一引晋皇甫谧《帝王世纪》:"有苗氏负固不服,禹请征之。舜曰:我德不厚,行武非道也,吾前教由未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而舞之,有苗请服。"

⑫《康哉》:据《尚书·益稷》,虞舜时天下大治,舜作歌称赞禹、皋陶等辅佐大臣,"帝庸乃赓载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后用以比喻太平盛世。

⑬击壤:据晋皇甫谧《帝王世纪》载,唐尧时有老人一边打土块,一边唱歌:"日出而作,日出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后用以反映天下大治。

⑭高巢:树上的窝巢。据宋罗泌《路史·前纪五·庸(容)成氏》:"其人僮蒙莫知西东,摩蜃尊食而莫知其止息,托婴巢中,棲粮陇首。"

⑮此句参见注⑭。"棲粮陇首",即有多余的粮食放在荒野里。

⑯景星:古人认为兆示德政的祥瑞之星。《史记·天官书》:"天精而见景星。景星者,德星也。其状无常,常出于有道之国。"《宋书·符瑞志上》:"(尧)在帝位七十年,景星出翼,凤凰在庭。"

⑰真人:道家指修心养性道德高深的人。《庄子·大宗师》:"且有真人而后有真知。"以下论真人甚详,可参看。

⑱龙马:原本作"良马",今据《三国志·魏志·文帝纪》南朝宋裴松之注引改。古代传说中预示祥瑞的马,从黄河中现身,带出八卦图。《礼记·礼运》:"河出马图。"唐孔颖达疏:"龙而形像马,故云马图,是龙马负图而出。"《宋书·符瑞志上》说尧将禅帝位于舜,其时"荣光出河,休气四塞,白云起,回风摇,乃有龙马衔甲,赤文绿色,临坛而止,吐《甲图》而去"。

⑲象车:即山车,古代认为象征太平盛世的吉祥物。《宋书·符瑞志下》:"象车者,山之精也。王者德泽流洽于四境则出。"

⑳蓂莢(míng jiá 冥夹):古代传说中预示祥瑞的草。据《宋书·符瑞志上》载,尧时有草夹在庭院台阶两边生长,一月内有生有死。初一生一莢,月半时生十五莢。从第十六天开始,每天落一莢,到月底则落完,月小时余一莢。可用以计日、月的数目,所以又称历莢。《汉书·王莽传》:"甘露降,神芝生蓂莢、朱草、嘉禾,休徵同时并至。"另参见东汉班固《白虎通·符瑞》。

㉑蓬莆(shà fǔ 啥府):亦作"蓬脯"。古代传说中一种预示祥瑞的草。《宋书·符瑞志下》:"蓬莆,一名倚扇,状如莲,枝大叶小,根根如丝,转而成风,杀蝇。

尧时生于厨。"又《符瑞志上》："帝尧……在帝位七十年，……厨中自生肉，其薄如箔，摇动则风生，食寒而不臭，名曰箑脯。"另参见东汉王充《论衡·是应》。

㉒王母：即西王母。古代传说中国名，亦女神名。《穆天子传》卷三："吉日甲子，天子宾于西王母，乃执白圭玄璧以见西王母。"晋郭璞注："西王母如人，虎齿，蓬发，戴胜，善啸。"白环：白玉环。《宋书·符瑞志上》："（舜）及即帝位，……西王母献白环。"

㉓渠搜：古西域国名。《尚书·禹贡》："织皮、昆仑、析支、渠搜（《汉书·地理志上》作"叟"）、西戎即叙。"《宋书·符瑞志下》："渠搜，禹时来献裘。"

㉔东户季子：与下文"容成"等皆古代传说中帝王名。《庄子·胠箧》："子独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轩辕氏、赫胥氏……若此之时，则至治也。"《淮南子·缪称训》："东户季子之世，道路不拾遗，耒耜余粮宿诸亩首，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也。"容成：参见注⑭"高巢"。大庭：宋罗泌《路史·前纪六·大庭氏》："大庭氏之膺箓也，适有嘉瑞三辰曾辉，五风异色。"轩辕：即黄帝。《路史·前纪七·轩辕氏》："轩辕氏作于空桑之北。绍物开智，见转风之蓬不已者，于是作制乘车，相轮璞较，横木为轩，直木为辕，以尊太上，故号曰轩辕氏，……而天下治矣。"赫胥之君：《路史·前纪七·赫胥氏》："赫胥氏之治也，尊民而重事。方是之时，人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鼓腹而游，含脯而嬉，昼而动，夕而息。竭则求饮，饥则求食。"

㉕就功：成就功德。勒名：流传姓名。

㉖格：合符。

【今译】

古代圣明的帝王治理天下，崇高的品德融合天地，深厚的恩惠遍及万物。礼仪教化，施行在昆虫身上；仁义恩德倾注在草木之中。那些被日月的光辉照耀，生活于天地之间有呼吸有生命的东西，没有谁不感到在清爽的和风中吹拂，在深厚的道德中沐浴。所以那个时代，没有战争动乱，没有苛政坏人。风调雨顺，合乎时节，吉祥瑞兆到处都是。而现在老百姓寒冷的人没有衣穿，饥饿的人没有饭吃；单身的没有家室，寡居的不能出嫁。孙权、刘备还在，还不能化干戈为玉帛，手里拿着兵器跳舞，只能准备利斧，随时征伐。国外的战争没有平息，国内的人民没有安宁。耳朵里听不到万事康乐的颂歌，眼睛里见不着击打土壤唱歌的游戏，婴儿不能在树巢里高枕无忧，田土里没有过夜不收的粮食。人心没有安定，物资没有齐备，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夜空里没有明亮的景星闪耀，政治不能和真人沟通一致；黄河没有龙马浮

出水面，高山见不到象车运行；庭阶里看不见瑞草生长，厨房中也难有灵芝出现；西王母不来奉献洁白的玉环，渠搜国亦不来进贡珍贵的皮裘。神灵瑞兆没有任何效应，已经到了那个样子。以前东户季子、容成、大庭、轩辕、赫胥等国君，都能够得到这些祥瑞而功成名就，流芳百世。如今你们各位大臣难道就不能给我一点时间，让我精心竭虑，努力做到与天地人情相和，与事理一致，使各种政事齐备完善，让各种祥瑞出现，然后才谈论到禅让的事呢？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匆匆忙忙地羞辱我，逼迫我呢？请你们迅速写好辞让的表章，退还玺绶，不要再加重我的不道德了。

答刘廙等令

【题解】

刘廙，参见《答刘廙刘晔等令》。

据《三国志·魏志·文帝纪》裴松之注引《献帝传》，汉使张音奉献帝诏书和皇帝玺绶再次将帝位禅让曹丕。曹丕第二次上表辞让（参见《让禅第二表》）。于是"侍中刘廙等奏曰：'群生不可一日无主，神器不可以斯须无统。故臣有违君以成业，下有矫上以立事，臣等敢不重以死请。'王令曰。"

令见《三国志·魏志·文帝纪》南朝宋裴松之注引《献帝传》。《全三国文》卷六题作《答刘廙等奏受禅令》。

【原文】

天下重器，王者正统[1]，以圣德当之，犹有惧心，吾何人哉！且公卿未至乏主[2]，斯岂小事？且宜以待固让之后，乃当更议其可耳。

注释

①重器：指国家政权。《史记·伯夷列传》："（舜禹）功用既兴，然后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之。"

②乏主：缺乏君主。

【今译】

国家是重要的器物，帝王的一统天下。具备圣德的人承当它，尚且有恐惧的心情，我算什么人呢？况且公卿大臣还没有到无君主的地步。这难道是小事吗？暂时应该等到坚持辞让之后，才能再进一步讨论它是否可行啊！

答苏林等令

【题解】

苏林，生卒年不详，字孝友。三国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人。魏散骑常侍，博士给事中。曹丕三次辞让禅位后，亲自向汉献帝上表，派遣魏王府臣毛宗代为转奏，并呈还玺绶（参见《让禅表》）。据《三国志·魏志·文帝纪》裴松之注引《献帝传》："给事中博士苏林、董巴上表曰：'今既发诏书、玺绶未御，固执谦让，上逆天命，下违民望。臣谨案古之典籍，参以图纬，魏之行运及天道所在，即尊之验，在于今年此月，昭晰分明。唯陛下迁思易虑，以时即位。'……令曰。"

令见《三国志·魏志·文帝纪》南朝宋裴松之注引《献帝传》。《全三国文》卷六题作《答董巴等令》。

【原文】

凡斯皆宜圣德①。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虚行②"。天瑞虽彰③，须德而光④。吾德薄之人，胡足以当之？今让，冀见听许⑤，外内咸使知闻。

注释

①斯：这些，指苏林等人劝进的理由。

②《易·系辞下》："苟非其人，道不虚行。"

③彰：明显。

④光：发扬光大。

⑤冀：希望。见：被。

【今译】

你们所说的这些都必须是有圣德的人才能承受。所以古语说："如果不是那个人，天道是不会白白施行的。"上天所显示的瑞兆虽然明白，还必须有道德的人去发扬光大。我是德行浅薄的人，怎么可以承当呢？现在辞让帝位，希望我的心愿被你们听从，国内国外的人都让他们知道。

答华歆等令

【题解】

华歆，参见《赐华歆诏》。据《三国志·魏志·文帝纪》裴松之注引《献帝传》："相国华歆、太尉贾诩、御史大夫王朗及九卿上言曰：'伏请陛下割伪谦之志，修受禅之礼，副人神之意，慰内外之愿。'令曰。"

令见《三国志·魏志·文帝纪》南朝宋裴松之注引《献帝传》。《全三国文》卷六题作《又令》。

【原文】

以德则孤不足，以时则戎虏未灭[1]。若以群贤之灵，得保首领[2]，终君魏国，于孤足矣。若孤者，胡足以辱四海？至乎天瑞人事，皆先王圣德遗庆[3]，孤何有焉？是以未敢闻命。

注释

①戎虏：古代对边陲少数民族的蔑称。此指孙权、刘备。

②首领：头和颈，代指身体、生命。《左传·隐公三年》："若以大夫之灵，得保首领以没。"灵：灵气；福气。

③先王：指曹操。遗庆：亦作"余庆"，留传下来的幸福。《易·乾卦》："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华歆等人的奏章中有"非独受之者实应天福，授之者亦与有余庆焉"。

【今译】

以仁德来说，我还不够标准；以天时来说，边疆的敌人还未消灭。如果借助各位贤才的福气，让我保住身体，以作魏国的君王终老，我的心愿就满足了。像我这样的人，有什么值得让天下的人受辱呢？至于

天降祥瑞，人事和睦，都是先王的圣德留传下来的幸福，我有什么呢？因此不敢按你们的意思去做。

又答相国歆等令

【题解】

据《三国志·魏志·文帝纪》裴松之注引《献帝传》，曹丕第三次上表辞让帝位后（参见《让禅第三表》），"相国（华）歆、太尉（贾）诩、御史大夫（王）朗及九卿奏曰：'伏省群臣内外前后章奏，所以陈述陛下之符命者，莫不条河洛之图书，据天地之瑞应，因汉朝之款诚，宜万方之景附，可谓信矣著矣。……辄营坛场，具礼仪，择吉日，昭告昊天上帝，秩群神之礼，须禋祭毕，会群僚于朝堂，议年号、正朔、服色当施行，上。'复令曰。"

令见《三国志·魏志·文帝纪》南朝宋裴松之注引《献帝传》。《全三国文》卷六题作《允受禅令》。

【原文】

昔者大舜饭糗茹草[1]，将终身焉。斯则孤之前志也。及至承尧禅，被珍裘，娶二女，若固有之[2]，斯则顺天命也。群公卿士诚以天命不可拒[3]，民望不可违[4]，孤亦曷以辞焉[5]！

注释

①糗（qiǔ 秋）：干粮。茹：吃。《孟子·尽心下》："舜之饭糗茹草也，若将终身焉。"

②据《史记·五帝本纪》，尧让天下给舜，赐舜絺衣与琴，又把娥皇、女英两个女儿嫁给他。《孟子·尽心下》："及其为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固有：原本就有。

③天命：天的旨意。《论语·季氏》："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④民望：老百姓的愿望。《左传·哀公十六年》："国人望君，犹望慈父母焉。"华歆等人的奏章中有"民命之悬于魏邦，民心之系于魏政，三十有余年矣"的话，所以曹丕说"民望不可违"。

⑤曷:同“何”。为什么。

【今译】

以前大舜以干粮野草为饭食,并且准备终身如此,这也是我先前的志向啊!等到大舜接受唐尧的禅让后,穿着珍贵的皮裘,娶了唐尧的两个女儿,这一切都好像本来就该有的一样,这就叫顺从上天的旨意啊!各位公卿士大夫诚恳地用天的旨意不能抗拒,老百姓的希望不能违犯的道理劝告我,要我接受禅让,我又为什么一定要推辞呢?

薄税令

【题解】

这是曹丕即位魏王后,于延康元年(公月220年)二月,针对当时税赋繁重的现状颁布的命令。这对乱后魏国初建,恢复农业生产,减轻人民负担,促进贸易,发展经济都有积极的意义。

令见《三国志·魏志·文帝纪》南朝宋裴松之注引《魏书》“载庚戌令曰”。《全三国文》卷六题作《除禁轻税令》。

【原文】

关、津所以通商旅①,池、苑所以御灾荒②,设禁重税,非所以便民。其除池籞之禁③,轻关津之税,皆复什一④。

注释

①关、津:关口,渡口。均为水陆交通要道,必由之路。

②池、苑:池水,林木。均为动植物生长的地方,商品副业生产之地。

③池籞(yù 玉):用竹木或绳索联结围成的园林,一般为帝王贵族所有,因占地面积大,平时又不使用,荒芜浪费很大,解除禁令后可以充分用于生产养殖。

④复:免除。什一:十分之一。

【今译】

关口、渡口是用来便于商人和旅客通行的,池水、林木是为了防御灾荒的。设置禁令,加重税收,不会有利于老百姓。现下令除去园林

的禁令，减轻关口、渡口的税收，减免十分之一。

复谯租税令

【题解】

谯，县名。在今安徽亳县，是曹丕的故乡和出生地。参见《于谯作》诗。

据《三国志·魏志·文帝纪》，延康元年（公元220年）秋七月甲午，"军次于谯，大飨六军及谯父老百姓于邑东"。南朝宋裴松之注引《魏书》曰："设伎乐百戏，令曰。"这是曹丕为魏王后首次回乡，除了有一种衣锦荣归的自豪外，还下令免除谯县的租税，以示恩宠。

令见《三国志·魏志·文帝纪》。

【原文】

先王皆乐其所生①，《礼》不忘其本②。谯，霸王之邦，真人本出③。其复谯租税二年④。

注释

①先王：前代帝王。据《史记·高祖本纪》，刘邦称帝后，回到故乡沛（今江苏沛县），"谓沛父兄曰：'游子思故乡，吾虽邦关中，万岁后魂魄犹乐思沛。'"

②《礼记·乐记》："慢易以犯节，流湎以忘本。"

③霸王：古代称诸侯之长为霸，得天下者为王。《三国志·魏志·文帝纪》："初，汉熹平五年（公元176年，时曹操22岁），黄龙见谯。光禄大夫桥玄问太史令单飏：'此何祥也？'飏曰：'其国后当有王者兴，不及五十年，亦当复见，天事恒象，此其应也。'内黄殷登默而记之。至四十五年，登尚在，三月，黄龙见谯，登闻之曰：'单飏之言，其验兹乎？'"真人：帝王的代称。《史记·秦始皇本纪》："吾慕真人，自谓真人，不称朕。"

④复：免除。

【今译】

前代帝王喜欢自己出生的地方，《礼记》上亦说不要忘记根本。谯县是霸主之地，帝王之乡。特免除谯县两年的租税。

以郑称为武德傅令

【题解】

郑称,《三国志》无传,事迹不详。据《三国志·魏志·文帝纪》裴松之注引《魏略》曰"以侍中郑称为武德侯傅,令曰"。

武德,曹丕长子曹叡(魏明帝)封武德侯。《魏志·文帝纪》延康元年(公元220年)五月,"封王子曹叡为武德侯",令当作于是时。清严可均《全三国文》卷六题作《以郑称授太子经学令》,乃据唐许敬宗等编《文馆词林》卷六百九十五。当时曹叡并未立为太子,其立太子在黄初七年(公元226年)曹丕病重时。

令见《三国志·魏志·文帝纪》南朝宋裴松之注引《魏略》。

【原文】

龙渊、太阿出昆吾之金[1],和氏之璧由井里之田[2]。砻之以砥砺[3],错之以他山[4],故能致连城之价[5],为命世之宝[6]。学亦人之砥砺也。称笃学大儒,勉以经学辅侯,宜旦夕入侍,曜明其志[7]。

注释

①龙渊、太阿:均为古代宝剑名。参见《剑铭》注⑤。

②和氏之璧:参见《与钟繇谢玉玦书》注⑦。井里:古代同里之人共用一口水井。此指乡间。《荀子·大略》:"卞和之璧,井里之厥也。"

③砻(lóng笼):打磨。砥砺:磨刀剑的石头。

④错:攻错;打磨。《诗经·小雅·鹤鸣》:"它山之石,可以攻错。"

⑤连城之价:喻玉石的贵重。《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赵惠王时,得楚和氏璧。秦昭王闻之,使人遗赵王书,愿以十五城请易璧。"

⑥命世之宝:著名于当世的宝物。命:同"名"。

⑦曜:显耀。

【今译】

龙渊、太阿宝剑,是昆吾山的金石炼成的;和氏之璧,亦来自乡间的田土中,只有用别的地方的石头来打磨光洁后,才可以达到连城的

价值，成为著名于当世的宝贝。学习就是使人成才的磨石啊！郑称是学问深厚渊博的大儒，要勉力以经学辅导武德侯曹叡。应该早晚进宫来服侍，使他的才智情志能够充分显著地发挥出来。

广询令

【题解】

这是曹丕即位魏王后，为广开言路颁布的敕令。

令见《三国志·魏志·文帝纪》延康元年（公元220年）"秋七月庚辰，令曰"。《全三国文》卷六题作《敕百官尽规谏令》。

【原文】

轩辕有明台之议①，放勋有衢室之问②，皆所以广询于下也。百官有司，其务以职尽规劝。将率陈军法③，朝士明制度④，牧守申政事⑤，缙绅考六艺⑥，吾将兼览焉⑦。

注释

①轩辕：即传说中的黄帝。《史记·五帝本纪》："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轩辕。"唐司马贞索隐引晋皇甫谧曰："居轩辕之丘，因以为名，又以为号。"又《汉书·古今人表》唐颜师古注引张晏曰："黄帝作轩冕之服故谓之轩辕"。明台：传说中黄帝议政的地方。《管子·桓公问》："黄帝立明台之议者，上观于贤也。"

②放勋：尧的名字。参见《营寿陵诏》注。衢室：设在大道边的房屋，是传说中尧议政的地方。《管子·桓公问》："尧有衢室之问者，下听于人也。"

③将率：即将帅，或主管一方的长官。《荀子·富国》："进事长功，和齐百姓，使人不偷，是将率之事也。"唐杨倞注："将率，犹主领也，若今宰守。"

④朝士：在朝的官员。汉陆贾《新语·怀虑》："伐士不耕，朝士不商。"

⑤牧守：州官为牧，郡官为守。后泛指地方官员。

⑥缙绅：本写作"搢绅"，原意为插笏（上朝用的手板）于绅（腰带）之中。后泛指士大夫。六艺：先秦以前指乐、礼、射、御、书、数六种技艺，汉以后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儒家经典。

⑦曹丕此令，当基于前月（六月）南征孙权时杀霍性事。据《魏志·文帝纪》南朝宋裴松之注引《魏略》："王（曹丕）将出征，度支中郎将新平霍性上疏谏，……奏，帝怒，遣刺奸就考，竟杀之。既而悔之，追原不及。"

【今译】

轩辕黄帝设置明台议政，尧在路边盖房子询问民情，都是用来广泛了解下情的。有司百官各部门，务必要尽自己的职责规劝朝政。边疆将帅陈述军法，朝廷官员明习制度，地方官吏申饬政事，士大夫考较六艺，我将一一亲自检查。

问雍州刺史张既令

【题解】

这是对苏则加封爵位前征询张既意见的指令。张既见《张既为凉州诏》。

苏则（？—公元223年），字文师，三国扶风武功（今属陕西）人。曾任酒泉太守。后归曹操，出为金城太守，有政声。张溥题解云："苏则为金城太守，西平曲演叛，则勒兵讨之，演乞降。文帝时袭王位，令问既，既答之。加则护羌校尉，赐爵关内侯。后演复结旁郡为乱，则诱斩之。"乃节录《魏志·苏则传》。曹操去世在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春正月，同月曹丕继位魏王，汉献帝改建安二十五年为延康元年，当时曹丕并未称帝。而且既称令不称诏，亦当为魏王时，令当作于是年十一月称帝前。

令见《三国志·魏志·苏则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魏名臣奏》。

【原文】

试守金城太守苏则[1]，既有绥民平夷之功[2]，闻又出军西定湟中[3]，为河西作声势[4]，吾甚嘉许之。则之功效，为可加爵邑未耶？封爵重事，故以问卿[5]。密白意[6]，且勿宣露也[7]。

注释

①试守：经考核任命而防守，此指苏则先前金城（今甘肃兰州市西北）太守官职。

②绥民平夷：安抚边远人民。《魏志·苏则传》："是时丧乱之后，吏民流散饥穷，户口损耗，则抚循之甚勤。外招怀羌胡，得其牛羊，以养贫老。与民分粮而食，旬月之间，流民皆归，得数千家。……亲自教民耕种，其岁大丰收，由是归附者

日多。"

③湟中：今青海湟水西岸一带，是当时羌、月支胡和汉人杂居的地方。《魏志·文帝纪》："酒泉黄华、张掖张进等各执太守以叛，金城太守苏则讨进，斩之。华降。"

④河西：今青海、甘肃黄河以西的地方，河西走廊一带。作声势：造成声援的形势。

⑤《魏志·苏则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魏名臣奏》载张既答表说："则既有恤民之效，又能和戎狄，尽忠效节。遭遇圣明，有功必录。若则加爵邑，诚足以劝忠臣，励风俗也。"

⑥密：秘密。白：告诉。

⑦宣露：宣扬外露。

【今译】

原任金城太守苏则，既有安抚百姓、平定羌胡的功劳，现在又出动大军，平定了西边的湟中一带，为统一河西造成了声势，我很是嘉赏。苏则的功劳，不知可不可以加爵封邑？封爵的事情关系重大，所以先征求一下你的意见。把你的想法秘密地告诉我，暂且不要向外透露。

拜毛玠等子男为郎中令

【题解】

这是曹丕即位魏王后，于延康元年（公元220年）三月，对已故功臣子弟的封赏，以示安抚体恤之意。

令见《三国志·魏志·文帝纪》南朝宋裴松之注载"丁亥令曰"。原本题下有"下并元年"4字。按指延康元年（公元220年）。

【原文】

故尚书仆射毛玠[1]，奉赏王修、凉茂[2]，郎中令袁涣[3]，少府谢奂、万潜[4]，中尉徐奕、国渊等[5]，皆忠直在朝，履蹈仁义，并早即世[6]，而子孙陵迟[7]。恻然悯之，其皆拜子男为郎中。

注释

①毛玠：生卒年不详。字孝先，三国陈留平丘（今属河南开封）人，以清廉名世。魏国初建，为尚书仆射。时太子未定，曹植有宠，毛玠举袁绍嫡庶不分，长幼不明，酿成身败名裂大祸的例子为教训，劝谏曹操。后曹丕立为太子，毛玠有功。事见《魏志》本传。

②王修：字叔治，北海营陵（今山东昌乐东）人。以忠义气节为世所重，先事袁绍子袁谭，后归曹操，任奉常。事见《魏志》本传。凉茂：生卒年不详。字伯方，三国山阳昌邑（今山东金乡县西北）人。曾任魏郡太守，甘陵相，素有政绩。曹丕任五官中郎将时，选为长史；曹丕为太子，他任太子太傅。事见《魏志》本传。

③袁涣：生卒年不详，字曜卿，三国陈郡扶乐（今属河南）人。曾仕袁术，为吕布所拘，大义不屈。后归曹操，为郎中令，行御史大夫事。事见《魏志》本传。

④谢奂：《魏志》无传，事迹不详。据《魏志·武帝纪》南朝宋裴松之注引《魏书》，他曾以长史身份于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与朝臣联名劝曹操接受魏公九锡的封赏。万潜：《魏志》无传，事迹不详。据《魏志·武帝纪》，他曾与鲍信等人迎奉曹操领兖州牧。又据南朝宋裴松之注引《魏书》，他亦参与了劝进曹操为魏公的事情。

⑤徐奕：生卒年不详，字季才，三国东莞（今属山东）人。曾避乱江东，受孙策礼遇。后归曹操，随军西征马超。出为魏郡太守，魏国既建，迁尚书令。魏讽反，被任命为中尉，在职数月以疾告退。事见《魏志》本传。国渊：生卒年不详，字子尼，三国乐安盖（今属山东）人，曾师事郑玄。出为魏郡太守，以恭俭自守。事见《魏志》本传。

⑥即世：去世。《左传·成公十三年》："穆、襄即世，康、宁即位。"

⑦陵迟：衰落。《诗经·王风·大车》："礼义陵迟，男女淫奔。"

【今译】

已故尚书仆射毛玠，奉常王修、凉茂，郎中令袁涣，少府谢奂、万潜，中尉徐奕、国渊等人，都忠心正直在朝任职，履行仁义道德。但都过早去世，子孙衰落，我很是怜悯，特赐他们的儿子为郎中。

收敛战亡士卒令

【题解】

这是有关殡葬祭祀死亡将士的命令。

令见《三国志·魏志·文帝纪》，延康元年（公元220年）“冬十月癸卯，令曰”。《全三国文》卷六题作《殡祭死亡士卒令》。

【原文】

诸将征伐[1]，士卒死亡者或未收敛，吾甚哀之。其告郡国给槥、椟殡敛[2]，送致其家，官为设祭。

注释

①伐：原本作“代”，章经济堂本据《魏志》改，今从。

②槥、椟（huì dú 会独）：均为板材小而薄的棺。《汉书·高帝纪下》：“令士卒从军死者，为槥归其县。”又《汉书·成帝纪》：“其为水所流压死，不能自葬，令郡国给槥椟葬埋。”唐颜师古注：“槥椟，谓小棺。”

【今译】

对征伐死亡的诸位将领和士卒中还没有被收敛埋葬的，我很感悲痛。特令郡国发给棺木妥善安埋，将棺木送到他们家里去，地方官员设祭吊唁。

策

追封邓公策

【题解】

邓公，指曹冲（公元197—210年），字苍舒，三国谯（今安徽亳县）人。曹操子，曹丕异母弟（为环夫人生）。年少聪明异常，曾用智慧称大象，传为佳话。一度是太子的既定人选。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病逝，年仅十三岁。曹操甚为悲痛，对曹丕说："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矣。"（《三国志·魏志·邓哀王冲传》）曹丕亦说："若使苍舒在，我亦无天下。"（《邓哀王冲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魏略》）。

策见《魏志·邓哀王冲传》："黄初二年（公元221年），追赠谥冲为邓哀侯，又追加号为公。"南朝宋裴松之注引《魏书》载策曰。《全三国文》卷五题作《赠谥邓哀侯诏》。

【原文】

惟黄初二年八月丙午，皇帝曰：咨尔邓哀侯冲，昔皇天钟美于尔躬[1]，俾聪哲之才[2]，成于弱年[3]。当永享显祚[4]，克成厥终[5]，如何不禄，早世夭昏[6]！朕承天序[7]，享有四海，并建亲亲[8]，以藩王氏[9]。惟尔不逮斯荣[10]，且葬礼未备，追悼之怀，怆然攸伤[11]。今迁葬于高陵[12]，使使持节兼谒者仆射郎中陈承[13]，追赐号曰邓公，祠以大牢[14]。魂而有灵，休兹宠荣[15]。［呜呼哀哉[16]］！

注释

①咨：叹词。钟美：集中众美。躬：身。

②俾（bǐ 比）：使。

③弱年：幼年。《魏志·邓哀王冲传》："少聪察岐嶷，生五六岁，智意所及，有若成人之智。"

④祚（zuò 作）：福。

⑤克：能。厥：其。终：终年；天年。

⑥不禄：没有福禄，即夭折。《礼记·曲礼下》："寿考曰卒，短折曰不禄。"早世：早年。夭昏：早死为夭，尚未取名为昏。《左传·昭公十九年》："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昏，古"昏"字，唐人避太宗李世民讳改为"昏"晋杜预集解："大死曰札，小疫曰瘥，短折曰夭，未名为昏。"曹丕《弟仓舒诔》："矧尔既夭，十三而卒。"

⑦天序：上天安排的帝王顺序，指应命做帝王。南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十九《晋鼓吹曲·天序》题解引《古今乐录》："天序，言圣皇应历受禅，共济大化。"

⑧亲亲：参见《增封中牟侯彰诏》注①。

⑨藩：繁衍；扩大。

⑩逮：及；得到。荣：荣耀。

⑪攸：同"悠"，长时间。

⑫高陵：曹操墓，在邺城西三十里。曹冲为曹操生前爱子，故迁葬高陵。

⑬持节：拿着节杖。

⑭大牢：即太牢，古代祭祀的最高等级。盛祭品的器皿称牢，太牢一般以牛、羊、猪三牲为祭品。《吕氏春秋·仲春纪》："以太牢祀于高禖。"东汉高诱注："三牲具为太牢。"

⑮休：盛美。

⑯呜呼哀哉：古代祭文中表示哀叹的词。《左传·哀公十六年》："呜呼哀哉，尼父！"原本无此4字，今据《三国志·魏志·邓哀王冲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魏书》补。

【今译】

黄初二年（公元221年）八月丙午日，皇帝发布策令：感叹你邓哀侯曹冲，生前上天把各种美德集中在你身上，使你具有聪明圣哲的才干，从幼年起便有所作为。你本当享受特大的幸福，直到永远，却为何没有缘分，早年便夭折了！我承受天意的安排，拥有四海之地，并把恩泽给了自己的亲人，以使王室繁盛昌衍，只有你不能享受这种荣耀。而且当时葬礼也不隆重完备，追悼哀念的心情，一直让我悽怆痛苦。现将你迁葬在父王的陵墓旁，同时派遣持节使者兼谒者仆射郎中陈承，追赐你邓公的爵位封号，用三牲祭礼祭祀你。如果你的灵魂有知，请来享受这盛美的恩宠荣誉。[哎呀悲啊！]

谥庞德策

【题解】

庞德（？—公元219年），字令明，三国南安豕原道（今甘肃陇西东

南)人。原为西凉马腾部下,后随其子马超从汉中张鲁,曹操定汉中时归顺魏国,拜立义将军,封关门亭侯。据《三国志·魏志·庞德传》,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他随曹仁讨蜀将关羽,屯兵樊城。"会天霖雨十余日,汉水暴溢,樊下平地五六丈,德与诸将避水上堤。羽乘船攻之,以大船四面射堤上。……为羽所得,立而不跪。……骂羽曰:'竖子,何谓降也!魏王带甲百万,威振天下。汝刘备庸才耳,岂能敌邪!我宁为国家鬼,不为贼将也。'遂为羽所杀。……文帝即王位,乃遣使就德墓赐谥,策曰。"时在延康元年(公元220年),参见《赐于禁诏》。

策见《三国志·魏志·庞德传》。《全三国文》卷六题作《策谥庞德》。

【原文】

昔先轸丧元[1],王蠋断脰[2],陨身殉节,前代美之。惟侯式昭果毅[3],蹈难成名[4]。声溢当时,义高在昔。寡人悯之,谥曰壮侯[5]。

注释

①先轸(?—公元前627年):春秋时晋国中军元帅,执掌朝政。因封邑在原(今河南济源北),亦称原轸。鲁僖公二十七年(公元前633年),在晋楚城濮(今山东甄城西南)之战中打败楚军,确立了晋文公的霸主地位;鲁僖公三十二年(公元628年),在秦晋崤(今河南三门峡东)之战中打败秦军,生擒秦军三名主帅。第二年在与狄人的战斗中战死。元:头。

②王蠋(zhú 烛):战国时齐人,居画邑。据《史记·田单列传》,燕军入侵齐国,听说他贤德,想任他为将,他不答应。燕人威胁他,如果不服从,将屠画邑。他遂"经(自刎)其颈于树枝,自奋绝脰而死"。断:绝。脰(dòu 豆):颈项。

③式昭:式,榜样;昭,显著。指事迹明显突出,可以模范。

④蹈难:赴难。《三国志·魏志·于禁传》:"禁遂降,唯庞德不屈节而死。太祖(曹操)闻之,哀叹者久之,曰:'吾知禁三十年,何意临危处难,反不如庞德邪!'"

⑤谥(shì 四):封建社会对故去的帝王、官僚,根据其生前的行为表现,用一两个以上的字作评价总结,以表示褒贬的称号。

【今译】

以前先轸失去了头颅,王蠋断了颈项,以自己的身体表示了气节,

得到前代人的赞美。关门亭侯庞德事迹突出，果断勇敢，投身在危难之中，义气高扬于前人。我对他的死很是痛心哀伤，特追谥他为壮侯。

策孙权九锡文

【题解】

孙权（公元182—252年），字仲谋，三国吴郡富春（今浙江富阳）人。三国时吴国的建立者，史称吴大帝。公元229—252年在位。据《三国志·魏志·文帝纪》，黄初二年（公元221年）"秋八月，孙权遣使奉章，并遣于禁等还。丁巳，使太常邢贞持节拜权为大将军，封吴王，加九锡"。另据《吴志·吴主传》载："自魏文帝践阼，……十一月，策命权曰。"

九锡，就是赐予九种器物，锡同"赐"，以表示受赐者的地位和权利的特殊。九锡作为书面文字，最早的记载是《汉书·武帝纪》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诏："乃加九锡。"但这种封赏形式在《礼记》和各种纬书中早就有过表现，只是九种器物的名目随年代和环境的不同而有所改变，实际意义亦有所不同而已。

策见《三国志·吴志·吴主传》。《全三国文》卷六题作《策命孙权九锡文》。

【原文】

盖圣王之法，以德设爵，以功制禄①。劳大者禄厚，德盛者礼丰②。故叔旦有夹辅之勋③，太公有鹰扬之功④，并启土宇⑤，并受备物⑥，所以表章元功⑦，殊异贤哲也。近汉高祖受命之初，分裂膏腴以王八姓⑧，斯则前世之懿事⑨，后王之元龟也⑩

注释

①《礼记·王制》："王者之制爵禄，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唐贾公彦注："禄，所受食；爵，秩次也。"

②盛：原本作"威"，今据《三国志·吴志》改。

③叔旦：指周公旦，为周成王的叔父，辅佐成王兴周有功。夹辅：左右辅佐大臣。《左传·僖公四年》："昔召康公命先君大（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

夹辅周室。"

④太公:指姜尚。因佐周武王灭纣有功,封于齐,为齐国的创立人。鹰扬:如鹰一样的奋发张扬,喻威武强大。《诗经·大雅·大明》:"维师尚父,时维鹰扬。"

⑤土宇:本指封赏的土地房屋。《诗经·大雅·卷阿》:"尔土宇昄章,亦孔之厚也。"东汉郑玄笺:"土宇,谓居民以土地屋宇也。"

⑥备物:必备之物。

⑦表章:同"表彰"。

⑧据《史记·高祖本纪》,汉高祖刘邦称帝后,分封异姓王八人:"齐王韩信徙为楚王,立建成侯彭越为梁王,韩王信为韩王,原衡山王吴芮为长沙王,梅鋗为番君王,英布为淮南王,臧荼为燕王,共敖为赵王。"膏腴:肥沃的土地。

⑨懿事:美好的事情。

⑩元龟:大龟,本作为占卜用。《尚书·大禹谟》:"禹占官,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龟。"后世借用作榜样、借鉴的代名词。

【今译】

古代圣明的君王制定礼法,根据人的功劳德行来确定他的爵位俸禄。功劳大的俸禄多,德行显著的礼遇深。所以周公旦有辅佐成王的功勋,姜太公有开创江山的业绩,都得到开土封爵,具备应有之物的赏赐。这是用来表彰元勋,使贤哲的人有特殊的待遇啊!近代汉高祖受命称帝之初,就分封肥沃的土地,让八个不同姓氏的人为王,这真是前代美好的事情,后代君王效法的榜样啊!

【原文】

朕以不德,承运革命①,君临万国②,秉统天机③。思齐先代,坐而待旦。惟君天资忠亮,命世作佐;深睹历数④,达见废兴。远遣行人,浮于潜汉⑤;望风影附⑥,抗疏称藩⑦。兼纳纤绨南方之贡⑧,普遣诸将来还本朝⑨。忠肃内发⑩,款诚外昭⑪;信著金石,义盖山河。朕甚嘉焉。今封君为吴王⑫,使使持节太常高平侯贞⑬,授君玺绶策书⑭,金虎符第一至第五⑮,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⑯,以大将军使持节督交州⑰,领荆州牧事。锡君青土,苴以白茅⑱,对扬朕命⑲,以尹东夏⑳。其上故骠骑将军南昌侯印绶符策㉑。

注释

①革命：进行变动改革以顺应天命。《易·革卦》："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②君临：以国君的身份主宰、统治。

③秉统：全面掌握。

④历数：运数，指人和物的交替变换规律。《庄子·寓言》："天有历数，地有人据。"

⑤潜汉：《尚书·禹贡》："沱、潜既道，……浮于江、沱、潜、汉。"《尔雅·释水》："汉为潜。"潜汉指汉水和它的支流潜水。

⑥影附：如影附身。意为服从、归顺。

⑦抗疏：举着奏书，指称臣的表章。

⑧纤绨：细葛布。《诗经·周南·葛覃》："为絺为绤，服之无数。"毛传："精曰絺，粗为绤。"

⑨指孙权遣送于禁等降将，参见《于禁复官诏》。

⑩忠肃：忠贞肃敬。

⑪款诚：真挚忠诚。《汉书·王莽传》："非有款诚，岂可虚致。"

⑫《三国志·吴志·吴主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江表传》："权曰：……昔沛公亦受项羽拜为汉王，此盖时宜耳，复何损邪？遂受之。"

⑬贞：邪贞。参见《题解》。

⑭玺绶：印绶。策书：古代任命官员授予爵位的书面凭证。《周礼·春官·内史》："凡命诸侯及孤卿大夫则策命之。"东汉蔡邕《独断》卷上："汉天子正号曰皇帝，……其命令，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书。"

⑮金虎符：符是古代君王用来发布命令、调遣军队的凭据。金虎符是用铜做的虎形符节，取同心一致之意。《史记·孝文本纪》："初与郡国守相为铜虎符、竹使符。"南朝宋裴骃集解引东汉应劭《汉官仪》："铜虎符第一至第五，国家当发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听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长五寸，镌刻篆书，第一至第五。"唐司马贞索隐引《汉旧仪》："铜虎符发兵，长六寸；竹使符出入徵发。"引小颜云："右留京师，左与之。"

⑯竹使符：参见注⑮。

⑰交州：今广东番禺。

⑱锡：同赐。青土和白茅虽是普通之物，但是具有象征意义，都是针对孙权所处的东南方位置而言。东汉班固《白虎通·社稷》："东方色青，……故将封东方诸侯，青土苴以白茅，谨致洁清也。"苴（jū 居）：包裹。用白茅草包裹青（黑）土。

⑲对扬：对君主命令的回答称扬。《尚书·说命下》："敢对扬天子之休命。"孔传："对，答也。答受美命而称扬之。"

⑳尹(yǐn 引):治理。《左传·定公四年》:"以尹天下。"东夏:古代中国称夏,东南方即称东夏。此指东吴。

㉑上:上交。交还以前官职的印信。

【今译】

我以不仁德的身体,秉承天命进行革命,作为国君统治各地,掌握天下大政。总想着向前代君王看齐,所以常常坐在那里思考,直到天明。你生性忠诚坦白,具有治世的才干。深知运数,通晓衰亡兴盛的道理。从老远的地方派遣使者,经过潜水和汉水,望风归附,上疏称臣,还敬奉细葛等南方贡品,把在东吴的魏国将领遣返回来。内心忠贞肃敬,外表亦真挚诚恳。信义刻在金石之上,义气充满山河之间,我很是赞扬嘉许。现在封你为吴王,派遣持节使臣太常高平侯邢贞,授予你印信策书,铜虎符第一至第五节,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节。以大将身份持符节督守交州,兼管荆州政事。赏赐你黑土,用白茅草包裹。希望你接受我的命令,并加以发扬光大,治理好东吴。同时交还以前骠骑将军、南昌侯的印信符节。

【原文】

今又加君九锡,其敬听后命①:以君绥安东南②,纲纪江外③,民夷安乐,无或携贰④。是用锡君大辂、戎辂各一⑤,玄牡二驷⑥;君务财劝农,仓库盈积,是用锡君衮冕之服⑦,赤舄副焉⑧;君化民以德,礼教兴行,是用锡君轩县之乐⑨;君宣导休风⑩,怀柔百越⑪,是用锡君朱户以居⑫;君运其才谋,官方任贤⑬,是用锡君纳陛以登⑭;君忠勇并奋,清除奸慝⑮,是用锡君虎贲之士百人⑯;君振威陵迈⑰,宣力荆南,枭灭凶丑⑱,罪人斯得⑲,是用锡君钺钺各一⑳;君文和于内,武信于外,是用锡君彤弓一、彤矢百㉑;玈弓十,玈矢千㉒;君以忠肃为基,恭俭为德,是用锡君柜鬯一卣㉓,圭瓒副焉㉔。钦哉!敬敷训典㉕,以服朕命,以勖相我国家㉖,永终尔显烈。

注释

①后命:指下文策封九锡的诏令。

②绥安:安抚。

③纲纪：有秩序的管理。《诗经·大雅·棫朴》："勉勉我王，纲纪四方。"江外：长江以外，指东吴。

④携贰：怀着二心，指叛离。

⑤辂：车。戎辂：兵车。《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赐之大辂之服，戎辂之服。"

⑥玄牡：供祭祀用的黑色公畜。《尚书·汤诰》："敢用玄牡，告于上天后土。"二驷：古代以四匹马套驾一辆车，二驷即八匹公畜。

⑦衮（gǔn 滚）冕：古代帝王的衣帽。《仪礼·觐礼》："天子衮冕，负斧依。"仓库：《全三国文》卷六作"仓庾"。

⑧舄（xì 细）：鞋。副：对。

⑨轩县：诸侯王公三面悬挂的乐器，如钟磬之类。《周礼·春官·小胥》："王宫县，诸侯轩县。"县同"悬"。《全三国文》卷六"礼教兴行"后有"敦义崇让，内外咸和"8字，乃据《北堂书钞》卷三十补。陈寿著书时于策文中不录，《书钞》何从抄之？姑注于此，以备考。

⑩休风：美好的风化。

⑪百越：亦作"百粤"。古代南方国家，以越为大，以后把其周边地带的江、浙、闽、粤之地统称百越。

⑫朱户：用朱红漆过的门户。《韩诗外传》卷八："诸侯之有德，天子锡之，……六锡朱户。"

⑬官方：给予有才德的人官做。方：方家，有一定技能特长的人。

⑭纳陛：供行走登升的台阶。《汉书·王莽传》："朱户纳陛。"唐颜师古注引东汉孟康曰："纳，内也，谓凿殿基际为陛，不使露也。"《全三国文》卷六"纳陛以登"后有"君显直厝枉，群善必举"9字，乃据《北堂书钞》卷三十补。

⑮奸慝（tè 特）：奸恶；佞邪。

⑯虎贲（bēn 奔）：武士。《尚书·牧誓序》："虎贲三百人。"唐孔颖达疏："若虎之贲（奔）走逐兽，言其猛也。"

⑰陵迈：大步前进，喻威武有力。

⑱枭灭：同"消灭"。

⑲斯得：犹言尽得。《尚书·金縢》："周公居东三年，则罪人斯得。"《全三国文》卷六作"期得"。

⑳钺钺：均为古代兵器，赐之表示可以行征伐之权。

㉑彤弓：红色的弓。彤矢：红色的箭。《尚书·文侯之命》："彤弓一，彤矢百。"孔传："诸侯有大功，赐弓矢，然后专征伐。"《全三国文》卷六据《北堂书钞》卷三十补入"禽讨逆节，折冲掩难"8字。

㉒旅（lǚ 卢）弓：黑色的弓。旅矢：黑色的箭。《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赐之

……玈弓矢千。”

㉓秬鬯(jù chàng 巨唱):秬为黑黍,鬯为郁金香草。两者混合酿成的酒称秬鬯。卣(yǒu 友):古代用青铜器制的盛酒器。《尚书·洛诰》:“予以秬鬯二卣。”

㉔圭瓒:用玉石做的盛酒器。《诗经·大雅·江汉》:“厘尔圭瓒,秬鬯一卣。”

㉕敷:施行;执行。训典:上对下教导的法规、原则。《尚书·毕命》:“弗率训典。”

㉖勖(xù 序):勉励。

【今译】

现在再加你九种赏赐,请敬听以下的命令:因为你安抚江南,治理长江以外的地方,百姓都能安居乐业,不怀二心,所以赐你大车、兵车各一辆,黑色公畜八头;因为你经理财源,劝农生产,仓库富足充实,所以赐你帝王的衣冠,红色的鞋一副;你以仁德教化百姓,盛行礼教,所以赐你悬挂的乐器一套;你宣传倡导美好的风俗,使百越之地的人民感到和平温暖,所以赐你朱漆的门户;你运用才能智慧,让有学问的人做官,任用贤人,所以赐你纳陛供行走;你忠勇兼备,清除奸恶,所以赐你虎贲武士一百人;你威武奋勇,在荆州南面一带努力,消灭凶顽丑类,使罪人都罪有应得,所以赐你铁钺各一件;你用文治和睦国内,用武功取信国外,所以赐你红色的弓一张,红色的箭百支;黑色的弓十张,黑色的箭千支;你以忠诚严肃为根本,以恭顺勤俭为道德,所以赐你秬鬯酒一坛,配上玉石制作的酒器。皇命如此,希望你敬遵执行,服从我的指令,勉励自己。既有益于国家,亦使你的功业永远显著保持。

册孙登为东中郎将封侯策

【题解】

孙登,生卒年不详。字子登,孙权长子。黄初二年(公元221年)立为太子,在位二十一年,年33卒。据《三国志·吴志·吴主传》,黄初二年(公元221年),“帝(按指曹丕)欲封权子登,权以登年幼,上书辞封”。又《吴志·吴主五子传·孙登传》:“魏黄初二年,以权为吴王,拜登东中郎将,封万户侯,登辞疾不受。”这是继策封孙权后,曹丕进一步采取的怀柔措施。

策见《艺文类聚》卷五十一《封爵部·功臣封》。《全三国文》卷六题作《册孙权太子登为东中郎封侯文》。

【原文】

盖河洛写天意[1]，符讖述圣心[2]，昭晰著明，与天谈也[3]。故《易》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4]。"孙将军归心国朝，忠亮之节[5]，同功佐命，而其子当为魏将军，著在图讖。犹汉光武受命，李氏为辅[6]，王梁、孙咸，并见符纬也[7]。斯乃皇天启祐大魏，永令孙氏仍世为佐[8]。其以登为东中郎将，封县侯万户。昔周嘉公旦，祚流七胤[9]；汉礼萧何，一门十侯[10]。今孙将军亦当如斯。若夫长平之荣[11]，安丰之宠[12]，方斯蔑如[13]！

注释

①河洛：指河图、洛书。《易·系辞上》："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河图是关于《易》八卦来源的传说，洛书是关于《尚书·洪范》来源的传说。汉代儒家附会为帝王圣者接受天命的瑞兆。天意：天的意愿。《汉书·礼乐志》："王者从天意以从事。"

②符讖（chèn 衬）：指符命、讖纬。下文"图讖"、"符纬"意同。古代认为是帝王圣者应祥瑞之兆而接受天命的凭证。其说始于秦，东汉以后大为盛行，王莽、刘秀都藉以取得政权。

③昭晰：清楚明白。天谈：与天交谈。

④语见《易·系辞上》。据《春秋纬》《尚书中候》等纬书的说法，谓黄河有龙，洛水有龟，各负图（八卦）、书（《尚书》中的《洪范》）出水，伏牺氏据以画八卦，大禹据以治水。则：法则；效法。

⑤忠亮：忠心诚恳。

⑥李氏：指李通（？—公元42年）。据《后汉书·光武帝纪》："（王莽）地皇三年（公元22年），……宛人李通等以图讖说光武云：'刘氏复起，李氏为辅。'"又："光武先在长安时同舍生疆华，自关中奉《赤伏符》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遂即皇帝位。"

⑦王梁（？—公元38年）：字君严，东汉渔阳安阳（今北京市密云县西南）人。本为野王县令。据《后汉书·王梁传》，刘秀称帝后，议选为大司空。"而《赤伏符》曰'王梁主卫作玄武'，帝以野王卫之所徙，玄武水神之名，司空水土之官也，于是擢拜梁为大司空，封武强侯。"孙咸：《后汉书》无传。据《东观汉记》卷十二《列传七·孙咸》："讖曰'孙咸征狄'，今以平狄将军孙咸行大司马事。咸以武名

官，以应图谶。”

⑧仍世：累世；数代。

⑨公旦：周公旦，参见《周成汉昭论》注。祚：福。七胤（yìn 印）：七代。参见《史记·鲁周公世家》。

⑩萧何：汉相，参见《征吴临行诏司马懿》。据《史记·萧相国世家》，汉高祖刘邦称帝后，以萧何为功臣第一。“是日，悉封何父子兄弟十余人，皆有食邑”。

⑪长平：指长平列侯卫青（？—公元前106年），字仲卿，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人。据《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卫青因七次抗击匈奴有功，汉武帝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以三千八百户封青为长平侯”，又于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拜为大将军，“而封青子伉为宜春侯，青子不疑为阴安侯，青子登为发干侯”。长平之荣即指卫青一门四侯。

⑫安丰：指安丰侯窦融（公元前16年—公元62年），东汉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人。据《后汉书·窦融传》，他曾联合酒泉、敦煌等五郡兵马协助光武帝刘秀攻灭隗嚣。建武八年（公元32年）“封融为安丰侯，弟友为显亲侯”。

⑬方：比。蔑如：不如。

【今译】

《河图》《洛书》写明了上天的旨意，符命、谶纬叙述了圣人的心愿，非常清楚明白，就好像和上天面对着说话一样。所以《易》说：“黄河出了八卦图，洛水出了《洪范》书，圣人就以它们为法则去治理天下。”孙将军你归随天国之朝，忠心恳切，同心合力，建立功勋。你的儿子应当成为魏国的将军，这已经表明在图谶中了。如同汉光武帝接受天命，有李通为辅佐，王梁、孙咸都应验符命谶纬一样，这是上天保祐大魏国，永远让孙氏世代成为帮手。特策令孙登为东中郎将，封县侯，食邑万户。以前周朝嘉赏周公旦，他的福祚传至七代；汉代礼遇萧何，他家一门十人都封了侯，现在你孙将军亦理当如此。至于长平侯卫青的荣耀，安丰侯窦融的受宠，比起你来，又算得了什么呢？

教

答卞兰教

【题解】

卞兰，生卒年不详，三国琅玡开阳（今山东临沂县西北）人。曹丕生母卞太后弟卞秉之子。卞秉死后，他嗣继开阳侯，为奉车都尉，游击将军，加散骑常侍。

据《三国志·魏志·卞皇后传》裴松之注引《魏略》："（卞）兰献赋赞述太子德美，太子报曰。"卞兰《赞述太子赋》见《艺文类聚》卷十六《储宫部·储宫》。《初学记》卷十《储宫部·皇太子三》。

教见《三国志·魏志·卞皇后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魏略》。

【原文】

赋者，言事类之因附也[1]；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也[2]。故作者不虚其辞，受者必当其实。兰此赋，岂吾实哉[3]！昔吾丘寿王一陈宝鼎[4]，何武等徒以歌颂[5]，犹受金帛之赐。兰事虽不谅[6]，义足嘉也，今赐牛一头。

注释

①东汉刘熙《释名·释典艺》："赋，敷也，敷布其义谓之赋。"事类：按事物的属性分门别类。因：《魏志·卞皇后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作"所"。附：附着；铺排。这是赋的主要特点。

②《诗大序》："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

③卞兰《赞述太子赋》对曹丕多颂赞之语，如"太子精研典籍，留意篇章，览照幽微，才不世出。禀聪叡之绝性，体明达之殊风。慈孝发于自然，仁恕洽于天外。是以武夫怀恩，文士归德。"

④吾丘寿王：生卒年不详，字子赣，西汉赵（今河北邯郸地区）人。汉武帝臣，迁光禄大夫。据《汉书·吾丘寿王传》，汉武帝时得宝鼎，群臣都说是周鼎，只有他说是汉鼎。理由是周有德，天赐宝鼎，是为周鼎；汉亦有德，天亦赐宝鼎，所以是

为汉鼎。汉武帝大喜，“是日，赐寿王黄金十斤。”

⑤何武（？—公元3年）：字君公，西汉蜀郡郫县（今属四川）人，历仕宣帝、元帝、成帝、哀帝、平帝五朝。官大司空，封汜乡侯。据《汉书·何武传》，汉宣帝时天下和平，各种瑞兆层出不穷。王褒作《中和》《乐职》《宣布》三诗歌颂汉朝的德政。当时何武只有十四、五岁，学习演唱这些歌。宣帝很高兴，召见他，并赐以绢帛。

⑥谅：确实；可信。

【今译】

赋的作用，是把事物分门别类地铺叙出来；颂的作用，是把盛德的情况加以赞美。所以作者的言辞不应虚假，被赞美的人亦要名副其实。卞兰这篇赋难道和我的情况相符吗？以前吾丘寿王称赞汉朝得宝鼎的盛德，何武等开口歌颂世道的和平，都受到黄金和绢帛的赏赐。卞兰这件事虽然做得不够好，用心还是值得嘉许的，特奖赏他一头牛。

表

让禅表

【题解】

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十月乙卯日(13日),汉献帝刘协迫于形势,不得已将帝位禅让给当时任魏王、丞相的曹丕。《三国志·魏志·文帝纪》:"汉帝以众望在魏,乃召群公卿士,告祠高庙,使兼御史大夫张音持节奉玺绶禅让。"禅让,在远古时代是天子把帝位让授予贤德有才干的人,后世的禅让仅只是以和平的方式移交政权。

这封上奏给汉献帝的表章,是曹丕接到禅让诏令后写的,表示了不安和不能接受的理由。这在当时不过是一种做给天下人看的故作姿态的行为。《魏志》本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说"帝(曹丕)升坛礼毕,顾谓群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足以说明他取汉而代的心情。

表见《魏志·文帝纪》南朝宋裴松之注引《献帝传》。《全三国文》卷七题作《上书让禅》。

【原文】

皇帝陛下[1]:奉被今月乙卯玺书,伏听册命[2],五内震惊[3],精爽散越[4],不知所处。臣前上还相位,退守藩国[5],圣恩听许。臣虽无古人量德度身自定之志[6],保己存性[7],实其私愿。不悟陛下猥损过谬之命[8],发不世之诏[9],以加无德之臣。且闻尧禅重华,举共克谐之德[10];舜授文命,采其齐圣之美[11],犹下咨四岳[12],上观璇玑[13]。今臣德非虞夏[14],行非二君,而承历数之咨[15],应选授之命。内自揆抚[16],无德以称。且许由匹夫[17],犹拒帝位;善卷布衣,而逆虞诏[18]。臣虽鄙蔽,敢忘守节以当大命!不胜至愿,谨拜章陈情,使行相国永寿少府粪土臣毛宗奏[19],并上玺绶。

注释

①陛(bì 闭)下:陛是古代帝王宫殿的台下,以后用作对帝王的尊称。东汉蔡邕《独断》卷上:"谓之陛下者,群臣与天子言,不敢指斥天子,故乎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达尊之意。"

②册命:亦作"策命"。皇帝用册书的形式颁发有关任命、告诫、赏赐等的命令。后专用于册立、册封等事。

③五内:五脏之内,犹言内心。东汉蔡琰《悲愤诗》:"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

④精爽:精神。《左传·昭公七年》:"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唐孔颖达正义:"精亦神矣,爽亦明矣。"散越:分散不集中。

⑤藩(fān 帆)国:亦作蕃国。古代把分封和降服的国家作为藩国,含有依附隶属之意。曹丕的魏王封地在许昌一带。

⑥量德:衡量道德。度(duó 夺)身:估计自己的身份。自定:自我估计,评定。

⑦保己存性:保持本性,意即维持原来的地位。

⑧猥(wěi 尾)损过谬:因谦恭客气而过多地损害贬低自己。

⑨不世:非人世所有,即非常罕有。《后汉书·隗嚣传》:"建伊、吕之业,弘不世之功。"

⑩重华:即古代传说中的虞舜,姚姓,有虞氏。因其能继承重复唐尧的文德光华,故名。尧将帝位禅让给他,也是出于这种考虑。《楚辞·离骚》:"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东汉王逸《楚辞章句》:"重华,舜名也。《帝系》曰瞽叟生重华,是为帝舜。"一说舜为重瞳子,故名重华。见《史记·五帝本纪》"虞舜者,名曰重华"唐张守节正义。克:能。谐:和谐。

⑪文命:本指文德教命,见《尚书·大禹谟》:"曰文命敷于四海。"此处指夏禹。《史记·夏本纪》:"夏禹,名曰文命。"齐圣:和圣人相一致。《史记·夏本纪》:"禹为人敏给克勤,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为纲为纪。"

⑫咨:问询。四岳:古代传说中分管四时变化方岳巡守的官员。《史记·夏本纪》:"尧崩,帝舜问四岳曰:'有能成美尧之事者使居官。'皆曰:'伯禹为司空,可成美尧之功。'"

⑬璇玑:本指北斗魁第四星,《楚辞·九思·怨上》:"上察兮璇玑。"宋洪兴祖补注:"北斗魁四星为璇玑。"此处指天象。

⑭虞夏:虞舜、夏禹,即下文之"二君"。

⑮历数:古人认为帝位的交接替代和天象的连转昭示以及顺序相适应,便称帝王继承的顺序为"历数"。《论语·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参见前《策孙权九锡文》注④

⑯揆抚:抚摸胸口估量,犹言扪心自问。

⑰许由：古代传说中的高士，尧让天下给他，他拒不接受，终身隐居不出。事见《庄子·逍遥游》、晋皇甫谧《高士传》。

⑱善卷：古代传说中有德行的隐士。《庄子·让王》："舜以天下让善卷。卷曰："余立于宇宙之中，……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逆：违反；不服从。虞诏：虞舜的诏令。

⑲永寿：宫名。粪土：臣对君的谦辞。《汉书·东方朔传》："粪土愚臣，忘生触死。"

【今译】

皇帝陛下：接到本月乙卯日（13日）下发的玺绶和诏书，跪拜聆听了册命，内心受到极大震动，精神分散，不知如何是好。臣前不久上表请求交出相位，退还藩国，已蒙皇上圣恩允许。我虽然没有古人那种估价自己德行的能力，但保存自己的本性和身份，私下还是想这样去做的。没有想到陛下会发布这样有损于自己的非比寻常的诏令，加在我这个没有德行的臣子身上。臣曾听说，尧把帝位让给舜，是因为看重他和谐一致的品德；舜把帝位传给禹，也是重视他具有和圣人相同的优点。他们这样做，都首先向身边的官员问询，观察天象的变化后才作出决定。现在臣的德行不能和虞舜、夏禹相比，去承受历数的关照，应接选授的命令。自己扪心自问，没有什么德行相称。而且许由一介平民，还知道推辞帝位；善卷只是个布衣，也能拒绝虞舜的命令。臣虽然浅薄无知，怎么敢忘记守住名节去担当大任呢？臣诚心诚意，谨拜写表章陈述自己的心情，并派遣相国府永寿宫少府小臣毛宗代为转奏，并奉还玺绶。

让禅第二表

【题解】

据《三国志·魏志·文帝纪》南朝宋裴松之注引《献帝传》，曹丕于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冬十月庚辰日（18日）上表让禅后，群臣劝进之声不绝于耳。汉献帝于壬戌日册诏，再次禅位。诏书说："且重华不逆尧命，大禹不辞舜位。若夫由、卷匹夫，不载圣籍，固非皇材帝器所当称慕。今使（张）音率皇帝玺绶，王其陟帝位，无逆朕命，以祇

奉天心焉。”这是曹丕接到诏令后，于甲子日(22日)上的奏章，再次表示让禅。

表见《魏志·文帝纪》南朝宋裴松之注引《献帝传》。《全三国文》卷七题作《上书再让禅》。

【原文】

奉今月壬戌玺书[1]，重被圣命，伏听册告，肝胆战悸，不知所措。天下神器[2]，禅代重事。故尧将禅舜，纳于大麓[3]；舜之命禹，玄圭告功[4]。烈风不迷，九州攸平[5]。询事考言，然后乃命，而犹执谦让于德不嗣[6]。况臣顽固，质非二圣[7]，乃应天统，受终明诏；敢守微节，归志箕山[8]，不胜大愿。谨拜表陈情，使并奉上玺绶。

注释

①壬戌：原本作“戊戌”，今据《三国志·魏志·文帝纪》南朝宋裴松之注引改。

②神器：帝位。《汉书·叙传上》引东汉班彪《王命论》：“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

③纳于大麓(lù 鹿)：《尚书·舜典》：“纳于大麓，烈风雷雨不迷。”尧准备将帝位让给舜，先让舜进入大山脚，遭到暴风骤雨而没有迷路，证明他有作天子的能力。麓：山脚。一说官名，三公之列，但与此不合。

④玄圭：一种黑色纯玉石，为古代帝王典礼之时用物。《尚书·禹贡》：“禹锡(赐)玄圭，告厥功成。”大禹治水成功，舜赐给他玄圭以示表彰。

⑤攸平：长久平安。

⑥不嗣：不继承帝位。

⑦二圣：指虞舜、夏禹。

⑧箕山：见《又与吴质书》注④。

【今译】

接到本月壬戌日(20日)颁发的玉玺和诏书，再次接受圣旨，跪拜聆听了册命，内心为之震惊而害怕，不知如何是好。帝位是天下神圣的器物，禅让改朝换代是重要的大事。所以尧准备将帝位传给舜时，先让他进入大山脚；舜将要任用禹时，先赐给他玄圭，祝他大功告成。他们在烈风暴雨中不迷失方向，才使中国长久平安。询问他做过的

事，考察他的言行，然后才加以任命。他们仍然抱着谦让为德的态度不肯接受，何况像我这样呆板不敏慧的人，不具有虞舜夏禹的品质，怎么能顺应天命，最终接受诏命去做呢？我只愿保守志向节操，像古代的隐士一样在箕山归隐，这是我至诚的心愿。谨慎地写了这道表章，陈述我的感情，并派遣使者奉还玉玺绶带。

让禅第三表

【题解】

据《三国志·魏志·文帝纪》南朝宋裴松之注引《献帝传》，曹丕于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冬十月甲子日（22日）第二次上表让禅后，汉献帝于丁卯日（25日）再次册诏禅让。诏令说："神器不可以辞拒，皇位不可以谦让。……建大业者不拘小节，知天命者不系细物。是以舜受大业之命而无逊让之辞，圣人达节，不亦远乎！今使（张）音奉皇帝玺绶，王其钦承，以答天下响应之望焉。"曹丕遂于己巳日（27日）上表，第三次表示禅让。

表见《魏志·文帝纪》南朝宋裴松之注引《献帝传》。《全三国文》卷七题作《上书三让禅》。

【原文】

臣闻舜有宾于四门之勋，乃受禅于陶唐[1]；禹有存国七百之功，乃承禄于有虞[2]。臣以蒙蔽，德非二圣，猥当天统，不敢闻命[3]。敢屡抗疏，略陈私愿。庶章通紫庭[4]，得全微节；情达宸极[5]，永守本志。而音重复衔命[6]，申制诏臣。臣实战惕[7]，不发玺书[8]。而音迫于严诏，不敢复命。愿陛下驰传骋驿[9]，召音还台。不胜至诚，[谨使宗奉书[10]。]

注释

①宾于四门：《史记·五帝本纪》："尧……乃使舜……宾于四门。四门穆穆，诸侯远方宾客有敬。"南朝宋裴骃《集解》引东汉马融曰："四门，四方之门。诸侯群臣朝者，舜宾迎之，皆有美德也。"勋：功勋。陶唐：指尧。

②存国七百：《淮南子·修务训》："禹沐浴淫雨，栉扶风，决江疏河，凿龙门，辟伊阙，修彭蠡之防乘，四载随山刊木，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国。"承禄：承接禄位，

即接受帝位。有虞:指舜。

③猥:苟且。天统:正统。汉自称为陶唐氏之后,承继唐尧,得天之统绪。闻命:遵命。

④庶:庶几;希望。章:表章。紫庭:亦称紫宫,本为星名,为古天文恒星三垣的中垣紫微十五星,传说中为天帝居所,后借以泛指朝廷。

⑤宸(chén 臣)极:本指北极星。古人意识中认为其被群星所拱,便用以喻帝位。

⑥音:指御史大夫张音,时为汉献帝特派使者。

⑦战惕:战栗害怕,比喻诚惶诚恐。

⑧发:打开。

⑨驰传骋驿:使传驿(使者)快速而来。

⑩宗:毛宗,魏王永寿宫臣。原本无此5字,今据《三国志·魏志·文帝纪》南朝宋裴松之注引补。

【今译】

我听说虞舜因有在四门迎接宾客,使四方臣服的功勋,才得到唐尧传让帝位;禹有治水平土,安宁九州七百国土的业绩,才接受虞舜的禅让。我生性愚昧无知,德和才都比不上这两位圣贤,确实不敢接受命令,苟且承继帝位,因此屡次抗拒诏令以陈述自己的心意。希望通过表章把自己的心意上达朝廷,以保全些微名节;使心情让皇上知道,永远遵守平时的志向。但张音多次传达皇上的旨令,申明制度告诫于我。我确实诚惶诚恐,不敢打开诏书拜读。而张音迫于皇上严厉的命令,不敢回朝复命。希望皇上迅速派遣使臣,将张音召回朝廷。我的心至诚至真,[谨委派毛宗奉表上达。]

书

与吴质书

【题解】

吴质(公元177—230年),字季重,济阴(今山东定陶县西北)人。建安中,以才学通博交游于曹丕、曹植兄弟间。先后任朝歌长、元城令。魏国建立后,进位振武将军,都督河北诸军事,封列侯。他为曹丕立为太子作出过重大贡献,因此受到曹丕特别的器重。

张溥题解节引《三国志·魏志·王粲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魏略》云:"质为朝歌长,迁元城令。太祖西征,太子南在孟津小城,与质书。"吴质于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为朝歌长,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迁为元城令(从近人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说)。另据考曹操征张鲁,在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此书作于是年。

书中追述了过去和吴质、阮瑀等人的交游和友谊,表达了自己身居小城的寂寞和对故人的怀念,以及节同时异,物是人非的感慨。

《文选》卷四十二题作《与朝歌令吴质书》,"朝歌"当为"元城"。

书见《三国志·魏志·王粲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魏略》。

【原文】

五月十八日,丕白[1]:

季重无恙[2]!途路虽局[3],官守有限[4]。愿言之怀[5],良不可任[6]。足下所治僻左[7],书问致简[8],益用增劳[9]。每念昔日南皮之游[10],诚不可忘。既妙思六经[11],逍遥百氏[12];弹棋间设[13],终以博弈[14]。高谈娱心,哀筝顺耳[15];驰骛北埸[16],旅食南馆[17]。浮甘瓜于清泉[18],沈朱李于寒冰[19]。白日既匿[20],继以朗月[21]。同乘并载,以游后园。舆轮徐动[22],宾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23]。乐往哀来,怆然伤怀[24]。余顾而言[25],斯乐难常[26]。足下之徒,咸以为然。今果分别,各在一方[27]。元瑜长逝[28],化为异物[29]。每一念至,何时可言?方今蕤宾纪时[30],景风扇物[31]。

从者鸣笳以启路[32]，文学托乘于后车[33]。节同时异，物是人非，我劳如何[34]！今遣骑到邺，故使枉道相过[35]。行矣，自爱！丕白[36]。

注释

①《三国志·魏志·王粲传》注引无此7字。原本作"五月二十八日"，今从《文选》卷四十二改。

②无恙（yàng 样）：没有疾病忧患。

③局：近，后亦指邻居。晋陶渊明《归园田居》："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

④官守：官员的职守。《孟子·公孙丑下》："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即去。"有限：有所限制。

⑤愿言之怀：指《诗经·邶风·二子乘舟》："愿言思子，中心养养。"这是一首送别友人的诗，表示依依不舍之情。

⑥任：担当；承受。三国魏王粲《登楼赋》："孰忧思之可任。"

⑦足下：先秦时下对上的尊称，也用于同辈之间，战国时则称君主。后世多用于同辈之间，表客气与尊重。《战国策·燕策一》："苏代谓燕昭王：'足下以为足，则臣不事足不矣。'"治：治所，此指元城。僻左：人的手足运用时一般以右边为方便，以左边感到僻远。后引申称偏僻边远的地方为僻左。元城为阳平郡治所（今河北大名东），离邺城较远，故言。

⑧书问致简：书简皆指书信。作书问候，作简致意。

⑨用：因此。

⑩南皮：地名。《后汉书·袁谭传》："谭败，乃引兵还南皮。"唐李贤注："南皮，今沧州（今属河北）县也。章武有北皮亭，故此曰南皮。"建安十年（公元205年），曹操攻南皮，大破袁谭，曹丕从征。曾与文学侍从在此聚会，谈论诗赋文章。清卢弼《三国志集解》卷二十一引宋乐史《寰宇记》卷六十五："《魏志》文帝为五官中郎将，射雉于南皮，即此宴友台，在县东二十五里。魏文帝为五官中郎将，与吴季重游南皮，筑此台宴友，故名焉。"南朝宋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探南皮之高韵"，即指此而言。

⑪六经：指儒家学派的六种经典：《诗》《书》《乐》《礼》《易》《春秋》。汉以后《乐》经亡佚，又称五经。《庄子·天运》："（孔）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

⑫百氏：指先秦诸子百家。逍遥：任意涉猎游览。

⑬弹棋：见《弹棋赋》注。间设：间或设置。《世说新语·巧艺》近人李详（审言）注引《弹棋经后序》："至献帝建安中，曹公执政，禁闱幽密。全于博弈之具，皆不得妄置宫中。"

⑭此句说最后以围棋相博。

⑮哀：悲。后句“悲笳微吟”义同，古人认为音乐以悲哀为美，参见汉枚乘《七发》及王褒《洞箫赋》。

⑯驰骛（wù 务）：乘马快跑。埸（yì 易）：田界，此处指野外。一本作“场”。

⑰旅食：众人在一起饮食。《仪礼·燕礼》：“尊士旅食于门。”东汉郑玄注：“旅，众也。”

⑱甘瓜：甜瓜。

⑲沈：同“沉”，浸泡。

⑳此句《魏志》作“皦日既没”。

㉑朗月：明朗的月亮。此指夜晚。

㉒舆轮：车驾之轮，代指车驾。

㉓笳：一种竹管乐器，从塞北、西域传入。

㉔乐往哀来：犹言乐极生悲。怆然：《魏志》作“凄然”。

㉕顾：左右观看。

㉖斯：《魏志》作“兹”。

㉗各在一方：《诗经·秦风·蒹葭》：“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㉘元瑜：阮瑀字元瑜，建安作家，于建安十七年病逝。参见《寡妇诗》注。

㉙化为异物：指人死亡。汉贾谊《鹏鸟赋》：“化为异物，又何足患。”

㉚蕤（ruí 锐阳平）宾：属古乐十二律中的阳律，其位在午，相对五月，后作为农历五月的代称。《礼记·月令》：“仲夏之月，其音徵，律中蕤宾。”曹丕信写在五月十八日，故言。纪时：记录时辰。时：《魏志》作“辰”。

㉛景风：每年夏至以后开始变暖的风。《淮南子·天文训》：“清明风至四十五日，景风至。”扇物：催动物类生长发育。

㉜繁：繁荣成熟。

㉝时驾时游：时而驾车，时而步行。

㉞河曲：黄河弯曲处。

㉟启路：开路。

㊱文学：官名，相当于后世的教官。汉中央、州郡都有设置。曹丕为五官中郎将，文学是其管属的部门之一。

㊲我劳如何：《诗经·小雅·绵蛮》：“道之云远，我劳如何？”劳即指劳心，忧心。

㊳枉道：绕道。

㊴丕白：《魏志》无此2字。

【今译】

五月十八日，曹丕告白：

季重别来无恙。我们之间道路虽近，但都受到官务职守的限制，很难见面。《诗经》上“愿言思子”的情怀，确实不易承受。足下任所偏僻，用书信致意问候，只会增加劳累。每当我想起那年在南皮的游乐，实在难以忘怀。那时大家既在六经中神思妙想，又在诸子百家中游览涉历。偶尔玩玩弹棋的游戏，最后以围棋决定胜负。高谈阔论，身心舒畅；古筝弹奏，优美动听。有时奔驰在田野里，有时在饭馆中会餐。让甜瓜漂浮在清清的泉水上，随意取用；把朱红的李子浸泡在寒冰中，解渴消暑。白天过去，夜以继日。大家同坐在车里，畅游后园。车轮慢慢滚动，宾客随从悄无声息。夜风徐来，悠扬的胡笳低低吹起。一时间乐极生悲，心中悽然伤感。我还顾大家说，这样的快乐不是常有的啊！足下和别的人，都有同感。不料如今大家果然分别，各在一方。阮瑀已经早逝，变成异物。每当有了想法，不知怎么才能相告。如今正是仲夏五月，暖风催动万物生长；天气和暖，各种果实渐渐成熟。时而驾车，时而步行，往北沿着黄河曲弯处漫步。随从吹着胡笳走在前面，文学官员紧跟在车后。同样的季节，不同的岁月。景物依然如旧，人已经不在身边，我心中有多么忧愁！今天派骑使到邺城去，让他绕道送这封书信给你。就写到这里吧，请自爱珍重。曹丕告白。

又与吴质书

【题解】

吴质，参见前《与吴质书》。张溥题解引《魏志》：“阮瑀以十七岁卒，徐干、陈琳、应玚、刘桢以二十二年卒。质时为元城令，太子与书。”

阮瑀和徐干、陈琳、应玚、刘桢，都是东汉末年建安时期著名的文学家，而且与曹丕都有不同程度的交情。阮瑀于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病逝，其余诸人也于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死于瘟疫。曹丕有感于亲近故交日渐稀少，作书与吴质，表示自己沉痛惋惜的心情。书中对建安七子诗文辞赋的评价，是建安时期少见的文学评论。和《典论·论文》一样，具有较高的学术理论价值。

书见《三国志·魏志·王粲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魏略》。

【原文】

二月三日，丕白[1]：

岁月易得[2]，别来行复四年[3]。三年不见，《东山》犹叹其远[4]，况乃过之。思何可支[5]？虽书疏往反[6]，未足解其劳结[7]。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8]。徐、陈、应、刘，一时俱逝[9]，痛何可言邪！

注释

①二月三日：《魏志》无此句。指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二月三日。《魏志·王粲传》裴松之注引《魏略》："二十三年，太子又与质书曰。"又说："臣松之以本传虽略载太子此书，美辞多被删落，今故悉取《魏略》所述以备其文。"

②易得：容易得到，意即容易过去。

③行复：行，行且；将近。复，又。

④东山：《诗经·豳风·东山》："我徂东山，慆慆不归。……自我不见，于今三年。"曹丕自建安二十年修书吴质（见前），至今已历四年，所以说"况乃过之"。

⑤支：支撑；承受。

⑥书疏：书信。反：同"返"。

⑦劳结：忧劳郁结。

⑧昔年疾疫：《文选》卷四十二唐李善注引《典略》："二十二年魏大疫，诸人多死。"离：同"罹"，遭受。

⑨《魏志·王粲传》："二十二年春，道病卒，时年四十一。""干、琳、玚、桢，二十二年卒。"

【今译】

二月三日，曹丕告白：

岁月容易过去，别来又将近四年了。三年不见面，《东山》诗尚且叹息时间久远，何况是超过三年。思念之心怎么可以支持得住呢？虽然不时有书信往返，但不足以解开心中的忧劳郁结。去年疫病流行，亲戚故友都遭受灾难，徐干、陈琳、应玚、刘桢一时间都去世了。悲痛之情如何用语言来表示呢？

【原文】

昔日游处[1]，行则同舆，止则同席[2]，何尝须臾相失[3]。每至觞酌流行[4]，丝竹并奏[5]，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知自乐也。

谓百年已分[6]，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7]，零落略尽，言之伤心。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8]。观其姓名，已为鬼录[9]；追思昔游，犹在心目[10]。而此诸子化为粪壤，何复道哉！

注释

①游处：交游相处。

②此二句说大家同坐一辆车，同眠一张床。

③须臾：片刻。

④觞（shāng 伤）：古代一种角制的酒器。流行：形容酒杯交错。

⑤丝竹：本指乐器，此处泛指音乐曲调。

⑥分（fèn 愤）：天分。此句说人活百年是自己的天分命数。

⑦何图：没有想到。

⑧都：总汇；集中。

⑨鬼录：已去世者的名录。

⑩心目：指在记忆之中。

【今译】

过去在一起交游相处，出门时共坐一辆车，休息时共睡一张床，不曾有片刻的分开。每当杯觞交错，音乐演奏，酒酣耳热之时，仰面赋诗。这时候，恍惚之间不知自得其乐。本以为人生百年，是每个人的天分命数，大家互相保重。没想到几年之间，却零落死亡得几乎没有人了。提起此事，令人伤心。近来编集他们留下来的作品，总汇成一集。看他们的姓名，已经记录在死者的名册上去了。追忆过去的游乐相处，仿佛还在眼前，而这些人已经变成粪土，还有什么再说的呢？

【原文】

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1]，鲜皆能以名节自立[2]。而伟长独怀文抱质[3]，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4]，可谓彬彬君子矣[5]。著《中论》二十余篇[6]，成一家之业[7]。辞文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矣。德琏常斐然有述作意[8]，才学足以著书，美志不遂[9]，良可痛惜。间历观诸子之文，对之抆泪[10]。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11]，微为繁富。公干有逸气[12]，但未遒耳[13]；至其五言诗，妙绝当时[14]。元瑜书记翩翩[15]，致足乐也[16]。仲宣独自善于辞赋[17]，惜其体弱[18]，不足起其文。至于所

善，古人无以远过也[19]！昔伯牙绝弦于钟期[20]，仲尼复醢于子路[21]，悯知音之难遇，伤门人之莫逮也[22]！诸子但为未及古人，自一时之隽也[23]，今之存者已不逮矣[24]！

注释

①类：大都；大抵。细行：细小的举止言行。《尚书·旅獒》："不矜细行，终累大德。"不护细行即不拘小节。古代文人不护细行的例子，参见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程器》和北周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

②鲜（xiǎn 显）：很少。《诗经·大雅·荡》："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皆：《魏志》无此字。

③伟长：徐干字伟长。参见《典论·论文》。文：文采。质：朴实。《论语·雍也》："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④箕山之志：箕山在今河南登丰县东南。据晋皇甫谧《高士传》卷上载，帝尧欲将天下让给当时的名士许由，许由不接受，"于是遁耕于中岳颍水之阳，箕山之下"。后世借指没有功名利禄的思想为箕山之志。《魏志·王粲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先贤行状》，说徐干"轻官忽禄，不耽世荣"。

⑤参见本节注③。

⑥《中论》：徐干的主要著作，以"上求圣人之中，下救流俗之昏"为宗旨（《中论序》）。原22篇，今辑本分上下两卷，各10篇，是一部有关伦理及政治的学术专著。

⑦汉司马迁《报任安书》："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⑧德琏：应玚字德琏。参见《典论·论文》。斐（fěi 诽）然：富于文采的样子。《论语·公冶长》："斐然成章。"述作：传述著作，即创作。《论语·述而》："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我于老彭。"

⑨美志：指著书立说的愿望。

⑩抆（wěn 吻）泪：揩擦眼泪。《楚辞·九章·悲回风》："孤子吟而抆泪。"

⑪孔璋：陈琳字孔璋。参见《典论·论文》章表：章奏书表。

⑫公干：刘桢字公干。参见《典论·论文》。逸气：飘逸之气。《魏志·王粲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典略》称刘桢"辞旨巧妙"，洒脱不拘束。

⑬遒：接近完善。

⑭钟嵘《诗品上》列刘桢诗为上品，并说其诗"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

⑮元瑜：阮瑀字元瑜。参见《典论·论文》书记：指文书案牍一类文体。

⑯致足乐：足以致人快乐。《魏志·王粲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典略》："琳

作诸书及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头风，是日疾发。卧读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

⑰仲宣：王粲字仲宣。参见《典论·论文》。

⑱体：《典论·论文》："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孔融体气高妙"。则知体为文体气质。王粲这方面还不够，所以下文说"不足起其文"。

⑲远过：远远超过。《典论·论文》："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虽张（衡）、蔡（邕）不过也。"陆云《与兄平原书》："《登楼》名高，恐未可越也。"

⑳伯牙：俞伯牙。钟期：钟子期，两人都是春秋时楚国人。伯牙善鼓琴，子期知音。《吕氏春秋·本味》："钟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复为鼓琴者。"

㉑据《礼记·檀弓上》，孔子的学生子路在卫国被砍成肉酱，"孔子哭子路于中庭。有人吊者，而夫子拜之。既哭，进使者而问故。使者曰：'醢之美。'遂命覆醢。"醢（hǎi 海）：肉酱。因子路被砍成肉酱，孔子不忍吃相似之物，故把肉酱倒掉，以示哀悼。

㉒莫逮：没有人比得上。

㉓俊：同"俊"，杰出的人才。

㉔存在：指在世的人。

【今译】

看看古往今来的文人，大多不注意细小的举止言行，很少能以名声节操自立于世。而徐干独自能够胸怀文采，恬淡寡欲，有古代许由避居箕山，不图功名富贵的志向，可以说是一个文质彬彬的正人君子。著述《中论》二十多篇，成为独自一家的事业。文辞典雅，足以留传后世。这个人可以说是永垂不朽了。应玚富于文采，有著书立说的愿望。他的才干学问确实可以著书立说，但美好的愿望没有实现，实在令人悲痛惋惜。我间接观看了这几个人的文章，不觉为之垂泪。既是对死者的悲痛，也是对自己的感慨。陈琳的章奏书表特别稳健有力，只稍微有些富丽烦琐。刘桢具有飘逸洒脱的气质，但还不够完美。至于他的五言诗，当时却是美妙绝伦的。阮瑀的文书写得风度翩翩，足以给人以快乐的感觉。王粲善于写作辞赋，独自成家。可惜文体气质还不够强健，不能使文章更有起色。至于好的部分，古人亦远远不能超过。以前俞伯牙因钟子期的死而破琴断弦，孔子因子路的死而倒掉

肉酱不吃，都是因为哀叹知音难遇，伤感别的学生不能相比啊！这几个人虽然还比不上古人，但也是一代杰出的人士。现在活着的人，还不能和他们相比。

【原文】

后生可畏，来者难诬[1]，然吾与足下不及见也。行年已长大[2]，所怀万端，时有所虑，至乃通夕不瞑[3]。何时复类昔日[4]？已成老翁，但未白头耳。光武言："年已三十，在军十年，所更非一[5]。"吾德虽不及，年与之齐[6]。以犬羊之质，服虎豹之文[7]；无众星之明，假日月之光[8]。动见瞻观[9]，何时易乎[10]！恐永不得复为昔日游也。少壮真当努力[11]，年一过往，何可攀援[12]？古人思秉烛夜游[13]，良有以也[14]。顷何以自娱[15]？颇复有所造述不？东望于邑[16]，裁书叙心。丕白[17]。

注释

①《论语·子罕》："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诬：欺骗；虚假。

②行年：已经过去了的年岁。《国语·晋语四》："郤谷可，行年五十矣。"三国吴韦昭注："行，历也。"

③瞑：入睡。

④类：相同。

⑤光武：指东汉光武帝刘秀。据《东观汉记》卷二十三《隗嚣传》，他在与隗嚣的书信中说："吾年已三十余，在兵中十岁，所更非一，厌浮语虚辞耳。"更：经过；经历。另见《后汉书·隗嚣传》，文字有出入。

⑥齐：相等。曹丕时年31岁，故言。

⑦犬羊之质：西汉扬雄《法言·吾子》："羊质虎皮，见草而悦，见豺而战，忘其皮之虎也。"后遂以羊质虎皮（羊的身体披着虎的皮）比喻徒有其表，里外不一。

⑧众星之明：《文子·上德》："百（一本作"日"）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十牖毕开，不如一户之明。"此处反用，说自己虽有重要的身份，但没有众人的才干，只是借助日月（其父曹操）的光照罢了。

⑨此句说自己现在身份不同，言行举动都在众人注视之下，不如以前那样自由随便。

⑩易：轻易随便。

⑪汉乐府古辞《长歌行》："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⑫此二句用《庄子·秋水》"年不可攀，时不可止。消息盈虚，终则有始"句意。

⑬秉烛夜游:《古诗十九首·生年不满百》:"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因觉得白天时间不够用,晚上还点着烛火游乐。比喻抓紧时间光阴。

⑭以:同"似"。

⑮顷:近来。

⑯东望:元城在邺都之东。故言。

⑰丕白:《魏志》无此2字。

【今译】

年青人让人生畏,他的将来是难以估计的,只是你和我来不及看到罢了。年岁逐渐增大,想做的事却很多,时常都在考虑,以至于通宵不能入睡。思想意志什么时候再能和从前一样呢?人已经老了,只不过头发尚未白罢了。光武帝刘秀曾说:"我年纪已过三十,在军中已有十年,所经历的事不是一件两件。"我的德行虽比不上他,但年龄却相仿佛。以犬羊的身体,披上虎豹的皮毛;没有众星的光明,不过借助日月的光照。现在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被人注视着,什么时候能轻易随便呢?恐怕永远不会再有过去那样的游乐了。人在少壮时应当奋发努力,年岁一过去,就抓不住了。古人担心时间不够,还想着晚上点亮烛光行动,我很有同样的想法。近来有什么娱乐?有没有新的创作?向着东边望着你住的方向,写了这封书信,叙说心中的感情。曹丕告白。

又与吴质书

【题解】

吴质,参见前《与吴质书》。张溥题解云:"初,曹真、曹休与质等俱在渤海游处。及太子(按指曹丕)即王位,休、真以宗族并受封爵,出为列将,而质故为长史。王顾质有望,故称二人以慰之。"

另据《三国志·魏志·王粲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魏略》:"及魏有天下,文帝征质,与车驾会洛阳。到,拜北中郎将,封列侯。使持节督幽、并军事,治信都。"

曹丕即魏王位,在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此书作于是时。书中对吴质的处境作了问候安慰。

书见《三国志·魏志·王粲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魏略》。

【原文】

南皮之游[1],存者三人[2]。烈、丹龙飞[3],或将或侯[4]。今惟吾子,栖迟下仕[5]。从我游处,独不及门[6]。瓶罄罍耻[7],能无怀愧?路不云远,今复相闻[8]。

注释

①南皮之游:参见《与吴质书》注⑨。

②指曹真、曹休和吴质。参见《题解》。

③烈、丹:原本据《魏略》引作"烈祖",于意不通。按曹休字文烈,曹真字子丹。《文选》卷二十五傅咸《赠何劭王济》诗"王子亦龙飞"句唐李善注引吴质《答文帝笺》:"曹烈、曹丹,加以公室枝庶,骨肉旧恩,其龙飞凤翔,实其分也。"与曹丕书意合,今据改。龙飞:《易·乾卦》:"飞龙在天,利见大人。"此指升迁。

④或将或侯:曹真、曹休都以同族子弟受曹操器重,见待如子。曹休时已封安阳乡侯,迁征东将军,领扬州刺史。曹真已为中坚将军。

⑤栖迟:停留。下仕:下级。

⑥不及门:不在门下,指没有得到重用提拔。

⑦瓶罄罍耻:《诗经·小雅·蓼莪》:"缾之罄矣,维罍之耻。"诗中以缾(瓶)比喻穷苦之人,以罍(léi 雷)比喻君王。意思是说人民穷困,是君王的耻辱。后用以比喻相互间密切的关系。缾(瓶)、罍都是陶制容器。罄(qìng 庆):尽;没有。

⑧此二句暗示吴质不久即有召见升迁的事。

【今译】

当年一起在南皮游乐的,现在只剩下三个人。曹休和曹丹两人都已升迁,不是封了侯,就是拜了将。只有你还停留在下等的职位上没有提升。你曾随我相处交游,独独没有在身边重用。瓶中没有东西,罍亦感到羞耻,我能不感到惭愧吗?彼此相距不算太远,今后应当再在一起,时常过从相处了。

与钟繇谢玉玦书

【题解】

钟繇(yáo 摇)(公元151—230年),字元常,一字季明。颍川长社

(今河南长葛县东)人。历仕曹操、曹丕、曹叡祖孙三代,魏国大臣,官至太傅。书法自成一家,精于隶书和楷书,唐张怀瓘《书断》列为神品。历史上将他和东晋王羲之并称为"钟王"。

张溥题解据《三国志·魏志·钟繇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魏略》:"(后)太祖(曹操)征汉中,太子(按指曹丕,时未立太子)在孟津。闻繇有玉玦,欲(得之而难公言,)密使临淄侯(按指曹植)因人说之,繇即送焉。太子与(钟)繇书曰。"曹操征汉中张鲁,在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曹丕此书,即作于是年。从曹丕不好启齿和托人说项的情况看,他和钟繇的私交,当始于此。

信中对美玉作了赞美,也对自己辗转托人求玉的苦心作了解说,表现了他对美玉的渴慕心情。

书见《魏志·钟繇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魏略》。《文选》卷四十二题作《与钟大理书》。据《魏志》本传,钟繇任大理、迁相国、在魏国初建,即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五月后,此时尚任前军师。

【原文】

丕白[1]:良玉比德君子[2],珪璋见美诗人[3]。晋之垂棘[4],鲁之玙璠[5],宋之结绿[6],楚之和璞[7],价越万金,贵重都城[8]。有称畴昔[9],流声将来[10]。是以垂棘出晋,虞虢双禽[11];和璧入秦,相如抗节[12]。窃见《玉书》,称美玉白如截肪[13],黑譬纯漆,赤拟鸡冠,黄侔蒸粟[14]。侧闻斯语,未睹厥状。虽德非君子,义无诗人[15],高山景行[16],私所慕仰。然四宝邈焉已远[17],秦汉未闻有良比也[18]。求之旷年[19],不遇厥真,私愿不果[20],饥谒未副[21]。近日南阳宗惠叔称君侯昔有美玦[22],闻之惊喜,笑与抃会[23]。当自白书[24],恐传言未审[25],是以令舍弟子建[26],因荀仲茂时从容喻鄙旨[27]。乃不忽遗[28],厚见周称[29]。邮骑既到[30],宝玦初至。捧匣跪发[31],五内震骇[32]。绳穷匣开[33],烂然满目[34]。猥以蒙鄙之姿[35],得睹希世之宝;不烦一介之使[36],不损连城之价[37]。既有秦昭章台之观[38],而无蔺生诡夺之诳[39]。嘉贶益腆[40],敢不钦承!谨奉赋一篇[41],以赞扬丽质。丕白[42]。

注释

①丕白:曹丕说。这是当时书信的一种格式。

②比德：比喻君子的品德。《文选》李善注引《礼记》："孔子曰君子比德如玉。"托名《孔子家语·问玉》："昔者君子比德于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智也。"此句《魏志》作"夫玉以比德君子"。

③见美：被赞美。《诗经·大雅·卷阿》："颙颙卬卬，如珪如璋。"《卷阿》是召公赞美周成王盛德的诗。珪璋（guī zhāng 规章）：玉制的器物，一般于朝会时供手执。此处泛指美玉。《魏志》无此2字。

④垂棘：本地名，因其地出产美玉，被用作玉名。《左传·僖公二年》："晋荀息以屈产之乘，与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晋杜预《集解》："垂棘出美玉，故以为名。"

⑤玙璠（yǔ fán 与凡）：亦写作"璠玙"。原本作"璠玙"，今据《魏志》改。美玉名。《左传·定公五年》："季平子行东野，还，未至，丙申卒于房。阳虎将以玙璠敛。"晋杜预《集解》："玙璠，美玉，君所佩。"汉扬雄《法言·寡见》："玉不雕，玙璠不作器。"

⑥结绿：美玉名。《战国策·秦策三》："且臣闻周有砥厄，宋有结绿，梁有悬黎，楚有和璞，此四宝者，……为天下名器。"另见《史记·范睢蔡泽列传》。

⑦和璞：即和氏璧，为楚人卞和发现，因以命名。《韩非子·和氏》："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献之……，（文）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宝焉，遂命和氏之璧。"

⑧贵重都城：犹言价值连城。据《尹文子·大道上》记载，魏国有一个农夫在野外耕田时得到一块玉，他不认识，便丢在一边。有人拾去献给魏王。魏王命玉工鉴别，玉工说："此无价，以当之五城之都。"

⑨畴（chóu 仇）昔：从前；过去。

⑩流声：传名；扬名。

⑪虞虢双禽：据《左传·僖公二年》载：晋国用车乘、美玉借道虞国消灭了虢国后，虢国国君逃亡到虞国，晋国又趁机灭掉了虞国。参见注④。禽：同"擒"。

⑫相如抗节：相如指蔺相如，战国时赵国大夫，生卒年不详。据《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载，秦昭王知道赵惠王拥有和氏璧，假意用十五座城池交换。赵王派蔺相如持璧到秦国，表示如果赵国得不到十五座城池，秦国也得不到玉璧，并以死相争，最终完璧归赵。抗节：表示气节。

⑬截肪：截断的脂肪，形容美玉洁白细腻。以下四句，《文选》唐李善注引东汉王逸《正部论》："或问玉符（玉的标准），曰：赤如鸡冠，黄如蒸粟，白如猪肪，黑如纯漆。"

⑭侔（mú 牟）：相等；一样。蒸粟：蒸熟的小米，其色金黄。

⑮此句说，我虽然比不上君子，也无诗人的名义。

⑯高山景行：《诗经·小雅·车辖》："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意思是说有德行

的人像高山一样，人们敬仰他。他走在路上，人们亦跟随他。《淮南子·说山训》："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乡者其人。"东汉高诱注："言有高山我仰而止之；人有大行，我则而行之，故曰乡者其人也。"此处是表示对玉的仰慕。

⑰邈（miǎo 秒）：杳茫；遥远。

⑱良比：比它们更好的。《魏志》作"良匹"。也：《魏志》无此字。

⑲旷年：空旷多年，意即多年未见。《魏志》求字前有"是以"2字。

⑳不果：没有结果；不能如愿。

㉑未副：不相称。求玉之心如饥似渴，但却不能如愿。心愿和实际不相称。

㉒玦（jué 决）：环行有缺口的佩玉。参见《玉玦赋》注。

㉓抃（biàn 辨）：拍手；鼓掌。会：《魏志》作"俱"。

㉔白书：写书信自我表白。

㉕审：确实。

㉖子建：曹植字子建。

㉗荀仲茂：生卒年不详，字宏（闳），三国颍川颍阴（今河南许昌）人，曹操司马荀彧第四兄荀谌子，当时任曹丕五官将文学。

㉘忽遗：疏忽遗忘。

㉙周称：周到圆满的回答。此指钟繇写给曹丕的信，见《三国志·魏志·钟繇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魏略》。

㉚邺骑：指钟繇派出的使者。当时曹丕在孟津，钟繇留守邺城。

㉛发：打开。《魏志》此4字作"捧跪发匣"。

㉜此句说感到意外而震惊。《魏志》无此4字。

㉝绳穷：把捆绑匣子的绳子完全解开。《魏志》无此4字。

㉞烂然：光辉灿烂的样子。

㉟猥（wěi 伟）：猥琐。蒙鄙：愚昧低下。皆为自谦之辞。

㊱一介：一个。

㊲此句说玉玦完好无损。

㊳秦昭：秦昭王。参见注⑫。

㊴蔺生：蔺相如。参见注⑫。

㊵嘉贶（kuàng 况）：美好丰厚的礼物。腆：腼腆；不好意思。

㊶指《玉玦赋》，见前。《魏志》无此句及后5字。

㊷丕白：《魏志》无此2字。

【今译】

曹丕告白：古人用良玉来比喻君子的品德，珪璋也被诗人用来作赞美之辞。晋国的垂棘，鲁国的玙璠，宋国的结绿，楚国的和氏璧，都

是价值超过万两黄金，比都城还要贵重的宝物。不仅在过去已享有盛名，还将流芳千载。所以垂棘一旦离开晋国，虞国、虢国便双双被消灭；和氏璧一到秦国，蔺相如就表现出抗争的气节。我平时翻看《玉书》，说美玉洁白的如切断的脂肪，黝黑的如纯净的生漆，鲜红的如雄鸡的冠顶，嫩黄的如蒸熟的粟米。虽然有这些听闻，却没有见过它们的形状。我的德行还算不上君子，也没有诗人的名义，但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我还是想努力做到的。只是这四种美玉已遥远难求了，秦汉以来就没有听说过还有比它们更好的。我访求多年，没有遇上真正的宝物，如饥似渴的心愿，始终不能实现。近来南阳宗惠叔说起你有一块美玦，我很是惊喜，一边笑一边鼓掌。本想亲自写信向你表白我的心愿，又怕传闻不实。所以让我的弟弟子建，通过荀仲茂在适当的时候，把我的心意仔细向你表达。你知道后既不疏忽，更不遗忘，表示出周到深切的关怀。从邺城来的使者一到，宝玦亦随之而来。我捧着盒子跪坐着打开，心中有说不出的激动。解开绳子把盒盖开启，玉石灿烂的光辉便耀人眼目。以我这样猥琐愚昧的身份，想不到会得到稀世少有的宝物。你不厌其烦派遣使者，把价值连城的宝物完好无损地送来，使我有秦昭王在章台观看宝物的真心实意，没有蔺相如诡称抢夺的欺骗行为。丰厚的赏赐已经使我很不好意思，难道还敢不恭敬地接受下来吗？谨奉献辞赋一篇，用来赞扬它的天生丽质。曹丕告白。

与钟繇五熟釜书

【题解】

钟繇，参见前《与钟繇谢玉玦书》。据《三国志·魏志·钟繇传》："魏国初建，为大理，迁相国。文帝（按：时为太子）在东宫，赐繇五熟釜，为之铭曰。"张溥题解据南朝宋裴松之注引《魏略》："繇为相国，以五熟釜鼎范因太子铸之，釜成，太子与钟繇书。"釜、鼎是古代大型容器、食器，范是铸造器物的模型。钟繇根据曹丕的意见铸好五熟釜后，曹丕又将釜送给钟繇。这封书信就是赠送釜时写的。

曹操于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五月为魏王，第二年曹丕立为太子，此书作于是年。釜、鼎虽是食器，却是国家政权和兴盛的象征。

书信通过对釜、鼎的赞美，对魏国的建立作了歌颂和祝愿。

书见《三国志·魏志·钟繇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魏略》。《全三国文》卷七题作《铸五熟釜成与钟繇书》。

【原文】

昔有黄三鼎[1]，周之九宝[2]，咸以一体使调一味[3]，岂若斯釜五味时芳[4]？盖鼎之烹饪，以飨上帝[5]，以养圣贤[6]。昭德祈福[7]，莫斯之美[8]。故非大人[9]，莫之能造；故非斯器，莫宜盛德[10]。今之嘉釜，有逾兹美[11]。夫周之尸臣[12]，宋之考父[13]，卫之孔悝[14]，晋之魏颗[15]，彼四臣者，并以功德勒铭钟鼎[16]。今执事寅亮大魏[17]，以隆圣化。堂堂之德，于斯为盛。诚太常之所宜铭[18]，彝器之所宜勒[19]。故作斯铭，勒之釜口，庶可赞扬洪美，垂之不朽。

注释

①有：语助词。黄：黄帝。参见《广询令》注①。《汉书·郊祀志上》："黄帝作宝鼎三，像天、地、人。"南朝梁孙柔之《瑞应图》："黄帝造三鼎，以像太乙。"三国魏曹植《黄帝三鼎赞》："鼎质之精，古之神器。黄帝是铸，以像太乙。能轻能重，知凶识吉。世衰则隐，世和则出。"

②周：西周。九宝：指九鼎。相传为大禹所造。《史记·武帝纪》："禹收九牧九金，铸九鼎，系九州。"九鼎以后成为国家政权的象征和传国之宝。《左传·宣公三年》："（夏）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公元前256年，秦昭王灭周，第二年将九鼎迁至洛阳。以后下落不明。

③鼎为古代烹饪器，一鼎一味，不相混杂。

④曹丕设计的釜，分五格，各调一味。时：同时。芳：此指食品的香味。

⑤飨（xiǎng响）：用食物敬献。

⑥养：滋养。

⑦昭德：使德行明显。釜鼎上刻有铭文，载记功德，使人不忘，故言。祈福：祈求幸福。

⑧莫斯之美：没有比这个更美好的。

⑨大人：亦写作"达人"，通达有德之人。《易·乾卦·文言》："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凶吉。"

⑩莫宜盛德：没有比这个更适宜于表现大的德行。

⑪逾：超越；胜过。

⑫尸臣：《汉书·郊祀志下》载汉宣帝时美阳得一周鼎，上面刻有"王命尸臣、

官此栒邑”字样。唐颜师古注：“尸臣，主事之臣也。”

⑬考父：正考父，春秋时宋国大夫，孔子七世祖。其鼎铭见《左传·昭公七年》：“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饘于是，鬻于是，以糊余口。”

⑭孔悝（kuī亏）：春秋时卫国大夫，孔圉之子，曾拥立卫庄公。其鼎铭见《礼记·祭统》，文长不录。

⑮魏颗：春秋时晋国大臣，曾辅助景公大败秦师于辅氏，擒获秦将杜回。其勋名刻于景公钟，见《国语·晋语七》，文长不录。

⑯勒：刻；铸。

⑰执事：犹言执政。钟繇时任相国，故言。寅亮：恭敬诚恳。《尚书·周官》：“寅亮天地，弼亦一人。”

⑱太常：官名，九卿之一，掌礼乐郊庙事宜。此指钟繇。

⑲彝（yí移）器：亦称尊彝，为古代青铜器的通称。彝器即常器，是宗庙社稷经常使用的器物的总名。

【今译】

古代黄帝有三鼎，周朝也有九件宝器，都是以一鼎调和一味食品，怎么比得上这件釜鼎五种滋味同时芳香呢？一般说来，鼎的作用是烹饪。不管是敬奉上帝，滋养圣贤，还是表彰德行，祈求幸福，没有比鼎更好的器物。因此，不是通达有德的人，不能在上面铸刻姓名；不是这种器物，亦不能适宜有盛德的人。今天这件釜鼎，已经超过了这些作用。周朝的尸臣，宋国的正考父，卫国的孔悝，晋国的魏颗，这四位大臣，都是有功德才把姓名铸刻在钟鼎之上。如今执事你恭敬诚恳地对待魏国，使圣德教化兴隆，堂而皇之的大德，是现今最突出的。这确实是你应当铭铸姓名，釜鼎应该铸造的原因。所以我写了一篇铭文，铸刻在釜口边，可以用来赞扬你洪大的美德，使之永垂不朽。

与钟繇九日送菊书

【题解】

钟繇，参见前《与钟繇谢玉玦书》。夏历九月九日，是中国民间传统的重阳节。此时天高气爽、月白风清，既是登高临远，赏菊赋诗的季

节，也是念人怀远的时光。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有重九插茱萸，饮菊酒，消灾避祸的记载。晋葛洪《西京杂记》也有“佩茱萸，食饵，饮菊花酒，令人长寿”的传说。曹丕在重九这天向钟繇送菊，并修书一封，除有节日的问候外，还有更深层的含意。

曹丕和钟繇个人之间的深交，当在钟繇向曹丕赠送玉玦之后（见前《谢玉玦书》）。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三月曹操征张鲁，这期间曹丕在孟津，钟繇留守邺城。两人不能见面，故有送菊和书信的往来。其中自然包含了答谢赠送玉玦的感情。

书见《初学记》卷四《岁时部下·九月九日》《艺文类聚》卷四《岁时中·九月九日》。《全三国文》卷七题作《九日送菊与钟繇书》。

【原文】

岁往月来，忽逢九月九日①。九为阳数②，而日月并应③。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④，故以享宴高会⑤。是月律中无射⑥，言群木庶草⑦、无有射地而生⑧。惟芳菊纷然独荣⑨，非夫含乾坤之纯和⑩，体芬芳之淑气，孰能如此？故屈平悲冉冉之将老⑪，思餐秋菊之落英⑫。辅体延年⑬，莫斯之贵。谨奉一束，以助彭祖之术⑭。

注释

①忽逢：《艺文类聚》卷四、《初学记》卷四均作“忽复”。忽复、匆匆又是。

②九为阳数：古人认为“天地之至数，始于一，终于九”（见唐王砅注《素问·三部九候论》）。《易经》阳爻以九代表，如“初九”、“上九”等。《易·乾卦》：“初九，潜龙勿用。”乾为阳卦，其爻亦为阳爻。

③日月并应：“九月九日”句中有“日”、“月”二字，故言“并应”。

④宜于长久：日月和天地一样永恒不变，故言长久。又“九九”谐音“久久”，亦含长久之意。

⑤此句说这天宜于登高聚会，以享受美好的时光。

⑥律中无射：《艺文类聚》卷四引《风土记》：“九月九日，律中无射，而数九。”无射（yì易）：为古乐十二律中的阳律之一。自《吕氏春秋》开始把乐律和历法附会，以十二律对十二月。《吕氏春秋·季秋》：“季秋之月，……其音商，律中无射。”《史记·律书》：“无射者，阴气盛用事，阳气无余也。”

⑦群木庶草：泛指一般花木草卉。

⑧无有射地而生：《全三国文》卷四作“无有射地而生”。《初学记》卷四、《艺

文类聚》卷四无“地”字。射:照射。无有射指没有日照,草木难以生长。

⑨惟芳菊:《初学记》卷四、《艺文类聚》卷四均作“至于芳菊”。

⑩乾坤:天地。

⑪屈原《离骚》:“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

⑫屈原《离骚》:“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餐,《艺文类聚》卷四作“食”,《初学记》卷四作“飧”。

⑬辅体延年:辅养身体,延长寿命。

⑭彭祖:古代传说中夏商间的长寿者。《史记·楚世家》说他姓籤名铿,颛顼氏后裔陆终的第三子。西汉刘向《列仙传》说他“常食桂枝,善导引行气”以养生,活了八百多岁。后世以彭祖为修养长生的象征。

【今译】

岁月往来,年复一年,匆匆又是九月九日重阳节。九是阳数,日和月字在这天同时出现,民间认为它的名称喜庆吉祥,可以长寿。所以常在这天登高聚会,享受美好的时光。这个气节按律历来说正是无射,就是说一般的花草树木,此时因无日光照射而不能生长发育,只有芳香的菊花独自开得茂盛。如果不是蕴承天地纯和的气息,体现芬芳美善的气味,谁能这样开放呢?难怪屈原因年纪渐渐衰老而悲哀,想吃秋菊的花瓣来补养身体,延寿益年。真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特虔诚地奉送菊花一束,希望有助于你仿效彭祖那样长生不老,益年延寿。

与钟繇书

【题解】

钟繇,参见前《与钟繇谢玉玦书》。

张溥题解节引《三国志·魏志·荀彧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荀氏家传》:“(彧第四兄谌。……谌子)闳,字仲谋,为太子文学掾。时有甲乙疑论,闳与钟繇、王朗、袁涣议各不同。文帝(按:时未称帝)与繇书。”

甲乙论是汉末兴起的一种清论。论者假设甲乙两方问答,借以辨驳对方。《晋书·礼志中》:“中书令张华造甲乙之问曰:‘甲娶乙为妻,后又娶丙,匿不说有乙。居家如二嫡,无有贵贱之分。乙亡,丙之

子当何服?'"

钟繇与荀闳、王朗、袁涣等辩论甲乙问题,其他三人都是当时名士。曹丕担心钟繇不是对手,写书信提醒钟繇。其中虽不乏君臣朋友之间调侃之意,亦可以看出曹丕与钟繇之间的感情。

书见《三国志·魏志·荀彧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荀氏家传》。

【原文】

袁、王国士①,更为唇齿②。荀闳劲悍③,往来锐师④。真君侯之勍敌⑤,左右之深忧也⑥!

注释

①袁:指袁涣,字曜卿。汉末曾任郎中令、行御史大夫事。参见《拜毛玠等子男为郎中令》注③。王:指王朗,字景兴。魏大臣,曾仕曹操、曹丕、曹叡三代。详《与王朗书》。

②唇齿:喻关系密切,如嘴唇和牙齿一样。《左传·僖公五年》:"谚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者。"《三国志·蜀书·许靖传》:"始靖兄事颍川陈纪、与郡袁涣、平原华歆、东海王朗等亲善。"

③荀闳:参见《与钟繇谢玉玦书》注㉗。

④往来锐师:能攻能守,进退自如的锐利之师。比喻善于辩论。

⑤勍(qíng 情)敌:强有力的对手。《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勍敌之人。"

⑥左右:指身边的人。

【今译】

袁涣、王朗都是一国中杰出的人士,而且唇齿相依,关系密切。荀闳强劲有力,如同能攻能守,进退自如的锐利之师。他们实在是你的劲敌,也是我身边的人深深担扰的。

答钟繇书

【题解】

钟繇,参见《与钟繇谢玉玦书》。张溥题解引《三国志·魏志·钟繇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魏略》:"孙权称臣,(斩送关羽。)太子书报

(钟)繇。繇答书(曰:'臣同郡故司空荀爽言,人当道情,爱我者一何可爱,憎我者一何可憎。顾念孙权,了更妩媚。')太子又答之。"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十一月,孙权将士攻杀蜀将关羽,孙权将关羽首级送上魏国,并上书称臣。此书即在使者到后作。用戏谑的口吻,表示了对孙权假降真诈的担心。

书见《三国志·魏志·钟繇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魏略》。

【原文】

得报①,知喜南方②。至于荀公之清谈③,孙权之妩媚④,执书嗢噱⑤,不能离手⑥。若权复黠⑦,当折以汝南许劭月旦之评⑧。权优游二国⑨,俯仰荀、许⑩,亦以足矣⑪!

注释

①得报:指钟繇来信。

②知喜南方:知道喜事从南方来。指孙权擒杀关羽,上书称臣事。

③荀公:指荀爽,生卒年不详。一名谞,字慈明。颍川颍阴(今河南许昌)人。汉魏间名士,官至司空。尚书荀彧的叔父。清谈:清明的谈论。与魏晋以后崇尚虚无、空谈名理的玄谈不同。荀爽之谈,参见《题解》。

④妩媚:一本作"斌媚"。本指姿态美好可爱,此处反语,言孙权故作姿态。

⑤嗢噱(wà jué 袜决):不停地大笑。

⑥此句说拿着书信放不下来。

⑦黠(xiá 霞):狡猾;诡诈。《三国志·魏志·武帝纪》建安二十四年(219)南朝宋裴松之注引《魏略》:"孙权上书称臣,称说天命。王(曹操)以权书示外曰:'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

⑧许劭(公元150—159年):字子将,东汉汝南平舆(今属河南)人,与族兄许靖都是当代名士。据《后汉书》卷八《许劭传》,说他们喜欢评论乡党人物,每月一次。如评曹操为"乱世之奸雄,治世之能臣"。后人遂把对人物的评价称为月旦评,或简称月旦。折:有损于。此句说如果孙权一旦反悔,荀爽所说的"孙权妩媚"便不存在,有损于荀爽的清名。

⑨悠游:本指随意游览,此指徘徊犹豫。二国:魏国和蜀国。

⑩俯仰:本指低头抬头之间,此指仔细考虑。荀、许:荀爽、许劭。此处指别人的评论看法。

⑪足:知足;醒悟。

【今译】

得到你的书信报告，知道喜讯从南方传来。至于荀爽清明高雅的谈论，孙权故作姿态的友好，拿着书信只是大笑不止，不能放下。要是孙权再犹豫反叛，当有损于荀爽如同汝南许劭对人物的评论。孙权徘徊不定在魏国和蜀国之间，只要考虑一下类似荀爽、许劭的谈论看法，就应该知足，有所醒悟了。

答繁钦书

【题解】

繁（pó 婆）钦（？—公元218年），字休伯，颍川（今河南禹县）人。建安作家，善为诗赋，长于书记。曾任曹操丞相府主簿。

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繁钦作书与曹丕，书中说："正月八日壬寅，领主簿钦死罪死罪。近屡奉笺，不足自宣。顷诸鼓吹广求声妓。时都尉薛访车子年始十四，能喉啭引声与笳同音。"曹丕《繁钦集序》："上西征，余守谯，繁钦从。时薛访车子能喉啭，与笳同音。钦笺还，与余盛叹之。虽过其实，而其文甚丽。"曹丕遂作此书回答，表示了他对音乐的见解。认为人为的模仿做作，不及天生自然的优美。

书见《艺文类聚》卷四十三《乐部三·歌》《太平御览》卷五百七十三《乐部十·歌》以及卷三百八十七、九百二十六，《初学记》卷二十五。

【原文】

披书欢笑①，不能自胜②。奇才妙伎③，何其善也。顷守宫士孙世有女曰琐④，年始九岁，梦与神通，寤而悲吟⑤，哀声激切，［体若飞仙］⑥。涉历六载，于今十五。近者督将具以状闻⑦，是日［戊午，祖于北园］⑧，博延众贤，遂奏名倡⑨。曲极数弹⑩，欢情未逞⑪。［白日西逝，清风赴闱，罗帏徒祛，玄烛方微］⑫。乃令从官⑬，引内世女⑭。须臾而至，厥状甚美⑮。素颜玄发，皓齿丹唇。详而问之，云善歌舞。于是提袂徐进⑯，扬娥微眺⑰，芳声清激⑱，逸足横集⑲。［众倡腾游，群宾失席］⑳。然后修容饰妆，改曲变度㉑。［激《清角》，扬《白雪》，接孤声，

赴危节。于是商风振条，春鹰秋吟，飞雾成霜]㉒。斯可谓声协钟石㉓，气应风律㉔。[网罗《韶濩》，囊括郑卫者也]㉕。今之妙舞莫巧于绛树㉖，清歌莫激于宋臛㉗。岂能上乱灵祇㉘，下变庶物；漂悠风云㉙，横厉无方㉚？若斯也哉，固非车子喉啭长吟所能逮也㉛。吾练色知声㉜，雅应此选。谨卜良曰㉝，纳之闲房㉞。

注释

①披书：展读书信。

②自胜：自己克制感情。

③伎：同"技"。

④守宫士：守卫宫门的卫士。原本作"守宫王"，乃据《太平御览》卷五百七十三录。《艺文类聚》卷四十三作"守土"，皆不类。今据《艺文类聚》校语改。琐：《太平御览》卷五百七十三作"璨"。

⑤寤：睡醒。

⑥体若飞仙：原本无此4字，今据《太平御览》卷五百七十三补。

⑦督将：指守宫士的长官。

⑧戊午祖于北园：原本无此6字，今据《太平御览》卷五百七十三补。祖：本为祭祀，后称设宴为祖，如祖宴、祖饯。

⑨名倡：著名的歌手。

⑩极：尽。此句说几支曲子弹唱完后。

⑪逞：满足；称心；如意。

⑫按此16字原本无，今据《初学记》卷二十五补。闱（wéi 围）：内房。祛（qū 区）：脱去。玄烛：指月光。

⑬从官：随从。

⑭内：同"纳"，引进。

⑮厥（jué 决）：指代词，其；他。

⑯袂（mèi 妹）：衣袖。

⑰扬蛾：扬起眉毛。蚕蛾触须细而弯，有如人眉。古时用来比喻女性眉毛之美，称为"蛾眉"。《诗经·卫风·硕人》："螓首蛾眉。"

⑱清激：指声音清亮激越。

⑲逸足：轻盈的舞步。横集：舞姿灵活。

⑳原本无此8字，今据《太平御览》卷五百七十三补。腾游：欢腾雀跃的样子。失席：因激动而离开席位。

㉑改曲变度：犹言改变曲度，即改变音调节奏。

㉒原本无此26字，今据《太平御览》卷五百七十三、卷九百二十六补。《清角》：和下文的《白雪》皆曲调名。东汉王充《论衡·感虚篇》："夫《白雪》与《清角》，或同曲而异名，其祸败同一实也。"孤声：指独奏。危节：急促的节拍，亦指合奏。商风：秋风；西风。《楚辞·七谏》："商风肃而害生兮，百草育而不长。"商风以下12字，用秋气萧瑟形容音乐造成的清泠气氛。

㉓钟石：古代以金、石、丝、竹、匏、土、革、木为八音，其中金为铜钟，石为石磬，为定调之器。协：合拍；合律。

㉔气：气韵。风律：《诗经》有十五国风，后世以风泛指乐曲。风律即乐曲的格律声调。

㉕原本无此10字，今据《太平御览》卷五百七十三补。《韶濩（hù户）》：古乐曲名，亦写作"大濩"。相传为汤时的乐曲。《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见舞《韶濩》者。"晋杜预集解："殷汤乐。"郑卫：指春秋时郑国和卫国的民间音乐，因与雅乐的整肃呆板不同，受到一般人的欢迎。《礼记·乐记》载魏文侯听雅乐思睡，而"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后世虽有人认为郑卫之音是乱世之音，但却反映了民间音乐的生命力。此句和上句说集中了雅乐俗乐的美，能雅俗共赏。

㉖绛树：歌女名。其真实姓名已不可考，似最早出现在曹丕此文中。南朝陈徐陵《杂曲》"碧玉宫伎自翩妍，绛树歌声最可怜"，清吴兆宜注即引曹丕此句。

㉗宋臘（là腊）：歌女名，生平不详，或与绛树为同时代人。臘同"腊"。

㉘灵祇：天神地祇的合称，即神灵。

㉙漂悠：动荡。风云：局势。

㉚横厉：横行。无方：没有法度。《庄子·人间世》："与之为无方，则危吾国。"

㉛车子：即《题解》中薛访车的儿子。喉啭（zhuàn赚）：由喉嚗转动发出的声音，犹如今之假嗓。逮：及；比。

㉜练色：熟悉姿色。知声：知晓音律。

㉝卜：选择。

㉞纳：娶纳。闲房：指宫中。

【今译】

展读书信，欢笑不能自止。奇能妙技，是多么好啊！以前守官卫士孙世有一个女儿，名字叫琐。九岁那年，一次梦中与神灵相遇。醒来后常常独自吟叹，悲伤的声音激动真切，体态轻盈，[如同飞升的仙女。]经过六年，如今已十五岁了。最近督将官将她的情况都告诉了我。当天[戊午时分，我在北园设宴]，广泛宴请宾客，让有名的歌女来

演唱。弹奏了几支乐曲，总觉得不能尽兴快乐。[此时白日西落，清风吹来，除去罗帐，淡淡的月光照进屋中。]于是命令随行官员，将孙世的女儿召来。她来后，形体非常优美。素净的面容，黝黑的头发，洁白的牙齿，鲜红的嘴唇。仔细地询问她后，知她能歌善舞。于是见她牵着衣袖，慢慢走上前。扬起眉毛，微微看了一下四周。歌声清亮激越，舞姿轻盈优美。[所有的歌手都为之欢腾，来宾们也因激动离开席位。]她稍微整容化妆后，又改变声调，抑扬顿挫，[唱起了《清角》《白雪》之歌。歌声伴随时而独奏，时而合奏的乐曲，让人有西风拂动枝条，春鹰啸吟秋空，飞霰结成寒霜的清冷感觉。]真是声音协调钟石，气韵合乎韵律。[将《韶濩》那样的雅乐，郑卫那样的俗乐融为一体。]如今跳得好看的舞，没有巧过绛树的；唱得好听的歌，没有胜过宋臛的。难道能让那些使神灵混乱，事物变化，局势动荡，横行没有法度的东西存在吗？像孙琐这样，本来就不是薛访车的儿子依靠喉结转动变嗓发声所能相比的。我熟悉姿色，了解音律，她合乎我的标准。于是选择一个好日子，将她娶纳进了宫中。

啁刘桢书

【题解】

刘桢（？—公元217年），字公干，东平宁阳（今山东宁阳县南）人。汉末作家，“建安七子”之一。曾任曹操丞相掾属，曹丕五官将文学。

张溥题解引《三国志·魏志·王粲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典略》云：“太子初赐桢廓落带，其后师死，欲借取以为像，因书嘲桢云。”廓落带，亦名钩落带。《艺文类聚》卷六十七《衣冠部·带》引《吴录》：“钩落者，革带也，世名为钩落带。”廓落带是一种宽松简易的带子，本属平常之物。曹丕赐带和取回带子，并作书调侃刘桢，说明作五官中郎将时的曹丕，和僚属之间的关系是融洽无间的。南朝宋裴松之注引《典略》说：“其后太子尝请诸文学，酒酣坐欢，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众人咸伏，而（刘）桢独平视。”啁（cháo 朝），调笑，诙谐，一般是指具有开玩笑性质的调侃。

书见《三国志·魏志·王粲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典略》。《全三国文》卷七题作《借取廓落带嘲刘桢书》。

【原文】

夫物因人而贵，故在贱者之手[1]，不御至尊之侧[2]。今虽取之，勿嫌其不反也[3]。

注释

①手：原本作"子"，今据《魏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引改。

②御：用。至尊：本指帝王。此处泛指身份高贵者。

③反：同"返"。

【今译】

器物都是因人而显示出它的价值，所以在低贱的人手中使用的，就不会在高贵的人手中使用。今天虽把带子取回，请不要担心它不会回到你手中。

答友人书

【题解】

本书见《太平御览》卷三百五十四，题作《答刘备书》。又另题《答刘先主》。但书中"贤兄"等语，于理不合。张溥题解云："《御览》作《答刘先主》，然意义绝不相贯，姑阙姓名。"清严可均《金三国文》卷四认为"其词不类，疑有误"。从书中措辞看，是对别人的馈赠表示答谢之意，似乎是朋友相知之间的事。原本以《答友人书》标题。

书见《太平御览》卷三百五十四《兵部八十五·钩镶》。《全三国文》卷七题作《答刘备书》。

【原文】

获累纸之命[1]，兼美之贶[2]。他既备善，双钩尤妙。前后之惠，非贤兄之贡，则执事之贻也[3]。来若川流，聚成山积，其充匮笥负顿府藏

者[4]，固已无数矣。

注释

①累纸：指多次书信。命：教诲，指书信中的内容。

②贶（kuàng 况）：赠送；赐与。

③执事：对官员的泛称。

④此句一本无“笥”字，一本无“负”字。匮（guì 贵），“柜”字的本字，装衣物的木器。笥（sì 四），盛食品或衣物的竹器。顿府：放置物品的房子。充：原本作“克”，今据《太平御览》卷三百五十四改。

【今译】

几次收到你的来信，还有美好的礼品。其他的东西已经够好了，那对衣带钩更加美妙。前面几次的礼物，不是贤兄的奉送，就是执事的赠与。礼物像川水一样到来，堆积如山。那些收藏在柜子、箱子、房间里的，已经数不清了。

与吴监书

【题解】

本书文字见《艺文类聚》卷八十七《果部下·蒲萄》，又见《太平御览》卷九十二《果部九·蒲萄》，两处文字虽有不同，但都说“魏文帝诏群臣曰”，《全三国文》卷六列于《诏群臣》题下。张溥题为《与吴监书》，背景和出处皆不明。其中“南方有桔”以下凡13字，又辑自《艺文类聚》卷八十六。

【原文】

中国珍果甚多，且复为说葡萄[1]。当其朱夏涉秋[2]，尚有余暑，醉酒宿醒，掩露而食[3]，甘而不饴[4]，脆而不酸[5]，冷而不寒。味长汁多，除烦解倦[6]。又酿以为酒，甘于曲糵[7]，善醉而易醒。道之固已流涎咽唾，况亲食之邪？南方有桔，酢正裂人牙[8]，时有甜耳。远方之果，宁有匹之者[9]？

注释

①此6字,《艺文类聚》卷八十七作"且说葡萄";《全三国文》卷六作"且复为葡萄说"。

②朱夏:炎夏。《尔雅·释天》:"夏为朱明。"

③掩露:带着露水。

④涓(juān 涓):饱,引申有滞涩、厌弃意。

⑤脆而不酸:《艺文类聚》卷八十七作"酸而不脆",与文意不合。

⑥解涓:《全三国文》卷六作"解渴"。

⑦曲糵(niè 聂):酒母;酒酿。《艺文类聚》作"曲米"。

⑧酢(cù 醋):醋的本字,此处作酸解。

⑨匹:比。

【今译】

中国珍奇的水果很多,姑且再说说葡萄。正当盛夏到初秋之时,还有余热,饮酒醉后,一夜醒来,带着露水而食,甘甜而不涩,脆嫩而不酸,凉爽而不冷。滋味长久,汁水丰富,解除烦恼,消去厌倦。如果用来酿成酒,比酒曲还要甘甜,容易醉也容易醒。说起来已经是叫人流口水吞唾沫,何况是亲自去品尝呢?南方有桔子,酸得让人掉牙,有时亦有甜的。别的地方的水果,难道有可以相比的吗?

与群臣论蜀锦书

【题解】

本书见《太平御览》卷八百一十五《布帛部二·锦》"魏文帝诏曰"。《艺文类聚》卷八十五《布帛部·锦》引前两句。《全三国文》卷六列于《诏群臣》题下。

【原文】

前后每得蜀锦,殊不相比①,适可讶②。而鲜卑尚复不爱也③,自吾所织如意虎头连璧锦,亦有金薄、蜀薄④,来至洛邑,皆下恶⑤。是为下工之物,皆有虚名⑥。

注释

①比:《艺文类聚》卷八十五作"似"。

②《全三国文》卷六"适"字前有"比"字,盖前两句录自《艺文类聚》,以后录自《太平御览》,"比"字多出。

③鲜卑:一种腰中大带,又称师比、犀毘。因为鲜卑人所服,故名。《楚辞·大招》:"小腰秀项,若鲜卑只。"南宋朱熹《楚辞集注》:"鲜卑,衮头带也。"

④金薄、蜀薄:皆锦的品类。

⑤下恶:下等。

⑥下土:《太平御览》卷八百一十五作"下土",疑是,指偏远的地方。

【今译】

前后几次得到的蜀锦,都很不相同,不能相比,确实让人奇怪。鲜卑腰带还不是太喜爱的,我自己编织的虎头串着璧玉的锦带,亦有运到洛阳的金薄、蜀薄的分别,都属下等。而且是边远地方生产的,徒有虚名。

与群臣论被服书

【题解】

本书乃辑录《太平御览》卷六百八十九《服章部六·衣》引"《魏志》曰文帝诏曰"。而"夫珍玩必中国"句以下,《全三国文》卷六不注出处,只题《诏群臣》。《汉魏六朝名家集初刻》卷三同。从文意看,和曹丕一贯提倡的节俭思想出入太大,不类曹丕诏令书信。

【原文】

三世长者知被服,五世长者知饮食,此言被服饮食难晓也[1]。夫珍玩必中国,夏则缣、總、绡、總[2],其白如雪;冬则罗、纨、绮、縠[3],衣叠鲜文[4],未闻衣布服葛也[5]。

注释

①此句9字,《全三国文》卷六作"非长者不别也"。

②缣(jiān 兼):双丝细绢。總(cōng 从):一种细绢。《广雅》:"總,绢也。"绡

(xiāo 肖):生丝织成的绢纱。總(suì 岁):细布。

③縠(hú 湖):细丝织物。

④叠:重叠。鲜文:鲜艳的图案文彩。

⑤葛:粗麻布。

【今译】

经历了三世的长者才知道被服的事,经历了五世的长者才知道饮食的事,这意思是说被服饮食的事是很难说清楚的。珍玩一定是以中国的为最好。夏天可以穿缣、總、绡、總等丝织物,都洁白如雪;冬天则可以穿绫、罗、绸、缎,都有重叠鲜艳的花纹图案,没有听说穿粗布衣服的。

与朝臣论秔稻书

【题解】

本书载《艺文类聚》卷八十五(百谷部·秔》,以后《初学记》卷二十七《五谷》《太平御览》卷八百三十九《百谷部·秔》都有载记,只是文字有出入。各本都引作"魏文帝与朝臣书",但写作背景不明。据书中"新城"一词看,似乎与孟达有关。孟达于延康元年由蜀降魏,任新城(今河南伊川西南,亦作新成。)太守,甚得曹丕爱宠,原本有《与孟达书》《与群臣诏(四)》都提到孟达言饮食之事。姑记于此,以备进一步考证。

【原文】

江表唯长沙名有好米[1],何得比新城秔耶[2]?上风吹之[3],五里闻香。

注释

①此句《太平御览》卷八百三十九无"有"字。

②此句《艺文类聚》卷八十五作"何时比新成粳稻邪",《太平御览》卷八百三十九作"何时比新城粳稻也"。秔(jīng 晶):今作"粳",一种不粘的稻。

③吹:《太平御览》《艺文类聚》均作"炊",似与文意相合。

【今译】

江东只听说长沙有出名的好米，但如何能比得上新城的粳米呢？上方的风吹过来，下方五里之外的地方，亦能闻到它的香味。

报崔琰书

【题解】

崔琰（yǎn 演），生卒年不详，字季珪。东汉清河东武城（今属河北清河）人，曾受学于郑玄。黄巾军起，任袁绍从官。后为曹操别驾从事，迁中尉。因事被曹操赐死。据《三国志·魏志·崔琰传》，曹操征并州（今山西太原），留崔琰在邺都作曹丕的师傅。曹丕年轻好胜，时常出游田猎，变换衣服、车马，不喜读书。崔琰作书告诫。曹丕回书表示愿听从教诲，改过自新。

曹操征并州高干，在建安十一年（公元206年）正月，三月攻入壶关，高干战败被杀。本书或作于是年2—3月间。

书见《魏志·崔琰传》。《全三国文》卷六题作《与崔琰书》。

《文苑英华》卷六百二十七薛元超《谏皇太子笺》引本文作"昨奉嘉命，广开正路。翳已坏矣，毕已去焉。师傅之言，实扰我心"。与《魏志》不同，今录以备考。

【原文】

昨奉嘉命①，惠示雅数②，欲使燔翳捐褶③。翳亦坏矣，褶亦去焉。后有此比④，蒙复诲诸。

注释

①嘉命：好的命令，指崔琰书信。

②雅数：好的礼数、道理，指信中的教诲。

③燔（fán 凡）：焚烧。翳（yì 易）：清卢弼《三国志集解》卷十二于崔琰致曹丕书中"唯世子燔翳捐褶"句注引晋潘岳《谢雉赋序》"以讲肆之余暇，而飞媒翳之事"，认为是射者之服。捐：放弃。褶（dié 迭）：夹衣。清卢弼《三国志集解》卷十二注引《太平御览·服章部》引晋义熙《起居注》，认为是戎装便服。

④比：类似。

【今译】

昨日奉读书信，蒙你惠示好的教诲，希望我焚毁猎服，放弃戎装。现在猎服已毁坏，戎装已丢掉了。如果以后还有类似的事，希望你再教导我。

与曹洪书

【题解】

曹洪（？—公元232年），字子廉，三国谯（今安徽亳县）人。曹操堂弟。官至骠骑将军。

建安二十年（公元215），曹操西征张鲁，曹洪随行。《文选》卷四十一载陈琳《为曹洪与魏文帝书》，唐李善注引《文帝集序》："上（曹操）平定汉中，族父（按指曹洪）都护还书与余。"陈琳《书》中说："得九月二十日书，读之甚笑，把玩无厌。"则本书当作于是年。书已不全，仅存11句。另5句见《补遗》。

书见《文选》卷四十陈琳《为曹洪与魏文帝书》唐李善注引。

【原文】

今鲁罪兼苗、桀[1]，恶稔厉、莽[2]。纵使宋翟妙机械之巧[3]，田单骋奔牛之诳[4]，孙吴勒八阵之变[5]，犹无益也。

注释

①鲁：张鲁，生卒年不详。字公祺，沛国丰县（今属江苏）人。东汉末年天师道开创者张道陵之孙，后成为天师道首领。曾任益州牧刘焉督义司马，攻取汉中，称师君。所建政权持续约三十年。曹操攻汉中，他退守巴中，不久降操，任镇南将军，封阆中侯。苗：古代传说中的部族，称三苗，分治江州、鄂州、岳州。《史记·五帝本纪》说尧时"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唐张守节正义引《左传》说，自古诸侯不用王命者，虞有三苗。桀：夏代最后一个君主，名履癸，暴虐荒淫，后为商汤所败而亡国。

②稔（rěn忍）：本指作物成熟，此指积恶深重。厉：周厉王姬胡。据《史记·周本纪》，他在执政期间任用小人专政，杀死议论国事的人，引起反抗，被迫逃亡，最后死于异乡。莽：王莽（公元前45—公元23年）字巨君，汉元帝皇后之侄。平

帝时为大司马。平帝死后，他立孺子婴为帝，自称摄政皇帝，后废帝自立，改国号为新。执政期间法令苛细，连年征战，民不聊生。后为农民起义军所杀。

③宋翟：春秋时宋（一说鲁）国的墨翟（dí 敌）。据《墨子·公输》，公输班为楚国建造云梯准备攻打宋国，墨翟去见公输班，"解带为城，以牒为械"，使公输班无法对付，最终放弃了攻打宋国。

④田单：生卒年不详，战国时齐国临淄（今山东淄博）人。燕将乐毅攻打齐国，他在即墨（今山东平度东南）坚守，并用反间计，使乐毅被撤换。最后用火牛阵击败燕军，收复齐国七十多座城池。事见《史记·田单列传》。

⑤孙吴：即孙武，字长卿，生卒年不详，春秋时齐国人。曾以《兵法》13篇为吴王阖闾所重，提出"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著名观点，率军打败楚国。事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八阵：《文选》唐李善注引《杂兵书》，为方阵、圆阵、牡阵、牝阵、冲阵、轮阵、浮沮阵、雁行阵。

【今译】

现在张鲁兼有三苗和夏桀的罪恶，积罪深重，有如周厉王和王莽。即使他有宋国墨翟那样机巧灵敏的作战器械，有齐国田单那样的火牛阵和反间计，有吴国孙武部署八阵的神奇变化，也没有什么作用。

与王朗书

【题解】

王朗，参见《诏王朗等三公》。

张溥题解云："帝初在东宫，疫疠大起，时人彫伤，帝深感叹，与大理王朗书。故论撰所著《典论》、诗赋百余篇，集诸儒于肃城门内，讲论大义，侃侃无倦。"盖引自《魏志》本传。

曹丕于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冬十月立为太子，同年冬天疫疠流行，亲故多死亡（参见《又与吴质书》。书作于是年。书中有感于人生短暂，岁月易逝，表示应抓住时机，著书立说，以期不朽。

书见《三国志·魏志·文帝纪》南朝宋裴松之注引《魏书》。《全三文》卷六所辑有所不同。

【原文】

生有七尺之形，死惟一棺之土[1]。惟立德扬名，可以不朽[2]，其次莫若著篇籍。疫疠数起，士人凋落[3]。余独何人，能全其寿？［故论撰所著《典论》、诗赋，盖百余篇。集诸儒于肃成门，讲论大义，侃侃无倦］[4]。

注释

①此二句袭用《淮南子·精神训》"吾生也有七尺之形，吾死也有一棺之土"句意。

②《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后世将立德、立功、立言（著述）视为人生"三不朽"。

③凋落：本指草木凋谢零落，后代指人死亡。

④按"故论"以下28字，原本无。今据《魏志·文帝纪》南朝宋裴松之注引，《全三国文》卷六、《汉魏六朝名家集初刻》卷四补，以完文意。肃成：《魏志·文帝纪》南朝宋裴松之注引《魏书》"成"作"城"。按《初学记》卷二十一《讲论》引作"成"。清卢弼《三国志集解》卷二说"官本考证曰，《御览》城作成。"肃成"为太子讲学处。唐李善《上文选注表》"居肃成而讲义，开博望以招贤"。今据改。侃侃：滔滔不绝。

【今译】

人生在世有七尺长的形体，死后就变成一棺材的黄土。只有树立德行，扬名于世，才可以永垂不朽，其次就没有什么比得上著书立说了。近来疫疠几次流行，许多知名人士都死了。难道我是特别例外的人，能长寿不死吗？［所以论说编撰《典论》、诗赋，大概有百余篇。召集诸多读书人在肃成门内，讲解大义，侃侃而谈，不知疲倦。］

又

【题解】

《三国志·蜀志·尹默传》："尹默，……从司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学。"南朝宋裴松之注："宋仲子后在魏。"张溥题解引《魏略》："其子与魏讽谋反，伏诛。魏太子答王朗书曰。"

又《魏志·武帝纪》："（建安）二十四年九月，相国钟繇坐西曹掾魏讽反免。"南朝宋裴松之注引《世说》："讽字子京，沛人。有惑众才，倾动邺都，钟繇由是辟焉。大军未返，讽潜结党徒，又与长乐都尉陈祎谋袭邺。未及期，祎惧，告之太子，诛讽。坐死者数十人。"宋仲子当死于是时，王朗继钟繇为大理。

书信是反叛被镇压下去后写的，例举历史上知人善任的故实，说明为人处事，结交朋友，都须小心谨慎。如果不防范于先，则后悔莫及。

书见《三国志·蜀志·尹默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魏略》。

【原文】

昔石厚与州吁游，父碏知其与乱[1]；韩子昵田苏，穆子知其好仁[2]。故君子游必有方[3]，居必就士[4]，诚有以也[5]。嗟呼！宋忠无石子先识之明[6]，老罹此祸[7]。今虽欲愿行灭亲之诛，立纯臣之节，尚可得邪！

注释

①"昔石"二句：据《左传·隐公三年》，卫国大夫石碏（què 确）之子石厚与公子州吁交游，他多次劝止，石厚都不听从。卫桓公十六年（公元前719年），州吁弑桓公，自立为君。石碏把二人引诱到陈国，请陈人捉住杀掉，表现了大义灭亲的精神。

②"韩子"二句：据《左传·襄公七年》，晋国大臣韩厥告老退休，准备让长子穆子代他为卿。穆子有残疾，推辞不受，让给他的弟弟韩起。说韩起和当时的贤人田苏是朋友；田苏经常说韩起是仁义的人，于是便让韩起作了卿。表现了知人善任的品质。昵：新近；友好。

③方：道理；原则。《论语·里仁》："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④就：选择。

⑤以：同"似"。

⑥宋忠：即宋仲子。生平事迹不详，建安时期学者。《魏志·刘表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三国魏王粲《英雄记》："（刘）表乃开立学官，博求儒士，使綦毋闿、宋忠等撰《五经章句》，谓之《后定》。"王肃、尹默等皆从其受学。

⑦罹（lí 厘）：遭受。

【今译】

以前石厚和卫国公子州吁交游，他的父亲就知道他要参与谋乱；韩起和贤士田苏亲近相处，他的哥哥就知道他仁德。所以君子交友要有一定的原则，居处也要对身边的人加以选择，石碏和穆子就是这样认为的。唉！宋忠没有石碏的先见之明，到老来遭到亲子被杀之祸。现在虽然想像石碏那样大义灭亲，树立纯洁臣子的名节，还可能吗？

又

【题解】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十二月，东吴孙权将士杀蜀将关羽，将其首级呈送邺都曹操，并上书称臣。这是收到孙权降表和礼品后，身为太子的曹丕写给王朗的书信。信虽已不全，但仍能从中看出胜利者的喜悦。

书见《太平御览》卷六百二十九。

【原文】

孙权重遣使称臣[1]，奉贡明珠百筐，黄金千镒[2]，驯象二头，或牝或牡[3]，扰禽鹦鹉[4]。其他珍玩盈舟溢航，千类万品。

注释

①据《三国志·吴志·吴主传》："建安二十四年，……曹公表权为骠骑将军，假节，领荆州牧，封南昌侯。权遣校尉梁寓奉贡于汉。"重：又；特。孙权称降已不止一次，故言。

②镒（yì 益）：古代重量单位。《国语·晋语二》："黄金四十镒。"三国吴韦昭注："二十两为镒。"

③驯象：经人工驯服的大象。牝（pìn 聘）：雌性动物。牡（mǔ 母）：雄性动物。

④扰：驯服。《尚书·周官》："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扰兆民。"后世将马、牛、羊、豕、犬、鸡等驯化的动物称为"六扰"。

【今译】

孙权特别派遣使者来朝称臣，奉献的贡品有百箱珍珠，千两黄金，

驯服的大象两头，一雌一雄。还有调教好的鹦鹉和各种各样的珍奇宝玩，载满了舟船。

又

【题解】

此信残损过大，原意已不甚明了。从后两句看，大略言凡事从俗，不必强求、固执，以务实用。

书见《太平御览》卷三百五十四。

【原文】

丕白：不爱江汉之珠，而爱巴蜀之钩[1]。此言难得之贵宝，不若易有之贱物。

注释

①"不爱"二句：《吕氏春秋·重己》："人不爱昆山之玉、江汉之珠，而爱己之一苍璧小玑，有之利故也。"又《淮南子·说山训》："不爱江汉之珠，而爱己之钩。"东汉高诱注："江汉虽有美珠，不为己用，故不爱也。钩，钓钩也，可以得鱼，故爱之。"其意为讲求实用。

【今译】

曹丕告白：不爱长江、汉水产的明珠，而爱巴蜀产的钓钩。这意思是说与其去强求难以得到的宝物，不如去取容易得到好处的一般物品。

又

【题解】

这篇书信为残文，仅存四句。就四句的内容看，大略取防微杜渐，谨小慎微之意。

书见《初学记》卷二十九《兽部·鼠》《太平御览》卷九百五十一《虫豸部八·虱虮》。

【原文】

蚤虱虽细，虑于安寝[1]；鼷鼠至微，犹毁郊牛[2]。

注释

①虑：《初学记》作"困"，《全三国文》作"处"，《太平御览》作"虐"。

②鼷鼠：一种形体很小的鼠。据《尔雅》晋郭璞注，此鼠有螫毒。《春秋·成公七年》："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另《定公十五年》《哀公元年》都有鼷鼠伤害郊祭牛的事。郊牛：供祭祀用的牛。

【今译】

跳蚤和虱子虽然细小，却使睡眠时有所顾虑；鼷鼠虽然不大，也能伤害供祭祀用的牛。

与刘晔书

【题解】

刘晔，生卒年不详。字子扬，三国淮南成德（今属安徽）人。出身名族，为皇室之后。曾任曹操主簿。曹丕即位，任侍中。曹叡时任太中大夫。以明断多智著名于世。《三国志·魏志》卷十四有传。

这封书信是对刘晔帽服的评论，有明显的调侃玩笑之意。从中可以看出曹丕平易近人，不拘君臣之礼性格的一面。

书见《太平御览》卷六百八十七《服章部四·帽》。

【原文】

刘生帽裁两段[1]，制微不长[2]，有似里父之服[3]。今帽所当著[4]。

注释

①两段：《太平御览》卷六百八十七无此2字。

②制：形制、尺寸。

③里父：犹言村夫，乡下人。

④《太平御览》卷六百八十七无此5字。

【今译】

刘晔的帽子剪裁为两段，形制尺寸都稍微短了一些，有点像乡下人的服装。现在帽子应当戴……。

与诸将书

【题解】

据《三国志·魏志·文帝纪》，黄初三年（公元222年），孙权在夷陵（今湖北宜昌市东南）打败刘备的进攻。刘备开始进军吴国时，曹丕曾预言刘备不晓军事，此役必败。同年七月，蜀国大将黄权率众降魏。曹丕此书，当作于是时。书中晓喻诸将抓住有利时机，完成灭蜀大业。

书见《北堂书钞》卷一百五十。似已不全。

【原文】

刘备既孤老①，智穷势极②，正使欲以死争。则诸将军便当就穴中，捋取之尔③。

注释

①孤老：刘备自关羽、张飞等死后，蜀中已缺亲信大将，加上年纪已大（61岁），故言孤老。

②此句说智慧和力量已经到了极限。

③捋（luō罗）取：捉取；俘获。《全三国文》卷七作"将取"，盖形近致误。

【今译】

刘备已经孤独年老，智慧和力量到了极限，正是与他作拼死斗争的时候。各位将军应当深入他的巢穴，将他捉取而来。

报吴王孙权书

【题解】

孙权，参见《策孙权九锡文》。张溥题解引《三国志·魏志·文帝

纪》裴松之注引《魏书》云："权上书，说刘备友党四万余人，马二三千匹，出姊归。请往扫扑，以克捷为效。"这是对孙权来书的回答。时在黄初三年（公元222年）。

书见《魏志·文帝纪》南朝裴松之注引《魏书》。《全三国文》卷七题作《报吴主孙权》。

【原文】

昔隗嚣之弊①，祸发栒邑②；子阳之禽③，变起扞关④。将军其亢厉威武⑤，勉蹈奇功⑥，以称吾意。

注释

①隗嚣：见《又报孙权书》注⑳。弊：同"毙"。

②栒邑：古县名，在邠州（今陕西彬县）一带。《后汉书·冯异传》："诸将上陇为隗嚣所败，乃诏异军栒邑。……乘其不意，卒击鼓建旗而出。……于是北地诸豪长耿定等，悉叛隗嚣降。"

③子阳：指公孙术（？—公元36年），字子阳。东汉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人。王莽时曾为蜀郡太守，后起兵以益州（治所今成都）为根据地，称帝自立。汉光武帝刘秀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兵败被杀。禽：同"擒"。

④扞（hàn 旱）关：地名，故址在今湖北长阳县西。《后汉书·公孙述传》："东守巴郡，拒扞关之口。"

⑤亢厉：振奋。

⑥蹈：实现。

【今译】

过去隗嚣的死，其祸端是在栒邑引发的；公孙述被捉，其变故是从扞关开始的。希望将军你振奋威力，实践其功，使我称心满意。

又报孙权书

【题解】

孙权，参见《策孙权九锡文》。据《三国志·吴志·吴主传》，孙权于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杀蜀将关羽，遣返魏将于禁等回国。黄

初四年(公元223年),孙权击败刘备。这期间,魏、吴之间维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松散关系。这是曹丕送名马给孙权时,写给孙权的信。其中明显地表示了安抚之意。

书见《艺文类聚》卷九十三《兽部上·马》。《太平御览》卷八百九十四《兽部六·马二》。《全三国文》卷七题作《与孙权书》。

【原文】

前使于禁、郭及夫所遗吾纤骊马[1],本欲使禁自致之[2]。念将军倘欲速得[3],今故以付徐、奉往[4]。此二马,朕之常所自乘。甚调良善走[5],数万匹之极选者,乘之真可乐也。中国虽饶马[6],其知名绝足[7],亦时有之耳[8]。

注释

①于禁:魏将,曾随曹操征讨,多有军功,封益寿亭侯,迁左将军。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在樊城败于蜀将关羽而降。后孙权擒获关羽及其部属,于禁留居吴国。曹丕称帝,孙权称臣,遣返于禁等人,已"须发皓白,形容憔悴"(《魏志·于禁传》)。参见《于禁复官诏》。郭及夫:《魏志》无传,不详。《艺文类聚》卷九十三作"郭及士",《太平御览》卷八百九十四作"王敦","王"字前有"及"字,"敦"字后有"去时"二字。遗(wěi尾):赠送。纤骊马:亦作"纤离马",古良马名。《荀子·性恶》:"骅骝、骥骥、纤离、绿耳,皆古之良马也。"

②自致:自己送去。据《魏志·于禁传》,于禁返魏后,"拜为安远将军,欲遣使吴",值于禁病死,遂罢。

③倘:如果;万一。

④徐:徐盛。奉:丁奉。按两人皆为东吴将领。因马有两匹,故使两人骑去,以求快速。

⑤调良:调教驯良。

⑥饶:富裕;多。

⑦绝足:天下绝大的快足,指马良好。

⑧此句"时"字前疑脱"不"字。

【今译】

前次派于禁、郭及夫给你送去我骑用的纤骊马。本来想让于禁亲自送交,因考虑到万一将军想快点得到,便交给徐盛、丁奉骑去。这两

匹马，是我平时骑乘的，很是驯良善走。是从几万匹马中精心挑选出来的，骑上它们真是快乐的事情。中国虽盛产名马，但知名卓绝的好马，也只是偶而才有的啊！

又

【题解】

张溥题解引《三国志·吴志·吴主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吴历》云："权以使聘魏，具上破备获印绶及首级所得土地，并表将吏功勤，宜加爵赏。文帝报使致鼲子裘，明光铠，騑马，又以素书所作《典论》及诗赋与权。诏答之。"

据《三国志·吴志·吴主传》，黄初三年（公元222年），"蜀军分据险地，前后五十余营，（陆）逊随轻重以兵应拒，自正月至闰月，大破之，临阵所斩及投兵降首数万人。刘备奔走，仅以身免。"孙权遣使向曹丕报捷，曹丕作诏答之。

诏见《吴志·吴主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魏略》载诏答曰。《全三国文》卷五题作《诏答吴王》。原本列入"书"类，殊不可解。

【原文】

老虏边窟[1]，越险深入，旷日持久。内迫罢弊[2]，外困智力。故见身于鸡头[3]，分兵拟西陵[4]，其计不过谓可转足前迹以摇动江东[5]。根未著地，摧折其支[6]。虽未刳备五脏[7]，使身首分离，其所降诛，亦足使虏部众凶惧[8]。昔吴汉先烧荆门[9]，后发夷陵[10]，而子阳无所逃其死[11]；来歙始袭略阳[12]，文叔喜之[13]，而知隗器无所施其巧[14]。今讨此虏，正似其事。将军勉建方略[15]，务全独克。

注释

①老虏边窟：刘备时年已61岁，其国又在西边，故言。虏：对敌方轻蔑的称呼。窟：洞穴。

②罢（pí皮）弊：同"疲敝"，疲困虚弱。

③鸡头：山名。清卢弼《三国志集解》卷四十七引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七十七，鸡头山在荆门州（按今湖北荆门）北六十里最高（处），谚云：'鸡头马仰，

去天一丈。'"

④西陵：古县名，原称夷陵，孙权黄武元年（公元222年）改。在今湖北宜昌市东南。《三国志·吴志·陆逊传》："（刘）备从巫峡、建平连围至夷陵界，立数十屯。"

⑤转足前迹：犹言重蹈旧路，故伎重演。足：原本作"是"，今据《魏志·吴主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魏略》改。

⑥支：同"枝"，羽翼。《三国志·吴志·陆逊传》："（陆逊）通率诸军同时俱攻，斩张南、冯习及胡王沙摩柯等，破其四十余营。"

⑦刳（kū 枯）：破取。

⑧凶惧：恐惧。

⑨吴汉（？—公元44年）：字子颜，东汉南阳宛县（今河南南阳）人。东汉光武帝刘秀部将，因军功拜大司马，封舞阳侯。据《后汉书·吴汉传》，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春，在讨伐公孙述（子阳）的战斗中，其部属先破荆门，他则留守夷陵，第二年大破公孙述于鱼涪津。

⑩夷陵：见前注④。

⑪子阳：即公孙述。参见《又报孙权书》注③。

⑫来歙（xī 细）（？—公元35年）：字君叔，东汉南阳新野（今河南新野）人。东汉光武帝亲属，任中郎将。据《后汉书·来歙传》，建武八年（公元32年），来歙进袭略阳（今甘肃天水东北），并与士兵固守。隗嚣聚精兵于城外，长期攻打不下，待兵疲力尽时，刘秀率大军围剿，隗嚣损失严重。

⑬文叔：东汉光武帝刘秀字。据《后汉书·来歙传》："于是置酒高会，劳赐翕，班坐绝席，在诸将之右。"

⑭隗嚣：见《又报孙权书》注①。

⑮方略：方针策略。

【今译】

刘备老贼，地处边远的洞穴，而冒险深入中原。旷日持久，内部因疲困虚弱而窘迫，外部因缺乏智慧力量而困挠。所以虽在鸡头山一带出现，暗地却分兵袭击西陵。他的计划不过是故伎重演，以使江东人心动摇。但是立足未稳，枝叶羽翼却被摧毁。虽然没有把刘备剖腹挖心，使他身首异处，就投降和被诛杀的数字看，亦足以使他的部属恐惧。以前吴汉先烧毁荆门，然后从夷陵发起进攻，使公孙述难逃一死；来歙一开始攻打略阳，刘秀就感到高兴，知道隗嚣无计可施。现在讨伐刘备这个敌人，情况正好相似。希望将军勉力而为，制定好方针策

略，务必全歼取胜。

又报孙权书

【题解】

孙权，参见《策孙权九锡文》。张溥题解引《三国志·吴志·吴主传》云："权外托事魏，而诚心不款。魏遣侍中辛毗、尚书桓阶往与盟誓，并徵任子登，辞让不受。魏乃命曹休等数道攻吴。时扬、越蛮夷多未平复，内难未弭。权卑辞上书，求自解厉，若必不见置，当奉还土地，寄命交州，帝报之。"

由于曹丕书信中措词严厉，软硬兼施，孙权心存疑忌，临江拒守。双方均有损失。自是以后，魏、吴虽互有往来，但关系已经疏远。

书见《三国志·吴志·吴主传》黄武元年（公元222年）载。《全三国文》卷七题作《又报吴主孙权》。

【原文】

君生于扰攘之际①，本有纵横之志②，降身奉国③，以享兹祚④。自君策名已来⑤，贡献盈路⑥；讨备之功⑦，国朝仰成。埋而掘之⑧，古人之所耻。朕之与君⑨，大义已定，岂乐劳师远临江汉？廊庙之议⑩，王者所不得专。三公上君过失⑪，皆有本末。朕以不明，虽有曾母投杼之疑⑫，犹冀言者不信⑬，以为国福。故先遣使者犒劳，又遣尚书、侍中践修前言⑭，以定任子⑮。君遂设辞⑯，不欲使进，议者怪之。又前都尉浩周⑰，劝君遣子，乃实朝臣交谋⑱。以此卜君⑲，君果有辞。外引隗嚣遣子不终⑳，内喻窦融守忠而已㉑。世殊时异，人各有心。浩周之还，口指陈麾㉒，益令议者发明众嫌㉓。终始之本，无所据仗㉔，故遂俛仰从群臣议㉕。今省上事，款诚至深。心用慨然，悽怆动容。即日下诏，敕诸军但深沟高垒，不得妄进。若君必效忠节，以解疑义，登身朝到㉖，夕召兵还。此言之诚，有如大江。

注释

①扰攘：指汉末天下大乱。

②纵横：南北为纵，东西为横。后引申为经营天下。

③降身奉国：降低身份，奉还国家。指《题解》中孙权所说奉还土地，寄命交州事。

④祚（zuò 作）：福。

⑤策名：出仕从政。《左传·僖公二十三年》："策名委质，贰乃辟也。"晋杜预《集解》："名书于所臣之策，屈膝而君事之，则不可以贰。"作用是表示君臣隶属关系。此处指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曹丕称帝后，孙权称藩臣。十一月，曹丕策名孙权，封为吴王。事见《三国志·吴志·吴主传》。

⑥此句说贡献的礼品极多。

⑦讨备之功：指孙权黄武元年（公元222年）吴将陆逊破蜀五十余营，刘备败走白帝城。

⑧埋而掘之：《国语·吴语》："夫谚曰：'狐埋之而搰之'，是以无成功。"狐狸生性多疑，把东西埋好后，不放心，很快又掘发出来。后用来比喻人游疑不决。搰（hú 湖）：发掘。

⑨朕（zhèn 阵）：秦以前为一般人自称之词，秦始皇称帝后，作为皇帝的自称。东汉蔡邕《独断》卷上："朕，我也。古者尊卑共之，贵贱不嫌。……至秦天子独以为称，汉因而不改也。"

⑩廊庙：古代宫殿的长廊和太庙，都是帝王和朝臣议论国事的地方，后世遂以廊庙之议为朝廷的决议。

⑪三公：封建社会中朝臣地位最高者。《尚书·周官》："立太师、太傅、太保，兹惟三公。"西汉时改以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为三公，亦称三司。魏三公奏议孙权罪十五条，见《吴志·吴主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魏略》。

⑫曾母：据《战国策·秦策二》载，费国有一个和曾子同族同名的人杀了人，有人来告诉曾母，说曾子杀了人。前两次曾母都不相信，后来又有人来说曾子杀了人，曾母害怕了，把正在织布的杼子丢在地上，翻墙逃走了。这个故事比喻流言可畏，不相信的也可能相信。

⑬冀：希望。言者：议论的人。不信：不实。

⑭践修：实现；完成。此句意见《题解》。尚书、侍中：参见《题解》。

⑮任子：古代两国交兵，一方为取得另一方的信任，派出自己的亲子作人质。孙权曾答应派其子孙登作人质，但一直没有兑现。《晋书·宗室传》："时孙权称藩，请送任子。"

⑯设辞：假设托辞；借口。

⑰浩周：《三国志》无传，生平事迹不详。《吴志·吴主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魏略》说浩周字孔异，建安中官至徐州刺史，后领护于禁军。于禁为关羽所败，浩周被擒。后东吴杀关羽，浩周留在东吴。曹丕即位后，孙权派浩周为使臣出使

魏国。浩周曾劝孙权送孙登为人质。孙权佯为答应，但终不实行。

⑱实：落实。

⑲卜：估量；观察。

⑳隗嚣（？—公元33年）：字季孟，西汉末天水成纪（今甘肃秦安）人。被当地豪强拥立起事，先依刘玄，后自称西州上将军。与光武帝刘秀争天下时，曾留子隗恂为人质。事败，恂被杀，他亦忧愤而死。事见《后汉书·隗嚣传》。不终：没有结果。

㉑窦融（公元前16—公元62年）：字周公，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人。王莽时为波水将军，后事刘玄。刘玄败，割据河西，转归刘秀。因灭隗嚣有功，封安丰侯，位至大司马。窦融行河西大将军事时，曾与五郡太守共砥砺兵马，上疏刘秀，请示决定攻击隗嚣的时期，以表忠心，深得刘秀嘉许。事见《后汉书·窦融传》。

㉒口指陈麾：口中陈说，手指比划。据《吴志·吴主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魏略》，浩周曾在曹丕面前慷慨陈词，以满门百口担保孙权归顺。麾（huī 挥）：同"挥"。

㉓发明众嫌：使众人平时的嫌疑得以表现证实。

㉔据仗：依据、凭仗。

㉕俛仰：从便应付、答允。俛：同"俯"。

㉖登：指孙权之子孙登，当时已立为太子。

【今译】

你生长在动乱的时代，本来就有经营天下的志向。现在却打算降低身份，把国土奉献出来，想借以安居享福。自从你接受安抚，封为吴王后，每年进贡的礼品，塞满了道路。前次征讨刘备，全国都敬仰你的成功。你不能像狐狸那样，把埋好的东西又挖出来，做那种善变多疑，连古人都认为不光彩的事情。我和你的君臣关系，名义上已经确定，难道你还喜欢劳师动众远临江汉征讨吗？朝廷作出的决定，即使君主也不能专断改变。朝中三公大臣上奏你的过失，从头到尾都有根有据。我虽然不十分清楚，有曾母丢下机杼那样的顾虑，仍希望别人的议论不确实，以使国家幸福。所以派遣使者对你犒劳，又派尚书桓阶、侍中辛毗去兑现你以前许下的诺言，确定你送儿子来作人质的事。可是你却想方设法寻找借口，不想让使者进发。朝中都以此为怪事加以议论。前次都尉浩周劝你派遣儿子来，以落实朝臣的议论，并以此对你观察。你却有借口，外引隗嚣派遣儿子没有好结果为理由，内又借

窦融守节效忠比喻自己。可是时代变了，时间不同，人的心亦不一样。浩周来时，口说手挥，更加让议论的人把担心表现出来。我对事情的开始终结没有根据弄清，只好姑且顺从群臣的议论。如今看了你信中的话，觉得你仍是诚恳的。心中感慨，以至悽怆动容。便在今天发布诏令，命令各路大军只准挖沟筑垒，不得轻举妄动。如果你真的能效忠守节，以缓解朝中对你的疑虑，孙登早上到来，晚上我便召回兵马。我说的话至诚至深，就像长江一样。

与孟达书

【题解】

孟达，参见《向化手令》篇题解。

张溥题解节引《三国志·魏志·明帝纪》南朝宋裴松之注引《魏略》云："延康元年（按即公元220年），达率部曲四千余家归魏。时文帝初即位，既宿知有达，闻其来甚悦，遂（原本作逆）与达书。达至，拜散骑常侍，领新城太守，后反诛。"书中例举历史上众多弃暗投明的故实，对孟达的归降加以肯定和嘉许，并对其初来乍到的行程和进见作了部署安排。

书见《三国志·魏志·明帝纪》南朝宋裴松之注引《魏略》。原为两段，张溥分为二篇。但前后文意一致，疑本为一篇。

【原文】

近日有命，未足达旨[1]。何者？昔伊摯背商而归周[2]，百里去虞而入秦[3]，乐毅感鸱夷以蝉蜕[4]，王遵识逆顺以去就[5]，皆审兴废之符效[6]，知成败之必然。故丹青画其形容[7]，良史载其功勋[8]。闻卿姿度纯茂[9]，器量优绝[10]，当骋能明时[11]，收名传记[12]。今者翻然濯鳞清流[13]，甚相嘉乐。虚心西望[14]，依依若旧。下笔属词，欢心从之[15]。昔虞卿入赵，再见取相[16]；陈平就汉，一觐参乘[17]。孤今与卿，情过于往，故致所御马物以昭忠爱[18]。

注释

①有命：有使命，指孟达降魏事。达旨：回达旨意，指回信。

②伊挚：商代初年名相，一名尹（尹为官名），称伊尹。挚为其名。奴隶出身，作为商汤妻子的陪嫁而为汤臣。善烹饪，曾帮助商汤灭亡夏桀。事见《史记·商本纪》。伊挚"背商而归"的事，史既无载记，且与史实不合。清卢弼《三国志集解》卷三认为"应作'伊挚背夏而归商'，各本皆误"。译文据改。

③百里：指百里奚。本为春秋时虞国大夫，虞亡后成为晋国的俘虏，作为奴隶陪嫁到秦国。后又出走楚国，被楚人拘囚。最终成为秦穆公建立霸业的有力谋臣。事见《史记·秦本纪》。

④乐毅：战国时燕国名将，受燕昭王信任，曾一举攻下齐国七十余座城池。燕惠王时，被人用反间计暗害，出奔赵国。鸱（chī 痴）夷：用皮革做的形似鸱（鹰的一种）的皮囊。春秋时伍子胥被吴王夫差赐死，装入这种皮囊沉入江中。乐毅在赵国时，曾致书惠王，说"昔者伍子胥听乎阖闾，故吴王远迹至于郢；夫差弗是也，赐之鸱夷而浮之江"。事见《战国策·燕策二》。

⑤王遵：生卒年不详。西汉末年隗嚣的部属，任大将军。据《后汉书·隗嚣传》："遵字子春，霸陵（今陕西西安市东北）人也。父为上郡太守。遵少豪侠，有才辩。虽与嚣举兵，而常有归汉意。……又数劝嚣遣子入侍，前后辞谏切甚。嚣不从，故去焉。"逆顺：逆境和顺境，引申为叛逆和顺从。去就：犹言选择。

⑥符效：亦作符应、瑞应，即吉祥效应。古人把天赐的祥瑞和人事的际遇联系在一起的一种观念，并垂范后世。

⑦丹青：图画。古代封建朝廷把有功之臣的形象图画下来，供瞻仰纪念。

⑧良史：指史书，载籍。

⑨姿度：姿容气度。纯茂：清纯丰满。《蜀志·刘封传》："魏文帝善（孟）达之姿才容观，以为散骑常侍，建武将军，封平阳侯。"又《魏志·明帝纪》南朝宋裴松之注引《魏略》，说孟达到魏国后，"进见闲雅，才辩过人，众莫不属目"。

⑩器量：本指器物的容量，引申为人的才器度量。

⑪此句说在盛明的地方施展才能。

⑫此句说在史书里记载姓名，留芳百世。

⑬翻然：形容态度坚决果断，如鱼在水中翻转身体。此句用鱼在水中的自由活动，形容孟达到魏后的生活。

⑭虚心：诚心。西望：当时孟达还在西蜀，故言。

⑮从：随着。

⑯虞卿：亦作虞庆或吴庆。战国时游说之士，主张以赵为主，合纵以抗秦。受赵孝成王看重，任为上卿，佩相印，时称虞卿。事见《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

⑰陈平（？—公元前178年）：秦末汉初阳武（今河南原阳东南）人，陈胜起义

时为魏王咎太仆，后随项羽入关任都尉。最后投奔汉高祖刘邦，屡建功勋，封曲逆侯。参乘：同坐一车，表示礼遇隆重。《汉书·陈平传》："平遂至修武降汉。……是日拜平为都尉，使参乘，典护军。"

⑱昭：表明。

【今译】

近日有使命去，不能充分表达旨意。为什么呢？过去伊尹背离商（夏）朝归顺周（商）朝，百里奚离开虞国进入秦国。乐毅有感于皮囊装尸的教训，从燕国脱身到赵国；汉代的王遵明白得失进退的选择，都是审视了兴盛衰亡的应验，知道成功失败的道理。因此丹青画下了他们的相貌，史籍记载了他们的功勋。听说你姿容气概出众，才器度量超群，应当在盛世施展才能，在史册上留下美名。现在你毅然地愿意像鱼一样在清水中自由生活，我很是嘉许快乐。诚心地向西边眺望，依依不舍地如对老朋友一样。提笔给你写信，欢欣的心情也随之而来。以前虞卿进入赵国，很快就取得相位；陈平归顺汉朝，一见面就和皇帝同乘一辆车。我和你的感情，超过古代的这些人。所以先让人送去御用的马匹，以表明对你的敬重爱戴。

又与孟达书

【题解】

本篇与前篇《三国志·魏志·明帝纪》南朝宋裴松之注引《魏略》，贯于一题之下，张溥分为两篇。然读其文意一气相连，或本为一篇。

【原文】

今者海内清定，万里一统。三垂无边尘之警①，中夏无狗吠之虞②。以是弛网阔禁③，与世无疑。保官空虚，初无资任④。卿来相就，当明孤意，慎勿令家人缤纷道路⑤，以亲骇疏也⑥。若卿欲来相见，当先安部曲⑦，有所保固⑧，然后徐徐轻骑来东⑨。

注释

①三垂：垂同"陲"，边陲。三垂即三边。汉代以幽州、并州、凉州地处西北边疆，称三边。《后汉书·鲜卑传》："灵帝立，幽、并、凉三州，缘边诸郡无岁不被鲜卑寇抄，杀略不可胜数。"尘：战尘；战争。

②中夏：中原；华夏。虞：担忧。

③弛网：松弛法网。阔禁：宽松禁令。此指社会和平安宁。

④保官：即保宫，汉代囚禁大臣的处所，原称居室。《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劾灌夫骂坐不敬，系居室。"武帝时改名保宫。《汉书·苏武传》："加以老母系保宫。"清卢弼《三国志集解》卷三引清李慈铭说"保官当作保宫。《汉书·百官公卿表》少府属官有居室，武帝更为保宫"。空虚：指没有将大臣囚禁于保宫之事。初：一开始就。资任：资当作"质"。《三国志集解》卷三引陈景云说"资当作质。魏制凡镇守部曲将及外州长吏并纳质任，有家口者应从坐者收系保宫"。按曹丕之言在于安抚孟达，使之放心而来。

⑤缤纷道路：道路上到处都是人，指没有约束，任意行动。

⑥骇：惊骇骚扰。

⑦部曲：汉代大将军营有五部，部下有曲。详《后汉书·百官志一》。此指孟达的部队。

⑧保固：保护固守，指约束。《荀子·富国》："境内之聚也保固，视可。"

⑨来东：魏都洛阳在西蜀之东，故言。

【今译】

现在国家清平安定，万里江山得到统一。西北三边没有战争的警报，中原亦没有鸡飞狗跳的担扰。法网松弛禁令宽解，整个社会没有尔虞我诈。一开始就没有设置囚室，让大臣的家属充作人质。你如果愿意来相就，应当明白我的用心。请慎重地关照手下的人不要在道路上阻塞骚扰，不要让你身边的人侵犯别的人。如果你想要来见我，且先安顿好部队，有所管制约束，然后再慢慢到洛阳来。

报吴王孙权书

【题解】

孙权，参见《策孙权九锡文》。这是答复孙权进贡礼品的书信，时间和《又报孙权书》差不多，而文已不全。

书见《太平御览》卷七百七十《舟部三·叙舟下》"魏文与孙权书曰"。《全三国文》卷七题作《与孙权书》。

【原文】

知已选择见船[1]，最大樟材者六艘[2]，受五百石[3]。从沔水送付樊口[4]。

江释

①选择：原本作"送择"，今据《太平御览》卷七百七十改。见船：即舰船。船：《太平御览》卷七百七十作"舡"。

②樟：广泛生长于长江以南的一种树材，俗称香樟。木质坚硬细致，是打造器物的上好材料。

③受：承受。此句"百"字后，《太平御览》卷七百七十有"里"字。石（shí实）：古代重量单位，一百二十斤为一石。今读为石（dàn旦）。

④沔（miǎn免）水：源出陕西。此处指其进入湖北襄阳至夏口入长江的一段水流。樊口：在今湖北鄂城县西北，为樊港入长江的口岸。

【今译】

知悉已选择载有最大樟材的舰船六艘，承受五百石的重量，经沔水送至樊口。

又

【题解】

参见《又报孙权书》。这也是曹丕为表示安抚而采取的亲善措施之一。

书见《太平御览》卷一百五十七，卷九百三十八。皆为残句。张溥所辑，亦不完全。今据《全三国文》卷七补。

【原文】

今因赵咨致文马一匹[1]，白鼲子裘一领[2]，［石蜜五斛[3]，鲼鱼千枚[4]。］

注释

①赵咨：生平事迹不详，据《魏志·司马朗传》："朗知（董）卓必亡，……举宗东到黎阳，……惟同县赵咨，将家属俱与朗往焉。……初朗所与俱徙赵咨，官至太常，为世好士。"南朝宋裴松之注："咨字君初。子丰字子仲，晋骠骑将军，封东平陵公。并见《百官志》。"另参见《魏志·满宠传》。文马：毛色有文采的马，因其少见，所以名贵。

②鼲（hún 浑）：一种穴居鼠，毛皮一般为黄色，可制裘。白鼲因少见，其皮毛更珍贵。

③原本无此4字，今据《全三国文》卷七补。石蜜：用甘蔗提炼的糖，成块的称石蜜。斛（hú 湖）：古代量器，十斗为一斛。

④原本无此4字，今据《全三国文》卷七补。鳆鱼：即鲍鱼，亦称石决明。海生软体动物。

【今译】

现在派赵咨送上文马一匹，白鼲子皮裘一领。［石蜜糖五十斗，鲍鱼千条。］

送剑书

【题解】

清严可均《全三国文》所辑曹丕文章辞赋，皆有出处，惟此篇缺。其作意和时间皆不可考。从《典论·自叙》和《剑铭》等文章看，曹丕一生和剑的关系至为密切，此书为曹丕所作，亦非不可能。但书中自称"仆"，又与其身份和别的书信不类。今系此，以待考。

【原文】

仆有剑一枚，明珠标首①，蓝玉饰靶②。用给左右③，以扫妖氛④。

注释

①标首：用明珠嵌于剑把的首端。

②靶：同"把"，剑柄。

③用：送。一本作"因"。

④妖氛:灾害;祸患。

【今译】

我有一把宝剑,用明珠镶嵌在剑柄的首端,用蓝玉装饰剑柄。赠送给左右的人,用它来扫除祸乱。

序

典论自序

【题解】

《三国志·魏志·文帝纪》南朝宋裴松之注引《魏书》:"帝初在东宫,……论撰所著《典论》,诗赋,盖百余篇。"清严可均《全三国文》卷三十卞兰(曹丕母卞太后弟子)《赞述太子赋》:"伏惟太子研精典籍,留意篇章。……窃见所作《典论》及诸赋颂,逸句烂然,沉思泉涌,华藻云浮。"可知《典论》的写作,是在作太子期间。《典论》一书的内容,唐吕向说:"文帝《典论》二十篇,兼论古者经典文事。"(《六臣注文选》)。《隋书·经籍志三·儒家类·子部》载"《典论》五卷,魏文帝撰"。新、旧《唐书·艺文志》同。据《三国志·魏志·三少帝纪》裴松之注引《搜神记》(按见今本卷十三),《典论》在魏明帝时曾刻石。"及明帝立,诏三公曰:先帝昔著《典论》,不朽之格言。其刊石于庙门之外及太学,与石经并,以承示来世。"裴松之注说:"臣松之昔从征西至洛阳,历观旧物,见《典论》在太学者尚存,而庙门外无之。问诸长老,云晋初禅,即用魏庙,移此石于太学,非两处立也。窃谓此言为不然。"《太平御览》卷五百八十八引戴延之《西征记》说:"《典论》六碑,四存二败。"另《隋书·经籍志一·儒家类·经部》载"一字石经《典论》一卷"。曹丕生前,曾"以素书所著《典论》及诗赋饷孙权,又以纸写一通与张昭"(《魏志》本传裴松之注引胡冲《吴历》)。都可见《典论》曾受到重视。唐时石本已亡佚,宋时写本亦亡佚。除《文选》卷五十二《论文》和《魏志》本传裴松之注所引《自序》较完整外,今天能见到的《典论》佚文,都散见在各种类书中,大多支离破碎,已非全豹。清人孙冯翼、黄爽虽有辑本,但时有错漏。清严可均《全三国文》曾在此基础上,"覆核各本,写出数十百事。有篇名者十三,聚其重复,会其离散,依《意林》次第之,定为一卷"。

本篇《自序》,是一篇自传体性质的文章,叙述了作者生平乱、长平

军的经历。特别是记叙了他为适应动乱和战争的需要，刻苦学习骑马、射箭、击剑，增强体质、技能的情况，充分体现了他“文武之道，各随时而用”的实用观点和务实的态度。文中不少生动细致的描写，表现了作者杰出的写作才能。

序见《三国志·魏志·文帝纪》南朝宋裴松之注引，《太平御览》卷九十三《皇王部十八·文皇帝》。

【原文】

初平之元[1]，董卓杀主鸩后[2]，荡覆王室。是时海内既困中平之政[3]，兼恶卓之凶逆，家家思乱，人人自危。山东牧守[4]，咸以《春秋》之义“卫人讨州吁于濮[5]”，言人人皆得讨贼，于是大兴义兵。名豪大侠，富室强族，飘扬云会[6]，万里相赴。兖、豫之师战于荥阳，河内之甲军于孟津[7]。卓遂迁大驾，西都长安[8]。而山东大者连郡国[9]，中者婴城邑[10]，小者聚阡陌[11]，以还相吞并[12]。会黄巾盛于海、岱[13]，山寇暴于并、冀[14]，乘胜转攻，席卷而南。乡邑望烟而奔[15]，城郭睹尘而溃。百姓死亡，骨暴如莽[16]。

注释

①初平：汉献帝年号，初平元年即公元190年。

②董卓（？—公元192年）：汉末军阀。东汉陇西临洮（今甘肃岷县）人。年轻时游历羌中，与豪强为伍。桓帝末年，随张奂征并州（今属山西），后任并州牧。中平元年（公元184年），为大将军何进密召入京，谋诛太监。遂引兵入朝，专揽大权，自为相国，废少帝，立献帝。袁绍、孙坚等起兵讨伐，他挟持献帝迁都长安，临行时焚烧洛阳宫室。自此天下大乱。后为王允、吕布所杀。杀主：董卓于中平六年（公元189年）灵帝死后，立少帝刘辩为帝。第二年又废为弘农王，然后杀之，改立刘协为帝，是为汉献帝。鸩后：董卓杀害少帝后，又用药毒死何皇后。鸩（zhèn 阵），用药毒杀。

③中平：汉灵帝刘宏年号（公元184年—189年）。其在位期间，信用宦官，兴党锢之祸，公开标价卖官，增加赋税，大建宫室。政治腐败，天下动乱。

④山东：指崤山或华山以东的地方，又称关东。战国时为秦国的东部地带，此指中原地区。牧守：封建社会州郡的政治首领。州长为牧，郡长为守。曹操《蒿里行》：“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魏志·武帝纪》：“初平元年春正月，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伷、兖州刺史刘岱、河内太守王匡、勃海太守袁绍、陈

留太守张邈、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同时俱起兵，众各数万，推绍为谋主。"

⑤春秋之义：指"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孟子·滕文公下》："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州吁：春秋时卫庄公幼子，得宠爱，骄横无忌。庄公死，其兄公子完立，即桓公。州吁杀兄篡国，后被卫国卿大夫石碏除掉。《春秋·隐公四年》："卫人讨州吁于濮。"濮：地名，即濮莅，卫地。今属山东。

⑥云会：如云霞般地会集，比喻多而盛大，贾谊《过秦论》："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会（一本作"集"）而响应。"

⑦荥阳：今河南荥阳县西北。河内：古代以黄河以北为河内，以外为河外。此指河南、河北一带。孟津：参见《孟津作》诗注。曹操《蒿里行》："初期会孟津，乃心在咸阳。"

⑧西都长安：东汉首都在洛阳，董卓于初平元年（公元190年）二月，"闻兵起，乃徙天子都长安。卓留屯洛阳，遂焚宫室"（《魏志·武帝纪》）。

⑨《后汉书·孝献帝纪》："初平元年春正月，山东州郡起兵以讨董卓。"连：连接；会合。

⑩嬰：同缨。联结；联合。

⑪阡陌：本指田界间的小路，此指县、乡。

⑫还相吞并：互相吞并。曹操《蒿里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并：《魏志》作"灭"。

⑬黄巾：黄巾军。《后汉书·孝灵帝纪》："中平元年春正月，钜鹿人张角自称'黄天'，其部有三十六万，皆著黄巾，同日反叛。"这是以太平道首领张角及其弟张梁为首的农民起义军。军中人皆以黄巾裹头，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为口号。历时二十多年。海、岱：在山东境内。《尚书·禹贡》："海、岱属青州。"岱：原本作"岳"，今据《魏志》改。

⑭山寇：指黑山军。《后汉书·孝灵帝纪》："（中平二年二月）黑山贼张牛角等十余辈并起，所在寇钞。"《魏志·武帝纪》："黑山贼于毒、白绕、眭固等十余万众略魏郡、东郡。"并、冀：今山西、河北一带。

⑮烟：和下句"尘"连用指战火。

⑯骨暴：即暴露白骨。莽：草莽；草丛。曹操《蒿里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蔡琰《悲愤诗》："白骨不知谁，纵横莫覆盖。"王粲《七哀诗》："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

【今译】

初平元年，董卓杀害了少帝刘辩，又毒死了何皇后，扫荡倾覆了汉家王朝。那时候，天下因汉灵帝中平年间以来的腐败政治困扰，再加

上董卓的凶残和图谋不轨，真是家家想着动乱，人人感到危机。中原地区的官员，都以《春秋》“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的大义，像卫国人在濮地讨伐杀君夺权的州吁一样，发誓说大家都应该讨伐董卓这个奸贼。于是大兴仁义之兵。当时有名望的英豪大侠，富家贵族，意气风发，风聚云会，从万里奔赴而来。中原地区的军队在荥阳大战，会师于孟津。董卓胁迫汉献帝的车驾，从洛阳迁都长安。中原地区的诸侯，力量大的拥有郡国，中间的也城邑相连。即使力量小的，也聚集在县乡。互相窥视着，想要吞灭对方。加上黄巾军在山东频繁活动，黑山军横行于山西、河北。乘着胜利转为反攻，势力发展到南方一带。乡村的百姓看见战火烽烟就逃亡，城市的居民一见军队扬起的尘土就溃退。老百姓死亡无数，白骨暴露在荒郊野外，如同丛生的杂草一样。

【原文】

余时年五岁，上以世方扰乱[1]，教余学射。六岁而知射；又教余骑马，八岁而知骑射矣[2]。以时之多故，每征，余尝从。建安初[3]，上南征荆州[4]，至宛，张绣降[5]。旬日而反。亡兄孝廉子修、从兄安民遇害[6]。时余年十岁，乘马得脱。夫文武之道，各随时而用。生于中平之季[7]，长于戎旅之间，是以少好弓马，于今不衰。逐禽辄十里，驰射常百步。日多体健，心每不厌。建安十年，始定冀州[8]。涉貊贡良弓[9]，燕代献名马[10]。时岁之暮春，句芒司节[11]，和风扇物。弓燥手柔[12]，草浅兽肥。与族兄子丹猎于邺西[13]。终日，手获獐鹿九，雉兔三十[14]。

注释

①上：指曹操。方：正值。

②知：《魏志》作“能”。

③建安：汉献帝刘协年号，始于公元196年，止于公元220年，共25年。

④南征荆州：《魏志·武帝纪》：“张济自关中走南阳。济死，其子绣领其众。（建安）二年春正月，公到宛。”

⑤张绣：生卒年不详，东汉武威（今属甘肃）人。其从父张济为董卓部属。董、张死后，他依附刘表，驻军宛城（今湖北荆门县南）。袁绍想联合他对付曹操，他没有答应。于建安二年投降曹操。后因曹操侮辱张济的妻子，他不满，并于同年反叛。事见《魏志·武帝纪》。

⑥亡兄：《魏志·武帝纪》：“张绣降，既而悔之，复反。公与战，军败，为流矢

所中。长子昂(字子修)、弟子安民遇害。"南朝宋裴松之注引《魏书》:"公所乘马名绝影,为流矢所中,伤颊及足,并中公右臂。"又引《世语》:"(曹)昂不能骑,进马于公。公故免,而昂遇害。"

⑦季:末世;末年。曹丕生于中平四年(公元187年),两年后灵帝死,少帝立,改元初平,故言。

⑧《魏志·武帝纪》:"(建安)十年(公元205年)春正月,攻(袁)谭,破之,斩谭,诛其妻子。冀州平。"

⑨涉貊(huì mò 会末):古代北方少族民族,依涉水而居,在今辽宁凤城以东一带生活。《魏志·东夷传》:"涉南与辰韩,北与高句丽、沃沮接,东穷大海。今朝鲜之东皆其地也,户二万。"

⑩燕代:指河北北部和山西一带,古时以出产名马闻世。马:原本作"焉",《魏志》作"马",章经济堂本已据改。

⑪句芒:古代传说中的木神。《山海经·海外东经》:"东方句芒,鸟身人面,乘两龙。"因春天是花草树木茂盛的季节,句芒又作司春之神。《礼记·月令》:"孟春之月,……其神句芒。"司节:掌管季节。

⑫手柔:原本作"手摇",《魏志》作"手柔",章经济堂本已据改。

⑬子丹:曹丕堂兄曹真字。参见《游猎》诗注。

⑭参见《游猎》诗注。

【今译】

我当时只有五岁,父亲因正是扰攘动乱之时,便教导我学习射箭,六岁时我便学会了;又教我骑马,到八岁时,骑马射箭都熟练了。因为当时战争不断,常有变故,每次征战,我都随军而行。建安初年,父亲南征荆州到宛城,张绣投降,不久又反叛。我的兄长孝廉曹昂、族兄曹安民都死在乱军之中。那时我年仅十岁,因会骑马而得以逃脱。大凡文和武的道理,在于能随时发挥作用。我出生在中平末年,长大在战争戎马之间,从小就喜欢弯弓骑马,到今天兴趣都没有减弱。追逐飞禽常在十里之外,在马上射击也常在百步左右。时间长了,身体也逐渐强健,但还总觉得不满足。建安十年,平定河北袁谭后,东方的涉貊献良弓,北方的部族贡名马。那年的暮春,正是句芒之神让树木花草茂盛的季节。和风吹动,万物生长;弓弦干燥,手臂柔健;春草初生,野兽体肥。我和族兄曹子丹一起,在邺城西郊打猎。从早到晚,亲手猎获了獐鹿九头,雉兔三十只。

【原文】

后军南征次曲蠡[1]，尚书令荀彧使犒军[2]。见余，谈论之末，彧言："闻君善左右射，此实难能。"余言："执事未睹夫项发口纵[3]，俯马蹄而仰月支也[4]。"彧喜笑曰："乃尔[5]！"余曰："埒有常径，的有常所[6]。虽每发辄中，非至妙也。若驰平原，赴丰草，要狡兽[7]，截轻禽。使弓不虚弯，所中必洞[8]，斯则妙矣！"时军祭酒张京在坐[9]，顾彧拊手曰："善！"

注释

①次：停留。曲蠡：据清卢弼《三国志集解》卷二《文纪·延康元年》"丙午行至曲蠡"句注，在今河南临颍。参见本书《前言》。

②荀彧（yù 玉）：字文若（公元163—212年），颍川颍阳（今河南许昌）人。先为袁绍谋士，后归曹操，任司马，尚书令，曾一度受曹操信任。后因反对曹操进位魏公，忧郁而死。《魏志·荀彧传》："（建安）十七年，……公会征孙权，表请彧劳军于谯。"南朝宋裴松之注引《献帝春秋》："及赍玺书犒军，饮飨礼毕，彧留请间。"荀彧死于问年劳军后。《后汉书》本传谓其饮药自杀。

③项发口纵：箭矢贴近颈项或口边用内气射出。

④马蹄、月支：都是古代练习射击的靶帖。曹植《白马篇》："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文选》卷二十七唐李善注引三国魏邯郸淳《艺经》："马射，左边为月支三枚，马蹄二枚。"

⑤乃尔：是这样。

⑥埒（liè 劣）：古代校场四周的围墙，此处代指射击场。常径：一定的范围。的：箭靶的中心。常所：一定的位置。

⑦要：腰的假借字，拦截。

⑧洞：洞穿。

⑨祭酒：古代宴飨活动时酹酒祭神之人，一般由德高年长者担任。后作为学官名，为博士之首。汉代为博士祭酒，晋后改为国子祭酒，隋唐后改为国子监祭酒。

【今译】

后来，大军南征孙权驻守曲蠡，尚书令荀彧作为使节慰劳部队。见我，谈话快结束时说："听说你善于左右开弓射箭，这恐怕很难办到吧？"我说："执事你还没有见过从颈项或口边射箭，俯首中马蹄，仰首中月支的吧？"荀彧笑着说："是的。"我说："靶场有一定的范围，靶子有一定的位置。虽然每发必中，不算是最好的。要奔驰在平原茂盛的

草场上，拦截走兽飞禽，使弓不空弯，被射倒的猎物都洞穿要害，这才是最出色的。”当时随军祭酒张京在坐，看着荀彧拍着手说：“好！”

【原文】

余又学击剑，阅师多矣[1]！四方之法各异，唯京师为善[2]。桓、灵之间[3]！有虎贲王越善斯术[4]，称于京师。河南史阿言昔与越游，具得其法。余从阿学之精熟。尝与平虏将军刘勋[5]、奋威将军邓展等共饮[6]。宿闻展善有手臂[7]，晓五兵[8]。又称其能空手入白刃。余与论剑良久，谓言将军法非也，余顾尝好之，又得善术，因求与余对。时酒酣耳热，方食芋蔗[9]，便以为杖，下殿数交。三中其臂，左右大笑。展意不平，求更为之。余言吾法急属[10]，难相中面[11]，故齐臂耳。展言愿复一交。余知其欲突以取交中也，因伪深进。展果寻前，余却脚勦[12]，正截其颡[13]。座中惊视。余还座，笑曰：“昔阳庆使淳于意去其故方，更授以秘术[14]。今余亦愿邓将军捐弃故伎[15]，更受要道也[16]。”一座尽欢。

注释

①余：原本作“予”，和前后文不合。《魏志》作“余”，今据改。阅：阅历；经历。

②京师：指洛阳。

③桓、灵：指东汉桓帝刘志和灵帝刘宏，他们在位期间为公元147年至公元189年。

④虎贲（běn 奔）：武职官名。《尚书·立政》：“准人，缀衣，虎贲。”

⑤刘勋：参见补遗《代刘勋妻王氏作》诗注。

⑥邓展：曹操部将，生平不详。其事见《魏志·武帝纪》南朝宋裴松之注引《魏书》“奋威将军乐乡侯刘展”。清卢弼《三国志集解》卷一：“刘展即邓展也。”

⑦善有手臂：指手臂灵活有力。

⑧五兵：五种兵器。《周礼·夏官·司兵》：“掌五兵五盾。”五兵具体所指，历来各说不一，一般指常用的矛、戟、钺、盾、弓矢。

⑨芋蔗：《魏志》作“芋蔗”，《艺文类聚》卷八十七作“干蔗”，《太平御览》卷七百一十作“甘蔗”。

⑩急属：快捷。

⑪相中：看清；瞄准。

⑫勦：同“剿”，袭击。《魏志》作“鄛”。

⑬颡（sǎng 嗓）：额头。

⑭"昔阳"二句:阳庆和淳于意都是西汉初年名医。《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太仓公者,齐太仓长,临淄(今山东淄博)人。姓淳于氏,名意。少而喜医方术。高后八年,更受师同郡之里公乘阳庆。阳庆年七十余,无子。使意尽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予之。"故方:故技。

⑮捐弃:放弃;丢掉。

⑯要道:精要的道理。

【今译】

我又学击剑,经历过的师傅多了。各地的剑术不同,而以京城洛阳的最好。桓帝和灵帝年间,有一个虎贲将军王越擅长击剑,享誉京城。河南人史阿说过去曾随王越游学,把他的剑法都掌握了。我随史阿学习,得到其中的精华。曾和平虏将军刘勋、奋威将军邓展在一起饮酒。早就听说过邓展手臂灵活有力,善于击剑,通晓五种兵器;还听说他能空手进入刀剑之中。我同他长时间的讨论剑术后,对他说,将军的剑法不对。我过去曾爱好剑术,又学到好的剑法。邓展于是坚持要和我比剑。这时酒都喝多了,耳朵都热起来,正在吃甘蔗解渴,便用甘蔗当手杖,走下殿来,交手几个回合。三次击中了他的手臂,观看的人都笑起来。邓展不服气,要求再来一次。我对他说,我的剑法快捷,一般来说难以看清面部,所以只能击到手臂,以避免危险。邓展说,愿意再交一次手。我知道他想乘我不防备,突然袭击我。于是假装朝纵深进击。邓展果然向前,我却用脚袭击他,然后击中他的头部。一座的人都吃惊地看着。我回到座位上,笑着说:"从前公乘阳庆要求淳于意丢弃以前学的医方,再传授他秘藏的医术。现在我也希望邓将军放弃过去学的剑法,再来接受我精要的剑法。"在座的人都感到快乐。

【原文】

夫事不可自谓己长①。余少晓持复②,自谓无对。俗名双戟为坐铁室,镶盾为蔽木户③。后从陈国袁敏学,以单攻复,每为若神,对家不知所出。先日若逢敏于狭路④,直决耳!余于他戏弄之事少所喜,唯弹棋略尽其巧⑤,少为之赋⑥。昔京师先工有马合乡侯、东方安世、张公子,常恨不得与彼数子者对⑦。

注释

①己长：自己比别人更有长处。

②持复：双手使用兵器。《吴志·吕蒙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江表传》："今与为对，当有单复以向待之。"又《周鲂传》："臣知无古人单复之术。"

③俗名：俗称。铁室：铁做的屋子，比喻坚固。镶盾：左右手各持盾牌，身子镶护在两盾中。木户：木做的门户。

④狭路：犹言狭路相逢，无法逃避。

⑤弹棋：见《弹棋赋》注。

⑥赋：指前《弹棋赋》。

⑦对：对局。

【今译】

凡事不可以自己觉得比人更有长处。我少时双手持兵器，自以为没有对手。这就是俗话说的双手握戟等于稳坐在铁屋子里，左右都有盾牌如同隐蔽在木房子中。后来跟从陈国的袁敏学习，用单兵器攻击双兵器，每次进击都好像有神灵相助，对方不知攻击从哪个方向来。以前要是和袁敏狭路相逢，恐怕一下子就被他打败了。我从小对其它的娱乐游戏很少有喜欢的，只有弹棋还能稍微尽其巧妙，年轻时曾为此写过一篇赋。以前京城的弹棋高手有马合乡侯、东方安世、张公子等人，常遗憾不能和他们对赛几子。

【原文】

上雅好诗书文籍[1]，虽在军旅，手不释卷。每每定省从容[2]。常言人少好学则思专，长则善忘。长大而能勤学者，唯吾与袁伯业耳[3]。余是以少诵《诗》、论。及长而备历五经、四部。[4]《史》《汉》、诸子百家之言[5]，靡不毕览。

注释

①《魏志·武帝纪》南朝宋裴松之注引《魏书》："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

②定省：皆古代计时方式。定，指人定，夜深人静时。省，醒来之时，指清晨。从容：从容自若，不受干扰改变习惯。

③袁伯业：袁遗，字伯业。生卒年不详，汉末山阳太守。袁绍从兄。《魏志·

武帝纪》南朝宋裴松之注："河间张超尝荐(袁)遗于太尉朱俊，称遗'有冠世之懿，干时之量。其忠允亮直，固天所纵；若包罗载籍，管综百氏。登高能赋，睹物知名，求之今日，邈焉靡侍'。"

④五经：泛指儒家典籍如《诗经》《尚书》(《书经》)《礼经》《易经》《春秋经》等。四部：古代图书分类方式。东汉班固在刘歆《七略》的基础上，成《汉书·艺文志》，分图书为"六略"。《隋书·经籍志一》："魏氏代汉，采掇遗亡，藏在秘书中、外三阁。魏秘书朗周默，始制《中经》；秘书监荀勗，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诸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隋唐以后更为经、史、子、集四部。

⑤史汉：指《史记》《汉书》。

【今译】

父亲喜好诗书文籍，虽然身在军旅征战之中，平时也不放下书卷。经常在夜深或清晨读书，从容自若。他常说一个人从小好学，就能思想专一；年纪大了才学，就容易忘记。年纪大了而能勤学的，只有我和袁伯业了。我因此从小就诵读《诗》和文章，成年时已阅读了五经和各种书籍。至于《史记》《汉书》以及诸子百家的著作，没有不阅读完的。

【原文】

[所著书论诗赋①，凡六十篇②。至若智而能愚③，勇而能怯④，仁以及物⑤，恕以及下⑥，以付后之良史。]

注释

①此句以下34字，原本及《魏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引《典论》无。《全三国文》卷八据《太平御览》卷九十三补。今附录于后。

②清卢弼《三国志集解》云："自叙云所著六十篇与《本纪》'自所勒成垂百篇'，及《魏书》所载《与王朗书》云百余篇者不合。"

③智而能愚：《老子》第四十五章："大巧若拙，其用不屈。"此即其意。宋苏轼《贺欧阳少师致仕启》"大勇若怯，大智若愚"意同。

④怯：胆小软弱。

⑤仁以及物：以仁义接人待物。《论语·雍也》："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⑥恕以及下：恕，宽容。《论语·卫灵公》："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今译】

[我所撰写著作的书论和诗赋，大约有六十篇。至于我是否能大智若愚，大勇若怯，以仁义待人接物，以宽容对待下属，还有待于后世良史作出结论。]

繁钦集序

【题解】

此序见《文选》卷四十繁钦（休伯）《与魏文帝笺》唐李善注引《文帝集序（叙）》云。繁钦和此文写作，可参见《答繁钦书》。当时曹丕尚未称帝，故《文选》繁钦文题名有误。《全三国文》卷七题作《叙繁钦》。

【原文】

上西征[1]，余守譙[2]，繁钦从。时薛访车子能喉啭，与笳同音[3]。钦笺还，与余盛叹之[4]。虽过其实，其文甚丽。

注释

①西征：指曹操征关西马超、韩遂、杨秋。《三国志·魏志·武帝纪》："（建安十六年），马超遂与韩遂、杨秋、李堪、成宜等反。……秋七月，公西征。"

②按"譙"当为"邺"。《三国志·魏志·后妃传·文昭甄皇后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魏书》："十六年七月，太祖征关中，武宣皇后从，留孟津，帝（曹丕）居守邺。"

③本句参见《答繁钦书》注㉛。

④参见《文选》卷四十繁钦《与魏文帝笺》。

【今译】

父王西征，我留守譙（邺）县，繁钦随同征讨。当时薛访车的儿子能用喉结转动变嗓发声，和胡笳相同。繁钦寄来笺书，向我盛赞这事。虽然言过其实，但他的文章确实写得典丽。

陈琳集序

【题解】

陈琳，参见《典论·论文》注②。

此篇和前《繁钦集序》，都是曹丕编集他们的文集时作的序言。《又与吴质书》："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干）、陈（琳）、应（玚）、刘（桢），一时俱逝，痛何可言邪！……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观其姓名，已为鬼录。"徐、陈、应、刘都死于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的瘟疫，繁钦第二年亦去逝。序当作于这两年间。

序见《文选》卷四十一陈琳《为曹洪与魏文帝书》唐李善注引《文帝集序》和《太平御览》卷九百五十九《文部十一·书记》。《全三国文》卷七题作《叙陈琳》。

【原文】

上平定汉中[1]，族父都护还书与余[2]，盛称彼方土地形势。观其词，如陈琳所叙为也[3]。

注释

①据《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曹操于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三月西征张鲁，至十一月，张鲁及巴中各部皆降。十二月，自南郑还师，留夏侯渊屯汉中。

②族父：指曹洪。此句参见《与曹洪书》。

③如：《全三国文》卷七作"知"。按"知"是，译文照改。

【今译】

父王平定汉中，族父都护将军曹洪寄书信给我，盛赞当地的土地形势。我读信中的文词，知道是陈琳代为写作叙述的。

建安诸序

【题解】

这是建安年间，特别是曹丕任五官中郎将和太子期间所题作的序

辞。由于经各种类书辑录摘引，序辞文字皆不完整。就其中有关剑和文章的文字看，似与《典论》有关。如《文选》卷三十五晋张景阳（协）《七命》，“乃炼乃铄，万辟千灌”、“流倚星连，浮彩艳发”、“霜锷冰凝、冰刃露洁”等句，唐李善注皆引《典论》。张溥所辑，皆据《北堂书钞》《艺文类聚》《文选》唐李善注引、《初学记》《白孔六帖》和《太平御览》等。大多支离破碎，颠倒重复，读之不得要领。《全三国文》所辑，较有层次条理。本书补遗以《剑铭》为题，另作注译，可以比较参看。

【原文】

维建安二十四年二月丙午[1]，魏太子丕造刀三，其二曰含章，彩似丹霞。又造百辟宝剑三[2]，其二曰流彩虹。

注释

①建安：汉献帝刘协年号。建安二十四年即公元219年。

②百辟：取能辟除百邪之意。

【今译】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二月丙午日，魏国太子曹丕铸造刀三把，其二名叫含章，色彩如同红霞。又铸造能辟除百邪的宝剑三口，其二名叫流彩虹。

【原文】

李尤，字伯宗[1]，少有文章。贾逵荐尤有相如、扬雄之风[2]，拜兰台令史[3]，与刘桢等共撰《汉记》[4]。

注释

①李尤：生卒年不详，字伯仁。《北堂书钞》误作“伯宗”，原本未据《后汉书》本传改。东汉文学家，东汉广汉雒（今四川广汉）人。安帝时为谏议大夫，以赋、铭著称于世。

②贾逵（公元30—101年）：字景伯，东汉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人。东汉著名古文经学家、天文学家。据《后汉书》卷八十《文苑列传·李尤传》：“和帝时，侍中贾逵荐尤有相如、扬雄之风，召诣东观，受诏作赋，拜兰台令史。”相如：司马相如。和后文扬雄均为西汉著名辞赋家。详参《典论·论文》注。

③兰台令史:参见《典论·论文》注④。

④刘桢:按当作刘珍,原本和章经济堂本均误。刘珍(?—约公元126年):字秋孙(一作秘孙),东汉南阳蔡阳(今湖北枣阳)人,安帝时任仆射。《汉记》:指《东观汉记》,为东汉官修本朝纪传体史书。始编于明帝,至桓帝、灵帝时已修完143卷。参与编撰的人员历朝都有。

【今译】

李尤,字伯宗(仁),年少便以文章出名。贾逵向朝廷推荐,说他有司马相如、扬雄的风格气度,后被任命为兰台令史,与当时的学者刘桢(珍)等人一起修撰《东观汉记》。

【原文】

王粲长于词赋[①],陈琳、阮瑀之章表书记[②],今之俊也。

注释

①王粲:建安作家,详参《典论·论文》注③。按此节文章,疑为《典论·论文》之文。

②陈琳、阮瑀:皆建安作家,详参《典论·论文》注②、⑤。

【今译】

王粲擅长写作辞赋,陈琳、阮瑀的章表、书记等文体,是当今写得最好的。

【原文】

建安二十四年二月壬午,魏太子丕造百辟宝剑,长四尺二寸。选兹良金[①],命彼国工[②],精而炼之。至于百辟,淬以清漳[③],砺以礛诸[④],光似流星,名曰飞景。

注释

①良金:精良的金属。

②国工:一国杰出的工匠。

③淬(cuì 脆):制刀剑时的工序之一,将打制好的刀剑烧红后置于水中,增加其含炭量,使刀剑锋刃坚硬刚强,不易卷口。清漳:本指清澈的漳水,此处泛指清

水。汉王褒《圣主得贤赋》:“清水淬其锋。”

④砺:磨砺。礛(lán 兰)诸:一种磨制玉石的石头。《淮南子·说山训》:“玉待礛诸而成器。”东汉高诱注:“攻玉之石,今之宝砂也。”东汉李尤《金马书刀铭》:“淬以清汉,砺以越砥。”其义相同。

【今译】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二月壬午日,魏国太子曹丕铸造能辟除百邪的宝剑,长四尺二寸。选择精良的金属,命令一国杰出的工匠,精心冶炼。至于百辟宝剑,用清澈的漳水淬制,用礛诸之石打磨,光彩如同流星闪烁,命名为飞景。

【原文】

余好击剑,命彼国工,以为宝器,饰以文玉,表以通犀[1]。

注释

①通犀:一种犀牛角。《汉书·西域传下·赞》:“自是以后,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

【今译】

我爱好击剑,命令那个全国杰出的工匠,铸以为宝贵的器械,用文玉装饰,用犀牛角装裱。

【原文】

余好击剑,善以短乘长[1]。精而炼之。其始成也,五色骇炉[2],巨橐自鼓[3],云物仿佛[4],飞鸟翔舞。

注释

①乘:同“胜”。

②五色:指金属在炉火中冶炼时发出的光彩。骇:惊骇,形容炉火旺盛的程度令人心惊害怕。

③橐(tuó 驮):冶炼时用的皮制鼓风器。《墨子·穴备》:“具炉橐,橐以牛皮。”

④云物:像云彩一样飘忽。

【今译】

我喜好击剑，善于以短胜长，便精心冶炼宝剑。一开始，就见炉中光彩夺目，照亮炉壁，巨大的皮橐自动鼓动起来，云彩一样的光芒在炉中忽隐忽现，飞溅的铁花像鸟一样飞翔起舞。

【原文】

昔周鲁宝雍狐之戟[1]，屈卢之矛[2]，孤父之戈[3]，徐氏匕首[4]，凡斯皆上世名器。君子虽有文事，必有武备矣[5]。

注释

①雍狐：本山名。《管子·地教》："雍狐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雍狐之戟。"后代作戟名。

②屈卢：本人名，古代制矛的名匠。《史记·仲尼子弟列传·端沐赐》："因越贱臣（文）种奉……铁屈卢之矛，步光之剑。"后用作矛名。

③孤父：《佩文韵府·拾遗》卷二十"孤父戈"条引曹丕本文，出处不明。

④徐氏匕首：《战国策·燕策三》："于是太子（丹）预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赵人徐夫人之匕首。"另见《史记·刺客列传》。唐司马贞索隐："徐，姓；夫人，名。谓男子也。"

⑤武备：武装的准备。《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摄相事，曰：'吾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

【今译】

古代周、鲁之国有国宝雍狐戟、屈卢矛、孤父戈、徐氏匕首，这些都是古代著名的兵器。君子虽然以文事为主，但应该要做武装的准备。

【原文】

魏太子造百辟匕首三。其一理似坚冰[1]，名曰清刚；其二曜似朝日[2]，名曰扬文；其三状似龙文[3]，名曰龙鳞。

注释

①理：纹理；质地。

②曜：同"耀"，光辉。

③文：同"纹"，斑纹。

【今译】

魏国太子铸造百辟匕首三枚。第一枚纹理如同坚硬的冰块，命名为清刚；第二枚光辉好似早晨的太阳，命名为扬文；第三枚形状如同龙的斑纹，命名为龙鳞。

【原文】

昔者周鲁宝赤刀孟劳[1]。

注释

①赤刀：赤色的宝刀。《尚书·顾命》："陈宝，赤刀，大训，弘璧，琬琰，在西序。"东汉郑玄注："武王伐纣时刀，赤为色，周正色也。"孟劳：古代宝刀。《谷梁传·僖公二年》："孟劳者，鲁之宝刀也。"

【今译】

古代周、鲁之国有赤刀、孟劳等宝刀。

【原文】

丕造百辟宝刀，其一文似灵龟[1]，名曰灵宝；其二彩似丹霞，名曰含章；其三锋似崩雪，刀身剑铗[2]，名曰素质。又作露陌刀，一名龙鳞。

注释

①灵龟：传说中通灵气的神龟。汉刘向《说苑·辨物》："灵龟，文五色似玉，似金。"

②铗（jiá 荚）：剑柄。

【今译】

曹丕造百辟宝刀三把，第一把纹路似灵龟，命名为灵宝；第二把色彩如丹霞，命名为含章；第三把锋刃似崩塌的白雪，刀的身，剑的柄，命名为素质。又造作露陌刀，其中一把名龙鳞。

【原文】

酒以成礼[1]，过则败德。孝灵之末[2]，朝政堕废，官司并湎于酒，贵

戚尤甚。流俗沉荒，故作《酒诲》以戒。孝灵帝末，群官百司并湎于酒，斗酒至千钱。

注释

①按此节乃《典论·酒诲》的文字，张溥所辑，零乱不堪。《全三国文》卷八所辑，较完整有序，本书补遗有详尽注译，可参看。

②孝灵：东汉灵帝刘宏，公元168—189年在位。

【今译】

饮酒是为了完成礼节仪式，喝过了头就会败坏德性。汉灵帝末年朝政堕落荒废，群官百司都沉迷在酒中，皇亲贵戚尤为严重。世俗沉迷荒诞，所以写作《酒诲》，用来劝戒。汉灵帝末年，群官百司都沉迷在酒中，一斗酒值上千个铜钱。

论

典论论文

【题解】

《六臣注文选》卷五十二唐吕向注："文帝《典论》二十篇，兼论古者经典文章。有此篇论文章之体也。"曹丕论文章的文字，主要部分见《文选》卷五十二。清严可均《全三国文》分别从《北堂书钞》卷六十二、卷一百，《太平御览》卷五百九十五，《艺文类聚》卷一百中辑出三条，并说"此三条，疑当在前半，《文选》删落者尚多也"。今据文意，重新编辑，录入补遗，可参看。

本篇分为四个部分：一、批评自古以来文人相轻的不良习气；二、评论建安作家的创作、风格和得失；三、说明气质（个性）决定风格，不同气质（个性）的作家形成不同的作品风格和语言特点；四、说明文章的历史价值。

论见《文选》卷五十二。

【原文】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①，伯仲之间耳②。而固小之③，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④，下笔不能自休⑤。"夫人善于自见⑥，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⑦。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敝帚，享之千金⑧。"斯不自见之患也⑨。

注释

①傅毅（？—约公元90年）：字武仲，东汉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县东北）人。东汉文学家，章帝时任兰台令史。与班固、贾逵等人共校皇家藏书。现存诗、赋等作品28篇。班固（公元32—92年）：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市东北）人，东汉史学家、文学家。明帝时为郎，典校秘书，章帝时任玄武司马，和帝时任大将军窦宪中护军。著有《汉书》《白虎通义》《两都赋》等，对后世影响较大。

②伯仲：古代以伯（孟）、仲、叔、季表示辈分排行，首为伯，次为仲。后以伯仲

喻相差不大。

③小之：小看他。

④兰台令史：汉代国家藏书之地为兰台，原由御史中丞管辖。后增设兰台令史，负责奏书的撰写和文籍的整理保管。

⑤自休：自己休止。此句说作文时驾驭文字的能力差，啰嗦累赘。

⑥自见：自我表现。见同"现"。

⑦鲜（xiǎn 显）：很少。备善：完备美好。

⑧里语：即俚语，一般指里巷习俗之语。此二句说：自己家里有一把破扫帚，也把它的价值看作千金。比喻因是自己的东西，虽不好，也很珍惜。参见《东观汉记·光武帝纪》卷一。享：当成；认为。

⑨自见：自知之明。

【今译】

文人之间相互轻视，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傅毅和班固的文才，比较起来没有多大差别，但班固瞧不起他。在写给弟弟班超的信中说："傅武仲因为能写文章，作了兰台令史。但他每次提笔写作，总是啰嗦个没完。"人们都喜欢表现自己，而文章体裁多种多样，很少有人能都写好的。难怪各人常用自己的长处，去轻视别人的短处。俗话说："自己家里有一把破扫帚，总是当作价值千金的东西。"这就是看不见自己不足的害处。

【原文】

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1]，广陵陈琳孔璋[2]，山阳王粲仲宣[3]，北海徐干伟长[4]，陈留阮瑀元瑜[5]，汝南应玚德琏[6]，东平刘桢公干[7]。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8]，于辞无所假[9]。咸以自骋骥骒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10]。以此相服[11]，亦良难矣。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12]，而作《论文》。王粲长于辞赋[13]，徐干时有齐气[14]，然粲之匹也[15]。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16]，干之《玄猿》《漏卮》《圆扇》《桔赋》[17]，虽张、蔡不过也[18]。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19]。应玚和而不壮[20]，刘桢壮而不密[21]。孔融体气高妙[22]，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23]，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之俦也[24]。

注释

①孔融(公元153—208年):字文举,汉末鲁(今山东曲阜)人,孔子二十世孙。汉献帝时任北海相。后因触犯曹操被杀。

②陈琳(?—公元217年):字孔璋,汉末广陵(今江苏江都县东北)人。曾先后在袁绍、曹操手下任职。其《饮马长城窟行》是乐府诗中的代表作。

③王粲(公元177—217年):字仲宣,汉末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西南)人。曾流寓荆州依刘表近十五年,后归曹操,任侍中等职。代表作有《七哀诗》和《登楼赋》等。

④徐干(公元170—217年):字伟长,汉末北海(今山东寿光县东南)人。曾任曹操司空军谋祭酒掾属,以哲学著作《中论》著名。

⑤阮瑀:参见《寡妇》诗题解。

⑥应玚(?—公元217年):字德琏,汉末汝南南顿(今河南项城县西南)人,曾任曹操丞相掾属。今存诗七首,辞赋十余篇。

⑦刘桢(?—公元217年):字公干,汉末东平宁阳(今山东宁阳县西南)人,曾任曹操丞相掾属。今存诗十五首。后世以其和曹植并称"曹刘"。金元好问《论诗绝句》:"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

⑧此句说他们无所不学,广闻博识。

⑨此句说他们写诗遣词造句都出于自己的构思创造,不承袭前人陈词滥调。假:借助。

⑩骥:能日行千里的良马。骒:即骒耳,神话传说中周穆王所驾八骏之一。骥、骒泛指良马,以喻良才。此二句说七人文才不相上下。曹植《与杨德祖书》"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意同。

⑪相服:互相佩服。

⑫斯累:指前文所言文人相轻的陋习。

⑬王粲长于辞赋:《文心雕龙·才略》:"摘其诗赋,则七子冠冕乎!"又《诠赋》:"及仲宣靡密,发端必遒。……亦魏晋之赋首也。"

⑭齐气:《文选》卷五十二唐李善注说,齐俗文体舒缓,并举《诗经·齐风·还》"之子还兮,遭我兮峱之间兮"为例,认为这就是舒缓之词,因为句中多有表示短暂停顿的"兮"字。徐干乃齐人,故言。

⑮匹:敌人;对手。此言王、徐二人可相比较。

⑯《征思》:据《全三国文》,王粲今存赋二十五篇,《征思赋》已佚。

⑰据《全三国文》,徐干今存赋八篇,《玄猿》《漏卮》《桔树》已佚。

⑱张蔡:指汉末文章家张衡、蔡邕。

⑲章、表:都是臣下向皇上说明情况,表白心意的文书。书记:指公文案牍之类的应用文。隽(jùn 俊):同"俊"。

⑳和而不壮：平和而不雄壮。

㉑壮而不密：雄壮而结构松散，行文不严密。

㉒体气高妙：体气指体性气质，亦即文章的气韵风格。《文心雕龙·才略》："孔融气盛于为笔。"

㉓持论：立论。理不胜辞：文辞有余，理论不足。

㉔扬、班：指扬雄和班固。俦：类。扬雄曾仿照《论语》作《法言》，仿照《周易》作《太玄》，另有《解嘲》等议论文。班固有《答宾戏》等议论文。

【今译】

今天的作家，有鲁国的孔融孔文举，广陵的陈琳陈孔璋，山阳的王粲王仲宣，北海的徐干徐伟长，陈留的阮瑀阮元瑜，汝南的应玚应德琏，东平的刘桢刘公干。这七个人，学习很全面，写作时不借助已有的文辞。都以为自己能驾驭良马日行千里，抬起脚来就能齐头并进。像这样的互相佩服，是很难得的。如此看来，只要文人们都能用对待自己的态度对待别人，文人相轻的陋习就可以避免了。我因此写了这篇《论文》。王粲长于辞赋，徐干的作品舒缓，足以和王粲相比。王粲的《初征》《登楼》《槐树》《征思》等赋，徐干的《玄猿》《漏卮》《圆扇》《枯树》等赋，虽然是张衡、蔡邕那样的写作高手，也不过如此。但是他们别的文章，还不能说好。陈琳、阮瑀的章、表和一般书信公文，也是当今的杰作。应玚的文章平和不雄壮，刘桢的文章雄壮但不严密。孔融文章的气韵风格高尚美妙，有过人的地方。但是他不善于立论，写起议论文来理论不如辞藻处理得好，以至于有时出现嘲笑戏谑的东西。当然，写得好的部分，也和扬雄、班固差不多。

【原文】

常人贵远贱近①，向声背实②，又患暗于自见③，谓己为贤。夫文本同而末异④，盖奏议宜雅⑤，书论宜理⑥，铭诔尚实⑦，诗赋欲丽⑧。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⑨，唯通才能备其体⑩。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⑪。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⑫，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⑬，虽在父兄，不能以遗子弟⑭。

注释

①贵远贱近：远近指地域的距离和时代的早晚，尤以时代为重。

②声：声音，指虚名。实：实际，指具体的言行。

③暗：一本作闇，不明白；不清楚。

④本：指根和茎干。末：指枝叶。此句说各种文体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只是表现的手法不同。

⑤奏议：章、表一类公文体文章。雅：典雅庄重。

⑥书论：文书案牍一类应用文体。理：富于理论，逻辑性。

⑦铭诔（lěi 垒）：铭指碑铭、器铭一类刻写铸印在物体上的起扬威、警戒作用的文体。诔，哀祭文的一种，用于对人生前事迹的表述和悼念。实：不虚假。

⑧丽：清新秀丽。

⑨偏：偏少；不多。

⑩通才：通达各个方面，无所不能的人才。

⑪气：兼有才气、文气和语气的含义，尤以作家的气质才干为主。清：清扬上升。浊：浑浊下沉。清浊指才能和情绪表现的高潮和低潮。体：分别；区别。

⑫曲度：和下文"节奏"都指一首曲谱所规定的音调的高低快慢。均：平均；相同。检：法则，引申为弹奏音乐的规律技巧。

⑬引气：吹奏乐器时引发的中气（丹田之气）。巧拙：指方法的灵巧笨拙。素：本指本性、才能，此指平时的修养。

⑭遗：《文选》卷五十二、《全三国文》卷八均作"移"，"移"是。移：移动；移传。此处有强加之意。《文选》唐李善注引汉桓谭《新论》："惟人心之独晓，父不能以禅子，兄不能以教弟也。"

【今译】

人们一般对距离远的事物喜欢，对眼前的事物轻视；倾向于表面的东西而忽视实际的东西。加上没有自知之明使目光短浅的毛病，总觉得自己比别人好。各类文章在本质上基本是一致的，只是表现手法有所不同。大体是：章表奏议一类的文章应典雅庄重，文书议论一类的文章应条理清楚，碑铭哀诔一类的文章应真实不虚伪，诗歌辞赋一类的文章应清新秀丽。这四类文章不同，所以都能写好的人就不多。只有全面发展，无所不通的人才能把它们都写好。文章以作家的气质才干为主要因素，气质才干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表现能力，不能勉强做到完全一样。这好比音乐，一首乐曲的曲调节奏高低快慢虽然不变，但不同的人中气不同，技巧的灵活笨拙先天有别，吹奏起来效果就

会不一样。这种天生的气质技巧，虽在父兄身上具备，却不能强加在子弟身上。

【原文】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1]，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2]，荣乐止乎其身[3]，二者必至之常期[4]，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5]。不假良史之辞[6]，不托飞驰之势[7]，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8]，周旦显而制《礼》[9]。不以隐约而弗务[10]，不以康乐而加思[11]。夫然[12]，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13]，惧乎时之过也！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摄于饥寒[14]，富贵则流于逸乐[15]。遂营目前之务[16]，而遗千载之功[17]。月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18]，忽然与万物迁化[19]，斯志士之大痛也[20]！融等已逝，唯干著《论》[21]，成一家言[22]。

注释

①经国：治理国家。

②时：时间；期限。曹操《步出夏门行》"神龟虽寿，犹有尽时"意同。

③荣乐：荣誉和享受。

④常期：常规的期限，指死亡。

⑤见意：表现思想感情。见同"现"。

⑥假：借助。良史之辞：指史籍记载。

⑦飞驰之势：指飞黄腾达，拥有权势的人。

⑧西伯：指周文王姬昌，商代末年封西伯侯，成为西北地区的政治领袖。据《史记·周本纪》，商纣王曾把姬昌幽禁在羑里，他在此推演发挥了《易》的涵义，写了卦辞。汉司马迁《报任安书》："故西伯拘而演《周易》。"

⑨周旦：指周文王姬昌的儿子姬旦。周武王去世后，他辅佐年幼的成王，改定官制、创建礼法，使周朝空前强盛，事见《史记·周本纪》。显：显要。周旦当时行使执政的实权。

⑩隐约：隐居简约，指声名不显，处于逆境之时。弗：不。务：业务，指著述。

⑪康乐：康泰欢乐，指功成名遂，处于顺境之时。思：思维，指著述。

⑫夫然：正因为如此。

⑬《淮南子·原道训》："故圣人不贵尺之璧，而重寸之阴。时难得而易失也。"璧：玉璧。阴：光阴。

⑭摄：威摄；害怕。

⑮则：原本无，今据《文选》卷五十二补。

⑯此句说为眼前的事务操劳。

⑰《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古人认为树立道德,建立功勋,留下著述是人生三件不朽的事情。遗:遗忘;丢弃。

⑱体貌:身体容貌,代指人的形体生命。

⑲与万物迁化:人的生命和自然一起变迁物化,即死亡。汉贾谊《鹏鸟赋》:"忽然为人兮,何足控摶!化为异物兮,未始有极。"

⑳之:原本无,今据《文选》卷五十二补。

㉑论:指徐干所著《中论》。共2卷,今存。

㉒成一家言:成为一种不雷同前人,有独创性的著作。汉司马迁《报任安书》:"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曹丕《与吴质书》:"伟长,……著《中论》二十余篇,成一家之言。"

【今译】

文章是治理国家的一种事业,是人生不朽的大事。人的生命到一定的时候便会完结,荣誉和享受也只在活着时才有。这两者都会在一定的期限内结束,比不上文章的生命力无穷无尽。因此古代的作家把一生寄托给笔墨,把思想感情通过文章表现出来。不借助史籍的记载,不依靠达官贵人的势力,名声自然会传留后世。所以西伯侯姬昌在拘禁期间推演《周易》,周公旦在执政时制定《礼》,既不因身处逆境孤独痛苦而不创作,也不因身居显要康乐愉快才想到写文章。难怪古代的人看轻一尺长的玉璧,重视一寸长的光阴,是因为害怕时光容易过去啊!今天的人大多不愿努力,贫贱的因饥寒而担心,富贵的又沉湎于安逸快乐。都只知为眼前的事务操劳,而忘记了千载不朽的功德。日月光阴在前面过去,身体生命随在其后衰亡,转眼便与万物一起变化消失,这真是仁人志士一生最大的悲痛啊!孔融等人已经去世了,只有徐干留下的《中论》,成为一种独特不朽的著作。

典论论方术

【题解】

方术是自先秦以来包括天文、地理、占卜、相术、神仙、遁甲、堪舆、医学等在内的技术。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书记》:"方者,隅也(按

指某一部分或某一方面)。医药攻病,各有所主。专精一隅,故药术称方;术者,路也。算历相数,见路乃明。《九章》积微,故以为术。"据《史记·秦始皇本纪》"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说明方术活动,不但早,而且得到统治者的崇尚信仰。

方术自东汉初光武帝刘秀以图谶起事,到汉末黄巾起义军作为舆论宣传鼓动的工具,已经形成一种潜在的政治力量。方士在建安时期更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曹操最初出于自身的目的和要求,曾聚集天下方士于邺城,并发表《与皇甫隆令》,赞扬方术为"盛事"(按:见唐孙思邈《千金方》卷八十一引),自身也"好养性法,亦解方药,招引方术之士"(《三国志·魏志·武帝纪》南朝宋裴松之注引晋张华《博物志》),以求长生。但是后来,特别是黄巾起义被镇压,曹操逐渐取得政权后,从巩固曹魏统治地位考虑,预防不测之事发生,对方术和方士开始采取抑制乃至取缔的政策。曹丕和曹植兄弟在这个政策的执行阶段,作了不少努力。曹丕《典论》中有不少地方涉及方术,曹植前后写作了《辨道论》和《释疑论》,不约而同地表示了当时统治者对方术的态度和愿望,揭露和批判了某些方术对社会和人生的危害,表现了朴素的辨证思想。

曹丕论方术的文字,已经不够完整。除了《魏志·华佗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有《典论》论郤俭等事的一段文字外(一般题作《论郤俭等事》,非曹丕原题),清严可均《全三国文》还从《文选》《意林》《博物志》《北堂书钞》中辑出五条。今据文意,录入补遗,可参看。

【原文】

颍川郤俭能辟谷[1],饵茯苓[2];甘陵甘始[3],亦善行气[4],老有少容[5];庐江左慈[6],知补导之术[7],并为军吏[8]。初俭之至,市茯苓[9],价暴数倍。议郎安平李覃,学其辟谷,餐茯苓,饮寒水。水寒中,泄痢[10],殆至殒命[11]。后始来[12],众人无不鸱视狼顾[13],呼吸吐纳[14]。军谋祭酒弘农董芬为之过差[15],气闭不通,良久乃苏。左慈到,又竞受其补导之术[16]。至寺人严峻往从问受[17],阉竖真无事于斯术也[18]。人之逐声[19],乃至于是。光和中[20],北海王和平亦好道术[21],自以当仙。济南孙邕少事之,从至京师。会和平病死,邕因葬之东陶。有书百余卷,药数囊,悉以送之。后弟子夏荣言其尸解[22]。邕至今恨不取其宝书仙药。刘向惑

于《鸿宝》之说[23]，朴游眩于子政之言[24]，古今愚谬，岂唯一人哉！

注释

①颍川：今河南登封以东。郤（xì 细）俭：字孟节，建安时方士。参见下文引曹植《辨道论》。辟谷：避开五谷，即不吃粮食，以求去病长生的一种方术。《史记·留侯世家》："留侯（张良）性多病，即导引不食谷。"南朝宋裴骃集解引《汉书音义》曰："服辟谷之药，而静居行气。"此句以下见晋张华《博物志》卷七。

②饵：食用。茯苓：一种菊科植物，可入药。方士将其神化，认为食之可以长寿。

③甘陵：地名，故址在今河北清河县。甘始：晋葛洪《神仙传》："甘始，太康人。善行气不食，服天门冬。治病不用针艾。在人间三百岁，乃入王屋山。"《后汉书·方术列传下》有传。

④行气：亦称引气，道家利用呼吸吐纳强身健体的一种修炼方术。汉董仲舒《春秋繁露·循天之道》："天气常下施于地，是故道者亦引气以足。"

⑤少容：少年人的容颜。

⑥左慈：生卒年不详，字元放，东汉庐江（今属安徽）人。东汉末方士，主要活动在曹操执政时。《后汉书·方术列传下》有传。

⑦补导：补气导引，古代道家一种除病强身的方术。《庄子·刻意》："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为寿而已矣。此导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唐成玄英疏："斯皆导引神气，以养形魂，延年之道，驻形之术。"

⑧并为军吏：曹植《辨道论》："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庐江有左慈，阳城有郤俭。"军吏：军中随行官吏，以资顾问。

⑨市：售；卖。

⑩此二句原本作"饮寒水，中泄利（痢）"，与《魏志·华佗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作"饮寒水，中泄痢"同。《博物志》卷七作"饮水中不寒泄痢"，《全三国文》卷七作"饮水中寒泄痢"，语皆不类。今据《后汉书·方术列传下·左慈传》唐李贤注改。寒中：使体内受寒。

⑪殆：几乎；将近；差不多。

⑫始：指甘始。

⑬鸱（chī 痴）视狼顾：像鸱（鹰的一种）一样看视，像狼一样回顾。这是道家模仿动物形象动作养生的一种方术。华佗曾排练"五禽戏"以强身。狼顾亦作"虎顾"。《淮南子·精神训》："是故真人之所游，……鸱视虎顾，是养形之人也。"

⑭呼吸吐纳：道家方士修炼养生的一种方术，即吐故纳新。参见注⑬。吐指排出体内死气（浊气），纳指吸收新鲜空气（清气）。

⑮过差：过失偏差；过度。

⑯竞受：竞相接受。

⑰寺人：宦官，后文称"阉竖"（被阉割的小子）。《周礼·地官·寺人》："寺人掌王之内人及女官之戒令。"

⑱无事：方士传授房中术，宦官学之无益。清何焯《义门读书记》认为曹操欲晓房中术，又不便亲自讨教，便通过严峻转而求之。

⑲逐声：捕风捉影，人云亦云。

⑳光和：东汉灵帝刘宏年号（公元178—184年）。

㉑此句以下至"宝书仙药"十一句，见《后汉书·方术列传下·王和平传》。王和平：东汉末方士。

㉒尸解：道家方士认为修炼过的人死后，躯体尚在，而灵魂已升迁为仙，谓之尸解。《后汉书·方术列传上·王和平传》唐李贤注："尸解者，言将登仙，假托为尸以解化也。"

㉓刘向（公元前77—公元前6年）：字子政，西汉沛（今江苏沛县东）人，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鸿宝》：道家方术著作名，全称《枕中鸿宝苑秘书》。据《汉书·刘向传》，该书原为淮南王刘安所有，秘而不宣。刘向的父亲刘德为狱官，在刘安获罪被关押时得到此书，传给刘向。汉宣帝兴神仙方术之事，刘向把书献出，说可以据书中所说炼出黄金。宣帝叫人照办，结果非但没有炼出黄金，反而浪费了不少资财。刘向被定死罪，后赎免。

㉔君游：不详。眩：受骗；迷惑。刘向乃楚元王四世孙，平时喜欢用星占灾异陈说时政，其说有一定影响力，受骗者大有人在。

【今译】

颍川人郤俭能行不吃粮食而生存的方术，平时只吃茯苓。甘陵人甘始亦善于炼气养生，年纪很大了，还保持少年人的容颜。庐江人左慈通晓补气导引。他们都曾随军为吏。当初郤俭来时，出售茯苓，使茯苓的价格一下子涨了几倍。安平人李覃议郎向他学习不吃粮食的方术，只吃茯苓。因饮用了冷水，伤害了内脏，导致泄痢，几乎死去。以后甘始到来，众人又都向他学习鹰视狼顾的动作，呼吸吐纳，以求强身。弘农人军谋祭酒董芬操练过了头，呼吸闭塞，晕了过去，很久才苏醒过来。左慈来时，人们又争先恐后向他学习补气导引的方术。以至宦官严峻也去问讯学习，其实这些方术和受过阉割的人是不相关的。人们的捕风捉影，一哄而上，竟到了这种地步。汉灵帝光和年间，北海人王和平也爱好方术，自以为会成为神仙。济南人孙邕年轻时曾拜他为师，随从他一起去了京城洛阳。王和平病死后，孙邕把他埋葬在东

陶。留下来的百余卷书和几布袋药物，都用来发送他了。后来他的弟子夏荣说王和平已经尸解为仙，孙邕至今还后悔没有留下书籍药物。过去刘向受《鸿宝》的欺骗，君游又迷惑于刘向的说教。古往今来这样愚蠢荒谬的人，难道只是个别的吗？

周成汉昭论

【题解】

周成，指西周第二代国君周成王姬诵。其父周武王姬发去世时，他还年幼，不能亲政。他的叔父周公姬旦摄政，巩固了西周的统治。待他成年后，把统治权力交还了他。

汉昭，指西汉第六代帝王汉昭帝刘弗陵（公元前94—公元前74年）。其父武帝刘彻去世时，他年方8岁，继承帝位。由霍光、上官桀等人辅政，政治上曾有所作为。

建安时期，社会上流行"方周成与汉昭，佥尚成而下昭"的观点，丁仪、曹植都有同题论文。丁仪认为"汉昭之优周成甚明"，曹植则认为"若以昭帝胜成王，霍光当逾周公耶？"

曹丕将周成王和汉昭帝的时代、出身、享年、教养、辅臣、见识、德政各方面作了对比论述，得出汉昭帝胜过周成王的结论，客观地反映了曹丕关于人才培养和修为不取决于先天的条件，而取决于后天的艰苦努力的观点。

《太平御览》卷八十九《皇王部·汉孝昭皇帝》引"魏文帝周成汉昭论"，与《艺文类聚》卷十二《帝王部二·汉昭帝》引"魏文帝周成汉昭论"文字基本相同。而《太平御览》卷四十七《人事部八十八·品藻下》又引作"魏文帝《典论》曰"，文字与前有出入。清严可均《全三国文》卷七辑《周成汉昭论》，据《艺文类聚》卷十二和《太平御览》卷八十九引，而于同书卷八《典论》辑曹丕《论周成汉昭》，又据《太平御览》卷四十七引，并于注释中引《艺文类聚》卷十二文字，说："按此即《典论》也，《御览》删改，持论顿殊。但《类聚》不引《典论》，故附录之。"按《周成汉昭论》与后《汉武帝论》《汉文帝论》，为评论汉代帝王的系列文章之一，当属《典论》之文。曹植亦有类似系列文章，或为同时之作。

原本据《艺文类聚》卷十二和《太平御览》卷八十九辑录，今将《太平御览》卷四百四十七文录如下，以资比较参考。

或有方周成王于汉昭帝者，余以为周氏体圣考之淑气，禀贤妣之胎教，周、召为保傅，吕尚为太师。故咳笑必含仁义之声，观听必觌礼义之容。弘践祚之义，隆太平之化。礼乐兴于上，颂声作于下。时成王年二十二，享国三十年，世永治长，德与年丰。夫孝昭，父非武王，母非邑姜。体不承圣，化不胎育。保失仁义之德，佐无隆平之治，所谓生深宫中，长妇人手矣。德与体并，智与性成。孝昭之崩，年二十有一，承衰弊之世，牧凋落之民，臣无淑圣之智，身有短折之期，欲高隆周，岂不谬哉！

【原文】

或方周成王于汉昭帝①，佥高成而下昭②。余以为周成王体上圣之休气③，禀贤妣之胎诲④，周、召为保傅⑤，吕尚为太师⑥。口能言则行人称辞⑦，足能履则相者导仪⑧。目厌威容之美⑨，耳饱仁义之声。所谓沉潢玄流⑩，而沐浴春风者也。犹有咎悔，聆二叔之谤⑪，使周公东迁⑫。皇天赫怒，显明厥咎⑬；犹启诸金滕⑭，稽诸国史，然后乃悟。不亮周公之盛德⑮，而信金滕之教言，岂不暗哉⑯！

注释

①方：比方；比较。

②佥（qiān 千）：全；都。高成：以成王为高。下昭：以昭帝为下。

③考：指死去的父亲。周成王父周武王姬发，是儒家奉敬的圣人之一。休气：美好的气质。《太平御览》作“淑气”，意同。

④妣：指死去的母亲。周成王母邑姜，太师吕尚（姜子牙）女，古代传颂的贤妇。《左传·昭公元年》：“当武王邑姜，方辰大叔。梦帝谓己：命余而子曰虞，将与之唐。”胎诲：即胎教。胎，《艺文类聚》作“贻”，原本从《太平御览》。

⑤周、召：指周公旦和召公奭（shì 是），都是周室王朝的宗族。《史记·周本纪》：“武王即位，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武王死后，他们继续辅佐成王。保傅：师傅。

⑥吕尚：即太公望，又称姜尚，字子牙。曾辅佐周武王伐纣，封于齐，是齐国的开创者。

⑦称辞：教导他怎样说话。

⑧导仪：指导他怎样行动。

⑨目厌：满眼都是。厌，满足；充满。

⑩沉渍：沉浸；感受。玄流：帝王的恩泽。晋葛洪《抱朴子·勖学》："玄流始于九垓，惠风被乎天外。"

⑪聆：听。二叔：指周成王的两个叔父管叔、蔡叔。周武王曾命令他们监管殷人之后，和霍叔一同被称为"三监"。周成王初立，周公辅政，他们不服，和殷纣王之子武庚一起作乱。后被周公平定。

⑫周公东迁：《史记·周本纪》："周公奉成王命，伐诛武庚、管叔，放蔡叔。以微子开代殷后，国于宋。"唐张守节正义引《尚书·洛诰》："我卜瀍水东，亦惟洛食，以居邶、鄘、卫之众。"成王命周公东征，迁殷代遗民东迁至洛阳，为成周。

⑬皇天：对天的尊称。东汉许慎《五经异义》引《尚书》说，尊而君之，则曰皇天。赫怒：震怒。厥：其。

⑭金縢（téng 腾）：金属制成的盒子。周武王病重时，周公曾作册书祷告，请求代武王死。后来，史官把册书装在盒子里秘藏起来。三监勾结武庚作乱，虽被平定，成王对周公仍不放心，待看了盒子里的册书后，才相信周公的忠诚，消除了戒备之心。参见《尚书·周书·金縢》。

⑮亮：明；表彰。

⑯暗：昏暗；糊涂。

【今译】

有人拿周成王和汉昭帝相比，大家都赞美成王而贬低昭帝。我认为成王虽继承了他父亲武王的优秀气质，禀受了他母亲邑姜美好的胎教。有周公、召公为师傅教育，有吕尚作太师保护。从能开口别人就教导他如何说话，从能走路别人就指导他如何行动。眼睛见到的都是威严的仪容，耳朵听到的都是仁义的声音。等于说是沉浸在帝王的恩泽里，沐浴在王室的春风中。但尽管如此，仍有过错和后悔的行为。轻信两位叔父的诽谤，迫使周公东征。上天因此震动，以宣示他的过失。他还要在开启了金属的盒子，查看了历史记载后，才消除对周公的怀疑。不表彰周公的仁德，只相信盒子里的记载，难道还不愚昧糊涂吗？

【原文】

夫孝昭父非武王，母非邑姜。养惟盖主[1]，相则桀、光[2]。体不承

圣，化不胎育[3]。保无仁孝之质[4]，佐无隆平之治[5]。所谓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然而德与性成，行与礼并。年在二七，早智夙达[6]。发燕书之诈[7]，亮霍光之诚[8]。岂将有启金滕，信国史，而后乃悟哉！

注释

①盖主：汉武帝女、昭帝姊。因其夫封为盖侯，世称盖长公主，省称盖主。昭帝元凤元年（公元前80年），因不满霍光专权，与燕王刘旦谋反。事败，被贬为庶人。武帝死时，昭帝仅8岁，由她抚养。事见《汉书·昭帝纪》。

②桀、光：指上官桀和霍光。上官桀在昭帝时任左将军，因忌恨霍光，参与谋反，事败被杀。霍光（？—公元前68年），字子孟，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人。武帝时为奉车都尉，受武帝遗诏辅佐昭帝，任大司马将军，封博陆侯。昭帝死，迎立宣帝。前后执政二十余年。《汉书·昭帝纪》："大将军光秉政，领尚书事。车骑将军金日磾、左将军上官桀副之。"

③化：造化，指出生。昭帝之母赵婕妤，以美人宠幸，比不上成王所受的胎教。

④保：保傅；师傅。质：资质；素质。

⑤佐：辅佐。隆平：升平；盛世。

⑥二七：14岁。早智夙达：犹言早慧。

⑦发：揭发。燕书之诈：据《汉书·昭帝纪》："初，（上官）桀、安父子与大将军光争权，欲害之，诈使人为燕王旦上书言光罪。时上年十四，觉其诈。后有谗光者，上辄怒曰：大将军国家忠臣，先帝所属。敢有谗毁者，坐之。"

⑧据《汉书·霍光传》："后桀党有谗光者，上辄怒曰：大将军忠臣，先帝所属以辅朕，敢有毁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复言。"

【今译】

而汉昭帝的父亲没有周武王那样圣明，母亲也没有邑姜那样贤德。幼年时的教养由他的姐姐盖长公主担任，照看的也只是上官桀、霍光等人。身体不承继先人的气质，出生也没有良好的胎教。师傅没有仁孝的素质，辅佐他的也不是治世的良臣。即所谓出生在深宫里面，长大在妇人的怀抱中间。然而逐渐性格和品德一致，行为与礼节相符。年纪在14岁时，便早慧成熟，能发觉燕王刘旦上书的欺诈，明白和表彰霍光的忠诚。他难道是那种只在开启金属盒子，见到历史记载才醒悟的人吗？

【原文】

使夫昭、成均年而立[1]，易世而化[2]，贸臣而治[3]，换乐而歌[4]，则汉不独少，周不独多也。

注释

①均年：同年。周成王即位时21岁，汉昭帝即位时8岁。

②易世：交换时代。

③贸臣：交换辅臣。

④换乐而歌：《论语·阳货》记载孔子的学生子游作武臣的县宰，以音乐作为教化百姓的工具。后世遂以弹弦作歌代指管理统治。

【今译】

假使汉昭帝和周成王都在相同的年龄担当国家的重任，交换时代出生，替换辅佐的大臣，改换统治的方式，那么汉代就不会独少太平，周代也不会独多盛世了。

汉文帝论

【题解】

汉文帝，汉高祖刘邦中子刘恒（公元前202—公元前157年）。先为代王，吕后家族被诛灭后，迎立为帝，在位22年。

《三国志·魏志·文帝纪》南朝宋裴松之注引晋王沈《魏书》说曹丕"常嘉汉文帝之为君，宽仁玄默，务欲以德化民，有贤圣之风。时文学诸儒，或以为孝文虽贤，其于聪明，通达国体，不如贾谊。帝由是著《太宗论》。"建安时期的作家，喜欢对历史人物议论评价，借以表现他们的政治观点。曹植就写过《汉文帝赞》和《汉二祖优劣论》等文章。曹丕此文，就是借表彰汉文帝的度量和雄才大略，推崇其为君之道，并表示也要效法"宽仁弘厚，躬修玄默，以俭率下，奉生送终，事从省约"的行为风范。从他追赠其父曹操为武帝，把文帝的名号留给自己的做法看，他俨然是以汉文帝自许的。

此篇《全三国文》卷七题《太宗论》。但曹丕其他议论汉代帝王的文章，都是以谥号相称，不称庙号。这是因为他本人的谥号已定为文，

后人为了避讳或与汉文帝区别，才改为"太宗"的缘故。张溥所题，已恢复原貌。其它有关汉文帝的文字，《全三国文》辑有二条，今据以辑录，编入补遗，可参看。

论见《魏志·文帝纪》南朝宋裴松之注引《魏书》。

【原文】

昔有苗不宾①，重华舞以干戚②；尉佗称帝③，孝文抚以恩德。吴王不朝，锡之几杖，以抚其意④，而天下赖安。乃弘三章之教，恺悌之化⑤，欲使曩时累息之民⑥，得阔步高谈无危惧之心。若贾谊之才敏⑦，筹画周政，特贤臣之器⑧，管、晏之资⑨，岂若孝文大人之量哉⑩！

注释

①有苗：指三苗，尧舜时的一个部族，曾在江淮、荆州一带作乱。不宾：不像客人一样谦如；不驯服。

②重华：即舜。干戚：本指斧戟盾牌等兵器，此处指以和平的方式代替战争。《史记·五帝本纪》："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迁三苗于三危，……分北三苗。"《艺文类聚·帝王部·帝舜有虞氏》引《帝王世纪》："有苗氏负固不服，……舜执干戚而舞之，有苗请服。"另见《韩非子·五蠹》。

③尉佗：即赵佗，生卒年不详。秦二世时为南海龙川令，秦亡后自立为南越武王，汉高祖时立为南越王。骄横跋扈，不听节制。汉文帝以德报怨，派人安抚，他上书称臣，表示顺服。事见《史记·南越列传》。

④吴王：指刘濞（公元前215—公元前154年），西汉沛县（今属江苏）人。汉高祖刘邦的侄儿，汉文帝族兄。因不满文帝当政，曾称病不朝。文帝赐以几杖，特许不朝见，以安其心。他在封国内铸钱，煮盐，以充军备，汉景帝时联合楚等六国反叛，兵败被杀。事见《史记·吴王濞列传》。锡：同赐。

⑤弘三章之教：汉初有三种刑法：黥（刺面）、劓（剜鼻）、断趾。文帝时，太仓令淳于意有罪，处死刑。其女缇萦上书文帝，替其父申辩，并要求废除死刑。文帝醒悟，认为虽有肉刑，却不能避免犯罪，责任在朝廷不在民间，于是下令废除肉刑，并引《诗经·大雅·泂酌》"恺悌君子，民之父母"为训。恺悌：温良谦和，平易近人。化：教化。

⑥曩（nǎng 囊上）时：以前；过去。累息：指因恐惧、紧张而屏住呼吸，形容受压抑，思想行动不自由。《后汉书·任延传》："自是威行境内，吏民累息。"

⑦贾谊（公元前200—公元前168年）：西汉雒（今河南洛阳）人，西汉初年政治家，文学家。曾任长沙王太傅，世称贾长沙。20岁为博士，迁太中大夫。得文

帝赏识，多次召进宫中问事。因被大臣忌恨，郁郁而逝。

⑧特：只不过。器：才器。

⑨管、晏：指管仲和晏婴。前者为齐桓公卿大夫，曾辅佐桓公称霸诸侯；后者为齐景公大夫，为春秋时名相。资：才干资质。

⑩此句下原本注："帝集诸儒于肃城（成）门内，讲论大义，尝嘉汉文宽仁玄默，务欲以德化民，有贤圣之风。时诸儒或以孝文虽贤，其通达国体，不如贾谊，帝由是著《太宗论》。"按此为《魏志·文帝纪》南朝宋裴松之注引《魏书》文字。

【今译】

远古时三苗部落不服从，虞舜便舞动斧头盾牌加以感化。南越王赵佗自称为帝，文帝便用恩德去安抚感化他。吴王刘濞有反叛之意，不进京朝见，文帝便赏赐他几杖，宽解他的心情，天下因此得到安宁。于是修改有关刑法的三条规定，施行仁厚宽和的教化，目的是要那些过去恐惧得不敢喘气的老百姓，可以大步走路，高声说话，没有危险防范的心理。像贾谊的才思敏捷、策划国家的事情，只不过是作为贤臣应当具备的才器，如同管仲、晏婴那样的才干资质，怎么能同文帝的大人大量相提并论呢？

汉武帝论

【题解】

汉武帝，指西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56—公元前87年）。景帝刘启子，16岁即帝位，在位53年。执政期间以儒家学说为统治的思想核心，推行法制，削弱割据势力。抑制富商大贾的发展，将盐、铁的生产经营收归国有。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管理，发展农业生产。外交上解除了匈奴的长年威胁，打通了西域的道路，使汉帝国达到空前强盛的阶段。

本文已不全。就现有的文字看，是对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及其在历史上的建树作总结评论，借以表明自己征服吴、蜀，一统天下的心志。

论见《艺文类聚》卷十二《帝王部二》《太平御览》卷八十八《皇王部十三》。

【原文】

孝武帝承累世之遗业[1]，遇中国之殷阜[2]。府库余钱帛[3]，仓廪畜腐粟[4]。因此有意平灭匈奴[5]，廓清边境矣[6]。故即位之初，从王恢之画，设马邑之谋[7]。自元光以迄征和[8]，四五十载之间[9]，征匈奴四十余举[10]。逾广汉[11]，绝梓岭[12]，封狼居胥[13]。禅姑幕[14]，梁北河[15]，观兵瀚海[16]。刈单于之旗[17]，剿阏氏之首[18]，探符离之窟[19]，扫五王之庭[20]。纳休屠、昆邪之附[21]，获祭天金人之宝[22]。斩名王以千数，馘酋虏以万计[23]。既穷追其败亡[24]，又摧破其积聚。虏不暇于救死扶伤[25]，疲困于孕重堕殁[26]。元封初，躬执武节，以告天子自将，惧以两越之诛[27]。彼时号为威振匈奴矣[28]！

注释

①帝：《艺文类聚》卷十二无此字。累世：《艺文类聚》卷十二作"四世"，按四世指高祖刘邦、惠帝刘盈、文帝刘恒、景帝刘启。

②殷阜（fù 付）：殷实富裕。《汉书·食货志上》："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

③钱帛：《艺文类聚》卷十二作"金钱"。

④仓廪（lǐn 凛）：仓库。腐粟：腐烂的米谷粮食。《汉书·食货志上》："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积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畜：同"蓄"。

⑤平：《艺文类聚》卷十二作"乎"。按平是。

⑥廓清：扫清。边境：主要指和匈奴接界之地。

⑦王恢：生卒年不详。据《汉书·匈奴传上》，汉武帝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春，大行令（管接待宾客的官）王恢建议打击匈奴，并以卖马邑城为钓饵，引诱单于。武帝遂任命王恢为将屯将军，与韩安国、李广等率军三十万，埋伏在马邑城旁山谷中。单于来，见牛马四野而无人放牧，知有诈而退。史称"马邑之谋"。王恢作为这次行动的主谋和执行者，无功而返，被治罪而死。画：谋画；策划。

⑧元光以迄征和：元光（公元前134年—公元前129年）、征和（公元前92—公元前89年），皆为汉武帝年号。迄：至；到。

⑨四五十载：原本作"四十五载"，今据《艺文类聚》卷十二改。

⑩举：举动。此作次数解。

⑪广汉：原本作"广漠"，今据《艺文类聚》卷十二改。郡名，辖境包括四川、甘肃、陕西部分，治所乘乡（今四川金堂东）。

⑫梓岭：地名，在广汉境内。

⑬封：和下文"禅姑幕"之"禅"，合指封禅，为古代帝王祭天地的一种典仪形

式。报天之功为封，报地之功为禅。狼居胥：山名，在今内蒙古五原县西黄河北岸。

⑭姑幕：原本作“姑峄”，今据《艺文类聚》卷十二改。县名。《汉书·匈奴传上》作“姑衍”，治所在今山东诸城西北。

⑮梁：架设桥梁。北河：黄河自内蒙古磴口县以下，分南北二支，北支即今乌加河，古称北河。

⑯瀚海：《汉书·匈奴传上》作“翰海”。北方海名，在今蒙古高原东北境呼伦湖与贝尔湖一带。今人岑仲勉以为是山名，即今蒙古杭爱山之音译。

以上各句史实如下。《汉书·卫青传》：“元朔元年春，……遂西定河南地，案榆溪旧塞，绝梓岭，梁北河，讨蒲泥，破符离。”又《匈奴传上》：（骠骑将军霍去病击匈奴）与左王接战，汉兵得胡首凡七万余人，左王将皆遁走。骠骑封于狼居胥山，禅姑衍，临翰海而还。”

⑰刈：割；砍。单于：匈奴最高领袖称号，意为广大。

⑱阏（yān 烟）氏：匈奴王后的称号。

⑲符离：古塞名。

⑳五王：匈奴五个部落的首领浑邪王、裨王呼毒尼、雁疵、禽黎、大当户调虽。事见《汉书·霍去病传》。

㉑休屠、昆邪皆为匈奴王。《汉书·匈奴传上》：“单于怒昆邪王、休屠王居西方为汉所杀虏数万人，欲召诛之。昆邪、休屠王恐，谋降汉。汉使骠骑将军迎之。”附：归附。

㉒祭天金人：《汉书·匈奴传上》：“汉使骠骑将军（霍）去病万骑出陇西，……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唐颜师古注：“作金人以为天神之主而祭之，即今佛像是其遗法。”

㉓馘（guó 国）：本指割左耳以计功，此指斩首。

㉔败亡：《艺文类聚》卷十二作“散亡”。

㉕据《汉书·李陵传》：“且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辎戎马之地，抑数万之师，虏救死扶伤不暇。”

㉖孕重：本指因身孕体重不灵活，此指负担。堕殰（dú 独）：胎死。殰，原本作“殡”，《艺文类聚》卷十二作“陨”，今从《汉书》改。《汉书·匈奴传上》：“前此者，汉兵深入穷追二十余年，匈奴孕重堕殰，罢极苦之。”

㉗《汉书·武帝纪》：“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冬十月，诏曰：‘南越、东瓯咸伏其辜，西蛮、北夷颇未辑睦。朕将巡边陲，择兵振旅，躬秉武节，置十二部将军，亲帅师焉。’”又《匈奴传上》：“天子巡边，亲至朔方，勒兵八十万骑以见武节。而使郭吉风告单于。……曰南越王头已悬于汉北闕下，今单于即能前与汉战，天子自将兵待边；即不能，亟南面而臣于汉。”武节：武道，以武力示威。

㉘原本此句作“易彼符号可谓威震匈奴矣”，与《类聚》《御览》皆不合，且意不明，今据改。威震匈奴：《汉书·武帝纪》：“勒兵八十万骑，旌旗经千余里，威震匈奴。”

【今译】

汉武帝承接四代帝王的基业，处在中国殷实富裕的时期。府库金钱有余，粮仓米粟多得腐烂。便下决心消灭匈奴，安定边疆。在即位之初，听从王恢的策划，设计了在马邑城引诱单于的谋略。从元光到征和的四五十年时间里，征讨匈奴的举措有四十多次。跨逾广汉，断绝梓岭，在狼居胥山和姑幕封禅，以大功告成祭祀天地。在北河修筑桥梁，在瀚海阅兵。截夺单于的军旗，剿杀阏氏的首级。探寻符离要塞的洞穴，扫灭匈奴五王的宫廷，逼使休屠王、昆邪王归顺，获得匈奴祭天的宝物金人神像。斩杀匈奴有名的首领上千，消灭匈奴的士卒数万。既穷追其流散逃亡，又摧毁其辎重储备。匈奴人来不及救死扶伤，因负担过重而疲劳不堪。元封初年，汉武帝亲自率领大军以武力示威，派人告诫匈奴，汉天子亲自征讨，以南越、东越王被诛杀的事实让匈奴人害怕。当时天下号称“威震匈奴”啊！

交友论

【题解】

本篇自“夫阴阳交”至“非特士友之志也”62字辑自《初学记》卷十八《交友二》《全三国文》卷八和《汉魏六朝名家集初刻》卷五同。自“白虎通”以下77字，以上两家辑本均无。张溥所辑，不知何据。今照原本注释翻译，以备查证。

【原文】

夫阴阳交，万物成；君臣交，邦国治；士庶交，德行光。同忧乐，共富贵，而友道备矣。《易》曰：“上下交而其志同[1]。”由是观之，交乃人伦之本务[2]，王道之大义，非特士友之志也[3]。

注释

①《易·泰卦》:"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

②人伦:人类。《荀子·富国》:"人伦并处,同求而异道,同欲而异知,生也。"

③特:只是。志:感情。

【今译】

天地阴阳交融,万物才能以生成;君主辅臣交融,国家才得以治理;士大夫和平民百姓交融,品德和行为才可以光大发扬。同分忧患快乐,共享荣华富贵,交友的道理就齐备了。《易经》上说:"上下之间交融,可以有共同的志向。"由此看来,交融本是人类的根本事务,太平盛世的主要意义,不只是朋友间一般的感情呵。

【原文】

《白虎通》曰[①]:"朋友之道有四:近则正之,远则称之,乐则思之,患则死之。"扬子《法言》曰[②]:"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③]。"《说苑》曰[④]:"魏文侯叹田子方曰[⑤]:'自友方也,君臣益亲,百姓益附,吾是以知友士之功焉。'"

注释

①《白虎通》:《白虎通义》的省称。共4卷44篇,记录了汉章帝建初四年在白虎观讨论五经异同的结果,命班固撰集成书。其书多引古义,兼谶纬之说。引文见《白虎通》卷三《三纲六纪》。

②朋、友:《周礼·地官·大师徒》:"五曰联朋友。"东汉郑玄注:"同师曰朋,同门曰友。"

③《法言》:汉扬雄仿照《论语》写作的一部著作,以尊圣人,谈王道,宣传儒家传统思想为主旨。引文见《法言》卷一《学行》。扬子:扬雄。参见《典论·论文》注㉔。

④《说苑》:汉刘向撰,以辑录供人取法的遗闻轶事为主旨。引文见《说苑》卷八《尊贤》。

⑤田子方:战国贤士,师从子贡,受魏文侯礼遇。《战国策》对其事多有记载,可参看。

【今译】

《白虎通》说："交结朋友的道理有四个方面：亲近的就纠正他，疏远的就称赞他，快乐的时候想到他，患难的时候与他共死。"扬雄《法言》说："不一条心的朋友只是表面的朋友，不一条心的友朋只是表面的友朋。"《说苑》说："魏文侯赞叹田子方说：'自从和田子方交朋友后，君臣之间更加亲密，百姓更加靠拢，我因此知道交朋结友的作用了。'"

议

田畴辞封议

【题解】

田畴，生卒年不详，《三国志·魏志》本传说其"年四十六而卒"。字子泰，东汉末右北平无终（今天津蓟县）人。曾事幽州牧刘虞，以信义为天下所重。刘虞死后，他率宗族附从数百人，入徐无山中，耕种自给，制定婚姻嫁娶之礼，兴举学校讲授之业，以至道不拾遗，数年间至五千余家。袁绍多次派使者招抚，并授以将军印信，都被他拒绝。

据《三国志·魏志·田畴传》，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曹操北征三郡乌桓（丸）。时夏水暴涨，沿海路不通，后经田畴向导，抄近路大破乌桓。战后论功行赏封为亭侯，邑五百户，田畴固辞不受。曹操体谅他的志节，许而不夺。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田畴随曹操南征荆州刘表还，曹操"追念畴功殊美，恨前听畴之让，曰：'是成一人之志，而亏王法大制也。'于是乃复以前爵封畴，畴上疏陈诚，以死自誓。太祖（曹操）不听，欲引拜之，至于数四，终不受。有司劾畴狷介违道，苟立小节，宜免官加刑。太祖重其事，依违者久之。乃下世子（曹丕）及大臣博议。世子以畴同于子文辞禄，申胥逃赏，宜勿夺以优其节。……太祖喟然知不可屈，乃拜为议郎，年四十六卒。"

议见《三国志·魏志·田畴传》载世子议。《全三国文》卷七题作《有司劾田畴不受封宜免官加刑议》。

【原文】

背遗敖逃禄[1]，传载其美，所以激浊世[2]，励贪夫[3]，贤于尸禄素餐之人也[4]。故可得而小，不可得而毁[5]。至于田畴，方斯近矣[6]。免官加刑，于法为重。

注释

①遂(wěi 伟)敖:亦作"芳敖",即孙叔敖。《左传·宣公十二年》"令尹芳艾猎城沂,使封人虑事,以授司徒",晋杜预《集解》:"艾猎,孙叔敖也。"又《宣公十二年》"芳敖为宰,择楚国之令典",《集解》:"宰,令尹;芳敖,孙叔敖。"清卢弼《三国志集解》卷十一:"遂敖即芳敖,又即孙叔敖。如遂启强为芳启强是也。"《吕氏春秋·情欲》:"世人之事君者,皆以孙叔敖之遇荆(楚)庄王为幸。"东汉高诱注:"孙叔敖,楚令尹,遂贾之子也。"《韩非子·喻老》:"楚庄王既胜狩于河雍,归而赏孙叔敖。孙叔敖请汉间之地,沙石之处。"《淮南子·道应训》:"孙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禄益厚,吾施益博,是以免三怨。'"又"昔孙叔敖三得令尹无喜志,三去令尹无忧色。"令尹,楚国宰相名。

②激:激发。

③励:勉励。夫,原本作"天",今据《魏志·田畴传》改。

④尸禄素餐:意同"尸位素餐"。居守其职位食其俸禄而不做实事。汉刘向《说苑·至公》:"尸禄素飡,贪得无厌。"素餐:白吃而不做事。《诗经·魏风·伐檀》:"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又"彼君子兮,不素飡(sūn 孙)兮。"

⑤毁:废除;拒绝。《三国志·魏志·田畴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魏书》:"钟繇以为原思辞粟,仲尼不与;子路拒牛,谓之止善。虽可以激清励浊,犹不足多也。畴虽不合大义,有益推让之风,宜如世子议。"

⑥方:比较。

【今译】

以前孙叔敖避开爵禄,史传上记载他美好的德行。这是想用来激发浑浊的世道,勉励那些贪得无厌的人,比起那些居守其职位食其俸禄而不做事的人更好的缘故。所以应该得到的要少,不应该得到的要拒绝。至于田畴这样的人,是比较接近这种做法的。因此免掉他的官职,再给他治罪,从法律的角度来说,是过分了一些。

连　珠

连　珠

【题解】

连珠是古代的一种文体,《昭明文选》卷五十五有晋陆机《演连珠》五十首。唐李善题解引晋傅玄《叙连珠》曰:"所谓连珠者,兴于汉章(帝)之世,班固、贾逵、傅毅三子,受诏作之。其文体辞丽而言约,不指说事情,必假喻以达其旨,而览者微悟,合于古诗讽兴之义,欲使历历如贯珠,易看而可悦,故谓之连珠。"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杂文》,将"对问"、"七发"、"连珠"等文体统属杂文,并指出"扬雄覃思文阁,业深综述,碎文琐语,肇为连珠。其辞虽小,而明润矣"。扬雄所作《连珠》,今已不全,清严可均《全汉文》卷五十三辑得数条。其实,若追本溯源,扬雄之前,"连珠"这种文体,远在战国时已初具规模。近人刘师培《论文杂记》论述杂文源流,其第六条说:"连珠始于汉魏,盖荀子演《成相》之流亚也。首用喻言,近于诗人之比兴。继陈往事,类于史传之赞辞。而俪语韵文,不沿奇语,亦俪体中之别一派者也。"明人杨慎(升庵)《丹铅总录》引《北史·李先传》说,魏帝召李先读《韩子·连珠论》二十二篇。韩子即韩非子,其书中有联语。先列其目,而后著其解,谓之连珠。此则连珠之体,兆于韩非。近人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卷三《杂文》对此解释说,今韩非书中并无《连珠论》,其《内储说上》有《七术》7条,《内储说下》有《六微》6条,《外储说左》上下各举6条,《外储说右》上下各举3条,5条,共33条(《李先传》误为22篇),韩非统称之为"经",李先改为"论"。《艺文类聚》卷五十七《杂文部三·连珠》引南朝宋沈约《注制旨连珠表》:"连珠者,盖谓辞句连续,互相发明,若珠之结排也。"明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按连珠者,假物陈义以通讽喻之词也。连之为言贯也,贯穿情理,如珠之在贯也。……其体展转,或二或三,皆骈偶而有韵。故工于此者,必使义明而辞净,事圆而音泽,磊磊自转,乃可称珠。否则欲穿明珠,多贯鱼目。"

概括地说，这种文体一般是用简洁而华丽的语言，不直接说出所叙说的事物，而是借助比喻，委婉曲折地表达意旨。语句一气呵成，如明珠贯穿一线，络绎不绝。每篇都以“臣闻”二字开始。曹丕身为帝王，因此免去了“臣”字。

文词见《艺文类聚》卷五十七《杂文部三·连珠》。

其 一

【原文】

盖闻琴瑟高张则哀弹发[1]，节士抗行则荣名至[2]。是以申胥流音于南极[3]，苏武扬声于朔裔[4]。

注释

①哀弹：意同“哀弦”，参见《善哉行》“哀弦微妙，清音含芳”句注。古代以悲哀的音乐为美好，以能体会音乐的悲哀为知音。《礼记·乐记》：“丝声哀。”东汉郑玄注：“哀，怨也。谓声音之体婉妙，故哀愁也。”西汉王褒《洞箫赋》：“故知音者乐而悲之，不知音者怪而伟之。故为悲声，则莫不怆然累欷，撇涕流泪。”东汉蔡邕《琴赋》：“哀声既发，秘弄乃开。……一弹三欷，悽有余哀。”

②节士：气节之士。抗行：保持高尚的操行。《楚辞·九章·哀郢》：“彼尧舜之抗行兮。”

③申胥：即申包胥，楚君蚡冒的后代，申氏，名包胥。一名勃苏，称梦冒勃苏。春秋时楚国大夫，复姓公孙，因封于申，世称申包胥。据《战国策·楚策一》，他和楚臣伍子胥友善。楚平王杀了伍子胥的父兄，伍子胥逃到吴国，发誓要兴兵报复楚国。申包胥说，你能灭掉楚国，我就能复兴楚国。后伍子胥果然带领吴国的军队攻楚。申包胥到秦国去借兵，对着秦廷哭了七天七夜，感动了秦君，出兵救楚，使楚昭王得以回国。流音：流传名声。南极：指楚国。

④苏武（？—公元前160年）：字子卿，西汉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据《汉书·苏武传》，他于汉武帝天汉元年（公元前100年），以中郎将身份出使匈奴，因变故被拘留，临死不屈。流放在北海（今西北利亚贝加尔湖一带）时，持汉节牧羊十九年，不改志节，后得归汉朝。朔裔：朔边，泛指北方。

【今译】

我听说琴瑟一旦高扬就会有哀婉幽怨的乐声发出，有气节的人只要保持高尚的德行就会有光荣的名声。所以申包胥能在南方的楚国

留下他的美誉，苏武能在北边的匈奴传扬他的英名。

其 二

【原文】

盖闻四节异气以成岁[1]，君子殊道以成名[2]。故微子奔走而显[3]，比干剖心而荣[4]。

注释

①四节：春夏秋冬四季。异气：不同的气候。

②殊道：特殊的道德品行。

③微子：即微子启，汉人避景帝刘启名讳改称微子开。商纣王庶兄。据《史记·宋微子世家》，他因不满纣王的暴行而离国逃走。周武王得天下，周公封他于宋，成为宋国的始祖。

④比干：殷末纣王的叔父。据《史记·宋微子世家》，他因劝谏纣王不要淫乱，被剖心而死。《论语·微子》："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今译】

我听说因为四季气候不同才可以成为一年，君子因为有特殊的道德品行才可以成名。所以微子开因奔走出国而显扬，比干因被剖心而荣耀。

其 三

【原文】

盖闻驽蹇服御[1]，良乐济嗟[2]；铅刀剖截[3]，区冶叹息[4]。故少师幸而季梁惧[5]，宰嚭任而伍员忧[6]。

注释

①驽蹇：低劣的马。服御：驾车。《汉书·叙传》引东汉班彪《王命论》："是故驽蹇之乘，不骋千里之途。"

②良乐：指伯乐，秦穆公时人，因善于相马而出名。本名孙阳，事见《庄子·马蹄》。唐陆德明《经典释文》："伯乐，姓孙名阳，善驭马。石氏《星经》云：伯乐、

天星名，主典天马，孙阳善驭，故以为名。”

③铅刀：用铅作的刀，软而钝。

④区冶：即区冶子，古代善于铸剑的人。参见《典论·剑铭》注。

⑤少师：本乐官名，此处指随国一个任少师的人。据《左传·桓公八年》，楚武王伐随，楚大夫知道少师得随君宠信，言听计从，便认为有机可乘，用假象骗了少师。随国贤臣季梁建议先礼后兵，以挫败敌军锐气而得到外军的支持，少师则说应该速战速决；两军对垒，季梁认为应先攻打敌军侧翼，以涣散敌军，少师则说应和楚王正面作战。随君听从少师的话，结果全军溃败，随君出逃。

⑥宰嚭（pǐ 匹）：即伯嚭。他和伍员（伍子胥）都是楚人，父兄都为楚平王杀害，先后逃亡投奔吴国。吴王夫差先信任伍员，伯嚭来后，又信任伯嚭，先为大夫，后为太宰。在对待越王勾践的问题上，因伯嚭受贿，为勾践说话，使吴王丧失警惕，放勾践回国。伍员多次劝谏，不被吴王采纳，反赐剑让伍员自杀。最后吴国被勾践兴兵打败，吴王自杀。参见《史记·吴太伯世家》。

【今译】

我听说让品质低劣的马去驾车，善于识别马的伯乐就要悲伤；用又软又钝的铅刀去剖划切割，善于铸剑的区冶子就要哀叹。所以随国的少师受到宠信，季梁这样的贤人就会害怕；吴国的伯嚭担当了重任，伍员这样的忠臣就会担忧。

铭

露陌刀铭

【题解】

本铭文前两句8字和最后两句8字，见《北堂书钞》卷一百二十三，作“百辟宝剑铭”；又前六句24字见《艺文类聚》卷六十《军器部·刀》，题“魏文帝露陌刀铭”。曹丕有关刀剑的文字，还大量散见在各种类书里，清严可均《全三国文》卷七辑之较全，并作为《典论》的文字加以编排。本书据以录入补遗，可互比参看。

【原文】

于铄良刀[1]，胡炼亶时[2]。譬诸麟角[3]，靡所任兹[4]。不逢不若[5]，永世宝持。利用卫身，以威弗治[6]。

注释

①于铄(shuò 朔)：美好的叹词。《诗经·周颂·酌》：“于铄王师，遵养时晦。”毛传：“铄，美。”

②胡：盛大。亶时：正得其时。《诗经·大雅·生民》：“上帝居歆，胡臭亶时。”

③麟角：麒麟的角，比喻珍贵稀有。《太平御览》卷六百零七引《蒋子万机论》：“谚曰：学如牛毛，成如麟角。”

④任：胜任。

⑤不逢不若：《左传·宣公三年》：“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不若：不吉利。

⑥弗治：不治，指叛乱不臣服的地方。

【今译】

这最美的宝刀，大炼正逢其时。譬如凤毛麟角，无所不可胜任。不会遭逢不利，世世代代宝持。其利可以防身，又可威慑不治。

赐钟繇五熟釜铭

【题解】

钟繇和五熟釜，参见《与钟繇谢玉玦书》和《与钟繇五熟釜书》。

据《三国志·魏志·钟繇传》："魏国初建，为大理，赐繇五熟釜，为之铭曰。"南朝宋裴松之注引《魏略》："繇为相国，以五熟釜鼎范因太子（按指曹丕）铸之，釜成，太子与钟繇书。"钟繇根据曹丕的意见铸五熟釜，同时将曹丕写就的铭文铸刻在上面。铭文对钟繇的赞美，不仅对魏国的建立作了歌颂和祝愿，亦对忠心耿耿，一心为国操劳的贤才能人，表示了礼遇和敬意。

铭文见《三国志·魏志·钟繇传》。

【原文】

铭曰：於赫有魏①，作汉藩辅②。厥相惟钟，寔干心膂③。靖恭夙夜④，匪遑安处⑤。百寮师师⑥，楷兹度矩⑦。

注释

①於（wū 污）赫：赞叹词。《诗经·商颂·那》："於赫汤孙，穆穆厥声。"又《汉书·韦贤传》："於赫有汉，四方是征。"唐颜师古注："於读为乌，叹辞也；赫，明貌。"

②藩辅：藩屏辅佐。

③寔：同"实"。心膂（lǚ 吕）：心脏和脊骨（膂）都是人身重要部分，用以比喻作骨干的心腹之人。《尚书·君牙》："今命尔予翼，作股肱心膂。"

④靖（jìng 竞）恭：谦和恭敬。夙夜：早晚。

⑤匪遑：来不及。

⑥百寮：即百僚；百官。

⑦楷：楷模。度矩：尺度规矩；标准。

【今译】

光明显赫的大魏国啊！是汉天子的藩屏辅佐。它的宰相钟繇，实在是国家的主干心骨。早晚都谦和恭敬，来不及休息安处。百官都应以他为师，以他的标准为楷模。

文

即位告天文

【题解】

据《三国志·魏志·文帝纪》南朝宋裴松之注引《献帝传》，曹丕于延康元年（公元220年）冬十月己巳（27日）下达接受禅让的诏令（参见《又答相国歆等令》）后，第二天庚午（28日），汉献帝册诏曹丕："今遣守尚书令侍中觊喻，王其速陟帝位，以顺天人之心，副朕之大愿。""于是尚书令桓阶等奏曰：'今月二十九日，可登坛受命，请诏王公群卿，具条礼别奏。'令曰：'可。'"辛未（29日。本传作"庚午，王升坛即阼，百官陪位"，恐有误。）魏王登坛受禅，公卿、列侯、诸将、匈奴单于、四夷朝者数万人陪位，燎祭天地、五岳、四渎。曰。"至此，曹丕正式在繁阳（今河南临颍县内）代汉称帝，建立魏朝。

文见《三国志·魏志·文帝纪》南朝宋裴松之注引《献帝传》。《全三国文》卷七题作《受禅告天文》。

【原文】

皇帝臣丕，敢用玄牡[1]，昭告于皇皇后帝[2]：汉历世二十有四，践年四百二十有六。四海困穷，三纲不立[3]，五纬错行，灵祥并见[4]。推术数者[5]，虑之古道，咸以为天之历数，运终兹世。凡诸嘉祥民神之事，比昭有汉数终之极[6]，魏家受符之命[7]。汉祖以神器宜授于臣[8]，宪章有虞[9]，致位于丕。丕震畏天命，虽休勿休。群公庶尹六事之人[10]，外及将士，洎于蛮夷君长[11]，佥曰[12]："天命不可以辞拒，神器不可以久旷，群臣不可以无主，万几不可以无统[13]。"丕祗承皇象[14]，敢不钦承。卜之守龟[15]，兆有大横[16]；筮之《三易》[17]，兆有革兆[18]。谨择元日[19]，与群僚登坛受皇帝玺绶，告类于尔大神[20]：唯尔有神，尚飨永吉。兆民之望[21]，祚于有魏世享。

注释

①玄牡：黑色公牛，用于祭祀。《尚书·汤诰》："敢于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

②皇皇：盛大壮美。后帝：上天。《诗经·鲁颂·閟宫》："皇皇后帝、皇祖后稷。"

③三纲：原本作"王纲"。按《魏志》作"三纲"，与下文"五纬"对文，今据改。儒家借以维护封建统治的纲常。东汉班固《白虎通·三纲六纪》："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故《含文嘉》曰：'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④五纬：指天上金、木、水、火、土五星的运行。《周礼·春官·大宗伯》："以实柴祀日月星辰。"唐孔颖达疏："五纬，即五星。……言纬者，二十八宿随天右转为经，五星左旋为纬。"灵祥：古代认为吉凶的预兆，因有吉兆和凶兆两种，所以说"并现"。

⑤推术数者：指以阴阳五行来预测天下兴废大事的方术之士。

⑥比昭：清卢弼《三国志集解》卷二引清卢文弨曰"何（焯）校疑'比'作'皆'，是。"

⑦原本此句作"魏家之符"，于义不顺，今据《魏志》改。受符：接受图谶符纬的兆示。曹植《庆文帝受禅表》："允答神符，诞作民主。"

⑧神器：指帝位。《汉书·叙传》："游说之士，至比天下于逐鹿，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

⑨宪章：效法。《礼记·中庸》："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有虞：指虞舜，曾将帝位禅让给禹。

⑩庶尹：文武百官的首长。《尚书·益稷》："庶尹允谐。"六事：主管六部的公卿。《尚书·甘誓》："大战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六事之人，予誓告汝。'"孔传："各有军事，故曰六事。"

⑪洎（jì 计）：以及。原本作"泊"，今据《魏志》改。

⑫佥（qiān 千）：大家；众人。《尚书·舜典》："佥曰：'于！鲧哉！'"

⑬万几：国家各种事务。《尚书·皋陶谟》："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几：同"机"，《汉书·王嘉传》引作"万机"。参见该书唐颜师古注。

⑭祗：敬。皇象：天象，指日月星辰运行过程中的情况，作为预测吉凶的象征。《易·系辞上》："天垂象，见凶吉，圣人象之。"

⑮守龟：古代用于占卜的龟甲。《左传·哀公二十三年》："而卜之以守龟于宗祧。"

⑯大横：一种卦兆的名称。《汉书·文帝纪》："大臣使人迎代王，代王卜之兆，得大横。占曰：'大横庚庚，余为天王，夏启以光。'"

⑰筮(shì 示):古代一种用蓍草占卜预测凶吉的方术。《三易》:指夏代的《连山》、殷代的《归藏》、周代的《周易》,均为卜筮之书。《周礼·春官·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

⑱革兆:卦兆之名。《易·革卦》:"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唐李鼎祚集解:"革者,改革之名也。此卦明改制、革命,故名。"

⑲元日:吉日。《礼记·王制》:"元日习射。"

⑳告类:古代一种规模大、仪式隆重的祭祀活动。《尚书·舜典》:"肆类于上帝。"《诗经·大雅·皇矣》:"是类是禡,是致是附。"

㉑兆民:指天子帝王。《左传·昭公二十一年》:"卜偃曰:'天子曰兆民,诸侯曰万民。'"

【今译】

皇帝臣曹丕,斗胆选用黑色的公牛,向显赫的上天明确祭告:汉朝经历了二十四代,享有国家四百二十六年。天下困难贫穷,君臣、父子、夫妇的纲常不能树立,日月星辰的运行已经错乱,各种凶兆祥瑞同时出现。推断历数的方士,考虑到自古以来的规律,都认为按上天的历数,汉朝的国运到这一代应该结束。凡是出现的各种祥瑞,百姓和神灵的意愿,都表明汉朝的运数到了终点,魏家当接受符讖的指命,汉朝君主应当把政权交给我,效法古代的虞舜,把帝位禅让给曹丕。曹丕我有感于对天命的震撼害怕,想推辞又不能推辞。各位公卿官长官员,以及在外的将士和边疆部落的君长,都说:"上天的命令不可以推辞抗拒,国家不可以长时间地没有首领,群臣不可以没有君主,各种政务不可以没有人总管。"曹丕我敬重地秉承天象,怎么敢不接受呢?用守龟来占卜,卦像出现大横的吉兆;用《三易》来预测,卦像亦有改革的暗示。因此谨慎地选择了吉祥的日子,同群臣一起登坛接受皇帝的玺绶,并祭告你伟大的天神:希望借助你的神灵,让我永远享有吉祥。我作为天子的理想愿望,是让魏朝世世代代享受福祚安康!

哀　策

武帝哀策文

【题解】

曹操于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去世,曹丕、曹植兄弟都写了追悼的文章,以寄托哀思。

本篇各本都作《武帝哀策文》,并非曹丕写作时原题。据《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曹操于建安二十五年正月去世,谥为武王;二月丁卯,葬高陵。同年十月,曹丕代汉称帝,追尊曹操为武帝。此诔文作于曹操下葬时,不应当称武帝,当称武王。这从曹植诔中"于穆我王","我王服之","我王承统"可证。又《艺文类聚》卷十三将此文收入"策文"类。按策本为文体之一种,一般称策命或策对,属于帝王诏令的一种。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诏策》:"降及七国,并称曰令。令者,使也。秦并天下,改命曰制。汉初定仪则,则命有四品: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敕。"策文与哀悼本无关系。所以《文心雕龙》就将《诔碑》《诏策》分门别类加以论述。本文与后《弟仓舒诔》和曹植《武帝(王)诔》一样,均为悼念之词。曹丕另有乐府诗《短歌行》一首,为悼念曹操之词,可参见。《艺文类聚》卷十三《帝王部三·魏武帝》,将曹植悼文称为"诔",将曹丕悼文称为"策文";又同卷《魏文帝》将曹植悼念曹丕的文章称为"诔",其"诔"与"策文"的界定是十分混乱的。

文见《艺文类聚》卷十三。诔文似不全。

【原文】

痛神曜之幽潜[1],哀鼎俎之虚置[2],舒皇德而咏思[3],遂腼臆以莅事[4]。矧乃小子[5],夙遭不造[6]。茕茕在疚[7],呜呼皇考[8]。产我曷晚[9],弃我曷早[10]。群臣子辅,夺我哀愿[11],猥抑奔墓,俯就权变[12]。卜葬既从[13],大隧既通[14]。漫漫长夜,窈窈玄宫[15]。有晦无明,曷有所穷。卤簿既整[16],三官骈罗[17]。前驱建旗[18],方相执戈[19]。弃此宫庭,陟彼山阿[20]。

注释

①神曜：曜为日、月、星的总称。神曜借代君王。幽潜：在深幽之处潜藏，代指死亡。

②鼎俎：祭祀时用来煮食物的锅和切割的砧板，代指国家政权。

③舒：申述。皇德：大德。

④膈臆（bì yì 毕意）：形容愁苦烦闷在心中郁结不散。莅（lì 立）事：即官任事。曹丕当时刚继位魏王、丞相。

⑤矧（shěn 审）：何况。小子：曹丕谦称自己。

⑥夙：早。不造：指失去父母，无所归处。《诗经·周颂·闵予小子》："闵予小子，遭家不造。"

⑦茕（qiong 穷）茕：孤独无靠，一般指失去父母、兄弟。《左传·哀公十六年》："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茕茕余在疚。"疚：因居丧而内心悲痛。

⑧皇考：死去的父亲。《楚辞·离骚》："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⑨曷晚：同"何晚"。曹丕于中平四年（公元 187 年）出生，曹操时已 33 岁。

⑩曷早：同"何早"。曹操去世时，曹丕年仅 33 岁。

⑪这两句说群臣在治丧期间，让我继承王位，把我弼辅，扰乱了我悲痛的心。子辅：辅助我。夺：乱。

⑫猥（wěi 伟）：苟且。这两句说我只好暂时放下奔丧的事，权且服从继位的变化。《三国志·魏志·陈矫传》："矫曰：'王薨于外，天下惮惧，太子宜割哀即位，以系远近之望。且又爱子（曹植）在侧，彼此生变，则社稷危矣。'"

⑬卜葬：选择墓地，经营墓葬。曹植《武帝（王）诔》："群臣奉迎，我王（曹丕）安厝。"

⑭隧：墓道；墓穴。

⑮窈窈：幽深。玄宫：帝王陵墓。曹植《武帝（王）诔》"窈窕玄宇，三光不晰"意同。

⑯鹵（lǔ 虏）簿：帝王车驾出动时的仪仗。

⑰三官：古代辅佐君主的高级官员，此处泛指百官。曹植《武帝（王）诔》"群臣陪临，伫立以泣"意同。骈罗：双双排列。

⑱建旗：高举旗幡。

⑲方相：古代用来驱赶疫邪的神像，一般用于丧事。《周礼·夏官》有"方相氏"，此处指装扮成方相的军士。

⑳陟（zhì 治）：登上。此处有葬意。

【今译】

我为先王的去世悲痛，我为王位的虚设哀伤。我想着他的大德咏

叹，怀着忧愁权且把王位承当。何况我这小子啊！过早地遭遇父丧。我因居丧而孤独，呵呀我的生父。生育我时是那样迟缓，离开我又是这样快速。群臣把我拥戴辅弼，扰乱了我悲哀的情绪。姑且放下陵墓的经营，服从忽然而来的变故。墓地既然已经选好，深深的墓穴已经打通。以后你就在这漫漫的长夜，守着这幽深的地宫，只看见黑夜不见光明，还有什么有尽无穷？送葬的仪仗已经整肃，百官双双排队陪送。前面的队伍高举旗幡，避邪的神像舞着干戈。永远离开了这座宫廷，葬在了远方那座高坡。

诔

弟仓舒诔

【题解】

仓舒，指曹冲。参见《追封邓公策》。张溥题解云："曹冲字苍舒，文帝之弟也。少聪察岐嶷，有成人之智，年十三病卒。曹公哀甚，为聘甄氏亡女与合葬，赠骑都尉印绶。"

曹冲于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病逝，这是曹丕为他写的诔文。诔（lěi 磊）文是古代一种历述死者功德行为并表示哀悼的文体，类似现代的悼词。

诔见《艺文类聚》卷四十三《职官一·诸王》，宋章樵注《古文苑》卷九。

【原文】

建安十五年[1]，五月甲戌，童子曹仓舒卒[2]。乃作诔曰。

于惟淑弟[3]，懿而纯良[4]。诞丰令质[5]，荷天之光[6]。既哲且仁[7]，爰柔克刚[8]。彼德之容[9]，兹义肇行[10]。猗欤□□[11]，终然允藏[12]。宜逢介祉[13]，以永无疆。如何昊天[14]，雕斯俊英[15]？呜呼哀哉！惟人之生，忽若朝露[16]，促促百年，亹亹行暮[17]。矧尔既夭[18]，十三而卒。何辜于天[19]，景命不遂[20]。兼悲增伤，侘傺失气[21]。永思长怀，哀尔罔极[22]。贻尔良妃[23]，樾尔嘉服[24]。越以乙酉[25]，宅彼城隅[26]。增丘峨峨[27]，寝庙渠渠[28]。姻媾云会[29]，充路盈衢。悠悠群司[30]，岌岌其车[31]。倾都荡邑[32]，爰迄尔居。魂而有灵，庶可以娱。呜呼哀哉！

注释

①十五年：《艺文类聚》作"十二年"；《全三国文》卷七作"十五年"。据《三国志·魏志·邓哀王冲传》"年十三，建安十三年疾病，太祖亲为请命。及亡，哀

甚”，则曹冲当逝于建安十三年后。

②童子：指未成年的人。曹冲死时仅十三岁左右。

③于：叹词，相当于“呵”。《尚书·尧典》：“于！鲧哉！”淑：良善。

④懿（yì 易）：美好。《三国志》本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魏书》：“容貌姿美，有殊于众。”

⑤诞：生育；出生。令：美。

⑥荷：承受。

⑦哲：明智聪慧。《三国志》本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魏书》：“辨察仁爱。”

⑧爰：乃；是。克：能。

⑨容：宽容。《三国志》本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魏书》：“冲每见当刑者，辄探赌其冤枉之情而微理之。及勤劳之吏，以过误触罪，常为太祖陈说，宜宽宥之。”

⑩兹义肇行：《艺文类聚》作“慈我聿行”。兹：此；以。肇：始。

⑪猗欤：叹词。下缺二字，疑当为“公子”。

⑫允藏：诚实善良。

⑬介祉：大的福气。东汉应劭《风俗通》卷八《桃梗》：“岁终更始，受介祉也。”

⑭昊（hào 号）天：苍天。

⑮雕：同“彫”，凋谢；死亡。

⑯忽：倏忽；快速。朝露：早上的露，一般用来比喻生命短暂。曹操《短歌行》：“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⑰犩（wěi 伟）犩：快速。战国楚宋玉《九辩》：“时犩犩而过中兮，蹇淹留而无成。”

⑱矧（shěn 审）：况且。

⑲辜：辜负；得罪。

⑳景命：按天意授给的王位之命。《诗经·大雅·既醉》：“君子万年，景命有仆。”曹操曾有意立曹冲为太子，参见《赠谥邓哀侯诏》。

㉑侘傺（chà chì 诧斥）：沮丧恍惚。《楚辞·离骚》：“忳郁邑余侘傺兮，吾独穷困乎此时也。”

㉒罔极：无穷无尽。《诗经·小雅·蓼莪》：“欲报之德，昊天罔极。”

㉓贻：赠送。良妃：据《三国志》本传，曹冲死后，曹操“言则流涕，为聘甄氏亡女与合葬”。

㉔襚（suì 岁）：送衣被给死去的人。《公羊传·隐公元年》：“丧事有赗，……衣被曰襚。”

㉕越：经过；到了。

㉖宅：墓穴。此处指埋葬。

㉗增丘：坟墓。增，高而有层的建筑。

㉘寝庙：古代帝王坟墓的建筑，前为庙，后为寝，供祭祀用。渠渠：殷勤周到。《诗经·秦风·权舆》："于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无余。"

㉙姻：同"烟"。媾：会聚。

㉚群司：指负责丧事葬礼的有关官员。

㉛岌岌：高大。车：灵车。

㉛此句说葬礼隆重，震动城乡。

【今译】

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五月甲戌这一天，童子曹仓舒因病而亡。于是写作了这篇诔。

啊！我的好弟弟呵，你既美好又纯良。天生完美的素质，秉承上天的荣光。你既聪明又仁慈，你既温柔又刚强。你的品德宽容，行事都以仁义开端。（啊！你身为公子），始终诚实良善。你本该洪福齐天，应当万寿无疆。为何朗朗苍天，要让英俊的人早亡。唉唉悲啊！感叹人的一生，匆忙如同朝露，短短的百年啊，很快就走到岁暮。何况你已经夭折，十三岁便已死去，有什么辜负了苍天，不能享受帝王之福。我的悲伤有增无减，精神沮丧神智恍惚。长时间地思念你，悲哀永远不能结束。配给你美丽的妃子，送给你精制的衣服。过了乙酉这一天，就把你安葬在城隅。层层的陵墓高耸啊，祭祀的礼品充裕。香烟飘散在云天，大街小巷人声鼎沸。司仪排着长长的队伍，高高的灵车行进在路途。京城乡邑都被震动，直到你安息的居处。你的魂魄如果有灵，可以永远享受欢娱。唉唉悲啊！

制

终　制

【题解】

原本和章经济堂本皆有此篇，但前诏类已辑录《营寿陵诏》，与此篇文字相同，无一字之差。此篇重出，今据删。其文字背景及注译，皆见《营寿陵诏》。

魏文帝集卷之二

乐　府

张溥题记:《诗品》云:"文帝诗源出于李陵,颇有仲宣之体则。所计百许篇,率皆鄙质如偶语。惟《西北有浮云》十余首,殊美赡可玩,始见其工矣。不然,何以铨衡群彦,对扬厥弟耶?"《诗谱》云:"自然浮俊。"《后山诗话》云:"魏文帝曰:'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词为卫。'子桓不足以及此,其能有所传乎?"《艺苑卮言》云:"子桓小藻,自是乐府本色。"

临高台

【题解】

《临高台》,汉乐府旧题,属鼓吹曲辞,为《汉铙歌十八曲》之一,原辞尚存。清陈沆《诗比兴笺》卷一引东汉应劭《风俗通》说:"明帝东巡,有乌飞鸣乘舆上。虎贲中郎将王吉射中之,作辞曰:'乌哑哑,引弓射,洞左腋。陛下寿万年,臣为两千石。'与此曲同旨。"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不言曹丕有此题之作。近人闻一多《乐府诗笺》虽认为曹丕有此题之作,但却说:"前半全袭此篇。"而汉乐府古辞《艳歌何尝行》自"飞来双白鹄"至"毛羽何摧颓"12句,和本诗同。若本诗是曹丕作,则后半全袭此篇。因此,本诗其实是两首乐府古辞的拼合。诗意

不联贯，诗旨自然不易确定。

《艺文类聚》卷四十二题"魏文帝《临高台》"，《乐府诗集》卷十八同。但《文选》卷二十，三国魏应玚《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毛羽日摧颓"句，唐李善注引"我欲负之，毛衣摧颓"，并云"古《临高台》辞"，不云曹丕。明冯惟纳《古诗纪》卷十二亦认为："三段辞不相属。'鹄欲南游'以下，乃古辞《飞鹄行》也。汉曲大略意同。"对此，近人黄节《汉魏乐府风笺》卷四《艳歌何尝行》解题说："王僧虔《技录》云：'歌文帝《何尝》《古白鹄》二篇。'《古白鹄》即此篇，文帝《何尝》即魏文帝'何尝快独无忧'一篇也。《南史》称戴颙合《何尝》《白鹄》二声为一调。意者此题之合，旧始于颙。"又云："文帝此篇，言台下有水，而未言江字，盖台为铜雀台也，水为芙蓉池水也。"清朱乾《乐府正义》卷三："此诗前后分两解，前约汉铙歌《临高台》，后约瑟调《艳歌何尝行》。疑时被命远征，故以黄鹄为比，前祝君，后自叹也。"

诗见《乐府诗集》卷十八。

【原文】

临台行高①，高以轩②。下有水，清且寒，中有黄鹄往且翻③。行为臣，当尽忠，愿令皇帝陛下三千岁④，宜居此宫。鹄欲南游，雌不能随。我欲躬含汝⑤，口噤不能开⑥；我欲负之⑦，毛衣摧颓⑧。五里一顾，六里徘徊。

注释

①汉《铙歌十八曲·临高台》全辞如下："临高台，（高）以轩；下有（清）水，清且寒，江有香草目以兰。黄鹄高飞离哉翻。关弓射鹄，令我主寿万年。收中吾。"本诗"行"字衍。参见闻一多《乐府诗笺》。

②以：且。轩：轩昂；高耸。

③往且翻：即往翻，"且"字连词。闻一多认为意同"离翻"、"联翩"，并声转义近。参见《乐府诗笺》。

④汉乐府古辞《前缓声歌》："长笛续短笛，欲令皇帝陛下三千岁。"

⑤躬：亲自。

⑥噤：关闭。《楚辞·九叹·思古》："口噤闭而不言。"

⑦我：原来无此字，今据《乐府诗集》卷十八补。

⑧毛衣：鸟的羽毛。《汉书·五行志中之下》："雌鸟化为雄，毛衣变化而不

鸣。”摧颓：损坏脱落。

【今译】

面临这高高的台阁，
台阁既高大又轩昂。
台下缓缓的流水啊，
清澈之中透出冰凉，
黄鹄空中联翩飞翔。
身为臣当做个忠良，
愿皇帝陛下三千岁，
在宫中永远享安康。
黄鹄啊双双飞向南，
雌鹄不能相随前往。
我想亲自衔你飞行，
无奈口儿不能开张；
我想背负你而去啊。
无奈羽毛已遭损伤。
我只能五里一回顾，
六里啊一徘徊彷徨。

钓竿

【题解】

《钓竿》，汉乐府旧题，属鼓吹铙歌曲，原辞已不传。张溥题解据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十八《鼓吹曲辞三》引晋崔豹《古今注》：“《钓竿》者，伯常子避仇河滨为渔者，其妻思而作也。每至河辄歌之。后司马相如作《钓竿诗》，遂传为乐曲。”汉“鼓吹铙歌”本22曲，其中《钓竿》《务成》《玄云》《黄爵》四篇已佚。此篇诗意，今人余冠英《三曹诗选》认为是情歌，因“在歌谣里钓鱼常常用作男女求偶的象征隐语”，并引《诗经·王风·竹竿》和汉乐府《白头吟》为证。按以鱼喻配偶，《诗经》中时见，如《陈风·衡门》等。近人闻一多《风诗类钞》已有详

细申说。但钓鱼当还有别的寓意，似不可一概而论。从前引伯常子妻因伯常子避仇垂钓“思而作”的曲名本事看，似有警示之意蕴含其中。《白头吟》乃失去宠爱的女子向负心的男子表示决绝之辞，已不存在男女两情相爱的意思。本诗中“钓竿何珊珊，鱼尾何簁簁”句虽本《白头吟》，但原诗的钓鱼之喻，当另有所指。清朱嘉征《乐府广序》说：“何以得鱼？须芳其饵。若一心，人意气自合，何须芳饵为？”本诗中“行路之好者，芳饵欲何为”的反问，正是说明芳饵诱惑所隐藏的危险性。诗的大要是讽刺世人不要为利禄所引诱，谨防如鱼之贪食香饵而丧身。这和汉乐府古辞《枯鱼过河泣》“枯鱼过河泣，何时悔复及？作书与鲂鲊，相教慎出入”，警示人须小心行为，免招祸患的用意相似。诗或作于曹丕任五官中郎将后期，即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左右。时因太子身份未明，有戒人和自警的意思。

诗见《艺文类聚》卷四十一、《乐府诗集》卷十八、《古诗纪》卷十二。

【原文】

东越河济水，遥望大海涯[1]。钓竿何珊珊[2]，鱼尾何簁簁[3]。行路之好者[4]，芳饵欲何为[5]？

注释

①东：朝东而行，因海在东边。越：和后面的“济”都是渡过的意思。不在江河湖水钓鱼，而去大海，正喻其人的贪欲。

②珊珊：象声词，指玉石或金属等器物发出的舒缓的声响。此处指钓竿抛出钓鱼线时发出的声音。宋玉《神女赋》：“拂墀声之珊珊。”

③簁簁（shī尸）：鱼掉尾时发出的声音。此指鱼群跃出水面，争食鱼饵的动作。汉乐府相和歌辞《白头吟》：“竹竿何嫋嫋，鱼尾何簁簁。”

④好者：好事者，喻不辞辛苦奔波逐利的人。

⑤饵：钓饵，引诱鱼上钩的食物。《庄子·外物》：“任公子为大钩巨缁，五十辖以为饵。”

【今译】

渡过江河湖水直向东行，
远远地就望见了大海湾。

钓竿抛出鱼饵声音舒缓，
鱼群掉尾争吃景象壮观。
你远行而来的好事者啊，
可知道鱼饵抛出为哪般？

十　五

【题解】

张溥题解云："《古今乐录》云：《十五》歌，文帝辞，后改歌瑟调西山。此似未全。"

《十五》，属相和歌辞瑟调曲。今存汉乐府古辞不见此题。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二十七《相和歌辞二》引《古今乐录》："《十五》歌，文帝辞。"清朱乾《乐府正义》说："古辞有《十五从军征》诗，疑即此《十五》，而魏文拟之也。"朱说是。按后世对汉乐府和古诗的认识，界限已不十分明确。与音乐有关系者，一般视为乐府，否则即为古诗。近人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卷十二列《十五从军征》为汉代古诗，而《乐府诗集》卷二十四《横吹曲辞四》南朝梁简文帝《紫骝马歌》题解引《古今乐录》，则认定其为乐府。曹丕此题，或即沿袭汉乐府题名旧例，取原诗首句二字为题。

《乐府正义》引北朝郦道元《水经注》（按见卷十五《伊水注》）说："魏文帝猎于大石山，虎超乘舆，孙礼拔剑投虎于是山。山在洛阳南。"今人余冠英《三曹诗选》注引朱乾说，并云"所写或许就是当时情况"。然考《三国志·魏志·孙礼传》，则言"明帝方修宫室。……帝猎于大石山，虎超乘舆，礼便投鞭下马，欲奋剑斫虎。诏令礼上马。……明帝临崩之时，拜礼大将军长史，加散骑常侍。"并不涉及曹丕。清卢弼《三国志集解》卷二十四《孙礼传》已明确指出："按《水经》以明帝为文帝，误也。"《水经注》一误，朱乾再误，黄节《汉魏乐府风笺》和余冠英《三曹诗选》沿用而不察，其说自不可信。

诗中"虎啸谷风起"句，其深层含意，本《淮南子·天文训》："虎啸而谷风至，龙举而景云属。"本同声相应，同气相之意，以喻君得贤臣，臣遇明君（详见注释）。又诗中"榎柄千余尺，众草芝盛茂。华叶耀人

目，五色难可纪”，意在言世路艰难，人才难得。清朱嘉征《乐府广序》说：“登高山而远望，美育才也。有材如林，经文纬武，惟所之。”曹丕因立嗣未定，亟需人才辅佐，诗即此种心态的反映。当作于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左右。

诗见《宋书·乐志三》，题《登山而远望》。《乐府诗集》卷二十七。《古诗纪》卷十二。

【原文】

登山而远望，溪谷多所有①。榎柟千余尺，众草芝盛茂②。华叶耀人目，五色难可纪③。雉雊山鸡鸣④，虎啸谷风起⑤。号罴当我道⑥，狂顾动牙齿。

注释

①此句参见《题解》引《乐府广序》说。

②此句为前句“多所有”的实写。榎柟（pián nán 骈南）：柟即“楠”。榎、柟皆树名。汉司马相如《子虚赋》：“其北则有阴林巨树，榎柟豫章，桂椒木兰。”此句以树木高大成材，众草丰裕茂盛，备言一时人才的盛况。芝：《乐府诗集》卷二十七作“之”。

③华叶：花叶。华同“花”。纪：同“记”。

④雉：野鸡。雊（gòu 够）：野鸡的叫声。参见《善哉行·上山采薇》注④。

⑤虎啸谷风起：《淮南子·天文训》：“虎啸而谷风至，龙举而景云属。”东汉高诱注：“虎，土物也；风，木风也。木生于土，故则谷风至。”《易·乾卦·文言》：“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后世用来比喻君得贤臣，臣遇明君。

⑥罴（pí 皮）：一种猛兽，俗称人熊。《诗经·大雅·韩奕》：“献其貔皮，赤豹黄罴。”《尔雅·释兽》：“罴，如熊，黄白文。”

【今译】

登上高山遥望四周，
溪谷之间无所不有。
高大榎楠直插云天，
遍野草木繁华盛茂。
花叶鲜艳耀人眼目，
五色交错美不胜收。

野鸟山鸡阵阵哀鸣，
山谷大风传来虎吼。
嚎叫熊罴挡在路上，
张牙舞爪不离左右。

陌上桑

【题解】

《陌上桑》，汉乐府旧题，属相和歌辞平调曲。原辞见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二十八。南朝宋沈约《宋书·乐志三》题作《艳歌罗敷行》，南朝陈徐陵《玉台新咏》卷一题作《日出东南隅行》，其曲名本事见晋崔豹《古今注》："《陌上桑》者，出秦氏女子。秦氏，邯郸人，有女名罗敷，为邑人千乘王仁妻。王仁为赵王家令。罗敷采桑于陌上，赵王登台见而悦之，因置酒欲夺焉。罗敷巧弹筝，乃作《陌上桑》之歌以明之，赵王乃止。"

据《三国志·魏志·武帝纪》，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秋七月，曹操南征荆州刘表。八月刘表病卒，子刘琮降。十二月进军赤壁，与孙权、刘备联军作战，不利。时军中大疫，吏卒伤亡过大，乃引军还邺城。曹丕此役随军南征。其《述征赋》曾说："建安十三年，荆楚傲而弗臣。命元司以简旅。予愿奋武乎南邺。"《感物赋序》说："丧乱以来，天下城郭丘墟，惟从太仆君宅尚在。南征荆州，还过乡里，舍焉。"清朱嘉征《乐府广序》谓："《陌上桑》歌弃故乡，征行曲也。"本诗当为随军纪实之作。

明钟惺《古诗归》卷七："谭（元春）云：'奇调、奇思、奇语，无所不有。'钟（惺）云：'他篇和雅，此作思路嵚崎，有武帝节奏。'"清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极仿孟德，荒荒苍苍，其情苦悲。'稍稍'句佳，足知从军之久。"

诗见《宋书·乐志三》，题《弃故乡》。《乐府诗集》卷二十八。《古诗纪》卷二十。

【原文】

弃故乡，离室宅，远从军旅万里客。披荆棘[1]，求阡陌[2]。侧足独窘步[3]，路局窄[4]。虎豹嗥动[5]，鸡惊禽失，群鸣相索。登南山[6]，奈何蹈盘石[7]。树木丛生郁差错[8]，寝蒿草，荫松柏。涕泣雨面霑枕席[9]。伴旅单，稍稍日零落[10]。惆怅窃自怜，相痛惜。

注释

①披荆棘：分开丛生的灌木丛林，喻行军艰难。《后汉书·冯异传》："是我起兵时主簿也，为吾披荆棘，定关中。"

②求阡陌：寻找路径。阡陌本指田间小路。

③窘步：指行进困难，障碍重重。《楚辞·离骚》："何桀纣之昌披兮，夫唯捷径而窘步。"

④局窄：局促狭窄。窄，原本作"笮"，《宋书·乐志三》《乐府诗集》均作"笮"，《广文选》作"窄"。按窄，篆本作笮，今据改。

⑤嗥（hǎo 豪）：野兽嚎叫声。《楚辞·招隐士》："猿狖群啸兮虎豹嗥。"

⑥南山：《诗经》中多次提到南山。如《小雅·斯干》"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小雅·信南山》"信彼南山，维禹甸甸"；《齐风·南山》"南山崔崔，雄狐绥绥"；《小雅·节南山》"节彼南山，维石岩岩"等。或指陕西境内的终南山，或指山东境内的齐南山（牛山）。近人黄节《汉魏乐府风笺》卷九注引《小雅·节南山》，亦指终南山，但都与诗意不合。此处的南山，当泛指南面的山。

⑦盘石：巨大的崖石。战国楚宋玉《高唐赋》："盘石险峻，倾崎崖隤。"

⑧差错：参差错落。汉司马相如《大人赋》："纷湛湛其差错兮。"

⑨涕泣雨面：参见《燕歌行》其二注④。

⑩稍稍：犹言渐渐。《战国策·赵策二》："秦之攻韩，魏也则不然。……稍稍蚕食之。"

【今译】

离弃故乡告别家园，
做个随军远行的人。
披荆斩棘寻觅道路，
道路狭窄举步艰辛。
虎啸豹嚎鸡惊鸟散，
一声声正凄楚哀鸣。

无可奈何登上南山，
巨石上且站稳脚根。
树木丛生杂乱交错，
草丛中睡松柏下眠，
涕泪湿透枕席衣襟。
旅伴孤单逐渐飘零，
惆怅自怜相伴天明。

短歌行

【题解】

张溥题解云："《古今乐录》云：王僧虔《技录》曰：《短歌行》仰瞻一曲，此曲声制最美，辞不可入乐府。"

《短歌行》，汉乐府旧题，属相和歌辞平调曲，原辞已不传。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卷上认为"旧说《长歌》《短歌》，大率言人寿命长短分定，不可妄求也。"此说本晋崔豹《古今注》。其不确切处，后人多有批驳。《昭明文选》卷二十七唐李善注："古诗曰'长歌正激烈'，魏武（按当作文）帝《燕歌行》曰'短歌微吟不能长'，傅玄《艳歌行》曰'咄来长歌续短歌'，然行声有短长，非言寿命也。"郗昂《乐府解题》同。汉以后以《短歌行》题写作乐府，就现存文献看，以曹操最早，曹丕次之。

南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三十引《古今乐录》："王僧虔《技录》云，《短歌行·仰瞻》一曲，魏氏遗令使节、朔奏乐。魏文制此曲，自抚筝和歌。歌者云'贵官弹筝'。'贵官'即魏文也。此曲声制最美，辞不可入宴乐。"所谓"魏氏遗令节、朔奏乐"，是指曹操临终遗嘱，凡节气朔奠演奏哀乐。此歌或即应嘱而作。清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八《改书》说："魏文帝《短歌行》'长吟短叹，思我圣考'，'圣考'谓其父武帝也。"据《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曹操于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病逝，此诗当写于是年。同时写作的还有《武帝哀策文》，可互参看。清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五说此诗"思亲之作，哀情徘徊，用鸣鹿、飞鸟，比体甚切。一意承接，异于孟德（曹操）者矣"。

诗见《宋书·乐志三》，题《仰瞻》。《乐府诗集》卷三十。《古诗

纪》卷十四。

【原文】

仰瞻帷幕[1],俯察几筵[2]。其物如故,其人不存[一解]。神灵倏忽[3],弃我遐迁[4]。靡瞻靡恃[5],泣涕连连[6][二解]。呦呦游鹿,衔草鸣麑[7];翩翩飞鸟,扶子巢栖[三解]。我独孤茕[8],怀此百离[9]。忧心孔疚[10],莫我能知[四解]。人亦有言,忧令人老[11]。嗟我白发,生一何早[12][五解]。长吟永叹[13],怀我圣考[14]。曰仁者寿[15],胡不是保[16][六解]。

注释

①帷幕:《周礼·天官》:"幕人掌帷幕之事。"东汉郑玄注:"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后借指军营中的帐幕。清王昶《金石萃编》卷十八:"在帷幕之内,决胜千里之外。"此处指在军营中为曹操设的灵堂。

②几筵:本指祭礼用的筵席。《周礼·春官》:"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后借指灵位。《国语·周语上》:"设桑主,布几筵。"此句用汉刘向《新语·杂事》"俯见几筵,其器存,其人亡"语意。

③神灵:亡灵;魂魄。《楚辞·九歌·山鬼》:"东风飘兮神灵雨。"倏(shū 书)忽:消失得快。《淮南子·修务》:"倏忽变化,与物推移。"

④遐(xiá 霞)迁:远远地消逝,代指死亡。

⑤靡瞻靡恃:失去看顾,无依无靠。《诗经·小雅·小弁》:"靡瞻匪父,靡依匪母。"又《诗经·小雅·蓼莪》:"无父何怙?无母何恃?"

⑥泣涕涟涟:《宋书·乐志三》《乐府诗集》卷三十皆作"泣涕连连"。《诗经·卫风·氓》:"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楚辞·九叹·忧苦》:"涕流交下兮,泣下涟涟。"

⑦呦呦:鹿鸣叫声。《诗经·小雅·鹿鸣》:"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游鹿:奔走的鹿。麑(ní 呢,另读 mí 迷):幼小的鹿。

⑧孤茕(qióng 穷):孤独,没有依靠。

⑨百离:即百罹。离、罹同属歌部来韵,为双声叠韵字。《诗经·王风·兔爰》:"我生之后,逢此百罹。"喻遭受各种忧患不幸。

⑩孔疚:疚,一本作"疾"。《诗经·小雅·采薇》:"忧心孔疚,我行不来。"又"我心伤悲,莫知我哀。"喻内心极大的不安。

⑪人亦有言:指《诗经·小雅·小弁》"假寐永叹,维忧用老"。

⑫曹丕时年33岁,而头发已白,所以说"生一何早"。一何:多么;何其。《古诗十九首·西北有高楼》:"上有弦歌声,音响一何悲。"

⑬长吟永叹：永，各本均作“咏”。按长吟、永叹为对文，谓长时间地叹息。《诗经·小雅·小弁》：“假寐永叹。”

⑭考：亡父称考，亡母称妣。《礼记·曲礼》：“生曰父，曰母，……死曰考，曰妣。”此指曹操。

⑮仁者寿：《论语·雍也》：“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

⑯胡不是保：为什么不能长保天年。曹操死时六十六岁。此句后张溥注：“右一曲，魏晋乐所奏。魏遣令节、朔奏乐，魏文制此辞，自抚筝和歌。歌者云：‘贵官弹筝。’此也。”

【今译】

我抬头瞻仰着灵堂，
俯首又察看着灵位。
他用过的器物还在，
他的人却已经亡归。
魂灵转眼间就消散，
抛弃了我去向远方。
我失去照顾和依靠，
辛酸眼泪不住流淌。
母鹿奔走呦呦鸣叫，
衔草呼唤它的儿郎；
翩翩高飞的野鸟啊，
带着小鸟飞栖树上。
我却如此凄凉孤单，
遭逢这样大的忧患。
有谁知道我的心中，
怀着深深内疚不安。
古人曾经谆谆告诫：
忧愁的人容易衰老。
嗟叹我啊正当年青，
白发却生长得过早。
我长久地悲哀叹息，
怀念我逝去的父亲。
都说仁爱的人长寿，

为何你不永保生命?

猛虎行

【题解】

《猛虎行》,汉乐府旧题,属相和歌辞平调曲。原辞仅存四句,见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三十一。

据《三国志·魏志·文帝纪》南朝宋裴松之注引《魏略》:"太祖(曹操)不(及)时立太子,太子(按指曹丕,时未立)自疑。"诗中"升降焉可知"的感叹即为此而发。三国魏应玚《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中"欲因云雨会,濯羽陵高梯。良遇不可值,伸眉路何阶",与本诗意暗合。曹丕以新妇初嫁(新任五官中郎将),恩宠未卜自喻。虽为酬答之作,亦借以明其心志。全诗以隐喻手法,言自己虽生长王侯之家,得以攀龙附凤,但名分未定,前途未卜。诗当作于初任五官中郎将时,即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

清王夫之《古诗评选》卷二:"端际密窅微情,正尔动人,于艺苑讵不称圣?钟嵘莽许陈思以入室,取子桓此篇制与相颉颃,则彼之为行尸视肉,宁顾问哉?"清朱嘉徵《乐府广序》卷八:"曲辞似别有寄托。'梧桐'二句,与古辞'猛虎'、'野雀'兴比略同。倒结'升降焉可知',意绝齐。"

诗见《艺文类聚》卷四十一。《乐府诗集》卷三十一。《古诗纪》卷十二。

【原文】

与君媾新欢①,托配于二仪②。充列于紫微③,升降焉可知④?梧桐攀凤翼⑤,云雨散洪池⑥。

注释

①媾(gòu 够):本指亲上加亲的婚姻。《易·屯卦》:"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左传·隐公十一年》:"唯我郑国之有请谒焉,如旧婚媾,其能降以相从也。"

②二仪:又称"两仪",指天和地。《易·系辞上》:"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

仪。"三国魏曹植《惟汉行》："太极生二仪，清浊始以形。"此句说婚姻是天地相配之缘。

③紫微：本星座名，属三垣（太微、紫微、天市）之一。后指帝王宫殿。《艺文类聚》卷六十二引东汉李尤《德阳殿铭》："皇穹垂象，以示帝王。紫微之列，弘诞弥光。"此处指嫁（生）于侯王之家。

④升降：犹言恩幸、失宠，隐喻太子地位未卜。

⑤梧桐：一种落叶乔木。《诗经·大雅·卷阿》："梧桐生矣，于彼朝阳。"唐孔颖达《毛诗正义》："梧桐可以为琴瑟。"琴瑟则是古代夫妻和好的象征。凤翼：凤凰的翅膀，代指凤凰。《诗经·大雅·卷阿》："凤凰鸣矣，于彼高岗。"《庄子·秋水》："南方有鸟，其名为鹓鸰（凤凰别名）。……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清李光地《榕村诗话》："凤凰非梧桐不栖，贤士非明君不附。其高飞也，如贤之升用，而惠泽于下民矣。"梧桐因凤凰栖身而名贵，此句以梧桐自喻，以凤凰比王室，说自己攀龙附凤而显贵。

⑥云雨：《诗经·召南·殷其雷》："殷其雷，在南山之阳。"毛传："山出云雨，以润天下。"后世遂以云雨喻恩德泽惠。《后汉书·邓骘传》："托日月之末光，被云雨之渥泽。"洪池：地名。东汉张衡《东京赋》："于东则洪池清籞。"三国吴薛综注："洪池在洛阳东三十里。"

【今译】

和你新婚结为终生伴侣，
这真是天配地设的姻缘。
我有幸步入王侯的家庭，
却不知以后的贬黜升迁。
梧桐因凤凰栖息而高贵，
云雨降临洪池知是哪天？

燕歌行

【题解】

《燕歌行》，属相和歌辞平调曲。今存汉乐府不见此题。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三十二引《乐府广题》："燕，地名，言良人从役于燕而为此曲。"清朱乾《乐府正义》认为："《燕歌行》与《齐讴行》《吴趋行》《会吟行》俱以各地声音为主。后世声音失传，于是但赋风土。而燕自汉

末魏初辽东西为慕容所居，地远势偏，征戍不绝，故为此者往往作离别之辞，与《齐讴行》又自不同。庾信所谓‘燕歌远别，悲不自胜’者也。”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卷上谓：“晋乐奏魏文帝‘秋风萧瑟天气凉’、‘别日何易会日难’二篇，言时序迁换而行役不归，佳人怨旷无所诉也。”就现存文献看，曹丕是用此题写作乐府的第一人。

元刘履《选诗补注》说：“此岂文帝为中郎将时，北征在外，代述闺中之意而作欤？”曹丕任五官中郎将，在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至二十二年（公元217年）间。考《三国志·魏志·武帝纪》和曹丕本传，此时期均无北征燕地之事。刘说不确。据《武帝纪》，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五月，曹操北征三郡乌桓。至无终（今河北蓟县）逢水涨，沿海道不通。后得田畴向导，引军从卢龙塞（今河北喜峰口）堑山湮谷五百余里经白檀（今河北滦平），历平冈（今辽宁喀喇沁左旗），东向柳城（今辽宁朝阳县南），至八月始登白狼山（今白鹿山，辽宁喀喇沁旗左翼），大破乌桓。九月引兵自柳城还。十一月至易水。明年正月还邺城。此役历时大半年，艰苦卓绝，所经皆古燕地。此诗两首在时间节令上均与史实相符。

清朱嘉征《乐府广序》卷八说：“《燕歌行》歌‘秋风’、‘别日’，悯征戍也。王者遣率劳还，赋室家离索以道其怀。”甚得此诗旨意。清王夫之《古诗评选》卷一评此诗：“倾情、倾度、倾色、倾声，古今无两。从‘明月皎皎’入第七解，一径酣适，殆天授，非人力。”又说：“所思为何者，终篇求之不得。可性可情，乃《诗三百》篇之妙用。盖惟抒情在己，弗待于物，发思则虽在淫情，亦如正志，物自分而己自合也。”其完整的七言句式，在中国古诗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梁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魏文之丽篆，七言之作，非此谁先？”

《别日何易会日难》一首经晋乐演奏后，增加了“悲风清厉秋气寒，罗帷徐动经秦轩”两句，其他字句亦略有改动，其实已非曹丕所作，故原本不录入。

诗见《宋书·乐志三》，分别题《秋风》《别日》。《文选》卷二十七。《玉台新咏》卷九载第一首。《乐府诗集》卷三十二。《古诗纪》卷十二。

其 一

【原文】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1]［一解］。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多思肠[2]［二解］。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3]［三解］？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4]［四解］。不觉泪下霑衣裳[5]，援琴鸣弦发清商[6]［五解］。短歌微吟不能长[7]，明月皎皎照我床[8]［六解］。星汉西流夜未央[9]，牵牛织女遥相望[10]，尔独何辜限河梁[11]［七解］！

注释

①萧瑟：本指秋风吹起的声音，引申为寂寞凄凉。摇落：凋零残落。此二句融裁《诗经·秦风·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和《楚辞·九辩》"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句意而成。

②雁：《乐府诗集》作"鹄"。按雁、鹄和燕都是候鸟。鹄一般指天鹅。《礼记·月令·仲秋之月》："鸿雁来，玄鸟（燕子）归。"此句本《楚辞·九辩》"燕翩翩其辞归兮，蝉寂寞而无声；雁雍雍而南游兮，鹍鸡啁哳而悲鸣"意改。清王尧衢《古唐诗合解》说前四句"感时物以起兴，言霜飞木落，鸟亦知归。独我君子（丈夫），客游不返，令我思之断肠"。多思肠：《文选》卷二十七、《古诗纪》卷十二作"思断肠"。

③慊慊（qiān 千）：幽怨而又空虚的样子。淹留：长时间停留。寄：寄旅。

④贱妾：古代妇女自谦之词。茕茕：孤单。元刘履《选诗补注》："忧来而不敢忘，微吟而不能长，则可见其情义之正，词气之柔。"

⑤此句化用托名《苏李诗》"俯仰内伤心，不觉泪沾衣"和《古诗十九首·明月何皎皎》"引领还入房，泪下沾衣裳"句意。

⑥援琴：取琴。战国楚宋玉《风赋》："臣援琴而鼓之。"清商：乐调名。清吴淇《六朝选诗定论》："歌不能发音，为琴所限也。古人多以歌配弦，不似今人专鼓不歌。……琴弦仅七，……故正调之外，或慢或紧。其弦因有四调：曰慢宫，曰慢角，曰紧羽，曰清商。"

⑦清商曲调音节短促，不适宜曼声缓唱。清吴淇《六朝选诗定论》："（清商）其节极短促，长讴曼咏，不能逐焉。故云（不能长）。"以上两句说，因心中有哀怨，抚琴而歌，很难唱出平和舒缓的曲调，只能发出短促急切的声音。

⑧此句化用《古诗十九首·明月何皎皎》"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帏"句意。圆月皎洁明亮，照我空床，极言思妇寂寞凄凉的情状。

⑨星汉：即银河，又称河汉，俗称天河。古人称“星汉”，一般泛指众星及天河（河汉）。三国魏曹操《步出夏门行》：“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夜未央：深夜将半之时。《诗经·小雅·庭燎》：“夜如何其？夜未央。”

⑩牵牛：星名，即河鼓星。织女：星名，在银河西，与河东牵牛星遥遥相对。《诗经·小雅·大东》：“睆彼牵牛，不以服箱。”又“跂彼织女，终日七襄。”东汉班固《两都赋》“临乎昆明之池，左牵牛，右织女”，是最早将牵牛、织女并称的作品。至《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人物形象已隐现其中。曹植《洛神赋》“叹瓠瓜之无匹兮，咏牵牛之独处”，已将其拟人化。曹植模拟《楚辞》作《九咏》，文中有“目牵牛兮眺织女”句，自注说：“牵牛为夫，织女为妇。牵牛、织女之星各处一旁，七月七日得一会同矣。”（参见《文选》卷十九《洛神赋》、卷二十七《燕歌行》唐李善注引，两处文字略有不同。）后世遂演变形成牛郎、织女七夕相会的故事。

⑪尔：指牵牛、织女。何辜：有什么罪过。《诗经·小雅·小弁》：“我独于罹，何辜于天？”元刘履《选诗补注》以为“何辜”即“何故”，因为什么缘故被分开，亦可通。限：限制。河梁：银河之上无桥梁可渡，故受到限制不能相会。《六臣注文选》唐张铣说：“妇人自恨与夫离绝，问此星何辜复如此也。”

张溥句末注：“‘多思肠’一作‘思断肠’。右一曲晋乐所奏。”

【今译】

萧瑟的秋风吹起了，天气渐渐变凉。
花草树木摇落飘零，白露凝为寒霜。
成群大雁燕子归去，向着南边飞翔。
想起客游在外的你，我已愁断肝肠。
心中悲哀不能断绝，盼你早回故乡。
你却游荡不归来啊！漂流异地他方。
让我独自寂寞凄苦，整日守着空房。
为了你我忧愁烦恼，片刻不能遗忘。
在这不知不觉之中，热泪湿透衣裳。
取来琴瑟拨弄吟唱，清商乐曲哀伤。
节奏短促只能低吟，不能高歌曼唱。
皎洁月亮东方升起，月光照着空床。
群星向着西边流转，寒夜悠悠未央。
牵牛织女隔着银河，只能遥遥相望。

你们有什么罪过啊！隔断银河两旁。

同　前

【原文】

别日何易会日难，山川悠远路漫漫[1]。郁陶思君未敢言[2]，寄声浮云往不还[3]。涕零雨面毁容颜[4]，谁能怀忧独不叹？展诗清歌聊自宽[5]，乐往哀来摧肺肝[6]。耿耿伏枕不能眠[7]，披衣出户步东西[8]，仰看星月观云间。飞鸽晨鸣声可怜[9]，留连顾怀不能存[10]。

注释

①路漫漫：指山川阻隔，道路漫长。《楚辞·远游》："路漫漫其修远兮，徐弭节而高厉。"

②郁陶（yáo 摇）：忧思郁结、无法解开。《尚书·五子之歌》："郁陶乎予心，颜厚有忸怩。"孔传："郁陶，哀思也。"此句化用《楚辞·九辩》"岂不郁陶而思君兮，君之门以九重"意。东汉王逸《楚辞章句》："郁陶，为精神愤结积聚之意。"未敢：一本作"不能"。

③寄声：《古诗纪》作"寄书"，寄达书信。

④雨（yù 玉）：自上而下流落。汉乐府古辞《上邪》："冬雷震震，夏雨雪。"

⑤展诗清歌：《诗经·小雅·小弁》："我心忧伤，惄焉如捣；假寐永叹，维忧用老。"所谓"展诗清歌"，即指歌咏此诗，以寄情怀。

⑥乐往哀来：犹言乐极生悲。东汉张衡《思玄赋》："惟盘逸之无教兮，惧乐往而哀来。"摧肺肝：《古诗纪》作"摧心肝"。

⑦耿耿：心中不安，有所顾念的样子。此句化用《诗经·邶风·柏舟》"耿耿不寐，如有隐忧"和《楚辞·远游》"夜耿耿而不寐兮，魂茕茕而至曙"句意。

⑧步东西：因心绪不宁，由西向东，又由东向西，来回漫步。

⑨鸽（cāng 仓）：鸟名。《尔雅·释鸟》认为是"麋鸹"。晋郭璞注："今呼鸽鸹。"另据明张自烈《正字通》，还有鸽鸹、麦鸡之名。其形体大如鹤，羽毛青苍色，间有灰色者。

⑩存：思恋。《诗经·郑风·出其东门》："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能：《古诗纪》作"自"。张溥句末注："右一曲，本辞。"

【今译】

离别之日多么容易，再相见就困难。
山水是那样的遥远，道路那样漫漫。
心中充满了思恋啊！不能对你言谈。
寄给你思恋的书信，如同浮云飘散。
泪雨滂沱流满脸面，损害我的容颜。
谁能独自怀着哀怨，不会长吁短叹？
展读诗篇低声吟咏，且把心儿放宽。
欢乐过去悲哀袭来，摧折我的肠肝。
心中不安伏在枕上，难以睡梦成酣。
披衣起来走出家门，独自东去西还。
仰首看着星星月亮，星月云间流转。
清晨吹来一阵凉风，送来鸽鹄哀唤。
顾望徘徊我的思恋，时刻留在心间。

秋胡行

【题解】

《秋胡行》，汉乐府旧题，属相和歌辞平调曲。原辞已不传。汉刘向《列女传》卷五《鲁秋洁妇》载其本事。清朱乾《乐府正义》谓"《秋胡》古辞已亡，故前人于此题多假借之辞"。汉以后以此题写作乐府，最早的当推曹氏父子。曹操有《秋胡行》二首，内容是歌咏神仙；曹丕这三首《秋胡行》，分别写明君任用贤才和对人才的渴求。南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八十七《黄昙子歌》解题说："凡致辞，考之与事不合者，但因其声而作歌尔。"曹氏父子的《秋胡行》，都属于这种因声作歌的情况。

第一首《尧任舜禹》。明冯惟纳《古诗纪》卷十二云："一题作《歌魏德》。"《乐府广序》谓："《秋胡行》歌'尧任舜禹'，文帝袭封魏王时风示天下也。避征诛之实，而居禅让之名者耶？《魏志》称'帝好矫情自饰，御之以术'者。"按据《三国志·魏志·文帝纪》，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曹丕袭封魏王，改是年为延康元年。同年十月，曹丕受

禅即帝位，改延康元年为黄初元年。《文帝纪》载汉献帝诏册云："咨尔魏王，昔者帝尧禅位于虞舜，舜亦命禹。天命不于常，惟归有德。"诗中"尧任舜禹，当复何为？……明德通灵，降福自天"即申诏册之意而言。曹丕一向以继立之事为顺从天意，且自命为尧舜之君，欲行尧舜之事。《文帝纪》南朝宋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言献帝禅让，升坛礼毕，曹丕顾谓君臣说："舜禹之事，吾知之矣！"诗或为受礼后作。

第二首《泛泛渌池》。《广文选》卷八题作《歌魏德诗》。清朱嘉征《乐府广序》卷八认为是"《秋胡行》歌'泛泛渌池'，乐众贤之来辅也"。诗用比兴手法，以《古诗十九首·涉江采芙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句意，表示对贤才的渴求。据《三国志·魏志·文帝纪》裴松之注引《献帝传》载曹丕《辞让禅令》"以德则孤不足，以时则戎虏未灭。若以群贤之灵，得保首领，终君魏国，于孤足矣，"诗或为同时作，以彰明其意。

第三首《朝与佳人期》。清朱乾《乐府正义》卷七谓"魏文思贤之作"，并认为与《泛泛渌池》首，"一则海隅莫致，一则在庭可遗，皆非路旁乱掷。而折兰结桂，采实佩英，则观投金之可鄙，皆反'秋胡'之意而为之说也。"以上诸诗，都可以和曹操《短歌行》"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之意相参看理解。

诗见《艺文类聚》卷四十一。《乐府诗集》卷三十六。

【原文】

尧任舜禹①，当复何为②？百兽率舞，凤凰来仪③。得人则安，失人则危。唯贤知贤④，人不易知。歌以咏言，诚不易移⑤。鸣条之役⑥，万举必全⑦。明德通灵，降福自天⑧。

注释

①尧、舜、禹都是父系氏族后期部落联盟的领袖。尧为黄帝后裔，亦称陶唐氏，名放勋；舜称有虞氏，名重华；禹乃帝颛顼之孙，名文命。三人皆有功于民，并实行禅让方式传接帝位。事详《史记·五帝本纪》和《史记·夏本纪》。

②当复何为：应当还要做什么呢？意谓天下有道，尧舜可以无为而治。《论语·卫灵公》："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南面而已矣。'"《大戴礼·主言》："昔者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而治天下。"《三国志·吴志·楼玄

传》："所任得其人，故优游自逸也。"

③《尚书·益稷》："《箫韶》九成，凤凰来仪。……百兽率舞，庶尹允谐。"其意为《韶》乐奏了九曲后，扮演凤凰、百兽的人成双成对地跳起舞来。《尚书大传》："备乐九奏而臻凤凰，则余兽不待九而率舞。"后世用以比喻太平盛世。

④唯贤知贤：唯贤是用，知贤善任，即"尧任舜禹"之意。

⑤歌以咏言：《尚书·虞书》："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此二句说我借歌声表达我的感情，这种感情永远不会改变。

⑥鸣条之役：鸣条，地名，传说成汤打败夏桀处。《史记·夏本纪》："汤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鸣条，遂放而死。"鸣条的确切位置不详。《史记》南朝宋裴骃集解引孔安国说，地在安邑之西；《后汉书·郡国志一》南朝梁刘昭注补引晋皇甫谧《帝王世记》："（安邑）县西有鸣条陌。汤伐桀，战昆吾亭。"清雷学琪《介庵经说》卷九"鸣条"析之较详，可参看。

⑦万举必全：意谓汤灭桀，顺乎天意民心，无论什么举措，都会有完满的结果。《汉书·伍被传》："聪者听于无声，明者见于未形，故圣人万举必全。"

⑧此二句意为只要君主明道德，通灵性，天就会随时降福给他。《诗经·大雅·假乐》："保佑命之，自天申之。"宋朱熹《诗集传》："既保之，佑之，命之，而又申重之也。"

【今译】

尧任命舜禹得到了辅佐，
他不需要再有什么为依。
百兽成群结伴跳起舞蹈，
凤凰双飞空中时卢时落。
有了贤才国家安定太平，
失去贤才国家困难危殆。
只有贤才知道重视贤才，
这个道理人们很难捉摸。
为表心意我唱了这首歌，
我的信念永远不会忘却。
成汤在鸣条打败了夏桀，
是因顺从天意一切利索。
明白事理通达感情的人，
上天将会永远降福你我。

【原文】

泛泛渌池[1]，中有浮萍[2]，寄身流波，随风靡倾[3]。芙蓉含芳[4]，菡萏垂荣[5]。朝采其实，夕佩其英[6]。采之遗谁？所思在庭[7]。双鱼比目[8]，鸳鸯交颈[9]。有美一人，婉如清扬[10]。知音识曲，善为乐方[11]。

注释

①泛泛：广大无边。《庄子·秋水》："泛泛乎其若四方之无穷。"渌池：亦作"渌水"，清澈的池水。

②浮萍：又称水萍，浮生在水面的草科植物，无定根，随水流漂移。《礼记·月令·季春之月》："虹始见，萍始生。"后借以比喻漂泊不定的身世。此处指人才漂散。

③靡：分散。《易·中孚》："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唐陆德明《经典释文》："靡，散也。"倾：覆灭。引申为死亡。《诗经·大雅·荡》："曾是莫听，大命乃倾。"此句说浮萍最终随风漂流分散，直至死亡。

④芙蓉：荷花的别名，果实为莲。《楚辞·离骚》："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

⑤菡萏（hàn dàn 旱旦）：荷花的别名。《尔雅·释草》："荷、芙蕖、……其华（花）菡萏，其实莲，其根藕。"唐孔颖达疏："未开曰菡萏，已开曰芙蕖。"荣：花。《古诗十九首·庭中有奇树》："攀条折其荣，将以遗所思。"

⑥此二句用《楚辞·离骚》"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句意。英：花朵。《诗经·郑风·有女同车》："有女同车，颜如舜英。"毛传："英，犹花也。"

⑦此二句用《古诗十九首·涉江采芙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句意。遗（wèi 委）：赠送。

⑧比目：比目鱼。《尔雅·释地》："东方有比目鱼焉，不比不行，其名谓之鲽。"传说中这种鱼只有一只眼，必须两两相并才能行走。后用以喻形影不离。《吕氏春秋·遇合》："凡遇合也时，时不合必待合而后行。故比翼之鸟死乎木，比目之鱼死于海。"

⑨鸳鸯：鸟名。雄鸟羽毛斑斓美丽，雌鸟形体小，背灰褐色。常年居住一起，彼此不分离，后世多用以比喻夫妻。《诗经·小雅·鸳鸯》："鸳鸯于飞，毕之罗之。"毛传："鸳鸯，匹鸟。"鸳鸯交颈的故事，民间传说较广。晋干宝《搜神记·韩凭妻》说韩凭夫妇被宋康王迫害，死后"宿昔之间，便有大梓木生于冢之端，……屈体相就，根交于下，枝错于上。又有鸳鸯雌雄各一，栖梧树上，晨夕不去，交颈悲鸣，音声感人。宋人哀之，遂号其木为相思树"。

⑩此二句袭用《诗经·郑风·野有蔓草》"有美一人，婉如清扬"原句。毛传：

"清扬,眉目之间,婉然美也。"

⑪乐方:音乐的法度标准,《荀子·乐论》:"是先王立乐之方也。"晋傅玄《舞赋》:"动朱唇,行清扬,亢音高歌为乐方。"此指技艺娴熟。张溥句末注:"右曲一作《浮萍篇》,有美四句,又见《善哉行》。"

【今译】

宽广清澈的池水上,
漂散着一片片浮萍。
浮萍寄身于流水啊,
随着风浪消散飘零。
芙蓉饱含清幽芬芳,
荷花正在含苞怒放。
早上我去采来莲实,
傍晚又将花朵佩上。
采来荷花赠送给谁?
我思恋的人在边庭。
比目鱼正成双游戏,
鸳鸯鸟也交颈而鸣。
我所思恋的美人啊。
眉目妩媚心儿善良。
既知音律又能唱曲,
技艺娴熟善为乐方。

【原文】

朝与佳人期①,日夕殊不来②。嘉肴不尝,旨酒停杯③。寄言飞鸟④,告余不能⑤。俯折兰英,仰结桂枝⑥。佳人不在,结之何为?从尔何所之?乃在大海隅⑦。灵若道言,贻尔明珠⑧。企予望之⑨,步立踟蹰⑩。佳人不来,何得斯须⑪。

注释

①期:约会的时间。《楚辞·九歌·湘夫人》:"登白薠兮骋望,与佳期兮夕张。"

②殊：偏。

③嘉肴：美味可口的饭菜。《诗经·大雅·行苇》："嘉肴脾臄，或歌或咢。"旨酒：醇美的酒。《诗经·小雅·鹿鸣》："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

④寄言：传言。《楚辞·九章·思美人》："愿寄言于浮云兮，遇丰隆而不将。因归鸟而致辞兮，羌宿高而难当。"

⑤能：读作"耐"。能、耐同属之部泥纽，为双声叠韵字。《荀子·劝学》："非能水也。"清王先谦集解："能当读作耐。"此句说因对方不来，我已不能忍耐。

⑥结：编结。《楚辞·九歌·大司命》："结桂枝兮延伫，羌愈思兮愁人。"

⑦此句用汉乐府古辞《有所思》"有所思，乃在大海南"句意。

⑧灵若：犹言"神若"，指大海之神海若。《庄子·秋水》："于是河伯始旋面目，望洋向（海）若而叹。"《楚辞·九章·远游》："使湘灵鼓瑟兮，令海若舞冯夷。"贻：赠送。

⑨企予：企同"跂"，踮起脚后跟。《诗经·卫风·河广》："谁谓宋远，跂予望之。"清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跂即企之假借。"

⑩踟蹰（chí chú 迟除）：徘徊犹豫。《诗经·邶风·静女》："爱而不见，搔首踟蹰。"

⑪须：等待。《楚辞·九歌·少司命》："夕宿于帝郊，君谁须兮云之际。"

【今译】

早上曾经和美人相约，
傍晚还没有她的消息。
可口的饭菜不想品尝，
美味的酒也不沾一滴。
我委托飞鸟传信给你，
告诉你我已忍耐不起。
弯下身来去采集兰花，
抬起手臂又编结桂枝。
美人啊始终不见你来，
编好的花环送给谁呢？
我将追随你去到哪里？
一直追随到大海边际。
那大海之神告诉我说，
要我送一颗明珠给你。

我踮起脚根深情望你，
独自在海连徘徊犹豫。
美人你始终没有到来，
我只好永远留在原地。

善哉行

【题解】

《善哉行》，汉乐府旧题，属相和歌辞瑟调曲，原辞见《乐府诗集》卷三十六。郗昂《乐府解题》说"古辞云'来日大难，口燥唇干'，言人命不可保，当见亲友，且永长年术，与王乔、八公游焉。又魏文帝辞云'有美一人，婉如清扬'，言其妍丽，知音、识曲、善为乐方，令人忘忧。此篇诸集所出，不入乐志。"宋郭茂倩《解题》说："然则善哉者，盖叹美之辞也。"

第一首《上山采薇》，始见《宋书·乐志三》。元刘履《选诗补注》说："此文帝因征行劳苦，感物忧伤而歌以自娱也。托言上山采薇，既不足以疗饥，而徒为风霜所侵。且物之群动者尚各求其匹侣，我何独远离所亲而劳于征役乎？于是还望故乡，则郁然垒垒者又为隔绝使不可见，故其忧感之怀，反复兴叹而不能已焉。"清朱嘉征《乐府广序》说："《善哉行》歌'上山'，悲行役也。王者常节游畋，悯于疫，申之以劳歌。"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曹丕随曹操南征孙权，占濡须口，破长江西营。孙权率军七万抵抗，双方坚持月余。曹丕于前一年任五官中郎将，立嗣之事未决，故对征战持漠然态度。同年写作的《西北有浮云》诗曾言"惜哉时不会，适与飘风会。吹我东南行，行行至吴会。吴会非我乡，安得久留滞"，与本诗"远望故乡，郁何垒垒"歌意完全相同。

清王夫之《古诗评选》卷一："子桓论文云：'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其独至之情，从可知已。藉以此篇所命之意，假手植、粲，穷酸极苦，磔毛竖角之色，一引气而早已不禁。微风远韵，映带人心于哀乐，非子桓其孰得哉！但此已空千古。"

第二首《有美一人》，始见《乐府诗集》卷三十六。清朱乾《乐府正义》说："魏文《答繁钦书》云：'守宫王孙世有女曰琐，年十五。素颜、

玄发、皓齿、丹唇。善歌舞，芳声清激。可谓声协金石，气应风律。吾练色知声，雅应此选。谨卜良日，纳之闲房。'诗当指此。"近人黄节《汉魏乐府风笺》卷十二则认为"此篇以诗义言之，当是求贤之什"，但又说"秬堂(朱乾号)之论，未为无见"。按曹丕《繁钦集序》(一作《序繁钦》)谓"上西征，余守谯，时薛访车子能喉啭，与笳同音。钦笺还，与余盛叹之。虽过其实，而其文甚丽"。又《感离赋序》谓"建安十六年，上西征，余留守"。据《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曹操西征马超、韩遂、杨秋，在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诗当作于是时，因王孙世女琐而作。

清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五："即《秋胡行》次首之旨而申畅之。'离鸟'六句，言愁至深。诗所以贵比兴者，质言之不足，比兴言之则宛转详尽。'延颈鼓翼'，写辗转反侧之状至矣！"王夫之《古诗评选》卷一："排比句一入其腕，俱成飞动，犹夫骀宕句入俗笔，尽成滞累，于是乃知天分。'嗟尔昔人，何以忘忧'，古来有之，嗟我何言，如此胸中，乃许言情。"

第三首《朝日乐相乐》，始见《宋书·乐志三》。清朱嘉征《乐府广序》说："《善哉行》'朝日'，燕宾客之作。"清朱乾《乐府正义》说"地势危逼，心多忧惧。不如脱然物外之为善也。……冲静自然，岂其情哉！朝日相乐，恐不及也；饮不知醉，乐无知也"。诗意当和《芙蓉池作》诗相同，虽写宴乐，但压抑不快和希企自然的思想，表现了处于立嗣风波中不能自主的曹丕，希望人才辅佐的情结。《芙蓉池作》诗写于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此篇当为同年之作。

第四首《朝游高台观》，始见《宋书·乐志三》。《艺文类聚》卷二十八题作《铜雀园诗》，则"高台"或指铜雀台。清朱乾《乐府正义》说："昔文侯废太子击而立诉，其傅仓堂为诵《晨风》之诗，而中山君得复以为嗣。'悲鸣北林'，正文帝为太子时危心处，与《朝日》篇同意。"朱乾所言仓堂赋事以谏事，见汉刘向《说苑·奉使》。战国时魏文侯疏远太子击，让他驻兵中山，三年不许见面。太子舍人仓堂见魏文侯，诵《诗经》中的《晨风》《黍离》二诗，感动了魏文侯，遂恢复了击的太子地位。另《汉书·杜邺传》有"窃自慕仓堂睦子之义"句，言其诵《诗经》中的《棠棣》《角弓》二诗，以和睦父子。曹丕《典论·论奸谗》曾两次提到太子击的事。曹操在他和曹植之间立谁为嗣多年犹豫不决，这种

态度和周围的僚属有直接关系。《三国志·魏志·陈思王植传》:"植既以才见异,而丁仪、丁廙、杨修等为羽翼,太祖狐疑,几为太子者数矣。"又《贾诩传》:"是时文帝为五官将,而临淄侯才名方盛,各有党与,有夺宗之议。"诗中"乐极哀情来,寥亮摧肝心。清角岂不妙,德薄所不任",透露出隐忧在身的曹丕,虽对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内心仍惆怅不安。诗当作于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时。

【原文】

上山采薇[1],薄暮苦饥[2]。溪谷多风,霜露沾衣[3][一解]。野雉群雊[4],猴猿相追。远望故乡,郁何垒垒[5][二解]。高山有崖,林木有枝。忧来无方,人莫之知[6][三解]。人生如寄[7],多忧何为[8]?今我不乐[9],岁月如驰[四解]。汤汤川流[10],中有行舟。随波转薄[11],有似客游[五解]。策我良马,被我轻裘[12]。载驰载驱[13],聊以忘忧[14][六解]。

注释

①薇:菜名。唐孔颖达《毛诗正义》引三国吴陆玑《诗义疏》:"薇,山菜也。茎叶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藿(叶)可作羹,亦可生吃。"宋严粲《诗缉》引项氏曰:"薇,今之野豌豆者,蜀人谓之巢菜。"《诗经·召南·草虫》:"陟彼南山,言采其薇。"后世薇、藿连称,代指贫者的食物。

②薄暮:黄昏时分。《楚辞·天问》:"薄暮雷电归何忧。"苦饥:因饥饿而痛苦。《诗经·小雅·采薇》:"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文选》卷二十七《善哉行》唐李善注引汉《艳歌》:"居寡衣单薄,肠中常苦饥。"

③霜露沾衣:汉刘向《说苑·正谏》:"孺子者欲谏,不敢,则怀操弹于后园,露沾其衣。"

④雉(zhì 至):鸟名。为避吕后(吕雉)名讳,别称"野鸡"。雊(gòu 够):雉的叫声。《逸周书·时训》:"又五日,雉始雊。"《诗经·小雅·小弁》:"雉之朝雊,当求其雌。"《文选》东汉马融《长笛赋》"山鸡晨鸣,野雉朝雊",唐李善注:"雄鸡之鸣为雊。"

⑤垒垒:堆积的样子。汉乐府古辞《悲歌》:"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思念故乡,郁何垒垒。"

⑥"高山"四句用汉刘向《说苑·善说》"庄辛谓襄成君:'昔越人之歌曰: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意。近人黄节《汉魏乐府风笺》卷十二说:"言高山有崖,林木之有枝,愚智同知之;今忧来仍无定方,而人皆莫能知之。"诗意说山

崖林木都是有形之物，凡人一看便知。忧愁是无形之物，心中有忧，很难为人知道。

⑦人生如寄："如"，《宋书·乐志三》作"若"。《尸子》卷下："人生天地之间，寄也。寄者固曰归。"《古诗十九首·今日良宴会》："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

⑧多忧：很多忧患。《楚辞·七谏·哀命》："哀时命之不合兮，伤楚国之多忧。"

⑨今我不乐：语出《诗经·唐风·蟋蟀》："今我不乐，日月其迈。"意谓现在如不及时行乐，岁月将会很快过去。

⑩汤（shāng 商）汤：水大流急的样子。《尚书·尧典》："汤汤洪水方割。"《诗经·大雅·江汉》："江汉汤汤，武夫洸洸。"

⑪薄：《艺文类聚》卷四十一作"泊"。按薄、泊同属铎部并纽，为双声迭韵字。《文选》汉司马相如《上林赋》："奄薄水渚。"唐李善注引晋郭璞曰："薄犹集也。"此句意为随波流转停泊。

⑫策：鞭策，犹言"乘"。被：同披，穿。良马轻裘：喻美好舒适的生活。《论语·雍也》："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

⑬载驰载驱：《诗经·鄘风·载驰》："载驰载驱，归唁卫侯。"唐孔颖达《毛诗正义》："走（跑）谓之驰，策（引）马谓之驱。"载：则；乃。

⑭忘忧：《诗经·邶风·泉水》："驾车出游，以写我忧。"东汉郑玄笺："既不得归宁，且欲乘车而出游以除我忧。"《楚辞·七谏·自悲》："聊愉娱以忘忧。"张溥句末注："'岁'一作'日'，'如'一作'其'。"

【今译】

上山去采野薇菜，
采到天黑人已饥。
溪谷吹起凉风来，
露水打湿布衫衣。
野鸟不停鸣叫唤，
猿猴追逐相嬉戏。
回头看望故乡啊，
心中充满苦与悲。
山再高啊也有崖，
树再大啊也有枝。
心中忧愁说不完，
从来没有人愿知。

人如寄生浮游物，
何必要有许多悲？
如今我不能快乐，
岁月匆匆不延迟。
河水流急浪又高，
上面漂浮着船只。
船只随波转又泊，
如同漂泊的游子。
骑上我的好马啊，
穿上我的皮裘衣。
载我朝前奔走吧，
莫把忧愁心上记。

【原文】

有美一人，婉如清扬[1]。妍姿巧笑[2]，和媚心肠[3]。知音识曲，善为乐方[4]。哀弦微妙，清气含芳[5]。流郑激楚[6]，度宫中商[7]。感心动耳，绮丽难忘[8]。离鸟夕宿[9]，在彼中洲[10]。延颈鼓翼，悲鸣相求[11]。眷然顾之，使我心愁。嗟尔昔人，何以忘忧！

注释

①有美一人：参见《秋胡行·泛泛渌池》注⑩。

②妍（yán 言）姿巧笑：美好乖巧的身姿、笑容。《诗经·卫风·硕人》："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③和媚心肠：形容性格温柔平和。

④善为乐方：参见《秋胡行·泛泛渌池》注⑪。

⑤清气：呼吸说话时发出的清芳的气息。

⑥流郑激楚：《淮南子·原道》："扬郑卫之浩乐，结激楚之遗风。"东汉高诱注："郑声，郑会晋平公说新声，使师延为桑间濮上之乐。濮在卫地，故郑卫之浩乐也，必为郑卫之俗乐也，夫结激清楚以娱乐也。遗风，犹余声也。"流：传扬。激：高昂。郑、楚对文，皆指各地乐曲。意为能节奏音调快慢高低自如，婉转激扬地演唱各种歌曲。

⑦度：合度，按音乐的旋律节奏演唱。东汉张衡《西京赋》："度曲未终，云起雪飞。"中：符合。《荀子·劝学》："木直中绳，輮以为轮，其曲中规。"宫、商：古代

音乐有宫、商、角、徵、羽五音。此处泛指音乐。

⑧绮丽：本指丝织品的富丽华美，此指歌声优美婉转，悦耳动人。

⑨离鸟：离散的鸟。

⑩中洲：水洲之中。《楚辞·九歌·湘君》："君不行兮夷犹，蹇谁留兮中洲。"

⑪悲鸣相求：用《诗经·小雅·伐木》"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句意。

【今译】

美人远在异地他乡，
眉目妩媚体态端庄。
身材姣好笑容甜美，
性格温柔心地善良。
既知音律又能唱曲，
技艺娴熟得体大方。
琴弦拨弄乐声悠扬，
朱唇启动气息芬芳。
各种歌儿随意演唱，
抑扬顿挫符合宫商。
感人心扉动人耳目，
优美婉转令人难忘。
离别鸟儿水洲之上，
夜来栖息各自一方。
伸长颈项振动翅膀，
呼朋唤侣鸣声凄凉。
心中眷恋翘首远望，
不见美人心中惆怅。
故人不在空自哀伤，
忧心忡忡何时欢畅！

同　前

【原文】

朝日乐相乐①，酣饮不知醉。悲弦激新声②，长笛吹清气③[一解]。

弦歌感人肠④，四座相欢悦。寥寥高堂上，凉风入我室［二解］。持满如不盈⑤，有德者能卒⑥。君子多苦心，所愁不但一⑦［三解］。慊慊下白屋⑧，吐握不可失⑨。众宾饱满归，主人苦不悉⑩［四解］。比翼翔云汉⑪，罗者安所羁⑫？冲静得自然⑬，荣华何足为［五解］！

注释

①张溥题下注云："《初学记》载第一解，题云《于讲堂作》。"朝日：整天。此句用《楚辞·九歌·少司命》"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句意。朝：《初学记》卷十四作"今"。

②激：激扬。参见前首"流郑激楚"注。

③长笛：东汉马融《长笛赋序》："有洛宾客舍道旅，吹笛为《气出》《精列》相和。融去京师八年，暂闻甚悲而和之。"清气：清扬的气息，指笛声。

④弦歌：泛指乐歌。《古诗十九首·西北有高楼》："上有弦歌声，音响一何悲。"

⑤持满：把斟满酒的杯子举起。如：而。不盈：不溢。《孝经·诸侯》："制节谨度，满而不溢。"

⑥卒：终。《论语·子张》："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

⑦但：只；仅。

⑧慊慊：慊同"谦"。《易·谦卦》："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下：礼下。白屋：古代一般平民百姓的房屋，因不加装饰，故称白屋。《汉书·吾丘寿王传》："三公有司，或由穷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唐颜师古注："白屋，以白茅覆屋也。"

⑨吐：吐出口中的食物。握：握住洗了一半的湿发。据《史记·鲁世家》，周公姬旦礼贤下士，热心待客，经常一顿饭三次吐出口中的食物，洗一次头三次握住湿发去见客，生怕错过得到贤才的机会。汉王褒《圣主得贤臣赋》："昔周公躬吐握之劳，故有囹空之隆。"《汉书·萧望之传》："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礼，致白屋之意。"

⑩悉：尽。此句为自谦之辞，谓苦于不能尽力。

⑪比翼：鸟名。《尔雅·释地》："南方有比翼鸟焉，不比不飞，其名谓之鹣鹣。"晋郭璞注："似鸟，赤青色。一目一翼，相得乃飞。"后世以喻关系亲密无间。

⑫罗者：安置网罗捕获猎物的人。羁（jī机）：制约。清沈德潜《古诗源》卷一载古《乌鹊歌》："南山有鸟，北山张罗。鸟自高飞，罗当奈何？"本句即用此意。汉司马相如《难蜀父老》："犹鹔鹴已翔乎寥廓之宇，而罗者犹视于薮泽。"

⑬冲：空。道家思想观念。《老子·德经》第八章："大盈若冲，其用不穷。"静：道家思想观念。《老子·道经》第十六章："致虚极，守静笃。"冲静即宁静淡

泊。自然：道家思想观念。《老子·道经》第二十五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自然。"

【今译】

每天宴会不断从早到晚，
不知沉醉疲倦耳热酒酣。
新谱成的乐曲感人至深，
清幽的笛声在空间宛转。
歌声悠扬回荡动人肝肠，
四座贵客来宾皆大喜欢。
宫殿楼阁多么深广宽敞，
清风徐来吹过华丽厅轩。
杯中美酒斟满而不盈出，
有始有终才是君子圣贤。
正人君子用心何其良苦，
他们忧虑操心不同一般？
谦恭待人随时访问贫民，
怕失贤才不顾洗头吃饭。
宾客酒足饭饱满意而归，
主人意犹未尽心有不安。
比翼鸟儿蓝天翩翩飞翔，
张罗布网的人无法羁绊。
淡泊宁静生活顺从自然，
荣华富贵何求幻想贪婪！

同　前

【原文】

朝游高台观，夕宴华池阴[1]。大酋奉甘醪[2]，狩人献嘉禽[3]［一解］。齐倡发东舞[4]，秦筝奏西音[5]。有客从南来，为我弹清琴［二解］。五音纷繁会[6]，柎者激微吟[7]。淫鱼乘波听[8]，涌跃自浮沉［三解］。飞鸟翻

翔舞，悲鸣集北林[9]。乐极哀情来[10]，寥亮摧肝心[11]［四解］。清角岂不妙[12]？德薄所不任[13]。大哉子野言[14]，弭弦且自禁[15]［五解］。

注释

①张溥题下注云："《艺文类聚》作《铜雀园诗》。"高台：铜雀台。据《艺文类聚》卷六十二《居处部·台》《水经注》卷十《浊漳水》、清余樾《茶香室丛钞》卷十九《铜雀》所记，曹操于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置铜雀（爵）、金虎、冰井三台。原址在今河北临漳西南。铜雀台高约十丈，四周有殿室一百二十间。楼顶有大铜雀，展翅作飞翔状，因取名铜雀台。华池：《文选》卷六晋左思《魏都赋》晋刘逵（渊林）注："文昌殿西铜雀园，园中有鱼池堂皇。"曹丕《芙蓉池作》诗"乘辇夜行游，逍遥步西园"，西园即铜雀园，华池即芙蓉池。华同"花"，即芙蓉。

②大酋：酒官。《礼记·月令·仲冬之月》："乃命大酋，秫稻必齐。"东汉郑玄注："大酋者，酒官也。"甘醪（lǎo 劳）：美酒。

③狩人：《艺文类聚》卷二十八作"兽人"。按"兽人"是。兽人为掌管禽兽的官员，亦称兽虞。《周礼·天官·兽人》东汉郑玄注："兽人主令田众得禽兽者，置虞人所立虞旗之中，当以给四时社庙之祭，故春献禽以祭社，夏献禽以享礿，秋献禽以祀枋，冬献禽以烹烝。"

④齐倡：齐地的歌女。东舞：古齐地在今山东靠海部分，故称。东汉边让《章华台赋》："齐倡列，赵女罗。"

⑤秦筝：秦地乐器，相传为秦将蒙恬所造。西音：秦在今陕西一带，故称。《楚辞·九叹》："挟秦筝而弹徵。"

⑥五音：指宫、商、角、徵、羽五个古乐音阶名。后世泛指各种乐声。《孟子·离娄上》："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楚辞·九歌·东皇太一》："五音纷其繁会，君欣欣兮乐康。"

⑦柎（fū 夫）：古代一种皮面乐器，形似鼓而小，内装糠粃。《周礼·小宗伯·大师》："大祭祀，师瞽登歌，令奏击柎。"唐贾公彦疏："柎所以导引歌者，故先击柎，瞽乃歌也。"

⑧淫鱼：鱼名。《淮南子·说山训》："瓠巴鼓瑟，而淫鱼出听。"东汉高诱注："淫鱼，头长身相半，长丈余。鼻正白，身正黑，口在颔下。似鬲狱鱼，而身无鳞，出江中。"

⑨北林：《诗经·秦风·晨风》："鴥彼晨风，郁彼北林。"毛传："北林，林名。"

⑩乐极：谓乐极生悲。汉武帝刘彻《秋风辞》："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史记·滑稽列传》："故曰酒极则乱，乐极则悲。"

⑪寥亮：即嘹亮，指乐声清越高远。古代认为清越之音悲哀，听之令人伤感。参见《韩非子·十过》。《礼记·乐记》："丝声哀。"东汉郑玄注："哀，怨也。谓声

音之体婉妙，故哀悲也。”三国魏繁钦《与魏文帝笺》：“车子年始十四，能喉啭引声，与笳同音。……潜气内转，哀情外激。……悽人肝脾，哀感顽艳。”

⑫清角：古代音调名，亦是古曲调名。东汉王充《论衡·感虚》：“夫《白雪》与《清角》，或同曲而异名，其祸败同一实也。”《韩非子·十过》：“（晋平公）反坐而问曰：‘音莫悲于清徵乎？’师旷曰：‘不如清角。’”

⑬德薄：道德修养不够。《韩非子·十过》：“（晋）平公曰：‘清角可能闻乎？’师旷曰：‘……今主君德薄，不足听之。听之恐将有败。’”任：承受。

⑭大哉：犹言“伟大啊”。子野：春秋时晋国乐师师旷的字。事迹见《逸周书·太子晋》《左传·襄公十四年》《国语·晋语八》。

⑮弭（mǐ 米）：停止。自禁：自己稳定情绪。张溥句末注云：“右二曲魏晋乐所奏。”

【今译】

早晨在高台游览观望，
傍晚在华池摆宴欢饮。
酒官斟满甘美的米酒，
兽官献上珍贵的羽禽。
齐女跳起东方的舞蹈，
秦筝奏响西边的乐音。
久违的客人从南来了，
为我弹奏清越的古琴。
各种乐曲相配合演奏，
击鼓的人亦浅唱低吟。
江中鱼儿在水面倾听，
随着水波正踊跃浮沉；
鸟儿在空中结伴飞行，
悲哀的声音响彻北林。
乐极生悲啊忧从中来，
高亢的音乐摧裂人心。
清角之音难道不美妙？
我德行浅薄受用不名。
师旷的告诫真是伟大，
中止音乐把情绪稳定。

丹霞蔽日行

【题解】

《丹霞蔽日行》，属相和歌辞瑟调曲。今存汉乐府古辞无此题。《乐府诗集》中以此题写作乐府，始见曹丕。按《文子·上德》："日月欲明，浮云盖之。"汉陆贾《新语》："邪臣之蔽贤，犹浮云之障日月。"汉古辞《杨柳行》："谗邪害公正，浮云蔽白日。"曹丕此题，取意相同。以后曹植有同题之作。曹丕之子、魏明帝曹叡有《步出夏门行》乐府，除"带"、"弱"、"叶"、"其"四字外，余皆与曹丕所作同。或曹丕本用《步出夏门行》古题，后人沿袭乐府旧题惯例，改以首句"丹霞蔽日"为题。

诗中用"丹霞"、"彩虹"喻得势处于高位者，即《典论·论奸谗》中的"奸谗"；用"谷水"、"木落"喻失势居于下位者。"白日"则暗喻其父曹操，其光明察照被"丹霞"、"彩虹"遮蔽。诗当是曹丕在立嗣斗争中处于极困难时心境的写照和宣泄。时在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左右。

诗见《艺文类聚》卷四十一。《乐府诗集》卷三十七。《古诗纪》卷十二。

【原文】

丹霞蔽日，彩虹垂天。谷水潺潺，木落翩翩[1]。孤禽失群，悲鸣云间。月盈则冲[2]，华不再繁。古来有之，嗟我何言！

注释

①"丹霞"四句参见《题解》。潺（chán 禅）潺：水流动的样子。木落：叶落。《楚辞·九歌·湘夫人》："洞庭波兮木叶下。"《楚辞·九辩》："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

②盈：满。冲：空。《老子·德经》第八章："大盈若冲，其用不穷。"意为圆满的东西看起来空虚，其用处却是无穷尽的。此处反用，说自满的人空虚无实。下句"华（花）不再繁"，说盛开后的花再不会繁荣，意思相同。

【今译】

红霞遮蔽了阳光啊，
彩虹垂挂在天空边。
山谷溪水潺潺地流，
叶儿离枝纷纷凋残。
失群鸟儿身边飞过，
悲哀之音响彻云间。
月儿圆了还会空虚，
花儿开过不再荣繁。
自古以来就是这样，
我还能有什么哀叹！

折杨柳行

【题解】

张溥题下注云："《艺文类聚》作《游仙诗》，古乐府作《长歌行》。"

《折杨柳行》，汉乐府旧题，属相和歌辞瑟调曲。原辞见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三十七。同卷题解说："《古今乐录》曰：王僧虔《技录》云：'《折杨柳行》歌，文帝《西山》、古《默默》二篇，今不歌。'"《艺文类聚》卷七十八《灵异部·仙道》列此诗。但据曹丕《典论·论方术》，曹丕曾列举汉时方士如郤俭、甘始、左慈、李覃、董芬、严峻、王和平、孙邕、夏荣等人"好道术，自以当仙"而不得善终的教训，认为"古今愚谬，非一人哉"！与本诗中"王乔虚假辞，赤松垂空言。达人识真伪，愚夫好妄传"句意相同，说明此时的曹丕对神仙方术持否定态度。清朱乾《乐府正义》卷八谓"神仙之说，俱属迂怪。惟有观我圣道，顺命而行而已"。此诗或与《论方术》同时写作，约在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前后。

诗见《宋书·乐志三》，题《西山》。《乐府诗集》卷三十七。《古诗纪》卷十二。《艺文类聚》卷七十八题《游仙诗》。《初学记》卷五题《登山望远诗》。

【原文】

西山一何高[1]，高高殊无极。上有两仙童[2]，不饮也不食。与我一丸药，光耀有五色[一解]。服药四五日，身轻生羽翼[3]。轻举乘浮云，倏忽行万亿[4]。流览观四海，茫茫非所识[二解]。彭祖称七百[5]，悠悠安可原[6]？老聃适西戎[7]，于今竟不还。王乔假虚辞[8]，赤松垂空言[9]。[三解]。达人识真伪[10]，愚夫好妄传。追念往古事，惯惯千万端[11]。百家多迂怪，圣道我所观[12][四解]。

注释

①西山：近人黄节《汉魏乐府风笺》卷十二引《三国志·魏志·袁尚传》："尚闻郭急，将兵万余人还救之。依西山来，东至阳平亭，去郭十七里。"又引《括地志》"临漳县西有阳平故城"，认为"即阳平亭也，西山当在阳平之西"。按曹操征袁尚，在建安九年至十年（公元204—205年）间，其时曹丕年仅18岁左右。且此诗所言，似与征袁尚事不相牵涉。因此，此处之西山，当指神话传说中的西方昆仑山。托名汉桑钦《水经·河水》："昆仑墟在西北，去嵩高五万里，地之中也。其高万一千里，河水出其东北陬。"故诗言"高高殊无极"。《艺文类聚》卷七引《葛仙公传》："昆仑、……皆仙人所居也。"曹植《远游篇》"昆仑本吾宅，中州非我家"，均可参证。

②两仙童：托名南朝梁任昉《述异记》："相州栖霞谷昔有桥顺二子于此得仙，服飞龙一丸，十年不饥。故魏文诗云'西山（上有）两仙童，不饮亦不食'。"以上四句泛言仙山、仙人。

③身轻：《宋书·乐志三》作"身体"。

④倏（shū 书）忽：转瞬之间。

⑤彭祖：传说中的长寿者，姓钱名铿，为古颛顼帝玄孙陆终第三子。尧时封于彭城，世人认为其道可以为宗祖，故称彭祖。先后有四十九妻，五十四子，享年七八百岁。其长生之术，在于修养服食，导引服气。《吕氏春秋·为欲》："其视为彭祖也，与为殇子同。"东汉高诱注："彭祖，殷贤大夫也。盖寿七百余岁。"《楚辞·天问》："彭铿斟雉，帝何飨？受寿永多，夫何久长？"其事见托名汉刘向《列仙传》、晋葛洪《神仙传》、晋干宝《搜神记》等。

⑥悠悠：往事永久。原：再。《礼记·文王世子》："命膳宰曰：'未有原。'"唐孔颖达疏："未，犹勿也；原，再也。勿有所再进。"

⑦老聃：即老子。本姓李，名耳，字聃；一名重耳，字伯阳。"老子"是他的号，"老"同"考"；"子"同"孳"，取"考教众理，孳生万物"之意。春秋时楚国苦县厉（lài 赖）乡曲仁里人。道家学派创始人之一。著《老子》五千言，后世道家尊奉为

《道德经》。老子西游事，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南朝宋裴骃集解引《列仙传》："关令尹喜者，周大夫也。……老子西游，……知其奇，为著书，与老子俱之流沙之西，服巨胜实，莫知其所终。"西戎：一般指函谷关以西。秦穆公伐晋还，遂霸西戎。参见《左传·文公三年》。

⑧王乔：即王子乔。托名汉刘向《列仙传》："王子乔者，周灵王太子晋也。好吹笙，作凤鸣，游伊、洛之间。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山。"《文选》卷二十四三国魏曹植《赠白马王彪》："虚无求列仙，松乔久吾欺。"唐李善注："《论衡》云，传称赤松、王乔，好道为仙，度世不死，是又虚也。魏武帝《善哉行》'痛哉世人，见欺神仙'。"

⑨赤松：即赤松子，古代传说中的仙人。托名汉刘向《列仙传》："赤松子，神农时雨师，服水玉，教神农，能入火自烧。至昆仑山西王母石室，随风雨上下。炎帝少女近之，亦得仙俱去。高辛时为雨师。"垂空言：意同"虚假辞"，空口无凭，虚假不实的传闻。

⑩达人：通达知理的人。汉贾谊《鹏鸟赋》："达人大观兮，物无不可。"

⑪愦（kuì 愧）愦：昏乱糊涂。唐王砅注《素问·至真要大论》："耳鸣头眩，愦愦欲吐。"

⑫"百家"二句：《史记·五帝本纪》："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黄帝、老子是道家神仙的滥觞，但《尚书》不记载尧以前，包括黄帝的事迹，因其非典雅之训。曹丕作太子后，力图以儒道统治天下，故言"圣道我所观"，不信道家神仙之说。圣道：儒家学说。张溥句末注："右一曲，魏晋乐所奏。《古今诗话》云：'相州栖霞谷乔顺二子服飞龙药，十年不饥。'"

【今译】

西山有多么高峻啊，
高出云天没有边际。
山上住着两个仙童，
既不饮水又不服食。
他们赠我一粒药丸，
五彩缤纷光耀华丽。
服药仅只四五天后，
两肋长出一双羽翅，
身体轻健驾着浮云，

瞬间飞行千里万里。
边飞边看五湖四海，
大地茫茫都不熟悉。
彭祖活了七百多岁，
难道还能回生转世？
老子西游过函谷关，
至今不见他的影子。
传说中的王乔赤松，
有关传闻虚假不实。
通达的人知道真假，
迷信的人愚昧无知。
回想过去许多事情，
昏愦糊涂千次万次。
百家说法迂腐怪诞，
儒家圣道才是宗旨。

饮马长城窟行

【题解】

张溥题下注云："此阙未全。"

《饮马长城窟行》，汉乐府旧题，属相和歌辞瑟调曲，原辞尚存。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三十八："一曰《饮马行》。长城，秦所筑以备胡者。其下有泉窟，可以饮马。古辞曰'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言征戍之客，至于长城而饮其马，妇人思念其勤劳，故作是曲也。"

由诗中"浮舟横大江，讨彼犯荆虏"句看，当为黄初三年（公元222年）征吴时作。《三国志·魏志·文帝纪》："黄初三年五月，以荆、扬、江表八郡为荆州，孙权领牧故也。……冬十月，孙权复叛，复郢州为荆州。帝自许昌南征，诸军兵并进，权临江据守。"参见《伐吴诏》。

清朱乾《乐府正义》卷八："此以大江当长城，以浮舟当饮马，备言兵士危险，而家人之思自在言外。"

诗见《艺文类聚》卷四十一。《乐府诗集》卷三十八。《古诗纪》卷

十二。诗似已不全。

【原文】

浮舟横大江[1]，讨彼犯荆虏[2]。武将齐贯铍[3]，征人伐金鼓[4]。长戟十万队[5]，幽冀百石弩[6]。发机若雷电[7]，一发连四五。

注释

①横：横渡。大江：长江。

②荆：荆州。参见《题解》。

③铍（pī 批）：一种箭簇。《方言》第九："（箭簇）其广长而薄镰，谓之铍。"《乐府诗集》卷三十八作"甲"。

④伐：打击。伐鼓在古代是打仗时进军的号令。《诗经·小雅·采芑》："伐鼓渊渊。"东汉郑玄笺："谓战时进士众也。"

⑤戟：古代一种兵器，兼有戈和矛的作用，横击直刺均可。《诗经·秦风·无衣》："修我矛戟，与子偕作。"

⑥幽：幽州。汉代幽州治所在蓟，今北京市大兴县一带。冀：冀州，包括今河北、河南北部一带。弩：弓箭的一种，可以连发。东汉蔡邕《论幽冀二州疏》："幽州突骑，冀州强弩，为天下精兵。"石：古代一百二十斤为一石。

⑦发机：发动扳机。若雷电：形容力量大，速度快。

【今译】

乘着战船横渡汹涌的长江，
讨伐荆州反叛的顽敌豪强。
将领已身披箭簇全副武装，
士兵正把进攻的铜鼓擂响。
高举矛戟的战士有十多万，
把幽冀产的强弩威力发扬。
扣动扳机快捷如雷鸣电闪，
一次四五支利箭连发出膛。

上留田行

【题解】

《上留田行》，汉乐府旧题，属相和歌辞瑟调曲。原辞四句"里中

有啼儿，似类亲父子。回车问啼儿，慷慨不可止”，见《乐府诗集》卷三十八宋郭茂倩注引。另五句见《文选》卷二十八《豫章行》唐李善注引。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卷下：“上留田，地名。此地人有父母死，不字其孤弟者。邻人为弟作悲歌，以讽其兄，因以地名为曲。”

据《三国志·魏志·文帝纪》，黄初四年（公元223年），“六月甲戌，任城王彰薨于京都”。又《魏志·任城威王彰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初，彰问玺绶，将有异志。故来朝不即得见，彰忿怒暴薨。”《世说新语·尤悔》：“魏文帝忌任城王骁壮，因在卞太后阁共围棋，并噉枣。文帝以毒置枣中，自选可食者而进。王弗悟，遂杂进之。即中毒，太后索水救之。帝预敕左右毁瓶罐，太后跣趋井无以汲，须臾遂卒。复欲害东阿（曹植），太后曰：汝已杀我任城，不得复杀我东阿。”又《魏志·方伎传·周宣传》载文帝问周宣：“吾梦磨钱文，欲令灭而更明，此何谓邪？”“宣怅然不对。帝重问之，宣对曰：‘此自陛下家事，虽意欲尔而太后不听，是以文欲磨而明耳。’时帝欲治植之罪，迫于太后，但加贬爵”，曹丕诸兄弟在其即位后，多遭贬斥或杀戮，社会上流言蜂起。此诗大意是说人各有命，富贵在天，不可强求。除自我宽解外，还有剖明心志，弭除世人猜忌诽谤的意思。清朱嘉征《乐府广序》说“魏文视诸弟衰薄，作此弭谤”，较接近诗旨。

诗见《艺文类聚》卷四十一。《乐府诗集》卷三八。《古诗纪》卷十二。

【原文】

居世一何不同①，上留田②。富人食稻与粱，上留田。贫子食糟与糠，上留田。贫贱亦何伤？上留田。禄命悬在苍天③，上留田。今尔叹息，将欲谁怨④？上留田。

注释

①居世：处世，在世上生活。

②上留田：本汉乐府《上留田行》中的地名，参见《题解》。本诗只是按原辞音节加以保留，在上下句歌辞之间起节奏停顿的作用。《诗经·陈风·株林》“胡为乎株林，从夏南。匪适株林，从夏南”，汉乐府《董逃歌》“承乐世，董逃。游田郭，董逃。蒙天恩，董逃”，都是类似的情况。

③禄命：人的禄食命运。禄包括贫贱富贵，命包括兴盛衰退。《史记·日者列传》："夫卜者多言夸严以得人情，虚高人禄命以说人志。"东汉王充《论衡·命禄》："故贵贱在命，不在智愚；贫富在禄，不在顽慧。"

④谁怨：怨谁。

【今译】

处世有许多不同的地方，上留田。
富贵的可以吃稻米黄粱，上留田。
贫穷的只能吃糟粕秕糠。上留田。
穷苦贫贱又有什么悲伤？上留田。
福禄命运都由苍天执掌，上留田。
如今哀叹怪谁都不妥当。上留田。

大墙上蒿行

【题解】

《大墙上蒿行》，汉乐府旧题，属相和歌辞瑟调曲，原辞已不传。张溥题解引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三十九引《古今乐录》云："王僧虔《技录》有《大墙上蒿行》，今不歌。"就现存文献看，后世以此题写作乐府的，曹丕为第一人。本诗题旨，清朱乾《乐府正义》卷八说："劝驾也。墙上生蒿，隐士之居，极言佩服之美，宫室、女乐、酒醴之盛，凡所以乐贤者无不尽。汉祖云（按指汉高祖刘邦《求贤诏》）'有能从我游者，我能尊显之'正此意。历叙衣服、冠、剑，极似子建（曹植）《七启·容饰》篇，彼亦托言隐居而多方启之也。……按时管宁在辽东三十七年，魏文征之，乃浮海而归。……诗盖为宁作欤？"

据《三国志·魏志·文帝纪》，黄初四年（公元223年），有鹈鹕鸟集灵芝池。曹丕发布诏令，中有"今岂有贤士之处于下位乎？否则斯鸟何为而至？其博举天下俊德茂才，独行君子"语。又《魏志·管宁传》："黄初四年，诏公卿举独行君子，司徒华歆荐宁。"本诗当作于是年。当时受诏之士，不只管宁。此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即位后的曹丕对人才的重视和励精图治的迫切心情。

清王夫之《古诗评选》卷一："长句长篇，斯为开山第一祖。鲍照、

李白领此宗风，遂为乐府狮象。非但兴会遥同，实乃谋篇夙合也。盖势远则意不得杂，气昌则词不待毕，故虽波兴峰立，而尤以纯俭为宗，其与短吟会归，初无二致。”

诗见《乐府诗集》卷三十九。《古诗纪》卷十二。《北堂书钞》卷一百二十二题《魏文帝歌》。

【原文】

阳春无不长成，草木群类随[1]。大风起[2]，零落若何翩翩[3]。中心独立一何茕[4]，四时舍我驱驰[5]，今我隐约欲何为[6]？人生居天壤间，忽如飞鸟栖枯枝，我今隐约欲何为？

适君身体所服[7]，何不恣君口腹所尝？冬被貂罽温暖[8]，夏当服绮罗轻凉。行力自苦，我将欲何为？不及君少壮之时，乘坚车，策肥马良[9]。上有沧浪之天[10]，今我难得久来视；下有蝡蝡之地[11]，今我难得久来履。何不恣意遨游[12]，从君所喜。

带我宝剑，今尔何为自低昂[13]？悲丽平壮观[14]，白如积雪，利若秋霜[15]。驳犀标首[16]，玉琢中央。帝王所服[17]，辟除凶殃。御左右[18]，奈何致福祥[19]。吴之辟闾[20]，越之步光[21]，楚之龙泉[22]，韩有墨阳[23]。苗山之铤，羊头之钢[24]。知名前代，咸自谓丽且美，曾不如君剑良[25]。

绮难忘。冠青云之崔嵬[26]，纤罗为缨[27]，饰以翠翰[28]。既美且轻，表容仪，俯仰垂光荣[29]。宋之章甫[30]，齐之高冠[31]，亦自谓美，盖何足观。

排金铺[32]，坐玉堂[33]。风尘不起，天气清凉。奏桓瑟[34]，舞赵倡[35]。女娥长歌[36]，声协宫商。感心动耳，荡气回肠。酌桂酒[37]，烩鲤鲂。与佳人期为乐康[38]。前奉玉卮[39]，为我行觞。

今日乐不可忘，乐未央。为乐常苦迟，岁月逝，忽若飞，何为自苦，使我心悲[40]。

注释

①阳春：温和的春天。《管子·地权》：“阳春农事方作。”无不长成：指万物复甦，生长发育。群类：各种各类。随：随着春天温暖的气候生长。

②大风：西风；秋风。《诗经·大雅·桑柔》：“大风有隧，有空大谷。”东汉郑玄笺：“西风谓大风。”后亦指强劲的风。汉高祖刘邦《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③零落：飘零败落。翩翩：本指鸟飞得轻捷快速，《诗经·小雅·四牡》："翩翩者鵻，载飞载下。"此处形容花叶纷纷摇落。以上四句说岁月易逝，万物生命有限。

④中心：内心。一何：多么。茕（qiónɡ 穷）：孤独无伴。《诗经·小雅·正月》："哿矣富人，哀此茕独。"

⑤四时：四季，代指岁月。驱驰：奔跑。

⑥隐约：隐居潜藏。《庄子·山木》："夫丰狐文豹，……虽饥渴隐约，犹旦胥疏于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后汉书·赵典传》："典少笃行隐约，博学经书。"唐李贤注："隐，犹静也；约，俭也。"

⑦按此句疑有误。下句"何不恣君口腹所尝"中的"何不"，应放在"适君"之前。全句应为"何不适君身体所服，恣君口腹所尝"。适：合适；舒适。恣：任意；随心所欲。服和食指衣服食物。

⑧貂鼲（hún 浑）：貂鼠、拱鼠的皮毛，都非常名贵。《后汉书·鲜卑传》："有貂、貉、鼲子，皮毛柔软，故天下以为名裘。"

⑨坚车：坚固结实的车。肥马：肥硕健壮的马。《汉书·食货志》："乘坚、策肥、履丝、曳缟。"

⑩沧浪：水青色。沧浪天即青天或苍天。汉乐府古辞《东门行》："上用（因）沧浪天故，下当用此黄口儿。"

⑪蠕蠕：蠕同"蝡"（rú 如）。虫类爬行的样子，引申为行动或活动的状态。地上万物生长，随时处于动态，故言。

⑫遨游：游玩娱乐。

⑬尔：你。何为：为何。低昂：情绪不稳定。

⑭此句费解，今姑从黄节《汉魏乐府风笺》卷十二说。悲丽：犹言悲愁。丽同"罹"（lí 离）。丽属友部来纽，罹属歌部来纽，古通用。平：正。壮：壮年。平壮指正当壮年时。观：自观；自我看待。全句说，为什么要在正当少壮之年，这样悲伤呢？

⑮秋霜：近人黄节《汉魏乐府风笺》卷十二注引《淮南子》："宝剑之色如秋霜。"

⑯駮（bó 博）：传说中兽名。《山海经·西山经》："中曲之山，……有兽焉。其状如马而白身黑尾，一角，虎牙爪，音如鼓。其名为駮，是食虎豹。"犀（xī 西）：动物名，亦称犀牛。《说文解字·牛部》："犀，南徼外牛，一角在鼻，一角在顶。"标首：标于宝剑之首（剑把）。此句说用驳和犀的角做剑把。曹丕《典论·剑铭》："余好击剑，以短乘长。选兹良金，命彼国工，精而炼之。……饰以文玉，表（标）以通犀。"

⑰服：佩用。

⑱御：奉御。

⑲这句说如何把福祚祥瑞带来。

⑳辟闾：古剑名。《荀子·性恶》："阖闾（吴王）之干将、莫邪、钜阙、辟闾，此皆古之良剑也。"一说即古代的名剑湛卢。

㉑步光：古剑名。《史记·仲尼弟子传》："臣种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领，屈卢之矛，步光之剑，以贺军吏。"种，文种，春秋时越人。

㉒龙泉：古剑名。《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宝剑》："楚王令风胡子之吴见干将，干将使之凿茨山，泄其溪，取其铁英，作剑三枚：一曰龙渊，二曰太阿，三曰宫市。"龙渊即龙泉，唐人避高祖李渊名讳改渊为泉。另北朝魏郦道元《水经注》卷三十一《溧水》引《太康地记》："西平县有龙泉水，可以砥砺刀剑，特坚利，故有坚白之论。龙泉之剑为楚国之宝。"

㉓墨阳：古剑名。《战国策·韩策一》："韩卒之剑戟，皆出于冥山棠溪墨阳。……皆陆断马牛，水击鹄雁。"又《淮南子·修务训》："服剑者期于铦利，而不期于墨阳、莫邪。"东汉高诱注："墨阳、莫邪，美剑名。"

㉔《淮南子·修务》："苗山之铤，羊头之销。"东汉高诱注："苗山、楚山，利金所出。羊头之销，白羊子刀。"苗山、羊头皆地名。铤，铜铁矿石。销，生铁。曹丕诗中"钢"或为"销"字之误。

㉕曾：乃。

㉖此句由《楚辞·九章·涉江》"冠切云之崔嵬"句变化而来。崔嵬：高耸的样子。

㉗纤罗：纹理细致的罗绮。缨：系帽的带子。

㉘翠翰：翠羽。翰为赤色羽毛的山鸡，俗称锦鸡。《尔雅·释鸟》："翰，天鸡。"晋郭璞注引作"文翰若彩鸡"。

㉙俯仰：指低头抬头时。垂：留下。光荣：光彩荣耀。

㉚章甫：又称缁布冠，殷商时的一种帽子。古代人成年时举行冠礼，开始着冠，即戴此冠。见《仪礼·士冠礼》。宋是殷商的后人，故称"宋之章甫"。

㉛齐之高冠：齐国流行的高帽子。东汉蔡邕《独断》："高山冠，盖齐王冠也。秦灭齐，以其君冠赐谒者。"

㉜排金铺：排列金铺。古代大门上兽面形状的铜制环纽，用来衔门环。汉司马相如《长门赋》："挤玉户以撼金铺兮，声噌吰而似钟音。"

㉝玉堂：古代宫室屋宇的称呼。宋玉《风赋》："然后徜徉中庭，北上玉堂。"后泛指富丽堂皇的住宅。汉乐府古辞《相逢行》："黄金为君门，白玉为君堂。"

㉞桓瑟：齐国产的琴瑟。齐人好弹瑟。《史记·苏秦列传》："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三国魏曹植《箜篌引》："秦筝何慷慨，齐瑟和且柔。"此处泛指琴瑟。

㉟赵倡：即汉代古诗中的“邯郸倡”。汉乐府古辞《相逢行》：“堂上置樽酒，作使邯郸倡。”《史记·孝景本纪》：“四年冬，以赵国为邯郸郡。”此处泛指歌女。

㊱女娥：本指传说中舜的两个女儿女英、娥皇。此处泛指美女。东汉张衡《西京赋》：“女娥坐而长歌，声清畅而逶迤。”

㊲桂酒：桂花酿制的酒。此处泛指美酒。《楚辞·九歌·东皇太一》：“奠桂酒兮椒浆。”

㊳与佳人期：《楚辞·九歌·湘君》：“与佳人期兮夕张。”期：约会。乐康：快乐安康。

㊴玉卮：玉石做的酒杯。《汉书·高帝纪下》：“上奉玉卮为太上皇寿。”东汉应劭《风俗通》：“玉卮，饮酒礼器也。古以角作，受四升。”

㊵“今日”以下数句用《诗经·唐风·蟋蟀》“今我不乐，日月其除”，“今我不乐，日月其迈”和《古诗十九首·生年不满百》“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诗意变化而成。

【今译】

春阳下万物无不生长芳鲜，
各种草木都随之兴旺荣繁。
萧瑟的秋风一夜间吹起来，
树叶纷纷摇落花实已凋残。
我的心中充满了寂寞孤单，
岁月正离我而去前驱直往，
我想隐居潜行有多么困难！
人在天地间生活随遇而安，
时光如鸟儿落枝一样快速，
我想隐居潜行有多么难办。

何不随心所欲穿美丽衣衫？
何不把可口饭菜任意吞噬？
冬天有貂皮鼲裘柔和温暖，
夏天更有那罗衣绸衫轻软。
下力劳累辛苦我无能为力？
何不趁你青春年少身体健，
乘坚车骑良马且潇洒一番。

头上的蓝天如此美丽明媚，
可惜我不能永远欣赏欢看；
脚下有坦荡大地如此宽广，
可惜我不能永远走个没完，
为何不恣意游乐随我喜欢！

佩我宝剑今天为何任摇晃，
在正当少壮之年苦闷悲伤。
洁白如同冬天皑皑的积雪，
锋利如同秋天肃杀的严霜。
用犀牛驼马的角制作剑柄，
再仔细把玉石雕嵌在中央。
帝王之剑能扫除一切祸殃，
佩戴身边将带来幸福吉祥。
吴国的辟闾和越国的步光，
楚国的龙泉和韩国的墨阳。
苗山的铁矿羊头山的精钢，
名声传遍前代自以为刚强，
却怎比我的宝剑优秀精良！

难忘罗绮制成高高的帽冠，
细丝为带把锦鸡羽毛束上。
美丽轻巧又显得仪表堂堂，
昂首低头随时都光耀辉煌。
宋国的章甫和齐国的高冠，
虽自认为美丽又何足观赏？

大门金铺排列端坐在玉堂，
尘埃不起空气新鲜又清凉。
让琴瑟齐奏舞女捉队成行，
美女引吭高歌声音谐和畅，
那歌声悦耳动听荡气回肠。

桂花酒醇厚烩制的鱼味香，
和美人在一起心情多怡荡，
手捧玉杯替我把美酒斟上。

今天的快乐啊实在是难忘，
这样的快乐刚开始没有完，
快乐总迟迟到来步履蹒跚。
岁月如江水逝去像飞一般，
我们为何要自寻辛苦愁烦，
让我的心中悲伤忧戚不安。

艳歌何尝行

【题解】

张溥题下注云："《宋书》作古辞，《乐府》作文帝。"

《艳歌何尝行》，汉乐府旧题，属相和歌辞瑟调曲。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卷上："古辞'飞来双白鹤，乃从西北来'，言雌病，雄不能负之而去；'五里一反顾，六里一徘徊'，虽遇新相知，终伤生别离也。又云'何尝快独无忧'，不复为后人所拟也。"《宋书·乐志三》题本诗为《何尝》，又题《飞鹤行》，说是古辞，不说是曹丕作。《乐府诗集》卷三十九引《古今乐录》："王僧虔《技录》云《艳歌何尝行》，歌文帝《何尝》《古白鹤》二篇。"始认为曹丕作。以后《广文选》卷十三，《古诗纪》卷十二，近人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魏诗》卷四都认同。

清朱嘉征《乐府广序》说："刺俗也。风教衰，礼乐废矣。王公大人之庭，游遨荡子，翩其翔宇，弃室家之欢，忘忠上之节焉。"清朱乾《乐府正义》说："生富贵之家，袭父兄之宠，浮荡樗蒱，途穷日暮，以至中道乖离，室家相弃。诗人叙其妻悲怨之情也。"后说近是。曹丕《典论·戒子》)说："父母于子，虽肝肠腐烂，为其掩避，不欲使乡党士友闻其罪过。然行之不改，久矣人自知之。用此任官，不亦难乎！"诗当为刺世讽喻之作，对当时富家子弟骄奢淫佚，不营事务的生活批评揭露。《典论》作于曹丕任太子期间，此篇亦当作于是时，大约在建安二十二

年(公元217年)前后。

清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五:"通篇用意在'少小'以下一段,翻纵笔写快乐,令极畅,此亦章法反正之妙。小弟独无官爵,所以独无忧。使常手作此,首句下便接长兄云云矣。反先提饮醇酒,炙肥牛,作此无端语,趣绝。男儿一解,结上度下,力大法密,语又极悲凉。"

诗见《乐府诗集》卷三十九。《古诗纪》卷十二。

【原文】

何尝快独无忧①,但当饮醇酒,炙肥牛②[一解]。长兄为二千石③,中兄被貂裘④[二解]。小弟虽无官爵,鞍马驟驟⑤,往来王侯长者游[三解]。但当在王侯殿上,快独樗蒲六博⑥,对坐弹棋⑦[四解]。男儿居世,各当努力。蹙迫日暮⑧,殊不久留[五解]。少小相触抵⑨,寒苦常相随。忿恚安足诤⑩?吾中道与卿共别离⑪,约身奉事君⑫,礼节不可亏。上惭沧浪之天,下顾黄门小儿⑬。奈何复老心皇皇⑭,独悲谁能知?

注释

①何尝:何曾;从未有过。快独:近人黄节《汉魏乐府风笺》卷十二:"快独连辞,犹快绝也。《列子》晋张湛注:'独者极高极妙而无邻之意。'"意即独无仅有的快乐。

②此两句本汉乐府古辞《西门行》"饮醇酒,炙肥牛"。醇酒:浓冽甘淳之酒。《汉书·曹参传》:"至者,参辄饮以醇酒。"唐颜师古注:"醇酒不浇,谓厚酒也。"炙(zhì 治):用火烧烤。

③此句至"鞍马驟驟"本汉乐府古辞《长安有斜行》"大子二千石。中子孝廉郎。小子无官职,衣冠仕洛阳"句意。二千石:汉代禄俸等级。《汉书·百官公卿表》:"自司隶至虎贲校尉,秩皆二千石;奉车都尉、驸马都尉皆比二千石;自太常至执金吾,秩皆中二千石。"

④被貂裘:貂裘为汉代贵官服饰,侍中以上皆可服貂。《汉书·燕刺王旦传》:"郎中侍从者,著貂羽,黄金附蝉,皆号侍中。"《文选》晋左思《咏史诗》"金张籍旧业,七叶珥汉貂",唐李善注引魏董巴《服舆志》:"侍中、中常侍冠武弁,貂尾为饰。"东晋戴逵《释疑论》:"张汤酷吏,七世珥貂。"

⑤驟(sù 杀)驟:马快速奔跑的样子。

⑥樗蒲(chū pú 初仆):古代一种以赌博为主的游戏,由掷五枚木制骰子定输

赢，所以又称“五木”。兴起于汉，至魏晋盛行。东汉马融《樗蒱赋》有详细描写。六博：古代一种赌博游戏，用十二枚棋子，黑白各半，相博以定胜负。又称“陆博”。《楚辞·招魂》：“琨蔽象棋，有六博兮。”宋洪兴祖《楚辞补注》引《古博经》言之甚详。

⑦弹棋：古代一种游戏。参见《弹棋赋》注。

⑧蹙（cù 醋）迫：急促紧迫，指时光年华过得很快。自“男儿居世”句下，为其妻语。

⑨触抵：抵触；接触。犹言青梅竹马。

⑩忿恚：愤恨怨怒。诤（zhèng 正）：对人的过失直言相劝。

⑪中道：中途。

⑫约身：约束身体，指遵守礼教，从一而终。

⑬此二句沿用汉乐府古辞《东门行》“上用（因）沧浪天故，下当用此黄口儿”句意，说我上顾及天理，下顾及人情（未成年的孩子），才不愿和你分手。

⑭皇皇：同“惶惶”。张溥句末注云：“‘少小’下为趋，曲前为艳。”按此为《乐府诗集》卷三十九宋郭茂倩注。

【今译】

多么快活啊唯独没有忧愁，
饮用醇美的酒烧烤的肥牛。
大哥官二千石二哥佩貂裘，
小弟无官职骑着离头骏马，
亦随着王侯长者往来宴游。
成天只在公卿王侯的宫殿，
对坐着弹棋赌博玩耍不休。
你可知男儿应当努力奋斗，
岁月匆匆过去时光不停留。
从小清苦贫寒跟随你身后，
虽愤恨怨怒不能让你回头。
我不会中途与你离别分手，
只会谨遵妇道和你长相守，
上愧青天下顾及儿女年幼。
为什么人老了还惶惶多忧，
心中的哀愁悲伤你可知否！

煌煌京洛行

【题解】

张溥题下注云："《古今乐录》云：王僧虔《技录》云：《煌煌京洛行》歌文帝'园桃'一篇。《乐府解题》云：晋乐奏文帝'夭夭园桃'。"

《煌煌京洛行》，汉乐府旧题，属相和歌辞瑟调曲，原辞已不传。清朱嘉征《乐府广序》说："此曲本之汉调《折杨柳行》。郭（茂倩）本（按指《乐府诗集》）卷三十九引《古今乐录》："王僧虔《技录》云：'《煌煌京洛行》歌文帝《园桃》一篇。'"则本诗为现存同题最早之作。诗的旨意，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卷上认为是"言虚美者多败。又有'韩信鸟尽弓藏，子房保身全名，苏秦倾侧卖主。陈轸忠而有谋，楚怀不纳。吴起智小谋大。郭生古之雅人，燕昭王臣之。及仲连高士，不受千金之语'"。

诗用"咏史"的方式，历述前代一些著名人物的成败得失，是非功过，并以为戒。东汉桓、灵之世党锢之祸后，昔日煌煌显赫的京城洛阳已无人才可言。诗中"园桃无子"即喻国中无人。而无人的原因，有社会的，也有个人的；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乐府广序》说"志在鉴戒也。君子不忘人鉴，不忘古鉴"。清朱乾《乐府正义》说："不信仁贤则国空虚，此则诗人咏京洛之意也"，都较接近本诗旨意。

据《三国志·魏志·武帝纪》南朝宋裴松之注引《魏书》，曹操于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秋八月发布《举贤勿拘品行令》。《令》说："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曹丕此诗，当为申令意而作。

清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五："意取功名善全之士，比意新警，刻意作高古之调，杂引前人，并以抒其议论，故事事无不生动，此可以

得使事之法矣。此等处极摹乃父。”

诗见《宋书·乐志三》，题《园桃》。《乐府诗集》卷三十九。《古诗纪》卷十二。

【原文】

夭夭园桃，无子空长[1]。虚美难假，偏轮不行[2][一解]。淮阴五刑，鸟尽弓藏[3]。保身全命，独有子房[4]。大愤不收，褒衣无带[5]。多言寡诚，只令事败[6][二解]。苏秦之说[7]，六国以亡；倾侧卖主，车裂固当。贤矣陈轸[8]，忠而有谋；楚怀不从，祸卒不救[三解]。祸夫吴起[9]，智小谋大[10]；西河何健，伏尸何劣[四解]。嗟彼郭生[11]，古之雅人；智矣燕昭，可谓得臣。峨峨仲连[12]，齐之高士；北辞千金，东蹈沧海[13][五解]。

注释

①夭夭：草木繁华茂盛。《诗经·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子：果实。《诗经·魏风·园有桃》：“园有桃，其实之殽。”此二句说园中桃树虽好，但无果实。比喻繁华的京城洛阳没有人才。

②虚美：不真实的美。假：借用。偏轮：偏斜不正的车轮。此二句说不真实的美不能实用，偏斜不正的车轮无法运行。

③淮阴：淮阴侯韩信（？—公元前196年），秦末淮阴（今江苏清江西南）人。先从楚项羽，后投汉刘邦，拜大将，辅助刘邦得天下，封齐王，后降爵淮阴侯。因被指控谋反，被吕后用计杀害。五刑：古代的五种刑法，具体所指说法不一，如割耳、劓鼻、挖眼、刖膝、截肢之类。鸟尽弓藏：鸟打尽后藏起弹弓，比喻事情成功后废弃或杀害有功劳的人。《史记·淮阴侯列传》：“上（刘邦）令武士缚（韩）信载后车。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

④子房：汉臣张良（？—公元前186年）字。秦末留县（今江苏沛县东南）人，一说为城父（今河南郏县）人。其家五代为韩重臣，秦灭韩，他倾尽家产收买死士击杀秦始皇，失败后流落异乡。刘邦起事，他相从为谋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汉朝建立后，刘邦让他选择三万户作封地，他只选择家乡留县，于是封为留侯。《史记·留侯世家》：“留侯乃称曰：‘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愿弃人间事，从赤松子游耳。’”后得善终。

⑤大愤：大的怨愤。此处接上文指彼此猜忌、残害的仇恨。收：收敛；去掉。褒衣博带是古代士大夫的装束，一般衣袍宽松，衣带长大。《汉书·隽不疑传》：

"褒，大裾也。言著褒之大衣，广博之带也。"穿这种服装，必须有带子加以约束，否则拖拉散乱不成体统。这二句说，彼此的猜忌、怨愤不去掉，就好像身穿宽衣而不束带子，既不成样子，更不能成就事业。以上四句说韩信、张良的结果，都是由刘邦的猜忌、虚伪造成的。

⑥"多言"二句：《史记·高祖本纪》："萧相国曰：刘季（邦）固多大言，少成事。"清朱乾《乐府正义》说，东汉末年宦官专权，袁绍又滥杀无辜，司徒王允优柔寡断，"大愤不收"，以至于"煌煌京洛，忽灭无遗。始于何进之优柔，卒于王允之不断。所谓多言寡成，只令事败者也"。

⑦苏秦：生卒年不详，字季子。战国时东周洛阳（今河南洛阳）人，主要活动在齐闵王时代。据《史记·苏秦列传》，他先组织关东诸侯合纵抗秦，自任"纵约长"，佩六国相印。后来在齐国和燕国的争战中，采取扶燕削齐的策略，并作为燕国的间谍在齐国活动。事情败露后，被齐闵王以车裂的刑法处死。朱乾《乐府正义》认为诗以苏秦比袁绍。袁绍先是劝说大将军何进诛杀宦官，后又劝何进召收四方之士。何进死后，袁绍为盟主，却坐视汉天子因董卓之乱迁都而不救，最终失败吐血而死，和苏秦车裂的结果相似。

⑧陈轸：生卒年不详。战国时纵横家。早先事秦，被秦臣张仪谗害，改而事楚。后又在齐国为臣。在楚国时，曾劝谏楚怀王不要受张仪的欺骗，和齐国解除盟约的关系。楚怀王不听，结果在秦国和齐国的联合打击下大败。事详《史记·张仪列传》。

⑨吴起（？—公元前381年）：战国初期军事家，卫国左氏（今山东曹县北）人。先在鲁国为官，齐人攻鲁，鲁君想用他为将，又因他的妻子是齐国人而不放心。吴起于是杀妻求将，大破齐人。后去魏国，率兵攻下秦国五座城池。魏文侯因他善用兵，任命他为西河（又称河西，在今陕西郃县）守将。魏文侯死后，魏武侯受人挑拨，不再重用他。他转而事楚，为楚悼王相，实行变法。悼王死，旧贵族作乱，他被杀害。事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⑩智小谋大：《易·系辞下》："子曰：德薄而位尊，知（智）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据《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太史公曰：语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吴起说武侯以形势不如德，然行之于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躯，悲乎！"

⑪郭生：指郭隗（wěi 委），生卒年不详，战国时燕人。据《史记·燕召公世家》，公元前311年燕昭王即位，为报齐国之仇，广泛招揽人才。郭隗去见燕王，说请从我开始。燕王立即为他筑宫室，以师礼相敬。于是剧辛、乐毅等人才先后归燕，君臣相得，燕国遂强盛一时。唐李白《古风》其十五："燕昭延郭隗，遂筑黄金台。剧辛方赵至，邹衍复齐来。"又《行路难》其二："君不见昔时燕家重郭隗，拥彗折节无嫌猜。剧辛乐毅感恩分，输肝剖胆效英才。"

⑫峨峨：高大的样子。仲连：指鲁仲连，生卒年不详，战国时齐人。据《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他为人多机谋，曾周游列国，排忧解难。公元前258年，秦军围攻赵国首都邯郸，赵人想尊奉秦王为帝。他亲往赵国劝说赵相国平原君赵胜，最终使秦军撤围。平原君要封赏他，他推辞不受，北归而去。

⑬东蹈沧海：据《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鲁仲连说，如果让秦王称帝，"则连有蹈东海而死耳，吾不忍为之民也"。

【今译】

庭院中繁华的红桃树啊，
花朵虽灿烂却没有结果。
虚美的东西不会有实效，
偏斜的车轮经不住颠簸。
齐王韩信遭受五刑而死，
那可是鸟尽弓藏的下场；
能够功成身退远祸全名，
只有那汉代的谋臣张良。
深仇大恨不能约束根除，
如同衣袍宽大没有束带；
空洞的话太多没有诚心，
最终只会导致事情失败。
苏秦身佩相印游说六国，
六国从此以后走向灭亡；
他因反复无常卖主求荣，
最终逃不掉车裂的祸殃。
陈轸不愧是个贤良的人，
既忠心耿耿又富于谋略；
楚怀王不听从他的劝告，
终于国破家亡不可救药。
吴起一生都和灾祸伴搭，
因为心智太差希望太大；
做西河守将时多么强健，
被人杀害时又虚弱可怕。

感叹那聪明智慧的郭隗，
他可是古代少有的人才；
燕昭王亦具有远见卓识，
君臣相得彼此没有疑猜。
伟大而又义气的鲁仲连，
他具有高瞻远瞩的胸怀；
有了功劳不受千金封赏，
宁可跳进那汹涌的大海。

月重轮行

【题解】

《月重轮行》，汉乐府旧题，属相和歌辞瑟调曲，原辞已不传。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四十引晋崔豹《古今注》说："《日重光》《月重轮》，群臣为汉明帝作也。明帝为太子，乐人作歌诗四章，以赞太子之德。一曰《日重光》，二曰《月重轮》，三曰《星重辉》，四曰《海重润》。谓天子之德光明如日，规轮如月，众辉如星，沾润如海。天子比德，故云重也。"

清朱嘉征《乐府广序》认为此诗是"颂嗣王也"。按据《三国志·魏志·文帝纪》："太祖崩，嗣位为丞相、魏王。"时在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然而所谓"颂嗣王"，其意思当有两个方面：一是因嗣继魏王而颂汉献帝，以表示感激其德；二是自颂。但就当时情况看，两者的可能性都很小。另据《魏志·武帝纪》，曹操于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晋爵为魏王，此诗当为颂曹操之德而作。诗作于是年。

诗见《艺文类聚》卷四十二。《乐府诗集》卷四十。《古诗纪》卷十二。

【原文】

三辰垂光①，照临四海②。焕哉何煌煌③！悠悠与天地久长。愚见目前④，圣睹万年⑤。明暗相绝⑥，何可胜言⑦。

注释

①三辰：日、月、星辰。《左传·桓公二年》："三辰旅旗，昭其名也。"晋杜预集解："日、月、星也，画于旅旗，象天之明。"垂光：放出光芒。

②四海：《尔雅·释地》："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亦代指天下。《尚书·大禹谟》："文命敷于四海。"

③焕哉：鲜明光亮而有神采啊。《论语·泰伯》："焕乎其有文章。"煌煌：光辉明亮。《诗经·陈风·东门之杨》："昏以为期，明星煌煌。"

④愚：指一般的人。目前：眼前，指目光短浅。目：原本作"自"，盖形近致误，今据《乐府诗集》卷四十改。

⑤圣：圣人。指有特殊见识才干的人。

⑥明暗相绝：明与暗之间相断绝。即只有明，没有暗。《淮南子·览冥训》："黄帝治天下，……明上下，等贵贱。使强不掩弱，众不暴寡，人民保命而不夭，岁时熟而不凶，百官正而无私，上下调而无尤，法令明而不暗。"

⑦何可胜言：有什么可以说尽呢？意为功勋卓著，语言表达不尽。

【今译】

日月星辰放射出光彩，
照临整个大地和四海，
多么光辉啊多么气派！
悠悠万世与天地同在。
一般人眼光只在目前，
圣人却远见千年万代。
永远光明啊没有黑暗，
说不尽之意都在言外。

诗

黎阳作

【题解】

黎阳，古县名，在今河南省浚县东北。位于黎山之南，黄河从其东面流过。县取山名和水之阳（南面）为名。黎阳为东汉末年控制东方的重镇，设有黎阳营，为军事上必争之地。城西南有故仓城，袁绍曾在此取粟聚粮。据《三国志·魏志·武帝纪》，建安四年（公元199年），曹操进军黎阳，与袁绍作战。建安七年（公元202年），袁绍病死，少子袁尚领其军，驻屯黎阳。明年三月，曹操再攻黎阳，大破袁军。同年曹操还军武昌，留部将贾信驻军黎阳。后袁绍长子袁谭降曹，袁尚攻袁谭于平原，曹操亲自率军至黎阳救援。曹丕自建安二年（公元197年）即随曹操出征，一直生活在大军之中。《黎阳作》几首诗，是他几次往返黎阳的随军见闻。

诗见《艺文类聚》卷五十九。《广文选》卷九。《古诗纪》卷十二。

【原文】

朝发邺城[1]，夕宿韩陵[2]。霖雨载途[3]，舆人困穷[4]。载驰载驱[5]，沐雨栉风[6]。舍我高殿，何为泥中？在昔周武[7]，爰暨公旦[8]，载主而征[9]，救民涂炭[10]。彼此一时，惟天所赞。我独何人，能不靖乱[11]？

注释

①朝发：早晨开始出发。《楚辞·离骚》："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于悬圃。"邺城：古地名，在今河北临漳县西。本是春秋时齐桓公建立的一座城邑，战国时成为魏的都城，汉代在此设县。东汉末袁绍为冀州牧，镇守该城。袁绍死后，汉献帝封予曹操，最终成为曹魏政治势力的根据地。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曹操为魏王时，成为邺都。后与长安、谯、许昌、洛阳并称五都。

②夕宿：晚上住宿。韩陵：韩陵山，当地俗称七星冈。据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故地在今河南安阳市东北。

③霖雨：连绵不断的大雨。载途：积满了道路。《诗经·小雅·出车》："今我来思，雨雪载途。"

④舆人：众人。《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听舆人之谋。"晋杜预集解："舆，众也。"困穷：指行进困难，没有应付的办法。

⑤载驰载驱：《诗经·鄘风·载驰》："载驰载驱，归唁卫侯。"宋朱熹《诗集传》："载，则也；一说助词。"又："载沉载浮，犹言载清载浊，载驰载驱之类，以兴未见君子而心不定也。"此处意为急速行军。

⑥沐雨栉（zhì 至）风：亦作"栉风沐雨"，以雨洗头，以风梳头，比喻劳顿辛苦。《庄子·天下》："沐甚雨，栉大风，置万国，禹大圣也。"

⑦周武：指周武王姬发，西周王朝的创立人。

⑧爰暨（yuán jì 原既）：以及。公旦：指姬发之弟姬旦，亦称叔旦或周公旦，后人称周公。周武王去世后，周公辅佐年幼的成王，使周朝逐渐巩固发展。历史上把周文王姬昌及其子姬发、姬旦尊为圣人。此处借喻曹操。

⑨载主而征：主，本指木主。周文王死后，其子姬发将其灵位（木主）供于军中，开始讨伐商纣的战争。《史记·周本纪》："武王即位，……东观兵，至于盟津，为文王木主，载以车。"

⑩救民涂炭：《尚书·仲虺之诰》："有夏昏德，民坠涂炭。"托名汉孔安国传："民之危险，若陷泥坠火。"涂，泥淖；炭，炉火。形容处在极困苦难耐的环境中。

⑪靖（jìng 净）乱：平定动乱。按原本"能不靖乱"作"余不静乱"，盖从《艺文类聚》卷五十九，意不明。今从明冯惟纳《古诗纪》卷十二，近人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改。

【今译】

早晨离开邺城出发，
晚上安营宿在韩陵。
连绵大雨积满路途，
大家深感困难焦心。
骑在马上急速前进，
顶风冒雨艰险历尽。
放弃舒适金殿玉堂，
在泥水中跋涉苦辛。
那古代的周武王啊，
还有他的弟弟姬旦，
载着父王木主出征，

拯救水火中的人民。
过去现在情况一样，
受到上天赞许好评。
我并非特殊的人啊，
为何不为平乱献身？

【原文】

殷殷其雷①，濛濛其雨②。我徒我车③，涉此险阻。遵彼洹湄④，言刈其楚⑤。班之中路⑥，涂潦是御⑦。辚辚大车⑧，载低载昂⑨。嗷嗷仆夫⑩，载仆载僵⑪。蒙途冒雨⑫，沾衣濡裳。

注释

①殷殷其雷：此用《诗经·召南·殷其雷》"殷其雷，在南山之阳"句意，形容雷声不断。毛传："殷，雷声也。"

②濛濛其雨：此用《诗经·鄘风·东山》"我自东南，零雨其濛"句意，形容雨下不停。毛传："濛，雨貌。"

③徒：步行。车：乘车。此句说：因大雨不停，道路泥泞，有时乘车，有时只能步行。

④遵：沿着。洹（huán 桓）：洹水，指今安阳河，源于山西，经河南，伏流经安阳至内黄，入卫河。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九："洹水东北流，迳鄴城南，谓之新河。"湄：水边。《诗经·秦风·蒹葭》："所谓伊人，在水之湄。"

⑤言刈其楚：语出《诗经·周南·汉广》："翘翘错薪，言刈其楚。"刈（yì 义）：用刀割除。楚：荆条。言：语助词，无实义。

⑥班：盘桓不进。《易·屯卦》："乘马班如。"中路：半路。《楚辞·九辩》："然中路而迷惑兮。"

⑦涂潦：路上的泥水。"涂潦"是"御"的宾语前置，"是"起复指作用。意为驾驭的是泥水，以喻行路艰难。

⑧辚（lín 林）辚：许多车辆行进在一起时发出的声音。《楚辞·九歌·大司命》："乘龙兮辚辚，高驰兮冲天。"

⑨载低载昂：形容因道路泥泞不平，车辆行进时高时低。

⑩嗷（áo 敖）嗷：声音嘈杂。《诗经·小雅·鸿雁》："鸿雁于飞，哀鸣嗷嗷。"仆夫：驾驭车马的仆人，此处指军士。

⑪仆：倒仆。僵：行动迟缓。

⑫蒙途：指道路破坏严重，无法分辨。蒙：同矇，昏暗不清楚。

【今译】

雷声隆隆细雨濛濛，
时而乘车时而步行，
跋涉在艰难险阻中。
沿着洹水河边前进，
一路砍伐道中荆丛。
人马在半路上盘桓，
驾驭的是浊水泥浆。
成队军车辚辚作响，
忽高忽低颠簸路上。
军士喧哗鼓噪不安，
东歪西倒疲惫不堪。
冒雨进发不辨方向，
大雨早已湿透衣裳。

黎阳作

【题解】

此诗写作背景同前《黎阳作》。

诗见《艺文类聚》卷五十九。《古诗纪》卷十二。

【原文】

千骑随风靡[1]，万骑正龙骧[2]。金鼓震上下[3]，干戚纷纵横[4]。白旄若紊霓[5]，丹旗发朱光。追思太王德[6]，胥宇识足臧[7]。经历万岁林[8]，行行到黎阳[9]。

注释

①千骑：指袁绍的部队。靡：倒下。

②万骑：指曹操的部队。龙骧（xiāng 乡）：龙昂首奔腾，形容军威雄壮，士气高昂。

③金鼓：金属制作的乐器和鼓。古代击金则退军，击鼓则进军。《左传·僖公二十二年）："金鼓以声气也。"唐孔颖达疏："谓军鼓佐士众之声气。"

④干戚：古代兵器盾与斧的合称。《山海经·海外西经》："刑天与帝至此争神，……操干戚以舞。"晋郭璞注："干，盾；戚，斧也。"

⑤白旄：古代旗杆上用牦牛尾作装饰，称旄旗。白旄即白色牛尾装饰的旗帜。素霓：白色的虹霓。古人认为双出的虹，颜色鲜艳的为雄，称虹；淡色者为雌，称霓。见《尔雅·释天》宋邢昺疏。此句和下句"丹旗发朱光"对文，形容军中旗帜五彩缤纷。

⑥太王：指周文王姬昌的祖父古公亶父。据《史记·周本纪》，他是周人的始祖后稷的第十二代孙。古代周族的领袖，为周的昌盛作了积极贡献。《诗经·鲁颂·閟宫》"后稷之孙，实惟太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就是称颂他的诗。参见《至广陵于马上作》诗注⑥。此处隐指曹操的父亲曹嵩。据《三国志·魏志·文帝纪》，曹丕于延康元年（公元220年）五月奉献帝命追赠其为太王，黄初元年（公元220年）十月追赠为太皇帝。

⑦胥宇：胥，察看；相中。宇，居宅。《诗经·大雅·绵》："爰及姜女，聿来胥宇。"汉刘向《新序·杂事》引作"聿来相宇"。臧（zāng 脏）：美善。《诗经·邶风·雄雉》："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此句称赞太王见识远大正确。

⑧万岁林：万年林；原始森林。一说地名，不详。

⑨行行：连续不断地行走。《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

【今译】

敌人的部队已望风披靡，
我军昂首前进威武雄壮。
金鼓的声音震动着天地，
兵器挥舞纵横四处扫荡。
白旗如同云天上的虹霓，
红旗闪耀着鲜红的光芒。
远远想起了太王的威德，
他的见识正确英名远扬。
穿过那万年的原始森林，
部队行进已经到了黎阳。

于谯作

【题解】

谯（qiáo 桥）县，东汉属沛国，故址在今安徽亳县。既是曹操祖籍，

又是曹操、曹丕父子的出生地，后建为陪都。曹丕称帝后，将其与长安、许昌、邺、洛阳地位等同，合称五都。

曹丕于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继曹操为丞相、魏王，改是年为延康元年，本年秋南征孙权。七月甲午"军次于谯，大飨六军及谯父老百姓于邑东"（《魏志》本传），并"设伎乐，……三老吏民上寿，日夕而罢"（《魏志》本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魏书》）。此诗即还乡所作，记叙了宴飨家乡父老百姓的盛况，其情其景大有汉高祖刘邦还乡的态势。

诗见《古诗纪》卷十二。

【原文】

清夜延贵客，明烛发高光。丰膳漫星陈[1]，旨酒盈玉觞[2]。弦歌奏新曲，游响拂丹梁[3]。余音赴迅节[4]，慷慨时激扬。献酬纷交错[5]，雅舞何锵锵[6]。罗缨从风飞[7]，长剑自低昂[8]。穆穆众君子[9]，和合同乐康[10]。

注释

①膳（shàn 善）：膳食，泛指酒宴上的食品。漫：遍及。星陈：像星星一样陈列，比喻食品丰盛。

②旨酒：美味的酒。盈：满。玉觞（shāng 伤）：玉制的酒杯。

③游响：游移悠扬的音乐。拂：绕。丹梁：红漆的屋梁。

④余音：乐曲演奏完后余留的声音。《列子·汤问》："昔韩娥东之齐，匮粮，过雍门，鬻歌假食。既去而余音绕梁栋，三日不绝。"后以"余音绕梁"形容优美动听的音乐给人留下的美好深刻的印象。赴迅节：投入快速的节奏之中，指前曲余音和新起的乐曲融合一起。

⑤献酬：敬酒相劝。《国语·周语下》："献酬交酢也。"三国吴韦昭注："酬，劝也。"此句说敬献和酬答的声音交错在一起，极言酒宴的欢快融洽场面。

⑥雅舞：优雅的舞蹈。锵（qiāng 枪）锵：金玉相撞击的声音，形容和谐悦耳。《吕氏春秋·古乐》："其音若熙熙凄凄锵锵。"

⑦罗缨：见《于明津作》诗注⑨。从风：随风。此句说舞姿轻盈优美。

⑧此句说身上的佩剑随着舞姿时高时低。

⑨穆穆：庄重恭敬。《诗经·大雅·文王》："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

⑩和合：和睦同心。《墨子·尚同中》："皆有离散之心，不能相和合。"张溥句

末原注："'余'一作'繁'。"

【今译】

宴请宾客在这清和的夜晚，
蜡烛的火焰发出明亮光芒。
食品丰盛多得如星星一样，
醇厚甘美的酒把玉杯满上。
丝弦演奏着新制作的乐曲，
悠扬的乐声拂绕朱红房梁。
余音迎合此起彼伏的节拍，
抑扬顿挫又那么慷慨激昂。
敬献酬答的话语连续不断，
轻歌曼舞更显得活泼欢畅。
衣帽的丝带随着清风飘扬，
腰间的佩剑随着舞姿摇晃。
庄重又谦和的各位来宾啊，
和睦同心共享这欢乐安康。

孟　津

【题解】

孟津，黄河古渡口，在今河南省孟津县东北，孟县西南。史载周武王讨伐商纣，曾在此与诸侯盟约，故又称盟津。津上有城，设置关口，为洛阳附近八关之一。西晋后始建桥。为历来兵家必争之地。

《三国志·魏志·王粲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魏略》："及河北平定，……大将军五官将为世子。……其后大军西征，太子南在孟津小城。"又《钟繇传》裴松之注引《魏略》："后太祖征汉中，太子在孟津。"据《武帝纪》，曹操西征汉中，在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诗当作于本年。当时曹丕未立为太子。从诗中"翌日渡黄河，长驱旋邺都"句看，诗或为大军进发，在孟津作短暂停留，举行宴会时作。诗中有歌舞宴会的描写，更有预祝大军凯旋的美好祝愿。

清王夫之《古诗评选》卷四："本为将归宴客，岂无惜别之情？于'乐正奏笙竽'之后忽尔带出，但叙本事，含情自远。其于吟咏，动以天矣。"

诗见《古诗纪》卷十二。

【原文】

良辰启初节[1]，高会构欢娱[2]。通天拂景云[3]，俯临四达衢。羽爵浮象樽[4]，珍膳盈豆区[5]。清歌发妙曲，乐正奏笙竽[6]。曜灵忽西迈[7]，炎烛继望舒[8]。翌日浮黄河[9]，长驱旋邺都[10]。

注释

①良辰：美好吉祥的日子。启：启动。初节：车驾开始发动。《楚辞·离骚》："吾令羲和弭节兮。"弭节为停车，初节为发车。

②高会：高雅的盛会。构：形成。

③通天：整个天空。景云：祥云。《礼记·礼运》东汉郑玄注引纬书《孝经援神契》："德至山陵则景云出。"又写作"卿云"、"庆云"。

④羽爵：亦称羽觞，古代一种酒器，形状如鸟雀（爵），左右如两翼张开，故名。一说饮酒时插鸟羽于杯中，促人快饮。象樽：古代酒器。樽亦写作"尊"。《周礼·春官·司尊彝》："其再献用两象尊。"东汉郑玄注："象尊，以象凤凰，或曰以象骨饰尊。"浮：本指罚酒，此处指对饮。

⑤豆区：均为古代盛食品的器皿。《左传·昭公三年》："齐旧器量，豆、区、釜、钟。"晋杜预集解："四豆为区，区斗六升。"此处泛指酒宴上陈列的各种食品。

⑥乐正：古代乐官之长。《礼记·王制》："乐正崇四术，立四教。"笙竽：皆古代管形乐器。此处泛指各种乐器。

⑦曜（yào 耀）灵：太阳。《楚辞·天问》："角宿未旦，曜灵安藏？"

⑧望舒：本指古代神话中为月神驾车的神，后用以代指月亮。《楚辞·离骚》："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

⑨翌（yì 义）日：明天。此处指不久的将来。

⑩邺都：参见前《黎阳作》诗第一首注①。

【今译】

良辰美景时大军就要出发，
高雅的宴会一片欢歌笑语。

满天都是吉祥喜庆的彩霞，
照临着这四通八达的路衢。
举起羽爵和象樽畅快对饮，
嘉肴美味盛满了各种器皿。
清亮的歌喉发出美妙声音，
乐官奏起器乐亦悦耳动听。
天晚了太阳匆匆正向西落，
明亮的烛光月光连成一片。
第二天大军就要渡过黄河，
长驱直入向着那邺都凯旋。

芙蓉池作

【题解】

自建安七年(公元202年)曹操与袁绍官渡之战，袁绍军败，呕血而死后，北方已基本平定。第二年夏四月，曹操进驻邺城，家属也迁居于此。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冬，在邺城筑铜雀台，至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台成，芙蓉池即台中西园景点之一。曹丕《登台赋序》："建安十七年春，上(曹操)游西园，登铜雀台，命余兄弟并作。"诗当为同时所作。《艺文类聚》卷九载曹植《芙蓉池》诗"逍遥芙蓉池，翩翩戏轻舟。南杨双栖鹤，北柳有鸣鸠"，虽仅存四句，亦是当时奉命之作。不同的是曹植所写为白天景色，曹丕所写则为夜景。曹植《公宴诗》"公子敬爱客，终夜不知疲。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三国魏应玚《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公子敬爱客，乐饮不知疲"、三国魏刘桢《公宴诗》"永日行游戏，欢乐游未央。遗思在玄夜，相与复翱翔"，皆当时随侍奉和之作。诗中"寿命非松乔，谁能得神仙？遨游快心意，保己终百年"，透露出压抑不快和及时行乐的思想。和作太子后写的《典论·论方术》对神仙方术的否定相比，仍可以看出处于立嗣风波中不能自主的曹丕，虽面对良辰美景，内心仍是寂寞惆怅的。

清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五："只写'夜行游'三字。于'步西园'上著'逍遥'二字，盖逐一细看，故逐一细写也。'双渠'四句，是俯写

游。‘相溉灌’见池之美。‘嘉木’句因池及木。木之嘉者，行最忌直，如官道旁树，两两对立。曰‘绕通川’者，逐地势而成。‘卑枝’二句，平写行游，惊风吹后，飞鸟鸣前，我身适在池上。‘云霞’四句，仰写夜。然何地无星月，何地无云霞？自文帝写来，亦若池上固有之景，移他题不得者。此古人神化之极也。故与‘谁能得神仙’云云，若相通若不相同，任使后人读者，通之得下，不通之亦得下也。”

诗见《文选》卷二十二。《艺文类聚》卷九。《太平御览》卷五百九十二。《古诗纪》卷十二。

【原文】

乘辇夜行游[1]，逍遥步西园[2]。双渠相溉灌，嘉木绕通川[3]。卑枝拂羽盖[4]，修条摩苍天[5]。惊风扶轮毂[6]，飞鸟翔我前。丹霞夹明月，华星出云间[7]。上天垂光彩，五色一何鲜。寿命非松乔[8]，谁能得神仙？遨游快心意，保己终百年[9]。

注释

①辇（niǎn 碾）：本指由人推挽行进的车，秦汉以后成为帝王乘车的专名。

②逍遥：优闲随意。《诗经·郑风·清人》：“二矛重乔，河上乎逍遥。”西园：在邺城西。

③通川：通流；整条河流。汉司马相如《上林赋》：“通川过于中庭。”

④卑枝：低垂的树枝。羽盖：以羽毛装饰的车盖。汉司马相如《子虚赋》：“下摩兰蕙，上拂羽盖。”

⑤修条：修长的枝条。摩：接近。

⑥惊风：轻盈的风。毂（gǔ 古）：车驾。东汉张衡《羽猎赋》：“风翊翊其扶轮。”

⑦华星：光辉灿烂的群星。汉扬雄《法言·渊骞》：“明星皓皓，华藻之力也。”

⑧松乔：古代传说中两位得道成仙的人赤松子和王子乔。参见乐府《折杨柳行》注⑦和注⑧。

⑨保己：《庄子·则阳》：“圣人，其于人也，乐物之通，而保己焉。”意为保全自己。

【今译】

晚上乘着车驾出来游玩，

悠闲自在地漫步在西园。
两条渠水互相贯通连接，
伟岸的树木围绕在河边。
低垂的树枝轻拂着车盖，
高展的枝条抚摩着云天。
轻风徐徐推动车轮前进，
鸟儿在头顶上飞翔盘旋。
红霞拥着明月缓缓升起，
群星灿烂闪烁云朵之间。
天空洒下一片光辉色彩，
五颜六色相融明快新鲜。
人命难和赤松王乔相比，
有谁轻易就能得道成仙？
眼前游乐使我心意畅快，
保养身体走完人生百年！

于玄武陂作

【题解】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正月，曹操北征三郡乌桓后回到邺城，凿玄武池以练舟师，准备南征。此诗当作于是年六七月间，描写游览玄武池时的见闻和愉快心情，是曹丕诗中少有的明快之作。陂（bēi 卑），湖池。《淮南子·说林训》："十顷之陂，可以灌四十顷。"玄武陂即玄武池。故址在邺城（今河南临漳）西南。

清王夫之《古诗评选》卷五："亦野望，亦田园，自不入王、孟，岂不在气体之间？"清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五："柳垂有色，色美在重；群鸟有声，声美非一。水光泛滥，与风澹荡，佳处全在生动；写景如不生动，不如其已。"

诗见《艺文类聚》卷九。《广文选》卷十。《古诗类苑》卷十五。《古诗纪》卷十二。

【原文】

兄弟共行游，驱车出西城。野田广开辟，川渠互相经[1]。黍稷何郁郁[2]，流波激悲声[3]。菱芡覆绿水[4]，芙蓉发丹荣[5]。柳垂重荫绿，向我池边生。乘渚望长洲[6]，群鸟谖谖鸣[7]。萍藻泛滥浮[8]，澹澹随风倾[9]。忘忧共容与[10]，畅此千秋情。

注释

①经：经纬的经，交错连接。

②黍稷（shǔ jì 暑寄）：均为食用作物，一般认为属于高粱谷子之类。此处泛指农作物。

③激：激扬。悲声：悦耳的声音。古代以声音悲哀为美。《礼记·乐记》："丝声哀。"东汉郑玄注："哀，怨也。谓声音之体婉妙，故哀怨矣。"《鬼谷子·本经阴符七篇》："故音不和则不悲。"另参见明杨慎《升庵全集》卷四十四"古乐今乐"条。

④菱芡（líng qiàn 玲欠）：均为睡莲科水生植物，果实可食用。

⑤芙蓉：荷花。丹荣：红色的花朵。

⑥乘渚（zhǔ 主）：站在渚上。水中小块陆地为渚。《尔雅·释水》："水中可居者曰洲，小洲曰渚。"

⑦谖（huān 欢）谖：喧哗。

⑧泛滥：漫无边际，随处可见，形容多。

⑨澹（dàn 淡）澹：水波摇动。曹操《步出夏门行》："水何澹澹，山岛竦峙。"

⑩容与：悠闲；从容不迫。《楚辞·九歌·湘夫人》："时不可兮聚得，聊逍遥兮容与。"忧：原本作"庆"，章经济堂本已据《艺文类聚》卷九改。

【今译】

兄弟们一起外出游玩，
乘车骑马走出了西城。
郊外的田野广泛开垦，
水渠纵横着联贯而行。
庄稼长得茁壮又茂盛，
流水发出优美的声音。
菱芡长满了一湾绿水，
芙蓉红艳更妩媚喜人。

杨柳低垂下一片浓荫，
正朝着池边蔓延滋生。
站立沙滩上远望水洲，
成群的鸟儿欢歌争鸣。
水面上萍藻四处漂游，
随风摇动着体态轻盈。
忘记忧愁都随意自在，
舒畅千载难忘的欢情。

至广陵于马上作

【题解】

广陵，秦时古县名，在今江苏省扬州市西北一带。西汉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改江都国置广陵国，治广陵。东汉光武帝建武期间（公元56—57年）改为郡。

张溥题下注云："《外编》云《广陵观兵》。《魏志》：'黄初六年（按即公元225年）十月行幸广陵故城，临江观兵，戎卒十余万，旌旗数百里，帝于马上为诗。是岁大寒，水舟不能入江，乃引还。'"按见《魏志·文帝纪》南朝宋裴松之注引《魏书》。另据《吴志·吴主传》，黄武四年（公元225年）裴松之注引《吴录》："是冬魏文帝至广陵，临江观兵。兵有十余万，旌旗数百里，有渡江之志。"《魏志》本传裴松之注引《魏书》载帝于马上作诗，即本首。一题《广陵观兵》。

清张玉谷《古诗赏析》卷八："此诗训将士以固守屈敌也。首二，就观兵叙事直起，略将江水渲染一笔。'戈矛'四句，铺写军容之盛，两就器说，两就人说。'谁云'四句，就上江水将可以飞渡，作一开笔、曲笔，然后转出不战戢兵本旨，文势震动。'古公'六句，三层援引古事，为不战戢兵作征，宽以养局也。后六，兴农筑室，正示不战兵权略，即坐实'量宜''咸悦'。翻用《东山》诗作收，壮甚。"清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五："本不能飞渡耳，却作此论，命意据胜。后段使事，借古形已，皆有意义，故但觉雅切，曾无滞累。"

诗见《三国志·魏志·文帝纪》南朝宋裴松之注引《魏书》。《太

平御览》卷五百九十一。《广文选》卷十四。《古诗纪》卷十二。

【原文】

观兵临江水，水流何汤汤[1]。戈矛成山林，玄甲耀日光[2]。猛将怀暴怒，胆气正纵横。谁云江水广，一苇可以航[3]。不战屈敌虏[4]，戢兵称贤良[5]。古公宅岐邑[6]，实始翦殷商[7]。孟献营虎牢[8]，郑人惧稽颡[9]。充国务耕植[10]，先零自破亡[11]。兴农淮泗间[12]，筑室都徐方[13]。量宜运权略[14]，六军咸悦康。岂如《东山》诗[15]，悠悠多悲伤。

注释

①汤（shāng 商）汤：水大流急的样子。《尚书·尧典》："汤汤洪水方割。"

②玄甲：铁制的黑色铠甲。东汉班固《封燕然山铭》："玄甲耀日，朱旗绛天。"

③此二句化用《诗经·卫风·河广》"谁谓河广，一苇杭（航）之"句意。苇：芦苇。用一根芦苇就可以航渡过去，比喻充满信心。据清潘眉《三国志考证》卷一引唐李吉甫云："广陵在江都县北四里，州城正直其上。大江自西北至六合县界流入，南对丹徒之京口，旧阔四十里。文帝诗曰'谁云江水广，一苇可以航'，正谓此处也。"

④不战屈敌虏：语出《孙子兵法·谋攻》："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也。"曹操《孙子注》："未战而敌自屈服。"

⑤戢（jí 集）兵：息兵；停战。《左传·宣公十二年》："夫武，禁暴、戢兵。"《孙子兵法·作战》："故兵贵胜，不贵久。"曹操《孙子注》："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也。"

⑥古公：周文王姬昌的祖父、周王朝事业的开创人古公亶父。宅岐邑：古公原来居住在豳（今陕西彬县西北），受戎、狄等族的威胁，遂迁徙到岐山下的周地（今陕西岐山北），建筑城郭家室，并采取一系列措施，使周族逐渐兴旺强盛。

⑦实始翦殷商：古公亶父的重孙姬发（周武王）讨伐商纣，最终灭了商（殷）朝，建立周朝。《诗经·鲁颂·閟宫》："后稷之孙，实为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翦，同剪，剪除；消灭。清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翦商当读为践履之践。周自不窋窜居戎狄之间，及公刘迁豳，皆近戎狄。至大王迁岐，始内践商家之地，故曰实始翦商。"意为殷商被周取代，实际从古公亶父起就开始了。

⑧孟献营虎牢：孟献即孟献子、鲁国大夫仲孙蔑。周灵王泄心元年（公元前571年），晋悼公会合诸侯伐郑，孟献子作为鲁军将领参战，并向晋悼公建议在虎牢营造城池，以威逼郑国。这个意见被采纳实施，最终使郑君降服。事见《左传·襄公二年》。虎牢：春秋时为郑国属邑，在今河南荥阳汜水镇。相传因周穆王

牢禁猛虎于此得名。为古代军事重镇。

⑨稽颡(sǎng 嗓):古代一种屈膝下跪,以额触地的拜见礼。后用于请罪、投降,以表示惶恐臣服。颡:额头。

⑩充国务耕植:充国,指西汉将领赵充国(公元前137—公元前52年)字翁孙,陇西上邽(今甘肃天水西南)人。汉武帝、昭帝时,曾率军抗击匈奴的侵扰。宣帝时封为营平侯。在与羌族作战时,于西北一带屯田耕植,促进了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事详《汉书·赵充国传》。充:原本作"克",今据《魏志·文帝纪》南朝宋裴松之注引改。

⑪先零(lián 连):汉代羌族的一个分支,俗称先零羌。最先居住在今甘肃、青海的湟水一带。汉宣帝时,被赵充国击败,分散于西北各族中。

⑫淮泗:淮,淮河,源出今河南,东经安徽、江苏入洪泽湖。泗,泗水。古泗水流经今山东、江苏至洪泽湖畔龙集入淮河。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在许昌屯田,"数年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三国志·魏志·任峻传》)。后又于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在淮南大规模屯田。参见《魏志·仓慈传》。

⑬筑室:修筑营垒要塞。汉乐府古辞《战城南》:"梁筑室,何以南,何以北。"徐方:古徐国,周初徐戎所建,故城在今安徽泗县北。周宣王时被周击败,公元前512年为吴国所灭。《诗经·大雅·常武》:"徐方绎骚,震惊徐方。"以上两句说在淮泗一带屯田种粮,修筑营垒,变战略进攻为战略防守,和东吴作持久斗争。曹丕《伐吴设镇军抚军大将军诏》:"吾欲去江数里,筑宫室,往来其中。见贼可击之形,便出奇兵击之"(《魏志》本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魏略》)。

⑭量:衡量;估计。权略:权谋策略。

⑮《东山》诗:指《诗经·豳风·东山》。这是描写出征将士在战争结束后,回乡途中感触的诗。诗中对战后的残破,家人骨肉离散等惨酷现实有所揭露。曹操《苦寒行》:"悲彼东山诗,悠悠使我哀。"

张溥句末注云:"僧皎然云:魏文军至扬子,见洪涛浪汹,叹曰:'固天所以隔南北也!'赋诗而还。魏文集无此诗。且魏文雄才,智略本非庸主,如何有此示弱于孙权,取笑于刘备?陈寿谬矣。按寿正史但云引还,不言赋诗。《魏书》注载此诗,未尝示弱也。岂客子常畏人邪?《杂诗》《魏书》不载。"

【今译】

为视察军事我亲临长江,
长江之水多么浩浩荡荡。
金戈铁矛连成树海山林,
铠甲鲜明映射明亮阳光。

勇猛的将士已胸怀愤怒，
豪言壮语传向四面八方。
谁说长江水面辽阔宽广？
一棵芦苇能向对岸渡航。
不战就使敌人投降屈服，
平息战火显示统帅贤良。
古公亶父岐山安家落户，
从那时起开始削弱殷商。
孟献子在虎牢修筑营垒，
郑国君主只好屈膝投降。
赵充国在西北务农耕植，
先零族人从此家破人亡。
如今我在淮泗屯田兴农，
徐州一带筑起铜壁铁墙。
审时度势运用权谋策略，
全军将士振奋快乐安康。
岂如《东山》诗所描写，
战争给人只是忧愁哀伤！

杂　诗

【题解】

汉魏时期一些古诗，没有明确表示诗意的题目，一般都以“杂诗”为题。《文选》卷二十九三国魏王粲《杂诗》唐李善注：“杂者，不拘流例，遇物即言，故云杂也。”这类诗，基本上都是以游子思妇为兴，寓以某种精神寄托，其意义和“杂文”、“杂感”差不多。清王国维《人间词话》：“《三百篇》《(古诗)十九首》，词之五代、北宋，皆无题也。非无题也，诗词中之意，不能以题尽之也。”“杂诗”亦属于这种言犹不尽，意在题外的作品。曹丕这两首诗，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古诗十九首》一类杂诗的写作手法，用游子漂泊不定的生活以及对人生的忧愁忧思，来寄托抒发自己的人生感情。

张溥题解引《文选》卷二十九唐李善注云："《集》(按指《魏文帝集》)云枹中作，下篇黎阳作。"又云："吕延济以此诗未即位，方为汉征伐。李善云当时实至广陵，则此与《马上诗》(按指《至广陵于马上作》诗)为同时矣。今观弃置诗与天隔南北意合，或近是耳。"

《漫漫秋夜长》一首，清人朱珔《文选集释》卷十七认为："枹中即枹罕也。《汉志》枹罕属金城郡。……《方舆纪要》云枹罕废县在今陕西河州治。帝(曹丕)在枹罕，《魏志》无文。《武帝纪》建安十九年遣夏侯渊讨宋建于枹罕，斩之。时文帝为五官中郎将，然不言是役也。"实已否定李善说。《西北有浮云》一首，诗中有"南行至吴会，吴会非我乡"，已明言身在江南，与前《黎阳作》诗不类。故李善于"南行至吴会"句下注"当时实至广陵，未至吴会，今言至者，据已入其地矣"。因此唐吕延济说"此诗帝未即位，尚为汉征伐"(《六臣注文选》)。近人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将两诗系于黄初六年(公元225年)，是根据张溥的说法而下的结论。但其时曹丕已即位六年，似不会有诗中那种沉重悲戚的感情，更与《至广陵于马上作》诗豪放刚劲、欢快自信的风格不相吻合。

清人吴淇《六朝选诗定论》认为这两首诗是曹丕惧曹操改立曹植为太子而有所感触之作，比较接近原作意旨。曹操长子曹昂已于建安二年(公元197年)在宛城与张绣的战斗中死亡。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曹丕被任命为五官中郎将，直至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的六年中，没有确定太子身份，且曹操一度有立四子曹植为太子的意图。《魏志·陈思王植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魏武故事》载曹操令，谓"始者谓子建，儿中最可定大事"。又《贾诩传》："是时文帝为五官中郎将，而临淄侯(曹)植才名方盛，各有党与，有夺宗之议。文帝使人问翊自固之术，……深自砥砺。"这是曹丕一生中最困难的时期，也是他一生中真情实感充分表露的时期。南朝梁钟嵘《诗品》说"惟《西北有浮云》十余首，殊美赡可玩，始见其工"。历代选家无一例外看重这两首诗，无论是从"诗言志"，还是"诗缘情"的审美角度看，都是适当的。

清王夫之《古诗评选》卷四："风回云合，缭空吹远。子桓论文云'以气为主'，正谓此。故又云'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夫大气之行，于虚有力，于实无影。其清者，密微独往，益非嘘呵之所得。

及乎世人，茫昧于斯，乃以飞沙之风，破石之雷当之，究得十指如捣衣槌，真不堪令三世长者见也。钟嵘伸子建以抑子桓，亦坐此尔。云'东南'，云'吴会'，正与平子（按指东汉张衡）《四愁》同一幻出地界。旧题此诗'在黎阳作'，吕延济以谓为汉征伐，盖五官时也。'客子常人'自别有旨，唐人乃云天限南北之意，钝置杀人。"清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五："二诗独以自然为宗，言外有无穷悲感，若不止故乡之思。寄意不言，深远独绝，诗人上格也。"

诗见《文选》卷二十九。《文章正宗》卷二十九。《古诗纪》卷十二。

其一[1]

【原文】

漫漫秋夜长[2]，烈烈北风凉[3]。展转不能寐[4]，披衣起彷徨[5]。彷徨忽已久，白露沾我裳。俯视清水波，仰看明月光。天汉回西流[6]，三五正纵横[7]。草虫鸣何悲，孤雁独难翔[8]。郁郁多悲思，绵绵思故乡[9]。愿飞安得翼，欲济河无梁[10]。向风长叹息[11]，断绝我中肠。

注释

①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三月，关中马超、韩遂、杨秋等十余部起兵抗击曹操。七月，曹操亲征，曹植本年封平原侯，随曹操西征。曹丕则留守谯县。其《感离赋序》说："建安十六年上西征，余居守，老母诸弟俱从，不胜思慕。"本诗的情调与赋基本一致，说明曹丕对留守谯县是心存疑惧的。

②本句用《楚辞·九章·悲回风》"终长夜之漫漫兮，掩此哀而不去"意。

③本句用《诗经·小雅·四月》"冬日烈烈，飘风发发"和《邶风·北风》"北风其凉，雨雪其雱"句意。以上两句，与曹丕《感离赋》"秋风动兮天气凉，居常不快兮中心伤"意同。

④本句用《诗经·陈风·泽陂》"寤寐无为，辗转伏枕"和《古诗十九首·明月何皎皎》"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句意。展转和"辗转"意同，皆翻来覆去，卧不安席之意。清段玉裁《诗经小学》："古惟用展转，……辗字起于《字林》。"

⑤彷徨：在原地徘徊，游移不定。《古诗十九首·明月何皎皎》："出户独彷徨，愁思当告谁？"曹丕《感离赋》："出北园兮彷徨。"

⑥天汉：即银河。银河在秋夜是西南指向，随夜深朝正西方向转移。参见《燕歌行》（其一）注⑨。

⑦三五:《诗经·召南·小星》:"睆彼小星,三五在东。"古代天文家把太阳和月亮所行经的区域称为黄道,将其中恒星分为二十八个星座,称二十八宿,四方各七宿。东方心星有三星,南方柳(喙)宿有五星。毛传:"三心五喙,四时更见。"宋朱熹《诗集传》认为:"三五,言其稀,盖初昏或将旦时也。"纵横:零星排列。此句暗指曹丕当时势单力微,无可依靠的心情。

⑧此句化用托名东汉"苏李诗""双凫俱北风,一凫独南翔"句意。

⑨绵绵:情思不断的样子。托名东汉蔡邕《饮马长城窟行》:"青青河边草,绵绵思远道。"

⑩济:渡。梁:桥梁。《楚辞·哀时命》:"道雍塞不通兮,江河广而无梁。"以上四句,化用汉乐府古辞《悲歌》"思念故乡,郁郁累累。欲归家无人,欲渡河无船"句意。

⑪向风:迎风。《楚辞·远游》:"长向风而舒情。"

【今译】

秋天的夜晚多么萧条漫长,
凛冽的北风吹来寂寞凄凉。
辗转反侧我难以进入梦乡,
披衣起来在室外徘徊彷徨。
徘徊彷徨不知道多少时光,
只觉露水早已打湿了衣裳。
低头见清水泛着波光流淌,
仰首看明月皎洁放射光芒。
银河向西边转移它的方向,
三五个星星稀疏分散河旁。
草间虫儿不住地悲鸣呼唤,
鸿雁孤独飞向遥远的南方。
心中忧郁充满了悲伤惆怅,
思念故乡我总是愁思绵长。
想要高飞啊身上没有翅膀,
想要渡河啊水面没有桥梁。
迎着凉风不停地悲哀长叹,
痛苦烦恼绞断了我的肝肠。

其 二[1]

【原文】

西北有浮云[2]，亭亭如车盖[3]。惜哉时不遇，适与飘风会[4]。吹我东南行，行行至吴会[5]。吴会非我乡，安能久留滞[6]。弃置勿复陈[7]，客子常畏人[8]。

注释

①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东吴孙权于秣陵建都，改名建业（今江苏南京）。固濡须口立坞，以拒曹操。曹操于当年十月发兵南征，第二年正月进占濡须口，攻破长江西岸，俘获都督公孙阳。孙权率军七万抵抗，双方坚持月余。此役曹丕、曹植兄弟皆随行。曹操不时安排诸子参与军国等大事，以考察他们的见识能力。曹丕因立嗣之事未定，心内犹豫，对征战持漠然态度。

②此句用《古诗十九首·西北有高楼》"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句意。《文选》唐李善注："此篇明高才之人，仕宦未达，知人者稀也。西北，乾位，君之居也。"浮云：喻邪臣。汉陆贾《新语》："邪臣之蔽贤，犹浮云障日月。"汉乐府古辞《杨柳行》："谗邪害公正，浮云蔽白日。"唐李善注："浮云之蔽白日，以喻奸邪之毁忠良。"曹丕心目中的"浮云"，是指曹植羽翼如丁仪、丁廙、杨修等人。

③亭亭：高远耸立。东汉张衡《西京赋》："壮亭亭以岧岧。"车盖：《文选》唐李善注引纬书《通卦验》："太阳云出，张如车盖。"此句说"浮云"耸立，大如车盖，遮蔽光明。

④飘风：旋风。《诗经·大雅·卷阿》："有卷者阿，飘风自南。"此指立嗣的政治风波。会：相遇。

⑤吴会：秦时会稽郡（今江苏东部、浙江西部一带）在东汉时分为吴郡和会稽两郡，史称吴会。

⑥此句同三国魏王粲《登楼赋》"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稍留"和《七哀诗》"荆蛮非我乡，何为久留滞"句意，以示对征战的漠然态度。

⑦弃置：抛开在一边。陈：陈述。汉乐府古辞《妇病行》："行复尔耳，弃置无复道。"《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⑧客子：客游的人，此指曹丕自己。

张溥句末注云："《艺苑卮言》云：读子桓'客子常畏人'及答吴朝歌（按指《与吴质书》）、钟大理（按指《答钟繇书》）书，似少年美资，负才性，而好货好色，且当不得恒享者。桓、灵宝技艺差相埒，而气尚过之。子桓乃得于年天子，都所不解。"

【今译】

西北方向大片浮云飘来，
高大耸立如同张开车盖。
痛惜我生下来就不逢时，
与动荡不息的风波同在。
风波吹着我向东南行走，
一直走到东吴腹心地带。
这儿并不是我的家乡啊，
我怎能长久地停留徘徊。
唉！且把心中忧愁丢开，
游子在人前总归是无奈。

清河作

【题解】

清河，古河名，在今河北威县一带。

南朝陈徐陵《玉台新咏》卷二有题名曹丕的两首诗：《于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作》《清河作》。前首《艺文类聚》卷二十一《人部·别上》题徐干作，近人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同。曹丕作的可能性不大。但此两诗主旨完全一致，都是以纤夫与新婚之妻别离之情，反映战争劳役给人民生活造成的深切痛苦。曹丕为五官中郎将时，许多建安作家都以“文学”的身份随侍左右，徐干即其中之一。他们经常在同一篇题下写作诗赋文章，互相切磋唱和。徐干为五官中郎将文学在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后除上艾长，又以疾不行”（《魏志·王粲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先贤行状》），殁于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本诗或作于建安十六年至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间。

清王夫之《古诗评选》卷四：“玄音绝唱。”清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五：“辞旨宛转相抱，亦以自然独胜。”

诗见《玉台新咏》卷二。

【原文】

方舟戏长水[1]，湛澹正浮沉[2]。弦歌发中流[3]，悲响有余音。音声入君怀，悽怆伤人心。心伤安所念？但愿恩情深。愿为晨风鸟[4]，双飞翔北林[5]。

注释

①方舟：两船相并后，形状呈方形，故称方舟。《庄子·山木》："方舟而济于河。"此诗描写船夫的生活感情，故从舟船写起。

②湛（zhàn 占）澹：波浪起伏不定的样子。以上两句写船离岸出发。

③弦歌：亦作"弦歌"。古代称以琴瑟伴奏而歌为弦歌，而琴瑟在古代又是夫妻的喻称。《诗经·周南·关雎》："窈窕淑女，琴瑟友之。"中流：水中间。汉武帝刘彻《秋风辞》："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本句取意相同。

④晨风：鸟名。近人闻一多《风类诗钞》说它是"雉类"，"一名翰，一名天鸡，赤羽"。因经常在清晨鸣叫求偶，所以《诗经·秦风·晨风》以其比喻求偶。汉乐府古辞《有所思》："秋风萧萧晨风思。"

⑤北林：《诗经·秦风·晨风》："鴥彼晨风，郁彼北林。"毛传："北林，林名也。"张溥句末注云："'湛澹'，《艺文》作澹澹；'悲响有余音'一作'悲风漂余音'"。

【今译】

方舟在水中徐徐前行，
随着波浪正起伏不定。
阵阵歌声向中流发出，
水面留下悲哀的声音，
歌声传入夫君的怀抱，
凄怆的曲调使人伤心。
心灵受伤且不用挂念，
只愿我们能恩爱情深。
愿意变作一对晨风鸟，
双飞在那幽美的北林。

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作

【题解】

张溥题解云："《艺文》作徐干《为挽船士与新娶妻别》，《玉台》作

文帝，今从之。”

《艺文类聚》卷二十九《人部十三·别上》题作“魏徐干《为挽舡士与新娶妻别》诗”，而《玉台新咏》卷二题作《于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诗。盖为张溥所本。《玉台新咏》的编撰早于《艺文类聚》，而且是《艺文类聚》辑录的底本，因此，张溥的辑录有一定的根据。清丁福保《汉魏六朝名家集初刻》卷六辑录这首诗，用意和张溥相同。近人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魏诗》卷四不系于曹丕名下，而认定是徐干所作，并说：“此篇乃干作，魏文别有一首，《玉台》于此偶误。”但没有讲明理由。近人黄节《魏武帝魏文帝诗注》云：“此诗《艺文类聚》作徐干，今从《玉台新咏》。……此篇当是到黎阳后，过清河，与下篇同时作（按指《清河作》诗）。到黎阳后，舍车而渡河。”今人余绍初《建安七子集》卷四将此诗系于徐干名下，其注：“此诗《玉台新咏》作魏文帝，题云《于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类聚》作徐干，今从之。”和逯钦立一样，似都没有说明为什么不从原始底本，而信后来类书的理由。

清王夫之相信此诗乃曹丕的作品，并予以品评。《古诗评选》卷四说：“无穷，其无穷故动人不已；有度，其有度故含怨何终！乃知杜陵《三别》，傑厓灰颓，不足问津风雅。”

诗见《玉台新咏》卷二。

【原文】

与君结新婚①，宿昔当别离②。凉风动秋草③，蟋蟀鸣相随④。冽冽寒蝉吟⑤，蝉吟抱枯枝。枯枝时飞扬，身体忽迁移。不悲身迁移，但惜岁月驰。岁月无穷极，会合安可知⑥？愿为双黄鹄⑦，比翼戏清池。

注释

①与君句：此句用《古诗十九首·冉冉孤生竹》“与君为新婚，兔丝附女萝”句意。

②宿昔：同“夙夕”，早晚，喻时间短暂。

③凉风句：此句用《古诗十九首·东城高且长》“回风动地起，秋草萎已绿”句意。

④蟋蟀：虫名，一名促织。蟋蟀鸣叫是秋天到来，岁暮将近的表现。《诗经·豳风·七月》：“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蟋蟀随着节

令变化，逐渐由野外迁入室内，故说“相随”。

⑤寒蝉：蝉的一个种类，青赤色，形状似蝉，形体较小。《礼记·月令·孟秋之月》：“凉风至，白露降，寒蝉鸣。”东汉郑玄注：“寒蝉，寒蜩，谓蜕也。”《古诗十九首·明月皎夜光》：“秋蝉鸣树间。”秋蝉即寒蝉。

⑥岁月句：此句用《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句意。

⑦愿为句：此句用《古诗十九首·西北有高楼》“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句意。黄鹄：天鹅。《汉书·昭帝纪》唐颜师古注：“黄鹄，大鸟也。一举千里者，非白鹄也。”

【今译】

和你新婚结为伴侣，
谁知早晚便要分离。
凉风吹动萋萋秋草，
蟋蟀鸣叫紧紧相随。
寒蝉哀吟增添凉意，
寒蝉哀吟抱紧枯枝。
枯枝随风不时摆动，
寒蝉东飞西跳转移。
东飞西跳亦不悲哀，
只悲岁月匆匆离去。
岁月奔驰没有穷尽，
何时会合有谁能知。
但愿变成一对黄鹄，
比翼双飞游戏清池。

黎阳作

【题解】

参见前《黎阳作》诗。

诗见《艺文类聚》卷五十九。《古诗纪》卷十二。

【原文】

奉辞讨罪遐征[1]，晨过黎山崝崝[2]。东济黄河金营[3]，北观故宅顿顿[4]。中有高楼亭亭，荆棘绕蕃丛生[5]。南望果园青青，霜露惨悽宵零[6]。彼桑梓兮伤情[7]。

注释

①奉辞：奉令。曹丕于建安二年（公元197年）即奉曹操令随军出征。《典论·自叙》："以时之多故，每征，常从之。"遐征：远征。

②崝崝（chán zhēng 蝉争）：山势险峻。

③东济：黄河在黎山之东，故曰东济。金营：指黎侯城，亦称金城。《毛诗序》说《诗经·邶风·式微》这首诗是"黎侯寓于卫，其臣劝其归也"。其寓地即黎山东北故城。三国魏刘桢《黎山赋》"南荫黄河，左覆金城"亦指此。

④故宅：指以前在黎阳的故居。顿顿：停顿顿刻，即作短暂停留。

⑤蕃（fán 凡）：草名，即蕨。《山海经·西山经》："阴山，……其草多茈蕃。"

⑥宵零：一夜之间零落，形容变化快速。

⑦桑梓：古代常在住宅周围栽种桑树和梓树，后世遂成为故乡的代称。《诗经·小雅·小弁》："惟桑惟梓，必恭敬止。"

【今译】

奉命远征讨伐那有罪的人，
翻过险峻的黎山时在清晨。
东渡黄河经过古老的金城，
北望故居作了短暂的停顿。
那里虽然仍旧有高楼耸立，
只是荆棘野草已四处丛生。
远望南边的果园一片青翠，
经霜露摧打很快也会飘零；
故乡的破败真是令人伤心！

寡妇有序

【题解】

阮瑀（约公元165—212年），字元瑜。汉末陈留（今河南开封东

南)人。曾任曹操司空军谋祭酒,管记室,为"建安七子"之一。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病卒。曹丕《寡妇赋序》说:"陈留阮瑀与余有旧(按阮曾任五官中郎将文学),薄命早亡。每感存其遗孤,未尝不怆然伤心。故作诗赋,以叙其妻子悲苦之情。命王粲等并作之。"本诗应为同时所作。诗用楚辞骚体的形式,以阮妻口吻平平道出,凄苦中直见真情。真所谓"便娟婉约,能移人情"(清沈德潜《古诗源》卷五)。

清张玉谷《古诗赏析》卷八:"诗伤寡妇,而竟代寡妇自伤,最为亲切。首四,就秋景说起,感时触物,苍莽而来。'妾心'八句,以心感字承醒起意,转入长夜思君之痛。星月回天,本赋夜景,然妇随夫唱,此意亦涵。跌出引领入房,自怜孤栖,喷醒题中'寡'字。夫寡妇之苦,何可尽言?而凉秋静夜,尤是凄其,故只就此写意,正复无所不包。末二结到从死忘愁达其深情,即隐坚其贞念也,何等宛至!"

诗见《艺文类聚》卷三十四。《古诗纪》卷十二。

【原文】

友人阮元瑜早亡,伤其妻孤寡,为作此诗[1]。

霜露纷兮交下[2],木叶落兮凄凄[3]。候雁叫兮云中,归燕翩兮徘徊[4]。妾心感兮惆怅,白日急兮西颓[5]。守长夜兮思君,魂一夕兮九乖[6]。怅延伫兮仰视,星月随兮西回[7]。徒引领兮入房[8],窃自怜兮孤栖。愿从君兮终没[9],愁何可兮久怀[10]。

注释

①原本题下无"有序"二字,今据序文补。

②交下:交错而下。诗前四句用秋景的萧瑟以喻夫亡后心境的寂寞凄凉。

③木叶:树叶。《楚辞·九歌·湘夫人》:"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

④候雁、归燕都喻夫君离去。

⑤此句用《楚辞·离骚》"日忽忽其将暮"句意。三国魏王粲《登楼赋》:"白日忽其将匿。""急"或当为"忽"。西颓:西落。

⑥乖:背离。魂灵一日九次离开躯体,即魂不守舍之意。

⑦此句说星星和月亮形影相随,在天上来回。

⑧徒引领:白白地伸长脖颈远望,比喻徒劳无益。《古诗十九首·明月何皎皎》:"引领还入房,泪下沾衣裳。"

⑨终没:死亡。

⑩何可:如何能够。此句说我不能长久忍受这种凄苦愁怀,愿随夫君一道离去。张溥句末注:"'思君'一作'君思'。"

【今译】

我的朋友阮元瑜过早地死亡,我为他孤寡的妻子悲伤,替她写作了这首诗。

霜露纷纷啊已铺满了大地,
叶落深秋啊到处萧条惨凄。
候雁在云中啊哀伤地啼叫,
南归的燕子啊不愿意离去。
我心伤悲啊充满寂寞惆怅,
太阳匆匆啊西落天色昏迷。
坐守长夜啊思念我的夫君,
灵魂一夜啊九次离开身躯。
心怀哀愁啊长久仰望夜空,
星星月亮相随啊形影不离。
伸颈久望啊不见夫君回来,
回转房中自怜啊孤独无依。

令 诗

【题解】

张溥题下注云:"《汉献帝传》云,太史丞许芝条魏王代汉图谶,王下令辞,诗在其中。"

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春正月,曹操病逝洛阳,曹丕继位魏王、丞相。十月,汉献帝禅位于曹丕,曹丕推辞不受。太史丞许芝等以图谶劝进,曹丕又不受,并发布《答许芝上代汉图谶令》(注译见卷一)。令中说"吾间作诗曰",即指本诗。

诗见《三国志·魏志·文帝纪》南朝宋裴松之注引《汉献帝》传。

《古诗纪》卷十二。

【原文】

丧乱悠悠过纪[1]，白骨纵横万里[2]。哀哀下民靡恃[3]，吾将佐时整理[4]。复子明辟致仕[5]。

注释

①过纪：古代以十二年为一纪。《尚书·毕命》："既历三纪。"孔传："十二年曰纪。"过纪就是超过了十二年。曹丕自建安二年（公元197年）随父出征，至此已过了二十余年，所以说"过纪"。

②白骨：建安作家多以"白骨"来表现东汉末年战乱的社会现实。如曹操《蒿里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王粲《七哀诗》"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蔡琰《悲愤诗》"白骨不知谁，纵横莫覆盖"。

③下民：下层人民；老百姓。靡恃（mǐ shì 米示）：无所依靠。

④佐时：辅佐当世。

⑤复子明辟致仕：曹丕《答许芝上代汉图谶令》中说："昔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仲尼叹其至德；公旦履天子之籍，听天下之断，终然复子明辟。"又《尚书·洛诰》："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复子明辟。'"孔传："周公尽礼致敬，言我复还明君之政于子。"周武王死后，其子成王年幼，不能治理国家。周公旦以叔父身份，代行天子职权，将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后成王长大，周公主动将政权交出。复子，即恢复其子职权。曹操于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立献帝诸皇子为王，复子或指其事。明辟：明确天子地位。辟（bì 闭），古代君王称辟。《诗经·大雅·荡》："荡荡上帝，下民之辟。"后世指帝位。天子恢复帝位叫复辟。致仕：辞去官职。《公羊传·宣公元年》："古之道不即人心，退而致仕。"东汉何休注："致仕，还禄位于君。"清卢弼《三国志集解》卷二："周公因成王年幼，乃有复子明辟之事。汉献帝即位三十余年，复子明辟真不知所谓也。"似已指出曹丕故作姿态的行径。

【今译】

漫长的动乱丧亡已持续了十多年。
遍地的白骨纵横遮蔽了万里平原。
哀哀啼叫的百姓失去了任何依靠，
我将把辅佐治理的重任挑在双肩；
恢复了幼子的帝位我将辞归家园。

于明津作

【题解】

本诗前六句，首见《艺文类聚》卷二十七《行旅类》，以后各本都认为是曹丕所作。但此六句和汉乐府古辞《长歌行》首六句相同。近人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汉诗》卷九《乐府古辞》载此六句，并将此六句与之前的"仙人骑白鹿"至"延年寿命长"十句合为一首，作乐府古辞，而又另将此六句编入曹丕诗作。

其实，这六句的归属，前人已有所辨析。《艺文类聚》将"仙人骑白鹿"以下十句归入卷八十一《药草部上》的"药类"，称古辞；《古诗纪》将此十句归入卷六，另六句归入卷十二，已作两诗看待。宋严羽《沧浪诗话·考证》："《文选·长歌行》只有一首《青青园中葵》者，郭茂倩《乐府（诗集）》有两篇，次一首乃《仙人骑白鹿》者。《仙人骑白鹿》之篇，予疑此词'遥遥山上亭'以下，其义不同，当又别是一首，郭茂倩不能辨也。"据此，此六句不属乐府古辞，《艺文类聚》作曹丕诗，应是有根据的。六句以下，还有"凯风吹长棘"六句，逯钦立认为"后六句亦当为魏文帝作"，这是可以肯定的。《艺文类聚》作为类书，于"行旅类"节录了前六句，后六句因与"行旅"无关，故略去不录。

"明津"地名和曹丕在"明津"的活动不详。疑"明"乃"盟"字的省写，或"盟"字漫漶不清成"明"。"盟津"即"孟津"，史载周武王伐纣，曾在此与诸侯盟约，故名。此诗当作于前《孟津》诗之后，即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至明年间。时曹丕太子身份未定，又独守孤城，心中颇多疑虑不安。诗中表露的行旅之苦和思乡思亲之情，和《杂诗》是一致的。

清王夫之《古诗评选》卷四："意旖旎以无方，情纵横而皆可。此'凯风'、'黄鸟'，固不妨用《卫风》，元无画一之兴故也。今人讳之，陋矣！"

诗见《艺文类聚》卷二十七。《古诗纪》卷十二。

【原文】

遥遥山上亭[1]，皎皎云间星[2]。远望使心怀[3]，游子恋所生[4]。驱车

出北门[5]，遥望河阳城[6]。[凯风吹长棘，夭夭枝叶倾[7]。黄鸟飞相追，咬咬弄音声[8]。伫立望西河，泣下沾罗缨[9]。]

注释

①遥遥：高远的样子。《艺文类聚》作"岧岧"。

②皎皎：明亮。《楚辞·九歌·东君》："夜皎皎兮既明。"

③怀：怀念。一本作"思"。

④恋所生：怀恋出生的地方，指谯县，当时其母及诸弟留守谯。《盐铁论·未通》："故'代马依北风，飞鸟翔故巢'，莫不哀其生。"

⑤此句用《诗经·邶风·北门》"出自北门，忧忧殷殷"句意。《诗序》说此诗"刺士不得志"。曹丕因太子身份未明，故有此言。

⑥河阳：在今河南孟县西。一本作"洛阳"。

⑦此二句用《诗经·邶风·凯风》"凯风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劳"句意。这是一首儿子自责不能报答母恩的诗。当时曹丕母子不在一起，故云。凯风：南风。棘心：酸枣树的心。其树发芽时芽心呈红色，树生长困难，长大更不易。夭夭：草木幼嫩的样子。

⑧此二句用《诗经·邶风·凯风》"睍睆黄鸟，载其好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句意。黄鸟：一种叫声甜美的小鸟。

⑨此二句用春秋时名将吴起的故事。据《吕氏春秋·观表》，吴起为魏武侯重用，防守西河。后因王错的挑拨，被召回，临行时望西河而哭。虑及离开后，再无人能防守。此处是自伤不受重用。罗缨：丝织的帽带。

张溥句末注云："古辞《长歌行》与引同。后有六句云：'凯风吹长棘，夭夭枝叶倾。黄鸟飞相追，咬咬弄音声。伫立望西河，泣下沾罗缨。'"按：已录入原诗。

【今译】

山上楼亭远望难近，
云间星星闪耀光明。
远望使我心神不定，
游子怀念远方娘亲。
驱赶车儿走出北门，
远远看见河阳古城。
南风吹拂酸枣树林，
幼嫩枝条随风摆倾。
黄鸟快活互相追寻，

咬咬唱出动听声音。
停下车来望着西河，
眼泪湿透系帽罗缨。

失　题

【题解】

张溥题下注云："见《艺文·獐部》。

按本诗见《艺文类聚》卷九十五《兽部下·獐部》，题作"魏文帝诗曰"，《初学记》卷二十二同。《汉魏六朝名家集初刻》卷六题与张溥同，《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魏诗》卷四题作《诗》。

曹丕自劝喜好弓马游猎，即位前已有《校猎赋》（见本书卷一）和《游猎》诗（见本书补遗）。此诗据内容看，当写于称帝之后，据《魏志》本传，黄初元年（公元220年），"长水校尉戴陵谏不宜数行游猎，帝大怒，陵减死罪一等"；第二年又"校猎于原陵"；黄初六年（公元225年），又"校猎于荥阳"。另据《魏志·王朗传》，即位后的曹丕不仅经常出猎，有时天黑才还宫。王朗上书，认为"近日车驾出临捕虎，日昃而行，日昏而返。违警跸之常法，非万乘之至慎也"。曹丕作书回答，认为夜行虽不妥，但"方今二寇（指蜀、吴）未殄，将帅远征，故时入原野以习戎备"，以防不测，还是必要的。曹丕于黄初元年"初营洛阳宫"，时尚居邺宫，诗当作于是年。

诗见《艺文类聚》卷九十五。《初学记》卷二十二。

【原文】

巾车出邺宫[1]，校猎东桥津[2]。重置施密网[3]，罕罼飘如云[4]。弯弓忽高驰，一发连双麋[5]。

注释

①巾车：古代一种有布篷的车。《孔丛子·记问》："巾车命驾，将适唐都。"

②校猎：围猎。东桥津：地名，在邺城近郊。

③置：《艺文类聚》卷九十五作"罝"，按"罝"字是。重罝（jiē 街；另读 jū 居）：

重重设置的捕猎物的网。《诗经·周南·兔罝》:"肃肃兔罝,施于林中。"施:施放。《初学记》卷二十二作"结"。

④罕罼(hǎn bì 喊毕):《艺文类聚》卷九十五作"罕罼",《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魏诗》卷四作"罕罼"。按据《晋书·天文志上》"昴罼间为天街,天子出,旄头罕罼以前驱,此其义也",则作"罕罼",本指皇帝仪仗中的大旗。

⑤麏(jūn 军):字亦作麇,亦作麕,獐子。张溥句末注:"后阙。"

【今译】

坐着篷车走出邺宫的围墙,
准备到东桥津去围猎一场。
重重设置了捕猎用的罗网,
天子仪仗的大旗如云飘扬。
逐马弯弓我奔驰在原野上,
一箭射出连中了两只野獐。

见挽船士兄弟辞别诗

【题解】

《乐府诗集》卷三十七有题名南朝宋谢灵运的两首《折杨柳行》诗,其第一首即本诗。《北堂书钞》卷一百三十八、《初学记》卷十八、《白氏经史事类六帖》卷六都认为是曹丕所作,《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同,并认为是后世刊写窜乱所致。

曹丕有《清河作》诗,同时有《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作》诗,或同时作。此诗题与后一诗相似,又为同一地点,内容风格与谢灵运诗差别太大,当为曹丕作无疑。本诗与《清河作》等为同时作,一拟夫妻口吻,一拟兄弟口吻,表现的都是战乱时代悼离伤别的感情。

诗见《乐府诗集》卷三十七,题作《折杨柳行》。原本仅"道"、"抱"两韵,并说"后阙",今据《乐府诗集》补。

【原文】

[郁郁河边树,青青野田草①。]舍我故乡客②,将适万里道。妻子牵衣袂③,抆泪霑怀抱④。[还附幼童子⑤,顾托兄与嫂⑥。辞诀未及

终，严驾一何早[7]。负笮引船行[8]，饥渴常不饱[9]。谁令尔贫贱，咨嗟何所道！]

注释

①此句用《古诗十九首·青青河边草》"青青河边草，郁郁园中柳"句意，用草青树茂极言家园的美好难舍。

②客：指挽船出征的士兵。

③衣袂（mèi 妹）：衣袖。

④抆（wěn 吻）泪：揩擦眼泪。《楚辞·九章·悲回风》："孤子吟而抆泪兮，放子出而不还。"抆，《乐府诗集》作"收"，《初学记》作"落"，皆不类。

⑤附：靠近；贴近。

⑥顾托：看顾寄托。

⑦严驾：整理好车驾。三国魏曹植《杂诗》："仆夫早严驾，吾行将远游。"此处说船已整理完毕，就要开发。

⑧负：背负。笮（zuó 作）：牵引舟船的竹索。船行：一本作"文舟"。

⑨饥：《北堂书钞》作"食"，《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作"饱"。按诗意当作饥是，今据《乐府诗集》改。

【今译】

沿河的树木正郁郁森森，
田野的芳草也青翠迷人。
我这个离开故乡的人啊，
马上就要踏上万里征程。
妻子将我的衣袖紧拉住，
揩不尽的眼泪湿了衣襟。
寸步不离我身边的孩子，
从此只好托付兄嫂照应。
辞别的话儿还没有说完，
出发的号令一声接一声。
背负纤绳引动船只前进，
从此饥饿干渴日夜兼程。
谁叫你生来就贫穷低贱，
悲哀叹息有谁把你同情。

魏文帝集补遗

赋

述征赋

【题解】

本节见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十《浊漳水》注引“魏文帝《述征赋》曰”，凡两句。

【原文】

羡西门之嘉迹兮[1]，忽遥睇其灵宇[2]。

注释

①西门：指西门豹，战国时魏人。曾与吴起随魏文侯攻灭中山国。为邺令时，以智谋废除“河伯娶妇”的迷信，使政治清明。又率民修建水渠十二条，引漳水灌溉农田，促进了当地的农业生产。事见《战国策·魏策一》。嘉迹：美好的事迹，指西门豹的政绩。

②睇：注视。灵宇：神庙。此指西门豹祠堂。《水经注·浊漳水》：“漳水又东北迳西门豹祠前。”

【今译】

钦羡西门豹美好的政绩，忽而遥望注视他的祠庙。

校猎赋

【题解】

本节见《初学记》卷二十二《武部·猎第十》引"魏文帝《校猎赋》曰,凡六句。"

【原文】

高宗征于鬼方兮[1],黄帝有事于阪泉[2]。愠贼备之作戾兮[3],忿吴夷之不藩[4]。将训兵于讲武兮[5],因大蒐乎田隙[6]。

注释

①高宗:指殷高宗武丁,是使殷商大治的明君。据今本《竹书纪年》卷上,高宗"三十二年伐鬼方次于荆","三十四年克鬼方,氐羌来宾"。又《易·既济》:"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鬼方:其具体位置,古今学者说法不一。至今有殷、周时西北部族,岐周以西及古贵州夜郎说。

②黄帝:古代传说中中原各民族的共同祖先。《史记·五帝本纪》以"黄帝本纪"开篇,作为中国历史的起点。传说他是少典之子,姓公孙,名轩辕,因此又称轩辕黄帝。参见《广询令》注①。有事:指黄帝和炎帝在阪泉作战。阪泉:具体地点不详,有今河北涿鹿东南和山西运城盐池附近两说。参见宋沈括《梦溪笔谈·辨证一》。《列子·黄帝》:"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

③愠:恼怒;愤恨。备:刘备。当时已在成都称帝,国号蜀。戾(lì利):罪过。

④忿:愤恨。吴夷:指东吴孙权。夷是对边疆民族的鄙称。藩(fān帆):古代称分封或臣服的各国为藩国。不藩即不臣服。

⑤讲武:一本作"海威",文意不通。讲武即讲习武事。《礼记·月令·孟冬之月》:"天子乃命将帅讲武,习射御、角力。"此处指校猎。

⑥大蒐(sōu搜):古代军队每五年作一次大规模的检阅,称为大蒐。《春秋·定公十四年》:"大蒐于比蒲。"此指校猎。田隙:田野空闲的地方。

【今译】

如同殷高宗武丁远征鬼方,如同黄帝在阪泉作战。恼怒刘备在西蜀不臣服,愤恨孙权在东吴妄称王。我将讲习武事训练兵马,大规模围猎在广阔的原野上。

又

【题解】

本节见《初学记》卷二十四《居处部·园圃第十二》引"魏文帝《校猎赋》曰",凡六句。

【原文】

登路寝而听政[1],总群司之纪纲[2]。逍遥后庭,休息闲房;步辇西园[3],还坐玉堂。

注释

①路寝:古代天子、诸侯的正室有三种,一为高寝,二为正寝,三为小寝。《诗经·鲁颂·閟宫》:"路寝孔硕。"《公羊传·庄公三十二年》:"路寝者何?正寝也。"

②总:总览,指听政。群司:各个职能部门。纪纲:此外指政务。

③步辇(niǎn 碾):一种轻便的、在宫中行走的小车。西园:见《登台赋》注①。

【今译】

登上正室处理朝政,把各项政务处理周详。慢慢散步在幽美的后院,静静休息在整洁的闲房。乘上轻便的小车来到西园,侧身坐定在金雕玉砌的殿堂。

喜霁赋

【题解】

本节见《文选》卷二十七晋石季伦(崇)《王明君词》"愿假飞鸿翼,乘之以遐征"句唐李善注引"魏文帝《喜霁赋》"。凡两句。

【原文】

思寄身于鸿鸾[1],举六翮而轻飞[2]。

注释

①鸿鸾:泛指大雁、天鹅一类的大鸟。

②六翮(hè合):羽毛的根为翮,六翮一般指大鸟的翅膀。《古诗十九首·明月皎夜光》:"飞举振六翮。"元刘履《选诗补注》:"凡鸟之善飞者,皆有六翮。"

【今译】

只是想借助天上的鸿雁,乘上它巨大的翅膀轻快前进。

哀己赋

【题解】

本节见《文选》卷二十五晋陆云(士龙)《为顾彦先赠妇二首》"远蒙眷顾言,衔恩非望始"句唐李善注引"魏文帝《哀己赋》。"

【原文】

蒙君子之博爱,垂过望之渥恩[1]。

注释

①垂:垂青;见爱。过望:超过期望。《全三国文》卷四误作"迫望"。渥(wò握)恩:犹言渥惠,深厚的恩惠。

【今译】

承蒙君子宽广博大的情爱,使我得到意外的深厚恩惠。

诏

春分拜日诏

【题解】

拜日，又称朝日，是封建帝王每年的祭祀典礼活动之一。《礼记·玉藻》："玄端（按当为冕）而朝日于东门之外。"《南齐书·礼志上》引东汉马融曰："天子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曹丕即位后，进行了一系列的典礼仪式改革，对汉以来烦琐的礼仪，以简朴的原则加以纠正，朝拜日神便是一例。

诏见《南齐书·礼志上》"魏文帝诏曰"。时在黄初二年（公元221年），曹丕于前一年冬十月称帝，到是年春分发布改革朝日诏令。

【原文】

《觐礼》："天子拜日东门之外，反礼方明[1]。"《朝事议》曰："天子冕而执镇圭，率诸侯朝日于东郊[2]。"以此言之，盖诸侯朝，天子祀方明，因率朝日也。汉改周法，群公无四朝之事[3]，故不复朝于东郊，得礼之变矣[4]。然旦夕常于殿下东向拜日，其礼太烦。今采周春分之礼，损汉日拜之仪[5]。又无诸侯之事[6]，无所出东郊。今正殿即亦朝会行礼之庭也。宜常以春分于正殿之庭拜日，其夕月文不分明[7]。其议奏。

注释

①《仪礼·觐礼》："天子乘龙载大旗，象日月升龙降龙出，拜日于东门之外，反祀方明。"方明：《仪礼·觐礼》："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设六色。东方青，南方赤，西方北，北方黑，上玄，下黄。"其意为东南西北上下六方神明的木主牌位。

②《礼记·朝事议》："天子冕而执镇圭，尺有二寸。率诸侯朝日于东郊，所以敬尊尊也。"镇圭：一种玉版，古代天子诸侯朝祭时用的信物。《周礼·春官·大宗伯》："王执镇圭。"东汉郑玄注："镇，安也，所以安四方。镇圭者，盖以四镇之山为琢饰，圭长尺有二寸。"

③四朝：《尚书·尧典》："五载一巡狩，群后四朝。"《史记·五帝本纪》南朝宋

裴骃集解引东汉郑玄说："巡守之年，诸侯见于方岳之下；其间四年，四方诸侯分来朝于京师。"

④变：改变；变革。

⑤损：废弃。

⑥汉以后已没有先秦时的诸侯。

⑦月文：月亮的轮廓。春分一般在三月二十或二十一日，当天昼夜长短均衡，月轮不全。

【今译】

《仪礼·觐礼》说："天子在东门之外朝拜太阳，反身致礼于东南西北上下各方神明。"《礼记·朝事仪》说："天子戴好礼帽，手里拿着镇圭，率领诸侯在东郊朝拜太阳。"由此看来，这是诸侯来朝见天子，天子祭祀四方上下神明，因而率领他们朝拜太阳。汉朝改变周朝的制度，因没有四方诸侯朝见天子那种事，所以不再在东郊朝拜。这是仪礼制度的改变啊！但是早晚都在宫殿下向东方朝拜太阳，礼节也太烦琐了。现在采用周朝在春分那天朝拜的制度，废弃汉代朝拜太阳的规定。因为既没有诸侯朝见天子那种事，就没有必要到东郊去。如今宫廷正殿就是朝会行礼的地方，应该每年春分这天在正殿的庭院里朝拜太阳，那天晚上月亮的轮廓不明显。请议论后向我奏明。

禁复私仇诏

【题解】

本节见《太平御览》卷四百八十二《人事部·一百二十三·仇雠下》引"魏文帝杂诏曰"，凡27字。《全三国文》卷五题作《禁复私仇诏》。

【原文】

昔贾复、寇恂，私相怨憾[1]，至怀手剑之忿[2]。光武召而和之[3]，卒共同舆而载。

注释

①贾复：字君文，东汉初年人，官执金吾。参见《张既为凉州诏》注①。寇恂（？—公元36年），字子翼，东汉初年上谷昌平（今北京市昌平县）人，官颍川太守。据《后汉书·寇恂传》，贾复部将仗势在颍川不法杀人，为寇恂捕获，按法斩首。贾复认为是自己的耻辱，经过颍川时，谓左右曰："吾与寇恂并列将帅，吾今为其所陷，大丈夫岂有怀侵怨而不决之者乎？今见恂，必手剑之。"刘秀居中调解，曰："天下未定，两虎安得私斗，今日朕分之。"于是并坐极欢，遂共车同出，结友而去。

②手剑：手刃；亲手杀掉。

③光武：指东汉光武帝刘秀。

【今译】

过去贾复和寇恂私下结怨，以至于怀着要亲手杀死对方的心思。光武帝召集他们在一起，结果和好如初，同乘一辆车子而去。

与群臣诏

【题解】

本节见《太平御览》卷八百一十六《布帛三·罗》。《全三国文》卷六注误作卷八百一十八。

【原文】

江东为葛，宁比罗、纨、绮、縠？

【今译】

江东衣服以葛麻为主，怎么比得上绫、罗、绸、缎？

诏议追崇始祖

【题解】

这是曹丕即位后，追尊其曾祖父曹腾的诏令。

曹腾，生卒年不详，字季兴，东汉谯（今安徽亳县）人。汉顺帝时由小黄门迁升至中常侍大长秋，历事冲帝、质帝、桓帝，封费亭侯。魏明帝太和三年（公元229年），追尊为高皇帝。其养子曹嵩，即曹操生父。

此诏据唐杜佑《通典》卷七十二"文帝即王位，尚书令桓阶等奏云"，是曹丕答复桓阶等人奏议而作的。时间在延康元年（公元220年）。

诏见《通典》卷七十二。

【原文】

前奏[1]："以朝车迎中常侍、大长秋、特进君侯神主[2]。"然君侯不宜但依故爵乘朝车也[3]。《礼》有尊亲之义[4]，可依诸王比[5]。更议[6]。

注释

①前奏：指桓阶等人奏章。

②朝车：帝王使用的专车。君侯：指曹腾。《三国志·魏志·武帝纪》南朝宋裴松之注引晋司马彪《续汉书》："桓帝继位，以腾先帝旧臣，忠孝彰著，封费亭侯，加位特进。"神主：封建社会宗庙内陈设的已死君主的牌位，有木制和石制两种。

③但：只；仅。

④《礼记·中庸》："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

⑤比：比较；仿照。

⑥更：再。

【今译】

以前所奏"用朝车迎接中常侍、大长秋、特进君侯神主牌位"一事，君侯不应该只依照过去的爵位官职乘坐朝车。《礼记》上载有尊重亲人的制义，可以仿照诸王的等级去办理。再进一步议决执行吧。

禁诽谤诏

【题解】

据《三国志·魏志·高柔传》："文帝践阼，以柔为治书侍御史，赐爵关内侯，转加治书执法。民间数有诽谤妖言，帝疾之，有妖言辄杀，

而赏告者。柔上疏曰:'今妖言者必戮,告之者辄赏,既使过误无反善之路,又将开凶狡之群相诬罔之渐,诚非所以息奸省讼,缉熙治道也。……臣愚以为宜除妖谤赏告之法,以隆天父养物之仁。'帝不即从,而相诬告者滋甚,帝乃下诏。……于是遂绝。"曹丕受禅称帝在延康元年(公元220年)冬十月,当时民间对魏代汉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对新政权不利。曹丕最终放弃斩尽杀绝的做法,而听从高柔的意见,改为对诽谤见怪不怪,任其自生自灭。诏当作于黄初二年(公元221年)。

诏见《三国志·魏志·高柔传》。

【原文】

敢以诽谤相告者,以所告罪罪之。

【今译】

有胆敢以诽谤的罪名互相告发的,就以他所告的罪名来治他的罪。

答邯郸淳上《受命述》诏

【题解】

邯郸淳(约公元132年—?),三国颍川(今河南禹县)人。三国魏作家,一名竺,字子叔(《后汉书·列女传·曹娥传》作"子礼")。以才思敏捷,文辞优美著名。与曹植友善。据《太平广记》卷八百一十八《布帛部五·缣帛》引鱼豢《魏略》:"陈留邯郸淳奏《投壶赋》,文帝以为尚书郎,赐帛十疋。"又曰:"邯郸淳上《受命述》,诏曰。"《受命述》是曹丕即位后,邯郸淳写的颂赞之辞,时在黄初二年(公元221年)。

诏见《太平广记》卷八百一十八。

【原文】

淳作此典甚雅[1]。斯亦美也,朕何以堪也哉[2]?赏帛四十匹。

注释

①典：指《受命述》。述是古代一种带有议论性质的文体。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

②堪：可以承受。

【今译】

邯郸淳写作的《受命述》很是典雅。这是很美好的，但我怎么承受得起呢？特赏赐帛四十匹。

制旁支入嗣大位不得加父母尊号诏

【题解】

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后，从稳定刘姓皇室政权的利益考虑，大量分封同姓诸王，致使中央权力分散，造成对国家统一政权的威胁，汉初吴楚七国的叛乱便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曹丕一方面吸取前代经验教训，维护中央政权的统一，一方面也是从嫡、庶有别的封建宗族等级观念出发，抑制庶族的发展。这和他同时期制定的"九品官人法"，使统治阶层固定化有密切关系。

据《三国志·魏志·卞皇后传》："黄初中，文帝欲追封太后父母，尚书陈群奏曰：'陛下以圣德应运受命，创业革制，当永为后式。案典籍之文，无妇人分土命爵之制。在礼典，妇因夫爵。秦违古法，汉氏因之，非先王之令典也。'帝曰：'此议是也，其勿施行。以作著诏下藏之台阁，永为后式。'"诏即因此而作。

诏见唐杜佑《通典》卷七十二"魏文帝制以后如以旁支入嗣大位不得加父母尊号诏曰。"

【原文】

依汉祖之尊太上皇是也①，且《礼》不以父命辞王父命②。汉室诸侯之人，皆受天子之命胤于宗也③，而犹顾其私情，僭拟大号④，岂所谓为人后之义哉！后代若有诸侯人嗣者，皆不得追其私考为皇，妣为后也⑤。敢有佞媚妖惑之人，欲悦时主⑥，缪建非义之事，以乱正统者，此

股肱大臣所当禽诛也[7]。其著乎甲令[8]，书之金策[9]，藏诸宗庙。副乎三府[10]，尚书、中书亦当各藏一通。

注释

①汉祖：汉高祖刘邦。太上皇：刘邦的父亲刘太公。据《汉书·高帝纪》，刘邦得天下后，每五天朝见一次太公。太公认为不妥，说天无二日，地无二王。皇帝虽然是子，但是人主；太公虽是父，但是人臣。能么能让人主拜人臣呢？刘邦于是下令，尊太公为太上皇。

②王父：祖父。《礼记·曲礼下》："祭王父曰皇祖考。"唐孔颖达疏："王父，祖父也。"

③胤（yìn 印）：同"嗣"；继承。

④僭（jiàn 见）：超越身份权力以冒用。

⑤考、妣（bǐ 比）：古代指死去的父母。《礼记·曲礼下》："生曰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嫔。"

⑥悦：取得喜欢。时主：在位的君主。

⑦股肱：本指大腿手臂，代指辅佐大臣。禽：同"擒"，捉拿。

⑧甲令：朝廷颁发的法令。《汉书·吴芮传》："著于甲令而称忠也。"唐颜师古注："甲者，令篇之次也。"

⑨金策：亦作"金滕"，指放在金属盒子里的诏令。参见《尚书·金滕》。

⑩三府：三公之府，指太尉、司徒、司空的府署。副：副本。

【今译】

依照汉高祖尊奉他的父亲为太上皇的做法就行了，而且《礼记》上说不应该以父亲的命令去拒绝祖父的命令。汉代各位同姓诸侯的确立，都是受了天子的命令而承继宗族的。但仍有人顾及私情，超越身份，冒用天子的封号，这难道是作为后代子孙应该有的吗？以后如果有诸侯承继王位的，都不允许追加他自己的父亲为皇帝，母亲为皇后。若胆敢谗佞献媚，用妖邪迷惑的做法取悦于时主，荒谬地建议不合道义的事情，以扰乱正统的人，都是各位辅佐大臣应该捉拿查办的。将我的这道诏令记在法令中，书写在金盒里，收藏在宗庙，并把副本留在太尉，司徒、司空的府署，尚书、中书亦各自保留一份。

伐吴诏

【题解】

据《三国志·魏志·文帝纪》，黄初三年（公元222年）冬十月，“孙权复叛，复郢州为荆州。帝自许昌南征，诸军兵并进。权临江拒守。十一月辛丑，行幸宛。”此诏即出征前颁发，宣示征讨的理由和决心。

诏见唐许敬宗等编《文馆词林》卷六百六十二。

【原文】

昔轩辕不为涿鹿之师，则蚩尤之妖不灭[1]；唐尧不兴丹水之阵，则南蛮之难不平[2]；汉武不行吕嘉之罚[3]，则横浦之表不附；光武不加器、述之诛，则陇蜀之乱不清[4]。故曰，非威不服，非兵不定。孙权小丑，凭江悖暴[5]；因有外心，凶顽成性[6]。或修勾践潜涉之口顽[7]，或图韩信假口之诳愚[8]。故奋武锐，顺天行诛。骁骑龙骧[9]，猛将武步。接舡以水攻阵[10]，六军以陆横击，征南进运，以围江陵[11]。多获舟船，斩首执俘。降者盈路，牛酒日至[12]。大司马及征东诸将[13]，卷甲长驱，其舟队今已向济[14]。今车驾自东，为之胆镇。云行天步，乘衅而运[15]。贼进退道迫，首尾有难。不为楚灵乾溪之溃[16]，将有彭宠萧墙之变[17]。必自鱼烂，不复血刃，宜慎终动静以闻。

注释

①轩辕：即传说中的黄帝。参见《广询令》注①。蚩（chī 痴）尤：传说中九黎族的首领，有兄弟八十一人，能呼风唤雨，善于作战。《史记·五帝本纪》：“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今河北涿鹿县南），遂擒杀蚩尤。”

②唐尧：传说中中原部落的首领，祁姓，名放勋。《太平御览》卷八十九《皇王部·帝尧陶唐氏》引晋皇甫谧《帝王世纪》：“有苗氏处南蛮，而不服。尧征而克之于丹水之浦。”丹水：在今河南内乡、淅川境内，相传为尧子丹朱的封地。

③吕嘉：西汉时南越（粤）王丞相，反叛作乱，与汉为敌。据《汉书·南粤传》，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秋，汉武帝派遣伏波将军路博德、楼船将军杨仆

出豫章，下横浦（古水名，今广东北江东源浈水一带）征讨吕嘉。第二年，吕嘉被迫入海，遭生擒，南粤遂平。

④器、述：指隗器和公孙述。参见《又报孙权书》注。陇蜀：约当今甘肃和四川。

⑤悖：同"背"，反叛。

⑥成性：一本作"有性"。

⑦此句和下句，清严可均《全三国文》卷五在"故奋武锐"至"猛将武步"句之后，与文意不相接。今据改。勾践：春秋末年越国君主，公元前497年—公元前465年在位。据《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他曾被吴国打败，成为俘虏，卑躬屈膝以事吴王夫差。后被放回国，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寻机打败吴国，成为霸主。潜涉：背地里有所行动。

⑧韩信：汉高祖刘邦将，封淮阴侯。参见《与于禁诏》注①。假口：借口；托辞。清严可均《全三国文》卷五作"夏口"。按夏、假同属鱼部匣纽字，与鱼部见纽字假通用。据《汉书·韩信传》："（韩信）使人言汉王曰：'齐夸诈多变，反复之国，南边楚，不为假王以填之，其势不定。今权轻，不足以安之，臣请自立为假王。'"韩信欲为齐王，借口权轻不能服众。刘邦迫于当时的形势，不得已封他为齐王。但韩信因此埋下了妄自尊大的祸根，所以说他"涎愚"。

⑨龙骧（xiāng 乡）：像龙一样地奔驰。

⑩接舡：船只相连，此指水军。

⑪江陵：今湖北江陵，古荆州治所。

⑫牛酒：指犒劳军队的礼品。

⑬大司马：指曹仁。《三国志·魏志·曹仁传》："（黄初三年），文帝遣使即拜仁大将军，又诏仁移屯临颍，迁大司马。"

⑭济：济水，古四渎之一，在今河北济源至河南原阳县南。《尚书·禹贡》："导沇水，东流为济，入于河。"

⑮乘衅（xìn 信）：乘机；乘间。《后汉书·邓禹传》："光武筹赤眉必破长安，欲乘衅并关中。"

⑯楚灵：指春秋时楚灵王。据《左传·昭公十二年》，楚灵王伐徐，驻军乾溪（今安徽亳县东南），国内动乱，二子被杀，他本人亦不能回国，自缢而死。"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信善哉！楚灵王若能如是，岂其辱于乾溪！'"

⑰彭宠：生卒年不详。字伯通，西汉末南阳宛（今河南阳）人。王莽时从王邑拒汉军，后归光武帝刘秀，封建忠侯。因不满地位低下，遂联合匈奴，自立为燕王，与汉作对。后为家丁所杀。事见《后汉书·彭宠传》。萧墙：本指古代宫中分隔内外的小墙，后比喻隐伏在内部的祸患。《论语·季氏》："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今译】

如果以前轩辕黄帝不在涿鹿兴师动众，那么蚩尤的反叛不会扑灭；唐尧不在丹水排列军队，那么南方的动乱不会平息；汉武帝不对吕嘉进行惩罚，那么横浦一带地方不会归顺；光武帝不诛杀隗嚣、公孙述，那么陇、蜀一带不会太平。所以说，没有威风不会让人服从，不动用武力不会让地方安定。孙权像一个小丑，凭着长江天险反叛暴乱。因为有外心，凶恶顽固已成本性。有时学着勾践，嘴里花言巧语，背地又有所行动；有时又仿效韩信，企图用借口达到狂妄愚蠢的的目的。因此振奋锐利的武装，顺从天意加以诛伐。骑兵飞奔推进，猛将大步向前；船队从水道进攻，六军从陆路横击。征南大军进发运行，向江陵形成包围。希望多多获取舟船，斩首级，捉俘虏。投降的敌人塞满战船，犒劳的物资源源到达。大司马和征东诸将，全副武装长驱直入。船队今已由济水出发，如今车驾自东而来，敌军为之心惊胆战。应当快速乘机前进，使敌人进退维谷，首尾难顾。没有楚灵王在乾溪的溃败，亦有彭宠内部的变乱，一定会如死鱼一样自行腐烂，而不需要动刀动枪。应当始终谨慎，注意观察动静。

诏雍丘王植

【题解】

曹植，参见《答临淄侯植诏》。

曹植于黄初二年（公元221年），因“醉酒悖慢，劫胁使者”的罪名，有关方面奏请治罪，曹丕因卞太后干涉，贬其爵为安乡侯（参见前《曹植贬封安乡侯诏》）。同年改封鄄城侯。第二年又改封鄄城王。据《三国志·魏志·陈思王植传》，黄初四年（公元223年），“徙封雍丘王。其年，朝京都。上疏曰。”又曹植《赠白马王彪》：“黄初四年五月，白马王、任城王与余朝京师，会节气，到洛阳。”这期间，曹植一直寻找机会向曹丕表示忏悔改过之意，希望得到曹丕的原谅。《魏志·陈思王植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魏略》：“初植未到关，自念有过，宜当谢帝。乃留其从官著关东，单将两三人微行，入见清河长公主，欲因主谢。而关吏以闻，帝使人逆之，不得见。太后以为自杀也，对帝泣。会

植科头负铁锧，徒跣诣阙下，帝及后乃喜。及见之，帝犹严颜色，不与语，又不使冠履。植伏地泣涕，太后为不乐。诏乃听复王服。”曹植随即上疏自责，“帝嘉其辞义，优诏答勉之”（《魏志·陈思王植传》）。曹植疏载《魏志》本传。

诏见《初学记》卷二十《政理部·赏赐》“曹植表称，诏曰”。

【原文】

皇帝问雍丘王，先帝昔常非于汉室诸帝[1]，积贮衣被，使败于函箧之中。遗诏以所服衣被赐公王卿官僚诸将[2]，今以十三种赐王。

注释

①先帝：曹操。曹丕称帝后追尊其为武帝。

②据清严可均《全三国文》卷三载曹操《遗令》：“吾余衣裘，可别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

【今译】

皇帝召问雍丘王，先帝过去曾对汉代各位帝王积贮衣物被服，让它们朽坏在箱子里的做法表示不满，因此在遗嘱中吩咐把他用的衣物赏赐给王公卿相百官群僚各位将领，现在把其中的十三种赏赐给你。

成皋令沐并收校事刘肇以状闻有诏

【题解】

沐并，生卒年不详，字德信，三国河间（今属河北）人。曾仕袁绍，后归曹操任丞相署军谋掾。黄初中为成皋（今河南荥阳汜水镇）令，为人公正果断，不畏强权。据《三国志·魏志·常林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魏略·清介传》：“校事刘肇出过县，遣人呼县吏，求索稿谷（稻谷）。是时蝗旱，官无见有。未办之间，肇人从入并之阁下，呴呼骂吏。并怒，因蹈履提刀而出，多从吏卒，欲收肇。肇觉知驱走，具以状闻。有诏。”曹丕欲处沐并死刑，后减免，闲散十余年，魏齐王曹芳正始中复出，任三府长吏。

曹丕执政后期，在用人处事上多有失误，因意气用事，挟嫌报复，任人唯亲，偏听偏信而造成的冤狱时有出现，如诛杀鲍勋，贬黜沐并等正直有为的官员。陈寿认为他缺乏“旷大之度，公平之诚”（《三国志·魏志·文帝纪》评语）是言有所指的。

诏见《三国志·魏志·常林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魏略》。

【原文】

肇为牧司爪牙[1]，而并欲收缚，无所忌惮[2]，自恃清廉名邪[3]！

【注释】

①牧司：古代州郡管理民政的官员。刘肇的身份是校事，其职责是专门管朝廷或地方刺探臣民的思想言行，享有一定的特权。爪牙：手下。

②惮：害怕。

③恃（shì 事）：仗恃；凭借。

【今译】

刘肇是牧司手下得力的官员，而沐并竟想将他收系关押，没有什么顾忌害怕，这难道不是仗恃着自己有清廉的名声吗？

诏报孙邕

【题解】

孙邕，《三国志·魏志》无传，生平事迹不详。据《三国志·魏志·鲍勋传》，黄初六年（公元225年）时，他任陈留太守；据《卢毓传》，明帝青龙二年（公元234年），为卢毓举荐代己为侍中；据《管宁传》，齐王曹芳正始二年（公元239年），他以侍中身份举荐管宁；据《三少帝纪》，他以光禄大夫身份于曹芳嘉平元年（公元249年），联名请废曹芳归藩。清严可均《全三国文》卷六注：“晋任城太守夫人孙氏碑，长沙人恒伯序有寡妻伏氏，魏文帝以妻邕。辞，文帝诏报。”原碑文已不可见，诏意不甚明确。但从曹丕《寡妇》诗和《寡妇赋》所表现的打破封建礼法，对寡妇倾注的同情看，曹丕对寡妇改嫁的问题，是能一反传统

观念，正确对待的。

诏见《全三国文》卷六。

【原文】

生敬其人，死辞其室[1]。追远敬终[2]，违而得道者也[3]。

注释

①其：指伏氏前夫恒伯序。

②追远敬终：即慎终追远。《论语·学而》："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三国魏何晏《论语集解》引汉孔安国曰："慎终者丧尽其哀，追远者祭尽其敬。"意思是对父母的丧事，应谨慎合理地去办；祖先虽远去，亦应依礼追祭。

③违：违背；不服从。

【今译】

他活着的时候敬重他的为人，他死了以后又拒绝娶他的寡妻，这是一种谨慎地对待死者，有始有终的行为。虽然违背了君主的命令，却是有道之人的表现。

赐薛悌等关内侯诏

【题解】

薛悌，《三国志·魏志》无传，生平事迹不详。据《三国志·魏志·陈矫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世语》云："悌字孝威，年二十二，以兖州从事为泰山太守。初，太祖（曹操）定冀州，以悌及东平王国为左右长史，后至中领军，并悉忠贞练事，为世吏表。"据《张辽传》，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他任曹操护军。据《程昱传》，他以兖州从事身份与程昱协谋守城。据《高堂隆传》，他以泰山太守身份任命高堂隆为督邮。

《三国志·魏志·梁习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魏略·苛吏传》："（王）思与薛悌，郤嘉俱从微起，官位略等。三人中，悌差挟儒术，所在名为闲省。嘉与思事行相似。文帝诏曰。"

诏见《三国志·魏志·梁习传》。

【原文】

薛悌驳吏[1]，王思、郤嘉纯吏也。各赐关内侯，以报其勤。

注释

①驳吏：驳杂不纯的官吏。薛悌"差挟儒术，名为闲省"，故言。

【今译】

薛悌属于那种知识驳杂不纯的官吏，王思、郤嘉却是纯一的官吏。都赐关内侯的爵位，以报答他们的勤恳敬业。

械系令狐浚诏

【题解】

令狐浚，《三国志·魏志》无传。据《三国志·魏志·仓慈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魏略》，他是魏虎贲中郎将令狐邵的族子。"始，邵族子愚，为白衣时，常有高志，众人谓愚必荣令狐氏，而邵独以为'愚性倜傥，不修德而怨大，必灭我宗'。……邵殁之后，十余年间，愚为兖州刺史，果与王浚谋废立，家属诛灭。"据《魏志·楚王彪传》："嘉平元年（公元249年），兖州刺史令狐愚与太尉王浚谋迎彪都许昌。"据《王浚传》："浚外甥令狐愚以才能为兖州刺史屯平阿，舅甥并典兵，专淮南之重。浚就迁为司空。司马宣王诛曹爽，进浚为太尉，假节钺。浚、愚密协计，谓齐王不任天位，楚王彪长而才，欲迎立彪都许昌。……未还，会愚病死。"裴松之注引《魏书》曰："愚字公治，本名浚，黄初中，为和戎护军。乌丸校尉田豫讨胡有功，小违节度，愚以法绳之。帝怒，械系愚，免官治罪。诏曰：'浚何愚！'遂以名之。"

诏见《三国志·魏志·王浚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魏书》。

【原文】

浚何愚！

【今译】

令狐浚是多么愚蠢！

征吴临行诏司马懿

【题解】

司马懿，见前《以陈群为镇军司马懿为抚军诏》注⑨。这是曹丕任命司马懿为抚军大将军，留守后方，临行前单独给他的诏令。

诏见《晋书·宣帝纪》："（黄初）六年（公元225年），天子（曹丕）复大兴舟师征吴，复命帝居守，内镇百姓，外供军资。临行，诏曰。"

【原文】

吾以后事为念①，故以委卿。曹参虽有战功②，而萧何为重③，使吾无西顾之忧④，不亦可乎？

注释

①后事：后方之事。

②曹参（？—公元前190年）：沛县（今属江苏）人。汉初大臣，曾随高祖刘邦起事，封平阳侯。惠帝时，继萧何为相。执政期间，遵循萧何定的制度，时人称"萧规曹随"。

③萧何（？--公元193年）：沛县（今属江苏）人。汉初大臣，曾随高祖刘邦起事，荐韩信为大将，以丞相身份留守关中，处理后方军政和粮饷等事。据《史记·萧相国世家》，刘邦建立汉朝，大封功臣，以萧何为首，诸臣不服。刘邦说，你们只是功狗，萧何则是功人，所以"萧何第一，曹参第二"。

④西顾：洛阳在东吴西面，故言。

【今译】

我深深地挂念着后方的事情，所以把重任委托给你。过去曹参虽然在前方有战功，但仍以萧何留守后方的功劳为大。你能让我没有顾念西边的忧虑，不是很好吗？

遗诏太子

【题解】

据《晋书·宣帝纪》:"及天子(按指曹丕)疾笃,帝(按指司马懿,追尊为宣帝)与曹真、陈群等见于崇华殿之南堂,并受顾命辅政。诏太子(按指魏明帝曹叡)曰。"另据《三国志·魏志·文帝纪》:"(黄初)七年(公元226年)春正月,将幸许昌,许昌城南门无故自崩,帝心恶之,遂不入。壬子,行还洛阳宫。三月,筑九华台。夏五月丙辰,帝疾笃,召中军大将军曹真,镇军大将军陈群,征东大将军曹休,抚军大将军司马(懿)宣王,并受遗诏辅嗣主。"诏作于是年五月。

此诏各本均不载,今据《晋书·宣帝纪》补。

【原文】

有间此三公者①,慎勿疑之。

注释

①间:离间;中伤。三公:指曹真、陈群、司马懿。

【今译】

如果有离间中伤这三公的,应该谨慎,不要对他们有所怀疑。

令

以李伏言禅代合符谶示外令

【题解】

李伏,《三国志·魏志》无传,生平事迹不详。

延康元年(公元220年)十一月,汉献帝刘协派遣御史大夫张音持符节玺绶将皇帝位禅让给魏王曹丕。据《三国志·魏志·文帝纪》南朝宋裴松之注引《献帝传》载禅代众事,左中郎将李伏上表给曹丕,说"定天下者,魏公子桓(曹丕字),神之所命,当合符谶,以应天人之位。"曹丕遂下令,将符谶内容向外界宣示。这其实是曹丕为合法继承帝位而作的一种舆论准备。

令见《魏志·文帝纪》南朝宋裴松之注引《献帝传》载"王令曰"。

【原文】

以示外。薄德之人,何能至此,未敢当也。斯诚先王至德通于神明[1],固非人力也!

注释

①先王:指曹操,生前曾为魏王。

【今译】

将符谶向外界宣示。我是德行浅薄的人,何至于能够如此,实在不敢承当。这其实是先王极大的仁德通达感应了神明,本来不是人的力量啊!

止桓阶等议禅代礼仪令

【题解】

桓阶,生卒年不详。字伯绪,三国长沙临湘(今湖南长沙)人。时

为尚书令，加侍中，封高乡亭侯。

据《三国志·魏志·文帝纪》南朝宋裴松之注引《献帝传》，延康元年（公元220年）十月，汉献帝刘协正式册诏魏王曹丕禅代天下，“于是尚书令桓阶等奏：‘汉氏以天子位禅之陛下，陛下以圣明之德，历数之序，承汉之禅，允当天心。夫天命弗可得辞，兆民之望弗可得违。臣请会列侯诸将，群臣陪隶，发玺书，顺天命，具礼仪列奏’。令曰。”

令见《三国志·魏志·文帝纪》南朝宋裴松之注引《献帝传》。

【原文】

当议孤终不当承之意而已。犹猎，还方有令。

【今译】

应当讨论我始终不该接受禅代的心意才是。我仍然去打猎，回来后才有手令。

再止桓阶等议禅代礼仪令

【题解】

桓阶，见《止桓阶等议禅代礼仪令》。

据《三国志·魏志·文帝纪》南朝宋裴松之注引《献帝传》，前令发出后，“尚书令等又奏曰：‘今当受禅代之命，宜会百寮群司，六军之士，皆在行位，使咸睹天命。营中促狭，可于平敞之处设坛场，奉当休命。臣辄与侍中常侍会议礼仪，太史官择吉日讫，复奏。’令曰。”

令见《三国志·魏志·文帝纪》南朝宋裴松之注引《献帝传》。

【原文】

吾殊不敢当之，外亦何豫事也！

【今译】

我实在是不敢承当禅代的事，何况野外如何能够进行礼仪之事呢！

罢设受禅坛场令

【题解】

据《三国志·魏志·文帝纪》南朝宋裴松之注引《献帝传》："侍中刘廙、常侍卫臻等奏议曰：'汉氏遵唐尧公天下之议，陛下以圣德膺历数之运，天人同欢，靡不得所。宜顺灵符，速践皇阼。问太史丞许芝，今月十七日已未直成，可受禅命。辄治坛场之处，所当施行别奏。'令曰。"曹丕考虑到当时（冬十月）天气寒冷，又在野外军营之中，临时设置受禅坛场，诸多不变，遂下此令。

令见《三国志·魏志·文帝纪》南朝宋裴松之注引《献帝传》。

【原文】

属出[1]，见外便设坛场，斯何谓乎？今当辞让不受诏也。但于帐前发玺书[2]，威仪如常。且天寒，罢作坛，使士归。

【注释】

①属：适逢。《左传·成公二年》："下臣不幸，属当戎行。"

②帐：营帐。发：打开。玺书：玉玺诏书。

【今译】

适逢外出，便看见外面在设置受禅的坛场，这是怎么说呢？现在我已经辞让不接受诏令了啊。但可以在营帐前开读玉玺诏书，威严礼仪如同在坛场上一样。而且天气寒冷，停止建造坛场，让劳作的士兵回去。

答刘廙等具章遣使者令

【题解】

刘廙，参见《答刘廙刘晔等令》。

曹丕三次辞让禅令下达后，群臣劝进的声势有所减弱，且遵照令

意拟写辞让的表章，派遣使者向汉献帝交还玺授。《三国志·魏志·文帝纪》南朝宋裴松之注引《献帝纪》："侍中刘廙等奏曰：'伏惟陛下……固拒禅命，未践尊位，圣意恳切，臣等敢不奉诏？辄具章遣使者。'奉令曰。"

令见《三国志·魏志·文帝纪》南朝宋裴松之注引《献帝传》。

【原文】

泰伯三以天下让[1]，人无得而称焉，仲尼叹其至德[2]。孤独何人？

【注释】

①泰伯：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有三个儿子：泰伯、仲雍、季历。古公预料到周文王将会兴周，就打破惯例，传位给幼子季历（周文王的父亲）。泰伯理解父亲的意思，便和仲雍外出，"文身断发，以让季历"（《史记·周本纪》）。

②《论语·泰伯》："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

【今译】

泰伯多次把天下让给他的弟弟季历，人们找不到适当的话来称赞他。孔子感叹他的品德是最高尚的了。我是什么特殊的人呢？

答桓阶等奏受禅令

【题解】

桓阶，参见《止桓阶等议禅代礼仪令》。

曹丕派遣毛宗奏辞让禅位，呈还玺绶后，汉献帝下诏，并使御史大夫张音奉皇帝玺绶，让曹丕即皇帝位。据《三国志·魏志·文帝纪》南朝宋裴松之注引《献帝传》："于是尚书令桓阶等奏曰：'臣等敢以死请，辄敕有司修治坛场，择吉日，受禅命，发玺绶。'令曰。"

令见《三国志·魏志·文帝纪》南朝宋裴松之注引《献帝传》。

【原文】

冀三让而不见听，何汲汲于斯乎[1]！

注释

①汲汲:迫不及待。《礼记·问礼》:"其往送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

【今译】

我多次希望辞让禅位,都不被你们听从,为什么迫不及待到如此地步呢?

佚 令

【题解】

此令见《文选》卷三十八晋桓温《荐谯元彦表》"所以笃俗训民,静一流兢"句,唐李善注引三国魏王沈《魏书》载文帝令。

【原文】

树德垂声,崇化笃俗。

【今译】

树立好的德行,流传好的名声,崇尚风化,深厚民俗。

又

【题解】

此令见《文选》卷三十八晋桓温《荐谯元彦表》"是以镇静颓风,轨训嚣俗"句,唐李善注引魏文帝令。

【原文】

道薄于当年,风颓于百代。

【今译】

道德比当年淡薄,风气比历代颓废。

书

答曹洪书

【题解】

曹洪，参见本书卷一《与曹洪书》。

本节与卷一《与曹洪书》疑为一书，唐李善注引时分为两节，可相互参看。

书见《文选》卷四十一三国魏陈琳《为曹洪与魏文帝书》唐李善注引。原本有目无文，章经济堂本同。今据两本目录补入。

【原文】

今鲁包凶邪之心[1]，肆蛊惑之政[2]，天兵神拊[3]，师徒无暴[4]，樵牧不临[5]。

注释

①鲁：张鲁。参见卷一《与曹洪书》注①。

②蛊惑之政：蛊（gǔ 古）是古时相传一种由人工饲养成的毒虫，使人迷乱受蛊惑。此处指张鲁以天师道为宣传维持政权。

③拊（fǔ 府）：安抚。

④师徒：师旅徒众，指曹操的军队。

⑤樵牧：打柴放牧的人，泛指百姓。临：侵犯。

【今译】

如今张鲁包藏凶狂邪恶的心机，肆意推行迷惑人心的政治。天兵降临安抚其地，军队没有暴行，老百姓没有受到侵犯。

与曹洪书

【题解】

曹洪，参见本书卷一《与曹洪书》。此节见《北堂书钞》卷十一，仅

存两句。

【原文】

五贤兴邦[1]，二八登帝[2]。

注释

①五贤：据《史记·晋世家》："晋文公重耳，晋献公之子也。自少好士，年十七，有贤士五人。曰赵衰；狐偃咎犯，文公舅也；贾佗；先轸；魏武子。"晋国内乱，重耳被迫流亡国外，五人相从。后重耳回国即位，成为春秋时霸主之一。

②二八：指八元、八恺。《左传·文公十八年》："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苍舒、隤敳、梼杌、大临、尨降、庭坚、仲容、叔达，齐圣广渊，明允笃诚，天下之人谓之'八恺'（恺为和善之意）。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肃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人谓之'八元'（元为善良之意）。……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地平天成。"

【今译】

五个贤人使国家兴盛，十六个良善的人使帝业成功。

书

【题解】

此书见《太平御览》卷三百五十三《兵部八十四·戟下》辑录"魏文帝书曰"。《全三国文》和《汉魏六朝名家集初刻》均失载，今据补。

从书的内容看，当是本书卷一《与曹洪书》和《答曹洪书》的残文，其写作背景可参看两《书》题解。

【原文】

汉中地形，实为险固，四岳三塗皆不及也[1]。张鲁有精钾数万[2]，临高守要[3]，一夫挥戟，千人不得进。而我军过之，若骇鲸之决网罟[4]，奔兕之触鲁缟[5]，未足以喻其易。

注释

①四岳：指西岳华山、南岳衡山、东岳泰山和北岳恒山。三塗：山名，指太行山、轘轩山、崤渑山、位于今河南嵩县西南。《左传·昭公四年》："四岳三塗……九州之险也。"

②张鲁：参见本书卷一《与曹洪书》注①。钾：同"甲"。

③要：要害。

④骇鲸：受惊骇的鲸。决：裂。网罟：泛指鱼网。

⑤兕(sì 寺)：古代指犀牛一类的巨兽。鲁缟(gǎo 搞)：相传古代鲁国出产的一种白色生绢。《汉书·韩安国传》："强弩之末，力不能入鲁缟。"唐颜师古注："缟，素也。曲阜之地，俗善作之，尤为轻细。"

【今译】

汉中的地形，确实是坚固，四岳三塗都比不上它。张鲁有精甲之兵数万人，居高临下，守住要害，一人挥舞枪戟，千人不能逼近。而我军经过那里，就如同受惊骇的鲸冲裂鱼网，奔跑的犀牛冲撞鲁缟一样，都不能比喻进攻的容易。

戒鄢陵侯彰书

【题解】

曹彰(？—公元223年)，字子文，三国谯(今安徽亳县)人，曹操第三子。少善骑射，勇力过人。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封鄢陵侯，任越骑将军。曹丕即位，进爵为公，封任城王。黄初四年(公元223年)朝会京都洛阳，暴疾去世。《世说新语·尤悔》认为是曹丕忌惧他骁壮而以毒枣谋害。曹植有《赠白马王彪》诗纪其事。

据《三国志·魏志·任城威王传》，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代郡乌丸反，曹彰以北中郎将率兵征讨，深入代地二百余里，一日一夜斩首俘获数以千计，北方因此得以平定。"时太祖在长安，召彰诣行在所。彰自代过邺，太子谓彰曰。"书中告诫曹彰不要居功自诩。

原本有目无文，章经济堂本同，今据两本目录补入。

书见《三国志·魏志·任城威王传》。

【原文】

卿新有功，今西见上[1]，宜勿自伐[2]，应对常若不足者[3]。

注释

①上：指曹操，时在长安，故言“西见”。

②伐：矜伐；夸耀。《论语·雍也》：“孟之返不伐。”

③应对：答对。《魏志》本传说曹彰到长安后，“如太子言，归功诸将，太祖喜。”

【今译】

你新近立了大功，现在要到长安去见父王，要注意不宜自我夸耀，答对时要随时表现出好像还不够的样子。

答杨修书

【题解】

杨修（公元175—219年），字德祖，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人。出身高门望族，为汉太尉杨彪之子。以才思敏捷，博学能文著称于世，曾任曹操丞相主簿。与曹植友善，曾助其谋太子位。后为曹操所忌杀。此书见《太平御览》卷七百六十《器物部六·巵》，仅存两句。从文意看，或是答谢杨修赠物的书信。

原本有目无文，章经济堂本同，今据两本目录补入。

【原文】

重惠流离巵[1]，昭厚意[2]。

注释

①重：深厚。惠：惠赠。流离：即琉璃，宝石名。《汉书·西域传上》：“罽宾，出……珠玑、珊瑚、虎魄、璧流离。”唐颜师古注引东汉孟康曰：“流离青色如玉。”巵：酒杯。

②昭：表示。

【今译】

蒙你深意惠赠琉璃玉杯，以表示你深厚的情意。

说诸物

【题解】

原本有目无文，章经济堂本同。今据两本目录补入。

此篇原见晋张华《博物志》卷七，题"魏文帝所记诸物相似乱者"。《全三国文》卷八清严可均注云："按《博物志》言魏文帝所记，而上文多引《典论》，明此亦《典论》也。"然题作"诸物相似乱者"，颇不类《典论》之题。原本列于目录"书"类之后，或亦书信中语。

【原文】

武夫怪石似美玉[1]，蛇床乱蘼芜[2]，荠苨乱人参[3]，杜衡乱细辛[4]。雌黄似石榴黄[5]，鳊鱼相乱以有大小相异[6]。敌休乱门冬[7]，百步似门冬[8]。房葵似狼毒[9]，钩吻堇与荇华相似[10]。拔楔与卑解相似[11]，一名狗脊[12]。菊有二种，苗花如一，唯味小异，苦者不中食。野葛食之杀人，家葛种之三年不收。后旅生[13]，亦不可食。

注释

①武夫：亦写作"碔砆"，一种似玉的石头。《文选》卷七汉司马相如《子虚赋》唐李善注："碔砆，赤地白采，葱茏黑白不分。"

②蛇床：一种植物，可入药，又名蛇粟、蛇米。蘼芜：一种植物，可入药，《淮南子·氾论训》："蛇床之与蘼芜也，此皆相似者。"

③荠苨：又名地参，根味微甜。根、茎都和人参相似。

④杜衡：一种有香味的草，又名杜葵、马蹄香，根可入药。其形状似细辛，又名土细辛。细辛：草名，可入药。又名小辛或少辛。

⑤雌黄：一种矿物，晶体，呈橙黄色。石榴：一本作"石流"。

⑥鳊：古代又称鲂，因其形体扁薄得名。

⑦敌休：又作"帝休"。《太平御览》卷九百六十一《木部十》引《山海经》曰："少室之山有木名帝休，枝叶大如杨而五衢，黄华而实，服之不恐。"门冬：有天门冬和麦门冬之分。《太平御览》卷九百九十八引《本草经》曰："味甘平，生川谷，治

心腹结气伤中胃脉绝，久服轻身，不饥不老。”

⑧百步：又作“百部”。《太平御览》卷九百九十二《药部十》引《抱朴子·内篇》曰：“百部黄似菝葜，治咳杀风。”

⑨房葵：药名。《太平御览》卷九百九十三《药部十》引《本草经》：“房葵一名犂盖，味辛，冬生川谷。久服坚骨髓，益气。”狼毒：晋张华《博物志》卷七引《神农经》：“药种有五物，一曰狼毒，占斯解之。”《尔雅·释草》“蘜狗毒”，清郝懿行《义疏》：“《说文》‘蘜，狗毒也’。《系传》以为今狼毒。《本草别录》：‘狼毒陈而沉水者良。’陶注云：‘与防（房）葵同根类。但置水中，沉者便是狼毒，浮者则是防葵。’”

⑩钩吻：一种有毒植物。《博物志》卷七引《神农经》：“药物有大毒不可入口鼻耳目者，即杀人。一曰钩吻。”荇华：荇花。荇为水生植物，一名接余，嫩时可食。

⑪拔契：一般写作“菝葜”，俗称金刚刺、铁菱角。藤本，根茎可入药。卑解：即“萆薢。《太平御览》卷九百九十引《吴氏本草》曰：“萆薢一名百杖。”

⑫狗脊：《太平御览》卷九百九十引《本草经》曰：“狗脊一名百丈，味苦平。生川谷，治腰背，强开机，缓急风痺寒湿膝病，利老人。”因其根似狗脊形，故名。古人多与菝葜相混。

⑬旅生：野生。《东观汉记》卷一《世祖光武皇帝》：“天下野谷旅生，麻菽尤盛。”

【今译】

珹玗是一种奇特的石头，颜色质地都类似美玉。蛇床和蘼芜杂乱不分，荠苨和人参杂乱不分，杜衡和细辛杂乱不分。雌黄好似石榴黄。鳊鱼杂乱，大小都不相同。敌休和门冬杂乱不分，百步草和门冬草相似。房葵和狼毒相似。钩吻堇和荇华差不多，拔楔和卑解差不多，又叫狗脊。菊有两种，幼苗和花朵都一样，只是味道稍有不同，苦的一种不可以食用。野葛吃了后会毒死人，家葛种下后，三年没有收成。以后野生起来的，也不能食用。

序

诗　序

【题解】

此文已不全。《初学记》卷十《储宫部·皇太子》据《魏文帝集》引，亦仅此数句，且文字已为后人改动。今人余绍初辑校《建安七子集》，于《建安七子年谱》"建安十六年"注云："按此当后人编《魏文帝集》时所加之诗叙。曹丕于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为太子，阮瑀则前此已亡去，而云同作者有瑀，则'太子'二字当编集人所追书。"此说似有两误。一、若此文真为后人编《魏文帝集》所加之诗叙，编集当在曹丕身后，不存在"追书"之意，只存在改动，因不明白具体写作时间；二、曹丕为太子时，建安七子已无一人在世，不仅阮瑀。《魏文帝集》宋以后已亡佚，今已无从查考。所以除文中"太子"当作"五官中郎将"外，余皆依清严可均《全三国文》卷七和近人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为曹丕文。

【原文】

为太子时[1]，北园及东阁讲堂并赋诗[2]，命王粲、刘桢、阮瑀、应玚等同作[3]。

注释

①太子：疑当为"五官中郎将"，为后人所改。类似改动在《三国志·魏志》中屡见。参见《题解》。

②北园：即铜雀台之西园，因铜雀台在鄴城北面，故称。东阁讲堂：在铜雀台内。以上参见《戒盈赋》注。

③王粲等人见《典论·论文》注。

【今译】

为太子（五官中郎将）的时候，在北园和东阁讲堂赋诗，并命王粲、刘桢、阮瑀、应玚等一起写作。

论

典论论文

【题解】

以下各节，为《典论·论文》佚文。清严可均《全三国文》卷八注云："此三条，疑当在前半，《文选》删落者尚多也。"其中"李尤"条，原本已辑入《建安诸序》。

【原文】

或问屈原相如之赋孰愈[1]？曰：优游案衍[2]，屈原之尚也；穷侈极妙[3]，相如之长也。然原据托比喻，其意周旋，绰有余度矣[4]。长卿、子云[5]，意未能及已。余观贾谊《过秦论》[6]，发周秦之得失[7]，通古今之制义[8]。洽以三代之风[9]，润以圣人之化[10]，斯可谓作者矣！

注释

①本节见《北堂书钞》卷一百。屈原（约公元前340—约公元前278年）：战国时楚国政治家，作家。姓屈名平，字原，一名正则，字灵均。著有《离骚》《天问》等楚辞体作品25篇，是中国积极浪漫主义诗歌的奠基人。司马相如（公元前179—公元前117年）：字长卿，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汉大辞赋家，汉赋的集大成者，代表作有《子虚赋》《上林赋》等。愈：较好；胜过。屈原、司马相加的作品都属于辞赋范围，故可以比较。

②优游：指文章随心意得，任意驱使。案衍：本指地势低洼不平，此指文章曲折富于变化。屈原作品想象丰富，任意驱驰，故言。

③穷侈极妙：穷尽奢华，极尽其妙。司马相如的作品铺排纵横，文辞华丽、情节奇诡奥妙，故言。

④据托比喻：指屈原辞赋中常以香草美人喻君子等的比喻手法。《文心雕龙·辨骚》："虬龙以喻君子，云蜺以譬谗邪，比兴之义也。"意：情意。周旋：运用；表现。绰有余度：指表达思想感情的手法灵活多变，运用自如。

⑤子云：扬雄（公元前53年—公元18年），字子云。西汉末年著名哲学家、语

言学家、辞赋家。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历仕成帝、哀帝、平帝三朝。主要著作有《法言》和辞赋若干篇。

⑥贾谊(公元前200—公元前168年):洛阳(今河南洛阳)人,西汉初年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过秦论》是他政论散文的名篇之一,论述了秦王朝失败的原因和历史教训。

⑦发:揭示。

⑧制义:文章写作的制作形式和思想意义。

⑨洽:融洽。三代:夏、商、周。风:风格。此句说贾谊文章古朴厚实,有《尚书》《春秋》的风格。

⑩化:教化,指儒家思想道德。

【今译】

有人问我屈原和司马相如的辞赋谁更写得好些?我说:随意自得,曲折富于变化,是屈原崇尚的;辞藻华丽,情节奥妙,是司马相如擅长的。屈原借助比喻,表达起情感来灵活多变,运用自如。司马相如、扬雄在这方面比不上他。我读贾谊的《过秦论》,他揭示周、秦两代的得失,通过古今文章的形式,融洽上古三代的朴实文风,贯彻圣人的教化,这才叫作家啊!

【原文】

议郎马融[1],以永兴中帝猎广成[2],融从。是时北州遭水潦蝗虫,融撰《上林颂》以讽[3]。

注释

①本节见《艺文类聚》卷一百。马融(公元77—166年):字季长。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县东北)人,东汉著名经学家、文学家,曾任议郎,武都、南郡太守。所著文学作品较多,尤以《长笛赋》著名。

②永兴:东汉桓帝刘志年号(公元153—154年)。

③据《后汉书·马融传》:"安帝亲政,……时车驾东巡岱宗,融上《东巡赋》。"其在桓帝时上《上林颂》事,本传不载。曹丕或误记。

【今译】

议郎马融,因永兴年间桓帝在广成打猎时随驾而行,看到北州一

带遭水灾虫害，便写了一篇《上林颂》，对皇上加以劝讽。

典论酒诲

【题解】

酒诲是关于戒酒的教诲训导。

酒能乱性，也能误国，这已成为古训。《尚书·酒诰》就是周公颁布的在卫国实行戒酒的告示。他让人们接受殷商末年风气奢华，酗酒乱德，造成国破家亡的教训。曹操平定北方后，努力恢复生产，粮食产量有所增加，但还不能满足需要，曾"表制酒禁"（《后汉书·孔融传》）。曹丕从维护巩固新生政权的立场出发，提出"酒以成礼，过则败德"的告诫，以移风易俗、培养良好的社会风气，对促进国家事业的发展，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本篇被各种类书载籍节录引用后，仅有的四条已散乱不完全，但其内在的联系和主旨仍是畅达明确的。今统编一起，以成一篇。

【原文】

酒以成礼①，过则败德②。而流俗荒沉③，作《酒诲》。

注释

①本节见《北堂书钞》卷一百一十。成礼：完成礼节仪式。《尚书·酒诰》："祀祭酒。"（只有在祭祀时才用酒。）

②过：超过规定、限量。《尚书·酒诰》："饮惟祀，德将无醉。"（在祭祀时才用酒，那只是借酒来增加自己的美德，所以不能喝醉。）

③流俗：流行的风俗，此指习惯。荒沉：荒唐沉湎。荒：一本作"芳"。沉湎在酒的芳香中，于义亦通，但意稍逊。

【今译】

饮酒是为了完成礼节仪式，喝过了头就会败坏德性。而世俗之人却荒唐地沉湎在里面不醒，所以作《酒诲》。

【原文】

孝灵之末[1]，朝政堕废[2]。郡司百官，并湎于酒[3]，贵戚尤甚。斗酒至千钱。中常侍张让子奉为太医令[4]，与人饮酒，辄掣引衣裳[5]，发露形体[6]，以为戏乐。将罢，又乱其舄履[7]，使大小差跨[8]。无不颠倒僵仆，蹉跌手足[9]。因随而笑之。

注释

①本节见《北堂书钞》卷一百四十，《太平御览》卷二百二十九、卷四百九十七等。孝灵：指东汉灵帝刘宏，公元168—189年在位。汉代崇儒，帝王谥号多有孝字。

②堕废：堕落荒废。

③湎：沉湎；沉迷。

④张让（？—公元189年）：东汉颍川（今河南禹县）人。东汉末宦官，任中常侍，封列侯。灵帝曾称其为父，倍加宠信。设谋杀害大将军何进。后被袁绍追捕，投河自杀。事见《后汉书·宦者列传》。

⑤掣（chè彻）引：拉扯。

⑥发露：揭开暴露。

⑦舄（xì细）履：泛指鞋。

⑧差跨（qī期）：长短、大小不一，或不成对。

⑨蹉（wō窝）跌：损伤断折。

【今译】

汉灵帝末年，朝政堕落荒废。州郡和有关方面官员，都沉迷在酒中，皇亲贵戚尤为严重，以至于一斗酒值上千个铜钱。中常侍张让的儿子张奉任太医令，与人饮酒时，经常拉扯衣裳，暴露身体，作为游戏取乐。酒喝得差不多时，又故意把大家的鞋子混乱，使得大小、长短不一。结果饮酒的人都颠颠倒倒，站立不稳，以至于断手断脚。众人还跟着取笑作乐。

【原文】

洛阳令郭珍[1]，居财巨亿。每暑夏招客，侍婢数十，盛妆饰，被罗縠[2]，袒裸其中，使之进酒。

注释

①此节见《太平御览》卷四百七十二、卷八百四十五。郭珍：生平事迹不详。

②罗縠（hú 湖）：一种质地细软，有网纹，薄如雾状的丝织品。

【今译】

洛阳令郭珍，家里聚积了上亿的财产。每当盛夏季节，便在家中招待客人。让几十个侍女盛妆打扮，披上薄而透的轻纱，袒裸着身体在客人中间，让她们进酒。

【原文】

荆州牧刘表[1]，跨有南土[2]。子弟骄贵，并好酒。为三爵[3]，大曰伯雅，次曰中雅，小曰季雅。伯雅受七升[4]，中雅受六升，季雅受五升。又设大针于杖端，客有酒醉寝地者，辄以剸刺之[5]，验其醉醒。是酷于赵敬侯以简酒灌人也[6]。大驾都许[7]，使光禄大夫刘松，北镇袁绍军。与绍子弟共宴饮。松尝以盛夏三伏之际[8]，昼夜酣饮极醉，至于无知，云以避一时之暑。二方化之[9]，故南荆有三雅之爵，河朔有避暑之饮[10]。

注释

①此节见《意林》卷五，《初学记》卷三。刘表：见后《论奸谗》注。

②南土：指荆州一带。

③爵（jué 决）：酒杯。

④升：一本作"胜"。今从《太平御览》。

⑤剸（chán 缠）：凿刺。

⑥赵敬侯：战国时赵国君主，名章，赵烈侯子。公元前386—公元前376年在位。简酒：用竹简装酒。

⑦大驾：指汉献帝刘协的车驾。都许：以许昌为国都。《后汉书·孝献帝纪》："（建安元年八月）庚申，迁都许。"又《袁绍传》："建安元年，曹操迎天子都许。"

⑧三伏：一年中最热的时候。一般指夏至后第三庚日为初伏，第四庚日为中伏，立秋后第一庚日为末伏。参见《初学记·岁时部下·伏日》注引《阴阳书》。

⑨二方：南方和北方。化之：照着样子做。

⑩按刘松以下文字，《艺文类聚·岁时下·伏》引《典略》，与此稍有出入。兹录以备考："光禄刘松北镇，而袁绍夜酣酒。以盛夏三伏之际，昼夜与刘松酣酒，

至于无知。云以避一时之暑。故河北(朔)避暑饮。"

【今译】

荆州牧刘表,拥有南方的土地。子弟亲朋显贵骄横,都好饮酒。曾制作了三个酒杯,大号的叫伯雅,中号的叫中雅,小号的叫季雅。伯雅可以盛七升酒,中雅可以盛六升酒,季雅可以盛五升酒。又在手杖顶端安放大铁针,客人有酒醉睡倒在地的,就拿来凿刺他,检验他是否真醉。这种做法比赵敬侯用竹筒装酒灌人更残酷。汉献帝迁都许昌,派光禄大夫刘松去镇守袁绍的部队。他常和袁绍的子弟在一起饮酒。他在盛夏三伏天时,不分白天夜晚酣饮,醉得失去知觉,还说是为了躲避一时的暑热。南方和北方都照着他们的样子学,所以荆州之南有三雅的酒杯,黄河以北有避暑的痛饮。

典论论奸谗

【题解】

曹丕自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为五官中郎将、丞相副,至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为太子,六年多的时间里,因立太子之事一直处于局促不安的地位。其中主要的原因,就是曹操在他和曹植之间的选择犹豫不决。曹操的这种态度,又和他身边的僚属官员有直接的关系。《魏志·陈思王植传》谓"植既以才见异,而丁仪、丁廙、杨修等为羽翼,太祖狐疑,几为太子者数矣"。《魏志·贾诩传》谓"是时文帝为五官将,而临淄侯植才名方盛,各有党与,有夺宗之议"。本篇围绕立嗣问题立论,文中所谓的"奸谗",是明确有所指的。

论见唐魏征等编《群书治要》卷七。

【原文】

佞邪秽政[1],爱恶败俗[2]。国有此二事,欲不危亡,不可得也[3]。何进灭于吴匡、张璋[4];袁绍亡于审配、郭图[5];刘表昏于蔡瑁、张允[6]。孔子曰:"佞人殆[7]。"信矣!古事已列于载籍[8],聊复论此数子,以为后之监戒[9]。作《奸谗》。

注释

①佞(nìng 拧)邪:指在帝王或当权者身边依靠察言观色,花言巧语,谄谀献媚以讨好的人,亦写作"佞人"、"佞幸"。秽政:污秽扰乱朝政。

②爱恶(wù 务):指不顾大局,仅凭个人的喜爱厌恶作出决定的态度。败俗:败坏社会风俗。

③以上几句见《意林》卷五。"佞邪"上有"序六"二字。

④何进(?—公元189年):字遂高,东汉南阳宛县(今河南南阳)人。灵帝时其异母妹为皇后,他任大将军,专断朝政,后为宦官所杀。事详《后汉书》本传。吴匡、张璋:均为何进部属,事详后文。

⑤袁绍(?—公元202年):字本初,东汉汝南汝阳(今河南商水西南)人,四世三公之后,曾据冀、青、幽、并四州。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官渡之战时为曹操所败,不久病死。事详《三国志·魏志》本传。审配、郭图:俱为袁绍谋事,事详后文。

⑥刘表(公元142—208年):字景升,东汉山阳高平(今属山东)人。先后任荆州刺史和荆州牧,置身于当时军阀混战之外,所辖地区得到相对和平。后病死。事详《三国志·魏志》本传。蔡瑁、张允:俱为刘表将领,事详后文。

⑦见《论语·卫灵公》:"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殆(dài 待):危险。

⑧载籍:记载历史的书籍。

⑨监戒:犹言鉴戒。《尚书·酒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孔传:"视水见己形,视民行事见凶吉。"监,同鉴。

【今译】

奸邪的人扰乱朝政,不正确的爱好厌恶败坏风俗。一个国家有这两种事,想要不出现危险衰亡,是不可能的。何进因吴匡、张璋而毁灭;袁绍因审配、郭图而败亡;刘表因蔡瑁、张允而昏庸。孔子说:"佞邪的人危险。"非常对啊!远古的事已经载入史册,姑且谈论一下这几个人,作为后世的鉴戒。于是写了《奸谗》这篇文章。

【原文】

中平之初[1],大将军何进、弟车骑苗[2],并开府[3]。近士吴匡、张璋[4],各以异端有宠于进[5]。而苗恶其为人[6]。匡、璋毁苗而称进[7],进闻而嘉之[8],以为一于己[9]。后灵帝崩,进为宦者韩悝等所害[10]。匡、璋忌苗[11],遂劫进之众,杀苗于北阙[12],而何氏灭矣。昔郑昭公杀于渠

弥[13]，鲁隐公死于羽父[14]，苗也能无及于此乎！夫忠臣之事主也，尊其父以重其子，奉其兄以敬其弟。故曰：爱其人者，及其屋乌[15]。况乎骨肉之间哉！而进独何嘉焉[16]？

注释

①中平：东汉灵帝刘宏年号（公元184—189年）。

②车骑：车骑将军。苗：何进弟何苗。《后汉书·何进传》："中平四年，诏使进弟河南尹苗击之。苗攻破群贼，平定而还。……拜苗为车骑将军，封济阳侯。"

③开府：汉代三公（司空、司徒、司马）可以开建府署、设置官属。汉末以后将军专权，自行开府。开府之名，自是而起。

④近士：亲近宠信的人。《后汉书·何进传》："（何）进部曲将吴匡、张璋，素所亲近。"

⑤异端：指不正当的手段。

⑥恶（wù 务）：厌恶。

⑦毁：诋毁；中伤。

⑧嘉：嘉许；称赞。

⑨一于己：一心为了自己。

⑩韩悝（kuī 亏）：汉灵帝时宦官。《后汉书·宦者列传·张让传》："是时，（张）让、（赵）忠及夏恽、郭胜、孙璋、毕岚、栗嵩、段珪、高望、张恭、韩悝、宋典十二人，皆为中常侍，封侯贵宠。"据《后汉书·何进传》，杀何进的主谋是张让，凶手是尚方监渠穆。

⑪忌：害怕；顾忌。

⑫据《三国志·魏志·袁绍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王粲《英雄记》："苗，（何）太后之同母兄。……（何）进部曲将吴匡、素怨苗不与进同心，又疑其与宦官通谋，乃令军中曰：杀大将军者，车骑也！遂引兵与（董）卓弟旻进攻杀苗于朱爵阙下。"

⑬郑昭公：即公子忽，春秋时郑庄公长子。渠弥：即高渠弥，郑国大夫。据《左传·桓公十七年》，公子忽为太子时，虽知高渠弥与其弟公子亹亲近，有夺权之谋，但优柔寡断，不能速决。庄公死后，公子忽即位，是为郑昭公。高渠弥担心被惩罚，遂设伏兵将其杀害。

⑭鲁隐公：春秋时鲁惠公长子。子羽：即公子翬。据《左传·隐公十一年》，子羽曾向隐公求为太宰，又谄害其弟轨（即后来的鲁桓公），都被识破。又转而挑动公子轨夺权，最终杀害了隐公。

⑮《尚书大传·牧誓大战》："爱人者，兼其屋上之乌。"意思是：爱这个人，连

这个人房屋上的乌鸦也爱。

⑯此句说何进为什么独独要重用这样的人。

【今译】

汉灵帝中平初年，大将军何进和他的弟弟车骑将军何苗，都同时开建府署设置官属。何进的部将吴匡、张璋，都以不正当的手段取得何进的信任。何苗厌恶他们的为人，吴匡、张璋便诋毁何苗，称誉何进。何进听了后很是嘉许他们，认为他们一心向着自己。汉灵帝死后，何进被宦官韩悝等人杀害。吴匡、张璋害怕何苗报复，便劫持何进的部下，把何苗在城北杀害了。何氏家族因此不复存在。过去郑昭公被渠弥谋害，鲁隐公死于子羽之手，何苗怎能避免同样的下场呢？忠心的臣子事奉主上，应当用尊重父亲的态度去尊重儿子，用奉敬哥哥的态度去奉敬弟弟。所以古语说："爱这个人，连这个人房屋上的乌鸦也爱。"何况是对骨肉至亲的人呢？真不知何进为什么独要嘉许吴匡、张璋这样的人！

【原文】

袁绍之子，谭长而惠，尚少而美①。绍妻刘氏爱尚，数称其才。绍亦雅奇其貌，欲以为后。未显而绍死②。别驾审配，护军逢纪，宿以骄侈不为谭所善③。于是外顺绍妻，内虑私害④。矫绍之遗命，奉尚为嗣⑤。颍川郭图、辛评，与配、纪有隙。惧有后患，相与依谭⑥。盛陈嫡长之义⑦，激以绌降之辱⑧，劝其为乱。而谭亦素有意焉。与尚亲振干戈，欲相屠袭⑨。王师承天人之符应⑩，以席卷乎河朔，遂走尚枭谭⑪，擒配馘图⑫。二子既灭，臣无余⑬。绍遇因运⑭，得收英雄之谋⑮，假士民之力⑯，东苞巨海之实⑰，西举全晋之地⑱，南阻白渠黄河⑲，北有劲弓胡马⑳。地方二千里，众数十万，可谓威矣㉑！当此之时，无敌于天下，视霸王易于覆手㉒。而不能抑遏愚妻㉓，显别嫡庶，婉恋私爱，宠子以貌。以后败绩丧师㉔，身以疾死。邪臣饰奸，二子相屠。坟土未干，而宗庙为墟，其误至矣！

注释

①《后汉书·袁绍传》："绍有三子：谭字显思，熙字显雍，尚字显甫。谭长而

惠，尚少而美。绍后妻刘有宠，而偏爱尚，数称于绍，绍亦奇其姿容，欲使传嗣。”

②显：明显，指立袁尚为继承人的事没有最后决定。

③善：善待；亲近。

④内虑私害：内心考虑私自加以谋害。

⑤《三国志·魏志·袁绍传》：“众以谭长，欲立之。配等恐谭立而（辛）评等为己害，缘绍意，乃奉尚代绍位。”矫（jiǎo 绞）：假托。

⑥依谭：依附袁谭。《魏志·袁尚传》：“审配、逢纪与辛评、郭图争权，配、纪与尚比；评、图与谭比。”

⑦嫡（dí 笛）长：封建宗法社会中，以正妻为嫡，所生子为嫡生，取正宗之义。反之为庶。长：长子。袁谭为袁绍正妻所生，又是长子，故言。

⑧绌（chù 处）：通“黜”，贬斥；废退。

⑨屠裂：屠杀分裂。

⑩王师：指曹操的军队。曹操于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在官渡（今河南中牟县东北）大败袁绍。袁绍病死后，其子袁谭、袁尚互不相容，先后被曹操击杀。符应：符合天人的效应，犹言顺从天意人愿。

⑪枭（xiāo 消）：枭首；砍头。

⑫馘（guó 国）：本指割俘虏左耳以报功，后亦指砍头。

⑬臣无余：《全三国文》卷八清严可均夹注：“句有脱文。”

⑭因运：机会运气。

⑮《后汉书·袁绍传》：“横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士，拥百万之众。”收：集中。

⑯假：借助。

⑰苞：囊括。巨海：指渤海。据《后汉书·袁绍传》，董卓曾授袁绍为渤海太守，而“初平元年，绍遂以勃（渤）海起兵”。实：实地；实力。

⑱举：拥有。全晋：指今山西全境。《后汉书·袁绍传》：“拜绍为大将军。……兼督冀、青、幽、并四州。”并州为汉武帝所置“十三刺史部”之一，包括山西大部分地方，幽州辖境包括山西小部分地方。

⑲阻：指防线。白渠：汉武帝太始三年（公元前95年）由人工开凿的灌溉渠，发起人是赵地中大夫白公，故称白渠。自谷口（今陕西礼泉东北）分泾水东南流，进入渭水。

⑳此句说北边有草原部落的武装为后援。《后汉书·袁绍传》：“长骑百万，胡骑千群。”

㉑威：威风。

㉒霸王：疑为“霸主”之误。覆手：反手；反掌。

㉓抑遏（è 厄）：抑制阻止。

㉔败绩：失败；崩溃。《尚书·汤誓》："夏师败绩，汤遂从之。"孔传："大崩曰败绩。"

【今译】

袁绍的儿子中，袁谭是长子，人很聪明；袁尚是幼子，人长得漂亮。袁绍的后妻刘氏喜欢自己生养的袁尚，常称赞他的才干。袁绍也看重他的相貌，想让他作自己的继承人。但事情还没有明确决定，袁绍就死了。袁绍的别驾审配、护军逢纪，一向因为骄横放肆不被袁谭看重善待，于是表面上顺从刘氏，背后又打着谋害袁谭的主意。假借袁绍留下的命令，奉举袁尚为继承人。颍川人郭图、辛评，与审配、逢纪不和，担心有不好的后果，便都依附袁谭，向他大讲嫡庶长幼的含义，并用废黜降格的耻辱来刺激他，劝他作乱。袁谭平时亦有如此的想法，便亲自与袁尚兵戎相见，想要屠杀分裂。父王的军队秉承天意人愿，以席卷一切的力量扫平黄河以北的地方，赶跑袁尚，杀了袁谭，捉了审配，斩了郭图。袁绍的两个儿子既被消灭，他的部下也一个不剩。袁绍遇上一个好时机，得以集中天下英雄，借助百姓的力量，东面囊括了渤海的一切，西面占有全晋的土地，南面阻断了白渠黄河的通道，北面还有强弓劲马的匈奴作后援。拥有方圆两千里的地盘，数十万的部众，应该说是很威风了。那时整个天下没有他的对手，建立霸主的事业易如反掌。但因为不能抑制阻止妻子愚蠢的行为，不能正确区别嫡庶长幼。像女人一样自私，因幼子的容貌好看而加以偏爱。后来身败名裂，失土丧师，自己亦重病而死。邪恶的人掩饰自己的奸谗，使他的两个儿子互相残杀。他坟墓上的泥土还没有干透，家族宗庙已成为一片废墟。他的错误可以说是非常严重的啊！

【原文】

刘表长子刘琦①，表始爱之，称其类己②。久之，为少子琮纳后妻蔡氏之姪，至蔡氏有宠③。其弟蔡瑁、表甥张允，并幸于表④。惮琦之长⑤，欲图毁之。而琮日睦于蔡氏，允、瑁为之先后⑥。琮之有善，虽小必闻；有过，虽大必蔽。蔡氏称美于内，瑁、允叹德于外。表曰然之。而琦益疏矣，出为江夏太守，监兵于外⑦。瑁、允阴司其过阙⑧，随而毁之。美无显而无掩，阙无微而不露⑨。于是表忿怒之色日发，诮让之书

日至[10]，而琮坚为嗣矣[11]。故曰容刀生于身疏[12]，积爱出于近习[13]，岂谓是邪？昔泄柳、申详，无人乎穆公之侧，则不能安其身[14]。君臣则然，父子亦犹是乎？后表疾病，琦归省疾[15]。琦素慈孝，瑁、允恐其见表，父子相感，更有托后之意。谓曰："将军命君抚临江夏，为国东藩[16]，其任至重。今释众而来[17]，必见谴怒，伤亲之欢心，以增其病，非孝敬也。"遂遏于户外[18]，琦流涕而去[19]，士民闻而伤焉。虽易牙杜宫[20]，竖牛虚器[21]，何以加此？琦岂忘晨凫北犬之献乎[22]？隔户牖而不达，何言千里之中山[23]？呜呼！父子之间，何至是也！表卒，琮意嗣立，以候与琦[24]。琦怒投印，伪辞奔丧，内有讨瑁、允之意[25]。会王师已临其郊[26]，琮举州谢罪[27]，琦遂奔于江南。其伊戾费忌[28]，以无宠而作谗；江充焚丰，以负罪而造蛊[29]。高、斯之诈也贪权[30]；躬、宠之罔也欲贵[31]。皆近于骨肉之间，以成其凶逆，悲乎[32]！

注释

①《后汉书·刘表传》："（刘表）二子：琦、琮。"

②类己：长得像自己。《后汉书·刘表传》："表初以琦貌类己，甚爱之。"

③《后汉书·刘表传》："后为琮娶其后妻蔡氏之姪，蔡氏遂爱琮而恶琦。毁誉之言日闻于表。表宠耽后妻，每信受焉。"

④《后汉书·刘表传》："（刘表）妻弟蔡瑁及外甥张允并得幸于表，又睦于琮。"

⑤惮（dàn 但）：畏惧；害怕。

⑥先后：犹言左右。《魏志·刘表传》："初，表及妻爱少子琮，欲以为后，而蔡瑁、张允为之支党。"

⑦监兵：督察军队。刘琦出任江夏太守，史书所记不一。《后汉书·刘表传》说刘琦向诸葛亮求自安之策，诸葛亮说："君不见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居外而安乎？"于是"琦意感悟，阴规出计。会表将江夏太守黄祖为孙权所杀，琦遂求代出任"。《魏志·刘表传》则说"乃出长子琦为江夏太守"。

⑧阴司：暗地察看、监督。过阙：过失缺点。阙通"缺"。

⑨此二句说只要是好的就掩盖起来不讲，缺点过失哪怕是一小点，也要说出来让人知道。

⑩诮：讥诮；讽刺。让：责备。

⑪坚：坚定；牢固。

⑫容刀：一种无刃佩刀，有刀的形状而没有刀的功用，只起修饰仪容的作用。参见东汉刘熙《释名·释兵》。疏：远。人佩容刀，因为远离战斗，无须防御。

⑬近习：因身边的事而习以为常。

⑭泄柳：战国时鲁穆公大夫，贤臣。《孟子·告子下》："鲁穆公时，公仪子为政，子柳、子思为臣。"东汉赵岐《章句》："子柳，泄柳也。"申详：据《礼记·檀弓》东汉郑玄注，他是孔子学生子张的儿子、子游的女婿，鲁穆公时贤人。穆公：指战国时鲁穆公姬显（一作不衍），公元前407—公元前375年在位。据《孟子·公孙丑下》："昔者鲁穆公无人乎子思之侧，则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详无人乎穆公之侧，则不能安其身。"

⑮省（xǐng醒）：看望；探视。

⑯藩：藩篱；屏障。

⑰释：放弃。

⑱遏：阻止。

⑲自"后表疾病"至"琦流涕而去"句，与《后汉书·刘表传》文字基本一致。与《魏志·刘表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典略》文字同。疑《典略》为《典论》之误。

⑳易牙：春秋时齐国大夫，雍人，名巫，称雍巫，亦称狄牙。据《史记·齐太公世家》和《左传·僖公十七年》载，易牙因善调美味取得齐桓公信任。齐桓公有六个儿子，本欲立公子昭（即齐孝公）为太子。但易牙串通桓公妾长卫姬，欲立长卫姬子公子无亏（武盈）为太子。桓公死后，诸公子争权。他又与竖刁一起杀死大臣，立公子无亏为君。公子昭逃到宋国，齐国因此大乱。杜宫：杜绝宫门。桓公死后，易牙封闭宫门，不让外界知道。

㉑竖牛：春秋时晋国卿大夫穆子的私生子。据《左传·昭公四年》载，穆子病重时，竖牛想扰乱他的家政占为己有，便设计谋害穆子前妻生的两个儿子孟丙和仲壬，使穆子不信任他们，最终杀了孟丙，赶走了仲壬。虚器：使权位空虚，无人继承。

㉒鼨鸟（fú扶）：野鸡。据《说苑·奉使》，魏文侯疏远其太子击，三年不许见面。太子舍人仓唐问魏文侯喜欢吃什么？太子说"嗜鼨鸟北犬"。于是仓唐以太子名义送上鼨鸟北犬，文侯大喜，以为太子爱他，遂恢复其太子之位。

㉓中山：地名。《说苑·奉使》："魏文侯封太子击于中山，三年使不往来。"

㉔侯：侯爵。《后汉书·刘表传》："琮以侯印授琦，琦怒，投之地，将因奔丧作难。"

㉕内有：指奔丧含有讨伐之意。

㉖《后汉书·刘表传》："会曹操军至新野，琦走江南。……琮归降。"当时荆州治所在襄阳，新野为其近郊。

㉗举州：全州，指荆州全境。

㉘伊：指伊尹，商初大臣。据《史记·商本纪》，太甲当位时，不理国政，被他放逐。伊尹是贤相还是奸臣，史论不一。戾（lì厉）：乖戾，指以臣逐君，违反常理。

费:指费仲,殷纣王时大夫。《史记·殷本纪》:"用费仲为政,费仲善谀,好利,殷人弗亲。"忌:猜忌。

㉙江充:生卒年不详。本名齐,字次倩,赵国邯郸(今河北邯郸)人。因负罪潜逃,更名充。据《汉书·江充传》,因其善于巧言献媚,得汉武帝信任。在武帝生病时,诬告太子行巫蛊之事,迫使太子逃亡。后被捕斩。蛊(gǔ 古),人工培养的毒虫,方士用以作迷信活动。焚丰:《全三国文》卷八清严可均注:"焚丰当考。"按此处文字当有误,"伊戾费忌"句和本句为对文,语法结构应同,而"江充焚丰"不类。

㉚高:指赵高(? —公元前207年),秦二世时宦者。斯:指李斯(? —公元前208年),秦始皇和二世时丞相。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死后,两人合谋伪造遗诏,逼始皇长子扶苏自杀,立次子胡亥为帝。后两人争权,李斯被杀。

㉛躬:指息夫躬。宠:指孙宠。两人都是西汉哀帝时大臣。据《汉书·息夫躬传》载,两人专权,在哀帝病重期间,以方术取得信任,随即离间哀帝父子关系。罔:欺骗。

㉜据《魏志·贾诩传》:"太祖又尝屏除左右问诩,诩默然不对。太祖曰:与卿言而不答,何也?诩曰:属适有所思,故不对耳!太祖曰:何思?诩曰:思袁本初、刘景升父子也。太祖大笑。于是太子遂定。"曹丕论袁、刘父子,当是感同身受之言,录以备考。

【今译】

刘表的长子叫刘琦,早年得到刘表的宠爱,称赞他像自己。后来为次子刘琮娶了后妻蔡氏的姪女为妻,蔡氏得到宠爱。她的弟弟蔡瑁、张允,都得到刘表的信任。他们害怕刘琦长子的地位,便设法诋毁谋害他。刘琮日见得到蔡氏的欢心,张允、蔡瑁又成为他的左右手。刘琮有好的表现,虽然小,他们也要让刘表知道;有了过错,虽然大,他们也想法遮掩起来。蔡氏在家里称赞他的美好,蔡瑁、张允在外面赞扬他的德行,刘表很是满意。而刘琦则日见被疏远,派出去作江夏太守,在外面督兵。蔡瑁、张允暗地察访他的过失,随即便中伤他。凡是好的就掩盖起来,有一小点过失则张扬出去。刘表气愤的脸色一天比一天严重,讥诮责备的文书一天比一天多,立刘琮为继承人的态度越来越坚定。所以说佩带容刀是因离战斗之事久远,积累的爱心是因身边的事习以为常,都是由环境习惯形成的,难道不是这样吗?过去泄柳、申详这样的贤人,只要不在鲁穆公身边,就不能安下身来。君臣之

间如此，父子之间也要这样吗？后来刘表生了重病，刘琦回来探视。刘琦一向仁慈孝敬，蔡瑁、张允怕他见了刘表后，萌动父子之间的感情，改变刘表继承人的决定，便对刘琦说："将军命令你在江夏驻守，作为国家东边的屏障，你的责任是很重大的。现在你放弃部属而来，定会遭到愤怒的谴责。既伤害父亲对你的欢心，又增加父亲的疾病，这不是孝敬的行为。"于是把刘琦阻拦在门外，刘琦流着眼泪离去，老百姓知道后都为他伤心。虽然是易牙守住宫门，不准齐桓公的死讯传出去；竖牛架空穆子，让他主子的身份形同虚设，也没有这种行为严重。刘琦难道不懂得献一点野鸡北犬之类的野味，来讨父亲的欢心？隔着门窗尚且不能表示，更何况在千里之外的地方呢！唉！父子之间，何至于到这种地步呢？刘表死后，刘琮决意作继位之人，便把侯爵的印信赐于刘琦。刘琦愤怒地把印信丢在地上，假意说要来奔丧，却带有声讨蔡瑁、张允的意思。正好父王的军队临近襄阳的郊外，刘琮献出荆州的土地请罪归降，刘琦则投奔了江南。古代伊尹乖戾，费仲猜忌，是因为得不到君王的宠信而进谗言，江充则因身负罪名而造谣中伤。赵高、李斯奸诈是为了贪权夺利，息夫躬、孙宠欺骗君主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他们都是就近于父子骨肉之间挑拨离间，以使凶残叛逆的阴谋得逞，这多么可悲啊！

【原文】

匡、璋、配、图、瑁、允之徒，固未足多怪。以后监前，无不烹俎夷灭[1]，为百世戮诋[2]。然犹昧于一往者，奸利之心笃也[3]。其谁离父子，隔昆弟。成奸于朝，制事于须臾[4]，皆缘厓隙以措意[5]，托气应以发事[6]。挟宜愠之成画[7]，投必忿之常心。势如愤弩，应若发机[8]。虽在圣者，不能自免，况乎中材之人？若夫爰盎之谏淮南[9]，田叔之救梁孝[10]，杜邺之绐二王[11]，安国之和两主[12]，仓唐之称《诗》[13]，史丹之引过[14]，周昌犯色以庭争[15]，叔孙切谏以陈诚[16]，三老抗疏以理冤[17]，千秋托灵以寤主[18]。彼数公者，或显德于前朝，或扬声于上世；或累迁而登相，或受金于帝室。其言既酬，福亦随之。斯可谓善处骨肉之间矣！

注释

①烹俎《zǔ 祖》：烹煮宰杀。夷灭：消灭。

②谬诋:指责。诋,一本作"试"。《全三国文》卷八清严可均注:"旧校云:试恐当作诋。"是,今从。

③昧:愚昧;不觉悟。一往:以往。笃:强烈。

④须臾:片刻;瞬时。

⑤厓隙:亦作睚眦(yá zì 牙字),本指眉目之间,代指极小的仇怨。

⑥气应:一时的意气用事。

⑦挟:怀着。宜愠:应该恼怒。成画:成竹在胸的计划。

⑧慑(duì 对)弩:拉满弓弦待放的箭弩。弩,一本作"怒"。从下文"发机"看,当作弩是。应:回应;应验。发机:发动扳机。

⑨爰盎(? —公元前148年):亦作"袁盎",字丝,汉文帝时吴王相。淮南:指淮南厉王刘长(? —公元前174年),汉高祖刘邦第十一子,文帝刘恒之弟。因骄横不法,袁盎曾劝文帝削减其封地而加以限制,文帝不听。后刘长谋反,被贬发四川,袁盎又劝文帝收回成命,以免杀弟之名,为天下耻笑。文帝又不从。刘长死于路上。袁盎因此名重于朝。事见《史记·袁盎传》。

⑩田叔:生卒年不详,字少卿,西汉赵陉城(今属河北)人,汉景帝时鲁王相。据《史记·田叔列传》,窦太后少子、景帝刘启弟梁孝王刘武杀故相袁盎,景帝令田叔审讯,事实确凿,景帝治梁孝王死罪。田叔对景帝说:"今梁王不伏诛,是汉法不行也;如其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忧在陛下也。"梁孝王因此得免一死。

⑪杜邺(? —公元前2年):字子夏,西汉魏郡繁阳(今河南内黄县东北)人,汉哀帝时为凉州刺史。当时车骑将军王音和平阿侯王谭不和。平阿侯死后,其弟王商继位,杜邺曾举历史上的故事劝说二王和好。事见《汉书·杜邺传》。绐(dài 代):本意为谎言,欺骗。此处有设法劝说之意。

⑫安国(? —公元前127年):指韩安国,字长孺,西汉梁国成安(今河南临汝)人。本为汉梁孝王刘武家臣,景帝不满梁孝王的行为,韩安国以梁孝王使臣的身份,在景帝姊大长公主面前替梁孝王开脱,曾一度使景帝和梁孝王兄弟和睦相处。事见《汉书·韩安国传》。

⑬仓唐:生平事迹不详。据刘向《说苑·奉使》,春秋时魏文侯疏远太子击,让他驻在中山,三年不许见面。太子舍人仓唐进见魏文侯,诵读《诗经》中的《晨风》《黍离》,感动了魏文侯,遂恢复击的太子身份。另《汉书·杜邺传》有"窃自慕仓唐睦子之义"句,言仓唐诵《诗经》中的《棠棣》《角弓》,以感化魏文侯。这两首诗都是喻家人兄弟和睦相处的。

⑭史丹:生卒年不详,字君仲,西汉鲁国(今属山东)人,汉元帝时为驸马都尉侍中。元帝宠爱傅昭仪及其子定陶共王,疏远太子骜(即后来的汉成帝)。太子有过失,史丹多次为太子掩饰,使其免难。事见《汉书·史丹传》。引过:避开

过错。

⑮周昌(？—公元前192年)：汉高祖时任御史大夫，口吃，但敢于直言。高祖宠戚姬，欲废太子刘盈而立戚姬子赵王如意，大臣强争不得。周昌在朝廷上力争，说："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高祖笑而作罢。事见《汉书·周昌传》。犯色：亦作"犯颜"，冒犯君主的尊严。

⑯叔孙：指叔孙通，生卒年不详，西汉初薛县(今山东滕县西南)人。秦始皇时为博士，入汉后为太子太傅。高祖欲废太子而立赵王如意，他举春秋时晋献公宠嫡姬废太子，秦始皇不早立扶苏为太子造成内乱的教训加以告诫，说："陛下必欲废嫡而立少，臣愿先伏诛，以颈血污地。"最终使高祖取消废立之意。事见《汉书·叔孙通传》。

⑰三老：指令狐茂，生平事迹不详。据《汉书·武王子传》，汉武帝戾太子刘据为人诬陷，被逐出宫。壶关三老令狐茂上书，竭力替太子辩护，使武帝感悟。三老：本官名。《汉书·百官公卿表》："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汉代有县三老，郡三老，其职责是辅助主官处理政务。

⑱千秋：指车千秋，生卒年不详，西汉齐国(今属山东)人。本姓田，因有功于朝，年老时得赐车进宫，时人称车千秋。据《汉书·车千秋传》，汉武帝戾太子受江充迫害，蒙冤逃亡。车千秋对武帝说："子弄父兵，罪当笞，天子之子过误杀人，当何罪哉！臣尝梦见一白头翁教臣言。"使武帝感悟。托灵：借托神灵之意。

【今译】

当然，吴匡、张璋、审配、郭图、蔡瑁、张允这些人，本不足奇怪。从后世的角度看前代，他们没有一个不被宰杀诛灭，成为百代以后人们指责诟骂的对象。但仍然还有愚昧不清醒，具有强烈作奸谋利之心的人。他们离间父子，阻隔兄弟，在朝廷上要奸行骗，片刻功夫便会制造出事端来。而且都是借细小的过失仇怨达到目的，凭意气用事挑起纠纷。怀着使当事人一定会发怒的预谋，投合当事人一定会气愤的常情，发难的人总是势如射弩，响应的人如同发动扳机，快速敏捷。虽是大智大慧的人尚且不能避免，何况是中等水平的人！至于袁盎劝谏不要放逐淮南王刘长，田叔拯救梁孝王，杜邺用巧计使王姓两兄弟和好，韩安国让两位君王亲善，仓唐引用《诗经》使父子相亲，史丹为太子掩饰过失，周昌不怕冒犯帝王的尊严为太子力争，叔孙通用历史教训殷切规劝，令狐茂上书申辩太子的冤枉，田千秋借梦境神灵使君王感悟。这几位大臣，有的在前朝表现了他们的美德，有的在上代传扬了他们

的名声，有的一再升迁出将入相，有的受到皇室的重奖。他们的忠言得以实行，福气亦随之而来。他们都可以说是善于在骨肉至亲之间妥善相处的人啊！

典论内诫

【题解】

内诫，是古代封建社会对家中妇女言行规范所作的训诫。这类训诫最早见于《礼记》中的《内则》。东汉女作家班昭作《女诫》七篇，是这一类训诫的进一步充实发展。曹操下《内诫令》，还只是涉及生活起居及家务琐事。曹丕作《内诫》，其指导思想已经超出了对妇女侍奉父母、舅姑的礼节和男女之间礼防的范围，而是在《论奸谗》的基础上，在对挑拨离间父子兄弟，引起国家内乱的危害性的分析论证时，进一步从帝王君主的妻妾干涉朝政带来的恶果作经验教训的引证分析。其中虽然表现了封建统治阶级对妇女歧视的局限，但从历史的角度看，这样的训诫，仍具有一定的历史和现实的思想意义。

论见《群书治要》卷七。

【原文】

三代之亡，由乎妇人①。故《诗》刺艳妻②，《书》诫晨妇③，斯已著在篇籍矣。近事之若此者众。或在布衣细人④，其失不足以败政乱俗⑤。至于二袁⑥，过窃声名。一世豪士，而术以之失，绍以之灭。斯有国者所宜慎也。是以录之，庶以为诫于后⑦。作《内诫》。

注释

①三代：指夏、商、周。过去认为夏朝君主桀宠爱妹喜，商朝君主纣宠爱妲己，周朝君主宫湦（幽王）宠爱褒姒，导致国亡。这种将政权灭亡归罪于“女宠”、“女祸”的观点，其阶级局限是十分明显的。

②艳妻：美艳之妻，指褒姒。《诗经·小雅·十月之交》：“楀维师氏，艳妻煽方处。”周幽王为博褒姒一笑，点烽火台戏弄诸侯，遂失天下。

③晨妇：《尚书·周书·牧誓》：“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妇，指妲己。《史记·殷本纪》：“纣嬖于妇人，爱

妲己。妲己之言是从。"母鸡不可以司晨，女子不可以干政；女子干政，便称晨妇。《全三国文》卷八作"暳妇"，今从《意林》卷五改。

④布衣：庶民之服，代指平民。细人：下层社会之人。《韩非子·说难》："与之论细人，则以为卖重。"

⑤败政乱俗：败坏朝政，扰乱风俗。

⑥二袁：指袁术、袁绍。参见《论奸谗》。

⑦庶：庶几；将近；差不多。

【今译】

夏、商、周三代的灭亡，都是因宠爱妇人造成的。所以《诗经》讽刺美艳的妻子，《尚书》告诫不要让后妃专权，都已明确地记载在史籍文章里了。现在这样的事情仍然很多。如果发生在一般平民百姓家中，其过失还不足以败坏朝政扰乱风俗。至于袁术、袁绍这样的人，过多地欺世盗名，成为一时的豪杰。但袁术因类似的事情失败，袁绍因类似的事情灭亡，这是统治国家的人应该小心谨慎的啊！因此我把他们的事记述下来，差不多可以成为后世的教训。写了这篇《内诫》。

【原文】

古人有国有家者，无不患贵臣擅朝①，宠妻专室。故女无美恶，入宫见妒；士无贤愚，入朝见嫉②。夫宠信之欲，专爱擅权，其来尚矣！然莫不恭慎于明世，而恣睢于阍时者③，度主以行志也④。故龙阳临钓而泣，以塞美人之路⑤；郑袖伪隆其爱，以残魏女之貌⑥。司隶冯方之女⑦，国色也。世乱避地扬州。袁术登城，见而怡之，遂纳焉，甚爱幸之。诸妇害其宠，绐言将军以贵人有志节⑧，但见时宜数泣，示忧愁也。若如此，必长见敬重。冯氏女以为然，后每见术则辄垂涕。术果以为有心志，益哀之。诸妇因是共绞杀，悬之于厕梁⑨，言其哀愁自杀。术诚以为不得志而死，厚加殡敛。

注释

①贵臣：把握朝政的重臣。擅：专擅；把持。

②这四句引用古代谚语。《史记·外戚世家》诸先生曰："《传》曰：'女无美恶，入室见妒；士无贤不肖，入朝见嫉。'"意思是女子无论是美是丑，一进宫室就会被别人妒忌，男子无论是贤明还是愚蠢，一入朝廷就会被别人猜嫉。因为他们

有了进一步作为的环境和条件。

③恣睢(zì jū 自居):凶残狂妄。《荀子·非十二子》:"纵情性,妄恣睢,禽兽行。"闳:一本作"闲"。《全三国文》卷八清严可均注:"旧校云:闲疑闳。"

④度:猜度;揣摸。

⑤龙阳:据《战国策·魏策四》,龙阳为魏王男宠,因怕被人取代,便设计和魏王去钓鱼。每当钓到大鱼,便把小鱼丢掉,并哭泣不止。魏王问他何故?他说我怕像小鱼一样,当别人被大王宠爱时,就会被大王抛弃。魏王于是下令,天下有敢言进献美人的,诛杀全族。

⑥郑袖:据《战国策·楚策四》,郑袖为楚怀王妃。魏王送给楚王一位美人,她怕失宠,便先对美人表示关心亲爱,让楚王觉得她不妒嫉。然后去对美人说,大王对你什么都喜欢,就是不喜欢你的鼻子。以后你见到大王,就把鼻子掩住。美人照着做了。楚王觉得奇怪,便去问郑袖。郑袖说,她是嫌大王身上有臭味。楚王一怒之下,割了美人的鼻子。

⑦此句以下至"厚加殡敛",与《三国志·魏志·袁术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九州春秋》文字基本相同。

⑧绐((dài 代):谎言;欺骗。

⑨厕梁:厕所的横梁。

【今译】

古代凡是有国有家的人,没有谁不担心握有大权的朝臣专断国事,被宠爱的妻妾把持家政。所以女人不管是美是丑,一进入后宫便会被人妒忌;男人不管是贤明是愚蠢,一迈入朝廷就会被人猜嫉。人一旦被宠爱后,想要专权的欲望便会表现出来。这种事由来已久了。然而谁都会在开明之世恭敬谨慎,而在黑暗之世狂妄凶残,揣度主子的意思去做事。所以魏国的龙阳钓鱼时哭泣,目的是要阻塞别的美人的进路;楚国的郑袖充分表现她的仁爱,目的是要摧残魏国美人的容貌。司隶校尉冯方的女儿,长得天姿国色。因世道动乱,到扬州躲避。袁术登城时见到她,很是喜欢,便纳她为妾,甚得宠爱。袁术的妻妾怕她得宠,便骗她说,袁将军认为你很有志向气节,但你见到他时应该经常哭泣,以表示你心中有忧愁。如果这样做,他一定会更加喜欢你。冯女觉得很对,以后只要见到袁术,都伤心落泪。袁术果然以为她心中有事,她就更伤心了。袁术的妻妾便一起把她绞死,悬挂在厕所的横梁上,说她因悲伤过度自杀。袁术亦深信她是不能遂愿而死的,把

她厚加敛葬了。

【原文】

袁绍妻刘氏甚妒忌。绍死，僵尸未殡，宠妾五人，妻尽杀之。以为死者有知，当复见绍于地下。乃髡头墨面[1]，以毁其形。追妒亡魂，戮及死人，恶妇之为，一至是哉！其少子尚[2]，又为尽杀死者之家[3]。媚说其母[4]，蔑死先父[5]，行暴逆，忘大义，灭其宜矣！绍听顺妻意，欲以尚为嗣，又不时决定[6]。身死而二子争国，举宗涂地[7]，社稷为墟[8]。上定冀州屯邺[9]，舍绍之地。余亲涉其庭[10]，登其堂，游其阁，寝其房。栋宇未堕，陛除自若[11]，忽然而他姓处之。绍虽蔽乎[12]，亦由恶妇。

注释

①髡（kūn 坤）头：剃去头发。墨面：把脸面涂黑。

②尚：指袁绍幼子袁尚。参见《论奸谗》。

③以上数句，与《三国志·魏志·袁绍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典论》略有差异。按此篇与前《论奸谗》所述袁绍事，多有雷同。后世引用而致窜乱多有之。

④媚说：献媚取悦。说同"悦"。媚，一本作"嫔"。《全三国文》卷八严可均注："旧校云：嫔疑媚。"

⑤蔑：轻视。死：疑为"视"字音误。先父：指袁绍。

⑥不时：不及时；不当机立断。

⑦举宗：整个宗族。

⑧社稷：本指国家，此指袁绍拥有的政治势力范围。

⑨上：曹操。据《魏志·武帝纪》，曹操于建安十年（公元205年）十月平定袁谭、袁尚，屯守邺城。

⑩《魏志·甄皇后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魏略》："文帝入绍舍。"又引《世语》："文帝先入袁尚府。"

⑪陛除：宫室的台阶。袁绍曾封邺侯，建有宫室。自若：和先前一样；完好无损。

⑫蔽：遮蔽；闭塞。引申为昏庸愚昧。

【今译】

袁绍的妻子刘氏生性妒嫉。袁绍死后，尸骨尚未埋葬，五个宠爱的小妾都被她杀掉。还说死了的人也有知觉，应当和他在地下相会。

甚至剃光了她们的头发，涂黑了她们的面孔，毁坏了她们的容貌。妒嫉追及到亡魂，杀戮牵涉到死人，恶妇的行为，竟到了如此地步！她的儿子袁尚，更进一步杀害了死者的家属，以取得其母的欢心。轻视死去的父亲，作残暴不道的事，忘记人伦大义，最终自取灭亡，亦是应该的。袁绍偏听顺从妻子的意思，想立袁尚为继承人，又不及时作出决断。死后两个儿子争权夺利，整个宗族一败涂地，领地变为废墟。父王平定冀州，在邺城驻守，住宿在袁绍的官邸。我曾亲自穿过门庭，登上殿堂，游览楼阁，睡在他的房间里。房梁栋宇没有损坏，台阶走廊完好如初，短短的时间里成为别人的住所。袁绍虽然愚昧昏庸，其中亦有恶妇的原因。

【原文】

上洛都尉王琰[1]，获高干[2]，以功封侯。其妻哭于室，以为琰官贵，将更取妾媵[3]，而夺己爱故也。

注释

①此节文字见《后汉书·袁谭传》唐李贤注引《典论》。《意林》卷五、《艺文类聚》卷三十五同。《魏志·袁绍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作《典略》，或误。从文意看，亦当为《内诫》之文，录以备考。上洛：地名，在今陕西省商县。王琰（yǎn 演）捕获高干事，见《魏志·武帝纪》。建安十一年（公元206年）春正月，曹操"征干，干闻之，乃留其别将守城，走入匈奴，求救于单于，单于不受。……干遂走荆州，上洛都尉王琰捕斩之"。王琰：《魏志》无传。其事略见《魏志·常林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魏略》："（吉）茂同郡护羌校尉王琰，前数为郡守，不名为清白。而琰子嘉仕历诸县，亦复为通人。"

②高干：《三国志》无传，生卒年不详。《魏志·武帝纪》说他字元才，袁绍外甥，曾任并州（辖今山西大部，内蒙古、河北小部，治所在今太原）刺史。袁绍死后，他据并州和曹操对峙，建安十一年（公元206年）被捕杀。

③媵（yìng 应）：古代指陪嫁的女子，其地位同妾。取：同娶。

【今译】

上洛都尉王琰，因捕获高干有功封侯。他的妻子在内室哭泣，认为王琰富贵后，将再娶纳小妾，夺去自己被宠爱的缘故。

典论诫子

【题解】

这是曹丕告诫诸子的家书。据《三国志·魏志·武文世王公传》，曹丕有子九人，其中甄后所生子曹叡，即后来的魏明帝。曹丕另有《艳歌何尝行》乐府，其告诫之意与此文相同，可参看。和《内诫》一样，此文是《典论》的一篇。

论见《太平广记》卷四百五十九《人事部一百·鉴戒下》。文似不全。

【原文】

父母于子，虽肝肠腐烂为其掩蔽[1]，不欲使乡党士友闻其罪过[2]。然行之不改，久久人自知之。用此仕官，不亦难乎！

注释

①掩蔽：掩盖遮蔽。

②乡党：犹言乡里。《论语·乡党》："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今译】

父母对于自己的子女，虽然自己竭尽全力，以至于肝肠腐烂，为他们的过失掩盖遮蔽，不想使乡里、同学朋友知道他们的罪过。但如果自己的行为不改变，长久下去，人们自然会知道。用这样的人做官，不是很困难的吗？

典论太子

【题解】

本篇见于《意林》卷五，题作《太子篇序》《全三国文》卷八题作《太子》。从文中"余蒙隆宠，忝当上嗣"句看，或是曹丕作太子后，写作的有关太子的文章，此为序中的话。故《意林》认为是《太子》一文的序，

《全三国文》则直接写作《太子》。今从《全三国文》，仍以《太子》为题。文已明显不全。

【原文】

余蒙隆宠[1]，忝当上嗣[2]。忧惶跧蹐[3]，上书自陈。欲繁辞博称[4]，则父子之间不文也；欲略言直说，则喜惧之心不达也。里语曰[5]："汝无自誉，观汝作家书"，言其难也。

注释

①蒙：蒙受；承蒙。隆宠：特别大的恩宠。

②忝（tiǎn 填）：谦辞，意为有愧。上嗣：本指君王的直系长子，后来泛指太子。《礼记·文王世子》："宗人授事，以爵以官。其登馂献受爵，则以上嗣。"

③忧惶：担忧惶恐。忧：《意林》作"爱"，从《全三国文》改。跧蹐（cù jì 促及）：恭敬而拘束不安。《论语·乡党》："君在，跧蹐如也。"

④此句指广征博引地陈述。

⑤里语：亦作俚语，民间流传的话，即谚语一类的话。此句说从写作的家书中可以看出你的为人。

【今译】

我承蒙特别的恩宠得以作太子，心中诚惶诚恐，很是不安，特上书自己陈述。想要广征博引，客套一番，又怕不合乎父子间的礼数；想要直接了当，简单明了，又怕不能表达心中的喜欢和担忧。民间的话说："你有没有值得称誉的地方，只要看你写作的家信就知道了。"这就是说，要很好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是不容易的啊！

典论论方术

【题解】

曹丕论方术的文字，除本书卷一张溥所辑录的一段外，还散见在各种类书之中。清严可均《全三国文》卷八辑录数条，总题《论卻俭等事》。这些文字是否同为一篇，今已无法考证落实。但从文字的内容和思想倾向来看，还是互相关连，内在联系十分明显的。今依严可均

所辑，逐一注释翻译，可与卷一原本所辑《典论论方术》互相参看。

【原文】

夫生之必死[1]，成之必败。天地所不能变，圣贤所不能免。然而惑者望乘风云，与螭龙共驾[2]，适不死之国，国即丹溪。其人浮游列缺[3]，翱翔倒景[4]。饥餐琼蕊[5]，渴饮飞泉[6]。然死者相袭，丘垄相望[7]。逝者莫反[8]，潜者莫形[9]，足以觉矣[10]！

注释

①本节文字见《文选》卷二十一晋郭璞（景纯）《游仙诗》"虽欲腾丹溪，云螭非我驾"句唐李善注引。《全三国文》卷八清严可均注云"张孟阳《七哀诗》注"，然查《文选》卷二十三张孟阳（载）《七哀诗》注无。严可均误记。

②惑者：受迷惑的人。望：希望。乘风云：指升天成仙。螭（chī 痴）龙：古代传说中一种体黄而似龙形的动物。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虫部》："螭，若龙而黄。"共驾：同飞。

③浮游：在空中飘浮遨游。列缺：高空。《陵阳子明经》认为列缺距地一千四百里。《楚辞·远游》："上至列缺兮，降望大壑。"

④倒景：即倒影。《汉书·郊祀志》："登遐倒景。"道家称天之最高处为倒景。因日月在上，反从下照，其影则倒。

⑤琼蕊：玉石之花。

⑥飞泉：山谷名。《楚辞·远游》："吸飞泉之微液兮，怀琬琰之华英。"宋洪兴祖补注引张揖曰："飞泉，飞谷也，在昆仑西南。"

⑦丘垄：荒坟野墓。

⑧反：同"返"，指生。

⑨潜者：从人间消失的人。形：形体。

⑩觉：觉悟；醒悟。

【今译】

人类有生就有死，有成功就有失败。这是天地不能改变，圣贤不能避免的事情。而愚蠢的人却希望乘云驾雾，与龙一起在天际飞行，到不会死的国度去。所谓不会死的国度，就是丹溪。那里的人在天的最高处飘游翱翔，饿的时候吃玉石的花蕊，渴的时候饮飞泉的流水。但死去的人却一个接着一个，荒坟野墓成双成对地排列。死去的人不

能复生，消失的人不见形体，这个事实足以引起觉悟了。

【原文】

然人形性[1]，同于庶类[2]。劳则早毙，逸则晚死[3]。淳于意诊赵章[4]，谓其命在五日，后至七日乃死。章嗜粥[5]，内脏充实，故能延日矣[6]。

注释

①形性：形体性命。

②庶类：一般物类，指自然界人类以外的有生命之物。

③以上四句见《意林》卷五。

④淳于意：生卒年不详，西汉临淄（今山东淄博）人。汉初医学家，任齐太仓长，时人称太仓公。他替赵章诊病之事，见《史记·扁鹊仓公列传》："阳虚侯相赵章病，召臣意。众医皆以为寒中，臣意诊其脉曰'迥风'。'迥风'者，饮食下嗌，而辄出不留。法曰五日死，而后十日乃死。病得之酒，所以知赵章病者。……后十日乃死。所以过期者，其人嗜粥，故藏实；中藏实故过期。"与曹丕所述，稍有不同。

⑤嗜（shì 世）：爱好。

⑥延日：延续时日。以上六句见《北堂书钞》卷一百四十四。

【今译】

然而人的形体生命，和自然界万物相同。操劳疲累的人死得早，闲逸放松的人活得久。淳于意替赵章治病，说他只能活五天，后来到第七天才死。这是因为赵章平时喜欢吃粥，内脏充实，才能延缓时日。

【原文】

曹植《辨道论》云[1]："世有方士，吾王悉招致之[2]。甘陵有甘始，庐江有左慈，阳城有郤俭。始能行气，郤善辟谷，悉号三百岁人。自王及太子及余之兄弟[3]，咸以为调笑[4]，不全信之。然尝试郤俭辟谷事，犹有寝处[5]，行步起居自若也[6]。夫人不食七日则死，而俭乃能如是。左慈修房中之术[7]，差可以终命[8]。然非有志至精[9]，莫能行也。甘始老而少容，自诸术士共归之[10]。王令郤孟节主领诸人。"

注释

①曹植(公元192—232年):字子建,三国谯(今安徽亳县)人。曹操第四子,曹丕同母弟。《魏志·华佗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作"东阿王"。曹植封东阿王在太和三年(公元229年);晋张华《博物志》卷七引作"陈思王",曹植于太和六年(公元232年)徙封陈王,同年去世,谥曰思。皆在曹丕身后,不得如此称呼,显系后人妄改。今据《后汉书·方术列传下·甘始传》唐李贤注改。时曹植为临淄侯。《辨道论》见《华佗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另见《广弘明集》。本文所引,文字次序多有出入。本节见《博物志》卷七。

②吾王:指曹操,时封魏王。招致:《博物志》卷二:"凡如此之徒,武帝皆集之于魏,不使游散。"又卷七:"魏武帝好养性法,亦解方药。招引四方之术士如左元放、华佗之徒,无不毕至。"同卷列曹操所集方士,自王真至左慈共16人。

③太子:指曹丕。

④调笑:调侃、玩笑。

⑤《辨道论》原文为"余尝试郤俭绝谷百日,躬与之寝处,行步起居自若也"。《太平御览》卷七百二十六引《博物志》:"东阿王尝录甘始日寝处,百日不食,而容体自若。"此句说郤俭虽不食,但仍睡,起居和平常没有什么不同。

⑥自若:自如;自然。

⑦房中术:道家方士关于男女交合时涉及运气、逆流、采战等的方术。《汉书·方技略》载有房中术八家。

⑧差:差不多。《博物志》卷七作"善"。终命:终其天年。

⑨至精:指精神专注,至信至诚。晋葛洪《抱朴子·释滞》:"房中之术十余家,或以补救伤损,或以攻治众病,或以采阴补阳,或以增年延寿,其大要在还精补脑之一事耳。此法乃真人口口相传,本不书也。虽服名药,而复不知此要,亦不得长生也。……若不得口诀之术,万无一人为之,而不以此自伤煞者也。"

⑩归:归顺;服从。

【今译】

曹植《辨道论》说:"世间所有的方士,父王都把他们招集到邺都来了。甘陵的甘始,庐江的左慈,阳城的郤俭等。甘始能呼吸炼气,郤俭能不吃粮食,都号称是三百岁的人。从父王、太子到我们兄弟,都以为不过是调侃玩笑,并不怎么相信。然而我也曾试验过郤俭不吃粮食的事。见他仍然睡觉,走路起居都很自然。一般人七天不吃食物就会饿死,郤俭却能活下来。左慈修炼房中的方术,差不多可以终其天年而长寿。但如果不精诚专一,坚持到底,是不能做到的。甘始到老还

保持童颜。自他以下各位方士都归顺了父王，父王任命郤俭管理他们。”

【原文】

一说皇甫隆遇青牛道士[1]，姓封，名君达[2]。其余《养性法》，即可放用[3]。大略云：“体欲尝少劳，无过虚；食去肥浓[4]，节酸咸；灭思虑，损喜怒[5]；除驰逐，慎房室施泄[6]。秋冬闭藏，详别篇。”父王行之有效[7]。东海仲长统云[8]：“甘始、左元放、东郭延年行容成御妇人法[9]。降就道士刘景受云母九子丸方[10]，年三百岁，莫知所在。”父王恒御此药[11]，亦云有验。刘德治淮南王狱[12]，得《枕中鸿宝苑秘书》，及子向咸共奇之，信黄白之术可成[13]，谓神仙之道可致，卒亦无验，及以罹罪也[14]。刘根不觉饥渴[15]，或谓能忍盈虚[16]；王仲都当盛夏之月[17]，十炉火炙之不热[18]；当严冬之时，裸之而不寒。恒君山以为性耐寒暑[19]。君山以无仙道好奇者为之，前者已述焉[20]。

注释

①本节见《博物志》卷七。皇甫隆：东汉末方士，生平事迹不详。唐孙思邈《千金方》卷八十一载曹操《与皇甫隆令》，可见其大概：“闻卿年出百岁，而体力不衰，耳目聪明，颜色和悦，此盛事也。所服食施行导引，可得闻乎？若有可传，想可密示封内。”又《魏志·左慈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魏略》，称皇甫隆在嘉平（公元249—254年）中代赵基为敦煌太守，改良农具，施行灌溉，改革服饰，节省布匹，卓有成绩。皇甫隆在曹操生前已百余岁，此时当在一百三四十岁左右，疑非一人，录以备考。

②封君达：西汉时方士，生平事迹不详。《后汉书·方术列传下·甘始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汉武帝内传》：“封君达，陇西人。初服黄连五十余年，入鸟举山，服水银百余年。还乡里，如二十者。常乘青牛，故号‘青牛道士’。”

③放用：放疑为“效”之误。照着样子仿效而用。

④肥浓：肥腻味重的食物。浓亦作“脓”或“酢”，指度数高的酒。汉枚乘《七发》：“甘脆肥脓，命曰腐肠之药。”

⑤损：减少；减损。

⑥施泄：指男女交合行为。泄，一本作“写”，与“泻”同。

⑦父王：《博物志》卷七作“武帝”。曹丕写作本文时，曹操为魏王，武帝是其死后追谥之号。现据改。后同。

⑧按此句据《全三国文》卷八清严可均注："此有脱落，据《博物志》，文下是'东阿王、仲长统也。'"按《博物志》卷七"魏王所集方士名"条下云："右十六人，魏文帝、东阿王、仲长统所说皆能断谷不食，分形隐没，出入不由门户。"清黄烈《刻连江叶氏本〈博物志〉序》称此书"不免讹错，……东阿是东海之误"。仲长统（公元180—220年），山阳高平（今山东金乡县西北）人。东海为秦置郡名，汉时辖境包括今山东和江苏部分。黄说是，今从改。仲氏为汉末哲学家，著《昌言》34篇，反对谶纬迷信，批判天命论。曾参与曹操军事。

⑨东郭延年：汉末方士，生平事迹不详。《后汉书·方术列传下·甘始传》："甘始、东郭延年、封君达三人者，皆能行容成御妇人之术。或饮小便，或自倒悬。……皆为（曹）操所录，问其术而行之。"容成：或作容成公。汉刘向《列仙传》卷上："容成公者，自称黄帝师，见于周穆王。能善补导之事，取精于玄牝。其要谷神不死，守生养气者也。发白复黑，齿落复生。事老子，亦云老子师。"御妇人之法：《后汉书·方术列传下·令寿光传》唐李贤注："御妇人之术，谓握固不泄，还精补脑也。"

⑩降就：下及。刘景：不详。云母：一种矿石，汉末魏晋时期道家服用"五石散"的组成部分。

⑪父王：原为"武帝"，今据改。御：服用。

⑫刘德：参见前卷一《典论·论方术》注㉓。

⑬黄白之术：道家方士所谓炼丹化为金银的方术。东汉应劭《风俗通》"淮南王安神仙"条："招募方伎怪迂之人，述神仙黄白之事。"

⑭罹（lí厘）罪：获罪。

⑮刘根：生卒年不详，东汉末方士。《后汉书·方术列传·刘根传》："刘根者，颍川（按：今河南禹县）人也。隐居嵩山中。"余见本传。

⑯盈虚：饱满与空虚，包括伸缩、进退、寿夭、饱饥等。《易·丰卦》："天地盈虚，与时消息。"又《庄子·秋水》："察乎盈虚故得而不喜，失而不忧。"

⑰王仲都：汉时方士，生平事迹不详。据清孙冯翼辑本《桓子新论》："元帝被病，广求方士，汉中送道士王仲都。诏问：何所能？对曰：能忍寒暑。乃以隆冬盛寒日，令袒载四马于上林昆明池上，环冰而驰。御者厚衣狐裘寒战，而仲都独无变色，卧于池台上，嘿然自若。夏大暑日，使曝坐，环以十炉火，不言热，又身不汗。"《考证》引晋葛洪《神仙传》："王仲都，汉人也。桓君山（谭）著《新论》称其人。"

⑱炙（zhì治）：烧；烧。

⑲桓君山：桓谭（约公元前30—约公元41年），字君山，沛国相（今安徽宿县西北）人，东汉哲学家、政论家。反对谶纬迷信和方术，态度坚决。有《新论》29篇，大多散佚。清孙冯翼辑有《桓子新论》一卷。本节文字多有脱误。孙冯翼《桓子新论考证》引作"《博物志·辨方士篇》"，《博物志》卷七引作文帝"《典论》又

云”，今从《全三国文》卷八。《博物志》卷七“桓君山”作“桓山君”，一作“桓山”，孙氏《考证》已指出“盖刊误”，今据改。

⑳曹丕论方术的文字被后人割裂引用，今已不全。从此句看，还有别的论方术的文字，涉及到对桓谭的议论。

【今译】

又听说方士皇甫隆遇见一个自称“青牛道士”的人，姓封，名君达。他留下来的《养性方》，可以立即照着做。大概是说：身体要少劳累，不能太虚弱；饮食要避开肥腻味重的食品，少吃酸咸的东西；不要思虑过度，喜怒无常；不要骑马快跑，房事要慎重有节制。秋冬季节气候变冷，更应有所收敛。其他的事，详见别篇。父王照着做后，有一定的效果。东海人仲长统说：“甘始、左元放、东郭延年施行容成公传授的男女交合的方术，都被丞相所录用顾问；施行他们的方术，亦有作用。”后来道士刘景接受云母九子丸的药方，服用后享年三百岁。现在不知哪里去了。父王亦曾服用此药，很有灵验。汉武帝时刘德审理淮南王刘安的案件，得到刘安秘藏的《枕中鸿宝苑秘书》。他和他的儿子刘向都很感兴趣，相信用丹药冶炼黄金白银可以成功，修道成仙可以实现。可是不但没有结果，反而招来了罪祸。方士刘根不饮食，不觉得饥饿。有人说这是因为他能忍耐饥饱。方士王仲都在盛夏的季节，用十炉火围着他烤，不觉得炎热；在寒冬腊月裸光了身体，不觉得寒冷。桓谭认为这是不知神仙为何物的好事者编造出来的，我在以前已经讲过了。

失　题

【题解】

以下各节，均为《典论》佚文。类书等引用时没有标题，今已无可归束。仅以《失题》标出，以数字序列。

一

【原文】

尧崩①，舜避尧子于南河之南②；舜崩，禹避舜子于阳城③；禹崩，益避禹子于箕山之阴④。

注释

①此节见《意林》卷五，题作《典论》。

②《史记·五帝本纪》："尧崩，三年之丧毕，舜让辟（避）丹朱于南河之南。"尧知子丹朱无能，临终前将帝位禅让给舜，舜为了让丹朱接位，便躲避起来。

③《史记·五帝本纪》："舜子商均亦不肖，舜乃豫荐禹于天。十七年而崩，三年丧毕，禹亦让舜子，如舜让尧子。"

④《史记·五帝本纪》："十年，帝禹东巡守，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避居箕山之阴。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益：伯益，古代嬴姓各族之祖，参加治水有功，为禹所重。按：此节后有"事见《史记》"数字，疑为编校者所加，今删。

【今译】

尧死后，舜为了让尧的儿子继位，就躲避到南河的南面去；舜死后，禹为了让舜的儿子继位，就躲避到阳城去；禹死后，伯益为了让禹的儿子继位，就躲避到箕山的北面去。

二

【原文】

如彼登山[1]，乃勤以求高；如彼浮川，乃勤以求远。惟心弗勤，时亦靡克[2]。

注释

①此节见《意林》卷五，题作《典论》。

②靡克：不能。《诗经·大雅·荡》："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意思是做一件事时，大家都能有好的开始，但很少能有坚持到最后的。

【今译】

如果你要登山，就应该勤奋地登上最高峰；如果你要渡河，就应该勤奋地到达对岸。一个人只要心意不勤奋，什么时候都不会有结果。

三

【原文】

应玚云[1]："人生固有仁心。"答曰："在亲曰孝[2]，施物曰仁。仁者，

有事之实名，非无事之虚称。善者，道之母；群[3]，行之主。”

注释

①此节见《意林》卷五，题作《典论》。应玚，见《典论·论文》注。

②《孝经·开宗明义章》：“夫孝，始于事亲。”亲，指父母亲。

③群：本指众人。此指友好。

【今译】

应玚说：“人生应当有仁爱的心肠。”我回答说：“对父母的表现叫孝，把东西施予人叫仁。仁，是有具体行动的实际名称，不是没有具体行为的虚假称号。良善，是道德的母亲；友好，是行为的主干。”

四

【原文】

桓、灵之际[1]，阉寺专命于上[2]，布衣横议于下[3]。干禄者殚货以奉贵[4]，要名者倾身以事势[5]。位成乎私门，名定乎横巷[6]。由是户异议，人殊论。论无常检[7]，事无定价。长爱恶，兴朋党[8]。

注释

①此节见《意林》卷五，题作《典论》。桓、灵：指东汉桓帝刘志、灵帝刘宏。参见前《典论·自序》注。

②阉寺：太监；宦官。《后汉书·党锢列传》：“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

③布衣：指平民或处于民间的智识之士。《后汉书·党锢列传》：“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

④干：求。禄：功名利禄。殚：尽。货：钱财。《后汉书·宦者列传·曹腾传》：“（曹）嵩灵帝时货赂中官及西园钱一亿万，故位至太尉。”又《张让传》：“扶风人孟佗，资产饶赡，与（张让）奴朋结，倾竭馈问，无所遗爱。……遂以佗为凉州刺史。”

⑤要：同“徼”，求取。《吕氏春秋·直谏》：“要利之人，犯危何益？”东汉高诱注：“要，求也。”

⑥横巷：指宦者，因其居宫巷之中，且横行不法。《诗经·小雅》有《巷伯》篇，即指斥宦者。

⑦常检：常规的法度，法则。

⑧朋党：《后汉书·党锢列传》："初，桓帝为蠡吾侯，受学于甘陵周福。及帝即位，擢福为尚书。时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当朝。……二家宾客，互相讥揣，遂各树朋徒，渐为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党人之议，自此始矣！"

【今译】

桓帝、灵帝的时候，宦官专权于朝廷，百姓议论于民间。追求功名利禄的人，不是倾尽财物奉承权贵，就是竭尽身心之力巴结有势者。人们的前途地位由私家安排，名声亦由宦官决定。于是家家有不同意见，人人有相反的议论。议论的对错既没有法则，事情的是非也没有标准。反而滋长了不同的爱和恨，形成了不同的党派集团。

五

【原文】

夷吾侈而鲍叔廉[1]，此其志不同也；张竦洁而陈遵污[2]，此其行不齐也。

注释

①此节见《意林》卷五，题作《典论》。夷吾：即管仲（？—公元前645年），春秋时齐国卿相，辅助齐桓公成为春秋时第一个霸主。鲍叔：即鲍叔牙，生卒年不详。春秋时齐国大夫，曾向齐桓公推荐管仲。《史记·管晏列传》唐司马贞索隐引《吕氏春秋》："管仲与鲍叔牙同贾南阳，及分财利，而管仲尝欺鲍叔，多自取。鲍叔知其有母而贫，不以为贪也。"另见《列子·力命》。

②张竦（sǒng 耸）：与陈遵皆为西汉元帝时人。《汉书·游侠传·陈遵传》："遵少孤，与张竦、伯松俱为京兆尹。竦博学通达，以廉洁自守，而遵放达不拘。"

【今译】

管夷吾贪财而鲍叔牙清廉，这是他们的想法不一样；张竦纯洁而陈遵不端正，这是他们的德行不相同。

六

【原文】

主与民有三求[1]：求其为己劳，求其为己死，求其为己生。

注释

①此节见《意林》卷五，题作《典论》。

【今译】

君主对百姓有三个要求：要求他们为自己操劳，要求他们为自己去死，要求他们为自己活着。

七

【原文】

法者[1]，主之柄；吏者，民之命。法欲简而明，吏欲公而平。

注释

①此节见《意林》卷五。题作《典论》。

【今译】

法律，是君主的权柄；官吏，是百姓的生命。法律应该简单明确，官吏应该公正和平。

八

【原文】

天下无切玉之刀[1]，火浣之布[2]。火性酷烈，无含生之气[3]。火尚能铄石销金，何为不烧其布[4]？

注释

①首二句据晋葛洪《抱朴子·内篇·论仙》："魏文帝穷览洽闻，自呼于物无所不经。谓'天下无切玉之刀，火浣之布'。及著《典论》，尝据言此事其间，未期二物毕至，帝乃叹息，遽毁斯论。"切玉刀：参见《剑铭》注⑭。

②火烧之布：可以用火洗干净的布。《三国志·魏志·三少帝纪》："二月，西域重译献火烧布，诏将军、太尉临试以示百僚。"南朝宋裴松之注引《异物志》："斯调国有火州，在南海中。其上有野火，春夏自生，秋冬自死。有木生于其中而不消矣，枝皮更活。秋冬火死则皆枯瘁。其俗则冬采其皮以为布，色小青黑。若尘垢污之，便投火中，则更鲜明也。"

③此二句据《搜神记》卷十三："昆仑之墟，有炎火之山。山上有鸟兽草木，皆

生于炎火之中，故有火浣布。非此山草木之皮枲，则其鸟兽之毛也。汉世西域旧献此布，中间久绝。至魏初，时人疑其无有。文帝以为火性酷烈，无含生之气，著之《典论》，明其不然之事，绝智者之听。及明帝立，……西域使至而献火浣布焉，于是刊灭此论，而天下笑之。"

④此二句见《法苑珠林》卷四十七。铄(shuò 朔)：熔解。

【今译】

天下没有能切断玉石的刀，也没有用火洗干净的布。火性特别酷烈，中间没有生命的气息。火能把金属、石头熔解，怎么能不烧毁布呢？

九

【原文】

汝南许劭①，与族兄靖，俱避地江东，保吴郡②。争议于太守许亥坐，至于手足相及③。

注释

①此节见《太平御览》卷九百九十六。许劭(公元150—195年)：字子将，汝南(今河南平舆县北)人，东汉末年以品行名节端正为人称道。与族兄许靖好评论当世人物，每月一次，号为"月旦评"。

②保：保护；寄身。吴郡：东汉末县名，即今江苏吴县。

③相及：相加；动手动脚。《后汉书·许劭传》唐李贤注引《蜀志》："许靖字文休，少与从弟劭俱名，并有人伦臧否之称，而私情不协。邵为郡功曹，排摈靖不得齿叙，以马磨自给。"

【今译】

汝南人许靖，和同族兄弟许靖一起避乱到江东，居住在吴郡。有一次在太守许亥家中作客，互相争论，以至于拳足相加。

十

【原文】

欲得二女充备六宫①，佐宣阴阳②，聿修古义③。

注释

①此节见《文选》卷四百一十九范蔚宗(晔)《后汉书·皇后传论》"所以能述宣阴阳,修成内则"句唐李善注引《典论》。六宫:《周礼·天官·内宰》:"诏王后帅六宫之从。"东汉郑玄注释认为指正寝一,燕寝五为六宫。以后泛指后妃住的地方。

②阴阳:指夫妻化育。《易经·系辞上》:"阴阳不测之谓神。"疏:"天下万物,皆由阴阳,或生或成。"

③聿(yù 玉):语气词,一般用在句首。《诗经·大雅·文王》:"无念尔祖,聿修厥德。"修:完善。古义:古训。《三国志·魏志·后妃传·文昭甄皇后传》:"黄初元年十月(文)帝践阼,……山阳公(前汉献帝)奉二女以嫔于魏。"或与曹丕所求有关,今记于此,以备考。

【今译】

希望能得到两位美女充实配备后宫,以有助于阴阳化育,完善自古以来的教义。

十一

【原文】

君子谨乎约己①,弘于接物②。

注释

①本节见于《文选》卷二十晋陆士龙(云)《大将军宴会被命作诗》"施己唯约,于礼其律"句唐李善注引《典论》。谨:谦慎。约:约束;节制。

②弘:弘扬;广泛。

【今译】

正人君子应该谨慎地约束自己,而广泛地接人待物。

十二

【原文】

北海郑玄①,学之渊府②。

注释

①此节见《北堂书钞》卷九十七引魏文集。郑玄(公元127—200年):东汉学者,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东高密)人。经学家,曾笺注《诗经》等经书。《后汉书》卷三十五有传。

②渊府:渊深的府库。形容博学。

【今译】

北海人郑玄,是学问渊深的府库。

十三

【原文】

结绳而治[1]。

注释

①此句见《北堂书钞》卷十五引魏文集。《易经·系辞下》:"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古代没有文字,用绳子打结来帮助记忆。大事打大结,小事打小结。

【今译】

在绳子上打结扣来治理天下。

十四

【原文】

博览群书[1]。

注释

①此句见《北堂书钞》卷十二引魏文集。博览群书:亦作"博极群书",广泛地阅读各种书籍。《汉书·司马迁传》:"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

【今译】

广泛地阅读各种书籍。

论汉文帝

【题解】

曹丕论汉文帝的文字，除本书卷一张溥所辑外，清严可均《全三国文》卷八还辑有两条，观其文意，似与张溥所辑为一篇，类书辑录时分散，不相贯联。今据《全三国文》卷八所辑注释译文，可与卷一《论汉文帝》相参看。

【原文】

文帝慈孝[1]，宽仁弘厚。躬修玄默[2]，以俭率下[3]，奉生送终[4]，事从约省[5]。美声塞于宇宙，仁风畅于四海。

注释

①此节见《太平御览》卷八十八引《典论》。

②躬修：亲自修行。玄默：清静无为。《淮南子·主术训》："君人之道，其犹零星之尸也，俨然玄默而吉祥受福。"东汉高诱注："尸不言语，故曰玄默。"《汉书·刑法志》："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劝趣农桑，减省租税。"

③以俭率下：以勤俭作天下的表率。《史记·孝文本纪》："上常衣绨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帏帐不得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

④奉生送终：奉敬活人，发送死者，意即生老病死，皆有依靠。

⑤事从约省：凡事从简约节省。《史记·孝文本纪》："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不烦民。"

【今译】

汉文帝慈祥孝顺，宽厚仁爱亲自修行，清静无为，以勤俭为天下表率，养老送终，简约节省。美好的名声布满天下，仁义的风范传颂四海。

【原文】

文帝思贤甚于饥渴，用人速于顺流[1]。

注释

①此节见于《北堂书钞》卷十一引魏文集,《太平御览》卷八十八引《典论》。

【今译】

汉文帝对贤才的思慕渴求,超过饥渴时的需要;他任用贤才的速度,比顺流而下还要快。

铭

剑 铭

【题解】

本篇文字，散见于《北堂书钞》《艺文类聚》《文选》唐李善注引、《初学记》《白孔六帖》《太平御览》等，已支离破碎，不能连贯成文。清严可均《全三国文》卷八将以辑录，合订成篇，今据以注译。

《文选》卷三十五张景阳（协）《七命》"乃炼乃铄，万辟千灌"、"流倚星连，浮彩艳发"、"霜锷冰凝，冰刃露洁"等句，唐李善注引皆据《典论》，可知此篇原为《典论》之文。

曹丕从小喜欢骑马击剑，已见前《自序》。另据《艺文类聚》卷六十《军器部·剑》引《文士传》："魏文帝爱杨修才，修诛后，追忆修。修曾以宝剑与文帝，帝后佩之。告左右曰：此杨修剑也。"爱屋及乌，爱人及剑，从中可以看出曹丕对剑的态度。

【原文】

昔者周鲁宝赤刀孟劳[1]，雍狐之戟[2]，屈卢之矛[3]，孤父之戈[4]。楚越太阿纯钩[5]，徐氏匕首[6]。凡斯皆上古名器。君子虽有文事，必有武备矣[7]！余好击剑，善以短乘长。选兹良金，命彼国工[8]，精而炼之。至于百辟[9]，其始成也，五色充炉，巨灵鼓[10]。灵物彷佛，飞鸟翔舞[11]，以为宝器九。剑三：一曰飞景，二曰流采，三曰华锋；刀三：一曰灵宝，二曰含章，三曰素质；匕首三：一曰清刚，二曰扬文；露陌刀一，曰龙鳞。因姿定名，以铭其柎[12]。工非欧冶子[13]，金非昆吾[14]，亦一时之良也。

注释

①赤刀：赤色的宝刀。《尚书·顾命》："陈宝，赤刀，大训，弘璧，琬琰，在西序。"东汉张衡《西京赋》："东海黄公，赤刀粤祝。"唐李善注引《西京杂记》："东海人黄公，少时能幻，制蛇御虎，掌佩赤金刀。"孟劳：古代宝刀。《谷梁传·僖公三

年》："孟劳者，鲁之宝刀也。"参见《建安诸序》"昔日周鲁宝赤刀孟劳"句注。

②雍狐：本山名。《管子·地教》："雍狐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雍狐之戟。"后作戟名。

③屈卢：本人名，古代制矛的名匠。《史记·仲尼弟子传·端沐赐传》："因越贱臣（文）种奉……铁屈卢之矛，步光之剑。"后作矛名。

④孤父：《佩文韵府·拾遗》卷二十"孤父戈"条引曹丕本文，出处不明。

⑤太阿：亦写作"泰阿"，楚国宝剑。《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宝剑》："楚王召风胡子，令之吴越，见欧冶子、干将，使之为铁剑三枚：一曰龙泉，二曰太阿，三曰工市。"晋张华《博物志》卷四："龙泉、太阿、工市三剑皆楚王者。"纯钧：亦写作"纯钧"、"淳钧"、"淳均"，越国宝剑。《初学记》卷二十二《剑二》引《吴越春秋》："越王允常聘欧冶子作名剑五枚：一曰纯钧。"《太平御览》卷三百四十三引略同，今本《吴越春秋》卷四文字有省略。

⑥徐氏匕首：《战国策·燕策三》："于是太子（丹）预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赵人徐夫人之匕首。"另见《史记·刺客列传》。唐司马贞索隐："徐，姓；夫人，名。谓男子也。"

⑦武备：武装的准备。《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摄相事，曰：吾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

⑧国工：国手。

⑨百辟：古代诸侯称百辟。后亦称公卿大臣。《诗经·大雅·假乐》："百辟卿士，媚于天子。"后用作刀名，取辟（避）除百邪之意。曹操《百辟刀令》："往岁作百辟刀五枚适成，先以一与五官将。其余四，吾诸子中有不好武而好文事者，将以次与之。"

⑩五色：指金属在炉火中冶炼时发出的光彩。橐（tuó 驼）：冶炼时用的皮制鼓风器，《墨子·六备》："具炉橐，橐以牛皮。"

⑪灵物：神灵之物，指剑。仿佛：在炉火中忽隐忽现。飞鸟：指锻炼锤打时溅起的铁花。

⑫柎（fù 付）：本指弓两端装贴的骨片。此处说在剑柄的两边刻铸铭文。

⑬欧冶子：春秋时善铸剑者。托名汉袁康《越绝书·外传记·宝剑》："寡人闻吴有干将，越有欧冶子，此二人甲此而生，天下未尝有。"欧：亦写作"区"。

⑭昆吾：山石名。《山海经·中次二经》："昆吾之山，其上多赤铜。"晋郭璞注："此山出名铜，其色如火，以之作刃，切玉如割泥也。"《列子·汤问》："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献昆吾之剑。其剑长尺有咫，炼钢赤刃，用之切玉如切泥焉。"亦写作"锟铻"。

【今译】

古代周、鲁之国有赤刀、孟劳等宝刀，雍狐戟、屈卢茅、孤父戈；楚、越等国亦有太阿、纯钧等宝剑和徐夫人匕首。凡此种种，都是古代著名的兵器。君子虽然以文事为主，但也应该要做武装的准备。我喜好击剑，善于以短胜长。于是挑选好的金属，让擅长冶炼的国手，精心地炼打铸造百辟剑。一开始，就见炉中光彩夺目，照亮炉壁。巨大的皮橐自动鼓吹起来，神灵之物在炉中忽隐忽现，飞溅的铁花上下飘舞。最后制成九件宝器。其中剑三柄，一名飞景，二名流采，三名华锋；刀三把，一名灵宝，二名含章，三名素质；匕首两枚，一名清刚，二名扬文；露陌刀一把，名龙鳞。都是根据它们的姿态命名，并把铭文铸刻在两边。工匠虽然比不上欧冶子，金属也不是来自昆吾山中，但亦算得上一时间最好的了。

【原文】

铭曰[1]：惟建安二十四年二月[2]，魏太子丕造百辟宝剑三。其一长四尺二寸，重一斤十有五两，淬以清漳[3]，砺以礛诸[4]，饰以文玉，表以通犀[5]，光似流星，名曰飞景；其二名流采，色似彩虹，长四尺二寸，重一斤十有四两[6]。

注释

①铭：一种刻铸在器物上的文体。一类用来记述功德，表示赞美，一类用来防止缺点，引起警戒。《礼记·祭统》："是故君子观于铭也，既美其所称，又美其所为。"曹丕取意盖此。

②建安二十四年：即公元219年。一本作"廿有四载"。

③淬（cuì 脆）：制刀剑时的工序之一，将打制好的刀剑烧红后置于水中，使其坚硬刚强，不易卷口。清漳：本指清澈的漳水，此处泛指清水。汉王褒《圣主得贤臣赋》："清水淬其锋。"

④砺：磨砺。礛（lán 兰）诸：一种磨制玉石的石头。《淮南子·说山训》："玉待礛诸而成器。"东汉高诱注："攻玉之石，今之宝砂也。"东汉李尤《金马书刀铭》："淬以清流，砺以越砥。"

⑤通犀：一种犀牛角。《汉书·西域传下·赞》："自是以后，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表：镶裹。

⑥以下华锋剑铭文已佚。

【今译】

铭文：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二月，魏国太子曹丕铸造百辟宝剑三把。第一把长四尺二寸重一斤十五两，用清漳之水淬制，用磕诸之石打磨，用文玉装饰，用犀牛角镶裱，光彩如同流星闪烁，命名为飞景；第二把命名为流采，颜色似彩虹，长四尺二寸，重一斤十四两。

【原文】

魏太子丕造百辟宝刀三。其一长四尺三寸六分，重三斤六两，文似灵龟[1]，名曰灵宝；其二彩似丹霞，名曰含章，长四尺三寸三分，重三斤十两[2]；其三锋似明霜[3]，刀身剑铗[4]，名曰素质，长四尺三寸，重二斤九两。铭曰[5]：于铄良刀[6]，胡炼亶时[7]。譬诸麟角[8]，靡所任兹[9]。不逢不若[10]，永世宝持。

注释

①灵龟：传说中通灵气的神龟。汉刘向《说苑·辨物》："灵龟，文五色似玉、似金。"

②三斤：疑作"二斤"。按含章刀居中，应比灵宝刀轻。十两：古代衡器为十六进制单位，十六两为一斤。

③此句各本不一。"明"或作"崩"。

④铗（jiá 荚）：剑柄。

⑤此铭文《全三国文》归入卷七铭文类。今据《艺文类聚》卷六十补入。

⑥铄（shuò 朔）：美好。《诗经·周颂·酌》："于铄王师，遵养时晦。"毛传："铄，美。"

⑦胡：盛大。亶（dǎn 胆）时：正得其时。《诗经·大雅·生民》："上帝居歆，胡臭亶时。"

⑧麟角：麒麟的角，比喻珍贵稀有。《太平御览》卷六百零七引《蒋子万机论》："谚曰：学如牛毛，成如麟角。"

⑨任：胜任。

⑩不逢不若：《左传·宣公三年》："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不若：不吉利。

【今译】

魏国太子曹丕铸造百辟宝刀三把。第一把长四尺三寸六分，重三

斤六两，纹路似灵龟，命名为灵宝；第二把色彩如同丹霞，命名为含章，长四尺三寸三分，重三斤十两；第三把刀锋好像明亮的霜，刀身剑柄，命名为素质，长四尺三寸，重二斤九两。铭文：这最好的宝刀，冶炼正逢其时。譬如凤毛麟角，无所不可胜任。不会遭逢不利，世世代代保持。

【原文】

魏太子造百辟匕首二。其一理似坚冰[1]，名曰清刚；其二曜似朝日[2]，名曰扬文。又造百辟露陌刀一，长三尺二寸，状如龙文，名曰龙鳞。

注释

①理：纹理；质地。

②曜：同"耀"，光辉。

【今译】

魏国太子曹丕铸造百辟匕首两枚。第一枚纹理如同坚硬的冰块，命名为清刚；第二枚光辉好似早晨的太阳，命名为扬文。又铸造百辟露陌刀一把，长三尺二寸，形状如同龙的纹理，命名为龙鳞。

敕

敕豫州禁吏民往老子亭祷祝

【题解】

老子，即老聃。春秋末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东）人，姓李名耳，字伯阳。传说他因生下来时头发已白，故称老子。道家学派创始人。东汉末年，因战争不断，社会动乱，儒家思想受到严重冲击，礼乐崩坏。代之而起的是道家和道教思想盛行，东汉末年农民起义，就曾借以作舆论宣传。随着曹操在北方政权的建立，特别是魏国初建后，其弊端日益显著，引起统治者的警惕，这在曹丕《典论·论方术》中已有所表示。曹丕抑道扬儒，禁令吏民祷祝老子，其思想基础亦正在于此。

老子亭，在老子故乡苦县（今河南鹿邑县东）赖乡。据《后汉书·孝桓帝纪》："延熹八年（公元165年）春正月，遣中常侍左悺之苦县，祠老子。"同年十一月，又"使中常侍管霸之苦县，祠老子。"苦县属古豫州，这是敕令豫州刺史禁止祷祝老子的诏文。

据敕令中"不知鲁郡为孔子立庙成否"句，敕令当作于黄初三年（公元222年）。因之前一年，曹丕曾下《追崇孔子诏》，此时故有此问。又敕令中有"昨过视之，殊整顿"句，据《三国志·魏志·文帝纪》，黄初三年"春正月……庚午行幸许昌宫"，路过河南苦县。敕令当作于此时。

敕令见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三十。

【原文】

告豫州刺史：老聃贤人，未宜先孔子[1]。不知鲁郡为孔子立庙成否[2]？汉桓帝不师圣法，正以嬖臣而事老子[3]，欲以求福，良足笑也！此祠之兴由桓帝，武皇帝以老子贤人[4]，不毁其屋。朕亦以此亭当路，行来者辄往瞻视，而楼屋倾颓[5]，倘能压人，故令修整。昨过视之，殊整顿。恐小人谓此为神，妄往祷祝，违犯常禁。宜宣告吏民，咸使知闻。

注释

①据《三国志·魏志·仓慈传》"济南相鲁国孔乂"句南朝宋裴松之注引《孔氏谱》:"孔乂字元俊,孔子之后。曾祖畴,字元矩,陈相。汉桓帝立老子庙于苦县之赖乡,画孔子像于壁。畴为陈相,立孔子碑于像前,今见存。"曹丕或感于此而言。

②曹丕曾于黄初二年(公元221年)正月下《追崇孔子诏》。参见题解及卷一诏注。

③嬖(bì币):被宠幸的奸佞之臣。参见题解引《后汉书·孝桓帝纪》。

④武皇帝:指曹操。

⑤殊:特殊;特别。

【今译】

敕告豫州刺史:老子虽是贤人,但位子不宜列在孔子的前面。不知鲁郡为孔子立庙的事办好了没有?汉桓帝不以圣人之法为师,反重用佞幸小人去奉事老子,想借此求福消灾,实在好笑!这座老子祠庙是汉桓帝时修建的。已故武皇帝因为老子是贤人,才没有毁坏他的祠庙。我亦曾因此亭正当大路,来往行人都前往瞻仰,然而楼屋已经朽坏,担心压着行人,所以才下令修整。昨天经过那里,看见已修整一新。但考虑到小民百姓误以为他是神,妄自前往祝愿祷告,违犯禁令。你应当宣告官吏百姓,使他们都有所知闻。

乐　府

董逃行

【题解】

《董逃行》，汉乐府旧题，属相和歌辞清调曲，原辞尚存。汉末民谣有《董逃歌》，咏董卓作乱，最终失败逃亡。歌载《后汉书·五行志一》，且说："案'董'即董卓也，言其跋扈，纵其残暴，终归逃窜，至于灭族也。"南朝梁刘昭注补引东汉应劭《风俗通》："卓以董逃之歌主为己发，大禁绝之，死者千数。"但只言歌，不言乐府。清吴景旭（旦生）《历代诗话》引《乐府原题》说："乐府原题为《董逃行》，作于汉武之时。盖武帝有求仙之兴，董逃（桃）者古仙人也。"《宋书·乐志》作《董桃行》。闻一多《乐府诗选》"疑古辞本作'桃'，后人傅（附）合东京童谣号曰《董桃歌》者，乃改'桃'为'逃'耳。实则《董逃行》为乐府古辞，《董逃歌》为后汉童谣。"

此诗当作于征吴之时。据《三国志·魏志·文帝纪》黄初六年（公元225年）冬十月，"行幸广陵故城，临江观兵。戎卒十余万，旌旗数百里。"曹丕《于广陵马上作》诗"观兵临江水，水流何汤汤。戈矛成山林，玄甲耀日光"，与本诗"师徒百万喧哗，戈矛若林如山，旌旗拂日蔽天"的叙写相同。诗当作于是年。

诗见《太平御览》卷三百三十九，题《董逃行》。诗已不全。原本有目无诗，章经济堂本同。今据两本目录补入。

【原文】

晨背大河南辕[1]，跋涉遐路漫漫[2]。师徒百万喧哗[3]，戈矛若林如山，旌旗拂日蔽天[4]。

注释

①背：离开。大河：黄河。南辕：本指行馆，此处指军营。

②遐路：遥远的路途。漫漫：坎坷漫长。《楚辞·离骚》："路漫漫其修远兮。"

③师徒：兵士；部队。《国语·吴语》："吴王夫差既许越成，乃大戒师徒，将以伐齐。"

④戈矛：泛指兵器。

【今译】

清晨离开黄河岸边行辕，
跋涉在坎坷漫长的路间。
军中百万士兵喧哗鼓噪，
戈矛高举如同树林高山，
旌旗翻卷遮蔽日月云天。

佚　句

善哉行

其　一[1]

【原文】

自惜奇薄[2]，少离凶殃[3]。

注释

①见《文选》卷十六晋潘岳（安仁）《寡妇赋》"何遭命之奇薄兮，遭天祸之未悔"句唐李善注引。

②奇薄：古代星相术士以奇数和偶数测定人的命运定数，以奇为不幸，偶为幸运。托名《孔子家语·执辔》："子夏问于孔子曰：'商闻《易》之生人及万物鸟兽昆虫，各有奇耦（偶），气分不同。'"《史记·李将军列传》："大将军卫青亦阴受上诫，以为李广老，数奇，毋令当单于，恐不得所遇。"

③离：同"罹"，遭遇。

【今译】

自己叹惜命运不好，
从小时就遭受祸殃。

其 二[1]

【原文】

喟然以惋叹[2]，抱情不得叙[3]。

注释

①见《文选》卷二十六南朝宋颜延之（延年）《夏夜呈从兄散骑车长沙》诗"屏居惻物变，慕类抱情殷"句唐李善注引。

②喟（kuì 愧）：叹息。

③抱情：怀抱感情。

【今译】

长久叹息心中充满惋惜，
心中感情不能向你倾叙。

折杨柳行[1]

【原文】

端居苦无悰[2]，驾游博望山[3]。

注释

①见《文选》卷二十三南朝齐谢朓（玄晖）《游东田诗》"戚戚苦无悰，携手共行乐"句唐李善注引。近人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魏诗》卷四误作"卷二十一"、"游东园"。同书《齐诗》卷三作"游东田诗"。

②端居：平时家居。悰：快乐。《汉书·广陵王胥传》："何用为乐心所喜，出入无悰为乐亟。"唐颜师古注引三国吴韦昭曰："悰，亦乐也。"

③博望山：亦称天门山，又名东梁山，在今安徽省当涂县西南。

【今译】

日常家居苦于没有快乐，
驾着车马去游览博望山。

诗

代刘勋出妻王氏作　有序

【题解】

南朝陈代徐陵《玉台新咏》卷二有题为"刘勋妻王宋"的两首《杂诗》。清吴兆宜《玉台新咏笺注》云:"第一章(首),《艺文类聚》作魏文帝《代刘勋出妻王氏》"。按《艺文类聚》卷二十九《人部·别上》题作魏文帝《代刘勋出妻王氏诗》,近人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魏诗》卷四据录于曹丕名下。第二首,吴兆宜没有说明作者归属,逯钦立据邢凯《坦斋通编》认为是曹植作,故系于曹植名下。

清丁晏《曹植铨评》云:"《演繁露》(按指宋程大昌《演繁露》)引此诗(按指"人言去妇薄"首),谓据《玉台新咏》。又释之云:'观此意兴,乃为常饮此井,虽舍而去之千里,知不复饮矣,然犹以尝饮乎此,而不忍唾也,况昔所尝奉以为君子乎!'李太白又采用此意为《平虏将军妻》诗,曰:'古人不唾井,莫忘昔缠绵。'李济翁《资暇录》:'谚云:千里井,不反唾。'唾当为莖,草也。言尝有经驿舍,反马莖于井,后经此井,汲水为莖所哽也。姚令威著《残语》,太白此诗,亦引济翁不莖井语,不以曹植诗为证也。今捡《玉台》刻本无此诗,程氏所引,盖《玉台》足本也。"今人赵幼文《曹植集校注》据此"疑此篇非植所制,或后人依托也。"按李白诗《平虏将军诗》"平虏将军归,入门二十年。君心自不悦,妾宠岂能专?出解床前帐,行吟道上篇。古人不吐井,莫忘昔缠绵",盖已会合两诗而言之,其作者当为一人。详参近人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集部·曹子建集》

清吴乔《围炉诗话》卷二云:"魏文《代刘勋妻》二诗……思无邪而词温厚,《三百篇》之遗声也。"清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五云:"(翩翩床前帐)此章心伤断绝,借物形己。(谁言去妇薄)此章惓惓不忘,情怀忠厚,初不言司马氏女,略露怨怼,甚得性情之正,语不须琢,婉曲缠绵矣。"皆两首并举,其作者必为一人。盖《艺文类聚》辑录时,略去

第二章，后人不知归属，故难确定。今仍系于曹丕名下，以待进一步考证。

刘勋，《三国志·魏志》无传。生卒年不详。据《魏志·司马芝传》"征虏将军刘勋，贵宠骄豪。……后勋以不轨诛"句南朝宋裴松之注引《魏略》："勋字子台，琅邪人。中平末，为沛国建平长，与太祖（曹操）有旧。后为庐江太守，为孙策所破，自归太祖，封列侯，遂从在散伍议中。勋兄为豫州刺史，病亡。兄子威，又代从政。勋自恃与太祖有宿，日骄慢，数犯法，又诽谤，为李申成所白，收治，并免威官。"另考《吴志·孙策传》，他曾为袁术故吏，拜庐江太守。后为孙策所败，"勋众尽降。勋独与麾下数百人自归曹公"。另据《魏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五月，汉献帝策命曹操为魏公，刘勋为劝进的首要人物之一。当时身份已是"平虏将军华乡侯"。曹丕《典论·自序》："尝与平虏将军刘勋、奋威将军邓展共饮。"《三国志·魏志·杜畿传》裴松之注引《杜氏新书》："平虏将军刘勋，为太祖（曹操）所亲，贵震朝廷。……后勋伏法。"知刘勋曾权重一时。

此诗是曹丕以王宋口吻叙其被休后的心情，以示同情。据《典论·自叙》，刘勋作平虏将军在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南征时，休妻当在此年后。曹植《弃妇篇》"拊心去吸息，无子当归宁；有子月经天，无子若流星"，亦咏刘勋休妻事，当与曹丕诗同时作。今人赵幼文《曹植集校注》定曹植诗作于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元）之前，则此诗或作于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

诗见《艺文类聚》卷二十九。《古诗纪》卷十二。

【原文】

王宋者，平虏将军刘勋妻也。入门二十余年，后刘勋悦山阳司马氏女，以宋无子出之[1]。还于道中作诗。

翩翩床前帐，张以蔽光辉[2]。昔将尔同去[3]，今将尔同归[4]。缄藏箧笥里[5]，当复何时披[6]。

注释

①无子出之：据《仪礼·丧服》"出妻之子为母"疏，古代男子可据无子、淫佚、

不事舅姑、口舌、盗窃、妬忌、恶疾七条理由，休妻另娶，称“七出”。

②张：张开。《艺文类聚》《古诗纪》均作“可”。光辉：光亮。

③昔：指出嫁时。尔：你，指帐。去：出嫁。

④今：指被休时。归：回娘家。

⑤缄（jiān 尖）藏：收藏。用绳子封口为缄。箧笥（qiè sì 切饲），收藏物品的竹器。托名汉班婕妤《怨歌行》：“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本句含意近似。

⑥披：张挂。

【今译】

王宋，是平虏将军刘勋的妻子，嫁给刘勋已二十多年了。后来刘勋喜欢山阳司马家的女儿，以王宋没有生育子女为理由休弃了她。王宋在回娘家的途中作了这首诗。

床前轻盈飘动的罗帐，
张开来可以遮蔽光亮。
出嫁时曾带了你同来，
如今又带你回转家乡。
把你收藏在竹箱里面，
何时再将你张挂床上？

其　二

【原文】

谁言去妇薄[1]，去妇情更重。千里不唾井[2]，况乃昔所奉[3]！远望未为遥，峙嵋不得往[4]。

注释

①去妇：休弃之妇。参见本诗序注①。

②不唾井：据唐李匡文（济翁）《资暇录》载：“谚云：‘千里井，不反唾。’盖由南朝宋之计吏，泻剉草于公馆井中，且自言相去千里，岂当重来？及其复至，热汤汲水遽饮，不忆前所弃草也。结于喉而毙。俗因相戒曰：‘千里井，不反剉。’后讹为唾尔。”其言为不忘旧情。井水虽饮一次，但于己有恩，以后虽隔千里，不再饮此井中水，临走时也不向井中唾口沫。

③奉：奉敬。

④峙嶷：按即“踟躕”，因犹豫而欲走不前的样子。

【今译】

谁说弃妇的情义淡薄？
弃妇的情义更加厚重。
行走千里也不唾井水，
何况他是以前所敬奉。
远望家乡路途不遥远，
犹豫踟躕脚步迈不动。

夏日诗

【题解】

本诗描写夏日延请宾客、歌舞饮食、弈棋消暑的盛况，和曹植《娱宾赋》的描写大体相同。从曹植赋中“欣公子之高义兮，德芬芳其若兰”所透露的曹丕身份，以及建安作家阮瑀、陈琳、刘桢、徐干、王粲等人的《公宴诗》看，诗描写的是曹丕为五官中郎将时邺中宴集的情景。南朝宋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诗八首序》“建安末（按当为中），余在邺中，朝游夕宴，究欢愉之极。天下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难并。今昆弟友朋，二三诸彦，共尽之矣”，以及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时序》“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笑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都是当时实况的概括。阮瑀殁于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本诗当作于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至翌年间。

诗见《初学记》卷十五。《太平御览》卷二十三。《古诗纪》卷十三。原本有目无诗，章经济堂本同。今据两本目录补入。

【原文】

夏日饶温和[1]，避暑就清凉[2]。比坐高阁下[3]，延宾作名倡[4]。弦歌随风厉[5]，吐羽含徵商[6]。嘉肴重叠来，珍果在一旁[7]。棋局纵横陈[8]，博弈合双扬[9]。巧拙更胜负，欢美乐人肠[10]。从朝至日夕，安知夏节长[11]！

注释

①饶：多；充满。

②就：趋就；接近。三国魏曹植《娱宾赋》"感夏日之炎景兮，游曲观之清凉"和以上两句意同。

③比坐：比肩而坐。

④延宾：延请宾客。作名倡：使名倡作舞唱歌。曹植《娱宾赋》"遂衎宾而高会兮，……作齐郑之妍倡"句意同。

⑤厉：高扬。

⑥吐羽含徵商：古代乐调有宫、商、角、徵、羽五音，相当于简谱中的1、2、3、5、6五个音调。吐、含均为演唱。

⑦"嘉肴"二句：形容宴会的食品丰盛。曹植《娱宾赋》："办中厨之丰膳兮，……美酒清而肴甘。"意同。

⑧棋局纵横：围棋棋盘是由横竖19条直线交叉组成，故言纵横。此句亦可以理解为纵横角斗。

⑨博弈：博指六博，弈指围棋。双扬：即双陆，古代一种博戏。宋高承《事物起源》卷九《博弈嬉戏》引《续事始》："陈思王曹子建制双陆，置投子二。"因每次投子时须二子同时进行，故称双扬。弈和博的不同点是，弈是直接行棋，博是先掷采后再行棋。合：同和。

⑩"巧拙"二句：说棋艺无论是巧妙笨拙，输赢胜负，都使人高兴愉快。

⑪夏节：夏天的季节。

【今译】

夏天季节充满灿烂阳光，
为避暑选择清凉的地方。
亲友在高阁下比肩并坐，
宴请宾客还有歌女演唱。
歌声抑扬顿挫随风飘扬，
旋律优美动人音调铿锵。
美酒嘉肴不断端来奉献，
珍奇异味果品陈列一旁。
棋局展开大家兴趣高昂，
六博围棋双陆拼斗对抗。
巧拙胜负不用放在心上，
只要欢乐心情愉快舒畅。

从早晨一直娱乐到夜晚，
谁都忘记夏日炎热漫长。

游猎诗

【题解】

曹丕《典论·自序》说："建安十年（公元205年），始定冀州。……时岁之暮春，勾芒司节，和风扇物。弓燥手软，草浅兽肥。与族兄子丹猎于邺西。终日，手获獐鹿九，雉兔三十。"文中子丹指曹真。《三国志·魏志·曹真传》："曹真字子丹，太祖（曹操）族子也。……太祖哀其少孤，收养与诸子同，使与文帝共止。常猎，为虎所逐。顾射虎，应射而倒。"本诗即与曹真游猎后所作。

诗见《太平御览》卷三百五十三。原本有目无诗，章经济堂本同，今据两本目录补入。

【原文】

行行游且猎，且猎路南隅。弯我乌号弓[1]，骋我纤骊驹[2]。走者贯锋镝[3]，伏者值戈殳[4]。白日未及移[5]，手获三十余[6]。

注释

①乌号弓：神话传说中黄帝使用的弓名，以后成为名弓的代称。《淮南子·原道训》："射者扞乌号之弓。"汉枚乘《七发》："右夏服之劲箭，左乌号之彫弓。"

②纤骊：名马名，又作"纤离"。《荀子·性恶》："骅骝、骐骥，纤离、绿耳，此皆古之良驰。"曹丕《典论·自序》："少好弓马，于今不衰。逐禽则十里，驰射常百步。……涉貊贡良弓，燕代献名马。"

③走：逃跑。贯：洞穿。锋镝（dí 敌）：箭头。

④伏：潜伏；躲藏。值：《太平御览》误作"饥"。碰上；逢着。戈殳（shū 书）：古代兵器，戈为金属制作，殳为竹木制作。

⑤白日：太阳。移：指太阳落山。此句说时间不长。

⑥手获三十余：即题解引《自叙》"手获獐鹿九，雉兔三十"。

【今译】

一边行游一边且去打猎，
打猎来到路南面的山里。
弯起了我的乌号弓箭啊，
跑起了我那匹千里马驹。
逃跑的野兽被利箭射中，
潜伏草中的被戈矛击毙。
太阳还没有向西山迁移，
捕获的猎物已三十有余。

歌　辞

【题解】

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冬，曹操在邺城筑铜雀台，至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完成。曹丕《登台赋序》："建安十七年，上游西园，登铜雀台，命余兄弟并作。"诗或为同时作。此诗《北堂书钞》卷一百五十六引作"魏文帝词"，《文选》卷五十六陆倕《石阙铭》"铜雀铁凤之工"句，唐李善注引作"魏文帝歌"。《太平御览》卷三十五作"古歌辞"，而卷一百七十九又作"魏文帝歌"。《古诗纪》卷七作"古歌铜雀词"。从《文选》注引和类书引用情况看，此诗为曹丕作的可能性较大。

佚名《三辅黄图》记载了诸多汉时长安古迹，对宫殿苑囿的记载尤为详细。其卷五说："长安宫南有灵台，高十五仞。上有浑仪，张衡所造。又有相风铜雀，遇风乃动。"铜雀台的取名，或如清王先谦《王氏合校水经注》卷十"浊漳水"注，是因"作铜雀于楼颠，舒翼而飞"而得。曹操铜雀台乃仿汉灵台而建。从《三辅黄图》引此诗看，曹丕所咏铜雀，本为测风向天气所用。诗虽不全，仍可以看出希望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用意。

诗见《太平御览》卷一百七十九，引作魏文帝歌。原本有目无诗，章经济堂本同，今据两本目录补入。

【原文】

长安城西有双圆阙[1]，上有双铜雀。一鸣五谷生[2]，再鸣五谷熟[3]。

注释

①阙（què 却）：一种高台式建筑，台上有楼观，左右各一，附在宫殿、祠庙或陵墓两侧。因两者之间有空缺，故名阙或双阙。

②五谷：古代对五谷的说法不一。《周礼·天官·疾医》东汉郑玄注："五谷：麻、黍、麦、菽、稷。"又《周礼·夏官·职方氏》注指黍、稷、菽、麦、稻。后泛指各种谷物，其类不限于五种。

③再：《太平御览》误作"载"，今据《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魏诗》卷四改。

【今译】

长安城西有两座圆形宫阙，
宫阙上有一对浇铸的铜雀。
那铜雀叫一声时五谷生长，
再叫的时候五谷已经成熟。

佚　句

【题解】

曹丕诗文集，自宋以后已亡佚。除上列诗作外，还有一些摘句，散见于各类文籍中。原本有目无诗，章经济堂本同。今据两本目录补入。

其　一[1]

【原文】

蜘蛛网户牖[2]，野草当阶生。

注释

①见《文选》卷二十九晋张协（景阳）《杂诗》其一"青苔依空墙，蜘蛛网四屋"句唐李善注引。又见卷二十南朝梁沈约（休文）《直学省愁卧》诗"网虫垂户织，夕阳傍檐飞"句唐李善注引。

②户牖(yǒu 友):窗户。《汉书·食货志上》:"王者不窥户牖而知天下。"

【今译】

蜘蛛在窗户上结网。

野草沿着台阶蔓生。

其　二[1]

【原文】

王韩独何人[2],翱翔随天途。

注释

①见《文选》卷二十八晋陆机(士衡)拟古乐府《前缓声歌》"宓妃兴洛浦,王韩起太华"句唐李善注引。

②王韩:指王子晋、韩众,皆传说中的仙人。王子晋即王乔,见乐府《折杨柳行》注⑦。另晋葛洪《神仙传》:"刘根初学道,到华阴。见一人乘白鹿,从十余玉女。根顿首乞一言,神人乃住曰:尔闻有韩众不?答曰:实闻有之。神曰:即我是也。"相传韩众为齐王采药,王不肯服,韩众服之成仙。《楚辞·七谏·自悲》:"见韩众而宿之兮,问天道之所在。"

【今译】

王乔韩众是何独特的人?

能够在天空自由地飞翔。

其　三[1]

【原文】

回头四向望,眼中无故人[2]。

注释

①见《文选》卷二十五晋陆云(士龙)《答张子然》诗"感念桑梓城,仿佛眼中人"句唐李善注引。

②故人:以前的友人。《墨子·贵义》:"子墨子自鲁即齐,遇故人。"

【今译】

回过头来向四下张望，

眼中见不到一个故人。

其　四[1]

【原文】

兰芷生兮芙蓉披[2]。

注释

①见《文选》卷三十一南朝梁江淹（文通）《杂体诗三十首·魏文帝曹丕》"神飙自远至，左右芙蓉披"句唐李善注引。

②兰、芷：皆香草名。《楚辞·离骚》："余既滋兰之九畹兮，……杂杜衡与芳芷。"披：覆盖；长满。

【今译】

幽兰芳芷生啊芙蓉花开放。

其　五[1]

【原文】

高山吐庆云[2]。

注释

①见《文选》卷三十一南朝梁江淹（文通）《杂体诗三十首·颜特进延之》诗"山云备卿蔼，池卉具灵变"句唐李善注引曹丕《东阁诗》。

②庆云：祥庆的五色云彩，亦写作"卿云"，"景云"。《尚书大传·虞夏》："卿云烂兮，纠缦缦兮。"东汉郑玄注："卿当为庆。"《汉书·礼乐志·郊祀歌》："甘露降，庆云集。"又《天文志》："若烟非烟，若云非云，郁郁纷纷，萧索轮囷。是谓庆云，喜气也。"

【今译】

高山之颠出现了喜庆的彩云。

其 六[1]

【原文】

酒人献三清[2]，丝竹列南厢[3]。

注释

①见《敦煌鸣沙石室古籍丛残·类书残卷·宴乐类》引。

②酒人：掌管造酒的官员。《周礼·天官·酒人》："酒人掌为五齐三酒，祭祀则共奉之。"三清：即三酒。古代上层社会在不同场合使用的三种酒。《周礼·天官·酒正》："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唐贾公彦疏认为事酒为新酒，昔酒、清酒为陈酒。酒以清纯为美，故又称三清。

③丝竹：泛指音乐。竹原为"中"，据《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魏诗》卷四改。

【今译】

酒官献上各种清纯的美酒，
音乐从南厢房中演奏起来。

其 七[1]

【原文】

绢绡白如雪[2]，轻华比蝉翼[3]。

注释

①见唐白居易《白氏经史事类六帖》卷三引。

②绢绡：皆为丝织品。

③轻华：轻柔光华。

【今译】

绢绡像雪一样的洁白，
轻柔光滑如蝉的翅翼。

其 八[1]

【原文】

画舸覆堤[2]。

注释

①见北宋王谠《唐语林》卷二。

②画舸：有雕画的船舫。

【今译】

饰有雕画的船舫布满了堤岸。

三国志·魏志·文帝纪

[晋]陈　寿

文皇帝讳丕，字子桓，武帝太子也。中平四年冬，生于谯。建安十六年，为五官中郎将、副丞相。二十二年，立为魏太子。太祖崩，嗣位为丞相、魏王。尊王后为王太后。改建安二十五年为延康元年。

元年二月壬戌，以大中大夫贾诩为太尉，御史大夫华歆为相国，大理王朗为御史大夫。置散骑常侍、侍郎各四人，其宦人为官者不得过诸署令；为金策书令，藏之石室。

初，汉熹平五年，黄龙见谯。光禄大夫桥玄问太史令单扬："此何祥也？"扬曰："其国后当有王者兴，不及五十年，亦当复见。天事恒象，此其应也。"内黄殷登默而记之。至四十五年，登尚在。三月，黄龙见谯，登闻之曰："单扬之言，其验兹乎？"

己卯，以前将军夏侯惇为大将军。涉貊、扶余单于、焉耆、于阗王皆各遣使奉献。

夏四月丁巳，饶安县言白雉见。庚午，大将军夏侯惇薨。

五月戊寅，天子命王追尊皇祖太尉曰太王，夫人丁氏为太王后。封王子叡为武德侯。是月，冯翊山贼郑甘、王照率众降，皆封列侯。

酒泉黄华、张掖张进等各执太守以叛。金城太守苏则讨进，斩之；华降。

六月辛亥，治兵于东郊。庚午遂南征。

秋七月庚辰，令曰："轩辕有明台之议，放勋有衢室之问，皆所以广询于下也。百官有司，其务以职尽规谏，将率陈军法，朝士明制度，牧守申政事，缙绅考六艺，吾将兼览焉。"孙权遣使奉献。蜀将孟达率众降。武都氐王杨仆率种人内附，居汉阳郡。

甲午，军次于谯，大飨六军及谯父老百姓于邑东。八月，石邑县言凤鸟集。

冬十月癸卯，令曰："诸将征伐，士卒死亡者或未收敛，吾甚哀之；

其告郡国给槥椟殡敛，送至其家，官为设祭。”丙午，行至曲蠡。

汉帝以众望在魏，乃召群公卿士，告祠高庙。使兼御史大夫张音持节奉玺绶禅位，册曰：“咨尔魏王：昔者帝尧禅位于虞舜，舜亦以命禹，天命不于常，惟归有德。汉道陵迟，世失其序，降及朕躬，大乱兹昏，群凶肆逆，宇内颠覆。赖武王神武，拯兹难于四方，惟清区夏，以保绥我宗庙，岂予一人获乂，俾九服实受其赐。今王钦承前绪，光于乃德，恢文武之大业，昭尔考之弘烈。皇灵降瑞，人神告徵，诞惟亮采，师锡朕命，佥曰尔度克协于虞舜，用率我唐典，敬逊尔位。於戏！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天禄永终；君其祗顺大礼，飨兹万国，以肃承天命。”乃为坛于繁阳。庚午，王升坛即阼，百官陪位。事迄，降坛，视燎成礼而反。改延康为黄初，大赦。

黄初元年十一月癸酉，以河内之山阳邑万户奉汉帝为山阳公，行汉正朔，以天子之礼郊祭。上书不称臣，京都有事于太庙，致胙；封公之四子为列侯。追尊皇祖太王曰太皇帝，考武王曰武皇帝，尊王太后曰皇太后。赐男子爵人一级，为父后及孝悌力田人二级。以汉诸侯王为崇德侯，列侯为关中侯。以颍阴之繁阳亭为繁昌县。封爵增位各有差。改相国为司徒，御史大夫为司空，奉常为太常，郎中令为光禄勋，大理为廷尉，大农为大司农。郡国县邑，多所改易。更授匈奴南单于呼厨泉魏玺绶，赐青盖车、乘舆、宝剑、玉玦。十二月，初营洛阳宫，戊午幸洛阳。

是岁，长水校尉戴陵谏不宜数行弋猎，帝大怒。陵减死罪一等。

二年春正月，郊祀天地、明堂。甲戌，校猎至原陵，遣使者以太牢祭汉世祖。乙亥，朝日于东郊。初令郡国口满十万者，岁察孝廉一人；其有秀异，无拘户口。辛巳，分三公户邑，封子弟各一人为列侯。壬午，复颍川郡一年租税。改许县为许昌县。以魏郡东部为阳平郡，西部为广平郡。

诏曰：“昔仲尼资大圣之才，怀帝王之器，当衰周之末，无受命之运，在鲁、卫之朝，教化乎洙泗之上，悽悽焉，遑遑焉，欲屈己以存道，贬身以救世。于时王公终莫能用之，乃退考五代之礼，修素王之事，因鲁史而制《春秋》，就太师而正《雅》《颂》，俾千载之后，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圣以成谋。咨！可谓命世之大圣，亿载之师表者也。遭天下大乱，百祀堕坏，旧居之庙，毁而不修，褒成之后，绝而莫继。阙里不闻

讲颂之声，四时不睹蒸尝之位，斯岂所谓崇礼报功，盛德百世必祀者哉！其以议郎孔羡为宗圣侯，邑百户，奉孔子祀。令鲁郡修起旧庙，置百户吏卒以守卫之，又于其外广为室屋以居学者。”

三月，加辽东太守公孙恭为车骑将军。初复五铢钱。夏四月，以车骑将军曹仁为大将军。五月，郑甘复叛，遣曹仁讨斩之。六月庚子，初祀五岳四渎，咸秩群祀。丁卯，夫人甄氏卒。戊辰晦，日有食之，有司奏免太尉。诏曰：“灾异之作，以谴元道，而归过股肱，岂禹、汤罪己之义乎？其令百官各虔厥职，后有天地之眚，勿复劾三公。”

秋八月，孙权遣使奉章，并遣于禁等还。丁巳，使太常邢贞持节拜权为大将军，封吴王，加九锡。冬十月，授杨彪光禄大夫。以谷贵，罢五铢钱。己卯，以大将军曹仁为大司马。十二月，行东巡。是岁筑陵云台。

三年春正月丙寅朔，日有蚀之。庚午，行幸许昌宫。诏曰：“今之计、孝，古之贡士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限年然后取士，是吕尚、周晋不显于前世也。其令郡国所选，勿拘老幼。儒通经术，吏达文法，到皆试用。有司纠故不以实者。”

二月，鄯善、龟兹、于阗王各遣使奉献。诏曰：“西戎即叙，氐、羌来王，《诗》《书》美之。顷者西域外夷并款塞内附，其遣使者抚劳之。”是后西域遂通，置戊巳校尉。

三月乙丑，立齐公叡为平原王，帝弟鄢陵公彰等十一人皆为王。初制封王之庶子为乡公，嗣王之庶子为亭侯，公之庶子为亭伯。甲戌，立皇子霖为河东王。甲午，行幸襄邑。夏四月戊申，立鄄城侯植为鄄城王。癸亥，行还许昌宫。五月，以荆、扬、江表八郡为荆州，孙权领牧故也。荆州江北诸郡为郢州。

闰月，孙权破刘备于夷陵。初，帝闻备兵东下，与权交战，树栅连营七百里，谓群臣曰：“备不晓兵，岂有七百里营可以拒敌者乎！‘苞原隰险阻而为军者，为敌所禽’，此兵忌也，孙权上事今至矣。”后七日，破备书到。

秋七月，冀州大蝗，民饥，使尚书杜畿持节开仓廪以振之。八月，蜀大将黄权率众降。

九月甲午，诏曰：“夫妇人与政，乱之本也。自今以后，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又不得横受茅土之爵。以此诏传

后世，若有背违，天下共诛之。"庚子，立皇后郭氏。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鳏寡笃癃及贫不能自存者赐谷。

冬十月甲子，表首阳山东为寿陵，作《终制》曰："礼，国君即位为椑，存不忘亡也。昔尧葬谷林，通树之；禹葬会稽，农不易亩。故葬于山林，则合乎山林。封树之制，非上古也，吾无取焉。寿陵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无立寝庙、造园邑、通神道。夫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见也。骨无痛痒之知，冢非栖神之宅，礼不墓祭，欲存亡之不黩也。为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故吾营此丘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后不知其处。无施苇炭，无藏金银铜铁，一以瓦器，合古途车、刍灵之义。棺但漆际会三过，饭含无以珠玉，无施珠襦玉匣，诸愚俗所为也。季孙以玙璠敛，孔子历级而救之，臀之暴骸中原。宋公厚葬，君子谓华元、乐莒不臣，以为弃君于恶。汉文帝之不发，霸陵无求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树也。霸陵之完，功在释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是释之忠以利君，明帝爱以害亲也。忠臣孝子，宜思仲尼、丘明、释之之言，鉴华元、乐莒、明帝之戒。存于所以安君定亲，使魂灵万载无危，斯则贤圣之忠孝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丧乱以来，汉氏诸陵无不发掘，至乃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是焚如之刑，岂不重痛哉！祸由乎厚葬封树。'桑、霍为我戒'，不亦明乎？其皇后及贵人以下，不随王之国者，有终没皆葬涧西，前又以表其处矣。盖舜葬苍梧，二妃不从；延陵葬子，远在嬴、博。魂而有灵，无不之也。一涧之间，不足为远。若违今诏，妄有所变改造施，吾为戮尸地下，戮而重戮，死而重死。臣子为蔑死君父，不忠不孝，使死者有知，将不福汝。其以此诏藏之宗庙，副在尚书、秘书、三府。"

是月，孙权复叛，复郢州为荆州。帝自许昌南征，诸军兵并进，权临江拒守。十一月辛丑，行幸宛。庚申晦，日有食之。是岁，穿灵芝池。

四年春正月，诏曰："丧乱以来，兵革未戢，天下之人，互相残杀。今海内初定，敢有私复仇者族之。"筑南巡台于宛。三月丙申，行自宛还洛阳宫。癸卯，月犯心中央大星。丁未，大司马曹仁薨。是月大疫。

夏五月，有鹈鹕鸟集灵芝池。诏曰："此诗人所谓污泽也。《曹诗》'刺恭公远君子而近小人'，今岂有贤智之士处于下位乎？否则斯鸟何为而至？其博举天下俊德茂才，独行君子，以答曹人之刺。"

六月甲戌，任城王彰薨于京都。甲申，太尉贾诩薨。太白昼见。是月大雨，伊、洛溢流，杀人民，坏庐宅。秋八月丁卯，以廷尉钟繇为太尉。辛未，校猎于荥阳，遂东巡。论征孙权功，诸将以下进爵增户各有差。九月甲辰，行幸许昌宫。

五年春正月，初令谋反大逆乃得相告，其余皆勿听治；敢妄相告，以其罪罪之。三月，行自许昌还洛阳宫。夏四月，立太学，制五经课试之法，置《春秋谷梁》博士。五月，有司以公卿朝朔望日，因奏疑事，听断大政，论辩得失。秋七月，行东巡，幸许昌宫。八月，为水军，亲御龙舟，循蔡、颍，浮淮，幸寿春。扬州界将吏士民，犯五岁刑已下，皆原除之。九月，遂至广陵，赦青、徐二州，改易诸将守，冬十月乙卯，太白昼见。行还许昌宫。十一月庚寅，以冀州饥，遣使开仓廪振之。戊申晦，日有食之。

十二月，诏曰："先王制礼，所以昭孝事祖，大则郊社，其次宗庙，三辰五行，名山大川，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叔世衰乱，崇信巫史，至乃宫殿之内，户牖之间，无不沃酹，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设非祀之祭，巫祝之言，皆以执左道论，著于令典。"是岁穿天渊池。

六年春二月，遣使者循行许昌以东尽沛郡，问民所疾苦，贫者振贷之。三月，行幸召陵，通讨虏渠。乙巳，还许昌宫。并州刺史梁习讨鲜卑轲比能，大破之。辛未，帝为舟师东征。五月戊申，幸谯。壬戌，荧惑星入太微。

六月，利成郡兵蔡方等以郡反，杀太守徐质。遣屯骑校尉任福、步兵校尉段昭与青州刺史讨平之。其见胁略及亡命者，皆赦其罪。

秋七月，立皇子鉴为东武阳王。八月，帝遂以舟师自谯循涡入淮，从陆道幸徐。九月，筑东巡台。冬十月，行幸广陵故城，临江观兵。戎卒十余万，旌旗数百里。是岁大寒，水道冰，舟不得入江，乃引还。十一月，东武阳王鉴薨。十二月，行自谯过梁，遣使以太牢祭故汉太尉桥玄。

七年春正月，将幸许昌。许昌城南门无故自崩，帝心恶之，遂不入。壬子，行还洛阳宫。三月，筑九华台。夏五月丙辰，帝疾笃，召中军大将军曹真、镇东大将军陈群、征东大将军曹休、抚军大将军司马宣王，并受遗诏辅嗣主。遣后宫淑媛、昭仪以下归其家。丁巳，帝崩于嘉福殿，时年四十。六月戊寅，葬首阳陵。自殡及葬，皆以《终制》从事。

初，帝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又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号曰《皇览》。

评曰：文帝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若加以旷大之度，励以公平之诚，迈志存道，克广德心，则古之贤王，何远之有哉！

魏文帝集题辞

[明]张　溥

曹子桓生长戎马之间，善骑马，左右射，又工击剑弹棋，技能戏弄，不减若父。其诗歌文辞仿佛上下，即不堪弟蓄陈思，孟德大儿，固有余也。魏王帝业无足称，惟令宦人为官，不得过诸署令；诏群臣家不得奏事太后；后族家不得当辅政任，石室金策，可宝万世。彼亲见汉室炎隆，女主中人手扑灭之，麦秀黍离，恫伤心目。霸朝初创，力更旧辙，至待山阳公以不死，礼遇汉老臣杨彪不夺其志，盛德之事，非孟德可及。当日符命献谀，玺绶被躬，群众推奉，时与势迫。倘建安君臣有能为比干者，观望却步，竟保常节，未可知也。《典论·自序》，善述平生；《论文》一篇，直自言所得。与王朗书，务立不朽于著述间，不肯以七尺一棺毕其生死。雅慕汉文，没而得谥，良云厚幸。占其旨趣，亦古诸侯之博闻者也。甄后《塘上》，陈王《豆歌》，损德非一。崇华首阳，有余恨焉。

曹丕年谱

汉灵帝刘宏中平四年　　丁卯(公元187年)　　1岁

十一月,曹丕祖父大司农、大鸿胪曹嵩(字巨高)代崔烈为太尉;父曹操(字孟德)征颍川(今河南禹县一带)黄巾军还,为东郡太守,不就,辞疾归乡里,时年33岁。

是年冬,曹丕生于谯(今安徽亳县)。《三国志·魏志·文帝纪》:"文皇帝讳丕,字子桓,武帝太子也,中平四年冬,生于谯。"母卞氏为曹操偏室。《魏志·后妃传·武宣卞皇后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魏书》:"后以汉延熹三年(公元160年)十二月己巳生齐郡白亭。"又本传:"武宣卞皇后,琅玡开阳(今山东临沂县北)人。本倡家,年二十,太祖于谯纳后为妾。"时年28岁。

甄氏6岁。《魏志·后妃传·文昭甄皇后传》裴松之注引《魏书》:"后以汉光和五年(公元182年)十二月丁酉生。"郭氏4岁。《魏志·后妃传·文德郭皇后传》裴松之注引《魏书》:"后以汉中平元年(公元184年)三月乙卯生。"

孔融35岁,陈琳31岁,阮瑀21岁,繁钦18岁,徐干18岁,杨修13岁,刘桢13岁,应玚13岁,王粲11岁,吴质11岁。

中平五年　　戊辰(公元188年)　　2岁

二月,黄巾军郭大部在西河白波谷起事,围太原、河东。四月,曹嵩罢官。八月,曹操为典军校尉。

中平六年　　己巳(公元189年)　　3岁

四月,灵帝崩,子刘辩即位,史称少帝。九月,董卓废少帝为弘农王,立陈留王刘协,是为献帝。表曹操为骁骑校尉,不就,变易姓名,间行东归。

汉献帝刘协初平元年　　庚午(公元190年)　　4岁

正月,关东州郡讨董卓,推袁绍为盟主。曹操与盟,行奋武将军。三月,献帝幸长安,黄巾军入青州。

蔡琰为南匈奴掳获,后嫁南匈奴左贤王,育二子。

初平二年　　辛未(公元191年)　　5岁

二月,董卓为太师,地位在诸侯之上。七月,袁绍表曹操为东郡太守。

曹丕学射箭。《典论·自序》:"余时年五岁,上以四方扰乱,教余学射。……生于中平之季,长于戎马之间,是以少好弓马。"

初平三年　　壬申(公元192年)　　6岁

正月,曹操进军顿丘(今河南清丰西南)。四月,董卓为部将吕布、司徒王允谋杀。曹操领兖州牧。冬,大破黄巾军,受降卒三十余万,改编为青州军,其军事力量自此壮大。

曹操第四子,曹丕同母弟曹植(字子建)生。

王粲避乱荆州,依刘表。

初平四年　　癸酉(公元193年)　　7岁

正月,曹操驻军鄄城(今山东鄄城)。夏,还军定陶(今山东定陶)。六月,曹嵩避乱琅琊(今山东胶南县西北)为陶谦部下所害。秋,曹操率军击陶谦于彭城(今江苏徐州)。

汉献帝刘协兴平元年　　甲戌(公元194年)　　8岁

二月,曹操引军自彭城还。四月,再攻陶谦,直至琅琊、东海。同月与吕布战于濮阳(今山东鄄城北)。九月,还军鄄城。

曹丕熟悉射箭骑马。《典论·自序》:"八岁而知骑射矣。以时之故,每征,余尝从。"又能知书属文。《魏志》本传裴松之注引《魏书》:"年八岁,能属文,有逸才。遂博贯古今经传诸子百家之书。"《典论·自序》:"余是以少诵诗、论。及长而备历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

兴平二年　　乙亥(公元195年)　　9岁

正月,曹操败吕布于定陶。八月,围雍丘(今河南杞县)吕超。十月,汉献帝拜曹操为兖州牧。

甄氏14岁,嫁与袁绍第二子袁熙为妻。

汉献帝刘协建安元年　　丙子(公元196年)　　10岁

二月,曹操为建德将军,六月,迁镇东将军,封费亭侯。七月,献帝至洛阳。八月,曹操至洛阳,领司隶校尉,假节钺,录尚书事。九月,迎献帝迁都许(今河南许昌),为大将军,封武平侯。十月,为司空,始与

袁绍结怨。屯田许下，家属自鄄城迁许。

建安二年　　丁丑(公元197年)　　11岁

正月，曹操攻宛城(今河南南阳)张绣，张绣降。因曹操以其从父张济妻为妾，复叛，袭操七军，杀其长子曹昂(字子修)及弟之子曹安民。

曹丕随征，乱中乘马逃脱。《典论·自序》："建安初，上南征荆州，至宛。张绣降，旬日而反。亡兄孝廉子修、从兄安民遇害。时余年十(按当作十一，传写时误脱)岁，乘马得脱。"《魏志·武帝纪》："二年春正月，公到宛。张绣降，既而悔之，复反。公与战，军败，为流矢所中。长子昂、弟子安民遇害。"

曹操遣原配丁氏(曹昂养母，曹操刘夫人生曹昂及清河长公主，刘早死，丁氏养子修。)归家，以卞氏为继室。

建安三年　　戊寅(公元198年)　　12岁

三月，曹操再攻张绣，五月，破刘表、张绣联军于安众(今河南镇平县东)。七月还许。十月，与吕布战于下邳(今江苏邳县东)。十二月，擒杀吕布，占据徐州。

建安四年　　己卯(公元199年)　　13岁

四月，曹操与黑山军眭固战，还军敖昌(今河南荥泽西北)。八月，进军黎阳(今河南浚县东)。九月，还许。十二月，屯兵官渡(今河南中牟东北)。

阮瑀为曹操司空军谋祭酒。

建安五年　　庚辰(公元200年)　　14岁

正月，曹操东征刘备。二月，还军官渡，与袁绍军相持。十月，大破袁绍军。

曹丕种植柳树。《柳赋序》："昔建安五年，上与袁绍军战于官渡，是时余始植斯柳。……在余年之二七，植斯柳乎中庭。"

建安六年　　辛巳(公元201年)　　15岁

四月，曹操围袁绍军于仓亭(今河南范县东北古黄河渡口)。九月，南征刘备于汝南(今河南平舆北)。

建安七年　　壬午(公元202年)　　16岁

正月，曹操驻军谯县，进军官渡。五月，袁绍病死。九月，与袁绍

二子谭、尚战于黎阳。

蔡琰为曹操赎归，重嫁董祀。曹丕作《蔡伯喈女赋》，其序云："家公与蔡伯喈有管鲍之好，乃命使者周近持玄璧于匈奴，赎其女还，以妻屯田都尉使者。"

建安八年　　癸未（公元203年）　　17岁

三月，曹操进攻黎阳，二袁败走邺县。四月，追二袁至邺。五月，还许。八月，攻刘表于西平（今河北西平）。十月，还黎阳。

曹丕《黎阳作》诗四首作于本年前后。

建安九年　　甲申（公元204年）　　18岁

正月，曹操渡黄河。二月，击袁尚于邺。七月，大破袁尚。八月二日攻入邺，自领冀州牧。

曹丕入邺，纳甄氏为妻。《魏志·后妃传·文昭甄皇后传》："及冀州平，文帝纳后于邺，有宠，生明帝及东乡公主。"裴松之注引《魏略》："（袁）熙出在幽州，后留侍姑。及邺城破，绍妻及后共坐皇堂上。文帝入绍舍，见绍妻及后。后怖，以头伏姑膝上，绍妻两手自缚。文帝谓曰：'刘夫人云何如此？'令新妇举头，姑乃捧后令仰。文帝就视，见其颜色非常，称叹之。太祖闻其意，遂为迎取。"《典论·内诫》："上定冀州，屯邺，舍绍之第。余亲涉其庭，登其堂，游其阁，寝其房。"

孔融作书与曹操，嘲笑曹丕纳甄氏。

陈琳归曹操，为司空军谋祭酒，徙门下督。

刘桢随曹操征邺。

建安十年　　乙酉（公元205年）　　19岁

正月，曹操攻南皮（今河北南皮），大破袁谭，冀州全境属曹。八月，破乌桓军。冬十月，还邺。

曹丕猎于邺西，作《游猎》诗。《典论·自序》："建安十年，始定冀州。……时岁之暮春，……与族兄子丹（曹真）猎于邺西。"

应玚随曹操北征幽州。

建安十一年　　丙戌（公元206年）　　20岁

正月，曹操攻并州（今山西太原）高干。三月，攻入壶关（今山西黎城东北太行山口）。高干逃命荆州，为上洛都尉王琰捕获。并州全境属曹。八月，东征管承至海岛。

曹丕留守邺，作《与崔琰书》。《魏志·崔琰传》："太祖征并州，留琰傅文帝于邺。世子乃出田猎，变易乘服，志在驱逐。琰书谏曰。……世子报曰。"

作《沧海赋》。

长子曹叡生。清潘眉《三国志考证》卷一："帝以建安十一年生。"

建安十二年　　丁亥（公元207年）　　21岁

五月，曹操北征三郡乌桓。九月，引军自柳城还。十一月，至易水。

曹丕留守邺，作《燕歌行》乐府二首，《弹棋赋》。又有《有司劾田畴不受封宜免官加刑议》。

徐干归曹操，为司空军谋祭酒掾属。

建安十三年　　戊子（公元208年）　　22岁

正月，曹操还邺，作玄武池操练水军。四月，为丞相。七月，南征刘表。九月，至新野（今河南新野）。十月，顺江陵（今湖北江陵）而下，与孙权、刘备战于赤壁（今湖北武昌县西赤矶山）。军败，北还。

曹丕为赵温征辟。《魏志》本传裴松之注引《献帝起居注》："建安十三年，为司徒赵温所辟。太祖表'温辟臣子弟，选举故不以实'，使侍中守光禄勋郗虑持节奉策免温官。"又《后汉书·赵典传》："典兄子谦。……建安十三年，以辟司空曹操子丕为掾，操怒奏温辟忠臣子弟，选举不实免官。"

曹丕作《于玄武陂作》诗。随征荆州，作《述征赋》，曰："建安十三年，荆楚傲而弗臣。命无司以简旅，予愿奋武乎南邺。"又作《感物赋》，曰："丧乱以来，天下城郭丘墟，惟从太仆君宅尚在。南征荆州，还过乡里，舍焉。"又作乐府《陌上桑》。

王粲归曹操，为丞相掾。后迁军谋祭酒。

孔融为曹操杀害，妻子皆被戮。

陈琳、阮瑀、徐干、刘桢、应玚、王粲皆随征，参预赤壁之战。

蔡琰求救董祀，整理其父蔡邕遗作，大约于本年去世。

繁钦、杨修皆为丞相主簿。

建安十四年　　己丑（公元209年）　　23岁

三月，曹操驻军谯，作轻舟，训练水师。七月，引军自渴水入淮，驻

军合肥。十二月，引军还谯。

曹丕随征，作《浮淮赋》。曰："建安十四年，王师自谯东征，大兴水运，泛舟万艘。时予从行，始入淮口，行泊东山。"

建安十五年　　庚寅（公元210年）　　24岁

冬，曹操建铜雀台于邺城。

曹丕在邺，有《代刘勋妻王氏作》诗，又有《出妇赋》。

曹丕异母弟（环夫人出）曹冲（字苍舒）病卒，有《曹苍舒诔》。

阮籍生。

建安十六年　　辛卯（公元211年）　　25岁

正月，曹丕为五官中郎将、副丞相。《魏志·武帝纪》："春正月，天子命公世子丕为五官中郎将，置官属为副丞相。"

七月，曹操西征关中马超、韩遂等。九至十月，大破关中军。十二月还邺。

曹丕留守邺。《魏志·后妃传·文昭甄皇后传》裴松之注引《魏书》："十六年七月，太祖征关中，武宣皇后从，留孟津。帝居守邺。"曹丕《繁钦集序》："上西征，余守谯（按当作邺）。"曹植《离思赋》："建安十六年六军西讨马超，太子留监国，植时从焉。"

曹丕作《感离赋》。曰："建安十六年，上西征，余居守，老母诸弟皆从，不胜思慕，乃作赋曰。"又有《离居赋》《莺赋》，乐府《猛虎行》《杂诗·漫漫秋夜长》。后与曹真、曹丹、阮瑀、吴质、陈琳、徐干、王粲作南皮之游，作《戒盈赋》《夏日诗》。同年纳守官王孙世女琐为妾，作《善哉行·有美一人》。

曹植封平原侯，随大军出征。

应玚随征关中，至洛阳还，转五官将文学（原任平原侯庶子）。

徐干为五官将文学。

刘桢为五官将文学。

建安十七年　　壬辰（公元212年）　　26岁

正月，曹操还邺。十月，东征孙权。

曹丕作《登台赋》，曰："建安十七年春，上游西园，登铜雀台，命余兄弟并作。"又有《铜雀词》《芙蓉池作》诗、《杂诗·西北有浮云》，乐府《善哉行·上山采薇》。又有《答繁钦书》。

从征孙权，与荀彧论射。《典论·自序》："后军南征，次曲蠡，尚书令荀彧奉使犒军。见余谈论之末，荀言'闻君善左右射，此实难能'。余言。"

阮瑀病卒。曹丕作《寡妇赋》《寡妇》诗。

吴质为朝歌长。

建安十八年　　癸巳（公元213年）　　27岁

正月，曹操进军濡须口，破孙权长江西营。四月，还邺。五月，为魏公，加九锡。回乡祭祖。九月，还邺。

曹丕纳郭氏。《魏志·后妃传·文德郭皇后传》："太祖为魏公时，得入东宫。后有智数，时时有所献纳。文帝定为嗣，后有谋焉。"

随父回乡祭祖，作《临涡赋》。曰："上建安十八年至谯，余兄弟从上拜坟墓。……为《临涡赋》曰。"回邺后从曹操游猎。《古文苑》卷七王粲《羽猎赋》宋章樵注引晋挚虞《文章流别论》："建安中，魏文帝从武帝出猎，赋。"作《游猎》诗，《校猎赋》《愁霖赋》，乐府《善哉行·朝游高台观》《丹霞蔽日行》。

王粲为侍中。

建安十九年　　甲午（公元214年）　　28岁

秋七月，曹操征孙权。十二月，至孟津（今河南孟津）。

曹丕随征，作《柳赋》。曰："昔建安五年，上与袁绍战于官渡，是时余始植斯柳。自彼迄今，十有五载矣。"

曹植徙封临淄侯，留守邺。

徐干为临淄侯文学。

刘桢为临淄侯庶子。

建安二十年　　乙未（公元215年）　　29岁

三月，曹操西征张鲁，至陈仓（今陕西宝鸡东）。夏四月，出散关（今宝鸡西南大散岭）、河池（今甘肃徽县）。秋七月，大军至阳平（今陕西沔县东北）。十一月，张鲁降，十二月，至南郑还。

曹丕驻守孟津，有《与吴质书》。《魏志·王粲传》裴松之注引《魏略》："其后大军西征，太子南在孟津小城，与质书曰。"又有《与钟繇谢玉玦书》。《魏志·钟繇传》裴松之注引《魏略》："后太祖征汉中，太子在孟津，闻繇有玉玦，欲得之而难公言。密使临淄侯（曹植）转因人说

之。繇即送之。太子与钟繇书曰。"并作《玉玦赋》。同年秋天，又有《九日送菊与钟繇书》。另有《答曹洪书》。

曹丕《孟津》诗，《于明津作》诗、乐府《钓竿》《十五》作于本年。

曹丕子仲雍、曹植子行女皆夭亡。《太平御览》卷五百九十六引晋挚虞《文章流别论》："建安中，文帝、临淄侯各失稚子，命徐干、刘桢等为之哀辞。"《北堂书钞》卷一百零二回。曹植《仲雍哀辞》："曹喈，字仲雍，魏太子中子也，三月生而五月亡。"其佚文有"家王征蜀汉"语（见《文选》卷三十南朝宋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唐李善注引《行女哀辞》），"征蜀汉"当指征张鲁事。

建安二十一年　　丙申（公元216年）　　30岁

春二月，曹操还邺，夏五月，进公爵为王。冬十月治兵，以征孙权。十一月到谯。

曹丕随征。《魏志·后妃传·文昭甄皇后传》裴松之注引《魏书》："二十一年，太祖东征。武宣皇后、文帝及明帝、东乡公主皆从。时后以病留邺。"

曹丕族弟仲文夭亡，作《悼夭赋》。

曹丕乐府《月重轮行》《玛瑙勒赋》《车渠槐椀》《槐赋》作于本年。又有《啁刘桢书》。

徐干除上艾长，称疾不就。

陈琳、王粲从征吴。

建安二十二年　　丁酉（公元217年）　　31岁

春正月，曹操驻军居巢（今安徽巢县东北）。二月，攻濡须口，孙权败走。三月，引军还。四月，汉献帝诏曹操设天子旌旗。

十月，曹丕立为太子。《魏志·武帝纪》："冬十月，……以五官中郎将丕为魏太子。"开始写作《典论》。《答卞兰教》《答王朗书》，乐府《艳歌何尝行》《煌煌京洛行》作于本年。

魏国大疫，陈琳、徐干、应玚、刘桢、王粲皆病亡。《魏志·王粲传》："二十二年春，道病卒。"又"干、琳、玚、桢二十二年卒。"《魏志》本传裴松之注引《魏书》："帝初在东宫，疫疠大起，时人凋伤，帝深感叹，与素所敬者大理王朗书曰。"又《武帝纪》建安二十三年四月裴松之注引《魏书》载曹操令曰："去冬天降疫疠，民有凋伤。"

建安二十三年　　戊戌(公元218年)　　32岁

七月,曹操西征刘备。九月,至长安,曹丕在邺。编撰徐干、陈琳、应玚、刘桢文集。《魏志·王粲传》裴松之注引《魏略》:"二十三年太子与质书曰:'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典论·论文》当作于本年。

繁钦卒。其文集亦在编撰之内,由今存《陈琳集序》《繁钦集序》可证。曹丕乐府《折杨柳行》《又与吴质书》《铸五熟釜成与钟繇书并铭文》《戒鄢陵侯彰书》作于本年。

建安二十四年　　己亥(公元219年)　　33岁

三月,曹操引军出长安以临汉中。夏五月,引军还长安。秋七月,以夫人卞氏为王后。冬十月,还洛阳。

曹丕留守邺。西曹掾魏讽反,谋袭邺,事泄,曹丕诛魏讽及党羽数十人。《魏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世语》曰:"大军未返,讽潜结徒党,又与长乐卫尉陈祎谋袭邺。未及期,祎惧,告之太子,诛讽、坐死者数十人。"

杨修随征,因漏泄言教被诛。

曹植私开司马门,罹罪。《魏志·陈思王植传》:"植尝乘车行驰道中,开司马门出。太祖大怒,公车令坐死。由是重诸侯科禁,而植宠日衰。"

曹丕有《与钟繇书》《与王朗书》。《典论·剑铭》作于本年。

魏文帝曹丕黄初元年　　庚子(公元220年)　　34岁

春正月,曹操还军洛阳,庚子(23)日病卒。二月丁卯(21)日葬高陵。

曹丕嗣位魏王、丞相,尊卞后为王太后。三月,改建安二十五年为延康元年。六月,治兵于东郊。秋七月,军次于谯,大飨六军及谯父老百姓于邑东。十月庚午(28)日,汉献帝在颍阴曲蠡之繁阳亭(今河南临颍)筑坛奉玺绶禅位于曹丕,是为魏文帝,改延康元年为黄初元年。

《武王诔》《喜霁赋》《济川赋》,乐府《短歌行》《秋胡行》《于谯作》《令诗》《又与吴质书》作于本年。

发布《薄税令》《拜毛玠等子男为郎中令》《以郑称为武德傅令》《广询令》《向化手令》《复谯租税令》《收敛战亡士卒令》《问雍州刺史令》《以李伏言禅代合符谶示外令》《辞符谶令》《答许芝上代汉图谶

令》《止桓阶等议禅代礼仪令》《罢设受禅坛场令》《让禅令》《让禅第二令》《让禅第三令》《答桓阶等奏受禅令》《答刘廙等令》《答华歆等令》《允受禅令》。

上《让禅表》《让禅第二表》《让禅第三表》。发布《谥庞德策》《即位告天文》。

发布《诏议追崇始祖》《答临淄侯植诏》《诏征南将军夏侯尚》《张既为凉州诏》《鄢陵侯彰增邑诏》《封朱灵鄃侯诏》《报何夔诏》《以李通子基为中郎将诏》《答蒋济诏》《改雒为洛诏》《制诏三公》《答桓阶等奏改服色诏》《服色如奏诏》《追赠夏侯尚诏》。

蜀将孟达降。有《与孟达书》。

甄后失宠。《魏志·后妃传·文昭甄皇后传》:"黄初元年十月,帝践阼。践阼之后,山阳公(前汉献帝)奉二女以嫔于魏。郭后,李、阴贵人并爱幸,后愈失意,有怨言。"

始撰《皇览》。《魏志》本传:"又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号曰《皇览》。"《魏志·杨俊传》裴松之注引《魏略》:"王象字羲伯……建安中,与同郡荀纬等俱为魏太子所礼待。及王粲、陈琳、阮瑀、路粹等亡后,新出之中,惟象才最高。魏有天下,拜象散骑常侍,封列侯。受诏撰《皇览》,使象领秘书监。象从延康元年始撰集,数岁成,藏于秘府。合四十余部,部有数十篇,通合八百余万字。"又《曹爽传》裴松之注引《魏略》:"桓范……建安末入丞相府。延康中,为羽林左监。以有文学,与王象等典集《皇览》。"又《刘劭传》:"黄初中,为尚书郎,散骑侍郎。受诏集五经群书,以类相从,作《皇览》。"当时参加撰集之人还有缪袭。《史记·五帝本纪》唐司马贞《索隐》:"《皇览》书名也。记先代冢墓之处,宜皇王之省览,故曰《皇览》。是魏人王象、缪袭等所撰。"

黄初二年　　辛丑(公元221年)　　35岁

春正月,曹丕郊祀天地、明堂。甲戌(3)日校猎至原陵。壬午(11)日复颍川郡一年租。改许县为许昌县。春三月,初复五铢钱。秋八月,孙权遣使奉章,并遣于禁等还。冬十月,以谷贵,罢五铢钱。十二月,行东巡。是年,刘备在成都称帝。

六月,甄后卒。《魏志》本传:"六月丁卯(28)日,夫人甄氏卒。"又《后妃传·文昭甄皇后传》:"二年六月,遣使赐死,葬于邺。"又《文德

郭皇后传》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初，甄后之诛，由郭后之宠。及殡，令被发覆面，以糠塞口，遂立郭后，使养明帝。"又《周宣传》："文帝问宣曰……'我昨夜梦青气自地属天。'宣对曰：'天下当有贵女子冤死。'是时帝已赐甄后玺书，闻宣言而悔之，遣人追使者不及。"

曹植贬爵为安乡侯，后改封鄄城侯。

曹叡封齐公。

发布《与于禁诏》《于禁复官诏》《春分拜日诏》《赐华歆诏》《赐桓阶传》《答邯郸淳上〈受命述〉诏》《下颍川诏》《追崇孔子诏》《为汉帝制守冢诏》《灾异免策三公诏》《平准诏》《待杨彪客礼诏》《曹植贬封安乡侯诏》。

又有《策孙权九锡文》。

黄初三年　　壬寅（公元222年）　　36岁

春正月，曹丕行幸许昌宫。二月，鄯善、龟兹、于阗王各遣使奉献，西域遂通。三月，立曹叡为平原王，弟曹彰等11人皆为王。行幸襄邑（今河南睢县）。冬十月，表首阳山东为寿陵。是月孙权复叛，在建业（今江苏南京）称帝。遂南征，十一月至宛。

发布《制旁支入嗣大位不得加父母尊号诏》《取士不限年诏》《营寿陵诏》《外国遣使奉献诏》《罢墓祭诏》《禁母后预政诏》《答北海王衮诏》《答孟达诏》《论孙权诏》《伐吴诏》。

有《敕豫州禁吏民往老子亭祷祝》。

乐府《饮马长城窟行》《报孙权书》《又报孙权书》作于本年。

曹植为鄄城王。

黄初四年　　癸卯（公元223年）　　37岁

三月，曹丕自宛还洛阳宫。秋八月，校猎于荥阳（今河南荥阳），遂东巡。九月，行幸许昌宫。刘备崩，子刘禅代位。

发布《刘靖迁庐江太守诏》《禁复仇诏》《息兵诏》《制诏三公》《以蒋济为东中郎将诏》《鹈鹕集灵芝池诏》《赐张既子翁归为关内侯诏》《与王朗诏》《诏雍丘王植》。

任城王曹彰薨于京师。曹丕乐府《上留田行》《大墙上蒿行》作于本年。

曹植徙封雍丘王。

黄初五年　　甲辰(公元224年)　　38岁

三月,曹丕自许昌还洛阳宫。夏四月,立太学,制五经课试之法,置《春秋谷梁》博士。秋七月,行东巡,幸许昌宫。八月为水军,亲御龙舟,循蔡(今河南上蔡西南)、颍(今河南禹县),浮淮水幸临寿春(今安徽寿县西南)。九月,至广陵(今江苏扬州)。冬十月,还许昌宫。

发布《赐温恢子生爵关内侯诏》《改封诸王为县王诏》《轻刑诏》《禁淫祀诏》。

吴质入朝,为振威将军,假节都督河北诸军事,封列侯。

嵇康生。

黄初六年　　乙巳(公元225年)　　39岁

三月,行幸召陵(今河南郾城东),通讨虏渠(郾城县东五十里)。乙巳(28)日还许昌宫,闰三月辛未(24)日为舟师东征。五月,幸谯。秋七月,立皇子鉴(朱淑媛出)为东武阳王。八月,以舟师自谯循涡水入淮,从陆道幸徐(今安徽泗县)。冬十月,行幸广陵故城,临江观兵。是岁大寒,水道结冰,舟不能入江,乃引还。十一月,皇子东武阳王曹鉴薨。十二月,行自谯过梁(今河南开封)。

发布《成皋令沐并收校事刘肇以状闻有诏》《诏报孙邕》《赐薛悌等关内侯诏》《械系令狐浚诏》《伐吴设镇军抚军大将军诏》《征吴临行诏司马懿》《还洛阳诏司马懿》《封张辽李典子为关内侯诏》《追谥杜畿诏》。

《至广陵于马上作》诗作于本年。

曹丕幸雍丘(今河南杞县),接见曹植。《魏志·陈思王植传》:"六年,帝东征,还过雍丘,幸植宫,增户五百。"

黄初七年　　丙午(公元226年)　　40岁

春正月,曹丕将幸许昌。许昌城南门无故崩坏,心中疑忌,遂不入。行还洛阳宫。

三月,筑九华台。四月,发布《诛鲍勋诏》。五月丙辰(16)日,病重。召中军大将军曹真、镇东大将军陈群、征东大将军曹休、抚军大将军司马懿,遗诏辅嗣主。丁巳(17)日崩于嘉福殿,殡于崇华前殿。六月戊寅(9)日,葬首阳陵。有《遗诏太子》。

《魏志·朱建平传》:"文帝为五官将,坐上会客三十余人。文帝

问己年寿，又令偏相众宾。建平曰：‘将军当寿八十，至四十时当有小厄，愿谨护之。’……文帝黄初七年，年四十，病困，谓左右曰：‘建平所言八十，谓昼夜也，吾其决矣。’顷之，果崩。”

曹叡立为太子，即帝位，是为魏明帝。《魏志·明帝纪》：“七年夏五月，（文）帝病笃，乃立为皇太子，丁巳（17日）即皇帝位。”尊卞太后为太皇太后，母甄太后为文昭皇后。明年，改元太和元年。

王弼生。

《魏文帝集全译》校勘引用书目

1 **周易**　三国魏王弼　晋韩康伯注　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

2 **周易正义**　唐孔颖达疏　中华书局十三经注疏本

3 **尚书正义**　同上

4 **毛诗郑笺**　汉毛亨传　郑玄笺　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

5 **韩诗外传集释**　汉韩婴撰　近人许维遹校释　中华书局排印本

6 **周礼疏**　唐贾公彦疏　中华书局十三经注疏本

7 **仪礼**　汉郑玄注　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

8 **礼记**　汉戴圣撰　郑玄注　同上

9 **大学章句集注**　宋朱熹集注　北京古籍出版社影印四书五经本

10 **春秋左氏经传集解**　旧题周左丘明撰　晋杜预集解　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

11 **公羊传解诂**　旧题周公羊高撰　汉何休解诂　同上

12 **谷梁传集解**　旧题周谷梁赤撰　晋范宁集解　同上

13 **论语集解**　三国魏何晏集解　同上

14 **孟子正义**　汉赵岐章句　清焦循疏　中华书局排印本

15 **孝经**　唐玄宗注　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

16 **尔雅**　晋郭璞注　同上

17 **经典释文**　唐陆德明撰　同上

18 **说文解字注**　汉许慎撰　清段玉裁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19 **释名**　汉刘熙撰　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

20 **史记**　汉司马迁撰　南朝宋裴骃集解　唐司马贞索引　唐张守节正义　中华书局标点本

21 **汉书**　汉班固撰　唐李贤注　同上

22 **后汉书** 南朝宋范晔撰 唐李贤注 同上

23 **三国志** 晋陈寿撰 南朝宋裴松之注 同上

24 **三国志集解** 晋陈寿撰 清卢弼集解 中华书局影印本

25 **晋书** 唐房玄龄等撰 中华书局标点本

26 **宋书** 南朝宋沈约撰 同上

27 **南齐书** 南朝梁萧子显撰 同上

28 **隋书** 唐魏征撰 同上

29 **隋书经籍志考证** 清姚振宗撰 开明书店师石山房丛书本

30 **旧唐书** 五代晋刘昫撰 中华书局标点本

31 **新唐书** 宋欧阳修撰 同上

32 **竹书纪年** 不题撰人 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

33 **汉纪** 汉荀悦撰 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

34 **后汉纪** 晋袁宏撰 同上

35 **资治通鉴** 宋司马光撰 元胡三省注 中华书局标点本

36 **绎史** 清马骕撰 清康熙刊本

37 **逸周书** 晋孔晁注 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

38 **路史** 宋罗泌撰 子罗苹注 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

39 **国语** 三国吴韦昭注 中华书局排印本

40 **战国策校注** 宋鲍彪校注 元吴师道重校 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

41 **列女传校注** 汉刘向撰 近人陈汉章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42 **吴越春秋** 汉赵晔撰 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

43 **越绝书** 汉袁康撰 同上

44 **东观汉记** 旧题汉刘珍撰 同上

45 **帝王世纪** 晋皇甫谧撰 清宋翔凤辑 浮溪精舍刊本

46 **华阳国志** 晋常璩撰 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

47 **王氏合校水经注** 旧题汉桑钦撰 北魏郦道元注 清王先谦校注 同上

48 **山海经校注** 袁珂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49 **通典** 唐杜佑撰 中华书局影印本

50 **通志** 宋郑樵撰 同上

51 **文献通考** 元马端临撰 同上

52 **四库提要辨证** 近人余嘉锡撰 科学出版社排印本

53 **孔子家语** 三国魏王肃注 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

54 **孔丛子** 旧题汉孔鲋撰 同上

55 **荀子集解** 周荀况撰 清王先谦集解 中华书局诸子集成本

56 **老子道德经注** 周李耳撰 三国魏王弼注 同上

57 **庄子集释** 周庄周撰 清郭庆藩集释 同上

58 **列子注** 旧题周列御寇撰 晋张湛注 同上

59 **墨子间诂** 旧题周墨翟撰 清孙诒让注 同上

60 **韩非子集解** 周韩非撰 近人陈奇猷集解 同上

61 **尹文子** 周尹文撰 同上

62 **尸子** 周尸佼撰 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

63 **文子** 撰人不详 同上

64 **贾谊集校注** 汉贾谊撰 吴云 李春台校注 中州古籍出版社本

65 **吕氏春秋集释** 旧题秦吕不韦撰 近人许维遹集释 文学古籍刊行社本

66 **淮南鸿烈集解** 汉刘安撰 近人刘文典集解 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本

67 **新序** 汉刘向撰 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

68 **说苑** 同上

69 **西京杂记** 旧题汉刘歆(一说晋葛洪)撰 同上

70 **白虎通疏证** 汉班固撰 浙江人民出版社百子全书本

71 **论衡** 汉王充撰 同上

72 **桓子新论** 汉桓谭撰 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据问经堂校勘本

73 **续高僧传** 唐释道宣撰 碛砂藏经本

74 **风俗通义** 汉应劭撰 同上

75 **独断** 汉蔡邕撰 同上

76 **博物志** 晋张华撰 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

77 **抱朴子** 晋葛洪撰 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

78 **神仙传** 晋葛洪撰 四库全书本

79 **古今注** 晋崔豹撰 同上

80 **颜氏家训集解** 北齐颜之推撰 近人王利器集解 上海古籍出版社本

81 **世说新语笺疏** 南朝宋刘义庆撰 梁刘孝标注 近人余嘉锡笺疏 中华书局排印本

82 **群书治要** 唐魏征辑 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

83 **意林** 唐马总辑 同上

84 **资暇集** 唐李匡乂撰 辽宁教育出版社新世纪万有文库本

85 **文馆词林** 唐许敬宗等辑 丛书集成初编本

86 **梦溪笔谈校证** 宋沈括撰 胡道静校注 中华书局本

87 **容斋随笔** 宋洪迈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88 **老学庵笔记** 宋陆游撰 中华书局唐宋史料笔记本

89 **唐语林** 宋王谠撰 古典文学出版社本

90 **日知录集释** 清顾炎武撰 黄汝成集释 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

91 **北堂书钞** 唐虞世南撰 清光绪南海孔氏刊本

92 **艺文类聚** 唐欧阳询编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本

93 **初学记** 唐徐坚等撰 中华书局排印本

94 **太平御览** 宋李昉等编撰 中华书局影印本

95 **白孔六帖** 唐白居易 宋孔传撰 四库全书本

96 **文选** 南朝梁萧统撰 唐李善注 中华书局影印清胡克家刻本

97 **六臣注文选** 南朝梁萧统撰 唐李善 吕延济 刘良 张铣 吕向 李周翰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98 **玉台新咏笺注** 南朝陈徐陵撰辑 清吴兆宜注 程琰删补 中华书局排印本

99 **乐府诗集** 宋郭茂倩编撰 中华书局排印本

100 **乐府解题** 唐刘餗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元陶宗仪辑《说郛》本

101 **乐府古题要解** 唐吴兢撰 中华书局排印近人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本

102 **乐府广序** 清朱嘉徵撰 原刻本

103 **乐府正义** 清朱乾撰 原刻本

104 **风诗类钞 乐府诗笺** 近人闻一多撰 古籍出版社

105 **汉魏乐府风笺** 近人黄节笺释 人民文学出版社本

106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清严可均辑 中华书局影

印本

107 **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 近人丁福保辑 中华书局排印本

108 **汉魏六朝名家集初刻** 近人丁福保辑 清宣统三年(1911)无锡丁氏排印本

109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 近人逯钦立辑 中华书局排印本

110 **古文苑** 撰人不详 宋章樵注 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

111 **选诗补注** 元刘履撰 明嘉靖吴郡顾氏养吾堂刊本

112 **采菽堂古诗选** 清陈祚明选笺 清康熙西湖翁氏刊本

113 **古诗赏析** 清张玉谷撰 民国苏州振新书社重刊本

114 **古诗源** 清沈德潜编撰 中华书局排印本

115 **古诗评选** 清王夫之选评 文化艺术出版社本

116 **诗比兴笺** 清陈沆撰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本

117 **诗品注** 南朝钟嵘撰 近人陈延杰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本

118 **文心雕龙校注** 南朝梁刘勰撰 近人杨明照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本

119 **历代诗话** 清吴景旭撰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排印本

120 **中古文学系年** 近人陆侃如撰 人民文学出版社本

121 **楚辞集注** 宋朱熹集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本

122 **古诗十九首集释** 近人隋树森集释 中华书局本

123 **曹操集** 三国魏曹操撰 中华书局排印本

124 **魏武帝魏文帝诗注** 三国魏曹操 曹丕撰 近人黄节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本

125 **曹集诠评** 三国魏曹植撰 清丁晏辑 文学古籍刊行社本

126 **曹植集校注** 三国魏曹植撰 赵幼文校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本

127 **建安七子集** 汉孔融 三国魏王粲 陈琳 阮瑀 刘桢 徐干 应玚撰余绍初辑 中华书局本

128 **谢灵运集校注** 南朝宋谢灵运撰 顾绍柏校注 中州古籍出版社本

129 **李白集校注** 唐李白撰 瞿蜕园 朱金城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本